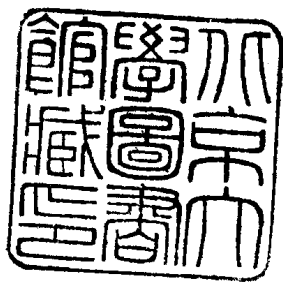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六五册目次

胡維霖集三十四卷(二)

〔明〕胡維霖撰

明崇禎刻本

白雲洞彙稿卷一目錄

書 係浙江以後書札前工部稿淳沉徐州黄河決口順德稿遺失不可尋

荅朱平涵相國　荅蕭三莪大行

荅葉相國老師　荅李懋明太司馬

荅鄒靜長憲長　荅錢御冷宮詹

荅順德陳三守　荅李夢白

啓直指公　荅韓止脩翰撰

荅徐眉雲司封　荅龔禹鑄禹錫世兄

荅陳雲怡儀部　荅過成山京兆

荅周抱齋宮允　荅沈何山少司寇

謝鄭方水大宗伯惠文集詩扇

謝大宗伯鄭方水作先通議神道碑

荅劉念臺大京兆　荅許定宇光祿少卿

謝李燦巖總河　與唐遯菴憲長

荅沈青嶼侍御　寄熊壇石少司馬

荅曹穀雪庶常見惠佳稿詩扇

荅梅長公巡撫　荅吳蘇勉大參

荅姚益城巡撫　寄葉相國老師

荅陸鳳臺冏卿　與錢御冷宮詹

荅徐若谷中丞　荅金雙南銓部

荅王康宇大參　寄鄒匪石冏卿

荅蔡媼先司封　寄念麓家侍御

荅姜箴勝宮詹　寄貞木侄孫

荅鄭方水大宗伯　荅汪生洲奉常

謝黄恩自大宗伯　與倪鴻寶大史

與莆予侄明經　荅錢昭自方伯

與楊霞標大參　荅朱恒嶽總督大司馬

與蔡闇覺弦　荅錢御冷宮詹

荅王石雲舊錢塘　荅解石帆部諫

荅沈河山少司寇

卷二目錄

寄李衎敬侍御　荅蕭三莪大行

荅戴斐君司勳　荅應大室

寄田玉溪南通政　荅沈日倪銓部

荅胡雪田進士　寄陸叔虞粵左方伯

寄徐明衡考功　荅韓止修翰撰

荅方菉阿憲副　荅楊蓮初大參

卷三目錄

卷四目錄

白雲洞彙稿題匯

豫章胡維霖夢說甫著　男秉忠
秉清仝編

荅朱平涵相國

瑞雪映沙堤梅花漾茗冰知　帝心蕭在袞歸有日若夫德備四氣文似六經讀小品已見大乘又聞紀載值廣鄭端簡留司空未傳之文而原道能闡薛文清陳白沙未抒之蘊所以覺後覺者至矣何時發西山俾登瞻華嶽也承示先通議傳曉而誦之不惟傳

其事且傳其神何也先嚴生平嘗以康齋先生未從祀爲欷歔而談雙溪令華亭與克齋家學尤不置口得此傳世世子孫當頌德不朽昔趙大洲銘王心齋與文成如車兩輪實貫一轂但不知老先生傳康齋與先嚴何如中郎表林宗固從民望㪚省先後諸公何幸得附青雲而聲施後世即匡彭且色飛而朝宗矣豈獨不肖對環已哉

荅蕭三莪大行

前走候未悟徘徊國內者久之詢及主人可闕而不可見已知其高遜承諭長兼徐沈夫徐自下腐刑其枉不可及或者詩類謝茂秦乎郭青翁短小精悍文起嘉隆之衰武落苗夷之膽年兄異日以諛弟墓則可今日面諛則不敢受諸上人年兄何不稱老衲子而服少年恐慧則慧矣戒律未必精嚴也然韻語殊不俗桐江山水橫流子陵無處下釣台旌侯波靜徐發庚便登臺不盡

荅福清葉相國老師

去春捧誦師諭念其之坎坷策其以前途感泣無地

每遥想蒼霞吟咏與　三朝相業並足千古福曆盛事視洛社更爲過之先嚴一生刻勵始焉誦老師之文以爲歐蘇復生既焉聞老師相業獨力撐持以爲兼房杜之美迨癸丑見其幸出門下喜不自禁常自爲得老師傳之足矣今辱名筆可了先嚴夙願使後之傳理學儒林者知西江有二胡先生感激曷可言喻

荅李懋明戎政大司馬

台臺幸際堯舜昻明良都俞千載一時不肖敢以

泰之九二進包荒馮河亙用此所謂有命逋咎而嚋
離祉者耶年來西浙波浪天湧中流砥柱人人皆讖
骨最高者以文饒之風采雖夾不害此　廟社之靈
而　中興之幾也吾鄉自羅文莊熊恭肅后冢宰似
少名世今日其在台翁乎荏苒海邦猶聞攬轡澄清
率以爲二百六十餘年所未有不知何以得此于浙
人徐若老書來謂近日數篇大文字皆出于浙不肖
以爲此開衛公之風而興起者也魏氏父子業已扁
其一門忠孝若吾筠忭奸最先遭禍最毒之貴同年

尚未見啓事何不番斛與情而鬱苑之朱大僕當作
何表章特愛附賁

荅台紹道鄒靜長憲副

數月來海上煙消霧淨皆祖臺威名有以制其勝而
褫其魂弟輩仰瞻台光宜如霞起知仙才仙品固有
夙緣鐃歌之暇自饒清新佳句可能見示以豁蓬心
否承諭遊戎事撫臺謂遊兵之設起于參戎各守信
地不肯策應故遊者遊也須屯于兩區之間無安坐
于台區之理畢竟往來境上庶便策應中間調停之
法想祖臺自有勝用若春夏登師赴溫防祟恐台遊
兵民未肯帖然也該遊實心任事破浪爭先能已是
于去秋今勘功優敘正其聲望濯濯之日何必疑慮
從來兵機事也將機身也即此可覘機宜該遊見必
及此祖臺一意主張彼自安心供職矣

荅錢御冷詹事

承諭微陰始芽履霜堅冰可爲寒心弟以旋乾轉坤
諸公當有妙手似不可以口舌爭也爭之則激萬一
諸君子不能發　明王之憂將柰何臧奴固難守遂

亦不易但恐以一塊土剝中外之元氣皮盡而毛將
安附語曰足寒傷心人怨傷國司藩者特抱杞憂經
國者獨不徹桑土乎財賦不足來教所謂四弊誠居
其半而豪戸頑戸之逋者亦居其半夫預支之弊猶
可除也衙蠹豪猾觧戸多強有力者爲之窟穴縣官
一破情面蜚語百出雖熱腸安所用之爲郡邑者須
人人趙張龔渤海而無柰世多中才呼之不應縱嘔
盡心血無半點及于窮簷即如貴郡何郡而別駕率
多例貢貴郡何縣而署篆責於丞貳近欲借司李而

司李以隨濟衍矣有糧道有鹽𠑽又益三司叅吏淮上十羊九牧亦咄咄可怪姑言之以見外吏可爲而不爲也有燮理之精思者何以教我

寄順德陳二守

三輔重地借冦澄清邢襄士民何幸儆有福罷不佞弁州之誼念其士風最淳民俗尚留三代之樸夢想未嘗忘鉅鹿也但無功無德故伐石樹碑鳩工立祠或欲以土偶而風來者乎真愧此一方民矣

荅李夢白大司徒

夙叨老公祖嘘培待罪名邦屢荷愍恤此情此誼感在隰桑之末章矣今觔兵武林又棠蔭舊地竊聞清風與蘇隄金傳不朽前者 聖明特召而東山堅卧未識何故迫捧台札知有公子之變爲慟悼者久之或者其文之奇爲造物所妬而精刻之極神未免受傷耶達觀無庸唁慰况有蘭孫頴異家學依然燈燈相續乎

啓宣指公

浙中賊號財賦之邦其實貧國也台臺以清譽振表治起今日之膏肓回東南之生氣中興景象先見于首藩但吏治之清者不但清一己須清衙門以內衙門以外之奸而后謂之清疏民心上之鬱滯解民身上之疾苦而后謂之清眞清者時時從百姓起見賦才雖中庸于民亦實有所濟猶愈于張才名而營私實者其毒更甚也凡媚上司媚鄉紳者必非循吏則求循吏于今日須在聲華之外何也有實必有聲聲在民間不在知交游揚故因論吏治輙敢剖其良心

荅韓止修翰撰

我 明詩文莫如國初青田金華之文季迪子高之詩尚有漢魏骨氣厥后北地信陽瑯琊歷下雖云振其衰而實瘠其元惟湯義仍之宗六朝猶不失爲六朝也近得台臺表章之殊快我私制義自爲可傳然傳者傳聖賢之神非傳漢儒宋儒之神也今却被訓詁埋沒認賊作子可憐經書鑿之又鑿至于今日殆無完膚又安論其神所選文在庶爲近之何時過蘇隄當續其在論

荅徐肖雲司封

憶國士橋畔誦年臺佳句邢州人士直與天風大陸之作並傳不朽獨恨地主愧乎鏻無能陪山公作大行遊山記耳數年來仲宣樓上鼓吹休明必獨擅一太手裁以番中郎之案若夫剝落之極須培陽氣以固泰運中外人倫仰水鏡久矣蘭芷蕭艾凜然筆下寧能久戀鶴澤乎弟荏苒海邦衛民無術悼殤有淚蘗山之想殆非靡語

答龔禹鑄禹錫世兄

佳刻亦玄亦古談理開聖賢之生面論事入世情之

輳理洵經國大業也暗中摸索知爲至寶追讀老師文集不覺泣數行下其忠悃昭于日月典謨章于雲漢風雅妙在高山流水迺造物忌其才使修文天上不得覩相業之輝煌有餘憾焉雖然有子瞻穎濱在老泉可以不朽矣

答陳雲怡儀部

翁臺文章經濟針針見血倘得銓衡流品使仕紳共見本來面目世道之幸矣如弟一生孟浪雖歷千辛萬苦並無入手何時促膝談心渡我苦海讀問心錄迺知披枝見根精神直已通天徹地宜與吳山越水同其高深今日士大夫能問自心以問天下之心者幾人哉可浩歎捧新刻如見故人率謝不既

答過成山京兆

向闕名臣言行錄列卿紀暨獻徵錄以　熙朝人文在茲復嘆其詳于仕而遺其隱不因地考人而以人重官殊非全璧昧捧誦佳刻信鄭端簡列傳所未竟王弇州史料所未備以視獻徵錄周簡而典以視列卿紀則詳而文煌煌乎一代之信史也哉

答周挹齋宮允

憶自彭城道中促促晤語迄今六載于茲且夷猶湖上者兩秋冬矣瞻紫氣于北關不見猶龍東來惟聽謝公之屐入山惟恐不深此際難言哉想郎吉伊邇靜觀于天人之故所爲救世相業安在語云豫章之木干霄直上經年兒所識拔者皆挺挺孤幹將來爲棟梁之用不少沈年兒嗣子固執執亦復英英附聞

答沈何山少司寇

老公祖建節西江特恭以待罪冬曹未遂登龍今未

年于茲頌召棠者遍大江以西況叨兩世年誼其爲感激可勝道哉側仰名世經綸雖暫爾鴻冥不踰時自當　召還倚朝廷可使無皐陶之直則鳳鳥不必鳴岐山而松栢且爲蒲柳矣況莊誦佳刻人與言俱足千秋而謂能久卧東山乎若夫顓淺叁貢拙狀已見于二載今綆短汲深益用惴惴所恃南車庶免冥行

謝鄭方水大宗伯惠文集詩扇　詩詠釣臺

海内翹首名世人情賢于㝎卜若文起唐宋之衰格

邁西京之盛我明之奇而大者獨弇州與先生捧誦佳刻恍登泰岳蒙賜詩扇更豁蓬心敢祝曰靈山起鄭公渭水奠周畀又何必咄咄強奴稱客星乎

荅謝大宗伯鄭方水作先通議神道碑

號讀高文典則奇古於赫　昭代先通議願附有道之流亞老先生文品則超中郎而上之矣以視王文恪之表二李先生趙文肅之表王安豈不啻伯仲之間至處家庭爲廟堂對妻子如嚴賓先嚴千載而下猶有生氣世世子孫繫於是文嗣寀函頭稱謝

其二

先大夫微祿肇以光泉壤亦其不朽之精神動于天而契于老先生夫豈偶然哉知巨卿顯相尚難得一字之榮而帯布師儒乃獲借九鼎之重且先祖一生義氣禹龍點睛并傳其神世世子孫誦德無量長豚蒙賜汪文定集與高麗硯𥁞蔵家珍次豚綵袍再辱寵命何愛人無已捧雲漢之文深有造于小子佩遂瀛之服增長壽于大年光賁寒門發輝陋質敢不拜嘉賜謝

荅劉念臺大京兆

慿甲于鴻飛冥冥泰山巖巖識者以台臺之出處卜世道之盛衰今世際中興須得第一流以振醒百僻台臺如陳恭介之清絶一塵又如陸莊簡之犀照九流倘借銓衡寧啻門調戸選矣乎不肖在蒋名邪感劉公知我勝我自知但入寶山而空回悵歎如何魏黄二公業扁以忠節光其廬矣獨是纖瑺之私人雖久淹禁尚未題請以消兩浙之恨葢因其先時兎脫者尚未就擒故也今以子弟代罪即擬會寀轉詳百

凡惟勿靳指南匪頼所恐

答許定予光禄少卿

捧讀荆溪遊觀心義擔二陸於雲間振唐中丞之絶響快甚快甚再閲洞庭記射學指南業已吞雲夢者八九藏甲兵者數萬洵中興大業不當以山林經濟目之想今日東望海西望湖三百六十古精廬都在予將月旦中視洞庭荆溪又何如也

謝李燦巖總河少司空

台臺爲正人領袖所願執鞭久矣毎恨才識䟽淺無

當于呂相之袋昨接邸報辱華衮之褒且感且愧而歎截拙狀不得不鳴于知已之前意庚申歲曽首劾劣于　門工極荷楊應山肝膽相照迄今言之涕零嗣後乙丑丙丁之間待罪浙中叱逆祠之呈不與轄詳且力抗兇鋒不肯折一書㸌日與逮們諸君子周旋時時慰以天道不可無陽世道豈能盡殺君子至丁卯有奸棍假逆璫寄差邏卒叱咤于縣官之堂嫚罵權闗使者不肯擒而置之重辟竟以轉詳　疏聞人人爲不肖危不肖亦挾七尺于度外以故同事門工者加級至正卿而逆賊竟削其名不叙彼時已知有今日一腔忠憤諸君子知之足矣

與唐遯菴憲長

追隨南北者七載荷台翁披誠見示誼叶塤篪情同骨肉昨聞至性之言豈敢作不情之語但以養志挽兄遁思益篤與舜班原非兩念二尊人正喜三世之綸盛願台翁遽開綠野之堂且呼嵩謁　帝方覲日月之光而浮海登仙便結雲霞之想人子報國報親道固如是乎切直之規台翁期以身爲生于空桑

弟言實本于孝經也

答沈青嶼侍御

聽撫臺則有主聖臣直之譽視崇蔭則又有召父杜母之思若以一代之清人主持一代之清議近讀風雷之奏彌開日月之章獨是盈盈一水不獲望驄馭以抒蟻誠而鉄候至今疎節之罪可勝誅哉從賓門生詢知令公子借金陵之壯觀修王堂之大業固是大蘇小蘇樂可知也不肖荏苒海濱梟鳥之舊愆未瀆而維藩之新圖泚然何以作我司南

寄熊壇石少司馬

承賜采薇佳刻讀之勝讀玉茭成居夷錄與蘇長公嶺表諸什何也事理畢具而忠義之情文燦然蕊巳變騷還雅今衮歸坐籌帷幄以采薇治外天保治內不惟可褫奸雄之魄兼可落夷虜之膽但目前江湖氣急宜深心以鎮之若夫萑苻海邪不菲不鳴徒歌慶曆詩于湖上竊恐孫伏之議石介也凡可爲司甯者惟勿吝金玉

答曹峩雪庶常見惠佳稿詩扇 詩咏重陽

承賜詩扇子建之才與元亮之節具見之矣若制義在我 明爲必傳之業妄意隆萬以來獨鄧文潔高古典則不落時徑其餘雅者未必風空者未必實擬古者未必愜心尚恬者未必証聖不彩不履者未可語於清廟明堂之器大都才品學識各得其一故言下之味未必深長而可咏可傳愈咀嚼愈雋永如酰醐又如菽粟禪門見之謂之金剛道家見之謂之金丹吾儒見之謂之金聲玉振此必有絕世之資大過人之養則文象之后獨見合翁乃遲遲至今天或留以應 中興之景運乎憶

世廟有唐瞿許陸之文故熙熙皥皥大平四十五載則讀尊稿者又不獨文章慶當爲世道慶矣

答梅長公巡撫

癸亥台旌過邢地一之誼缺然迄今思之愧汗浹背當今世事需人甚亟台臺從吉伊邇人人共仰救世之錦范但江湖波浪天湧執抱者無從着力不知諸君子何負于國而值此崑岡之炎歷陽之灾也過嚴灘晤蔡建德詢起居清勝無何而台札至矣捧誦神

暌隔斯時憔悴 九廟之霧以俟七日之復若萑苻海濱瀏頭一集早晚間耳

答吳茲勉大參

學憲應轉京卿兄以年翁當代慧眼數月而完科試執法如山近世所未有想內召當在旦晚入閣暫借澄清何不叱馭使此邦歌神化乎弟如學步小兒無人提挈祇有左顧右盼恐畢竟占脚不穩兼以代庖陪巡嘉湖因而冒暑病瘧與魔君酣戰者經旬眞可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今尚在杜門調理俟秋深另作

歸計耳

答姚益城巡撫

昔年薪樵羅畫雲夢之英今日桐封聯集江漢之渚所待弾壓霜肅激揚風清衛國遊手冰鏡而莫于覆盂名世之猷遠矣某久儀山斗叨任大邦親聆冉誨但今天下值無可奈何之時而貴卿又值無可奈何之人守土者功名業置度外倘得免雲霧之閙採幾幸地方無事足矣不肖黔驢之伎倆已窮荏苒之罪過日積倘微庇不即幽黜安得依芙蓉之帳以竊蘭

芷之香

寄福清葉相國老師

某辱門墻者十五載自甲寅一別竟無緣親侯師顏人非無情誰能堪此癸甲之間老師撐持世界尚可望見太平今三年於茲覩司馬相公在國之日又何如也不能不令人欷歔想福廬山上綠野堂中其履念更切若夫黯淺不飛不鳴無能爲師門光而荏苒藩臬又當極衝極沸之地取素驕素譁之兵將來不知作何狀閩浙相距不遠久缺修侯茲因風便肅緘寄訊

答陸鳳臺冏卿

台臺資深望重久擬節鉞握衡茲聞內召清卿曷勝喜躍弟以慵拙嘗此極衝極劇之任耆芳規在前可遵何約束然其法是也而神不肖畢竟運掉不靈正急欲請益遽天假之緣值台旌過湖當圖細領南車至髫年捧誦先翁講意恨生也晚不獲北面師承今蒙賜佳刻聖賢之心目宛然如在老伯之精神千載不朽而德門名世輩出爲海內士紳領袖則此周學

脈而實政譜矣

與錢御冷宮詹

際堯天舜日覩月色與湖光追憶去歲相對欷歔光景若長夜忽旦愧不能式廬與晁王抵掌談太平勝事客冬歸里每棖大作痳諸同志日荏苒三載幸獲此寶以歸請公僉謂當禁錮理學之日太史獨注意於豫章儒林已卜西江㮏趣色且談夆庭節義輩出令侄亭亭百尺之幹公郎英英九冊之才覺燭光照耀無不色喜茲刻先傳呈覽以志感謝私衷

答徐若谷中丞

自𦒿門陪刖吾鄉非起沈淪之色但以翁臺之忤好最先遭禍最毒者啓事偏邊何逃邇來當事者不能一德一心漸啓英主之疑就救非之火情忽有異同致上干雷霆之震識者不能無杞憂承諭某固謝王亦周畀也敢不珍之護之六橋三竺得借西方美人而西湖主人不能爲九里之潤又不能作十日之飲乃知廉使不可爲已茲返棹西歸草率佈復惟側聽新命以慶泰茅

答金雙南銓部

荏苒名勝之山川循省録牘之日月汗涯涯下矣且愧無九轉丹砂以障東海之波惟愁眉向若而嘆兼以㯼山移文病魔相尋乃辱錦句醉翁之雅韻與山公之品題直可捧爲家珍物德以當兆因思我　明水鏡稱五臺先宰未聞㵎絃義著年臺亦又高五臺一等乎拜登詩扇也勝酧朋盛儀靈謝

答王康寧淮海道次恭

側仰斗山非奇用夫琦翰自天踽蹐無地及啓械讀之奇書種種先進遺風天人之妙緒心以快而目漸開乃知治身以治天亦世臣以主持三教者經綸兩間也語云素書留侯之所以佐漢信不虛已若夫風雅點綴山川形勝令郎先生經義以揄揚聖賢生面此皆經國大業何俟贅譔

寄鄒匪石冏卿

以台臺揭日鴻猷凌霄正氣即應綱紀栢臺作禁中頗牧乃先置之南卿豈以南都爲清議所從出必須清人主持乎又聞欲借重邊撫夫兄在北北重在南

南重在邊邊重何所不可然當　聖明求治召對日勤之時得孤忠如兄以侃侃其間不惟上可傾堯舜之聽下亦可消玄黃之戰似此讜言大廣取民大急主計者曾不念東南之馬力已竭而西北之流賊蜂起就如西江赤旱千里賦稅從何得來吾邑兩載無官如失乳之兒日見瘦弱誰爲繪鄭俠之圖請循良之吏弟防海無策憂江有心齒髮漸落病目半載伎倆與心血俱枯矣知己何以策我

答蔡觀先司封豈風

嵩　中興盧縣特起益翁持衡雖有少往夫來之泰
社央非門調岸邈術已丞更有奇者恭沖聖明斷多
出人意表輔以少年出公明晨映發且自　神廟來
真清通簡要者獨見陸五臺其年三時大材如燭照
數計而出以盧公厥後繞均百僚莫不過是迄今巍
美當在年翁夫以數十年之久宇宙之大而天邊王
尺多出仙里何也水鏡在也天湧之波浪地域之穴
戟消之以平易曰漁有丘匪夷所思合臺自有妙手
此　宗社之福中外所共禱無曰此疆吏而吸吸何

爲者亦恃夙愛乃爾

寄念龐家侍御

讀大疏詞約而事該語婉而意直洵讜論也當今吏
治以不陰不陽之習氣而成不痛不癢之世界所恃
以喚醒之者全在畫指公聰馭當撼何方之山岳哭
聚在辨巧宦拙宦關乎兆庶歲舉三鳳視老泉福又
過之如弟余世頭陀無自惟福薄惟有積德德薄惟
有惜福天下事救得一分便是一分慈悲念得一分
便是一分受用知命者每猶當知其志且矣君數年

臯署之蓮叢每厭度而合轉益之拙狀有閑惟見示
　答姜鐵勝宮詹拜碑蓋人生性命工夫二
先嚴借先高叟奏冊可以家稿更辱翰墨淋漓當作
襲珍之以焜耀蓬蓽使世世守孫捧讀謝先代名世
兼八法妙義洵然朝盛事管記先嚴讀書正之季深
服貴鄉謝文正而不滿于李長沙年兄以忤璫被逐
正色立朝先後一轍弟當另錄一通與　誥命同焚
先大夫寧不含笑九原乎

寄侄孫貞木

佳稿方鐫成先寄十帙奉覽但恐三都作序不勞皇
甫士安萬乘爲傑只有東方曼倩以余觀今天下文
人一時盡在詞林恐也子不得驕語部郎也賢侄于
二者何居記陸平泉先生六十生子其子成進士終
養十年賢侄早出載則異日終養多廿年余誦經自
懺幸遇見有寂然頭陀風韻并親或河誦法藏碎金
于堂米魚之聲羞羨惡耳近因悟炎上作苦稼穡作
甘欲改問魚齋爲樂稼軒蓋人生從性命做工夫者
乃爲稼穡賢侄進自稼事何似

答鄭芳求大宗伯

過珂里郎欲晉謁傳命嚴入郡城爲悵悵者久之

聖明維新不崇朝而極最逆宜泰茅斯拔君子可

彈冠相慶但西江天湧之波浪雖息而當事者地域

之舌戰未已卽如金甌無私而洛世不以　廷推獨

不思海內人情賢于夢卜乎　新天子一日思張公

風度中興相業端在信州所謂遲之漸入佳境者此

也東南杼軸其空幸撤回中使吏茲土者或可藏拙

閣下何以指迷俾無隕越

答汪生洲奉常

承諭但令之賢諄諄懇懇具見高誼薄雲敢不仰體

德意卽如採木一事俱令業置身名于度外爲地方

造無窮之福此其識力肝膽而可以乙榜相視哉當

世宗朝以循吏著者惟淳安爸衢嚴之間猶有三代

遺風耶讀台札因有感乎循吏難而賢士大夫尤難

終始曲成但令衙幸而得此于翁臺其必好之不啻

口出洵陸莊簡無[illegible]太憲

謝董思白大宗伯

自幼便知向慕老先生得其片紙隻字以爲贋也

必什襲珍之況得其眞者實之又當何如今徼寵衣

褒眞不啻天球河圖矣走謝未敢遽趨居然猶有所

跽請者以天地之生機莫過于猶龍老先生會仁知

之全寫飛躍之趣此[illegible]以來之神物也擁神物尺

幅何假南面百城是以冒昧呈進素綾倘不鄙而許

可將磨墨汁以供揮灑知有千尋竹于胸中不必

鮮衣盤礴耳老先生愼無哂白此于何願之奢也不

肖要以快其平生遂爾唐突

與倪鴻寶大史

一時正人咸望爲領袖百年泰運先藉以吹聞知人

情賢于夢卜矣何俟贅設惟是西江波浪天湧之日

使豫章之材因之出地豐城之劍藉以沖霄已手額

于丁卯之秋貴門生或稱寂爲度世之龍象或鮮美

爲瑞國之鳳麟將來皆丞慨門牆者顯淺摩雲庶獲

茬苒居諸倘可以匡其不逮祈無吝金玉

與緝予任明經

詩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廣其爲作人之道則爲百

年計者莫如樹此人爲盃宪取材於豫章老海內所
稱大宗師賢侯武辦錄尭於奬冉武觀海濤於廣陵
即不然大江以西酌清泉於麻姑山傍是皆首稽所
樂吟處也雖然安定教規不擇地而施經師人師樹
公門之桃李日省月試堅晚節之松筠念之哉

荅錢昭自方伯

久遲蘇隄之月以待年兄而紫氣不見壯來豈老泉
叅文字稱不肯下蒲團耶抑辨奸論不輕出以示人
耶憶昔子由謫敝郡子瞻自黃州過訪握手一笑千

古不朽伯仲連遭家難雖茹苦殊甚而友恭怡怡盈
階謝王視肴山過之昨某書來謂兩浙人文爲天下
冠如鈞家昆玉開正氣之宗以還于商文毅孫清簡
陳恭介之舊天下當歛衽而賀之可爲世道慶也豚
犬仰辱冐呂或可爲長命之符乎惟翹首新命以慶
彈冠

其二

借重宣雲得無謂北門鎖鑰非公不可雖然聽塤箎
之在天圻都俞之有日弟不能式廬請益當遲蘇隄
之月以待

與楊霞標大參

台翁以子雲之後身而尋靈運之勝跡讀青田之素
書詩情道韻登其有巖綠耶否芙蓉仙都蓬萊之紫
氣入而嵩祝將進金鑑錄乎進十漸十思乎

荅朱恒嶽總督大司馬

台臺以張許之節義兼韓范之威名撐持西南半壁
之天下固苗夷問起居而宗社係安危今宜袞歸
禁中乃猶借壯猷元老作滇雲黔蜀長城正謂天末

鎖鑰非公不可不肖荷高誼不棄簪履但恐罪過與
歲俱積何以錫之南車承諭極知其誣但須堂堂正
正啓于撫臺俾奸棍無藉以張瀾天之網此疑始可
釋耳

與権關霍覺弦

敝鄉陳少司馬纫郎遊學南雍道經武林雖無貴介
公子氣而篋中不無柱下五千文行李尚有蘇季子
黑貂敝裘未能騎青牛以渡關惟祈辨臾馬於呉門

荅錢御冷宮詹

向者月明星聚獲聆玄語霏霏深慶中興相業有待正圖卜夜之懽忽報擧子乃知保泰良猷嗃離嘉祉此其一已至豚犬之資仰辱石麟之譽重以龍文錦句且念彌月之會賜以奇徵左亞環而右珊瑚瀛洲寶色焜耀寒暑此之爲德當世世頌述不朽捧詩箋或可爲護身之符已勝百朋之錫樹珮二寶附使璧謝知覆庇伊邇鍾山寔式靈之可勝翹注

答王石雲舊錢塘

門下循聲赫濯乃以細故不能少需致九仞之功付

之一擲爲悵悵者久之要之吾輩功名原有定數耐煩二字眞實受用夏秋赴補自漸入佳境柰何遽作出世想况買山無資出亦未免恋滞以出世之心幹入世之事則簿書期會皆見鴻寶珠光竹頭木屑盡是風雲月露何必青鎖烏臺乃稱得意乎知台翁不以鄙言爲迂輒敢畦其衷悰瘖言何期思之黯然

與解石帆京都諫

兩浙固桑蔭舊地邇年水旱頻仍存富之名而有貧之實藩司庫內藏如洗各屬呼庚癸者盈門而海上兵餉州縣拖欠動至三十數萬遴餉催撤如雨解者泄泄從事雜項則派之不應汩與藩長唇焦額禿仰屋而嘆右轄雖云若贅若疣之官值此三空四盡之日實切如歸如履之恐最可慮者海寧陽侯之波不息今漸衝城築塘爲艱鹽官塘工雖興若干貼餓無術守上者欲效桑孔之計而不能欲繪鄭俠之圖而不敢姑言之以見外吏可爲而不可爲也

答沈河山少司寇

讀大疏五事十款知老成謀國深遠正所謂禁中頗

牧翁驪背吟彼鬚眉化作觭門役今何如也獨恨不得起諸公于九原以慨兩観之誅耳茲幸撤回巾使吳歌越吟非復抒軸其塗景象亦襍組嘗奏喜起音徽矣

豫章胡維霖藐識甫著　男秉忠
秉清仝編

寄李緝敬侍御

憶自辛酉元日握別今七載于茲中間遙瞻栢院之清風冷然色聳近欽松筠之勁節爲之神飛然其聳也人所同也其飛也弟所獨也若年兄任寒暑之遞遷而同籍同庚之思得無同乎所最喜者聞長公神駿能戲俎豆而歌風雅爲仲氏叔氏者幾位若弟落

落一官浮沉南北固是不痛不癢之人而壬戌突有鼓盆之變丙寅連遭西河之慘人非金石何能堪此今雖跼蹐海邦時撫四齡之稚弱日念三徑之荒蕪且撫膺而嘆黨錮諸賢惟與如城兄相對欷歔已耳

答蕭三我太行

承諭昔年兩展之生也天相吉人此日勝遊之快也地得賢主弟何功之有焉若夫杭之有西湖猶人之有眉也湖得恭忠人詩畫布眷之森秀者此中苦無高僧幸得蕭士敢不愛護之況可聞不可見見其詩畫如見其人天氣漸涼途中惟珍重

答戴斐君司勳

聖治維新正人彈冠相慶首藩何地須得識力兪銳之臬司以察吏安民迺以黯淺待罪其間恐舊愆未洗新猷無聞不幾貽知己之羞耶年臺愛而忘其醜彼祝鶴峰相其外不知其內問山人何如問山公也三竺雲多奇峰可能過蘇隄縱談　中興勝事乎

答饒南道應大室公祖

貴鄉颶風爲祟撫臺繪鄭俠之圖諒能徹乙夜之覽

請獨請賑雖未可幾幾改折其庶乎然而未可必也最苦者海寧海鹽塘工不貲仰屋而嘆無策以障東海之波闔冠夏間已犯寧區幸三郡協勦諸弁出奇制勝用赤壁之一炬焚者焚溺者溺逃者逃所有餘䰟假息驅之出境無煩祖臺內顧之憂若敝鄉南贛之山冠解散得法皆仗威靈遠播迺爾孫見行公祖遄作古人殊可惋惜

寄田玉溪南通政

憶乙丙之間正璫焰熏天之日賴台臺砥柱于上不

肖叱逆祠之呈存書院之舊力抗兇鋒以故曾首劾
勞于　門工竟削其名不與叙及彼時岌岌乎幾陷
虎口幸際　堯天舜日每思澄清江浙三吳貪吏望
風解綬先兆　中興景象以提栢院之綱而正統均
之席應幾大康鈞州再見矣況兩公皆由鐵面而大
銀臺大廷尉主持　南都之清議者也豈名世風度
先後合轍乎不肖荏苒吳越之江山循省鰥曠之日
月仰負知已俯慚寸心徒瞻霄漢之五雲未通尺素
于一介借憑子墨聊述寅冊

荅沈日倪銓部

待罪名邦譽尤山積臬司何官首蕃何地而以黯淺
荏苒其間一切吏治民生眞如入暗室且際此堯天
舜日當必有以飭冏官而解湯網者每自返照運掉
不來山公以維桑之計爲弟計幸頻賜南車若夫泰
運弘開老父毋向者力抗兇璫眞擎天一柱古稱世
臣家法惟范文正橋梓差可擬耳今世那可多得

荅胡雪田進士

尊稿乃大乘法藏拙序恐穢佛頂無巳客勉叙以揚
令祖家傳經國大業并務台犮揭先資昔許津陽
主爭明忠孝益必爭且明方能移孝作忠草名趨庭
所喚醒一世人心意深遠矣若佳句絕似高岑筆意
不減顏栁知者無僅以雪松視雪田可也

寄陸秉廬東粤左方伯

遥瞻五嶺春色知是建牙先聲但願借節西來以撫
我豫章卽天祚浙人福曜重爲將星尤所默禱至謝
家王樹與珊瑚相輝映其精進不減二蘇老泉之喜
可知也弟待罪臬司遵何約束量移右轄無案牘勞

心又無錢穀經手惟傍怪石眺吳山以藏拙巳耳浙
之爲浙事體日難一日兼値颶風爲祟塘工掣用無
措遂餉催檄如雨司長攢眉相向則越海與南海何
啻仙凡之隔

寄徐明衡考功

際　中興堯舜　召還山公中外莫不加額葢以人
倫之宗持九流之鑑不惟能別君子于小人并能化
小人爲君子從來氣節樹之風聲衡人必在色相之
外亘入天機之微弟初遊蘇隄問何不植之松筠而

樹以桃栭一友云西子湖畫須照見桃栭方艷美有情弟笑謂山公照人必不如是敢以曝獻敝邑舊父毋巳行取南臺地方何負于官而懸缺經年不補譬如失乳之子日見羸弱兄臺急選循良造福無涯

荅韓止修翰撰

當神爵五鳳之時宜著龜龍之彥乃置退之于嶺表不召魏公于禁中豈以趙大洲之相業輝煌尚遲之三十五載而朱養淳之少年掛甲亦淹至四十餘春乎雖然文起唐宋之衰格追周漢之盛時時遊石渠天祿間句句皆金華殿中語此之爲樂眞樂也磨蝎豈能困蘇學士哉渴想易綸可能見惠以豁蓬心否司藩者當此三空四盡之日損益湊節間計將安出弃祈指南便是生生之易

荅方茶阿憲副

想年兄讀禮之暇文思幽峻奇峰逼出當必有追長源之蹤而拔若士之幟者可能見示近作否弟待罪仙里三年于茲竟未獲晤言悵如之何當此士氣日陰之候鬚眉丈夫都化作婦人弟抽身無計積戾愈深知已何以振我

荅楊邃菴大參

遥想年臺坐薰風樓酌葡萄酒澄清三晉當必收衛霍于帳下置王柳于幕中建牙開府指顧間事如弟株守海邦愁與病隨豈惟宦况即生趣且索然矣又何知六橋三竺哉山川遼隔言不宣心

荅河東道張海澄大參

弟以連殤兩豚犬覺天地亦爲慘淡那知有名勝邇來代庖奔馳于苕霅嘉禾間揮汗如雨徒悵隙駒之迅馳恨無驅蚊之露布海隅卑濕有何可羨而可妒者遥想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有神人居焉其美之妬之又何如時佩誦扇頭佳句如坐氷壺即欲强和柰枯腸愁緒何外吳越春秋一以致公郎案頭或可助奇思發清興乎

荅陳匡左河南左方伯　己未

誦老先生詩集有漢魏有盛唐而又自爲先生可謂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大江以西二百年來得先生與湯臨川共稱中興間氣雖然湯臨川酷似六朝先生

備極諸家之玅而經術經濟卓然大儒今家賜全集如獲珙璧當此中外多事鄖當借重節鉞而捷得者紛紛人情世局可為撫膺但冀呂老望遲之漸入佳境耳近閱邸報見隙中之闚方酣沸有一二稍持公議者或者窮則變之候乎至東事浪言戰者以國事嘗試而分四路進兵真同兒戲曾不思有淮陰矦適可驅市人而使之戰今烏合之龐卒反不若秦漢之市人以當奴酋之梟椎愚夫知其必敗不知廟筭與經畧何所憑而催戰且合攻已無勝筭分之

則單弱之極又深入數百里而無救兵豈必欲以將與敵乎遼事至此後來經畧恐不宜貪功再誤只當慎加防守一邊召募一邊練習使我神氣漸漸充盈推之各邊鎮皆然目前遽云奴酋敢長驅入關如前庚戌故事此但當存是慮未必有是事也未得我之沃壤而牛 夫彼之巢穴獨不惧朝鮮之過其後乎當事者非張皇則策舍至議大帥以李如楨代如栢又不知何所見苦塊殘喘有激乎中敢陳之左右

荅宮保蕭玄圃

夙欽山斗幸瞻台光宜慰生平但景星慶雲輝映於六橋三竺間即兒童走卒莫不爭看司馬相公適使夷虜竊歎中國之不相司馬也殊可異也叨在同鄉後進不能作西湖地主為款悚者久之冗蝟未遑走送江干伏祈炤亮

荅華中翰 邢州人

台翁國之卜式鄉之大丘不肖恨未能作傳以表今日古人然朴忠已見于 朝宁而鴻名丕著于海宇至盛德昌後近日為麟為鳳者幾位若夫貴鄉之淳

風厚道最足繫人并州之想每壯望鵲山巘其罪狀方汗流浹背何功何德敢言碑言祠豈愛而忘其醜鄉恐巽聒過之無從置面目適足以微名邦三代之直耳

荅邢州諸孝廉

別來不覺三載每憶在貴府與諸兄道義之情真夢寐以之若夫待罪地方漫無尺寸表見適蒙高誼薄雲凡碑且祠愧甚及讀佳刻汗益溼溼下矣翹首鵲山何時再酌百泉之水重過國士之橋以聯大行諸

兄才氣俱當一鳴驚人佇聽雄飛以慰遠思

答柴孝廉諱世基

胡年伯眞古人也欲求一面而不可得門下高誼薄雲玄文霏雪此道今人棄如土門下復揭諸天矣

寄白華池奉常

待罪名邦無寸長見于衝途無半點及于窮簷迄今思之愧汗浹背惟覲清和之風兼荷推誠之教感不去心去春蒙惓惓謂崔冢宰相知隆情不肖非敢自外絲脉兒病痞南歸就醫父子至情寧能恝然回首

鵲山實負知己外選義寄公郎六橋三竺几案間物耳

答吳鶴澤舊東陽

暫借飛舄婺州循聲濯濯兩浙李潘花正茂曾哀忽切東陽人士迄今頌吳公治行者思倍篤于在任之日也想讀禮之暇靜觀天下之故發爲文章當必有近翻中郎之案而遠媲靈均之騷者可能振蒙乎夙仰斗恒陽又幸同事越水一旦遠于繩墨負貿乎無所之矣遙辱翰教益增悵結

與戴紫宸大參

年兄出世入世爲三教主盟今讀內篇六經都是這箇學問須辦種子又云不失秀才家風適與舍親鄭孟因拍案大呼曰此孟中這箇種子是吾秀才家風再讀外篇孔子近禪孟子近玄又云孔孟超出二家則借曰此年兄今日入世秀才而以天下爲己任者也弟欲出世先從二家起脚可乎恐年兄異日麟閣功成綠野堂之日復轉一語曰孔孟禪玄都是這箇弟彼時從旁復贊一語曰不失秀才家風年兄當

爲撫掌一笑

與贖聲和璽卿

弟自都門晤別抵家伏枕三月力疾衝暑抵任冗劇不堪近復怯風不獲走候悵歎殊甚若夫黨禍之烈安知非將來催官星也年臺達觀無俟鄙贅弟以拙人當此沸地又不知作何狀矣試觀湖上蕭索淒涼東南民力可知今日之憂誠不在邊而在　廷不在奴酋而在黔首將柰何

答胡厚菴憲長

待罪名邦捉襟露肘之狀業已見于兩載且敝道夙號煩劇營兵素稱驕悍兼以五方雜處一城四面盡是三窟邇來民當水灾火灾之后兵值一調再調之餘事體之難更倍于昔兵民之間寬嚴之際刻刻照管庶免于譁而相安無事然人情習于玩弛雖舌敝頴禿未必有半點及于窮簷以是積勞積鬱病作歸計不識慈航何以渡我

荅楊水心舊金華

想台丈讀禮之暇靜覩天人當有以翻靈均之騷而

追屺陟之雅且桃源洞邊綠蘿山上有三楊高碓今古眞千載盛事方之謝家兄弟眉山父子又何如也幸挹仙令清風雖別二載神與俱往忽拜瑶函蘭味幽然知大孝固在性情間無俟贅唁

荅王玄珠侍御

憶壬戌之秋聞　召還磨子方海內兒童走卒莫不知有眞臣嗣后澄清粵西人方喜世有眞御史今春嚴旨雖出不測而大書特書不一書反成千古佳話弟待罪湖上距珂里盈盈一水未遑修候歉悚何如

想年兄與令郎談文字禪詩則高季迪文則王元美經國大業當自有冠冕一代者弟因新病復發痼疾刻有選義奉案頭一笑何時過靈隱雖不能作平原十日之懽或可邀西湖半夜之月

荅賴玄水掌科

忽湯生持年兄書來讀之不覺感嘆以同門莫逆兄弟十載不獲一把臂人生緣慳至此乎邇閱邸報知兄亦不免大抵西江波浪天湧弟以無足輕重之人居甚沒緊要之官日圖抽身無可爲知已道

荅陸筠修學憲

西江奇士盡獲昂首雲路此眞千載一時若夫豫章之木將來干霄蔽日祖臺新培植者遠矣舍侄共壬辰高第少年懸車以詩文寄傲三徑者念載其貧似范甑其高比柴桑戊午賫志以歿幸三子能世其業今俱蒙首拔若其侄孫詩在錢劉之間胸有千古目無一塵倘肯下孺子之榻彼願作文長四聲猿不願歌鹿鳴也秋風高矣收匡彭之英煥機雲之彩其樂可知以敝省數過時可當必有如鄧文潔者以當快

心高足可得聞乎

荅淮安三守張襄明

弟嘗此勞劇顛毛種種今復賜以當任眞進退維谷況生平有書癖逅逅于書吏甚以消憂以忘衰以解四十八年之愁苦皆是物也但情稍平而神先耗兄以翁聚見教愛我哉吾鹽二百六十年來身膺大夫之封者獨熊應翁弇人與老伯耳其樂何如念是弟泣又遥遥下矣

荅魯二雲常州

年兄資深望重即不 內召榮轉當在旦晚便道錦遊稱觴于老伯毋前亦人生一大快事何必斷斷求去弟以積勞傷暑病癱因笑謂今日之癱庶及君子眞癱也此時止有性命之憂更無鷄肋之念適有拙句病覺湖山非故里買舟携子系歸來此弟口中語與心中事伏枕不能多及

荅舊父毋閻

夷猶此中者三年于茲一負軍民二負湖山三負蘇白落落無可爲老父毋道且蘗山移文日夔豐草長林矣未能徵西湖再白之懽惟亮

荅徐明衙訂勲

别來五閲月矣以至慵至拙之人當此極衝極劇之地竊恐罪釁日增嘆賠知己羞過來杭城蕭條不減章門而米珠薪桂尤甚于長安湖上不聞歌舞城中頻聞啼號蓋緣火災水災之后今歲復苦旱魃肖民兩困毎覩名刹頹圮詢之住持輒謂募化無路夫以依佛如杭遍爾東南民力可知已蒙問諭極欲仰體大乘慈悲豈敢自外于慧眼無柰呼之不應何也此

中光景上人當能面悉

荅起貞兄師節推

閩中紅夷可憂在勾引彼降賊果無異志乎羈縻目前果能受我戎索作我干城乎慮目前不慮久遠國事大抵如斯家事來諭後且無人夫心之精神謂之聖肯發狠心學道箇箇是聖賢鄧文絜謂而今天下只少怕人的人轉不怕人爲怕人此易易耳生平論易最有味于天在山中地中有山二象以爲非天在山中如何得地中有山今吾輩學易敬以此二象銘

之終身兄師以爲何如

荅董定所少司馬

嚮者台旌過湖上未獲商俻司南迄今思之惶汗浹背想老公祖堂開綠野望隆東山正所謂海上之犬鵬也當有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以消一世之競雖有偏心者望靡舟而意平爲乾爲坤何訟之足云

荅王匡石大叅

憶鉅鹿晤別三年于茲年兄道情詩韻仲宣之樓習家之池當不爲騷而爲風爲雅承諭令親以鸞鳳而

棲枳棘其才可憐其品足貴自當共珍之

荅胡中在司勲

憶自庚申之臘長安晤別弟奔走南北風塵兼遭妻子之難不惟宦况索然抑且生趣都無以是一切踈節通來西江式微所恃山公有回天之力爲砥世之柱但貴衙門積薪此時任事亦匪容易遜之漸入佳境當此波浪天湧凡外患無不進退維谷兄敞道最爲衝劇荏苒居諸徒作海毋目蝦無可爲如巳道秋間當圖作歸計耳

荅林自明憲副

遥聞大老先生仙逝泰山梁木之悲爲慟悼者久之若夫爲帝師傅作國典型恩膺登寵年幾古稀舉人世祿位名壽無不畢臻而太子所欲得于親者業已大暢且世臣家聲媲美伯起槐堂洛社飄然脫化寧不含笑天上乎弟恨不能縮地奉唁惟是節哀以成大孝自有見性于情者無俟贅祝

荅毛孺初巡撫

嚴陵當兩浙上游方得良二千石遽爲閩調去又以

滇守轉自萬里未能即來主爵者何軒輊若是

荅沈麥懐光祿舊鉅鹿

別來三載夢想未嘗不在鉅鹿也每憶同事之最契者無如翁丈量移浙中若無便鴻近見邸報曾借南署豈當事者有意抑之令弟年兄以擎天之骨徜徉於雲澤夢澤異日當有劉忠宣之故事在蒼生望亟豈能久卧東山乎盈盈一水有懐不盡

荅陸羽明少叅

憶長安塤篪之雅氣堪千古庚申一麾出守日遜蟄

亭之塵未逷通尺一竦節可知側聞定妖勞績迄今
東人猶能道之年兄郎口不言功而功自在暫借潛
清江漢京卿建牙豈顧問哉弟以竦慵濫餝兵于沸
地幸令弟年兄緄盡之在前獨是杭距珂里盈盈一
水弗獲把臂談心令人悵恨

與魏華山憲副

弟以同門之雅又叨共事之誼抵掌談心可稱莫逆
忽聞邸報爲駭愕者久之承諭乃知恩多成怨出于
人情之外又撫膺而嘆世路險巇一至此乎若夫江

南江北浙東浙西在在尸祝豈能終翳日月當斯時
正人君子入山惟恐其不深但歷數往代風浪不久
陰霾自消此適足增其嬰呂之望而國家需才寧得
久卧東山至不肖腸斷魂銷又不敢請告惟奄奄待
盡何堪知己之别伏枕黯然

荅章仲山奉常

九年一晤晤時復草草未罄厥心外吏之不可爲也
如此年嫂暨公郎處盤飧之饋遺無有也廉使之不
可爲又若斯乎豚兒仰蒙尊賜已覺頹甲若犬馬之

齒廝嬰鍾之賜重以鎸名敢不拜而酌之酌未入口
愧汗渥渥下矣以侯兄之德远求遂福固壽固壽民
百歲不待言若弟獲古稀而訪兄赤錦汝之陽彼時
綠野堂中猶憶西湖佳話便是快棄洎前雲霄故人
難念久用柰弱羽無由自奮何歸别依依幸毋金玉
爾音

與袁鳴岷憲副時以塘工駐劄海寧

蓬海之菊視彭湖之菊其色香清味更有異焉台翁
婆娑其上且登樓遠眺仙風襲襲從海上來恨不插

茱萸以佐清興頃奉鹽臺二札爲增剳一事欲于信
州增額引數萬則其大者可裨軍國而緒餘亦可潤
梓里台翁必有灼見願詳以教我

荅姚羅浮大司空

荏苒名邦民生吏治一切茫然所恃洛社有司馬中
和能風畏壘之民姓字可寒倭夷之膽雖未嘗時時
式廬請益而庇萬間多矣劉别駕爽敏之才望而知
爲能吏塘工借重總理實共相推轂况出司空門墻
其神智所默授自當海若效靈成以不日

荅楊王守公祖

錦江人士望福星照臨者三載矣茲歌范叔度來何暮詢其故則曰嘉禾之上供與竹馬之下情孰緩孰急孰輕孰重今乃知榮差已竣攜來日邊之膏雨作隨車之露潤爐峯彭湖之間雲旗出焉喜可知也

荅章魯齋都諫

吳興因文獻之邦而安吉朴陋殊甚獨是令親借清遠之山水以發梓溪之元脈異時取安吉敎規爲天下式如安定公故事使苕霅之陽他年又多一段佳

話則安吉固勝地也晤間已服其襟度至傳年兄俯仰無資言之涕零但今日之六橋花柳反不如秋水長天其味更雋永也雖然智臈往矣生死交情不敢不矢惟翹首　賜環以光
聖朝

寄葉世兄尚璽

令夫以嬰呂之才品篤世臣之忠貞暫時讀禮于福廬山中將來步武夔龍何俟贅諛惟是令祖相公老師以五百年名世作　三朝顧命元老爲首輔者十有二載爾我明相業第一因逆璫謀危社稷抱憤絲野堂中致洛社之仙騎箕尾而上赤海內見童走卒莫不哭司馬相公屛門墳弟守其慟怛可勝道哉去歲附奠于西江同年想久忽此致凡莛恨不能縮地踊哭徒爲心喪耳茲因敝姻家奉命祭葬再致束芻伏乞叱名酎于師靈隔啓哽咽

與北關書

茲賣因撫臺面諭民情洶洶咸言關政不便昨出關以北有群而譁者有泣而訴者有謂米糧等物不應

稅而稅者有謂居民往來不應阻而阻者恐爲盛德之累同詢爲其則云此皆奸胥積猾爲之向已面陳于台臺業蒙惟唯凡此皆受翁臺之篤者且以同藉之誼可進不諱之言相責竊謂二年之課無異于元年則元年所足額者二年何患其不足元年所不必苛細者二年又何其細乃甚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洶洶者將變而爲吳歌越吟固地方之福而亦台臺之福也何如何如

○回唐遊應[illegible]

翁臺與林公祖其香在荔枝譜不在六橋蘭味且壺
公日月長矣何別而何增但弟輩不得一言以弁其
首將奈何

回浙中藩臬諸公

解纜而西舟次韋門始聞改補浙臬之報此時欲返
棹則先人松楸之感悽然在目欲叱馭則春王正月
之吉例不赴任況討與伊邇束裝擬在春初依台光
以奉緄壂之誨此又微天幸而私衷喜躍不可言喩
者也

答戴斐君司勳

當小往太來之日得年臺持衡使衆正彈冠相慶不
爲門調戶選庶見[illegible]中興吏治乃尚遏山公啓事豈
眞　上有堯舜下難得臯夔耶若湖光與春色並麗
蘇隄之桃柳入水鏡便是堯階屈軼當門蘭蕙年臺
何不收之夾袋中而以遊人杖屨視之乎

答舊錢塘沈愚公

荏苒湖上得習棠蔭遺風知神君慈母之頌尚在口
碑始歎作令固難作令于省會之尤難甚悠悠泛泛
者釀成不痛不癢之症熱腸敷世者自不免任勞任
怨雖然目前迺爾畢竟後來發用吾輩豈肯以一日
而易千秋乎若名世經綸又以讀禮之餘覯天人之
之際當必有掀揭事業區區循吏云乎哉

答蕭三莪大行

弟以半世頭陀作西湖地主遇五雲仙客亦可謂千
載一時矣迺弗獲[illegible]宿諸天法界亘當面錯過所有
龍井新茗可以瀉火天台黃精可以耶水匪曰俗吏
之清味聊以澆宰官之熱腸

與李完王侍御

年臺擎天之骨砥世之柱古有一身輕似葉千古重
如山者于今復見[illegible]傍蠡湖之上與公
郎談文字禪兼以舞班之樂家慶駢集何減乘驄持
斧況乎望繫蒼生不能久卧東山也暇時過湖上或
可邀蘇隄之芰荷洽同心之蘭味

答蘇抑堂考功

側仰山公以扶抑之太林培剝後之人才正所謂造
化生心搏婉在手兪弟轄豁遠才品超超幸同事

一方凡可商量推轂者自不惜心力弟在豫藩爲首
倅乃就近題留固地方甚厚道銓次着係體必精或
亦善用其所短然浙在今日爲長途槩由移文久我
年兄何以教我

與總漕蘊石水老師

側聞老師新命固慶轉漕之得鄭侯惟是曳履星辰
不暇登覽湖山邇來東南杼軸甚罄閭井蕭條之狀
大非數年前之兩浙也念崇蔭舊地黙有以回天而
敉此海邦瘢黎幸甚甚在浙言浙者如此

荅許舍若應副

年臺以數萬甲兵撑持西南半壁之天下不惟巴蜀
再造且可爭滇黔之氛而寒酋夷之膽弟以黯弱承
乏名邦雖嘔盡心血不能救灾瘢之萬一馭兵無術
徒兢兢于火盜之防禦但罪積如山連殤兩豚肝腸
斷裂魂神已非弟有兼以汛防吃緊見在勉強支吾
未敢請告讀佳刻若兵若餉若操練若戰守若屯田
錢法今天下所最切者無不精悉此等經濟隱然一
督撫中樞因嘆人之才識相越豈不遠哉

豫章胡維霖愛敦甫著　男秉忠

秉清仝編

寄謝內閣温員嶠冢宰閔曾泉

生平止有朴心原無智膽仰蒙閣下不棄簪履自當叱馭奈夙疴未痊痫腰病目兼以病脾粥未半甌便作哽噎坐佳半晌倏爾昏仆夫首藩何地今日何時那借之頭緒亂若絲紛新舊之交征急如星火至敝省三十餘萬㭊挪真同西江之水難救涸轍之鮒魚海上遺餉四十餘萬盡是過去之官難責見在以剜肉雖有巧婦能向無米之翁姑而乞炊乎雖有神君能索十年之瓶罄以取盈乎此須滿腹精神方可料理若藥爐餘息惟有愁煞悶煞遥想高誼薄雲非不淚下如雨然與其出而負閣下知人之明不如止而無惧于地方猶存迂拙本色也罪莫可逭命也如何伏乞俯原下情倘留殘喘于人間自當啣結以終身

荅浙撫陸鳳臺

涓暑洒歸一榻一磬默自懺悔既負國恩又負知己

蹐天蹐地無以自容迺捧誦手札追叙夙昔則感休容之度過許識操則動藥籠之思至賜以講意則經術經世若以世臣之家學可鍼泉石之膏肓責以昌言則千慮一得若以六載之霜窺河獵兵餉之借箸至期以將來則且感且愧何台臺之愛人無已而其福緣淺薄卑以生平付之一擲乎然病在心脾非旦夕可瘳况浙藩之難台臺已見于十年之前董方伯才力百倍于某尚爾掣肘某之弗克勝任可知已目令奴已出口輦上諸公似當查額兵覈額餉不當仝靠調募益調去者主客之情既不相習步馬之勢又甚懸絶如浙兵五千便當發回倘以可用而留之豈無津貼之額餉而故責以月月餽糧于數千里外主計者真不可解調兵所費十餘萬不在遼餉支銷而責地方設處殊不知地方之民力已竭而地方官之心血已枯舍安內以攘外恐內不得安而外又蠢動矣昨歲之汰兵汰驛夫可鑒也台諭奴酋即緩奴來更急二語已盡今日之虜情夫虜情即是國勢泚沉然如無柁之舟誰爲主持所恃者豈[illegible]夙昔[illegible]

九廟之靈與
聖天子之神武耳浙中吏治民生海防諸務台臺瞭
然目中運之掌上何能贅一一詞但募補之標兵須得
智膽之能將着實操練一一以壯東南半壁之金湯一
以備薊北不時之征調老先生入而握樞出而總制
如謂襄毅故事胥於是取之盎襄毅之功先在浙閩
而威名後隆于薊北以是東西虜相戒不敢犯邊乃
傳襄毅者謂其好道家言貌恂恂而息深深則今日
能寒奴虜之膽者非老先生其誰倘留殘喘于人間

當側聽麟閣勳名終爲太平之民幸矣

其二

捧誦札示跼天蹐地無可自容耋犬馬尚知戀主豈
以血性男子甘枯槁長林凡十餘年那借數目已兜
底一清今後漸有頭緒兼浙中諸公不夾謦屢高誼
薄雲憲諭人方向我何忍舍之讀至此不覺涕零但
自惟浙藩何事今日尚須滿腹精神方能料理倘
扶病出山其于出入支辦之數能絲分而條折乎其
于催補那借之數能神運而鬼輸乎以恍惚神情當
之必無幸矣一己之性命不足惜而首藩之錢糧爲
重到彼時何以自解于功令思并州厚道仰負台臺
曲成則憂憤欲死雖然命也夫復何言

其三

再奉台諭五體墮地痛極呼天益酌湖水而覺爽所
可勉而能也虜洄轍以猶權所難齊而飛也展轉牀
褥思西江三十餘萬補于何日各邑逋餉四十餘萬
觧于何年雖竭心思以籌之竭目力以筭之無補于
那借之萬一所以聞命飲冰腸一夕而九迴據床推

胸緒千愁以百結仰負知己命也如何若夫各邑逋
餉此時不痛懲一番前此之京邊無補後來之庚癸
頻呼凡司藩者始事不愼流禍無窮如西江工料銀
當日無人思協濟不來爲兩浙難了之局後人亦不
思那借以應爲兩浙最毒之瘡致二百年來積貯一
掃此其空虛在地方猶可言也十餘年來那借及起
運此其缺額在京邊不可言也浙中仕紳每云各縣
京邊無欠不知所欠者兵餉而所借者京邊前此之
借者欠者仰候

明旨而後此之催欠以補借者操何術而可其欠在各郡邑者恃有台臺之威靈若西江所欠三十餘萬在浙中望爲續命靈丹在西江視爲隔靴搔癢蓋敝省藩司公祖閉門求去其喫緊爲京邊其緒餘不過爲各祿何暇念巳之田而芸人之田縱在浙言浙亦惟愁煞悶煞耳雖有巧婦能向無米之翁姑而乞炊乎此所以不啻爲一身慮而爲海國錢糧慮爲
朝廷京邊慮伏乞蚤 題休致無悞地方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矣

寄鄭方水大宗伯

夏初以病痰病脾乞歸歸而脾氣漸轉痰毒復發于左脇醫痰者謂目怯日光爲陽虛惡聞人聲爲陰虛醫脾者謂五味滋毒爲外傷七情過勞爲內傷不肖伏枕思今天下大率類是燮理陰陽安內攘外共仰
老先生昔人云中國相司馬外夷戒勿犯邊想宣麻在旦晚無俟贅諛若黃葉山中工課惟誦經把道書手佳集以自娛因供賦之不易益信司藩之難而浙藩索逋協于江右者四十六萬尤難之難也今爲太平之民以祝中興相業幸甚獨過珂里開長公精進次公日邊鳳毛闕下入而啓沃出而庭訓樂可知巳

回董聖臣左方伯

弟抵家痰暈如故惟一榻一磬合掌念佛毋思入浙六載知我愛我誨我植我如翁臺宦遊中能得幾人而苦心籌國百計恤民以大乘菩薩之心幹粒米河沙之事主爵者猶不見諒而靳清卿一席何以勸司藩者豨餉雖係硬坐猶曰江閩有例而元二年并追民何以堪敝省亦正苦是項但喜虜巳出塞 廟堂

肯查額餉練額兵以議守使之匹馬不入則稍留餘力于民間未爲非策蕭如城春間請告弟巳慫慂之數之難迸一至此乎殊可慟也

復袁大可

讀尊札大率皆無耳因笑謂此東坡家風也但東坡出無友叔岳有仲舒諸公又朝夕有綵雲可寄高情不必與梨花同夢則所無者爲邊廬而所有者爲知心也況尚書府前竹樹花徑煙雨湖光視蛋塢篠洞之痺癘何如天壤不欲神龍在田而欲偕鐵樹同鎮

龍沙也不肖未能如梁吉老絹縩之贈僅効宜興主
人紅友之餉昔拔公有言寥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
補也無以小而麾之是幸

荅王爲谿温處道憲長

胥署西歸形神已非故吾每憶老公祖教愛宦海中
能得幾人惟視借節西來雖無弾冠之想郑有下榻
之榮二位公郎覲海濤于東甌自是掩二陛于雲間
非寄空函奉訊有徐文貞故事在想年臺亦爲掀髯
一笑至浙之所難者在海而甌海不但浙之門戸亦

東南一大鎖鑰也氏寄生于通舶兵狎戲于援炮商
禁宜疏而何以使之不借寇軍實宜討而何以使之
不脫巾老公祖以射潮之椎鋒緩帶指撝威名遥攝
乎島外鯨鯢立消于箇中遠承雅貺感佩何如

其二

遠辱翰貺把玩如在左右昔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
賜以青棘之香不意黃檗山人亦蒙異香從天而下
惟視借節西來以鎮我龍沙山中白雲不堪持贈特
在崇亮

與許方谷粵西巡撫

每讀史至張許守睢陽以當日有雷萬春南霽雲之
驍將柰何不克守固數實爲之哉近見台翁忠義殺
家僮以鼓將士又無萬春霽雲之中六矢而不動斷
一指以皆驚乃能全圍城以報　聖明使作史者書
某年東奴入犯烽火達甘泉而畿內諸道獨許公忠
勇動天地能奪奴酋之魄則今日之許公又勝唐之
許公多矣至恢復永平厥功不小而移薊北之韓魏
公作粵西之韓襄毅豈於山水妙有奇緣而夕遊虞

山宵度崑崙苗夷受戎索于西奴虜懾威名於東在
北北重在南南重不亦　中興社稷臣哉此時中外
咸視衮歸又何俟贅諛弟湖山緣盡應置丘壑自庚
午西歸惟以貝毋爲日用之需木魚爲朝夕之課去
夏雖叨起補實難叱馭自耳鹿豕爲伍知雲霄知已
決不遐遺

與馬芝嶠大公祖

祖臺調停于催科撫字仁踈已透否民心治生惟倡
好義以鼓其樂輸他不躁與閩茲承縣父毋下詢漕

事不得不暢言之夫漕弊新昌苦矣春秋冬水涸石出由小溪高灘轉運而之省會艱辛萬狀倉規以急公恤民法誠善也邇來運官不遵昔年立倉成規以糧長爲奇貨又不體上臺撫字盛意以轉厥恣誅求致民視運事如赴湯蹈火今且示舟發則相戒以爲栽得愁千斛明日一舟回則相嗟以爲剩得淚萬升以故新催里魂驚膽落縣父毋札示輿議紛紛夫漕運以民情爲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所傷寔多是不但不便于民而并不便于官勢必鬨于邑

而惧運期閧于倉而阻後運語云樂輸未有先不樂而輸將恐後者也恐雖有韓滉之神術决不能拂民之心而得民之力況今日南折南糧與漕觔重而漕右喫緊雖有劉晏之心計勢不能左畫方而右畫員則擇廉幹宜民者而善使之是在祖臺圭持于上爲民正所以爲漕爲漕正所以忠于祖臺言言肝膈伏祈裁察

其二

緺懷慨談倉規爲漕也非爲官也緣昔年承兑之苦往往破家殞命厥後立倉便民前任其事者爲孝豐郎二父毋郎由二尹灌灌有聲而命與安任南司空歷賜金蓋黄爲神廟四十八年所僅見之縣丞皆自立倉爲百年永賴始新催里驚惶具呈治生不得不暢言之蒙祖臺擇人而使光明已照迯亾之屋矣伏祈嚴檄務遵倉規則官民兩便于竣漕事也何有

寄陳岵月台紹道大參

弟卧病過章門不獲走晤深爲歉悚年臺以 禁中頗牧作海上韓范難固不薄淮陽而赤城霞標視青

瑣雲高其樂等耳況台州固吾鄉譚襄毅所撑持之半壁也可得戚南塘爲元戎十乘否

荅楊斗望憲長 先任掌科

伏枕山阿未獲鄉叩台階深爲歉悚然庇厦屋以忘年祝亥歸于指日 聖明因分陝之召公而思 禁中之長孺此其時矣去冬聞匡彭之將星移爲湘漢之膏雨以爲奪我懷中今春又聞敝省總憲虛左私意借渺在即乃仲春之朔仰奉翰使錯愕不知所出且詢使者以台旌已在境上遣迸無及爲悵悵者久

之惟願借節西來以撫我豫章若張乖崖之再臨珂里而繪象家傳此今日盛事乎尊翁與洛社之英地上之仙祖臺歛福錫民擬七十老萊尚爲班衣之子大老先生緻聖衆父媲九十衛武猶歌抑雅之詩拭觀北斗之台垣與南極之壽星並曜今日何必舍八荒之壽域而稱一堂之兕觥乎

荅魏瑤海撫臺

荷覆露者兩載未獲忭舞階前一抒子民之誼延伏枕山阿蒙華扁光于蓬蓽周渥等于高厚未能泥首

稱謝踈節之罪擢髮難數乙省熙登春臺與襟帶而成豫辛年運轉黃道擬歸來以旋乾敢効凍谷之烏音聊佐開府之椒頌

荅縣庠三廣文先生

不肖半世頭陀泛濫于二氏之學自入婚宦廿年來對境苦修於明新之道泓如也入山懺悔思　君思父訓無以圖報惟考古証今求了自己性命尚敢坐談龍肉乎承諭愧汗淫淫下矣語云能有幾句見人胡講但以恕己之心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己覺許多病痛色色都有不啻見獵而喜心生也無以仰副德意草草附謝

與陳雲怡學憲

捧誦佳刻不惟洪爐點雪抑且梅見天心眞是三教主人豈啻多士師表偶較新舊唐書因嘆舊唐書久不行世其文之古事之核恐宋以後難得此椽筆曾言之聞子將而鍾生人傑亦覓得古板一部但苦刻費浩煩老公祖開一世之耳目鼓舞坊間或刻于吳門或鋟于武林俾舊與新並行二十一史從此說起

是亦文治之一快事也諒不以爲迂

其二

伏枕山中每憶昔年從章斗津老師暨洪陽相公若士先生講學頗有師濟氣象厥後長安與萬恒老追念微君并嘆此道久微安得君子乘高而風之延聞祖臺大暢玄風而下榻延恒麓亦猶徐文貞之重延溪也此道今人棄如土得祖臺揭諸天矣韓老師名宦郡邑已覆詳又云祠基被武弁占住士喜俎豆之有光民患頌祝之無地想祖臺先得我心先舍任瀘

源壬辰制科其清望德望文品才品已入　國朝人物考兹以其詩文呈覽三任孫才名雖並著猶然食貧諸生公舉鄉賢誠秉彝之好郡邑采輿論申請亦磨鈍之盛舉也

與錢御冷南少宗伯

伏枕山阿去冬側聞長公好音不禁狂喜將來會狀全收此德門故物當此神爵五鳳之朝佇聽既復以中國相司馬外夾戒勿犯邊況遼陽一塊土何難犁庭掃穴弟昨夏病痰病脾只得西歸今痰注于腰而腰不能屈伸痰發于目而目不辨蒼黃痛發于頭而頭不堪櫛沐不得已遣价繳憑自惟翁臺高誼薄雲貴鄉諸公不奕簪屐弟何福緣淺薄一至是乎惟榭上九頓若夫大藩今日何時敝省三十餘萬協濟眞同西江之水難救涸轍之鮒魚海上四十餘萬逋餉盡是過去之官難責見在以剜肉此即滿腹精神紙以劉晏心計猶虞露肘況藥爐餘息寧不貽羞知巳以是度之身度之時事不敢孟浪出山耳以生平付之一擲也不盡願言惟有嚴瞻

荅陳剛長宣城

翁臺遊刃之餘加意造士貴治固才藪當必有沈君典湯嘉賓以歌薪標作人者如催科中撫字以固元氣鄉保中訓練以壯神氣實實舉行使東南半壁之天下稱宣城爲當今第一卓異不肖拭目俟之屢承注念寧耳枯槁但今日藩司須滿腹精神病軀恍惚往往昨記而今輒忘是黔技巳窮度之身其不可出一也且四世單傳既無叔伯又鮮兄弟三稚纔數齡耳臥床只是此念甚熱生平眞實不敢飾語此度之家其不當出二也半世頭陀知相與命福氣有限未能渡世且學延年把道書轉法華以作淸淨髮僧未爲不是此叅之學問其不宜出三也目今流賊猖獗仗何父毋保障人心屹然可無煩台翁內顧屢蒙雅貺祗領以修焚祝致太平有台翁不肖可安穩丘壑矣聞寧郡藏板有古樂苑漢魏詩乘或君典集弁郡志祈賜以豁老眼溽暑冗劇幸珍玉

荅陳岵月方伯

老年翁原是禁中頗牧當事者不即夜歸而欲坐鎮

百二之秦關豈以軍中有無陳西賊聞之驚破膽乎昔年瑣闥與今日建牙皆從艱屢做出豪傑所遇當如是矣承諭某之事于萬曳坑塹中稍爲躬雪乃翁亦當感激九京每念陸五臺淄廬次梗于囹圄吾鄉曾見老傳之以志千古年翁其曾陸王公之心法耶

啓解石帆巡撫

敝邑土瘠賦重當此邊餉重困之日流冦震隣之時非得千尋勁節數萬甲兵者民無所恃以爲生幸遇何父母蒞任纔三月善政更僕未易悉數眞百年來

未有之神君慈毋來暮之歌想自瑞洞而洋溢於章江矣近聞欲調南昌父老皇皇如失怙恃以

聖明光照逃亾之屋俯名甲廚以救我孑遺若新昌不克援循良之席則失乳之孱孤不終爲溝中瘠乎如異才畢竟借省會之區則瑶縣與中牟將不著循吏傳耶祖臺憐山邑當甚于憐南昌決不忍奪之懷中而士民冐暑走訴委爲迫切迭至情狀乞以回成議使火耕水耨之山民得休養潤以遊兆目而剜肉醫瘡之夙疴稍息痛瘵以蒼生精風聲勝幸甚[illegible]

其二

叨祖臺覆露事關民隱弁切漕糧敢不以下情上達益敝邑僻處山谷潺潺小溪流自石澗轉輸而下會城視他邑費幾三倍往年即無秋旱苗舟載不上二十石今歲水涸石出十石一舟尚用牽夫七八人姑春婦擔既苦無舟有舟又苦無雨鳩形鵠面不堪見聞乃聞吳城水兇則哭于舟中與哭于邑中者僉謂鄉紳何忍不灑逃亾之淚昔年在省水兇傾家殞命祖父之遭其毒者多矣夫水兇兇之于章門民已視

爲死地益溪澗小舟與軍船對兇不惟風濤之險可虞舟已如泰山壓卵且衛軍淋尖踢斛恣所魚肉山民望而走焉至于吳城如潮頭一葉何能與兆風爭衡弁與波臣爭顆粒則係民命者小而係漕事者更大江省諸郡在下流者便于吳城即如吉臨傍大江者巨艦順流所差不多無如敝邑在萬山之中先年屢請折漕不得今秋旱甚從來所無輓魚舟而上倉其同轉石復駕竹葉以赴險誰肯輕生萬一誤漕勿謂治生輩不蚤言也其詳在公呈中伏乞炤察俯允

倉兑即他邑亦不得比例民生幸甚漕事幸甚

其三

筠州三邑土瘠賦重獨苦於江以西海內所共知蓋綠國初一老人黎伯安妄報僞增視勝國糧不啻倍之後黎賊雖磔於市而糧屢請未減先撫臺王莊簡公曾　題疲郡疲邑考成不得比他郡縣業奉俞旨令司農竟格不行夫筠州三邑獨非赤子也乎哉火耕水耨不足輸公爲守若令者雖洒迸亾之淚難上鄭俠之圖今日罰俸明日降級不惟吏茲土者

仰屋而嘆即爲仕紳者亦甚不安于心若馬大守無筠三載其膏露如春霜肅如秋清正之在口碑者祖臺耳而目之久矣聞爲糧受累弗獲考成嗟乎必如額而後滿考誰肯以一官爲筠嘗試耶伏乞再爲申題疲郡疲邑仍准八分考成庶乎吏安其位而民亦安其生不然後來者褁足不入筠而各邑之來者紛紛求去　輦上將筠度外置之乎目前慰留馬大守以體輿情使災歲之寒若得近冬日之日幸甚幸甚

荅應大室鋭九道憲長

去歲伏枕每一念及祖臺舊德惟有椎胸頓足至叨覆露新恩盈盈一水未敢遣使奉候正謂藩垣借重在即旦晚節鉞可南州下孺子之榻即不然江漢鎖鑰加銜久任則山人將聽琵琶于潯陽或可于三笑堂前一望棨戟之光耳若夫疎節積年必以治弟爲非人也側聞大邦海寇巳出東甌揚航而走粤夫其驅之走者猶仗省會之兵彼沿海一帶積弱積玩將柰何祖臺滿腹經濟漸入佳境石屋非所願聞不肖每追憾六載罪狀悉對湖山仰屋嘆借汗更涯涯下

矣

荅李懋明尚書

昨夏間以病痰病脾只得乞歸歸而脾氣雖漸轉痰火時時眩暈其病根緣目擊浙藩空虛今日司藩無他謬巧徒下催科之檄剝百姓之脂竟于軍國絲毫無補當事者不查額兵猜額餉弁不叒新餉練新兵今又每畝加三釐不知皮盡而毛將安附乎　輦上諸公此時當以漢文之寬仁佐漢宣之綜覈愛惜人材以爲社稷不當從方隅起見言路愼無過猜過爭

自起風波致貽後悔鄙見爲君子慮者如斯高明以
爲何如台翁以曳履星辰甫舞班滕下大老先生如
衛武九十猶歌抑雅之詩此亦
皇明盛事奈何云愁

與傅寄庵宮諭

武林握別遂爾三載不肖自庚午酉歸伏枕山阿一
切任弛去夏雖叨起補而王馭難叱每于黃檗山中
思今天下須得救世之相如我老年翁靈通似葉文
忠開濟似徐華亭清介又似李晉江何日覃颺中外

拭目太平先祖贈通議公欲借光如椽昔人云胸中
星斗文筆下龍蛇字今欲兼得之以爲家珍亦可謂
人微而願則奢但在西子湖邊已蒙俯俞飛雲麗日
不惟可光泉壤抑世世子孫嚮結不朽

與周柱瀛憲副

以十數載契濶之渴思獲瞻依滕下當重繭叩謁台
階咫尺寧耳自外緣眞病苦暑章門實不曾繫舟小
豚入外家仰辱畀賜固拜伯父之愛我篤也昨遣家
僮持空函走謝越日復捧翰睨惶汗浹背弟之鬱鬱
成病以黯淺不能籌　國令兄老公祖榮涖之日郎
其掛帆之日今幸廢棠樹脾氣漸轉郎報尚未寫目
遥傳文太史一疏中外共快此時消玄黃之戰而事
安攘之實不負
聖明是在冢宰非野人所敢深言也

與浙撫羅貞復

茲啓海上各區之兵率多兒戲如戊辰海寇深入非
標下兵將何以驅之遠遁而各區月餉十數年來率
多逋負呼庚癸者不可不先慮也標兵自北還者與

新募者操練實着在責成兩遊戎而東西營總若其
其忠實可使亦能與士卒同甘苦此試之久而可備
緩急調遣者也州邑錢糧本年尚可如數徵解而無
柰昔年那借不清倘設法追補亦不至如他省之掣
肘郡縣吏治近日固不得不吹毛求疵而彼中輿論
與士論互異平日須先定其等第庶不至臨時之顛
倒療如天台衛如常山此眞岩邑也舊天台數十年
來所未有已吹噓送上天矣舊常山之初政亦鐵中
錚錚而末路改節殆不得其解後來者將何以勸之

使繼美吾鄉夏公乎聽用官如某曾任浙之都閫參戎其智膽洵可稱名將父亦曾任吾省都司渠以身許國素所自盟而草檄借箸固自矯矯此又芙蓉幕中鐵幹雄風者也欲市駿骨可從郭隗始乎他若李某有膂力四百觔似當留轅門以備緩急而把總陳某王某均可當一面此皆聞見之真匪私匪私

荅南贛巡撫陸秉虛

夙辱知己附布腹心粵東流寇猖獗轉逼敝省 祖臺設法擒斬春間亦傳頌于江以西矣邇來闌入泰

和之冠朝聲息寔惡樟樹以下人心搖搖鄭弁此時未知調兵何地吉屬有湖西公祖在祖臺密諭其飭屬而發兵與省會之兵聯絡夾攻庶幾有濟不然賊勢蔓衍恐費收拾來諭鄭弁買米泰和士民誤以為賊露亦相加此鄭弁之所以去誠為失着今鄉舍親行矣決然論之速來雖然堂堂江省全靠閩兵則主兵之聲勢安在即鄭弁之兵各邑亦須處置得宜解公祖季夏望后方蒞任十三郡之赤子皆祖臺赤子也昔年王文成尚檄三省守巡道協同勦捕況湖東湖西敢不奉節制惟謹又閩賊轉蟻聚于樂安境內此江與閩之界度其勢不及閩則必深入江境王文成有云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反令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無所擄可以坐擒四路設伏後果追殺俘獲無筭此其成法具在亦今日之方畧也全仗祖臺主持如發兵省兵吉兵與臨江撫州之兵先摩厲以需閩兵則鄭弁一到祖臺指揮某兵以某路進庶閩兵樂于效命我兵奮于夾擊兵勢自如破竹不然各道擁兵自衛郡城彼盤踞鄉村

流劫者賊勢日張擄掠而從賊者日衆誰為勦撫而誰為解散此諸郡目前所翹望祖臺之輿情而化小事為無事不致釁大而難弭洵借箸者緊着急着也伏惟裁察

與念麓家侍御

賢弟以十載臺長而兩巡上谷雲中此我 朝未有之勞臣一忤逆賊而再忤監軍左我 朝未有之忠鯁獨惜當事者不惜 朝廷體統力爭以杜漸而輦上諸公獨魏掌科為孤鳳之鳴輒斥其故何也弟

伏枕山中如井底蛙此間簌綠抄如乞爲寄示若今天下所最難措手者惟藩司自庚午抱病西歸已鬱鬱三歲昨夏雖蒙起補而度之身度之才萬萬不堪委負且夙痾愈沉引分再爲乞休以見　聖朝有不欺之臣鄉族有自好之士一榻一磬時時念大羅天與波羅密耳去冬吳和受歸自宣大云賢弟閱操不用供應止買燒餅此亦名臣錄中一段佳話而清聲能寒北虜之膽不能弭刑餘之謗可見　國家所憂不在邊而在　延秋深欲掛帆一晤以傾積愫

與周日台憲長

獨奉台札以祖臺爲過慮近聞嚴旨乃知爲先見夫驛遞　國家之血脈亦　朝廷之體統也昔壬午癸未年　神廟曾有厲禁申文定開陳甚是剴切今日　輦上諸公獨無爭及此者吾老公祖以是獲罪然地方士氓雖不敢言而不忍奪之懷中甚于痛哭流涕矣

○與陳雲怡學憲

伏枕山阿側聽西江士氓擁戴祖臺毋勞毋急援無猶良何也以才情而范之典古理學而汰其被腐眞王文恪瞿文懿之家法讀條約勝于語錄閱批評勝于金針昔　世廟王鎔海造士最稱得人而張鄧諸公不以是科進也則豫章之材于齊藏日所藉培植非朝夕矣其山中焚祝忽有迎戒禪師之夢因笑謂舊長公已太現法身于上下天竺何必洞山爲仙跡乎然嶽郡淵明故里也錦江春色先于諸郡老公祖雪後尋梅無如筠州恐明歲卿月高懸弟欲作冷齋夜話不可得已

○荅林澹生憲長

荏苒浙中極感提誨一遠于繩墨便悵悵乎其無所之且病魔相尋只得乞休歸依化國若飲清涼散而痰之鬱者以疏又若服參苓膏而脾之虛者漸轉黃蘗山中誦祝天祚豫章久借節鉞俾太平之民式歌且舞盈盈一水寧耳自外初冬當泥首台階以快瞻雲就日之忱冉既有光松菊率勤鳴謝

○復鄭司訓

荏苒名邦既不能上鄭俠之圖又不能效桑孔之計

既無術以點南山之鐵又無法以障東海之波以是鬱鬱成病病痰病目繼以病痺四肢酸痛只得歸休呻吟烈日之下極欲樞謁柰病不勝衣冠徒望龍門于咫尺遥瞻鐵堂如赤城

○賀周柱礎少參轉憲副

老公祖風猷久著于南北即應清卿建牙乃移廬峰之法駐照三晉之雲山在祖臺固無重內輕外之心當事者亦惟一范一韓之恃而天下願周公袞歸者猶有在邊在　廷之見况江以西士民不欲奪之懷中其必爭之境上可知已某猥潤河傍幸三生之款款瞻揮斗北撫十乘以依依

與兩廣總制王峨雲

年臺播萬甲于胸中覩倭夷于掌上想五嶺以南桂林以西咸頌文成之後復見王公不數狄武襄之宵度崑崙韓襄毅之直斷藤峽矣佇看袞歸而坐籌帷幄制勝廟廊豈顧問哉弟荷高誼薄雲不棄簪履雖未敢謂熟路之輕車要亦識途之老馬不扵此特稍效馳驅更待何地何時藥爐餘息未敢孟浪出山茲因使鴻寄訊鳴謝

答福建巡撫鄒匪石

讀大疏脩戰艦練貔貅籌芻餉所以寒倭夷之膽而奪紅夷之魄者即韓襄毅之斷藤峽亦不過是威名久著海上妙算應歸禁中今日樞密倘得賞罰嚴明如台兄何東事之不可爲而西寇之不即寧耶從來撫臺爲地方造福者多矣而弁爲桑梓造福真千古佳話吾鄉秋旱大半化爲蒿萊冬春不知作何狀有賢明父母又爲首邑奪去將柰何

與張泰符方伯

握別數載每憶骨肉弟兄之誼恨無由縮地一晤弟自庚午孟夏以病痰乞歸伏桃山阿雖叨補任而夙病未痊王馭難叱惟山中焚祝天惠我豫章借節西來俾獲從祭戟之下望見台光是所私慶浙藩事體兄所習知十餘年來那借無補即劉晏持籌殊覺露肘而藥爐餘息寧敢孟浪貽羞年兄爲弁州慮當不以弟爲謬也

白雲洞彙稿

豫章胡維霖夢說甫著　男秉忠　秉清仝編

與王遂東兵憲

祖臺制義古法聖諦窮幽極致兼歸湯以盡變此我
朝必傳之業若大古文一代有一代之情則一代有
一代之文而瑯琊歷下諸公必欲文稱漢詩宗唐來
二代以自雄㲉固浮而不切情亦褊而不暢昆陵晉
江詞理俱是趙宋嫡派袁中郎輩拾蘇黃之唾諸得

其景色而不得其韻趣惟尊作情超萬物之表文踞
諸家之雄其眞明文而接周之郁郁者耶其每讀時
拍案叫絶恍遊天台而入桃源何物足以易此昔蘇
長公過筠山叟老嫗衲子道人爭欲得其片語老公
祖今日得無同乎

荅舒碣石先輩

毋于序文中讀大作知理必踞宋文之巔風趣無晉
唐之妙而氣格則在東西二京間恨以奔馳南北未
獲拜下風而問道今蒙示全刻若覩雲漢之麗天覺
瑯琊歷下與昆陵晉江之爭勝爲多事儻見尊作有
不廢然而還耶俟歸而問諸洞山禪師我
朝今古文誰爲主盟當必曰舒先生舒先生蓋他人
知先生尚爲耳食此公必知之眞也不肖嘗謂今天
下無眞文蓋無眞人也再讀令祖雙峰先生集古勁
絶類周文當與黃雙井並美不禁跳躍自喜捧璧之
多也猶刻以博噴飯

荅王爲翁公祖午臺

章[illegible]關以降晉張皇蔟蔟共守保甲煞盈盈

一[illegible]赤遂就日故是月之望買舟抵章門
廬[illegible]恍而旌節已按潯陽矣弟曾三宿
東林西林尚未識廬山真面目今有宰官風清九派
威鎮三楚弟又何難于五老峯下三笑堂前拜下風
而問道正在躊躇間乃于邸報見流寇西歸卜洪總
督之天戈必還百二之秦關祖臺先聲褫賊膽寧啻
西江鎖鑰已乎廿二日捧讀台諭慇慇懇懇懷感泣無
已至乳臭小子仰荷鼎貺衣之食之詩以教之香以
薰之何福以堪此兒豚犬之佩德有年今茲寵溢踰

涯敢對使拜伯父之愛我篤也溽暑未敢聽琵琶于
江州秋月將瞻紫薇于滕閣

與南少司農吳行可公祖

台臺望高北斗才濟巨川
帝念中興節鉞之首推　特簡　陪京度支之重寄
吾鄉侯運闖中之粟知夷吾無江左之憂天地為爐
星辰是履某自丁卯追隨班行戊辰巳巳三春教札
庚午請告西歸辛未復起左轄仍以夙痾予告以是
伏枕山中無由一通閶閭踈節罪何可言茲恃高誼

垂念并州如吾筠土瘠賦重郡守七年不轉為鄉紳
者既靦顏無地只得翹首呼天高安南糧永折不累
守令惟是新昌僻處萬山之中非江非港潺潺石澗
流出眞一勺水也小舟載不上二三十石尚用縴夫
數人即運至瑞州民力已疲屢請改折南米而不得
況今歲災傷比前更甚伏讀
恩詔五年以前起運者盡數蠲免則新昌必其所首
被也伏乞痛念眼下之瘡弘施補天之手力起溝中
之瘠庶循良守令藉此閣伏而山邑災民得以更生

答聞子將孝廉

讀台夫制義在今時誠為穐月光華且復且今且以
聖賢還聖賢亦古亦韻備以領袖南宮甚慰
昭代奇觀不肖雖不及李贊皇然其知公也過之至
論文微言妙緒冷冷然善也閱至自娛齋不覺神情
已在湖山矣

答李愚公大參

憶自丙午誦台文以為真古眞悟自有今文以來得
此始醒人性珠而光照爾乘辛酉入齊安徙于黃鶴

攘上遥瞻紫氣悵南宮未借第一乙丑游武林則于
華頂峰上聽歌循聲復恨誄垣未借鄰侯今匡廬有
緣獲微文星江山助人乎人助江山乎蒙賜佳刻如
披雲漢讀大疏如光日月謝謝

答田百原中丞惠醫書牛黃

伏枕黃檗山中望紫氣自青原冉冉而下乃知年翁
栖眞于此雖然大眞人有大幹濟今流慈殺運遲伏
慧劍掃蕩一番年翁肯亟辭岳陽乎
明聖用人惟舊恐不得久責丘園也弟半生頭陀通

來煉石煮丹頗有得手来敢向救時良相饒舌正擬秋中章門把臂忽病暑未獲如願承賜方書牛黃弟與諸豚兒俱拜明德想公郎爲麟爲鳳者濟濟有便見示令親李先生擎天之品負海之才自是南宮第一流人弟所心折時事多艱新命在即勉旃以慰山叟

乙亥歲與張無競司理 時署篆南康

近聞流寇已破廣濟未知的耗大抵江北無高山以阻之又無長江以塹之其勢必徧地蹂躪賊勢分而我兵勢亦分今冬明春定然盤踞于蘄黃皖舒間未必有勦局但不知漢水何方稍窄可一葦而渡此非杞人私憂正恐地方奸徒勾引而從賊者半屬楚豫人則渡江搶擄情所必至安慶則有操江兵與應天撫院兵防堵賊必避實而擊虛央不往彼中與馮夷爭命然此中地形某處可渡當蚤爲之計不使奸民艤舟以待此爲目前急着潯陽雖有天塹可恃未免震動敝邑晚稻居十之七其收穫在九十月今歲有顆粒無收者有佃戶棄田而逃者此等苦狀不敢不上聞則防土寇爲尤亟俟秋再聞

答東玉如文學

弟誦佳製理必登峰遊岸意從麗日飛雲至誦錦句則有漢魏氣骨風神復飄飄乎爽然不屑不佞嘗謂此道須一副骯髒傲骨纔是天地間眞情眞韻兄或以弟爲知言耶

答樂平黃中翰

憶自辛酉晤別于今十五載矣落月屋梁彼此得無同乎想鳳游山上蒙玉洞邊必遇異人若馬公之著述佛印之參悟其快心何如最喜三珠樹天所以報長者也敬以拙稿請正其中華草或可佐公郎舉業績程先生元脉乎

答熊壇石大司馬

弟鈍人也於黃檗山中種竹數年株五年成林因製琅玕清簟冰玉掌扇聊借寫風兼嘗謂元氣釀于靜極人之靜躁文之淳漓

國之升降係馬翁臺息深深而神穆穆昨晤公郎亦復如是然其圓瑩之氣含太和不能已已火和其

在司馬公青玉堂乎文之古勁尤其餘也先通議苦
行見于諸傳誌銘及神道碑求私諡誠明先生同堂
欲丐大筆作一記以光郡邑秉感且不朽

答戴初士孝廉

飫領台愛江山之勝覽湖舫之勝遊殊快生平然卒
卒不能成一韻老鈍思澁可知雨窓悶悶西山主人
日日拉我竟成幻想烁中再來由桃花嶺至雲居作
十日遊恐忽忽居諸便怯芒屨無濟勝之具故欲了
此夙頭耳尊親翁諒不以為狂也

答姜開初東粵方伯

祖臺擘天勁骨瀉海洪猷領東粵諸侯紫薇正中書
之省繫西江福曜旌花切開府之思武緯文經盛名
摩乎日月小廡大法想慕遍乎臣彭咸祝天祚豫章
再來撫我此非某一人之私言也弟庚午辛未兩次
請告以敝省協濟三十餘萬難救涸轍海上逋餉四
十餘萬難責剜肉以是鬱鬱成病今已烟霞痼疾矣
遠承注念惠以海錯製以異香惟在山中焚祝獲覩
節鉞之光是所私幸

答高安蔡貴胝父母

快讀大刻冠冕一代凌厲千秋洵經國大業每嘆我
朝制義自太原王文肅獨闢一法門絕無寒酸氣于
今七十余年此風邈矣得台臺振其衰文運為之煥
然貴門生墨卷高出蒼天深入黃泉緯有蘇味不愧
歐門

寄原任蘇州二守晏季復

別來八載落月屋梁之思年翁得無同乎百里而遥
欲詢捧珠好音尚未得實弟眞井底蛙耳去歲聞薦

剡以為得借雄郡吏治可媲美神爵五鳳間今春忽
見計報為駭愕者久之幽閒下吞者何人豈彼巾真
英雄陷阱耶丞盍仲遊粵云欲走候想已登龍

與南雄司理蔡發明年兄

年翁最聲紀乎
御屏新禱茂於春容褒幟雨足龍旂按部風生鳳渚
覩于門之慈福知嶺嶠之謳歌矣弟屢荷寄梅無能
獻栢茲者家舅某夙叨星烏之愛遷趨黌泮之恩夫
前此感德者已沐恩波於海今日希寵者復冀仁澤

如天雖恃高誼薄雲亦知搦心無地

答井陘道李潛嶷在意

台翁胞藏数萬甲兵兼以滿腹精神前聞寧前之命幸滅奴有日後聞井陘則又躍然曰三關所以防虜之闌入而拱衛神京也奴酋决不從喜峯口毓毓于宣大且晋地邊慼出没非常大行山一帶盤踞数千里倘流賊窟穴其中爲患更切台翁遠拜上谷雲中有封狼居胥意廼鎮扶風馮翊使之賣劔買牛豈不赫然安内攘外之重臣哉由此而撫由此而制且晚

聞事以視寧前一隅空守奴虜所必不入之關功不相倍耶承諭足徵一體高誼但恐招隱未暇及揃人弟煙霞痼疾晋以點綴黄檗山使爲大平之民幸甚若再出定有一篇文字送歸何如實其歸去來辭字尊東邇譙令人惶汗台刻忠清情見乎詞謝謝

與湖西道郭大藏大叅先廵按浙江

閫命雖有合本憂未之議恃愛知無重内輕外之心望倍恒情惟切縮地晋謁尚賜登龍采非先將賀燕憶別來八載祖臺庚午典試西江夫及走賠後騐馬經過南浦遣使相左踈節之罪可勝誅哉遠承問鍾之賜久已寄謝時時銘刻去歲攬轡湖山不敢以煙霞之氣混風霆之威坐是不通聞問者数年兹天祚豫章獲借福曜樞謁有日但恐召還伊邇未能久借慼君也山中嘉魚拙刻請正以供噴飯

答東粤廵按葛介龕

帝念東粤重鎮特簡西臺洪星不惟巨鰲戴神山廻波砥柱抑且蒼龍騰海水闢地敷霖屡福大埏深服高識未遂瞻光之願遥捧金玉之音恍見天上故

人猶然湖山景色重以䐟貺寵賁衡門雖無彈冠之私可勝鼓腹之樂廼閱貴省賢書不見二位公郎殊訝之承諭乃知兩中乙榜則卯辰聯飛其家物耳詢甲余栻目望之

與湖西道王爲豁大叅

祖臺前節鎮匡彘流慼不敢渡江今澄清上遊楚賊望風遠遁真十三郡長城至数載災黎賴以全活此段功德載在口碑咸云前有文成後有莊簡今復有雲間是謂三王江省不僻天而倚命王公惟祝開

府於兹以永懷保聚袁郡萍鄉密邇湘潭冬間防守
未可懈也長公次公制義可見示乎

答大行劉吹臺

向承寄明文裔所選極昭代之古勁當與唐文粹宋
文鑑並垂不朽以視明文徵覺尤超軼高韻在箋誦
之情景妙絕在蘇長公伯仲間三唐之趣與漢魏風
骨無所不有拙句書扇頭并近刻奉覽以博噴飯明
文裔二選何時可分寶光知從吉伊邇未敢言慰度
尊翁先生加餐必是地上仙惟翹首鳳鳴天上以慰

岑寂

答蔡知晏恭盟年兄

讀老伯懿行大丘之高誼老泉之奇文紫桑之雅音
康節之妙悟以光俎豆當在冉閔游夏間夫惟中郎
方能表有道小子何人敢表年伯老先生哉雖然尊
庭系出新昌宋朝相公墓在焉
國史徵信于鄉距德門數十里所睹聞更真謹以純
灰滌俗腸積兩月之憂想庶幾見典型于羹墻凡墓
表不厭多將草一稿以俟椽筆揮誦辭撫臺誌銘真

小巫見大巫而神索矣但康衢擊壤頌堯者迄今稱
焉是以不揣敢繪天画海

與少宰姜燕及

別來兩載朝野人情反覆似波瀾南北流寇狂奔豕
突莫可奈何最可異者輦上正人之氣不伸忠讜之
禍無已天下事莫知稅駕而剝肉之慘與焚劫之毒
徧地皆然吾省湖之西東雖暫爾蟄伏恐再鴟張何
以支之海內惟望台翁之出以卜太平弟山人也欲
循家山之落脉而登龍門然有其願尚俯緣慳因久

壯遊五嶽者何人踈節惟亮

與何鐵崖南昌

老父毋治行第一久書
御屏乃以撫字心勞致玉堂青瑣之間遲遲其選主
爵者何不直講明循良二字致府亦當念如保赤子
民之父毋欲勸流冦便不當驅民爲冦盖飢寒切于
肌膚欲其無爲盜賊雖慈毋不能有其子輦上諸公
以此懶請
聖明自是轉圜而竟不可得則福星次照西江又士

民之一快矣去臘袁州震鄰逅銅鼓營又報楚冠鉛山又報閩冠僅此一塊土稍安耕鑿復脅脅多警山人何時獲下榻以覲龍光乎

答曹九章孝廉

年丈矣已之珠玉而用鄙人之尾錄豈以老為貴耶勉搜枯腸以備鄙削匪敢言文質而已矣長豚黄口小兒正欲拜門下乃辱雅覭感何可言喻候異日晤謝

荅萬茂先

丘壑散人每賠高士便欲把臂入林如台丈又是玉皇香案吏乃破三徑之苔舞林下之鶴快心何如愧拙句和珠玉自覺形穢恐將來公郎笑傖父欲作三都賦也

賀少司馬解石帆公祖六載榮滿

老祖臺以六載之經營貽十三郡百年之保障當與周文襄之撫江南同光
聖朝況汾陽中書之考尚在將來幸快心以撫綏此一方民也 治霖去冬失候于錦江今撥走賀章門因山致四出洪水漂流未敢登舟特遣使佈賀仰體清嚴未敢以套儀上瀆

與陳素庵編脩

年丈冉鉉重器燮理長才心儀久矣壬申崇祀令先祖老年伯名宦即有佳兆去春聞大魁之報作數日喜因不敢通長安書缺然脩賀恃在崇亮尊翁年兄胸富數萬甲兵正所謂軍中韓范不惟東奴驚破胆即北虜亦心胆寒矣中外倚重世臣俾不肖歌咏太平幸甚山中無可為知己道尊翁處惟此致

與陳宇石進士

台丈凌霄之品注海之才所心儀非一日矣丙子冬讀佳墨神王理透知不晉行去春聞報喜躍不勝但查選次當借重製錦仙舄暫飛河陽瀛洲終還故物惟祝福星照我西江耳茲因貴同年轉寄空函奉賀

與黃五湖建陽

翁丈仙品飛舄集公九峯傳考亭之性珠五龍兆謝家之玉樹卓子康循績江文通筆花當與玉女爭輝武夷並峙異日瀛洲之如椽綸扉之代言始基之矣

梓里之光徤羨徤羨

荅晏大參催文

四五月淫雨蛟祟洞心駴目敝邑人情惶惑不知所自出爭耕不逢年田復壅有巨石蕩爲沙溪真咄咄怪事拙句情見乎詞以是墨池雖波筆興頗懶是月內當遣人賚稿請正向者冐昧逾涯茲復蒙豐儀並頒汗淫淫下矣謹附使璧謝

公書啟郗公祖

疲邑額賦原重派餉萬難再加懇乞申詳仰體

明旨垂憐疲瘵叅賜題請以救逃亡事竊見邸報近日加餉奉

旨內有委實災疲勢難加賦地方但着該撫按據實

奏明請　旨定奪深山窮谷咸頌

聖明軫念民瘼至仁也新昌蒙前院題次疲蓋緣僻處萬山之中火耕水耨尚多鳩形鵠面況旱則焦土潦則沙淤田之所出不足以供賦而賣則無人承買耕則無人認佃故鬻兒賣女以輸官郡縣公祖父母猶不免于叅罰此其瘵疲海內所共知自有遼餉以來總不能獘恩獲派亦當與不疲之縣稍有差等查何論畝論粮較之南昌諸邑反多數千是原派之遼餉人情久爲不平即剜肉醫瘡而肉無可剜今新派每畝三厘疲邑勢難重加縱斃監斃杖于餉亦無補

聖天子明照逃亡之屋千載一時幸台臺月筆流離之狀耳聞哀鳴之聲叅賜申詳細查疲縣額粮半属虛賠視他縣爲獨苦派餉更爲溢則視他縣又爲較[illegible]

明旨所謂災疲當無疲于新昌矣新餉倘得免庶矜體

[illegible]恤疲之仁俯救瘠土孑遺之衆地方幸甚

荅葛介龕侍御巡按粵東

閩閩台臺風采著于朝端霑澤遍于幾甸清雖清之閩部經濟已堪救時砥難砥之狂瀾議論直扶正氣今驄馭撼嶺嶠而法星照臨涉其正當其實以抒九截凋悰但恐驂騑不肯久停操羽旄候丁滕門而西山南浦正待點綴將來秉鉞撫我是又山人所禱祝者耳公郎遲遲雄飛豈天欲以狀頭屬之乎拭目俟之

謝閔園客永新

伏枕山中未及修候幸炙龍光不能借玉沙之遊作
賸閱高會恭已歉悚復蒙分俸汗流浹背貴治恐不
足當一割明春定調賢者各房首卷惟貴門生劉人
人知為名士其奇氣雄文尚恨其不元不魁也得人
於斯為盛外空函寄謝尊翁老公祖閣下惟叱致

寄謝閔魯泉舊冢宰

昔承高誼不棄簪履起之病癈柰比時藩司日下催
科之檄有損于地方無裨于軍國罰俸降級徒增罪
戾是以寧甘丘壑仰負知己然高厚之恩永矢勿諼

當此夷虜交訌海內想起台臺作禁中頗牧公郎老
父母循聲赫赫西江誦者恭已服其名世作用與大
臣風度寧甬裁謝不盡

與吳季俊太守

公郎試遇左文右武異日將為太平宰相喜可知也
年兄不日徵車黃次公之績再見于今日必如是歟
情始暢欲走嵩江快覩蒙山之巍煥識名世之鍾靈
大年兄業已許可年兄得無同乎

公啓加科舉進學照大縣

新昌叨祖臺作人文治蒸蒸迩來制科冠諸邑賢書
魁京闈本省中式每科五六人以額數計科舉便當
照南新乃僅僅四十一二曾不得比中縣至進學亦
視人才多寡高安五十名新昌亦應五十此生儒扼
腕于進取之艱不得不請增額祖臺快心于桃李之
盛自無難于吹噓伏祈咢致學道公祖科舉增至五
十進學比照高安庶多士棫樸之恩治生輩亦欣
泰茅之盛

戊寅仲冬與諸公祖書

虜犯薊門當事且頓足撫胸 朝廷將誰恃吳總督
魯共事浙中與談民瘼而頗不彈商吏治清濁若痛
癢不相關前冊中與舍親嘆奴不來則幾幸倘一來
此公立見憤事今果爾聞調各省鎮兵固知西江之
水不能遠救無柰部文何也此番突入內地恐保河
畿郡暨濟南臨清處處當防度孔賊眈眈于山以東
而入山東之路不一寧獨德州一關泥丸可塞乎歟
緊在中州與山右諸鎮兵南兵緩不濟事即報奴虜
詢中州黃河此詭詐也邯鄲道中有路通山東乘我

兵所不測耳何如何如

啓解廵撫部院

老祖臺功在西江自仕紳以至童叟歌咏如出一口近日水災各邑所同而獨新昌山蛟爲祟雲黯晝昏霧氣障天其漂廬蕩田移山徙石雖千人撼不動之頑石不知何處湧出來若夫一望巨浸禾苗倒根盡拔今歲無收猶可言也至蛟所經過山石堆壅萬不可開蕩爲溪壑永不成田眞滄桑之變百姓子孫賠粮苦不可言其詳在楊二府勘册中外有僞二府和

治生苦雨詩并呈台覽新昌六出奇蛟視各邨水災更毒伏乞　特賜單題或一時幸徼豁免或爲夾量脹本且疲邑八分考成舊奉俞旨値茲異災雖能黄卓磬難以剜肉倘濟　伏折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統祈　大疏同　天春生筆下災邑幸甚

與李翼明父母

老父母所取皆名士談理陟匡山之巔運才鼓彭蠡之濤或古法錯落毫端或奇情玄會象外洵墨莪之金針後進之典型也至村農荷台臺轉圜若焚籲之鳥歸還故巢而入釜之魚不泣釜底此段功德勝造九級浮屠矣

賀章仲山少司寇

記戊辰秋老年翁以吾兄弟各進十年交相慶也今西王母祝秋卿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羅拜膝下弟茶已書俚句于饒年丈之屏復吟一律于扇頭老年翁徧誦瑤篇祝詞當必展然而笑大矣尚未眞也惟胡子知我哉極欲走瑤池班于群仙恐山人野服辱矣公卿之門但祝吾兄弟各再進十年此十年内

杖履過龍沙者幾次又恐尚書之履不肯隨芒鞋而觀秋水長天也爾魯二雲一札以錢若水限弟弟回札以若水無仙骨姑舍是老年翁必展然而笑此子半世頭陀今復自命爲仙也狂哉狂哉若再就康節先生問數則曰仲山九九倘能採眞期頤未可知也年翁必爲之舉九爵焉何必官保尚書哉

回劉念臺少司空

爾誦鴻篇不惟先通議含笑九京世世子孫戴德不朽餘干之學與王文成交相發明良知在本體實未

發之中也王静王敬饞是致良知後人誤認良知爲狂慧遂分門户許恭簡周海門卓是姚江嫡派老先生以爲何如恨不獲細領大教以開積迷然傳中慎獨之論禁巳命之矣承示大翁懿行尤夫人節孝足光
聖朝令外祖南洲先生之教學授經似伏生作人之盛過于河洛恐俗筆未能揄揚萬一俟異日報命某山中工課聊有拙刻請正

寄倪鴻寶大司成

浙内以台翁出處卜世道盛衰邇來奴氛深入内地白雲洞真僞兩卷四

二一

腥穢之氣吉人肺腸四郊多壘卿大夫不知耻徒以賊虜貽 君父憂即在山林稍有血性者無以對知巳台翁得無同乎渴想鴻篇佳集以快生平可能見賜幾種否茲因貴門生李滑凝東甌之行空函寄訊滑凝以怯撫狡督敗忠憤欝欝老先生當有以教之某山中工課聊有拙刻請正

白雲洞彙稿卷一目錄

啟

賀新參錢御冷六袤啟

請潘鵬度方伯　候金豈凡大參

請王龍友學憲　答蔣石凡上高

候解石帆巡撫端陽　與何松石南昌

賀解石帆巡撫壽　答馬芝嶠郡伯覲回

賀王遂東兵憲壽　賀潘鵬度陞南贛巡撫

賀劉梧陽巡按　答司李張無競

答高上父母送年　賀糧道田憲副

賀解石帆加少司馬　答大庾令潘扶翼

答高安蔡父母　答參知晏年兄求文

送公祖端節　答參知郭大薇公祖

公請邢舜玄巡按　賀司理王公祖

公請郡守史公祖　回史公祖賀生日

答晏大參年兄賀生日　旱災啟列位公祖

白雲洞彙稿卷四目錄

啟

答黃玉陽南光祿卿　答錢御冷中允晤自方岳

寄唐逊菴憲副　寄樊致虛學憲

答李南汀彭德大守　答錢一完南海

請直指公登嚴陵高峯啟

請鹽院登高峯啟　答陳若萊僑杭州大守

與倪鴻寶南司成　答馬參戎賀生日

答曹石倉侍御賀生日

答董聖臣左方伯見惠宜興鞋靖江展緞[illegible]鼻

謝蕭如城憲長見惠孫兒試週錢鐲衣襪

謝張華東少司馬　答林濟生大參

送郡守公祖中秋　回葉蔡同巡按

答馬芝嶠郡守　答熊南召

寄賀操江唐逊菴　送馬芝嶠郡守中秋

答郡守送中秋　請舸鐵峯調南昌

答郡守送年　請王光衡司理　答郡侯送端陽

答陳元復宣城　賀李用晦巡按

賀新叅御冷錢相公六衮啟 正月

豫章胡維霖夢說甫著

五百年而名世。幸際泰交之期。八千歲以爲春。正賚良弼之日。薦紳相賀。史冊有光。恭惟閣下。道是王佐。智可帝師。朝採輿論之公。賢于夢卜。帝廑天工之曠。用此梳梅。蓋經綸素定于胸中。故風采想聞于天下。從來樂道。乃足任阿衡之重。亦惟澹泊。始能結魚水之歡。豈惟致治幾成康。將見輔君惟堯舜。祥光如日。亭午何憂。唐室之閹監。監軍邊海。聞風銷魂。奚慮宋朝之金錢。媚虜。況當五老呈符之月。元氣已獨繫于東皇。試覩三台寵命之辰。景星更聯輝于南極。錫公純嘏。何二十四考之足云。弼我丕基。將億萬斯年之有賴。看是父是子。丕振金殿首唱之家聲。且難弟難兄。世調玉燭太平之周頌。某神繞沙堤一路。祝開壽域八荒。謹肅蕪函。聊伸私臆。伏願袞衣赤舄。日日傍紫宸而常晛。燮鼎丹衷。歲歲贊皇圖以鞏固。

請潘昭度方伯

纁介光馳。碧山。供沾膏雨。甚響澄清。錦水歌叶春風。敢采溪毛。微申野悃。恭惟台臺宇宙在手。造化生心。秀鍾湖海之靈。文吞精而溢緯。家傳冊書之秘。才擘嶽以經河。數萬甲兵。折衝樽俎。三千禮樂。化洽菁莪。唯藉文武憲邦。撐持西江半壁。救災黎于旱魃之後。擢筆生春。綏赤子于寇殘之餘。指撝色起。蕞爾筠郡。夙號瘠貧。熙然樂生。詠忽深淺。試覩不識不知之耕鑿。誰非己飢己溺之恩波。今春 賜宴褒嘉。敢聞紫極指日。高牙大纛。銘勒銅標。某才慚屏藩。情甘丘壑。然夙沾潤洞。偕童叟共切雲霓。幸近把龍光。代父老聊陳風俗。偕子由遺酒。稱洞山主賓。夾路桃花。撫景物于山前山後。村酤竹葉。咏生聚于河北河南。

候金豈凡大叅 時署藩司

廬山屏翠。久欣綬帶之羊公。章水杯平。共詠膏苗之召伯。蓋攬轡之車行握雨。而維藩之瑟調來薰。佇看旌節之花開。奚啻解慍之民舞。夙叨雲庇。渴想龍光。邢襄徒快二天之瞻。珂里更荷再起之德。今[illegible]水近。不非望蒼榻以依依。麋鹿情深。徒遙想嶽垣而[illegible]。

請王龍友學憲

鳳凰攬千仞。輝光照碧落。龍象觀第一。義色映錦江。
蔚勝水雲。遨靈綿奈。恭惟祖瑩、腑羅象緯。筆走風霆。
人從丹霞問奇。三千禮樂高蘭省。士瞻赤幟遵道。百
年棫樸棠桃枝。收匡廬彭蠡之英。使豫章之材干霄
而直上。鑄龍泉大阿之氣。俾江漢之波靜定而潛消。
滴當代歐陽。亦軍中韓范。（時署兵道）遠若王莊簡之造士。
指日開府西江。近如胡司寇之作人。即時　召還卿
寺。何幸法曜照臨。筠州。共才慚屏蔽。情生丘壑。久儀

閭井幸多士咸歸甄陶。今挹台光。代父老聊陳風俗。
碧山春意。開黃鍾大呂之先聲。（相傳瑞州春）青攤華林。列
蓬萊寶蓋之黛色。州雖名米。石即是田。謝靈運春草
流觴緣。此中幽勝。不減鴈宕。（謝永嘉大守封高安）陶元亮葛巾
漉酒。想彼時看花。亦愛梅溪。（陶新昌人梅溪永嘉地名）陪從雞犬
皆仙。高詠魚龍欲舞。

候解石帆巡撫瑞陽

江國文明在午舞干勝赤符之辟兵天中化日最長
慰棠欣絲綸之續命借戲龍習樓船長技取繡虎鼓
槊韃雄才茂對乘時長養如夏其襲薰風以解愠聊
矢孤吟瞻滕閣而佐觴式祝繁祉恍忭于芹獻情見
乎箋詩

答蔣石尤上高

日隨化以舒長幸叨隣照風爲民而解阜聊佐蒲樽
況南極星高（尊翁大守公隨任）燃檑冊于淑景且清絲琴韻
佩蘭颸于芳辰在太翁宜納百靈之祥而台臺巳來
萬姓之頌所願常居大厦益芾慈暑之棠庶幾茂衍
長春托庇貝蕃之草

與何松石南昌

離照適際天中解愠總歸風下若耶雙龍之鏡如奉
德輝西江萬鵲之波共揚恩浪敢脩常獻聊貢逮誠
願納百靈之祥浦雲光映繡虎長繫五色之縷化日
瑞來神雀

答馬芝嶠郡伯　覲回

日月依紫宸之光冉開福曜雨露沐金莖之渥灑作
甘霖豈特臨淮如發䂓硎眞如黃霸再馳熟路虎召
公之庇日蔭之而犇長幸寇恂之借歲計之而不足

父老固欣欣有喜色草木亦翩翩爲騰懽野恍未蒙
聚誠台覡何當俯錫飲此江中之水咸歌獨清携來
天上之雲忽分五朵寵光三徑感深百朋

賀觧石帆巡撫壽

祖臺列緯元精兩儀間氣秉金鏡以瑞世西江雲物
聿新挺巖石以在天北斗㘬鉉望重最喜者　卭臣
志合魚水网間於梧掖栢臺難得者兄弟同　朝塤
篪並吹於珠樹蔡極家國兩都其盛蘭桂偏遶其竒
有今了兄茲三壽作朋之時適當萬寶告成之候磨

匡廬而紀曆仙舞龍沙酌章水以浮觴光瞨鶴縭伏
願八千秋之樹日拂扶桑九萬里之鵬風高閶闔生
爲商家之輔弼久作漢殿之星辰

賀王遂東兵憲壽

祖臺禹穴鍾靈蘭亭毓秀文吐萬丈之燄千秋爭雄
手潑九江之波八面清爾磨五老峰而紀曆青龍紫
氣瞨龍沙金風酌三湘水以浮觴黃鶴仙人歌鶴林
玉露響振彭蠡即爲大年望崇翰南無非椿樹生爲
商家之輔弼自是漢廷之星辰其沐日浴月以依光

聽雲拜風而問道薇花益爍聽文武之憲邦桃實方
來祝節鉞之耀斗願作爐邊鷄犬長祝天上夔龍洞
酌可將嵩高是仰

賀潘昭度公祖陞南贑巡撫

恭惟台臺勁骨凌霄精忠浴日民歡福曜輿頌克恭
于天心帝簡將星廷臣無踰乎使相閫命五嶺嵐氛
汛掃登壇百僚憲度重新草木已稔威名山川不煩
指顧念自壬文成削平橫水而世建上公暨彼韓襄
毅芟薙大藤而晉陟圻父誰其繼美今始揚休某夙

庇帡私爲勝忭舞顧迹羈岩谷莫申燕賀之儀而感
切帡幪祇牽龍光在望謹將野忱代陳下情

荅司李張無競

祖臺勁骨凌霄清操浴月筆底三千禮樂照徹九流
胸藏數萬甲兵風生八面
帝念瑞郡特簡異才錦江浥財冰壺湛湛水清徹
底靈谷五峰皆慧照軒軒霞舉摩空將見十三郡鸞
鳳鷹鸇咸歸廉察豈直數百里狐狸雀鼠悉賴允明
士欣典刑民歌來暮猗歟蔣宣之至德彰汝礪之

禁中頗牧蚤叟展星辰在西江親分陝召周得長侯日月敬致蛩鳴之頌聊將燕賀之私

答新轉大庾令潘扶翼 潘先令黃巖謫筠州幕

老父母望除斗杓聲高紫極海氣曾作隨車之雨循良久書御屏歲光新程製錦之霞豫章共瞻福耀澤移則東西倍戀慈調則彼此皆和燕雀欸欸而懷音草木欣欣有喜色共昔見甘棠于浙水快安仁之桃徇相輝今聽絃歌于武城知單父之陽喬自遠但暫爾鳧飛庾嶺指顧必鳳儀

清朝問嘉命于日邊喜星照未出桑梓想清光于天上悵嚴棲無能扳轅

答高安父母蔡貢服送年

台臺手燮洪爐躬扶大斗天挺異才開黃道敏若風雷學探理窟動 楓宸皎如日月仙令清標無儕韵錦江春色有絃聲花滿筠城泰運轉雙鳧之烏陽回黍谷循聲騰五鳳之朝茲奉分香五色之雲爛滿楷咸欣吹律千巖之梅柳爭春伏碩澤與歲深丹詔色映珠水道隨日長紫氣光浮碧山

答蔡知晏年兄求年伯墓表啟

年臺純孝格天忠猷貫日秉旄而屢建安攘作揖作梅鼎鼐而疊捧 恩綸如山如海理學婉程氏福壽過老泉稱蓬萊瀛洲之觴階前滿麟鳳羅黼黻梁棟之彥門下獻龜龍天心協從人心 國慶集為家慶予道弟愧矣老伯吾師乎非中郎而表林宗覺小巫見大巫而神盡然擊壤而歌神聖或質勝較文勝而情真慚無擲地之金聲敢作繪天之寶色掬管蹈蹐俾[illegible]之悲聊抒其翻素卿月雲臺之端預兆于抒來瑩令[illegible]家玉樹金蘭鬯爵仍歸尊彝琅玕密揚俚言快談郢削

送[illegible]公祖端節

昔吻越宦托蘭味于不孤今幸筠屢庇薰風而忘暑況節原誇于楚舊而清已傳自漢賢五色續命之絲登錦江于壽域三年寥育之艾起淑氣于中天祉隆百神惟騰萬姓聊貢清簟以擬冷浸琅玕并獻砂杯敢云光浮琥珀當此袗絺之日懷哉揚扇之仁寓意纘私襲香佩結伏祈午照無任寅恭

答蔡知郭太薇公祖

祖臺望峻斗山品高鉉閣特節西臺法曜借光南國

福星山川已在月中德威慴乎境外以下車諏俗之始爲命將出師之辰不惟盡驅豺狼潢池有嘉折首抑且潛馴猰㺄窮谷奸徒潛踪磨宜春之碑覘山斯下紀汾陽之績寵命方來山人雖荷仁懷義震之休秃筆難繪武緯文經之烈讀宣公奏議仰正氣塞乎乾坤讀汲黯淮陽知忠貞繫乎社稷遥瞻薇旭未佐揄颺適腿腹先飽飫河莫能瓊報但燕巢方慶庇廈尚阻莽陳

賀司理王　公祖

祖崇擎天勁骨維地弘猷聳瑞鳳于寰中固借鳳山覽德輝而瑞芝映秀飛祥龍于海上佇看龍涉應佳識而祥刑播歌仲子拷其片言于門種其慈福爰書不必鄭重直氣徑上堯階矧武夷之仙風作道院之法曜翠微勝槩先識寶氣于連牛錦水清流曾耕綠光于曳馬暫借旌節終歸台衡某快覩陽秋與父老而喁喁忭舞幸吟明月借草木欣欣以向榮仰體渏嚴未修長啟聊采澗芷用表葵衷

公請邢舜玄廵按

法星光映碧山快沾膏雨壯懸澄清鏡水歌叶大風幸借秋陽仰擧玉斧恭惟台臺擎天勁骨浴日丹心文圃靈著孝作忠以醒世堯階屆軼疏指佞以辦鄭雖巢閣鳳凰初無心乎鷙擊而在山虎豹自辟影于狐踪劒指日而掃賊氛鏡飛霜以澄吏瘴獨立匡峰之頂頓覺大法而小廉竭來道院之清奚啻東征而西望蕞爾筠郡素號瘠貧憮然樂生詠忽深淺共夙仰正色借童叟共切雲霓幸挹台光代父老聊陳風俗借子由遺洒穪洞山主賓盈路菊花撫景物于

山前山後村酤竹葉啄生聚于江北江南今日魚鳥避驄爭羨省方觀民之盛事異時麟閣圖象競傳蓬萊寶蓋之仙踪恭候鶴鳴可勝鵠竢

請郡守史存訒公祖

福星天錫朱轓耀錦水之雲慧日空懸清韻灑碧山之露既懽江國之魚鳥敢酌陽秋之芷蘭恭惟祖臺品高天目忠簡　帝心讜論奪瑞魂壯百折不可回之氣宏猷劢軍國出萬變莫能窮之才借長孺撫漁陽漢廷堪誇社稷幸召公典郡周家雅重閒閻樸

棫作人寮帷問疾文翁使孤寒生色郁郁乎雲漢爲
章范老郄楚冠潛蹤巍巍乎淮城保障雞犬無害不
倚命天而倚命君民心咸宜喜豐年玉而荒年穀試
槪不識不知之耕鑿誰非臣飢已溺之恩波 某 幸戴
燕天永依趙日借潁濱淡水襲孟嘉餘香撫景物于
山後山前匪徒侈杜甫之興會看生聚于江南江北
固將聽潁川之歌謡

回史存訒公祖賀生日

天賜歲星苗合膏以起瘠群瞳化日草迎氣而回枯

仰荷筆下鸞龍噓及爐邊雞犬爰乘崖於陽律題茵
賡以蓂靈感激殊深宣揚不已恭惟祖臺翁張世道
斧藻人倫探宇宙萬斛之才爲寶新歸調燮纘扶桑
五色之繭龍沙舊識姓名
帝簡眞人坐鎮道院噓楚樹以五百實桃華而三千
文章稍織而績揚光照楚殿寶蓋歌謳風飛而雲起
響窮錦水碧山預知卿月揚眉佇聽星辰曳履 某 懷
慚朽骨惠徼潤河憶待罪素餐之年感嵩誕生其羽
翼茲視陰耕鑿之日幸乘化鈞以丹砂鸞翡翠柳易秋

庇莊椿餘福詎意天孫雲錦忱從閶闔須來無以平
子琅玕上自雲霄賚及焚香捧讀覺千巖傳玉振金
聲布席朗吟喜四座嘶永桃雪藕上臺愛人無已編
珉揣分奚堪一字寵踰百朋匪勝安期之棗七襄重
以白璧敢擬完趙之珍璀燦魂搖隆重心篆無能瓊
報惟有雀嘶伏願荷嶺十松瞻召伯允光平格瑤池
三鳥兆次公立晉台衛喜添海籌慶調周鼎命巴人
乎鼓楚難和郢中白雪陽春笑曼倩之偷桃試看學
上珠聯璧介

苓姿大恭年翁賀生日

半世頭陀幸附驥尾于君子廿年拙宦竊依龍光于
正人惟君子有麟護生物之心亦步焉亦趨焉每服
膺于鞭後惟正人有虎庇藜藿之勢山之南山之北
尚其德于噓枯怯彼雪霜偷茲碧影採芝煉术時駿
駿乎無開閉戶窺園老冉冉其將及仰恃年臺一門
仙骨四岳功宗威名掃瘴雨蠻烟善氣開堯天舜日
精神滿腹平仲之念甚深談笑生春大蘇之風可挹
俯憐弱羽錫我丹砂題茵賡以蓂靈擬乘崖於陽律

年臺愛人無已小弟揣分奚攄一二字寵逾百朋已勝
安期之棗七襄重以三爵敢擬完趙之珍對使覌揺
隆情心篆伏頌立調周鼎身岩石以柱天頬獻海籌
人長離而瑞世冊經轉九樹乃紀千異時自哂凡心
再訪泰人于洞口此日遥瞻紫氣先拜老子于函關
將走谿江相睇不遠

旱災啓列位公祖

驕陽爲虐舉目絶望雲霓少女徒占呼天竟斯雨澤
焚金鑠石草木之燎原了無生意而何况于稻田圳

涸泉枯牛犢之哀鳴已患熱喘奚處救以車水盖中
途禾之結實在七月盡化蒿萊晁曉稱之揚華在初
秋悉成塵土即欲剜肉醫瘡而無肉之可剜囿頭姑
舂婦擣而無米之可舂誰集飛鴻以再生難斗粁斗
千萬里登二酺以不足湘釜何炊嗟半菽之無餘搒
腹待盡婦子相誓以瘠國税難免于追呼乞聽載
道哭聲試看遍野菜色幸遇天臺光照逃亡之屋還
回枯槁之春叠上百里卯焚圖請蠲以解倒懸之苦
急勘四野無青草請賑以救餓莩之遺則有食方存

以下原缺

白雲洞彙稿

豫章胡維霖夢説甫著　男秉忠

秉清仝編

啓

荅南光祿卿黄玉陽

憶漕河備績在軍國脣脅循聲獨乎原幾載正色中朝心無爆濕一朝持憲荆楚氣作霜霖隱鬪杖探文脩武之功久推吉甫海南頌察吏安民之業共歌召宗擬践閶闔之星辰暫依鳳臺之日月叅謂陪京

根本重地特借儀制而南國清議所關渴想風度出則建牙開府入而典樞握銓遴趍宣室之論思乎看衮歸之氣象某夙叨厦庇近挹秋輝愧疎節之多愆悵式廬之久缺仰承嘉惠寵溢踰涯敬藉璧完感深環報所與片言九鼎之重不啻南車一日千秋之鑑捧爲北斗

荅錢御冷中允昭自方岳

弟愧無椒花之頌以佐竹林春盤惟羨玉樹之光以耶肴山佳與今佳今郎有識有骨亦古亦今將義在嘉隆之中能彖子瞻岸曲之妙韻語出中晚之上不落隨州蘇州之窔若夫理學直欲追兩程夫子之風而李二溪先生之蔗敝鄉羅文恭文肅所恨少此第一流子弟年兄立雪高足即是池上鳳毛樂可知已世事至此君子何自道長言之涕零

寄唐遯庵憲副

翁臺聚兩浙之祝頌以祝二尊合九邉之懽呼以呼九疇奚羡王母之蟠桃更勝萊子之戲綵且大樹之春秋雙茂壺中之日月並明晝遊覲龜鶴之顏宴息

叶熊羆之夢弟遥瞻仙掌渴想芝眉不腆佐觴伏祈鑒茹

寄樊致虛學憲

台星現丙瞻紫氣於南州化雨回春煥文明於東海得士趍牝牡驪黄之外兩浙久推歐陽樹人媲楩楠杞梓之高一代咸頌朱子向者立雪今欲坐風文起軋茁之衰開聖賢生面𢤦奮紙上道濟倒瀾之溺識豪傑作用於個中吳山聳立似奮飛越水澄清而待照某幸覩崇蕭叅奉威儀側聽菁莪之新歌翹望龍光扶

舞雀羅伏願台旌夙駕看蘇堤桃李光輝法雁鑾鵠俾蛟門魚龍變化

荅彰德大守李南汀

共幸庇綠樹夙聽紫芝憶甲子銅雀臺邊之靈符預占名世應五百之運聽此日飛鳳山上之忭舞益信賢守勝十萬之師試看泿栩煙波如對青蓮風月正馳神侍乃枉翰須盥手而讀瑤篇竦然而目俯躬而裁謝牘感甚心胛

荅錢一完南海

勝翮聯飛天上凫舃忽到人間宰山城理絲不亂轄巖邑製錦逾工神能載駕浮丘雲不數沉香投水白鶴朝飛崑崙影何須酌泉矢清某未瘖韜鈐更慚綱紀念昔年識荊州之面交臂而失之今日居君子之邦式廬而無從尸素兩載知己之負殊多寵錫百朋故人之心尚爾莫知圖報祇懷好音

請亘指公登嚴陵高峯啓

六轡雲飛烈日高懸繡斧九流鏡照薰風共奏虞絃徵勝嚴陵攀光法羅恭惟治臺胸源倒峽情岳干霄西蜀名高賦就三都紙貴中臺法峻威行萬里魂搖震澤魚龍久避驄行之影聖湖鷗鷺近依鳳攬之輝山川正待于品題烟雲畢獻其形態蕭然嚴灘觀風而風在釣臺業繫漢冑蕞爾青溪對時而時維正夏悉擢離明敢陳兔首于高峰願聆塵譚於道岸几桐君而酌桐水豈曰一遊一豫稍緩周行借法星以映客星定則以立以廉有關名教

請監院登高峯啓 中州人也

衮繡所臨煙雲獻狀輶軒至止霜日呈輝蕞爾富春

吹律先占春意蕭然嚴郡觀風稟若嚴冰客星邀法星以聆言千古猶有生氣名德藉名世而點綴一絲更開幽光杯桐君而几橘山試看上下鷗鷺爭依鳳扁牛女而吞瀾海共羨出沒魚龍潛避驄與水長神隨天遠西湖磨空而待照兩峯聳立以奮飛節至比之于岱宗文章莫大乎河洛趙清獻孤撐碧落豈在詩情范希文永念君民庶窺憂樂

荅舊杭州大守陳若萊

昔年烏遠錢江召伯之甘棠猶綠今日鶯遷出谷伙

公之桃李思春或燃藜衡文或攬轡問俗共擬徵黄
次公于輦上決不屈汲長孺于淮陽不肯兩載指南
深感照途之燭一朝握別何殊係棹之舟方愧荏苒
海邦乃辱注存高誼披函如親華月古氣尚凝停雲
遥望武夷山中蘭味沁入人心簡竹聽西子湖畔蓮
歌聲徹乎
廟廊

與倪鴻寶南司成

鳳毫擒秀蒸南國之菁莪龍阿鑄成邁西京之棫樸

寧啻呂相之袋狄公之門已乎正望紫氣北來以樹
兩載玄度之想乃知文星南照先快多士奎聚之思
茲有陳生乃司馬公幼子遊南雍以成名其清白難
不愧陳大丘而才識恐難及陳大學或可借補天之
筆色以振墜地之家聲

答馬參戎賀生日

荏苒吳越之山川循省鰥曠之日月蕭然零露惟聽
師中八陣花撫茲歲寒願同海上三珠樹詎意我滕
參戎之感辱記能韜復以君提戈印之奇分遣牛酒
寵章到處覺麟符與鶴筭齊輝溫語傳來比松膏與
桃實更沃但捧莊椿八千餘福反驚蒲柳五十易秋
願仗鷹揚再添馬齒愧薇垣無鉛術何以煉丹砂而
餉九邊幸蓬萊有將星可能作金湯以固兩浙

答曹石倉侍御賀生日

愧作爐邊雞犬徒羨謝家鳳麟屆此含飴弄孫之時
而爲哌哌抱子之計藥山移文久矣光齒搖搖而髮
種種從事戒定之法而箇中不悟將尋坎離之交而
炎上作苦祖臺肯發九轉丹砂以點我頑骨否辱賜

詩扇筆意在顏柳之間情景超王孟而上捧爲鴻寶
或可爲護身之符若小年不及大年蟪蛄何知八千
歲之椿故多踈節伏祈炤亮

答董聖臣左方伯見惠宜興鞋靖江展鰕鰲鯗
鼻

幸步繖垣之芳塵蒙賜蘭陵之仙舄風雲起於足下
星辰曳乎天邊豈啻穿烝溪之月寤渡澄江之疋練
已乎若蝦鰲出於蓉湖何必秋風思鱸膾鯗鼻浮乎
晶水更勝九月之蟹螯福履綏之清味同焉

謝蕭如城憲長見惠升兒試週錢鐲衣襪

綵服分青瑣之光。銀鐲來金庭之色。加以龍頭繫手勝。肘後之印文。壽錢掛身。恍腰間之劍氣。尚書之曳履。仙女之襪線。增長壽於大年。榮顧盻於小子。發輝陋質。寵被寒門。向也衮褒逮乎先人。綵縷施於犬馬奎璧之腾。數四珍王之錫再三。今思昔思。曷云報者弟道予道。何顏受之。㦸舞㦸歌。銘心鳴謝。願蒲姿長倚玉樹。庶鷄骨永繞麟臺。

謝張兼泉少司馬

壯猷思長城。業已翫倭夷於掌上。思九齡風度。自當召頗牧於禁中。蒙題留者再疏。與枯骨生其肉。與荷栨筆者三世。使沉淪發其幽光。知己感恩。何以為報。若夫以身律吏。與歲爭民。浙人思存召伯甘棠。舊屬咸遵蕭何約束。每憶晋接。如水鏡冰壺。撫乎執持。似泰山喬岳。談天人性命。指顧皆五色之雲。論錢穀兵刑。吹噓作萬家之雨。迄今思之淚下。能令聽者眼明。以台臺秉五行之秀。兼名世屆百年之運。賜環在卽。歸衮有期。佇看築城素書。立調中興梅鼎。秋風爽氣時聞魯壁之清聲。明月入懷。敬採越溪之淡味。

答林濟生大參

鈞家貞肅少保。宣聲震明時。端簡司空。壯猷表中外。正統均之席。以持衡百僚。齊美數世久矣。注望台臺。星所臨而為福。共推文武憲邦。雨所潤卽是膏。已滿東南澤國。卽宜開重臣之府。寧止奠价人之藩。其荷曲成。獲茲晋秩。雖驥尾之可附。愧鼯技之已窮。

送鄒守公祖中秋

老公祖懸明鏡以照人。灑清霜而肅物。碧山錦水。一

片都入冰壺。吳岫楚雲。千里平分玉燭。已歌王風薦爽。預知郢月揚輝。冶生聞金粟之香。屢分天上。感蟾杵之藥。曼別人間。憶去秋斗牛之泛槎。喜今日樓臺之近水。敢言采芷。聊矢蛩吟。

回葉慕同巡按

祖臺補天巨手。浴日丹心。聳殿虎于漢宮。汲長孺功在社稷。振行驄于周甸。范孟博志在澄清。名震沙漠。北虜戒勿犯邊。霜肅臣寮。西江更覩浪靜。攬鳳輝而光映錦水。持寶鏡而慧照洞山。一鶴在空。尤龍並舞。

某守藩無術，入林已深，瞻睽戟之光，沐下榻之寵，左愧野芹未獻，何當冉覿登瀕。

答馬芝嶠郡守

恭惟台臺宇宙在手，造化生心，通八索九丘之書，文吞精而漫納，鍾千巖萬壑之秀，才擘岳以經河，種蔑瞻之春花，冀平成于冬蒿，唯茲斗壘，再睹星躔，咸慶道院之主人，久借雲門之仙侶，雙鹿夾轂，兒童懽我今歸自日邊，一鶴件琴，士紳歌循吏聞于天上，前錦江後碧落，歲星坐鎮斗牛之墟，左噴雪，右飛霞，清韻

威嶺由谷之賦，豈直鸚洲莘其廈庇，抑且江右特有長城，某承之君子之乖，屨蒙司南之誨，自惟拙當避路，兼以病欲告刀，歸尋藥爐者恭年，而痰暈如故，郎荷露淵者百里，而晉謁尚違，憑出一丘一壑之間，豈勝之屏之翰之任，枯骨而生其羽翼，固知諸公高誼薄雲，淵斷而飾以青燕，背由祖瀛豪爽麗日，正馳神特，乃枉翰頒，銜門驚寶氣之騰，對使完夜光之璧，倘可策駑叱馭，尚與發碧開逑，翠潤河旁，六月之井露俯浸鷄骨，瞻輝斗北，九秋之爽氣，仰覩龍光。

答熊南召　由上海謫杭州府幕

門下以賈洛陽之年，兼蘇眉山之趣，極其所至，何任不勝，暫借東海之翔，是為吳山之展驥，或以萬里培風，鵬翮尚取勢于斜飛，抑亦千年射斗，龍光猶待拂于赤土，暫爾徘徊郡國，即當羽儀　中朝，不肖聞新命而增猶，淚炯然伏枕，藉高賢以策駑鈍，填贊揚眉雅荷心斷，冉覿璧謝，恍星辰之在望，惟樗櫟之取裁。

寄賀浙江府遊庵

合營南征，□心特將節制，樓船揮日月，坐控南北

天塹之雄，鯨界馳風雲，已著江海地維之烈，不惟倭爽怵息，抑且奴虜消魂，不肖伏枕山阿，側聞新命，以溝中之斷朽，未敢溷天上之故人，然八載之高誼，亦可謂一生之知已，輒裁短札，仰瀆台嚴。

送馬芝嶠公祖中秋

王風薦爽，咸翹首以頌青天，卿月揚輝，擬開筵而邀白帝，試聽霓裳一曲，歌錦水共看琉璃萬頃，遍米州桂樹之蟾影已圓，柏臺之烏聲不遠，其既無緣飛到山陰道上，覩被乘之濤，又無力同登天柱峰頭，獻諦

莊之賦荷樸衣金粟已如乞藥姮娥特奪月銀橋或
可楙航衲子敢修兎穎聊佐鶴杯

荅郡守送中秋

徒爾歸依北斗無能佐輿南樓懷想大邦錢塘之潮
隔千里情深良夜銀河之皎在一方疑見屋梁汗流
枕簟悵鵲群遶樹王馭難叱驚雁陣踰陽張槎莫問
怨衰沉瀣如絢雲霞敢不佩香嗣容采菲

請何鐵峯父母啓時調南昌行

之亭觴無戀慈朋于懷中桂嶺鳳鳴爭神君于天上

敢遲淵明故里之菊色映潘花先借何遜楊州之梅
韻聊趨風恭惟台臺胸羅象緯氣走風霆震澤滙其
文瀾筆煥三千禮樂壯遊稚其經濟指撝數萬甲兵
暫借鳥飛無不外雁草茂名聞 紫禁逾覺山高而
水清宓琴聲盈章門奚啻東征而西望治其守冷齋
之東谷思大冶之洪爐復見天心撫摩懽吹律之暖
叅來山意保障樂閉關之閒雖撞筵莫發乎黃鍾然
酌斗思瀝于玄酒謹諏吉旦薄治荒筵仰扳福星俯
賁蓬蓽豈獨城邉鷄犬感欣褒露而騰霄且聽附郭
人家共歌扳轅而卧轍賣劍賣刀者撲地何怙何恃
之呼天一日對杯勝千秋五雲燒燭光子夜香添綉
線擬將來補袞即擢山龍寵發獸樽看異日和羹允
稱殿虎敢掃袁安之卧雪恭迓王子之仙風竦俟鳶
鳴可勝雀躍

荅邵侯送年啓

夻融簇管筠州巳占鳳鳴於八風頌浹辛盤柏葉貢
兆烏臺之三錫況當神雀 中興盛際正是遷鶯喜
起明時燕寢凝清香內君子以叶地天之泰雲物開

黃道晉康侯而副 朝野所需其弱羽借吹庇日知
臨愧感德之難報邇高誼之疊來敢不拜嘉惟祝福
履僣星辰而直上永矢對結雖在岩朽同草木以向
榮

請王光衜司李公祖

居君子邦風覩九霄紫氣庇于公福近快百里薰風
幸際桃李之芳敢迓芙蓉之幕恭惟台臺高文典則
家學淵源衍瑯琊之風流詮名理飛玉屑咸仰橋而
仰梓宗京兆之直節本清廉陳金鑑眞如駿以[illegible]崇

固宜吹太乙之輝。乃俯借福星之照。激揚不棫函博。明允直追皐陶。波澄錦江。影太陽而呈奇狀。霜嚴碧落。嘘元氣以生春容。活千人者封。行見門閭之大。課三載最績。榮膺內召之綸。某聘驄馭以搓山。托樓臺而近水。謹詹吉日。鋪張雨後輕雲。聊布寸心。假借花前好霧。敬采東閣之筭。特供北海之樽。席傍竹林。簾籠清韻。歌龍光于遂蕚。杯浮蘭味。吹鳳好音。占鳳鳴于高岡。稽首拜函。齋心聽屐。

荅鄒侯逆端陽啓

政撫五辰 龍膺三錫。時雨爲民而解阜。衆方樂于天中。夏日隨化以舒長。惠屢敷于岩穴。共仰雄文映五色。咸推壯畧辟七兵。瑞應祥鸞。頴川歌騰聞龔上。祥徵渡虎。渤海聲績書 御前。朝亟需濟川之名臣。福首綏宜民之君子。某逕聘對時吉象。夙佩績命禎符。溯萬鷁之波。難揚恩浪。詠雙龍之鏡。如奉德輝。行人貢然來思。野夫敢不拜首。

荅陳元復宣城

台臺筆花之色。與敬亭之雲氣相宜。晁鳥之詩。與隨車之雨轂並響。固知訟庭之龍。想見化國之寬。昔云賢令勝數萬甲兵。今始信也。嘗聞治邑須三千禮樂。于茲見之。烹鯉而得素書。驚我猿鶴。聽鷹而傳輿頌。羡公鳳麟。捧詩乘之自天。喜酬歌以娛日。讀郊居遺稿。而沈公之千秋氣節。恍如目前。閱書記洞詮。而梅氏之萬卷。鄴架燦然。几上東西二京。文紀與周秦詞命爭輝。南北數朝。詩人與漢魏風雅嗣響。歌樂苑。而唐宋以來之正聲。與陳隋艷曲。均可陶情。尋木草。而神農本草之異味。與黃帝素問。並足生我。

賀李用聃廵按

祖臺正氣凌霄。精忠浴日。木從繩則直。巳聳威風於中朝。陰見晛自消。屢振行驄于南國。帝咨耳目。重我股肱。攬轡三吳。而九逕之貔貅克壯。持衡兩越。而萬竈之窟穴頓清。茲豫章暫借法星。而士氓咸欣綳系。秋水長天澄色。文武爭仰鏡照之輝。匡山彭蠡奮飛。豺狼潛避神羊之影。某淅中無緣披霧。山棲幸爾依光。聞皇皇者華。知風生臺閣。聽行行且止。喜月滿西江。

賀漆蔚生新居上梁文

伏以朝陽門啟聽鳳鳴於九霄司馬堂高懸
龍詔以三錫風氣於茲融結山形相向拱迎左桂嶺
而右翰臺文章追班楊賈董帶清流而枕叠嶂事恭
邁韓范富歐勝地居花縣之中尊庭丁文明之運宮
墻改色閥閱增輝辱在至親可無頌祝試擬乾闢坤
闔之戶聊效鳥革翬飛之歌
梁之東桂子天香聳文峰塔送琳光堆照乘瑞氣千
年產人龍

梁之西蓮花峰上吐虹霓文昌武庫巽
聖主姓名麒麟閣上題
梁之南雙童講書台拱三經筵帷幄在指顧新築沙
堤相府潭
梁之北八疊五峯聲赫赫胸富甲兵孫范老指撝如
意驚蠻貊
梁之上景星慶雲新氣象於昭黙佑在天靈世產鳳
麟作賢相
梁之下今古圖書滿鄴架柳家巷作烏衣巷玉樹映
階擬王謝伏願上梁之後八元八愷濟濟多士生德
門上擎天而下鎮地九州九疇英英名世真
皇極內則聖而外則王大書特書不一書揄揚罔既
十載百載千萬載福慶無疆

賀陳剛長新居上梁文

維吾江省鳳仰義門
清廟明堂之材久騰輝于日月祥麟瑞鳳之氣佇奮
迹于雲霄茲卜築門新高懸
綸綍之寵命向明堂搆成仰巍煥之文章敢矢燕詞

用申燕賀
梁之東天香桂嶺聳文峰直接義門匡廬峙世出公
卿侍　殿中
梁之西翰苑臺高繇筆奇朝宗之水似九曲歌矢明
良追稷夔
梁之南水帶山環台拱三天門日射黃金傍新築沙
堤相府潭
梁之北物華天寶家聲赫北溟鵬奮南溟圖歸衮周
公歌赤舃

梁之上星日昭回映會狀君家世產人龍瑞一柱擎
天在
帝傍
梁之下奎璧圖書滿鄴架玉堂金馬稱文苑不數唐
家世僕射伏𤨏上梁之後八元八愷佐虞門四闢家
慶無疆九叙九歌頌
天子萬年
皇圖永奠

嘯梅軒詩稿目錄

原缺第三葉

嘯梅軒目錄卷二

嘯梅軒目錄卷三

王陵初諸兄小酌　扁舟訪洞然上人時聞虜警
冬至宿袁錦衣宅　澄淵上人過訪
同吳和受南城晩眺　玄妙觀訪袁張二孝廉
池魚歌謝黃生翁偕　冬夜宿東湖大風
解司馬中丞發兵入衛　賀鄧玉笥憲副八袠
楊蓮初見招同柳州宗兄吳徵州戲演画中人
謝叔度宗廉見餉　吏隱亭
吳令平孝廉見招同令叔起華選君席上夜話
慈雲卿祠　徐孺子祠

輓家侍御念麓三首　夜泊章門
臘月還棹錦水　送孫世兄歸長興追憶老師
戊寅初度買舟下章門　傅都諫扶櫬悲而壯之
延福寺訪氷上人不遇　送徐學博還括蒼
送吳和受冊封周藩省覲　仝諸公飲凌虛閣
送吳履受使益藩還朝　己卯中秋遊東湖
壽章仲山少司寇二首　飲叔度王孫繫亭三首
中秋後環滴閣高談竟日隱几而卧覺而成韻
九月舟次錦江橋　舟次横江追憶涑水宗兄

閑步池上三首　寄賀龔禹錫中式
送邢洪臚觀察入賀三首
送吳和受典試還朝二首
寄賀李懋明起南大司馬
又寄贈李老司馬先生
送王在林轉四川憲長
正月四日與熊孝穆偕飲八首
孤峰上人復興洞山口占代偈
憶丙辰上元同王雲來各賦燈市詩今雲來在中

輪修府修一統志二首
庚辰正月十四夜立春喜吟三首
十六攀王司李小酌雪深盈尺
十七十八雪深三尺狂歌

以下原缺

工部嘯梅軒稿卷一

豫章胡維霖夢說父著

署中嘯梅軒在玉河橋東近翰林院

玉河澌泮玉堂流水部寒花趣更幽徃日山中同雪卧此時都下看雲浮影隨璚樹舞仙鶴香散瑤臺度御坳試問花神平品第皇州春色勝揚州

送中丞李孟白廵撫山東

周公鎮魯太公齊今跨數封帥鼓鼙地近倭夷聽日月天連旱魃望雲霓值山東旱災鄭侯擇將猛如虎衛國

練兵利若犀君陟泰山睛瀚海蚤題麟閣我歌驪

魏孔時李元甫二進士招同戴大圓湖上酌次大圓韻

城隅小築引湖開新客風流乘興來訪戴錦囊和氏璧魏公金鏡鄭侯胎朝陽雙鳳著儀羽宿野羣鷗莫浪猜明月帶人人似月寧辭卜夜高吟回

上元夜次張象楓計部韻 二首

珠宮火樹照天門玉宇虹橋駕月奔寶馬星馳桂蓋燦鰲龍影落蓮花幡 其一

共看九微映玉樹携來百寶鬭琅玕俠兒劍佩風前度仙子琵琶月下彈 其二

駐涉河督棚工公署近鞏華城

紫氣遥瞻龍虎地金城近鞏鳳凰樓涉明四塞無塵起工部於今誰借籌

贈王雲來大學時上疏脩曆脩一統志

太白常依日草玄有子雲五車窮鳥篆三管鬱龍文岳瀆心中了璣衡手下分玉堂須上客金匱推王君

隨大司空周敬翁閱修都城時寒冬凛烈余在

城下殊覺冷疲周逾七望八在城上尚矯健揮斥深服其勁骨天植也漫吟

皇都佳麗壯神京龍首鳳樓歸太平百雉凌雲護紫極千尋捫日照朱明山河萬里來諸國門闕九重拜列卿幸步周公環玉壘司空脈脈鞏華維城

與左滄嶼侍御論屯田詳在瀦水客談又詢徐符卿尚有别書載屯田因嘆燕薊之農政久不修爲作屯田歌

柱史夙以忠諫聞更饒經濟策奇勲因念東南民力

蹋西北屯田可餉軍滹沽距川先幾輔應同禹跡胼
胝勤近山瀕海京東地夬也教民五穀分蓄洩以時
天子代招撫南人耕如雲沃野千里一望秀如京如
坻婦子欣粒粒可壯貔貅氣歲歲宿飽虎豹羣一石
可省數石漕一年勞費百年股邊衛恐清豪右占郡
邑設減無虛文鹽商買引種邊地種田幾斗鹽幾斤
滿涸既修脩旱潦井牧干戈氣氤氳田畯至喜歌幽
風墩堡相望郄虜氣徐卿昔年行未果築舍道旁朝
議紛遊水客談忠耿耿說比虞丘詳且叟漢時江南

似曠脫今日緣何簡為命西北治田先治水燕薊戍
卒需捎饋秦晉中州水若紋江北諸郡苗葳葳
廟謨蚤定寬文法咸推充國屬左君

丁巳元月早朝

仙掌露光春色浮鳴珂次第來王侯百千萬曆綿周
曆四十五年垂舜旒鶯囀玉階朝鳳闕鵲飛金闕噪
龍樓諸臣捧日盟心事誰勒旂常抒壯猷

章仲山文選上元招同易白樓侍御席上漫吟

時易尚候 命

都門我輩逢新節對酒當歌誰主賓狂史㕭杯氣欲
吐山公揮塵靜無塵爭談月窟烟霞色莫訝星橋雲
雨因是夕天街鬪玉樹敢誇水部占先春 余正官都水

與徐玄扈論修敵臺時玄扈以少詹兼御史練
兵余管重城

禦虜禦之邊塞上固城固在人心雄佛郎機打龍江
外御史威行鴨綠東 皇極星高海日拱 帝城天
塹燕雲能禁中頗牧落夷膽何必敵臺延詰戎

同楊大洪都諫共觀

殿門工程余監督大工經營伊始

漢家金殿始經營日照蒼龍瞻鳳鳴禹室荊星映鞏
道堯階瑞草狀昇平

天啟元年元日將赴黃州任掌科周游西蕭如
城侍御羅貞復李緝敬諸公携具別余雪夜吟謝

正喜六龍新紫極忽麾五馬守黃州感君雪夜栱觴
酌醉到雪堂吟竹樓

太平 天子朝元日歌矢明良諸弟兄獨出春明傍
赤壁搴帷問俗聽鶺鴒

八家刺史澹源先生詩寄次韻奉荅
使君清節似先威執法忤權拂袖歸矢口成雲吟彩
筆齊眉愛日舞班衣一時龍卧千秋重三子鵬摶萬
里飛愧我風塵空小草久踈函丈曠覲闈成安定始祖

米友石水部招飲勺園同李我存泛舟
滿園佳色帝城邊幾陣香風唱采蓮百轉雲房小玉
洞千層石壘大羅天禁同畫史尋花徑更拉歌童泛
酒船李白元章揮麈尾一時水部號登仙

送徐知洪經褒老師覲回

卿雲繞漢宮四岳首書洪徽省清陰暇栢臺黃鉞雄

丙辰復初兄貢遊北雍南歸因思家嚴有感
兄別京華憶舊山我踈戚繇念親顏天涯遊子幾惆
悵雲署冷官空淡瀞方朔真榮金馬諸黃討封典季應終
爲玉鑑還鷲峰秋色倚閶望只道長安在日間

已未北上南昌司理張大受滕王閣餞別吟謝
清聲漸瀝滕王風勁力高標鐵樹宮榻下南州徐穉
冷劍干比斗張華雄江花江月催行色聽折聽驛鼓
轉蓬小草浦雲正問波法星速映西山紅

辛酉新正二日出　都門過杭嚴兵憲陸鳳臺
大參入　賀是時大雪
余已衝寒出君仍冒雪來問關自兩浙拜舞望三台
冰樹海波澄瓊樓瑞氣開皇州春色早試看西山梅

輓官諭龔蘭谷老師二首在邢州作
三朝推偉人一世失師臣林下悲猿鶴中原泣鳳麟
泰山千古氣江漢百年神國士橋邊哭邢州豫讓橋幾經
秋徙春
紫禁廿盤學青山阮籍貧絲綸開日月箕尾上星辰

首節晚逾峻晏時忠更貞存亡關國步何得不傷神

廣平唐遜庵招飲池亭時城濠荷花盛開
夏日尋幽勝觀魚樂在濠池荷擎雨小棠樹拂雲高
取醉邯鄲夢聽歌洛滏濤清涼蔭化國間俗多勤勞

孝廉熊嗣宗姻家訂偕過邢賦送
訂偕匹馬北風凉來過邢州望　帝鄉漫道登樓王
李賦且工應制歐蘇章遥瞻嶽色渡漳滏欲聽鵲音
典驌驦
聖主闢門訂社稷待君三策獻明堂

原缺第七葉

孫存中老師以南司空郎轉雷州太守請告不

赴任寄候

鼪露雉雲飛覆彼顏渚堂仙舄駐海康青原來鳳凰
鳳凰臺上儀金陵以翱翔歛展二千石張翰輿鳫行
雲歸太湖陰寧舍雷公陽不食孔雀米甘飡烟霞觴
不愛明珠翠樂此芙蓉裳蓬萊七星嶺無緣庇芾棠
犍牛三百里竹馬爵旁徨草堂何所有水清茶更香
客至烏程酒漉巾聊相將邈矣淵明風山高與水長
幾時載丈雪夢寐在湖光

送陳方伯臣左兵憲磁州

鄴下才名斗耳壇六韜共擬軍中韓鷗亭晴月樽前
舞雀硯流星書後看背涅千秋悲武穆塚疑萬古笑
曹瞞中原鎖鑰寇公並試聽鼓山靖賀蘭

魏合虛邀同陸景鄭鍾伯敬席上同吟

春城詞客氣氤氲清韻主人蘭社芬杯湧洞庭騷屈
宋奇探禹穴賦機雲兩都日麗須高手一代風流此
冠軍知己盡簪莫辭醉夜深騎馬看天文

雪山歌徐州道中

南北雪山阻迻迤滯帝鄉飛花迷豐沛庫雁指淮揚
僕夫呵凍走欲獻樊酒漿閭井閉門泣無以慰糟糠
閼之長太息懷古增感傷戲馬臺久蕪鳴鷄散楚強
斬虵分漢幟放鶴歎興亡快哉亭何在燕子樓亦荒
黃河來天上九曲沒中央彤勝千古雄猛士守四方
蕭曹不可作亞夫壯金湯龍吟號大澤虎嘯思子房
歌風誰為續吹笛桓山傍漂漂龜鼉窟何計作津梁
試思州保障佩刀賴王祥

徐州公署遇周挹齋大史柾顧時正月盛雪泥

深與夫難行昨夜大史騎馬入城吟贈

春夜逢仙客衝泥馬上歌雲山滿玉樹雪水浴瓊柯
紫閣盛名久黃樓助句多路難行始見吊古擬東坡

辛酉元宵大雪過東阿張年兄招飲

新辭北闕瓊樓瑞春滿東阿花尚飛試聽絃歌調玉
燭更看燈火助琴徽勸農草閣梅初放問酒穀城柳
未歸黃石老人誰納履雪堂太守先振衣

登黃鶴樓

武昌城繞大江廻漢沼風烟秋色開老子南樓興寂

叔周郎赤壁氣雄哉誰憐鸚鵡禰生賦但羡鶴飛崔顥才雲夢胸懷吞八九登臨恍見呂仙來

臘月朔大雪舟次潯陽兵憲陸景鄴枉顧舟中吟謝 時歸自黃州

麥向潯陽吳楚分江閒雪滿白鷗群寒開撥色浪中見風送軍聲天外聞百年歸興陶彭澤四海詩名陸士雲剛日來尋方外友何時湖上弔湘君

賀熊石林登賢書後新婚作彩鳳歌

君不見虞廷九苞鳳一朝飛去便朝陽有時雙棲入

洞房燦花灼爍九微映蘭氣氤氳百和香雙雙拜舞上高堂人間盛事樂未央鹿鳴宴罷兆熊夢折桂高攀復弄瓊鳳鳴高岡炳炳琅琅鳳雛卅穴顒顒卬卬鳳兮鳳兮覽德輝而下之金馬玉堂稱仙郎五鳳樓前歌部舞夔龍班中翼舜皇

鄱湖行因阻風與黃漢章登南康城遠望

落星湖下水翻盆浴日漲天四望空赤豚吹浪船底泣白鼉鳴鼓石尤風波洞九江雷欲吼氣蒸五老口吐虹擊楫中流尋蛟室乘槎候月醉龍宮長歌莫酒英雄淚萬古興亡此水同西馳建業明祖練東下武昌焚艨艟廬阜幾迷東坡路青山誰弔太白峯鐵甲火車千帆捲蘆花汀草一笛中嗚呼鴨綠江頭兒夜哭安得大風猛士平遼東

歸德道中

遥問大行路輿夫説谷陽九龍浴老子一蝶化蒙莊白雪平臺賦黃河渡石梁希夷拍掌笑幸見古陶唐

春暮過延津飲李光祿園 其祖冏卿伯任冢宰 父曾判筠州

策馬大梁道看花駐延津名卿晋綠野過客洗紅塵

移席詢邑宇對杯惜阮貧夜深叙夙好晨別黃河濱

邢州署中槐堂漫吟

日永知槐夏雲黃喜麥秋箋翻瑚蝶夢茗破哀鴻愁石邑友顛米竹林對子猷詩成白雪調醉咏清風樓南野敷鑣馬北閑看買牛大行山下路鎖鑰無奇謀

陳大史秋濤見惠浙試錄并元魁卷賦贈

浙中文物從來盛大史才名天下稀韓愈登壇追董子歐陽起衰變劉幾觀潮爭羡蛟龍起呈闕共看日月輝不盡登臨乘興篤湖山收入錦囊歸

原缺第十二葉

乙卯京署陳方伯匡左曹心言侍御席上盛稱

貞木任孫古文今義因詩寄

陳蕃一代宗月旦推人龍柱史愧劉蕡漢碑重蔡邕

三都儷赤壁四始聲黃鐘何日風雲際

廟廊歌肅雍

李宗伯湘洲大老師歲暮過邢賦送

一代龍門望濟川傳說心爆聲嘉歲稔梅葉助春吟

洛日青天近聽雲紫氣深輿情賢夢卜佇聽賡颺音

郎署問蟬

孤清只自斷浥露且高吟秋響渡雲切寒聲透月深

蕭蕭椅竹影細細聽梘陰敢謂穎川椰為彈宓子琴

寄君求任靜崇北郭長嘯山房問魚亭

烟霞北郭起遥望喬南滇細問池魚白獨看楓樹青

花香透雪壁鳥戲草玄亭長嘯孤峯下衆酣汝獨醒

邯鄲道上

幾次褰帷過徘徊趙武臺少年無俠客老叟嘆空壘

日月山中側風雲塞外開美人歌舞地何似宋公梅

孔大史玉横年兄傳先大夫賦謝弁思其今兄

泰華大史不勝存沒之感作千秋歌

昔年京國喜同遊君家兄弟誼千秋升堂拜壽傾北

海促膝談心恍瀛洲人羨戲綵舞雙鳳我幸納履問

青牛　皇明盛事孔家兆自從大蘇賦玉樓余亦一

麾守外郡五年不見今甲子每憶趨庭陪鯉對無緣

綸地臨韓歐幸爾呼嵩瞻紫閣更荷椽筆揚前休誦

來古色照人爾携去寶光赤日浮林宗賢借中郎傳

孔聖特闡夷齊幽風表依然道義存什襲家珍勝貽

謀此別重逢更何日佇聽宜麻鳳池頭

與熊孝廉紫宿長安邸中夜飲與舊著嘯梅軒相對

覩魚遊北滇扶搖異江鶤鳳鳥翔西雍清聲傍竹林

驥馬非伯樂塩車空陸沉伯牙遇鍾子千載為知音

相從匪朝夕龍淵光出鐔醉歌長安道嘯梅披素襟

玉露釀刁酒銅壺滴漏深蓬萊路豈遥知予懷忠悦

三月看花期飛鳴在紫禁好朋今合簪致主有同心

上元李大虛大史招飲同儀部王石鯨漫吟

紫禁銀河近珠燈散玉珂詞林分桂醑儀客到雲蘿

剪燭移尊飲看花和雪歌暗塵隨馬去明月夜如何

袁小脩儀部過黃蹉二位令兄俱未五十渠今

過期因作人間行解嘲

伯脩脩文天上去中郎寧久任人間共騎白鶴升蓮
座𧈪跨青牛渡函關舌吐空花天妒巧手持月斧人
難摹玉堂金馬轡先組瀟碧錦帆何處灣五十知非
君學易大衍康節心閑閑曾鬬楚樹八千歲飛過洞
庭九嶷山嬰兒未孩問黃帝幾轉辰砂丹可還

輓駱老師台晉八首 時在楚黃聞重慶土司之變

論蜀雄文遊萬里狨奴壯志冠三軍出師方閱身先

死試挾玄經問子雲
十載廬墓擬卧龍一朝拊髀推非熊巴山渝水同諸
葛祠栢森森氣吐虹
馬革裹尸寒賊膽龍光耀日見天心胥濤弘血常山
舌長使英雄淚滿襟
君恩一劍付家書臣諠千秋見素旗鶴表飛歸閩海
蛩龍淵沉躍岷江魚
叱馭快過九折坂登壇遠殞五溪蠻瞿塘今說孔明
死猶走偷生仲達顏
三都賦就驚機雲八陣圖成殺冠軍樊虎樊龍雖授
首木牛流馬不堪鬭
土司遠調豈長策巴蜀無端成戰場三路喪師恨未
已一蹶上將真堪傷
四十八灣流赤水三千門下哭青雲白蘋空薦湘江
淚宋玉哀師九辯文

儀真劉二南司理招飲

真州春色隆天花況有使君是一家紙客齊教歌燕
𡢃江人醉喜說龍沙

漫誇十萬楊州鶴清韻劉公選一錢幾載大原歸兩
袖蕭然苦次似逃禪
三月烟花盛若何遊人爭欲買青娥我尋宋景梅花
賦不問何郎雪袖歌

金陵江上曹侍御心言携酒晤談賦別 時三月望日

憶與君別離錦水秋風薄把酒石頭城念別猶如昨
遲望鍾山靈殊快平生樂況是暮春望烟花滿雲關
驄馭騑騑來風迅波撼嶽我向邯鄲行介馬正沃若
鳳臺邀雲中鵠嶺嗟孤鶴南北隔千里慇懃舉三爵

以下原缺

豫章胡維霖夢說父著

次韻奉酬曹大史允大長安九日詩

中興重九播虞韶高咏瀛洲路豈遥菊蘂新頒映桂樹萸囊近賜慶松條星連丹鳳舞仙鶴氣動雙龍落帽貂漫說陶潜籬下醉風流今日在雲霄

西湖歌 杭嚴署中端陽日憶舊夢

我生十六夢東坡西湖苧蘿赤壁高歌一仙跨鶴羽衣過兩客爭棋爛斧柯蘭亭勝事右軍發南北奔馳

春夢婆烟雨樓邊看嘉禾六橋隄畔采芰荷署中遠山晝青黛席上榴花舞紅裙千帆競渡漢江雪五絲續命浣紗雲雪堂雲閑了公事烹茗沉水吊蘇君

輓楊忠烈

大尉死宗社大鳥泣其墳椒山書衣帶絶筆壯燕雲千秋忠義士昭代屬楊君請劍誅逆豎浩氣雄九軍黑獄備慘毒沉水香更芬剖肝心不折萇弘血猶殷雷霆撼不得日月爛天文誰爲忠烈傳三楊未可分誰作三忠祠乾坤此氤氲應山高南嶽虬髯萬古欣

杭嚴兵道署中竹亭靜吟

此君秀色湖光輝勁節敲風瑟瑟微三竺一意從筆下落二峰清入座中飛旌旗日影龍蛇動貫索雲生鴻鴈歸東節披長消殺氣如山似水傲霜威

夏日竹亭乘凉

西湖梟署勝河朔况對竹林嵇阮公岸幘當亭迎爽氣披襟勘牘挹清風木壺泠泠山陰興彩筆津津犴犴空六月飛霜更有誰扶桑波淨早懸弓

按部嚴陵

白石蒼厓郡齋清烏臺赤羽雙峰明且從秋水觀魚樂莫使夜潮亂鳥聲攬轡山高懸月鏡掛帆灘曲轉霓旌登臺試問羊裘者九鼎一絲千古情

早起新昌道中入天台

千巖歷盡赤城巔萬壑斜流綠嶂烟亂石崚嶒疑卧虎帷僉凄切伴鳴蟬五更騶卒吹花角九月村民收秫田謾說天台高萬丈看雲沐日望中仙

天台曉望

越裳來貢魏旌卷秦使去求鼇極揺海日册霞龍女

錦天風清籟鳳臺簫

石梁觀瀑布

絶磴傷雲飛流泉瀉石磯風送歌欲斷月朗音猶嶶素練欣秋色虹欄看露微爲梁天上渡洗耳心依依

台州望海

幾年靈隱望麟洲此日蓬萊快勝遊嶼島吹樓成幻蜃扶桑浮殿渡牵牛潮生賈客千帆至浪靜鯨氛一劒斂憶昔譚公兼守將而今那得此晋侯〔譚裴敘狀貌似晋侯〕

宋相國平翁傳先大夫理學擬之吳康齋詩謝

昭代史才推紫陽〔公有明史〕大儒經濟有兼長昔年虎觀横經席今日龍門借表章作楫作霖商咢重如袞如鉞漢廷光學參修悟文成鉾策獻治安賈誼堂茗水釣綸朋綠野峴山清韻似柴桑鳳管小品鷄林寫麟筆大書馬氏行相業邇來鮮信史輝雲麗日獨擅塲

藩司座對吳山聽鶴鹿交鳴

薇垣佳氣追虞韶縹渺吳山坐相招色並兩峰天目雨聲疑雙澗浙江潮莫懷吳越春秋恨且歎東南鉿畧消警領龍宮俱閬寂鶴鳴鹿瘦漸蕭條

靈山行送貞木侄孫歸遊信州

嘗過靈山鄭公里七十二峯横烟霄傍有南屏環拱似波濤又有玉斗危峰高插天龍虎異書藏鬼谷象龜壁立如玉筍宛然朱陸千尋之巍標五百年來誰問奇今有貞木古仙客調高石裂驚天公醉飲柴桑洗墨池適來靈隱聽江潮飄飄八極尋名山三竺寺前拍掌叫笑我風塵頼素頳手持如意酌湖水付我新詩幾百首欲結天台汗漫遊重尋方外雲霞友我笑天生神物原有爲湖頭精介赤花古龍泉大阿皆

莫數海內才名今屬誰子將月旦争相推座上酒酣公莫舞寒空萬里雲開時鳳鳴高岡未爲遲爲折瑶華贈君別漫向石梁問仙路且歸靈山去採芝孤嶼放鶴試歌驪

聖主闢門最好文雄劍射斗成訢訢明日憑高一望君江花滿眼氣氤氳鸞湖相紫山火貫桂洲風雅自絶羣汪家兄弟振芳芬千載風流尚書鄭傑奇突兀雄九軍汝從後起見知門誰爲青白眼中分吳山越水依然在異日相思傷海雲

秋月夜渡錢塘同

風月遥通海星河半在船兩峯同行地三竺寧分天

丙寅病卧請告不允　題苦吟

怕閱長安邸報書驚魂熱血更愁予天邊魍魎坑鳴鳳海上黿鼉吞巨艦自馬清流堪再見黃門黑獄欲何如乞休不得林頭吼伏枕西湖聽鷓鴣

題蘭亭手卷

蘭亭神蹟昭陵土榻本率更翻薛家舊石宣和龕內府胡塵遥渡駕南車千年文物誰堪補百世風流模

轉差髣髴典刑雖媚嫵稱慷此筆成空花

吳和受中翰使閩過浙見賜惠山泉作惠泉歌

錫谷寒泉勝醍醐金莖玉露出中書呼童烹茗供事松風蟹眼看跳珠清韻冰壺能舞鶴令人獨醒夢蘧蘧冷然梢著聽鳴烏欣對儀鳳高吟梧試將海錯滌瘴腴暫與羨尊酌西湖

訪葛聖卿祀瞻宅倚淨寺南高峯祀翁講學淨寺門人分記湖南講意

寺從西路偏山自南來穿曲徑雲霞爍草堂龍象眼朱絃彈古調彩筆吟新篇立雪程門者執經誰子淵

追輓查老師虞皐憲長二首 外孫駱生拔之第一遂中式

經濟傳三世賦才高兩京玉樓成蝶夢箕尾列星精

士失歐陽壁夷傷君實名擎天柱可惜知己感猶輕

中郎書付女京兆誰宗彷鶴表歸三竺鷓鴣泣五更

藏舟氣未散掛劍凜如生不盡百年淚外孫如我情

仝莊流二遊戎下營閱武

氣淨羽書稀將軍耀殺威一窩蜂作陣五色騎如飛時有風雲步或為鵞鸛圍戈矛芒燦爍組練雪霏霏既擒嵬尨首復覓群醜歸射潮驚日本函劍動星輝

君子六千是水犀十萬非綸巾揮羽扇按轡問兵機程李各忝妙收煩可禁闈倭夷似犬豕慎勿突如豨

毎日飲龍井水

掛瓢曾向翠微汲法署霜飛飲更宜癖性生來無所嗜石鐺消受日三巵

送陸錡脩大參督學西江

機雲年少望嵯峨今日西江迎孟軻模範定無金躍冶文章能使水生波花明日麗滕王閣雨霽風傳孺子歌駿馬長鳴試一顧三千弟子繼三羅一峯整菴念菴

與姜燕及中允泛西湖因詢使朝鮮事二首

湖光靜似鏡湖月勝燃藜李泌從茲北東坡偶在西
濟川需傳樹烟景滿蘸堤

聖主臨軒問海邦消鼓鞸其一
潋灔映輕艄樓臺呈畫圖鐘聲送鶴舞花影吐龍珠
和靖梅爲骨辨才松滴壺仙槎曾泛海閬苑飲醍醐

烟霞洞

豁然見錢塘觀潮似石梁洞口聞鳳凰洞扃忽開張
借來秉燭光琵琶列星芒舉手真可摘借宿紫金床

與董聖臣遊韜光庵

鳥道登臨須手攀上方忽啓青螺鬟樓前香氣撲金
粟寺外潮聲湧玉山鈴響時過伏佛虎松陰下有聽
經鵰伊蒲相對仲舒語不盡禪機夕照間

登紫薇樓面吳山第一峰樓後園中奇石參差
無人位置皆南宋物也時放鶴鹿檻內閑眺

紫薇樓上面芙蓉突兀飛來海外峰更看紫薇添處
石巨鼇蹲踞錯蟠龍五色補天今落地鶴鳴鹿走勢
洶洶似悲南宋舊迷路那似子㬎千尺松

豫章胡維霖夢說父著

擬陶歸田園 五首

薇垣雖云適懶性躭棠山五月返余駕嚴灘弔屈原屈原不可見恍遇羊裘者故人腹可加漁父樂毋給獨醒彼奚為察察塵垢間懷王不用汝憤死亦徒然漢主何怨愍雲臺功咫尺愛此嚴陵烟朝朝灘上釣夜夜灘上眠況我倦飛鳥北走大行山南窮天台路久已類朱須宿恐剜肉醫歸去應刪刪

其二

鄱湖渺且深廬山日已陰從此訪彭澤庶幾諧夙心彭澤有故里墨池堪洗筆陶溪實知音家釀可漉巾筠州古竹林對此一披襟散髮日中坐何須紱與簪

其三

錦水何洋洋歸來可樂飢貪餌釜中泣遊淵神乃娛子由監酒稅水又清且洌如何糟粕汁一分買四壺戒酒奈洞山扶筇陟大愚課兒勤章句督耕憫老奴返棹入盤步同志歌舞雩

其四

翹首望桂峰陶家在其東與文塔崔巍草木盛蒙戎翩翩出郭迎濟濟見吾宗吾宗孝義傳宋史挹高風倒屣見佳客茗椀助談鋒問我何事歸拙宦憐民窮父老長太息井里懸磬空火耕水耨苦加派憂忡忡撫汗邑長吏撫字催科中仕既無耕穫力田牽年逢

其五

新卜東城隈蕭然水竹居佐餐有池魚古樓可藏書魚數幾百頭書點幾千軸種田幾十畝栽竹幾千株

東寺來鄰僧西日話如如形神始我有心地還清虛持此問胡貴相視誰樂歟空庭浴月好徙倚夜躊躇

傳寄庵宮諭為先祖通議公作傳并楷書手卷書來謂呵凍筆尚遒勁乃爾捧誦光照四壁喜吟

臘月望雲雲氣生龍蛇筆走龍文明中郎敘事子長弟山谷揮毫學士兒作揖作梅三妙手如圭如璧百年情中興自古傳岩夢說命武丁致太平

陳宣城剛長　覲同滁陽折梅詩寄次韻奉酬

絕代佳人南國梅異香清韻天邊來昔年曾遇醉翁

賞今日重逢仙令開謝朓歌聲調似雪敬亭春色憺
如雷玉堂虛席歐陽子鳳詔佇徵良吏才
解石帆中丞招飲席上同詹常博詹以使事還
朝賦送詹一巻
清霜紫電靖江湘明月秋風延客觴帳冷芙蓉藏豹
略談傾珠玉拭龍光坐中武庫覘卿料席上騷人號
魯狂爲送浦雲歌擊壤西江大將郭汾陽
癡絶行自嘲 起浙左轄仍請告因自嘲
王述癡名堪雁行嵇康懶病沒醫方拈花微笑參禪

意野老直心是道場愷之癡絶畫亦絶若要不癡癡
更長今古才人弄巧局弄成片石夢黃粱
送王侍御雲翼按蘇松四郡
埋輪動輦轂旌節映瑞河送君江南去問狼當如何
蘇松財賦藪奸豪窟宂多亞人與才士高峙向天摩
湖氛并海鯨往往尋干戈使君賦正氣鐵冠凛嵯峨
霜華凝白簡震澤馴黿鼉雲間鶴唳空金山小於螺
墨綬聞風解青驄向日過東林席久虛誰爲續孟軻
下榻延大丘招隱咏薜蘿徵乘馬於堣請命綏催科

秉暇恣冥搜七七花斕柯海邦豢澄清攬轡聽吳歌
秋日張仁甫邀飲龍光寺同袁益仲徐質甫 晚歸
雨後沙猶濕亭前竹半斜群魚戲百草一雁轉三車
寺影映秋月鍾聲送晚霞勝遊忘主客何必着袈裟
樊學憲致虛招飲
南州訪詞伯徙倚到龍門清挹濂溪洞高吟彭澤樽
風淒鶴影瘦烟裊爐香溫促席高談夜交情天可捫
與臣甫侄孫步西溪劇談慧慶寺
溪聲覺範舌山色雪坡身殿閣斷舟影星橋渡客津

拈花顛已解撫劍顏猶嫭試拂西山土龍吟上苑春
筠州南城新寰王邀按柱顏席上口占
錦水城南北飛花正暮春山從儀鳳舞柳爲迎驄新
野老惟旌旆林鳥清市塵添樽不在酒看席知風淳
春日郊行
閑閑十畝種魚苗坎坎芸丘摘柳條乳燕教飛翅未
展新鶯學囀聲猶嬌
洞雲閑吟
慚學相如賣子虛暮從潘岳賦閑居洞中修竹任人

看園內帶經教子鋤

拜宋朝奉郎新昌令公達洪祖墓

大令先墳何處是竹垣山下欝松楸禪師飛錫牛眠地瘞子鳴絃鶴表丘蒙古招賢多宦隱迄今昌後頌詒謀華林孝義傳前史家世循良自道州仲容祖道州刺史

寓孝廉象玄自京回見示途中所作詩

烟花三月盛抱璞出皇州劍倚匣中吼舟從闕上愁鍾山看舞鳳淮水驚沙鷗萬里皆詩料錦囊隨地收

君求住南滇山房

山房逸九曲窻牖秀諸峯萬卷鄴侯架一經程氏宗烟雲籠寶樹慧日照芙蓉彩筆濡花夢犀文需劍鋒静得箇中趣幽探世外蹤滇池修健翮白晝起蟠龍

問魚亭感興

問魚避俗客擊磬攀幽蘭炷净茶烟細墻高竹影欒蝶狂被酒使蟬咽吟詩壇五嶽隨胸轉七絃對佛彈

贈守戎季美宗兄時守豊城練兵

宗武不怕死家清不愛錢高君重意氣授之黃金鞭射人先射馬擒賊如擒鷴試拔豊城劍悲鳴爲誰前

戊寅午日歌

五月五日雨漂飄共怖魚龍長溪潮俗傳漁父三閭近水汨陽侯二女嬌仙尉駕虹趨鮫室靈均噴雨衝鵲橋辟兵山兒隨波沒佩印洛神見斗杓屋漏五絃絲帶濕粽新九子香和椒麥京今歲喜登稼稻夏初乾復雨漂楚冠震鄰宜蓄艾商管初調先鳴鶗妒殺石榴紅日淡憂將萱草幾時消合丹先飲辰砂酒散熱須當廿露飄細葛含風無暑氣香羅學雪舞輕腰兩岸相空難競渡一舟不見誰揮桡鼓吹導送紙船去謡曲歡迎彩筆饒蠢男繞膝牵長縷拙句採花歌

吳桂子溪上精舍竹石奇絕因作竹石歌

聖堯

亭上竹林棲瑞鳳亭邊巍石似蟠龍溪聲夜聽黃鍾韻山色晝看青黛容水荇戲鳥參差碧花葉嚙魚深淺紅手枝拂日才東箭五色補天袖南宮靜坐焚香參大士興來風雨拭芙蓉

午睡起飲

展簟夢蝴蝶浴蘭合蝘蜓雨聲雖悶悶蒲酒能惺惺

戊寅五月十八苦雨行自四月十八來山蛟溢雨晝昏凝寒漂沒稲田億萬畝淹死人民無算父老以從來未有之災連夜不寐因哭成句

淫雨淋漓三十日陰寒夏至似深秋蛟龍四出山崩嘯漂廬蕩田水橫流一望禾苗成巨浸何來尸骸遍江浮夜間妻子連屋推白晝被簑化陽侯山坑瘠土雜沙石近水沃田盡盪册已栽未華都淹死倒根拔去同皮剝稲秧已絕難再布縱可秋種没耕牛嗟彼高上歌麥秀皆苦萬山從無麰硗田賦重没人買那堪甑螺升脘甌鍋碗椅桌隨波没鷄犬登仙從龍游

龍所經過無噍類老弱纍纍成骷髏悼亡弔死淚眼枯女哭男啼急誰周徙轉溝壑填蟻穴欲作流民向何州雲慘晝昏天欲黑蛙鳴烟絕鬼亦愁鄭依善圖難繪馮商轉開陌無奇謀剜肉醫瘡肉安在股骨吸髓嘆誅求一歲賠粮向隅泣桑田滄海百年憂被災之處須踏徧何計急公辦羨餘若非請賑請蠲餉沉痾已矣幾時瘳翹首汲黯爲社稷賈生痛哭寫民幽力懇上臺疏切骨下情乙夜徹

宸旒

揚尹實公祖勘災至拙句奉贈

十年膏雨崇陰滿六月氷壺樹色開愁見山蛟翻月浪喜聞鳴鳳歲星回褰帷四望嘆蕭瑟彩筆一揮起蒿萊買犢買牛歌渤海請蠲請賑淮陽才

偕吳和受遊棲隱菴贈洞然上人并序

菴在筠郝洞山之南大愚之西地既幽絕僧亦韵閑余同和受過訪洞然烹茗供齋是時錦江秋水光耿耿新築女墻石礮轟聲與砧聲並響菜花借菊花爭黃覺範之冷齋依然蘇子之

東軒在望洞然出手卷索題因贈五絕

偶戲遠公淨六塵恍遊匡頂開三笑漫言倚市無傾城試看青蓮火裏燒

兀坐住庵心未住秋風吹夢在珠樹二人來訪寂無言數朵菊花香一炷

東軒長老自西來玉版禪師去復回城下庵前栢樹子當年咲語山容開予瞻戲子由東軒長老故首三句撥和受兄弟

城頭不似石頭路更有平田五穀分薄暮登城共眺望南山雲起北山雲

禪味氷盤薦落英青絲履上白氍巾一燈長照千山
洞誰是主人誰是賓

與和受憩舟雲居寺下時和受以　册封歸覲

雲居寺上白雲飛雲水道人去復歸持節仙郎望其
下也從嵩嶽訪庭闈

與和受宿宋家渡舟中夜話

燭光月影水東流名酒松茶香更幽凈夜霏霏冷玉
露勝如赤壁與同遊

與和受宿龍口巖

龍口巖中木見天龍巖樹上龍雲烟徘徊千古無窮
意怎似同舟李郭仙

過天嶺

誰謂天山遙一方此山突兀似天堂兩山對立空中
語搔首問天見雁行

憩盤村

經過盤村山似盤曝衣村婦倚闌干四山烟起灰成
白千樹風飄葉盡丹

宿石泉寺贈性珍上人

紅葉滿山俯日斜遠公門外轉三車鐘聲夜動天河
影飛錫蒙山起亂鴉 寺距蒙山僅五里

送晏季復守永州 時楚寇鴟張衡永季復由薦起陞太守

聖明南顧永州急特借寇公鎮鑰才衡嶽原隨匡嶽
與捷書未報簡書催威行百粵桂林頌地控三湘蓮
幕開賁劒買牛今渤海朱旛帯雪暎紅梅

晏大參恭盟席上同令弟季復大守話舊

憶別大蘇辛酉春于由分手西湖濱幾回梁月夢魂
舊今喜聚星笑語新獨鶴自引飲沁水雙龍共看出

延津而今南北最多事欲致太平須二人

題晏年伯文瀾老先生主 墓在荷花峰

僭題有道愧中郎肅拜荷峰雲漢章九地精靈知鳳
舞千秋事業看龍驤

戴封翁老先生暨初吉親翁隹城余題主輒賦

末山西兮蒙山東飛龍蟠萃此中起部先年闢草
濛蒼虬今日藏封翁封翁有道出崆峒封翁有孫化
霓虹賦就玉樓賦最工天錫與祖共幽宮周廻環抱
玉芙蓉望之欝欝氣蔥蔥將來世世產英雄

王陟初寧象玄偕臣水侄孫小酌傳劉大史以
建言外謫時聞奴虜犯薊門有感
遥聞烽火逹甘泉共碎唾壺嘆日邉狼射将星誰斬
虜凤鳴大史愧寒蟬衝冠憤欲繫奴頸擊節慨然着
祖鞭惜我壯懷無路請好将醉裏去逃禪
聞薊門有警同羅空如彭象賢九之侄異度侄
孫忠清二兒扁舟訪洞然上人薄暮登城眺望
城上遥瞻漢将威横舟野渡叩禪扉千峰青靄晚霞
映四顧碧山明月圓風送雁行橋影動燈傳漁火梵

音微諸生共有請纓志擊楫中流欲寒旂
冬至前五日宿袁都督錦衣宅五更聞鐘有感
碧山春意鎖聲回夜擁木棉衾欲開忽憶先年都督
苦窮邉壘幙伴 龍來 其一
宫線欲添鐘漏稀先朝曾賜錦衣歸孤松千尺傲霜
雪寒鵲于今繞樹飛 其二
澄淵上人過訪烹茗劇談上人善詩畫
掛瓢魚任玉河東閱越山川圖畫中漫契前三與丈
六試浮七碗醉師聰

仝吳和受遊棲隱寺南城眺登舟
法界諸天近仙郎愛日過觀空龍節駐聞梵鳳鳴阿
松柏傲霜老雲烟籠月和城南歸路轉清磬漾微波
玄妙觀訪袁張二孝廉晤言口占
宫開瓊樹繞閣對荷華峰欝欝神仙氣亭亭高士容
參差凌幻影瀟洒出塵胸咳唾珠爲滴丰神玉作琮
邑居列赤壁城柝應黄鍾錦水桃源映碧山松波濃
人天日放鶴福地雲從龍靈藥堪醫病道書可証宗
大羅翻海島小隱傍仙蹤雄賦爰金石玄經類瑟鏞

黄軒若賜問二子推詞鋒
陳學生晉彩余賞其試義乃岳黄生因餉我巨
鱗嘉其翁婿作池魚歌贈之
東床非復池中物捉筆欲飛騰羽翰羨爾快婿揚眉
端那知婦翁黄叔度浙棠山下釣溪磻釣得錦鱗堪
佐餐膩香氣勁肚皮寛天寒容易落君手使我懷鋏
不須彈肉比松江鱸更細骨作瀉陽鯉並觀從來却
鮓稱陶母懸之白日號清官何如從我所欲乎蕩口
流酥臭若蘭翁婿氷清今玉潤先採其芹後乘鸞際

生慧絶勝王郎道韞歸來總角弁灑酣耳熱歌相報
一觴一字酹琅玕

冬夜宿東湖宅大風命兩兒領猛士歌

昔聞孺子宅門向西來峰我任東湖下高風繼舊蹤
寒深搖屋瓦夜半傳山鐘世事干戈擾當今誰卧龍

解司馬中丞發兵入衛席間嘆奴賊何計討平

將道漢飛將萬里去橫戈烽火急幽薊鼓鼙肅鸛鵞
占星妖霧靖指日凱旋歌上方斬樓蘭天驕未可和

楊遂初方伯見招仝宗兄柳州奉南吳衡州寓

廢戲演書中人

主人愛鱸蓴徜徉折角巾東山好絲竹遊戲總主賓
我赴龍沙會白雪歌陽春山珍弁海錯華筵勝丁郁
楊家嫺音樂梨園調更新癡情無生死情至盡即真
真也未識甸假的便適神合離離復合還魂藉道民
龍戰干戈日鳳鸞顛倒辰莫羨瓊枝好須認再生身
莫病虞郎懶画裡有絲綸試問衡陽雁桃源好避秦
試問柳州柳依依結重茵色空空色見誰是画中人

叔度宗稟見餉二豚賦謝

梅花臘月開粲爾彩筆興饒白雪翻劃向久聞鸞鳳
侶鄰侯竹看夔龍寒光盈盈來孤鶴雅貺慇慇惠
兩豚何日老人藜火照兒曹才愧賦高軒

寇副鄉玉筍年兄入泰賦賀

玉筍山上翁道貌如玉童龍沙入百會得道于崆峒
宣州曾飛鳥花滿敬亭紅三千桃浪煖禮樂擅南宮
秉鉞高闕海扶桑發掛弓安期瓜大棗啖之味冲融
金丹九還藥武夷似轉蓬朝訪梅仙宿身輕行御風
晚眺滕王閣心與白雲同何須素女約採採蘭桂叢

雞犬皆仙侶玉樹映房瓏愧我誦鴻寶逍遙尋未公
那知紫氣東扁舟問葛洪

吏隱亭 寓居東湖屋後對亭因吟

梅仙兀坐水中央余亦問津此一方亭擁浦雲高士
榻居沾化雨聖宫墻狂歌天地飄蓬小浪迹交遊典
味長夜訪雲鄉不問棹清風咫尺是柴桑

吳令平孝廉見招仝令叔起華選部席上夜話
因憶令先翁學憲

玄亭幽勝傷東湖湖上烟光棲鳳梧架有圖書傳季

子席多尊酒樂封胡窮經今日擬東郭作賦當年稱小蘇試聽竹林經濟語關門首唱屬鴻儒

蘇雲卿祠

芟圃非爲蔬喜親高士廬棼屨非爲貧愛茲勤拮据豈不慕管樂世事堪欷歔卿相非吾好何論故人書滅跡似飛鴻弋者其誰歟千秋一蕪圃笑殺伍子胥清風曉祠下掛冠服遂初漢史亦多事桃湖夢遽遽

徐孺子祠

高士亭前月涵虛映水晶東湖祠後詩風送似吹笙

漢家際赫濯兎死走狗烹炎祚日云昃人力豈能争千里爰雞吊一榻抗孤行食力甘窮苦鋤經長拄蔚超然辭徵辟黨禍自不攖龍門雖日峻怎如孺子名我頻瞻祠下齋心攄虔誠西望羡梅福東來訪雲卿地靈産人傑萬古共崢嶸

夜泊章門

風送章門夜歌喉宛轉來青樓含笑桃彩鷁掛燈桅城坼悽寒月炮聲起地雷逢聞奴警急誰是晉公裴

章門畿家侍御念萱時敀南銓卒于臨清得張石林司馬治後事小范奔喪扶櫬以歸

攬轡風高塞北名崦嵫弭節在臨清白楊蕭瑟悲棠樹邴令山東青鳥咽斷淚雪霙訃報蕉鹿夢長焚諫草神羊色勁動銘旌泰山滄海君飛去掛劍招魂今日情

宗風元自華林分同籍弟兄誼更勤鐵面世稱真御史葵根人擬舊胡君先祖胡戚別來每憶舟中語歸去頻脩天上文封事幾篇光日月生芻一束慘江雲

廿載宦遊如塞馬兩延宜大似桓驄窮邊同苦嬰墻禰與張石林仝官內監旅櫬異鄉藉慎終慷慨艱危心　北闕

澄清吏治望南中胡然朝露騎箕尾長照忠魂山以東原令臨淄益都

臘月返棹錦水同我生侄異度侄孫忠兒小酌時羅空如九來侄孫携清兒謁聖謝學道舟後來詩勉二兒并嬾我生煞期諸子

扁舟雪夜章門回風送錦江春占魁俗傳瑞州春早梅蕊正含須作賦竹林相聚且啣杯青雲頓附青衿志志在希聖不在科第白雪調高白社開小試尋常何足道艱危急使棟梁才

送孫世兄歸長興追憶老師二首

君家兄弟詑綢繆日落嚴灘送客舟因憶與君分手處水邊竹影雨邊樓　其一

離情別緒瀉江流聲在鷓鴣處處愁天目兩峰師在上清風勁節重千秋　其二

戊寅初度買舟下章門聞虜警

世事干戈擾詩情蓼寐牽人憔弧矢日我咏蓼莪篇神清因學道耳順不知年小陽春十月好問林宗船

傅都諫右君年兄杖死悲而誄之

宸旒折檻誅張禹血疏擬浩[illegible][illegible]中廿九死杖下氣君恨廟社憂忠憤動千秋風點來鴻信日光照鵝頭

延福寺訪冰上人不遇是寺即惠洪冷齋而淵才其名

古刹訪淵才蓮花寂寂開寶珠平地湧香雨半天來

送徐學博還括蒼

征帆六月還仙都弟子驪歌咏鷓鴣座下青氈寒似水燈前彩筆意如珠堂八燈下作文可憐有道羲皇侶無那奇文屈宋孤九十授經今再覩聞孫文子好[illegible]廣

送吳和受給諫冊封周藩省覲還　朝

洛陽

帝子迎征車使節今開錦水花王毋香分仙掌露藩封賦重天孫霞周南禮樂思風度冀北烟塵避日華聖主籌邊若賜問袖中諫草辨龍蛇

仝吳履受熊石林馮中星李青蓮飲蔡乾一凌虛閣

惟我金蘭友相期水竹仙臺高時見鳥盆淺已生蓮對壘避河朔烹茗羨惠泉歌伎寂不語醉爽好逃禪

謝鍾瑞先寄新刻四種并批稿序

每憶山陰道欲尋訪戴船千秋心自許半夜影相憐念我如飢渴謝君錫簡篇白雲無可贈一札情飛鳶

送大行吳履受使益藩還　朝二首

爲羨使星耀二吳共歌四牡出　皇都塤篪聲藹動金閶麟鳳羽儀光玉符如帶黃河供別賦似遊碧沼獻仙圖紛紛　國是子由定一代詞林推大燕　其一

塔影耶溪現寶珠仙槎六月映冰壺瑞雲昨過蟠龍石絳雪與飛漸蛤湖北奏建章籌賊虜南薰解愠問麻姑經行寄語君家翰典策高文追禹謨

巳卯中秋夜大寬敬仲兩宗文學邀余湖舫偕
孝穆婿忠清二兒觀塲前燈籠橫亘與水月相
映發聽舟中簫笛迭吹與歌喉更宛微喜吟
湖光面面射文塲舟子採蓮過洞房燦燦棘圍藜火
照潭潭月影桂花香簫管引鳳斷疑續雲路騰龍閑
且恔逸趣王孫酣戰與中流擊楫話情長
壽少司寇章仲山年兄二首其一首因孝廉饒
德蔚徵詩于屏其一首書扇頭奉祝
秋日秋官秋水清西來金母下霓旌瓊枝競羨竹林

秀玉樹堪同桂子明灑灑文仙稱吏部堂堂斗望屬
天鄉龍沙鳳管歌如沸五老峰今降白城
我生黃檗好參禪君降嶽神後一年鄉寺勵勸難步
武湖山領袖僭居先交梨火棗頻分味佩玉紉蘭感
着鞭家慶　國恩稱渥矣滄桑世態只陶然
飲叔度宗廡繫亭索詩奉贈三首（亭上蓮花芙蓉盛開）
開聰見柳媚伏枕聞蓮香亭上有高士賦文操謝莊
美人洗畫裝才子賦長楊携手亭中立芙蓉分製裳
客來看鏡光客去擁書床身繫心無繫虛舟即洞房

中秋後携具環漪閣仝東益仲徐質甫熊孝穆
偕忠清二兒高談竟日維時水天一色飄飄乎
馮虛御風玉孫交頌詩文朗朗乎敲金戛玉董
玄宰之法書群然榻本王季重之新記遂爾生
情移席者三摹碑者再隱几而卧覺而成韻
澄江如練瀉天際高閣似雲從地生宜有董書傳國
寶何來新記續家聲座間親友成三笑讀罷王孫擬
二京孤韻千年誰識面吾今一夢到分明
九日薄暮舟次錦水橋同偕熊孝穆表侄徐質

甫忠清二兒酌酒對月適郡樓鐘聲盈耳喜吟
舟繫錦江過重陽無端愁緒漏聲長挑燈不見菊花
送擁被猶聞荳酒香戲馬臺逢夢裡笑歸鴻影度月
中恔偕兒何必羨彭澤蘊子東軒是故鄉
舟過橫江仝熊孝穆偕兩兒剥汴子掛建酒推
蓬見采葑采非者因追憶洙水宗兄拈看字韻
低回灘上嘆舟膠滄蕩秋容想故交淺酌麻姑看水
草頻分瓜子勝山肴游魚堪數出潭底戲鳥倦飛歸
舊巢豈有棹歌洗耳聽恍無險句驚牙聱

閑步池上喜木芙蓉盛開穿徑看小園諸菊游
眼最奇桃與石榴爭妍因笑十月真小陽天也

千枝萬朶鬬嬋娟影落碧波似水蓮載入桃源深處
去紅裝紫袖艷陽天

誰將顏色醉東籬滿目雲霞莫厭遲更有桃花爭晚
艷石榴開傍綠珠池

大菊花間桃離披小菊花傍橋番番玉山醉倒莫扶
起吟就陽春白雪詩

寄賀龔禹錫中式令兄禹鑄庚午仝計偕

科名久擬世箕裘禮樂家傳黼黻才昆玉南宮誰第
一鴻臚並唱五雲開

送邢泩嶠觀察入　賀

龍涉八百送邢侯上國嵩呼獻禹疇縹緲卿雲傍日
月八千楚樹是春秋

匡嶽晴雲簇馬鞍當年捧日羨天官瑶池宴罷洛神
畧定指籌邉需范韓

揮玉帛何以制虜獻金鏡須順民情處同重譯舞干
羽詩可誦今歌可賡

送吳和受入閩典試還　調二首

諫垣推子方選士借歐陽海上龍門峻闈中鳳羽翔
神同廷浦鄉味比荔枝香紫禁待簪筆撈珠照乘光

其二

使臣妙郢斤國士聚如雲藥擣三山日武夷九曲文
賢生策自異（吳公所薦）朱子道不群錄奏彙章裏進賢喜
聖君

李懋明起南司馬書云侍家尊行封翁望九先
任南司寇郎後封大司馬一代獄事賦寄

東山特起典陪京北斗南樞夷虜驚身砥狂瀾衛國
望心籌紫塞晉公名六師曾授風雲陣（曾任戎政）一紉繞
揮澌海平

聖主憂先根本計獬侯原是　禁中卿

寄贈老司馬先生

回憶金陵拄笏新六朝壽考來仙人瑞圖龍馬神偏
玉萊綵麒麟象逼真擊楫中流觀日月憑欄曳履近
星辰三千桃浪鳳臺沼不羨木公金母神

送王在林轉西川憲長

久應龍牙佐內臺而今私蜀濟川才爭看叱馭王陽
去共祝秉旄新建來玉壘雲迎張節度滕王風送晉
公裴匡山勒石彭湖頌人願天從酒數杯
正月四日與熊孝穆脩徐質甫飲忽報起左轄
雪梅助與饒東閣後鶴忽驚嘲北山寧有青萍靖雁
塞愧無紫氣度函關
白獅笨庵老更笨未能免俗俗難醫舌耕筆佃堪勤
棨玉潤冰清好賦詩
壬癸宦婚三十載壬子始娶庚辛著述五千文庚午請告晴牕

簡點愛紅友雪蕋敲推怡白雲
陽城不娶少年心靖節歸來蓄素琴懶似嵇康七不
可苦如杜甫二毛侵
醉去洗步兵酒甕醒來卧荳子書床蓮華經念幾千
轉白鹿鵞湖獨致詳
同年卿貳半塵土夾日勳名似電光五十知非消悔
吝六根淡盡旋陰陽
那見骷髏生羽翼溝中斷木誰青黃牙籤萬卷鄴侯
侶賣藥埋名學老康

幸有五男承祖學尚無一子稱文孫春秋傳作致学
述教守藕湖安定門
孤峰上人復與洞山其徒巳任來訪口占代偈
洞山說法黑如漆妙在牛肯牛不肯西來大似駃鷄
犀四山相逼簷下過無口且從還我眼不行鳥道不
濕脚兩刃交鋒何須避放下钁頭莫便是今日孤峯
北雪峰漫向亂峰深處啼金鎖難開電火爍只為倒
騎王象趂麒麟風清月皎無塡漸木人方歌石女舞
久欲袪策吟新豐況有遠公住其下寂寂空花落階

前網緼香氣蒲林薄三種滲漏翻舊窠一棒打着笑
雲居辯才法侶欣相逢快然欲語語不得何時攜手
看雲峰上拄天下拄地聲聲維摩祝　聖明
憶丙辰上元仝吳福生王雲來諸公吟燈市詩
各百首今雲來在中翰脩曆脩一統志
昔年燈市詩千首今憶京塵王舍人火樹銀燈盛世
樂醉歌玉燭太平身
廣輿圖獻遼東缺大史占星薊北塵去冬星變
聖主宵衣天助順嵩呼萬國祝昌辰

崇禎庚辰正月十四夜立春喜吟三首

春生何處早玉漏滿天紅絲仗牆隨月瓊樓往舞風
四開衢鐵鎖萬樹映珠宮騎馬逐人去迎春看醉翁

其二

春生何處早燈火消氷凍鷄踏蓮花座龍啣烟樹叢
筵開柳眼射歌囀梅心融喜進萬年頌今春瑞世豐

其三

春生何處早處處落梅中鳳曆香車轉牛神玉粒逢
千伎凝湛露萬口歌皇風野老太平曲何時達聖聰

十六攀王何稱司李小酌時雪深盈尺

迎春東閣梅花盛問俗柴門竹葉清歷歷瓊田潘令
種霏霏玉屑子猷情千峯珠葉銀河瀉萬戶琉璃氷
鏡明燭影梨園歌瑞氣還誇六出擒蔡兵

十七十八雪深三尺狂歌

石山精映庚瑤臯鴛尾新桃造瓊樓疊砌花缸似玉
壘客堆江畔與鹽洲千年柏葉白毫見一路洛神雲
母浮遍地氷壺羽客破滿天飛絮美人收鵲鸞驚喜
偷斫去戎馬徘徊敢踏蹂落梅兮吹慰玉關愁

豫章胡維霖夢䟽父著

拜辭先祠先大夫曾夢福州龍德寺囑霖宦遊
三山無忘此夢今日了此夙緣

再起除書來日邊三山久夢結奇緣龍光騰蜃望閩
海鶏肋無心種福田經過武夷里是聖靜觀延劍道
非禪那知天地長多事善用潛龍幾在先

別問魚亭

琴樽別客問歸期魚鳥親人惹去思陶令門前柳拂

亘越家亭畔鶴低眉（趙怜曾官崇安）幾嘗黃檗味甘苦今過
紫陽經折疑
主聖那堪丘壑老春明有夢頤驅馳

吳仲容廣文索詩書扇志別（吳浙之長興人）

彭澤戀三徑延陵求友生鐸聲高鳳沼別意聽嚶鳴
津劍我遊浪盤郡君味濇白雲無可贈落日錦江明

別棲隱寺惜洞然化去

皆來棲隱寺相對箇中人今辭棲隱去獨晉王中貴
你任大愚藏福地我從閩海問迷津戒師三夢事成
幻宗派九峯夙有因幔亭玉女迎征盖濯錦驂鸞拂
去塵將信洪崖肩可拍寧悲慧遠色空身

次韵奉訓陳成都是歲易水七袠并奉祝

兩任霸州循吏傳成都曾頌文翁來大丘松蔭素風
雅小隱柴門錦水開蘭玉稱觴儀鳳舞蒲輪將召臥
龍回希夷剩有如瓜棗并贈荔枝百數枚

送黃又生年兄廵撫應天（錦江相晤）

金陵佳麗雄千秋天塹長江瀉壯猷十郡材官誰李
郭六師勘亂自徐劉東南杼軸幾凋敝西北量沙煩

借籌最是豪華少古淡素風披拂遍神州

贈王茂才國璧乃侍御雲翼之子

買舟強出逐風塵驚見王家玉樹新最愛錦江春草
綠贈君文似瑞時麟

贈饒州司理王六謙先任仁和才名最著余心
儀之以忤權相歸卧八年今薦遑才已報內轉

俗良歌在兩高峯只以忤奸十載窮章滿公車薦召
虎璜來夢卜推非熊鄱湖浪凈冷如月夷雩魂驚氣
吐虹亮節弘猷誰媲美

熈朝人説三王公

一勺不飲多酒意

醉鄉慨慕不曾遊軟飽何時借一籌多病多憂天地
老無春無夏詩書因誰人清濁中賢聖獨我淡濃任
去晋莫羡酒泉太守好瀟然無事到青州

戴初士席上與孤崖上人談輿復洞山因出伊
蒲之供廣陵一僧適至初士愿以山田數百畝
造殿供佛共合掌歡喜

篠至洞山昌孤崖選佛塲薄田供般若䟽竹作津梁

薪火幾千載宗門此一方人天相助起鐘皷日煌煌

賀劉梧陽巡撫江西

洪都開府帥熊羆帳下春風日煖時桃葉枝枝向赤
羽杏花點點映朱旗

其二

飛寵曾請誅張禹攬轡又聞薦賈生（先按江西所薦人才多）鐵
面臺中豸史望金聲江上龍沙行

其三

勦寇雖驚天塹城臧奴還仗水犀兵拍天湖浪貔貅
壯浴轉江濤組練明

其四

風雲掞藻峙峩眉（先巡四川）日月談兵善解頤節擁九江
寒賊膽劍光萬里驚羌兒

寄別貞木侄孫

名雖叔與侄子才非我匹髫年弄柔翰總角分編帙
春日聽黃鸝秋風悲蟋蟀我工八股文子夢五花筆
咸許晋機雲爭驚唐李泌詩期藏廬山擬彼子之七
功頋勒虔炯誰言甲且乙無如世相皮笑子軋而茁

十戰棘圍酬一趋鋌策畢無心問仕津有閑娛山崔
慱古耻雕虫談今好捫蝨輿來歌木蘭騷極賦徠楊
傲骨薄寒氊炯霞成痼疾我觀閩海雲子看西江靄
大守無陳蕃高人且莫出漢廷薦賈生文帝召宣室

章門觧纜將赴建南

黃檗好焚脩如何作宦遊十年甘僻嬾半月苦交酬
對客思琹鶴敲詩問婦鳩乘風伐鼓去真覺此生浮

將過湖風逆仍還趙家圍午間忽霽命酒同劉

慈力九之侄忠清肅三兒閲舒文節詩有空同

家風對江郎文節故里因謾吟

梓溪拉我評空同故使石尤歌大風上下帆檣天際亂參差樹影鏡中濛繫舟日射蛟門自知巳杯浮桃浪紅芸指隔江松樹裏舒家佳氣鬱葱葱

三月十四日風便舟次瑞洪 十六日立夏

幾望彭湖嘆石尤一朝帆掛瑞洪樓日高鷗鷺嘶花草春暮鼉鼊送客舟湖判東西雄帶礪地分吳楚通咽喉久同漁父歌天塹今急王程破浪遊

過余干吊胡文敬先生墓將過崇安吊文定父子從祀孔廟胡氏有異之康侯敬齋三賢并及

大明理學跨前代卓矣余干傳聖真新會姚江稱妙解誰能舍筏渡迷津存誠居業以脩巳妻子家庭儼對賓此法人人可把柁朝朝暮暮形神親不顯亦臨無射保文王天命也維新漸脩漸入吾性裏位育中和自在身咲彼空談龍肉者窈然狂慧隔幾塵白馬東來禪學盛何如乾惕潛淵鱗青牛西度道經著怎似蓍龜前用神上有鸞湖下鹿洞歸來鶴表江之濱我今採蘋舟中吊仰止泰山江水清安定宗風承嫡派敬之一字是金城五峯峯際康侯雪教衍蘇湖燦若星兢業傳心原祖舜千秋俎豆念先型

過桂文襄故里

當年議禮宗歐陽野史如何議桂張

先王孝思原不匱小臣忠讜論非狂龍鱗批逆青蒲泣 楊升菴諸公俱遺謫 魚水懽聞紫殿香相國祠堂何處是江邊父老說文襄

吊夏文愍

桂洲才氣一時雄三起綸扉眼界空獨恨忠魂遭姦手溪聲咽月夜成虹曾銑籌邊誰得如夏疏直欲狼居胥周家雖碧萇弘血漢史猶青賈傳書那識維桑藏腹劍但知謀國戒衣袽青天晝黯因林甫白日江濤泣伍胥

對月追憶徐尚寶因感嘆時事 尚寶畿輔屯田著有潞水客談

扣舷為問桂溪月慨想客談潞水清西北餉增幾百萬薊遼誰練數千兵講求水利澤防旱興復屯田戰且耕士飽馬騰何患虜兵慈任事無徐卿

肅兒問水看山因戲吟

推篷毋欲看流水停棹更能揹遠山雨後山容多黛
色仙巖雲氣藐姑髮

、貴溪見新昌差使肅兒喜而問之因成韻

辭家未滿月七日章江來故鄉聲杳然茲人胡爲哉
恊濟奉公催兒輩喜且猜問他來何日先我數日發
問他幾時回還往信州限日久難寄梅風便未啣杯
你在貴溪溪上望我尚停舟悵悵開總爲故鄉兩徘
徊

憶昔行 舟次弋陽

憶昔十五年前事三過此地官杭州荏苒臬藩經六
秋天台一宿遇阮劉嚴灘幾回憂釣叟三竺峯高事
事幽六橋花爛時時遊只因子幼故乞休家居十載
騎青牛今起閩海看蜃樓却來信江伴白鷗幸有五
男三同舟長兒十七鮀𡞲癖次兒十三好蟳𧍯三兒
十齡弄釣鉤教之關關學雎鳩心如蓬兮忽轉睇目
前如是我心憂爲此欷歔憶昔行昔何快兮今何愁

舟中苦齋忌魚劉慈力又食素因所見戲吟

半雨半晴天半舒半斂烟半睄半種田半戲半飛鷗
半痠半痛癬半葷半素筵半吞半吐禪半醉半醒仙

晚發弋陽有感

發舟溢夕照高樹供閑眺鴂婦怡然催漁翁莞爾笑
未嫌方水堂先問疊山廟山水俱清幽文章有別調

輓鄭文恪先生余生也晚辱知最先一登龍門
極論千古頻諳蓮座寄指五宗長安談心者兩
年虎林聚首者數月諧語推山倒海莊語浴日
補天且也誥文碑文傳文借光先世無以賜衣
賜書賜硯嘉會兒曹迄今追憶潸然率就輓章

二首長短律雖殊哀思情則一

鄭公當日未宣麻懷玉著書已滿車夙慧帶來貝作
葉高情吐出筆生花才蕪董賈史工馬賦擬潘楊經
儷范志靖九邊同范老胸羅千古陋張華臧奴遺恨
燕閑月後學含悲鄭里鴉廿載談心如昨夜寧知仙
鳥久浮槎

其二

絲綸煒燁五雲飛有道碑題葉鶴歸儒比餘干家學

遠碑以先嚴擬敬齋書來懷玉宋元輝宋朝汪狀元集九龍戲水朝鮮硯雙鳳鳴梧宮錦衣什襲世珍何以報詩成淚滴

青山磯

舟次鉛山河口寄內子淑人并寄四兒五兒

洞山久結菴來看延津鐔何處仙人跡武夷或可探離家廿已五遊宦十將三不畏灘多磊寧怕山有嵐行行河口到收拾整朝簪卿任藏經閣督耕勤養蚕蚕絲免百衲晰穫莫千籠章句課兒讀箕裘兩少男貴榮原非苦荔枝豈是甘宦情我素淡依舊理瞿曇

鉛山道中望鵞湖

麥秀花香一路同更聞天籟有松風鵞湖壁揷斜陽外鶴表聲咽灘水中樹影幾搖歌扇綠幡開半蓋點唇紅江山爲我再青眼講學愧非朱陸翁

途遇劉滇瀰左伯一見如故且云浙中既無昔緣閩省又有今別促膝而談旅店分袂遽成拙章劉以右轄轉楚左

湖舫談心虛昔夢閩嶠聚首復綠慳昨辭玉女幾千步去看湘娥十二鬟黃鶴樓中仙鳥滿紫微亭上節旄殷無端風雨別情酒誠似閩關分水潺

旅店午飯過紫溪嶺

綠野花明午店雞途中風景盡難題須童摘去香如慧村媪沽來酒似醪石馬嘶風迷鳥篆道傍馬鬣山龍吼雨送鶯啼烟雲嶺過濕衣袖看到車盤一局棋

豐樂橋歌鉛山道中

豐樂橋邊石斑斑豐樂橋下水潺潺豐樂橋上鳥關關豐樂橋中人閑閑燕子啣泥去復還村童分揷灣又灣杏花三月老紅顏烟雨隨雲拱髻鬟歐公昔記

非吾土我唱今歌喜故山聞道海邦風浪靜此行何計軫時艱

東海湧泉亭

千峯瀉出銀河水萬壑爭鳴天上雷誰道十洲盡海外二姑五老大江來

車盤驛有許黃門青山當面似無路黃犢出林尚有村之句鄭善夫喜而憶之謝縉攄復追和一首余想先輩風流因吟一律

青山山外有雲路黃犢犢邊盡故材鈴部奚囊集幾

部黃門高韻晉柴門盤如車轉名真似詩和惠連秀
可滄更聽嘯聲樹裏出孫登道我是天孫

頌葉文忠老師出關入關之詩不勝泰山梁木
之感因追輓一章

磨崖吊古望三山佳句喧傳第一關黃閣勳隆十二
載紫陽宗派幾千灣制詞太筆燕公上定策元碑魏
國間剩有騷壇兼韵語王風周召誰能刪

分水關

江關此地遂分水閩海行雲別有山文曲于今澄悲

眼武夷自古駐仙顏松風吹醒道人夢梅雨偏膏玉
女髮試問紫陽真正路巉巉飛去數峯間

過閑觀瀑布望延津

石徑穿岩如鳥道山泉瀑布似龍津延鐔原是豐城
去過此雙飛疑有神

大安驛晤柴崇安

閩關幾轉驛樓前溪水潺潺梅雨天麥笋挑來慶夏
熟箬茶飛去爭春先群喧鳥雀報寧海善牧牛羊種
福田賦急民窮愁問吏停驂何暇快尋仙

胡氏五賢祠　父子五先生

天生文定五賢來地擁武夷九曲開一自獲麟絕筆
後聖經于此大明哉　右康侯先生
淵源遠矣伊川來易學更從濂洞開請用張劉急脩
膺門墻朱呂聖賢哉　右籍溪先生諱憲
抗疏胄請復仇來小隱致堂羅漢開學向龜山幾往
復亭名奪秀真奇哉　右致堂先生名寅
性命潛心念載來霍然大悟五峯開泰山仰止從何
處試讀皇王大紀哉　右五峯先生名宏

曾以蔡京罵檜來歸雲隨鶴幔亭開春秋傳續同班
史允矣難兄難弟哉　右茆堂先生名寧

渡梅溪趙清獻令崇安城中患水石隄障之又
建吏隱亭于金鷄洞下沿溪種梅幽韵可思

河陽花勝傳于今誰識趙梅溪上陰如雪皎然影伴
鶴乘風莞爾韵宜琴譜仙冷骨傲寒色玉女氷肌臙
素心還想石隄亭吏隱遊人莫作滿花吟

夏景鮮明

一路翠青送目千村紅綠娛心遙望三山紫氣不沾

半點塵侵

山容點翠爲誰知心野色粧鬟聽我瑤琴

憩砭耳亭建安太平驛同劉慈力徐質甫九之
伯儁任午滄因論會試題三兒頌葉文忠老師
壁間詩再吟

驅車來過紫陽族妙高臺上林盡竹妙高臺下雲爲
谷大火西流暑正初長松落落風謖謖暫憩亭中開
紙窗遠聞峭壁奏笙簧近聽幽溪彈箏筑蔡朱未遇
遇仙侶不惹纖塵何用砭鍼老峰前江九流六花橋

畔天三竺品題堪擬山之麓涓涓九曲如轉轆混混
濺來如布瀑驛路太平莫賦鵬宰官入境先歌稷聊
對此君一大嚼日方午今占星福君看今科題名錄
中有許多名士鼎兒吟壁上大師詩朗朗盛唐只是
熟

曹能始枉顧見惠詩扇有獲晤高人緣
帝賚豈須千里論神交之句感深知己且以燕
刻大序見示雖奬借過情而傾蓋如故古人所
難因贈拙句以識生平景慕并訓高誼

剌繡鬪新粧入時難擬古奇情玄會抒味似啜石乳
詩從三百亡子建續其羽風可被管絃趣堪揮玉麈
二陸徒雕龍三謝空繡虎娛目高廷筠聱牙誇韓愈
深艷喪天真中唐非正矩誰登摩詰門直入青蓮廡
不數他家珍獨宗哲氏譜素心既蜿蜒文致更斌嫵
落紙皆烟雲倒成非斤斧雞林傳錦囊鳳閣藏玄圃
能和鬼與神令人歌且舞胸中吞海濤筆下泣風雨
張騫乘槎浮女媧煉石補明詩變巳三氣骨誰爲伍
狂士覺蓬蓬鄉原譏踽踽寄言學詩者愼勿弄鸚鵡

過秀嶺

水自兩溪合山通一徑斜難馳血汗馬穩式手扶車
當面千峯日側身萬樹霞松濤風送鼓瀑布石開花
青黛粉神女翠眉擁小丫嬌管囀雛鳥長袖舞輕紗
五嶽遊非壯十洲路豈遐灣灣幽澗裏茅屋是仙家

曉發水口驛

日映千山動風鳴萬壑哀道心原湛定觸景更徘徊
前日掛帆去今朝叱馭來嘉禾霑雨足四顧聲顏開

瞻蒼榕堂堂對江開祠楊羅李朱四先生綠榕

樹文公所手植舊讀書之所

蒼槠樹下四先生道學淵源流水清歲歲講堂如雁列朝朝布席聽嚶鳴三槐手植今何在孤榦親栽日向榮小子摳衣儼對越乃知師友自宗祊

曉發茶洋驛

驛路江邊轉山嵐水上浮旭光驚樹鳥烟擁滯灘舟過客爭蹄馬村農緩繫牛可憐疲卒苦何以供芻餱

江樓小酌奉詶劉太史晉卿

九峯高閣此時憑纔見龍光雙眼青燕月自天通海

月客星總

帝映文星奚囊莫罄孤臣憤　宮錦方新漢史馨劍合延津觀紫氣阜藥何日歸

明庭

檗山吟目錄

檗山吟目錄卷三

檗山吟目録卷四

豫章胡維霖耎說甫著

雪堂寅賓

堂以雪名四壁幽楊迎高士倣南州徵泉叢撝眼烏有邑署郡樓座裡收上客霏霏忘大夏主人擲擲凛陽秋拔公趣守猶神韻大守忘機可狎鷗　右律詩

種麥蒔花事事幽雪堂勝景自風流當年齋圃多野趣何故高賓坐郡侯　右絕句

赤壁歌送繆當時太史典試還　胡廣聞賦贈

太史掄才三楚中排山倒海奇無窮湘君送出赤壁東陽秋水月瀉鑒空赤壁奇兵周公瑾一炬破曹英萬艘赤壁勝遊蘇子瞻一葦萬頃凌清風何似燃藜乘犀照三湘七澤魚龍空維楚有材稱梁棟虞門常闡喜重瞳相業于今揚石首智廉人羨張文忠才名赫奕長沙李東山節義千秋雄耿家兄弟皆好奇高詎薄雲郭明龍想君采取盡藥籠匣中星動氣吐虹大史搖頭不我顧謂我徒習八索九丘翁那知三閭大夫窮赤壁乎赤壁乎上有衡陽回鴈之高標下有洞庭震霄之波流中有屈平心離憂衣製芰荷以當紉食餐菊英爲腑羞變雅而騷忠更苦直踞九疑之上頭闊可踢番鸚鵡洲亦可推碎黃鶴樓吾與爾共歌赤壁兮寧巫咸之與俱奚必今人之與游叩九閽兮進堯舜五臣十亂兮媲虞周

歸舟次九江追憶子瞻在黃逸事感賦

謫宦坡仙日日休分火大守徐君猷詩腸消渴擁茶甌征歌不上三兩杯錯煮水兮果酥油遇橋乘月枕一丘羽衣道士知名不庭前竹影愛開曳天涯兄弟

遇子由罪思易理堪忘憂裏中拈筆祭春牛海棠忽隨暮雲愁知公偏愛廬山幽前身五祖來筠州我生大恐慕風流半世頭陀似海鷗幸到黃州辛酉秋與公謫時正相侔郡曾司理傍竹樓雪堂迎客曲如鈎蘇公逸事無與詠挺身砥柱江中流人情難問弁難收頹然大守歐陽修耳以功名付浮漚二千石乎吾何求三笑堂前風颼颼彭澤邀我同歸舟

楊大洪　疏逆璫廿四大罪遂送大夫人南歸過邢書來謂元配願與大洪同死不得與大夫

人同生還余因遣人護送弁詩寄太洪悲而壯
之占得文字作滂毋行
君仙作神王爲骨呼吸洞庭靈均魂故産楊公扶社
稷欲爲、朝廷掃妖氛疾惡如仇心浴日亘聲振殿
似雷磤侍中之血常山舌中涓保毋豕牙猶何惜刺
血灑彈文漢廷忠義楊伯起手剪元兇李元禮攬轡
澄清范孟博皐陶不與訴帝閽廟莽首陽夷齊羣李
杜齊名眞滂明板與過邢觀者欣夫致身兮妻誓死
烈烈雙忠古木間念及牛衣王章妻史臣奚尺掛齒

芬君不聞李篤藏儉竟出塞觧綬俱亾郭令君又不
聞汝南童子死不懼兮赴義殷徐州異人賣卜撫孤
姓名燕爾慈即我慈防護心應勤邯鄲道上眠食穩
河北河南自闔閭賢哉大夫人謂鳳儀中州符
聖瑞楊家大鳥鳴墳上子孫清白輔 明君忠必見
諒大不猜日當空兮渺停雲

遇道人一百三十歲傳養生訣

鵲山道士騎青牛云自太行久鍊修龜鶴動特固善
息餃寵放處還須収穿衣飧飯有何事吐故納新惟

致梁悟得邯鄲夢裡幻一燈傳此百年油

與杜二守追嘆李于鱗先生無孫白雪樓今已
屬他家

文章節義那如君天道渺茫不可聞詩帙滿樓歌自
雪才名蓋代附青雲血駒有子嗣箕學貽燕無孫承
祖文華表歸來城郭是鄴侯書蔵屬誰薰

過邯鄲道上呂仙祠二首

半世頭陀擬出家而今遊宦在天涯回思小草新婚
景已是黃粱夢裡花

一庵出守在邢襄疑有謫仙來大行兩次停驂謁呂
祠恍同盧枕夢鴛鴦

邢州苦旱齋戒數日不雨因餓而坐至天明禱
于城隍尚有醬色回衙了公事勺水不入口未
申大雨郡人歌咏其事設爾賦荅

邢襄苦旱魃二麥不揚花人人作鼠泣無以安厥家
徃問鵲山龍何不奮泥沙商羊竟未舞大行日又斜
心齋祈佛力我罪固無涯終夜以徬徨民生實可嗟
禱回了公事弗飯仍弗茶𤼵謁城隍廟東方更起霞

同僚緩步禱欲哭難露牙午未凝睥視忽見湧雲遮
雨師來灑道隱隱如繅車豈獨百泉源赴壑走群蛇
邢州凡穚邑溝洫遊魚蛙南北往來者相傳喜且訝
沙河與邢鄲咫尺未甚遐內丘界栢鄉雨脚何以差
合邢施倪喜歌詠澂于誇太守不敢居謝神請瑜珈
農夫免菜色官亦晏早衙我願匪敢奢願污邪滿車
綠野遍桑麻芍藥更吐華上下樂休嘉

詠宋璟 邢州人

唐時賢相推宋璟詣治昌宗臏落妖對仗彈文開四

目恩歸明主肅百寮循資注選爭之力不賞邊臣識
更超鼓沸漁陽緣黷武宋公能去明皇驕

見吳道子畫于定州寺中謾吟作畫鬼歌

誰言道子師僧繇變態縱橫疑有神畫驢閒寂在禪
房一夕盡鬪破壁聲畫龍不須張點睛躍躍飛動見
甲鱗龍騰紙上通天氣每遇雨時煙霧生最是將軍
請畫鬼奇稚還借用奇兵裴將軍裴將軍你欲資毋
禍于冥冥何不脫縗絆軍裝躍馬舞劍氣轟轟觀而
駭者數千人解衣磅礴思已壯手腕風生一筆成如
燈取影能事畢橫斜平直各均勻鬼乎鬼乎地獄變
相極其工陽作陰報理已明豈獨形下世所珍人人
思登天堂厭鬼名

眞定晤丘毛伯侍御時督川湖兵餉

秋色蕭蕭驄馭過異鄉回首嘆風波鬪門戎馬無消
息幾輔潢池靖幺麼督餉使臣經大陸民艱麥飯念
滹沱邢州作賦誇王李那得登樓同醉歌

詠劉秉忠 邢州人

大保行蹤類鄭侯白衣宰相變緇流　燕京定鼎有

先識天地之中惟冀州

豫讓國士橋歌

國士橋邊議未休失身智伯吾無尤旣言感遇稱知
已便當剖心攄遠猷三諫不從伏劍死解圍廼爲智
宗謀不知韓魏誰戎首伯也強欲雄諸侯血衣襄子
亦何爲徒作剚軻刺客流君不見伍員報楚却因吳
平王鞭尸氣千秋子房報韓借沛公歷滅祖龍二世
憂當年智寬城未下輔果郄疵皆同舟何不奔齊哭
秦廷徐出勝筴以報讎雖然吞炭漆身烈士頭二心

視此羞不羞

題傅戸曹少南林園 其先尊人掌科公

世家門館似山林白石青苔古樹陰鶴轉迴廊花巷靜魚遊盆沼竹園深階前桂子應占夢 時少南尚無子 架上蓮經勝聽琴大守怡閑乘興訪過君幾次一長吟

與司李朱蒼崖登郡樓

畿南衝地苦徵求戎馬生郊嘆壯猷幸有百泉灌水稻那堪千騎供芻餞邢臺赤子無妖黨諸郡白蓮多野蝣 時以邊防陞取動報赤子爲白蓮教故悲及之 把酒登高難作賦時危倚劍不勝愁

哭曹心言侍御

南臺稱仙吏正色動楓宸客自金陵至傳君已埋輪群烏泣夜月孤鶴誰爲親把酒石頭上寤言在暮春方悲司馬逝豈意厥風塵計吏扶元氣諫書頌諍臣朝中著威鳳都下仰瑞麟王樹皆名世文章爲國珍無窮我輩意有盡百年身掛劍是何日哭君賓愴神蒙山梁木摧落日錦江濱

徐眉雲文選典試河南過邢賦贈

中原文物稱雄哉特簡天官羅異才千載鳳鳴河洛應 天啓三年鳳集禹州 六經奎映圖書開品高嵩嶽雲中出文瀉黃河天上來水鏡日邊市駿骨不須更築黃金臺

望大行

綿亘下盤地嶔岑上捫天羊腸西入晉鳥道北通燕白霧隨時起丹霞映日邊黃河如帶水鉅鹿掌中懸馬陵削峭壁畿輔拱萬年百谷風振柝千巖雪玉田青泥飯難遇薜荔裳常穿問俗茅菴室觀風帷是褰薊門高殺氣九折難着鞭組練明山色良家子掛弦

寄三邊總制李聽予作天山歌

天山數載絶胡塵節制咸歌李將軍胸中數萬龍蛇走部下貔貅列陣雲夜向賀蘭山上宿胡笳習習靖妖氛有時萬鼓雷殷地有時千旗火生風胡兒殺盡陰燐暴胡馬奪來月懸弓元老壯猷忠是膽崑崙萬里作長城安得劍掛扶桑朝海若天河兵洗奴首鸞西飲葡萄酒東彯貂鼠纓功圖麟閣燕然名免得良家抽壯丁

入 覲真定道中

滹沱氷合去朝天瑞雪梅花調管絃湛露周官歌王
燭陳詩拜舞頌堯篇

甲子寄送福清相公葉老師　予告作東山歌

辛苦調羹獨相國
神皇垂拱治如何東山再出泰茅拔西蜀蕩平師凱
歌正氣滿朝防八月妖星關外渡三河三岔河　禁中
頗牧斃天手都下豺狼穴地多　聖主席前幾事密
大師肘後斬瓜庚　三朝黃閣膽尤赤一粒卅沙髮
未皤砥柱中流鄉傳楫絲綸甕捲問鼉鼍因知福廬

樂山吟　卷之一

仙窟好豈是晉公綠野過閩海倭夷問司馬　廟廊
舌戰起干戈
帝思念載太平相卽有徵書起薛蘿師不見先年商
文殺發奸肘腋挺風波蕭然嚴灘雨一簑又不見昔
日楊少師出奇制擒在咄嗟貂虎眈眈無奈何爲問
邢州拙大守追頌濟南日婆娑無能請劍靖君側桃
李師門愧孟軻

北嶽廟讀韓魏公碑記文字二首

天作高山護紫極地盤仙窟俯青螺雨暘時若澤三
輔稚覽金湯入晉多
岱華嵩衡望杳然虞巡飛石曲陽邊魏公碑記憂民
意陋彼相如封禪篇

鄉南阜先生詩扇二柄見寄次韻奉荅

青原山下太平庵先生有太平山房集數十年來吾道南遙望
眞人騰紫氣徵書不日到江潭　其一
安樂窩中無一事先知先覺通天人陶堯鑄舜東林
學熙瑟廣絃萬國春　其二
主持三教偶同僧學祖先師我未能九萬扶搖天際

樂山吟　卷之一

想淤洪宇宙道心增　其三
正色兩朝集夫子中臺執法有先生明良喜起歌熙
績日月談經誰主盟房杜同心惟調鼎范韓抵掌更
論兵折衝樽俎苦籌餉西北屯田且戰耕酬贈葉老師

冢宰張誠宇　予告還山過邢賦送

黃石一篇佐漢業提衡萬品列周官泰來平子賦蟋
蟀歸去陶潛詠碩寬　其一
東閣賢路黃裳吉西度函關紫氣眞休沐暫將閑日
月渭濱寧許老絲綸　其二

乙丑元日全河間廣太室保定鎮明賓真定焉
芝圖大名向振霄　朝賀志喜
符分三輔領諸侯瑞輯五雲拜　冕旒曙色繞臨鵷
鵠觀祥光巳繞鳳凰樓千秋金鑑進龍日八郡玉關
壯虎頭敢謂扶風多鎖鑰天顏有喜垂咨諏
孫督輔撤奴警畿郡戒嚴因發嘆而歌
宰相行邊擁節旄廟謨應釋主心勞妖星擬似蚩尤
落羽撤何因秋氣高
烽火傳來寒戍月鎮兵整頓壯關雲驃騎不愁胡騎

突薊門恐似棘門軍
御史中丞趙儕鶴先生以鐵如意見贈荅謝
鑄就雪花映斗氣指麾如意斬匈奴風生耳熱鐵心
手寧用酣歌擊唾壺 其一
清獻手持琴鶴伴烏臺執法更精神中興趙鼎借箸
日恨少金剛降女真 其二
秋日同唐遯庵登真定高佛寺閣
珠映山河動鐘鳴殿閣雄齋心宜浴日極目好乘風
聞萬元白枎死家侍御念蘆經紀其喪志悲

風吹奏事血爲碧日照忠魂骨亦馨可恨諸閹憑社
鼠但呼　九廟斬田顛 其一
只擬天門驅虎豹那知白日下雷霆臺臣死友心同
赤太史書忠汗巳青 其二
邢臺李生書院壯冊盛開堂題高軒過
非烟非霧映高軒含態含香醉欲言爲助文通五色
筆看花應到春明門
乙丑遇張玄逸遊戎于京因思戴大圓有感
憶昔論交同大圓十年肝膽今嗚咽將軍試拂芙蓉

看怎似梅軒醉裏仙　昔與大圓同吟此軒乃余工署
乙丑李森過東林寺將赴杭嚴任二首
千巖萬壑林之東當面點頭五老峰相約遠公天竺
去湖音靜處好凌風 其一
東林遊遍西林通說法吟詩似筆峰惹得世人妬絕
色琮琤玉瀉清流中 其二
過上高別李山人
縱橫舌上談三甲顛倒盤中駕六丁別汝籌兵湖海
上客星何日照滄濱

豫章胡維霖夢說甫著

乙丑七月十六日初入浙宿吳山城隍廟是夜月明如練喜吟

鳳舞龍飛甲衆山後湖前海出塵寰稜稜岳宅餘烏泣臬司乃武穆舊宅赫赫周公鎮虎關周公新昔為憲長今為浙城隍吳苑歌聲化淨土宋朝殿蹟盡僧閒生平渴慕錢塘勝今夜東濱指顧閒

見隔墻水利署中早梅以詩嘲戴忠甫二首

喜見數枝鬪雪開東風不放過墻來望梅更渴動詩興乘興訪戴問冷杯 其一

近水樁樓先得梅紅顏白雪映春魁法署寒威怯王粉歌喉一曲落霜臺 其二

唐遜庵林澹生期往西溪看梅因雨雪不果戲贈二首

孤山頂上雪山開何似西溪十里梅和雨和煙共醉舞含情含意獨徘徊 其一

素娥寒艷濕衣裳護認臺公十八娘唐林二公閩中莆田人馬上酣歌山鳥應調和律呂布青陽 其二

望爛柯山恐煩郡邑供帳不果遊作絕句五首

天在山中一線天殘棋數着變桑田而今怕問遊仙渡只恐出山歲幾千

仙着可饒一着先爛柯不記伐柯年神仙何必尋蓬島童子無心有脈緣

青牛老子種芝田白鶴山人採石蓮化作樵童敲一局棋聲驚破幾千年

王子採樵不學仙丹爐無火亦無煙梅巖精舍人不

識胡翰登臨徒悵然

棋盤若城若明閒棋手似星似月閒三松龍戟石梁下柯爛長松猶故顏

釣臺

可怪子陵持釣竿如何立在萬山巒一絲釣下客星落驚起嚴州七里灘

夜宿釣臺有感

低回臺影下遥憶垂綸心撫腹主非傲入山奚必深盥無洗耳志渭水世所欽空有羊裘薜誰貽處士緘

孤舟漁火靜山上恍聞音帝賜王良去友人苦見侵
周黨恥受祿吾豈愛華簪高議雲臺上何如仝帝衾
試看魚出浚漢事任浮沉魚瘦因吞餌巨鱗潛水潯
垂釣非有意實樂山之嶔言罷水中響魚躍聽清吟
春色年年似祠堂歲歲歆灘溪九曲縈長繞富春陰
誰謂釣名易高風襲古今

丙寅長至夜臬署觀史有感

夜半聞鐘聲正希臺烏忽噪律轉微譾尋二十一史
是先知四十九年非

仲冬望日禱靈隱寺遇大雪觀法輪

隆冬雨雪稀心齋依佛祈三車從地轉六出自天飛
牧豎盜鹽去頭陀被絮歸疑歌豐稔瑞細聽梵聲微

遊冷泉飛來峯設吟

捫蘿入洞隈穿徑獨徘徊潺湲冷泉下飛飛怪石覺
挹清神氣古掛碧莊嚴胎說法無僧聽呼童採落梅

東陸東虛憲長樊致虛學憲六吉堂中觀早梅

春自牆頭發風從席上生六吉逐君子五花珊酒兵

元日大雪登吳山紫陽庵祈年

冐雪登高謁仙班新正瑞色滿塵寰美人影鬧瓊樹
下道士聲出白雲間東望望春來蓬海祈年年豐看
王山途危暫憩冊丘靜稚子笑語忙官閑

丁卯元日藩司　朝賀遇雪漫然志喜

彌吏朝元在海涯宜春雪色兆亨嘉漏聲未盡階砌
王雉尾纔臨地作花簪笏晶晶疑日月旌旗的的晃
雲霞而今兩浙非沃土素心如雪慶年華

正月十四夜同三司在演武場觀煙火弁優唱

醉吟

試聽鐃歌肅鼓旂萬家煙樹憑空飛盆中菊景分三
徑火裏蓮花燦几微月映珠簾唐帝樂風吹柳絮漢
將威最是優人不禁夜琵琶馬上解兵機

暮春泛湖

樓船停水濱聽說浣紗因西子湖邊石吳王宮裏人
青苔不有色紅粉人爲神瀲灩湖光日歌吹傷晚春

寒山灶

寒山遺跡一空灶冷火能燒萬劫灰卅砂化藥雲飛
去白石煑鍋海運來

石梁

横亘長虹穿日月夾飛瀑布鬬雷霆天河倒瀉石梁下梁上仙翁醉未醒

天台山與無盡上人夜坐時上人病甚戲贈

東海獨來觀出日西天直上御長風昔年空宿廬山寺誰意茲遊遇遠公 其一

三年前憶高明寺今夜禪房坐石牀無盡上人不盡意聲聲咳嗽念金剛 其二

上人削髮自東陽四十年來住佛場衰病到今俱了了但看化日性不性 其三

昔日手中曾觧虎而今牀下不藏龍海風月色話天近數點殘星半夜鐘 其四

覷破海波四十秋孤燈獨坐與天遊莫翻貝葉泥文字不盡風濤日夜流 其五

若將此事問湯休道是心如不繫舟一帶恒河清爭水豈無風送落花流 其六

九九霜泡盆中菊七七花開座上蓮任開任落經多少卧看星辰向地懸 其七

紅葉題詩霜滿天衲衣欲補苦無錢石龕砌在石梁側歸去程途不用船 其八

萬年寺

近舍廬山五老峰遠尋台岳萬年松金庭蓮閣題親到寶藏袾衣　賜佛供晝棟朝飛東海燕繩床夜宿西降龍溪造尚有生身在生在諸天沒去蹤

別無盡法師

迎我長松落落別師芳草萋萋前生雙樹同宿今夜孤雲並棲清磬傳燈鶴唳虛牕薄露猿啼知心惠遠一笑何必送過虎谿

與文心上人觀瀑布有千秋之感因吟二絕

泰皇厭勝事成灰漢武求仙海上來棗大如瓜真誕語飛梁懸瀑至今哀 其一

雙女臨風心未灰一杯渡海去還來劉郎仙跡今何在松澗悽悽猿鶴哀 其二

約文心上人遊匡山

幽溪梵響寺東流説法吟詩僧更幽彭水澄波牒海若何時飛錫到江州

湖上曉行

曉日映湖山鐘鳴淨寺開漁人歌采菲解網格奸頑

二司諸公作西湖贈別圖送　林澹生公祖之

西江憲長賦贈

帝簡與人鎮勝區法星原是宰官流冠公鎖鑰雄東海吉甫澄清借南州秋水長天雲旗出王沙滕閣露冕遊豈岡妙寫湖中景試踏匡峯最上頭

酬錢鄉令官詹 升兒彌月惠以王環珊瑚詩弱志謝

庸上台光湖上明署中雀喜報添丁敢言豚犬輝依

鳳擇若珊瑚色比驊黄酒酣歌珠句麗蘭湯浴罷王環清護身幸有文星照佳話共傳孺子名

大宗伯鄭方翁贈兒高麗硯賦謝二首

硯來高麗藏家珍相贈吾兒期嶙峋金鏡磨開雲裡月雙魚湧出海波輪 其一

硯石兩層疑有神硯文九轉晶無塵挐來几上照藜火恍見瀛洲墨浪春 其二

弋陽懷謝疊山

弋陽城下懷疊山當日提刑鎮此關賣卜建寧湏着說江州頁義實無顏

信州舟中有感 是時轉楚臬歸復聞浙中題留

歸帆五日滯信州白石灘頭戀白鷗夜靜碓聲驚夢語晝長樹色攪鄉愁解維回首吳山月擊楫驚心鎮海樓三載飭兵蹤戰具浙中何事強淹留

鉛山舟上返照

廻棹水雲鄉醉歌意欲狂船弦掛寺影夕照漾山光身畏蘆花熱口對柑子香不知小雪候薄暮聽滄浪

冬日信江湧興

故園殘菊戰霜威謾道江南螃蟹肥遍地桃花是楓葉滿江鷗鷺似魚磯

過貴家門首登岸漫眺

削成巨石鎮靈沙箇箇峯巒面貴家問道狀元兼相府探花卿月映雲霞

貴溪仙岩諸景 閱廣輿圖因醉吟以當卧遊

龍頭井上吹笛哀聲開鷲嶺藐姑來藐姑坐處兀白石齋心相禱仙岩隈二十四岩岩奇𡸣牖玲瓏大半開榻几淨掃迎風坐珍禽飛去復飛回轉行洞口

周數里秉燭遊之絕塵埃但看室廬煙火似村落林
木森森更崔嵬蘇秦臺前張儀井同師鬼谷何相猜
獨笑鷸蚌爭辨日不見蘇張鼓舌來誰爲知兮誰是
物象山主靜無聖胎紛紛唇焦較多事何如鴻漸恭
經不可裁吁嗟乎鬼谷高弟身惹灾胥疾耳孫天可
同人發殺機虎嘯雨心悠道術龍馴雷龍虎壁間藏
書異何年秘授碧雲臺　右仙巖歌

喜覃恩獲封三代

一官尸素慚氏望三世沐恩慶有光

明聖覃敷新雨露鄉賢階陟舊宮墻祖修豹隱人誰
古松貢馬鬣背更香拜首　綸音何以報傾丹向日
祝無疆

賀吳殿受和愛昆玉同登賢書

昔年治行吳公術今日于門多達人鄴架酉山家學
遠奎聯丁運賢書新　五龍時御飛潛邸雙鳳和鳴
聲絕塵咸羨弟兄最孝友家傳任譜動楓宸

戊辰元日立春望北
朝賀志喜　是時聞逮去織造之報

去年元日雪如銀今日今春色正新覗見雪消君子
盛日中雷動
聖明振衣垂扆服寬疲力草長蒐背指佞臣中使撤
同懽動地千官拜舞慶　絲綸

正月四日渡溪觀沈侯建塔仝熊仲賓品茶是
日仲賓赴選吟此以壯其行

沈侯建塔鎮溘洲赤日珠光溪水流花縣笙歌傳勝
事禪房鐘梵思悠悠杯中雲氣騰龍井塔下晴煙送
鷁舟二陸看花春欲暮休文星聚鳳池頭

戊辰人日剪綵適有逆黃鶯者漫吟志感

兩年人日滯杭州今歲剪花梓里遊梅滿孤山戀五
柳鶯啼三竺怨雙鳩　其一

剪綵爲人人在手每年人日日傷心椒花重憶筆花
夢梅雪爭春鬢雪侵　其二

丁卯十月望後上饒訪鄭方翁大宗伯是時聞
熹宗哀詔

靈山深處合星藏舊學井盤意感愴促膝談心無別
語悲歌竟日泣　先皇

山人秦心卿寫淸聽圖并詩見贈罔鄉李九凝
題有氷泉雪蓝之句因作二詩以謝時丁卯九
月也作放鶴歌
放鶴遺蹤訪昔賢孤山零落空雲烟風流文采今猶
在縹渺如君水墨仙幽絶可聞不可見但見新詩畫
爭妍山耶雲耶吾莫辨試一展玩心欣然巖谷山開
楓葉下數間茅屋依山前山人簌簌起淸聽中有一
道飛來泉踈影橫斜香暗渡纖塵不受靜娟娟居懸
澗中別有天貽我一幅眞奇緣三絶何人擬鄭虔筆

力挽回幾百年梳此釣臺夜不眠北山移我歸來篇

謝李罔鄉
風馳電掣多君才雪蓝氷泉豈我哉牽有胸中丘壑
趣朗吟如對湖光開

戊辰正月十四仝南華李山人連展祖塋夜入
城觀燈（光莊虎形鳳形七星堆也）
燈燈相續傳宗祊連展先墓意感愴月窟根尋正月
夜星橋影渡七星光恍聞虎嘯松楸動疑見鳳飛栢
葉香指點山靈柱下史秦栻萬樹兪三陽

拜岳武穆墓
胥濤湧去岳潮來兩水酹神雲自開風雨刀頭猶砍
虜忠魂幾遶汴州回

渡錢塘江
鳳山下問龍山舟白浪旋空天上浮試向山陰避海
口魚牙雹鼓莫驚鷗

次韻秦酬陳仲醇先生見贈
不事王侯巖壑高文高行古難兼龍門五十餘年
峻鴻羽八千海外瞻 帝簡異人作砥柱

朝推碩德可風梧捧詩如見雲開鶴愧未知非叅學
謫

贈成叅戎平海寇（戊辰歲也）四首
六月興師靖海氛登壇推轂成將軍家傳豹略虎頭
種海定波寧佇勒勳
說劒談兵久識君樓船今日辨風雲占星定報攙搶
墮倚馬早飛露布文（叅戎工詩畫）
闖寇憑凌恒候月浙兵超忽已乘風泥船斬馘逐波
去誰上驃騎第一功

閩中赤子弄潢池昕上殺人水上嬉天助火攻妖落
海扶桑遁悍將軍奇

、正月二日與董聖臣遊法相寺 共傳定光眞身祈子輙應

即佛即心歲歲新山光一路滿松筠珠燈閃閃現空
色寶蓋巍巍住法身雲壑無聲能伏虎風幡乍轉便
逃麟大生眞種須尋我釋氏抱來寧有因

次韻奉酬韓止脩翰撰見贈二首

貫生何日動旌旄茶火久應照太薇五色雲開庚戌
榜八千嶺外潮陽歸名山著作堪追古茅水經綸世

所希儀廷那可無文士　環召佇看翥鳳威 其一
蔺在帝臣多琢磨天孫雲錦重鑾坡南陽抱膝舒長
嘯　東關橫經磨聖歌當代史才推椽筆　中興玉
鼎藉調和玄亭一片清如水誰念詞林老薜蘿 其二

玉泉觀魚

白雲湧出玉泉通幾陣文魚見化工銀者悠然金者
逝喁喁相戲鬪鬒紅

龍井茶

龍湫雨氣長松蘿碧玉泓然見素娥帶月種來能釀
夢辦才烹熟飲東坡

次韻奉酬朱白岳侍御

朱雲請劍氣千秋直節家傳砥末流繡斧曾開金馬
曙奚囊能煥碧雞軺　龍飛日月看鳴鳳驄馭風霜
莫狎鷗　都下埋輪眞豸史滅奴何計借長籌

臬署春風半榻五月芭蕉盛開

蒲腔生意春風榻養得芭蕉五月開對此清凉忘人
夏蕭然秋色落霜臺

臬司階前雙鶴舞戲吟二首

從來海外棲珠樹今向法堂問是非三尺脛長能聽
對圜空刑措可忘機 其一
隨我上堂不怯威月明雲外散衙歸伴琴俛啄非供
玩相約何時幾嶺飛 其二

奉酬金雙南司勳見贈

水鏡光同陛五臺玉山簡要兼王裴秦茅須仗持衡
手夾袋固多經濟才烟雨樓邊風雅勝雲龍際會歌
明哉太平天子中興日 時崇禎元年 侍有山公賢路開

觀潮行

強弩射潮潮拍空緒山障海潮欲東[illegible][illegible]潮若爭天
地極目錢塘思無窮奚潮兒亞海鷗立夕照江樓樓
彩紅坎流于茲豈失信日月之行在其中波寧海定
長如此安得扶桑蚕掛弓 時八月十五錢塘無潮或云緒山障口此亦奇事

備陛秉虛戀長悍臚原憲副赴泰侍御喻庵黃
學憲寓㢘席席設于江錦衣宅江自大宗伯以
來海內名家尙存韓世忠故廳四壁古色照人
諸公盛集錦衣堂鶯座霏霏數與亡趙宋故宮成梵
守衙王臺樹存靈光

玉堂甲科傳玉署三 朝鄉月照錢塘尚書北斗臺
無地開府南征武有光 以下二首贈錦衣
亭亭玉樹臨風長英妙將軍武奮揚佇看驃騎紹祖
烈當年征播勤旂常 錦衣美少年更沉毅

與陸秉虛游跋光寺二首
慧日禁綠上綠條松風徙倚看青蓮島中有國大如
斗城內一山小似拳 其一
暫出烏臺消暑氣來游鶴嶺望桑田漫以醍醐當聖
酒且將茗爭佐法筵 其二

讀魏忠節年譜與魏孝子[illegible]國共仲氏求序感賦
斷臂剖肝心一人衆尸碧血長依親天生父子奪妖
璫道在君臣批逆鱗千古河山壯氣色萬年倫物倍
精神一門忠孝遺文在 丁卯余爲題祠 共喜雙旌 御墨新

淅藩紫薇深處閒吟二首
凝露垂珠朝日暉擷霞舒豔晚香微首藩嘉樹先南
國誰種甘棠萬姓依 其一
雨裛香袍坐冉冉風吹紅瓣故飛飛右堂高閣紫薇
對人道中書是與非 其二

將赴楚臬舟次章門報晉淅藩訪有感 丁卯冬
共欣新曆飛龍首獨坐外臺當虎關浩氣已吞雲夢
澤高情仍對武林山彌天網解 聖恩渥 聖主登極 防地
風恬宦海開黑獄忠魂應見日清流遠戍即時還

大宗伯董思白自言垂髫蒙衷簡肅國士之知
因畫南浦雲西山雨一幅贈鼎兒以志屈望吟湖
萊獻天人推董子游戲墨妙擬東坡青宮黃閣詞元
手晝棟朱簾任筆摩豈識鳳麟纔總角寧兇猿鶴老
烟蘿鄭侯仙侶來湖上倪賦高軒孺子歌

以上原缺

感懷四首

嚴陵經過問羊裘　聖主中興多壯猷授爾黄精堪擣藥杭州莫認作玄洲

未聞西北繚貔貅何事東南苦持籌剜肉醫瘡瘡孔毒催科政拙波臣愁

若耶溪邊巳卯鷗何心海國稱壯遊鱸魚正美絲瓜熟試聽秋風登庾樓

漁蘇堤上水悠悠更虜孤山放鶴叟六載追尋傷往事今來黄檗拉同遊

病卧閒中補浙潘左轄苦吟

憫無劉安轉輪望誰意山公啓事茲戶牖窺天天自靜撓筆過夏夏猶長白雲驚起親不見烈日蒸時忠欲狂伏枕那堪仰屋嘆焚香午夜祝　君王　其一

憂民未上監門章腰折歸來靖節傍紫巳抹泉井種竹那知吳越更蔭棠寺鐘驚枕禪心寂秋月透窓官興忘犬馬病軀縱奮起實難顛倒着衣裳　其二

家園牡丹六首

抱病無錢去買山雙池曲處掩柴關園逢風雨驚愁眼淺淺深深雨後斑

家僮報道牡丹開霹靂一聲雨又來慇懃好護胭脂臉留待幽人勸酒杯

憶昔邢州賽洛陽咸誇趙女洗紅粧而今故里朱欄媚始信江南情更長

曾經閒上說牡丹問他姓名道是潘雨後衰紅腰幾折色空空色不忍看

魏紫姚黄何足誇陶園冷處貢煙霞倚風含笑多情態疑是西施若浣紗

花名九十種難詳五十年來幾徜徉堪笑歐公居洛日四遭花期兩度忙

織女詞

別郎一載杳無音我織機絲郎理琴今夜相逢難道意乘風一曲寫愁心

誰架鵲橋月已陰星房半掩意沉吟人間天上黯然別怎似今宵恨別深

七夕歌　效温李

香車已駕且停梭蛾眉淡掃水生波吹簫鶴唳橫空

小用他日王門須調羹

壬申八月十三夜憂旱忽聞家童吹簫其聲甚悲乃知簫者肅也以憂心感之肅者轉而悲耳

八月旱枯怨霓虹簫聲午夜助悲風誰人切切作此曲詢之門外曰家童畢雨何時問參井只得吹簫向碧空虞韶元聲堪解慍薰風膏雨黍芃芃王褒作賦高千古雅音醉醺傾漢宮且聞虞阜康王谷天將雨時似絲桐江南慈竹生簫管孤雌寡鵠悲阜螽蒼梧之丘湘妃泣于晉和雲月出嵩女媧補天天欲怒聽

雷破石秋雨深老人救旱硯池水水深三尺滴馬驟絳侯給食空腸斷伍子吹簫乞市中蒯楯輷然作雷電匣上簫鼓故爺爺仙史鳳飛隨嬴女寧埋赤玉張駿翁我聞此曲淚如雨仰天大息望霢霂商羊不舞蟠將滿腹有于遣雲漢同　右雲漢行

睡起看月

吟到三更興更狂手持如意破天荒莫悲匣裏芙蓉冷且灌園中金粟香三藏牙籤勤拂拭孤燈玉磬韻鏗鏘斷杯中聖陶然睡月窩未探滿屋梁

新糯釀酒二首

粳糯既蒸酒甕香桂花可釀若無方市來芋栗兒童喜玉糝和羹調桂醬

糯田收自淵明鄉更醉步兵酒甕房爛煮羊羹斟桂醑醒來散髮歌滄浪

夜坐聞簫

三徑蓉英陶令觴四杯中聖謫仙狂何須險語破鬼膽且聽吹簫來鳳凰

與羅空如與度侄孫徐表侄秋夜翫月時苦旱

漫吟

秋月白佳景茗戰潤枯腸席地看牛斗蟠影轉西廊既愛蔭竹青更悲庭草黃兩兒晷少長顛倒弄衣裳天高人語靜玉露蘭桂香羅含風期遠小阮意疎狂孺子天機活論詩追盛唐腸不因酒熱興固與夜長攜手出門去珠影在橫塘池魚樂在沼久旱實淒涼山雲不出岫野鳥疑商羊無術驅龍戰何心悲鳳翔憂樂迭相尋展轉夜未央緩步掩柴關各自看屋梁羅君讀戴記我亦誦金剛閒腑照顏色恍見舍利光

身世已冉冉高卧夢羲皇

庭草自家生意

勿刈庭前昔帶草且剗架上藥欄苔斜枝故故弄雲
影不盡詩思得得來

兵垣馮楨卿寄墨竹十幅其尊翁北海先生所
寫作石乃楨卿筆也寄謝

北海簹龍已拂雲千尋勁節小馮君文蘇兼妙筆天
手陋彼南宮萬石翁

感懷

昔宦大行北繼遊天目西徒饒山水趣無以澤蒸黎
牧牛去害馬參鵝聞晨鷄東作勸農急載酒醼黃鸝
戢奸嚴保障妖賊畏蒺藜恤災力請命愛士勤提撕
雨應桑林禱鉅鹿慰雲霓海邦修戰具南車可導迷
選將毖火攻乘風破鯨鯢臨海觀天地日月此高低
六橋三竺間未敢宿招提八載思刁酒夢在邢州梨
芥茶若於檗蓴菜幷如韮素餐洵所恥愧茲腰下犀
軍國毫無補歸探圃中藜宅隣大士閣宜乞微生醯
朝餐金粟露暮釣若耶溪評史開隻眼吟詩自出題

酒逢卯已飲三杯醉如泥醒起讀莊子逍遙物自齊

憶先訓二首

焚膏評史晉前案擁被談經啓後英炊飯療饑熟也
未等閒飯熟易生生

韓范姓名夜夜呼歐蘇文字年年娛兒今遍歷風塵
矣自愧浮生一事無

家居卧遊西湖漫吟

夜坐宛對湖上月晝行宛對湖上山宣公廟貌巋然
在展誦奏疏幾迴環客去客來孤嶼傍林逋高風不

可攀鄭俠疏鑿到今日南峰北峰雲徑遲蘇隄橫亘
六橋韓蘇白 兵寘開笑顏萬松嶺去鳳篁嶺陣陣松
風引仙班辨才亭上看神石六一泉下水潺潺靈樹
南枝謁武穆金陀粹編誰人刪繭懸改 廸余忠肅
千載忠良夢覺關尚論先賢屢仰止放鶴人關心亦
閑

此君軒看秋聲賦喜吟四首

竹竿壓墻墻尾飛書聲且罷說天機童稚何知歐子
問此君相對奏音徽

我欲無言聲正希此君拈出畫珠璣蕭蕭意遠看秋色那管兵刑是與非（駅中有兵象刑官二意）

煙清雲斂美秋嬋欲取蠙珠身上衣此君月日相逢語飽說一番可療饑

渥然卅者未爲肥唧唧星星不足譏汰得禪心清似水此君偕我蝶山歸

龔世兄禹鑄禹錫遠惠岕茶喜吟絕句八首

故人海上餉春芽攪破菜園萬樹花消渴著書吟夜月術蘇家句看朝霞

毘陵人餉湖州茶恨少惠泉飛雪花欲學盧仝自暢飲先信陸羽乳泉嘉

蟹眼松風現法華有如羽客醉流霞雅歌最忌淫哇曲茶味豈宜賣酒家

遠來雀舌兩封斜謾把明珠百斛誇喚醒枯腸澆磊塊新詩何日寄天涯

若爲山人破睡來泉茸器絜試烹哉快看蟹眼與魚眼預報二兄春占魁

龍團顧渚經春霖蝶戀常州夢幾回一杯嘗盡一[illegible]杯

苦蘭谷幽香在月臺（思老師也）

科頭汲水學顛董香飄碧雲浮椀中文字五千無一句脩然兩腋生清風

固宜佛事熏毘耶更喜眠雲野鶴家月影竹林和露滴何須拍肩向洪崖

讀徐文長傳漫吟三首

不學徐陵聲艷麗直追孺子骨昂藏三千樂府四聲曲二百餘年一奚囊

鍾靈禹穴讀三墳碎穀掩扉破世氛賦就清新高督府詩成俊逸不叅軍

當年宮諭力救君那似中郎識子雲人與蘭亭俱未朽誰披荒草弔孤墳

登藏經閣

經自天台脈迸初藏聲于于經聲徐灶邊汲井煑精飯竹下通泉放鯽魚六一自居惟節飲大千世界總蘧廬登樓已覺秋懷慕魚鳥相親與世疎

頻歸高閣悟風旛內典儒經取次繙東嶺飛來水遶宅南山斜去樹當門冬茶含藥還需雨秋菊將開似

欲脫心遠境閑天籟細色空空色更何言 其二

蓮經寫出董玄宰梅嶺傳來陳白沙悟得同歸是一軸何須趺坐轉三車　右絶句

夜持萬歲藤

吾愛天台萬歲藤相隨秋夜對名僧結根雲外形如鶴濯幹霜天色似冰燈下欲飛思舊塔月中携手勝新朋滿園不厭三更冷起看衲衣珠照乘 其一

雖用勿行惟我能舍之則藏爾不兢風霜歷盡心如石牛馬任呼然自懲他日扶顛稱國老目前伴讀得

貞朋孤高不受人繩削倚杖西天祝　日升 其二

其形似面清而圓賦性疏瀞匠于玄席間恍拍寒山石床頭似同恰得眠不與俗人為冷暖常隨高士結雲煙根成琥珀用尚小不如拄杖可擎天松化龍鱗猶有盡何如飛錫長萬年朝持霞起赤城上暮看雪噴石梁邊方竹謾勞文饒贈深山觧虎破三千欲作杖銘心已倦呼兒還誦大戴篇　右古藤歌

壬申九日採菊歌

憶昔黄州過重陽天藍盆菊紫兼黄而今採遍東籬下花未開今空酌觴北鴈南歸樓切切青齊叛卒報賜張參軍落帽龍山會戚擁鎮臣中外茲幸賴廣兵扣近冠家家咸佩茱萸囊岸幘樓邊看桂嶺脫衣亭上掛蒼筤杯中香瀲翻菡萏醉後狂歌韻風篁糝英未落尙含蘂且集芙蓉為野裳謾道竹林負勁節紅榴的的向晩芳南北宦遊二十載登高勝會有幾場白衣送酒問陶令不敢題糕嘲劉郎無能請纓慰東顧鮮組歸來卧西昌多病多愁難戲馬垂竿結網惟閑鱗數點雨聲催落葉還聽殺氣遍東方牛山涕

淚今更甚笑殺烏紗滿廟廊閑門兀坐空搔首乘興登樓更斷腸

九月九日思天台文心上人

庾酒盈樽學中聖菊花傍海欲尋仙思君且向花邊立立到花開霜滿天

重陽後一日園中摘小橘 仿晉橘行

三年種橘在蘭房今日成林勝瀟湘盆蒂垂枝裁羽翠樊條摘實猶未黄影落寒潭珠沉水擎來王盤氣鮮香味比荔枝輸白甜質同竹葉傲嚴霜小小王果

獻周王芬芬素艳君子堂又何必朱丹其色青青酸
酸向晚芳但取同心弃可口奚論千樹之武昌橘中
二叟皤然笑柑橘辨難説也長木奴遺子較多事欲
懷奉毋增感傷吾愛不遷頌屈子敢望再熟賦潘郎
呼兒命酒賞園橘岸幘狂歌兩重陽

章水歌送陳雲怡督學按察嘉湖

章水歌章水歌歌送督學　陳使君使君人品妙天
下曾叱奸相于方張不作呈身銓部郎　中興禮樂
拜首颺　帝喜祥麟瑞鳳凰特簡文星重地來匡山

彭蠡白花開豐城劍氣出塵埃匡上干霄豫章才相
士以神不以皮昔年盧齋燭鬚眉容同偏尚古文詞
君參今古聖之時臨海造就爲國元龜崑山歎搦結
絲懸蔡西士雅言今好奇奇中有正大宗師頂門談
理開鑰匙孝以身先則可埀當代才名推則葵擬歸
北闕班龍夔猶向西吳師熊羆憶昔送君在西湖今
歌章水送君去章水之清天一色玉沙滕閣空中樓
君從章水得玄珠咸擬陽秋映冰壺章水之流瀉大
孤洪崖石壁雄千古君從章水抵湛盧高峙龍門與

天衢伏枕山阿癡道人曾遊三竺六橋閒看君棠蔭
經幾春知君原是宰官身放生池上快羽鱗煙雨樓
邊暫侁侁將來雨地爭撫臣海湖浪起雪如銀孰與
砥柱江中流君不見五老峯前楓葉紅翩翩爲我留
歸歟又不見鐵柱觀前雙鶴舞旋旋轉轉上仙舟胸
中有意更欲吐眼底建牙若蜉蝣恨我未與鵷鷺裘
與君痛飲西江頭何年再廻日月照爲解知心萬斛
愁

重陽後四日同袁盃仲羅空如酌于遂初堂喜

缾中木芙蓉屏上西湖景因吟四絶

酒迎十幅西湖風缾插數枝西子紅似洗臙脂向月
美六橋花梱醉芳叢

水蓮花謝木蓮開若箇移枝席上來莫怪秋容不柰
摘吳歌恍在姑蘇臺

種時春暖開時涼艷色勝蘭羞菊香莫恨無人知女
意屈平同我集爲裳

漫惜拒霜獨裊霜冬茶含蕊在西廊佳賓來自重陽
後且看芙蓉整晚裝

偕裒益仲羅空如暨冉兒步自南溪至東溪渡
舟遊崇文塔因談南都刹宇之盛霞光上人送
過溪東漫歌而歸作溪遊歌
臥山問渡渡不周弄水過灘快勝遊童子登涯詢野
鶴上人開塔看沙鷗一層巳俯壚州路七級誰成寶
蓋樓金刹影推白日冷火珠光送過帆秋青龍信跛
報亭午黃蘗山鐘在上頭塔後稻田現淨土塔前鴻
鴈哀古丘僧耐煩惱護佛力萬匠磨空心不休鑿石
開山闢梵宇我聞之淚下如流坐間因談　南都麗

爲美來椅恣冥搜苦病山中悲蟋蟀忘機一任呼馬
牛長兒旣愛水雲窩上客亦憐松竹幽山屐踏穿輿
未巳山蟬處處覺綢繆家人頻報贈福履咸爲三兒
將試週指點煙霞盈盈水遠公送我發棹謳

反八公操八首

何必鷄鳴天上不須犬吠雲中六情談談無欲斗室
居然大空
何必爲江爲嶽不須召雨召雲元神呼吸自我天地
一中初分
何必崩山塞水不須扠虎致龍息調心靜觀止萬象
森羅在胸
何必分形易貌不須白日昬暝圓光一點如許靈妙
鏗然有聲
何必凌波越海不須躡步乘雲氣清神爽體便破盡
世間魔軍
何必化砂煮石不須點鐵成金丹爐火候一到日用
寶珠如林
何必移山易室不須化草成禽精誠能射石虎魚躍

鳶飛快心
何必厖眉皓髮不須髻角絲青淮南非有仙骨安用
八公變形

壬申九月偕裒益仲徐質甫遊慈慧庵因憶乙
巳與月天同宿低回久之其徒本光談及千佛
募自章門刱地擴成梵宇與益仲話舊晚歸入
城率爾任歌月天行

乘輿鍾縣揮幾幅興酣出郭訪天竺二十八年前此
宿月天同我倚修竹舊峰松落舊溪雲今日香開今

月菊南山巳聽北山文後殿昔爲前殿屋蘚積石龕
舍利光參寥參弟子同慕蓼莫向梵宮悲鶴猿且將幽
事問樵牧雙樹爲宗秋葉紅千花成佛萬人福石牀
猶見慧能踪展轉西廊皆老禿盋仲去年遊兩都高
情無已來山麓拈花微笑破煙霞勸我何爲遂初服
我住上方是前緣漫勞輦上頻推轂山笠好戴山屐
徒恭與正濃酒巾漉簷燈閃閃續久陽長歌歸去課
兒讀君不見淵明故里壘池新尉山千古傳梅福灌
錦江邊頌眞君冷齋夜話文郁郁豈無霧隱變江湖

亦憶天台與天目身羸難比王陽馭山東諸將俱折
軸何似醍醐當藥爐敢言逸趣在耕築風流世羨尚
書孫論交推心置人腹連日徘徊東西林吟風弄月
意翛翛君去章門風月好何時足音聞空谷

擬陶

敝廬對東郭不聞塵市喧何能遂爾爾而壁心無偏
頫上藏經閣悽然見東山山色淡秋容鳥啼鳥回還
此間有至性啞啞向誰言

十月咏菊作冬菊行

昌黎恨爾生不早靖節愛渠晩更好英落飄零滿地
金詩云訪落開天藻歐王孫解楚詞論眞露傲霜洞
火棗隱逸慨名君子眞鶴翁飲水勝芝草色香根葉
是仙花久服輕身自奈老病在雙骭俗難醫飲之神
活目睥睥腎氏國手循茲書天氣人情俱渾顏吾且
釀花中聖清東籬絡伴玉山倒玄陰雪鼈月精芳歌
咏太平
主有道何必南陽山谷家通泉泛菊看鴻寶芻邊片
石似觀音珙樹垂枝兢海島樂此忘憂娛小春世間

世外無炎燠

贈黃醫士

皤然黃石公住在邑城東施藥以娛老引經若發蒙
一壺日月治九轉地天通卅火落松子桃花萬樹紅

贈星士官鶴野

上官星士多奇中知我窮通二十年不是襄陽節度
使如何索我買山錢

卧病喜雪適撫州有天落粟谷之報絶句四首

袁安高卧少逢迎靜聽此君碎玉聲更喜紅梅鬪雪

艷郢歌寡和洛川媄
豫報有年天雨粟忽然無樹地開花烹茶融雪紅爐
點始悟天心只素華
開門只見縱橫落入牖不知遠近來氣似胥濤陰怒
號色如神女下粧臺
鶴氅羽士來相訪姑射山人結素盟王板水晶和粉
匀糝羹味勝鹽梅羨

雪夜夢遊天台晤文心上人話舊作天台行

夢觀東海過明州足踏孤雲天一握瓦到幽溪扣禪

關王枝光滑映撲渥蒳苔蒲雪飛蒲團高卧繩床呼
不覺驚起問茗烹雪花別來歲月幾晦朔當年同事
諸宰官曳履建牙久吹角君獨逃名黃蘗山遠尋仙
蹤聲剎豕非仙非禪我何言但遂初衣尋孔樂課子
守墓耕稻田吟風弄月亦多學臘前無事故相思愛
你文心起混濁宦海而今誰砥瀾人情反覆那歸璞
在家清淨如出家雙脚健行走犖确千里雪山一夢
中赤城夜鷄聲喔喔鐘鳴殿開路漫漫月下美人手
濯濯携我仝登華頂峰曠然天際峙南嶽

念奴嬌

戲紅梅

斜風細雨吹到爽來第一山梟梟梅紅杯浮綠鵲噉
殘雪手把燈爇老君殿上聽唱東坡幾曲履聲促促
宮漏長送歸院去金蓮燭尋紅梅不見何處雲雨巫
山六六
經年蔵色收香而今跡影橫斜恰似幽人在空谷玄
都觀裏桃要與劉郎爭妍不足孤山湖水清淺可憐
和靖相知鶯怎敢爲雨役爲雲對影同聲雪敲松竹

壬申臘月十九夜夢入仙都仰見五色雲當門
獅子橫路入門一道人持劍一上人低眉談玄
玄釋釋役談邊事各吟一律醒時猶記吾所吟
者因錄之以識吾神之清也

夢入仙都雲物新英雄相遇最精神貌天獅子當門
立振地龍泉席上珍原道低眉立脚穩憂邊痛哭債
帥貧邊陽戍卒何時靖防抑宣雲經幾春

壽敬亭叔祖八袠作跨鶴行

新年佳氣鬱葱葱爭看跨鶴八十翁我頌椒花斟栢

葉稱觴問道拜下風芝田幾履鋤雲種親手栽成合
抱松海上三珠映膝下蚌珠七十氣更雄不須黃白
燒丹火日掛杖頭資無姚人號大丘色不喜自言小
隱心猶遂蠅頭細字剔燈寫季子傳經會發蒙樂水
樂山樂且壽耳聰目明顏如童大千世界一粒米絳
笙謙融五老峯何問神仙張與李年年歲歲桃花紅
洛社耆英賓邵邑玄都觀左有葛洪武公進德咏淇
澳倘遇文王質非熊慚我半生尋氣海那知叔祖即
崆峒蔡山簇簇金蓮盛恍在瑤池與瓊宮

送蔡發明年兄署論貴溪二首

中郎此去振賢關元定高風峙象山龍虎丹書應秘
授鵝湖師弟冠朝班

西山道脉麗天章禹範羲圖稱家藏仙巖洞裏開雲
日仲默金針定穿揚

賀貞木侄孫應貢上　京

晚年登第陳同甫連上幾書氣也雄謾道明經不進
士賢良三策推董公

花晨前三日寃長應太室公祖惠龍井茶快飲
賦謝

百日春光已過半蕭蕭風雨花前歎對杯散帙醉如
泥擊磬弄琴夜復旦長嘯書空怯勝遊科頭閱史恣
評彈感公寄我湖山茶消渴狂歌誰是伴

仲春念四日同漆蔚生戴叔度漆自磾戴礿士
熊仲賓諸公會飲青龍山

吾鄉嘉會在神京此日劉杯尋舊盟試聽鶯聲歌大
雅欣看祭色映新晴坐間霏玉皆卿料席上明珠是
國楨問我丟官何所事歸依大士隱東城

送史司訓宰蒙自二首

滇南自古稱邊地循令而今需異才孤鶴摩天疏碧
玉琴堂應有菊花開

五鳳山頭疑鳳集龍沙洲畔雙鳧飛如公雄略仁明
武交趾聞聲類首歸

陳鹿苹方伯有書見訊詩以志謝（時鹿苹由西江轉楚右轄）

長江六月擁樓船花對紫薇黃鶴邊吾已一丘井避
地君還四岳去朝天當年攬轡稱霜肅（先巡按順天巴蜀）今
日台衡看斗懸借節西來堪下榻龍沙居士抶龍泉

行路難

行路難行路難出門便是九嶷山側身轉去洞庭删心之憂矣幾往還巫山高不可攀瞿塘險鬼門關南面北城心不閑擁書萬卷繁難删行路難行路難踟天踏地過羊腸絕壁懸崖似石梁將軍莫買盧龍塞衛青何日平遼陽漢廷相如擅文章天子讀之氣飄揚子雲入室賈誼升堂千古史才稱子長終身坎壈驚且惶彼兎死獵狗傷人言仕路多虎狼行路難行路難試一思之淚沾裳

癸酉八月七日遊龍光寺作龍沙歌

神所往兮在龍沙沙之飛似雪花俯瞰城中烟火萬家鍾鳴鼎食真豪華紛紛衆子亂如麻挾彈王孫教琵琶肩摩轂擊日影斜城門山積東陵瓜沙之色映雲霞旌旗日月晃建牙舍利珠光轉三車青樓粉黛薺溶吐南浦使者歌皇華西山辯才着袈裟沙之高與城頹鐵樹浮州壯金湯亘與匡廬遥相望將軍武庫星斗鍬（晴寺前造軍器）聚米爲山樵保障龍沙盛會天地長沙之氣寔幽芳羽衣道士披霓裳煮作精銀闢天香胡入禪房似玉堂夜恍白雲鋪石牀逍遥閑步造帝鄉宿龍光心清凉何時畢了婚嫁㧾衲衣枕此終緇徉

送馮景僕署諭順德

炎州六月片帆輕（時六月多雨）送客驪歌南海行赤幟高標推大雅絳紗經術起羣英三山筆落風濤壯五嶺氣清藜照明報　主恩知多國士龍頭先占有同聲

贈李山人南華作南華行

觀天察地李南華既在眼中辨龍蛇更能足下泛仙

槎文昌武庫妙諸家說到性情墜天花非鳳非獅非兎豈誰窺誰王誰爪牙鞭風浴日駕雲車水走沙飛手可拏郭璞遺經悟不差子長列傳真堪誇當今鄉相不愛客何似青門學種瓜

錦江春晩

倏然春已暮繫纜來尋幽雲飛猿鶴喜風送鷓鴣愁洞山花欲咲玄觀桃難偸指點先賢跡長歌蘇子由

其二

錦水帯山郭形勝千古稚城拆聲南北長虹亘西東

綠樹迷花縣青雲接發宮朗吟山谷賦道院蔭春風

贈傅左之暨其高足廖行可陳吉甫作飛花行

錦城無處不飛花花滿城頭廖家園廖生生來金玉氣追琢其章眞與璠與璵咏歌得傅師更有陳生如玉溫三三兩兩片雲居壯那亭前細論文日夕携簏踏春色亦風亦雅入青雲青雲有路莫錯過午夜燒燭窺典墳城邊月照螢窗裏致脩只知絕塵氛城外蛙鳴是鼓吹吹動禪心悟風櫓明師談藐如破的箭簡穿揚可冠軍試拔龍泉太阿舞泰光交映動星文

筠陽途中

筍輿睡熟聞黃鸝驚起春心夢不成草色青青猶帶雨車聲軋軋似趁晴成道三秋嗟嚚喜今二麥尚敷榮詩料滿眼饒詩興吟到門前稚子迎

過蘇溪

二蘇過處蘇溪名留得烟霞映赤城三老猶傳學士語二人同夢戒師迎洞山席上誰賓主錦水署中難弟兄似此諸官多勝地壯遊何必在神京

筠城送吳起之赴南都兼訊令侄桂子

烟花三月下金陵一幅畫圖只几憑誇說六朝佳麗色鍾山瑞氣覺崢嶸其一

錦江秀色自天來索句送君眞快哉萬里圖南須詞徤雨花臺上試仙才其二

南國人文首延陵君家郁郁似雲蒸江山能助文章興直上蓬萊第一層其三

宿蘇溪旅店閑吟二首

終日春郊對翠微羣喧野雀共忘機水田倒影凝霞起春麥揚花似雪飛領要牧童閑小草雨晴村婦晒簑衣入門便問老農跡已見鋤雲帶月歸其一

數間茅店傍溪開若箇仙人採藥來未煮黃粱先問桃且邀紅友酌搖臺但聞一部鼓吹鑾漫惜三春花柳摧試啜壺中雪梨味勝於調鼎作鹽梅其二

棠浦暫憩

已見田中盈二麰更逢月令播新穫車邊棠棣歌偏及路上桃枝懷好逑日暖山溪鳴稚鳥雨晴婦女懽雎鳩棠陰便是河陽地社老占年大有秋

過故里橋放歌行

先賢故里漫吟哦不肯折腰可學廣方岳固非五斗
倖明時豈恐井蹉跎但爲遼餉吸民髓赤子痛心巳
横戈守落何計能點鐵保發不應急催科歸去來歸
去來山中辱再
命薄福增沉痾病臣空抱杞憂切當事悠悠快鳴珂
一腔熱血向誰洒試問靖節先生者仰負
國恩可柰何日夕焚香誦摩訶心無一事只賡和架
上萬卷堪晤語門前五柳儘婆娑漉葛巾洗墨池師
作先生故里歌

贈山人廖少峰

短小精勤不用節談天炙轂好尋龍頭龍三朶飢飡
石足踏千山醉卧松鍼定指南能轉斗足看拱北苦
朝宗君平何必逊名隱到處懽迎廖少峰

未遊雁蕩時置山圖案頭以當卧遊

西湖六載慕坡翁巳恨無緣謁謝公宴坐峰頭雲黯
黯經行峽裏雨濛濛朝朝暮暮龍湫水歲歲年年雁
蕩宮今喜画圖頻展玩南柯大守在甌東

廿行早發上高晩抵筠城作蒙山行

斜風細雨何茲茲解斷浮橋水中央艤舟泊岸烟雲
重遥見蒙山插宜蒼桃花流水認不眞寄下灘魚噴
雪浪蓑衣摇櫓天邊翔大獅小獅沒低昂蘆口巖前
菜麥香界埠沽酒聽鴛鴦倒卧舟中眞黒甜醒來巳
到石鼓塘早看雲峰如曉鬟暮看碧落似晩粧幾載
山陰道上行那知千岩競秀在故鄉

長塘山房問魚亭五首

獲遂初衣學老農詩筒與罷參禅宗北牎面壁東山
嘯嘯彼南陽稱卧龍

石門長嘯望三峰渺渺孫登不見蹤惟有問魚亭下
水照人猶見舊時容

曾向濠梁一問魚奔馳南北誰停車魚言貪餌紛紛
者任下釣鈎我自如

問魚誰樂誰驚悲水淺水深隨浪吹風雨倒横天地
静或潜或躍一因時

山房閑步形神親長嘯諸峰不笑人三面小池如潄
玉數杯菜酒勝羡尊濯纓歌罷散魚草展篦夢周翻
蝶輪亭午無陰際舜日脩然一局偷閑身　右律詩

鮮公祖重修滕王閣落成紀盛初蒞郎蕩平粤寇安戢虔南吉
撫諸郡兼各邑增兵立營製練卒皆心保障
省會增城濬湖皆利賴百年弁歌詠其事
清新開府蒞沙雲日月旌旗靖寇氛西江諸郡如秋
水文武壯猷頌元勲細柳軍容雁陣分轅門率號飛
將軍江漢雄風生滕閣一朝輪奐壯長城朝霞畫棟
晚霞映響答漁歌彭蠡清夜雨洗出西山面朱簾莫
捲好懷迎襟江帶湖皆武庫芙蓉射斗擬豐城東南
牛壁苗文拂滕閣巳高麟閣名白公多暇延參佐卿
月艣雲照上卿西湖歌舞東湖應省會濬湖造船頗盛閣上占

星是台衡　右秋水歌

送李瑞生南安　覲回
海上仙鳧政巳成九溪九日絃歌聲南安山水特書循績
御所首旃與作人　王國禎紫帽高峰耀岳靖荔枝
香味比君清八閩爭欲調賢者飛舄資看扈　聖明

門前二池門內三盆沼送客偶吟二首
池裏見天天在地盆池對日日當空出門迎客入門
聽客語烟波入鏡中
裏枝翻影疑蓮社紋水躍鱗類釣者一曲瑶琴誰賞
音北牕閑夢羲皇也

哭蕭如城方伯
別時只道芝蘭遠別後誰知玉樹摧諫草猶存光日
月令威跨鶴上天台蕭先爲給事後爲寧紹台海道

夏雨四首
黃梅夏至雨相尋帳說江南濕氣侵洞裏有天中酒
聖階前無日看書淫
對鏡覺形似鶴瘦閉門無客話熊經蒲床書盡焚香
坐細聽雨聲養性靈

門前溪水與池通無數魚兒一夜空那得小舟載酒
去桃源何處問漁翁
錦鱗性愛大江翔故遣山溪宿雨滂魚樂悠然同吾
樂棹歌送去五湖長

甲戌午日二首
獨醒午日誰爲醉傾蒲插柳共斷巵快心只自歌三
徑續命那能辨五絲
長生採藥少雲母娛日攤書無雪兒且聽荊州流寇
急楚江誰整辟兵師

送涂蔚生之潮陽任二首

濯濯龍江循異聲重來龍首聿觀成韓山斗望試雲錦[illegible]海烟消洗甲兵昔日鳧飛斑舞樂此時鼉徙鮫宮清一輪定作三山雨八月送君五嶺明

山色潮光邑爲望潮陽非復舊潮陽珠還香浦攜琴鶴花種蕩役來鳳凰地界越閩資保障海濱鄒魯煥文章靈曄今有大顛不試聽絃歌過上方

唐朔鶴拄顧以病卧未獲恭迎漫吟二首謝之

入千余歲見執才借都篇石田苦火耕飛鞔刺漁舟棠山吟

車雨陸山谷不風播木州寨帷經過處耕鑿盡嬉遊

其二

縣山隣觀巍代產英賢多一郡頌韓洸九邊藉甫何清霜流潦露撫字善催科病卧長林裏福星和衆歌

聞宜大奴警之報發嘆

北門鎖鑰是何人揮去奴來偵不眞如謂鞭長難及腹自東自北豈翻輪

砲死東奴傳幾千宣雲子女溝中填鶯匿入塞三關近烽火井泉鑒昔年

豫章胡維霖夢説甫著　男秉忠
秉清
秉肅仝編

大司馬熊壇石席上賦贈二首

司馬才名四十秋行藏大似華容劉籌邊方略見封事馭虜機權有秘謀綠野蚤時閑釣手妖星何日落旄頭天心再惕夢熊喜未許龍涉久問鷗

司馬門前五柳高荷香迎客送香醪人追千古卧龍

勝廷看九霄儀鳳毛綠雪樓中絳雪舞清風閣上和風騷草堂猷繼東山後愧我興無北地豪空峒有東山草堂歌

遊兩路口妙覺庵有老農説西門酒佳因口占

溪邊尋浄寺隔岸塔亭亭楓樹映燈赤畦葉蒲眼青梵穀指兩路山色變千形農叟更矜妙長庚是酒星

初度自嘲

學仙學佛俱無成白馬青牛不必爭腐鼠嚇人已擲去雕蟲小技空勞生醉來詩興如風發病後道心似月明劍掛床頭消野夢弧懸窓外看長庚

甲戌臘月葬朱淑人是日陰雨臨期日照金井送葬者咸異之因憶淑人仙女之説故爲泣歌

臘月陰風動地來葬時紅日雪花開眼枯無淚盡成血十載遊仙恍夢裴　其一

兩載三封錫命催鳳冠今已化龍堆侍班仙女玉樓去何日修文薦菲才　其二

聞流賊焚劫廣濟地方黃梅告急因有弇州之悲

去年逆賊過棧道是誰督軍誤封疆今日血燐腥楚豫督師何不救蘄黃百萬兵餉如逝水可堪再誤焚

濠梁紛紛江北哀鴻雁一葦江南莁不莁願麾五祖斬妖鋤盜氣銷爲日月光五祖在黃梅　右黃梅歌

奉送戴初士之粵東謁座師梁柱史時見示三湖記

君挾三湖記遠作海南行滿飲菊花酒别筵是小春問君何所之立雪海陽程袖有明珠久識寶坐看蜃氣論交深三洲水淺龍皰骨五嶺山高雁無縠此景堪描師弟誼緘梅早寄歸鄉情潮雲日夕供詩料何似紅湖白且青猩猩啼兮狒狒哭賊艦汎焚歌太平爲語埋輪梁柱史　聖明已掣璫監軍

大行劉吹臺使中州歸省書來謬感知己并詩
扇及所選明文窩見寄書此荅謝

四牡騑騑過汴梁登高乘興賦長楊龍章捧出親顏喜嵩嶽獻春琥珀光 其一

家傳麟角稱文苑價重鷄林有錦囊郁郁熙朝雲漢府使臣收入名山藏 其二

遥見使星朝北斗莫因愛日戀西湖聖明若賜皇華問水旱頻仍泣向隅 其三

六月師期已半秋三軍未見切同仇征驂倘過督師

者天壍金陵在一舟 其四

龍泉寶氣原衝斗鳳翥儀雲自映魁今日何須談往事佇看事業奮如雷 其五

蓮華庵追憶所休上人

空翠蓮華處處開昔年伴宿休公來數峰鴉起雲悤靜半偈鐘殿月影回曾到石梁一問路夢疑飛錫在天台大千世界無窮盡那得霏霏有辨才

九日約吳麗受常博仝令弟和受掌科雅集問魚亭

欲話桑麻事翛然來問魚秋穀妻樹抄日色照簷除坐上聆珠玉盤中惟素蔬魚切銀絲細羹調金菜黄園棋局未半倚檻閒欲歎夏水無秋旱苦耕不菑畬穗枯盡化蒿瓶罄無粒稍婦子牽衣泣村烟將見墟不能餉父母何以供漕儲西成今已矣東作且何如挑燈長嘆息拍案共躊躇山叟既朽樗明公復憂居誰人肯上疏郇得聞 朝宁

何鐵峰南昌招飲滕王閣 何新昌舊父母

一樹甘棠歌錦水再飛鳧舄到章江西山不改舊顏

色五月江樓花映窗歌無舞檻今猶昔暮雨朝雲似即真仙今清風無俗韻滿江簫鼓曲陽春

近日祥麟依鶴嶺幾年威鳳集龍沙風流文藻如君少應晉蓬萊第一家 近擢知考選詞林

送涂勉鐔進士假還 京道經浙江

子瞻價重歐陽來 聖主闢門稱快哉煉石已推經世手作舟須仗出群才花磚綵筆漢廷簡柳絮黄金燕市臺君過西湖正臘月蘇隄亭上好尋梅

戴初士招仝蕭伯玉大行陪沈彥威中丞飲明
月樓沈自讁歸時章江水泛倚檻不見西岸
瀰天江水連西山明月樓傍霽藹間扁舟訪戴成高
會幸遇休文萬里還 其一
瘴草炎花來上游登臨話昔行邊籌西江紛氣雙龍
月北虜烟消萬馬秋 沈舊撫宣雲 其二
念麓家侍御邀同楊方伯蓮初陪沈中丞彥威
飲于滕王閣醉贈彥威二首
高朋萬里連雲合渡嶺片帆陣雨來

王聖莫愁日月遠臣顏且向江湖開 其一
閣中帝子千年後海上波臣五月來知已二三談往
事孤忠似水幾徘徊 其二
戴初士招飲湖舫偕熊礪州夷庚黃沾之衷益
仲時維五月雨聲助幽興尊飲極更深漫吟
三湖曲折兩橋環樹下盪舟灣復灣暑雨橫飄綺席
滿香風忽透葛衣斑澹臺古祠登舟拜蘇圃百花不
可攀朱門戲水王孫樂白壁尋山相府潭雷堂雲路
飛蹺過迷失桃源閣淺邊靜裡鐘聲揺桂檝乘槎直

上去尋仙漫説西湖風月好東湖豈讓着先鞭 古詩一首
蕩漾湖光更帶雨畫船載酒聽流鶯高樓亭懸一水
鏡彩虹夾出兩宮賢花開花落紅顏笑鳥戲鳥飛白
鴨鳴城外遠山翠黛冷堤邊垂柳纖腰輕隔船簫鼓
聲無有溝市雲烟色迷迎桃李陰濃鎖棘院梵鐘希
隱來化城有客花村問閣老何人蘇圃訪雲鄉座陽
紛氣朝霞映孫詐忠現夜月明潮到樓前多窈窕風
飄雨後添兒觥潑送太守名如岳鳳集
照朝日夷庚吏隱梅仙清似水驕歌勝地送王程王

入湖記堪千古醉倒誰爲郢曲賡 排律一首
瑞河日値大水又阻風見揚帆而上者因吟
贛水漲天迷遠近瑞河橫地失西東鮮錢市酒村烟
濕倚樹繫舟漁火空 其一 日推蓬隙看碑碣夜聽船頭
嘆石尨漫道瑞河清徹底孤帆天際黃河流 其二
戴初士明月樓見示新詩
北渚晴雲向晩眺西山明月渡江來新詩高妙正相
似佇看月樓星映魁 其一 江濤盈耳助詩興玉露沾衣
覺夏涼吟到夜深應雨粟嫦娥索句送天香 其二

送夷庚熊年兄之任部陽

九齡風度江九曲五嶺雲蒸轎見熊莫謂漢廷疏汲黯佇看　丹詔召黃公 其一

部石遺音來鳳儀　中興鳳集有靈池炯消湞水摟船息風靜曹溪琴鶴宜 其二

庾關日煖聽鶯度桂水雲開立馬題應有異香來說法送君旛符且歇驍 其三

見近刻標榜大家戲嘲之

散帚千金亨橐駝少見驚華陰擅鳳悲長吉亦孤鳴右史摛山玉陳陶有餘清龍標吟別趣曹氏自崢嶸高談今古堪同調何必大家獨踞明試追明作手劉子揚前旌滑溪實正始高楊弟與兄新都擬大曆何李狎王盟瑯琊與歷下大哉集共成八家當代振元聲被之管絃姚部英特語高情雅韻者且先靜息調鐘呂筆尖能無干戈氣三百篇中可雁行

長嘯山房問魚亭玩易

望望孫登長嘯歸依依靖節柴桑扉千秋龍馬壽元氣一日禽魚好息機 [illegible]

丁卯冬上劉相國是翁少傅

一柱擎天姬旦匹兩朝顧命魏公行風雷暫震乾坤晦日月終回廟社光請劍誅璫扶漢室賜環謫籍侍新皇甘盤莫酒先陵淚歸衮老成首豫章

閩撫鄒匪石中丞擒紅夷百餘獻俘喜吟

特簡節旄撫舊遊（鄒舊司理延平）軍中范老今爲鄒橫戈算勝日忌吁擊楫中流夜未休沉破舳艫千樣寶生擒魈魅百餘囚黃麾所指妖氛淨紫極遙聞喜氣浮 其一

軍中虎符八閩鎮海上狼烟一劍收好似夏庭綁試負吏如軒[illegible][illegible]虫危論功冊府書麟閣獻廟嵩呼御鳳樓奴賊迄今兩告急如公奏凱更何求 其二

重臣秉鉞三山净　聖主臨軒四日開白羽鳴鉦壘鼓去紅毛辮髮四車來力排騶日謫書篋直振雄風御史臺信矣金剛忠毅品（趙家宰以金剛品鄒）始知銅柱伏波才 其三

釀酒瞰釀飯

學道仍須酒飯香釀更宜每年炊百斗所飲只三卮泉水冷然烈玉山不可持風流千載上醉矣復吟詩

辛未春貢擬翼之侄孫高中

董子下帷燈閃閃康侯傳史草青青鶯花新囀兩京賦鵬翮高飛萬里漠

寄賀掌憲猶都馬勁思父母

金陵久借少司農御史中丞南北宗道上豺狼曾避馬府中麟鳳又登龍汲公清議朝廷肅范老威名夷虜共威道鍾山龍蟠氣栢臺磐石千年松

贈中表邢思鑑醫官為我製先榮男婦並劝五年生三子作長桑行

先朝因陳尚書郎潤見五臟傳帶方朝飲長桑起白

璧夕詢橘井摘青囊活人肘後春風滿種子壺中日月長曾到湖山問群訣如公國手越人行視毛視色見膏肓鍊石鍊金陰補陽病骨支離一剃起宦情恬淡六和滿類蒸參朮過花徑欲采黃精進石梁羅雀當門來鶴舞夢熊喚室迓龍光引經醫意意如貌賣藥逃名名愈揚我已疎狂成痼疾幸聞仙術醉爲鄉

醉仙

玉珮皆留醉夜月金貂解下換流霞山公常傍劉伶飼吏部乖迎閣今家

文仙

白雪調高白雪堂紫薇花對紫薇郎馬卿賦就凌雲氣石破天驚蔡火光

詩仙

蛾眉落雪瀉天機三笑琵琶引玉妃大白江中江月曉鳳臺吟罷鳳凰飛

乙亥須擬臣甫侄孫高中

折肱幾載膺迴赤學頂先年目巳青司馬奇才附鳳翼元龍豪氣冠麟經

丙子中秋後吳文選起華席上同傅都諫右君劉談是時右君册封復　命起華長公次公殤義稱快輒賦弁贈別

使星晴鳳部秋月尋鷗盟試踏山公酒來歌聽鹿鳴吳鈎雙射斗和璧十連城吳公于殤義稱快傳揶佐商粤桐封還漢京虞門獻策賦湯網頌仁明傅轉刑科都吏部儲才藪薦賢爲國楨吳以疏起廢諫何堪高士里伴我梅仙耕野服吟梁父衰歸拜列鄉明朝南北路今日弟兄情長念龍光色蚤題麟閣名

原缺第十一葉

輓虔撫陸秉處中丞

閃閃朱旗忽素帷當關鎮鑰失熊羆誰人下榻延徐
孺空約乘舟訪戴逵經國大疏日月朗傳家小陸機
雲兒舊遊寂寞成今古流水高山祇自悲

夢遊岳墳見秦檜張俊跽墳前恨之

南宋故跡吳山冷武穆忠魂湖水濱迄今二賊對四
泣猶恨當年薦檜人

少司空劉念臺以其贈翁通議公太淑人懿行
徵節見寄求表傳太淑人已 旌貞節

劉公清節 聖明聞經世奏疏朝野欣鶴表登哘丹
鳳詔婺星光映赤龍文玉樓蚤賦顏淵苦畫荻孤燈
歐母勤椽筆特書有敦史老夫敢擬附青雲

司空又以外祖章南洲先生理學一生作人甚
盛如陶文簡諸公皆其所造就也教育念翁孤
甥弱冠登第為世名臣且九十授經如伏生

復見濂溪啟洛陽授經九十南洲章傳家今子科名
赫經國外孫廟社光門下三千半俊彥朝中甲乙多
賢良誰遵教法著為令欲傳儒林須子長

遊慧慶院玉淵社乃舊日會文之所有感

澄波如玉經如蓮此是人間幾洞天忽憶當年結社
處冷齋筆硯尚依然

莫愁歌贈歌者

燕姬妍趙女麗那似莫愁哥耶溪溪畔採芰荷桂嶺
天香濕儲羅淡掃蛾眉捉清波輕弄一曲勝陽阿可
憐遍體都是淡與濃情濃態轉多借問狹斜臨大路
曾待東方騎日過爭攀四照花猶昔競戲三條衢如
何

又絕句

陽臺夢斷賦神女子夜歌闌詞處妃戛玉敲金舌上
調流霞廻雪掌中飛

初度

非緣馬齒辭方岳因憫民窮故乞身架上有書娛錦
繡樽中無酒飡松筠浮生自笑嵇康懶世路誰知阮
籍貧惟祝太平耕鑿穩吟詩千首當千春

右伯張鍾陽署兵道按部枉顧因留酌此君軒

徽省行春過草廬竹林薦酒盤中蔬清風久誦夫人

集張公祖夫人方少卿女尚賓妹有詩集化日今迎召伯車野鳥歡
呼傚喜燕山花含笑躍池魚司空勳氣光旌節一榻
猶懸孺子徐

初夏筠城同忠清二兒過錦江橋

風清道院自前朝剩有洞山鎖寂寥碧落烟花千地
起華林雲物萬峰招澄江匹練紫為帶截海長鯨跨
作橋試憶東軒蘇子筆先賢揮麈故超超

食新笋

犀文包脫烹文火玉板禪師照玉盤每日加飧猶勝

肉何須海上覓仙丹
龍孫一夜抽千尺鳳籜叢梢長萬枝誰剪拂雲來寸
折傳粉削玉似冰肌　右剝笋

庭前冬茶盛開與紅梅翠竹相映有賦

淇園翠色枝枝斜東閣紅妝避影遮更有嬌英珠樹
粲悅疑砌錦玉妃霞敵風映竹綴丹蕚傲雪壓梅開
艷花何必搜源深處隱晚香亭內是仙家

江西施都閫轉惠湖茶戎遣使來別荅謝

豹略從風生龍沙耀日明指揮魚鳥陣訓練水犀兵
劍氣久橫海將星仍粵旌射潮須短弩繫頸有長纓

武部許我西以新刻轉寄劉大司空見訊書感
知己荅謝

喜見蘇堤桃李華殷然司馬世臣家金陵新調陽春
雪玉署輝生雲錦霞武庫當時推豹蔚文星何日照
龍沙鴻飛書帶尚書履問我竹林傍若耶　詩令祖中丞父太守

侍御葛赭龕按東粵遺訊見惠詩謝三首

捧日丹心照嶺嶠觀風清與念漁樵龍沙今日未遐
鳳驄馭明年可繫鑣　其一

五嶺山川瘴癘開雁書寄我嶺頭梅樓船橫海南征
賦攬轡射潮稱快哉　其二
長蘆十萬助軍國海上明珠豈足珍寄語貪泉水清
微風清交趾伏波神　其三

丁丑秋聞楚寇破湘潭冬月聞破醴陵萍鄉袁
州告急　部院親征守巡王郭二道尊制勝賊
敗道志喜

天象動兵氣赤色自西來見者行歎息愁腸日幾迴
竊聞楚寇發跳梁湘潭隈小舟紛客載大舟作前媒

城外數里街登岸恣焚灰縣官署驛棊倉皇跨馬回
呼兵不應手賊攻城門開貧人走山谷富豪竄草萊
黃金洗巨室血流殍可哀殺運猶不轉醴陵無城阫
飄風驟雨至倏焉遂圮隤長驅入萍邑窮鄉罹罟罦
程令脫虎口哭秦借兵來司馬赫然怒笳鼓生風雷
大軍動地呼日月紅燉燉旌旗盈馬鞍（袁州山名）將指衛
僱材討日荆棘除終當殲渠魁夜瞻華蓋尊紫氣睞
三台提音符吉夢讀之真快哉妄意蛟龍閣先已樹
實橋一戰挫其銳賊鋒便已剉西城不敢迫陰霾故

徘徊北郭用火攻猿奔徒喧豗賊計無所出崇墉屹
龍堆貔貅既辯集殲殪揚塵埃飛砲激流電敗走似
崩摧獻馘轅門下飲至宜春臺監軍二公喜各滿[illegible]
三杯二公歛馬遜日惟撫軍裴昔央勝江外速救楚
黃撫今承授方略厥功豈不巍笙歌沿驛路共喜奏
凱回

觀傀儡

百年爭榮三更惚四世科名一戲場過眼繁華妻子
笑本來面目在中央

蔡乾一惠雪梨吟謝

宣州滚雪口芬芳趙地甘寒味更香津潤玉盤通肺
氣露承仙掌浥瓊漿

廷按劉梧陽見訪東湖上深舒州之感（丙子秋作）

赤壁賦輝日雪堂朝絢霞都門載聚首君看上林花
製錦金壇縣一錢已足誇乘驄遍蜀道白簡凝霜華
請劒誅張禹日午正無邪攬轡登匡嶽鐵面靖龍沙
孺子亭邊揖政來孟博車樽乏柴桑酒杯浮雲霧茶
為話十年別清風湖水涯彈冠豈有意高誼不遺遐

頻聞寇警急幾載嗟黃麻

察知郭太薇殲賊解袁州之圍志喜（郭先廷按浙江）

去年攬轡清湖海今日揮戈掃賊氛遥望宜春臺上
氣凱歌露布有雄文　其一
勝落諸奸溫御史魂銷賊虜郭汾陽金城方略出天
地筭勝許張日月光　其二

兵憲王為豁同殲賊解袁圍并寄二首

潯陽却賊多奇計戰守袁州第一功更勒玉山紀郡
蹟湖西歌滿遍湖東（王先守信州後兵廷饒九却賊救黃撫）　其一

數萬甲兵摧賊鋒宜春臺上拭芙蓉佩刀原是君家
物帶礪應從新建封　其二
立春日涤蔚生潮陽書來湖南震隣吾鄰修城
宜急適袁州解圍因服其蚤見漫吟
捷報宜春聲若雷鴻㫁錦字嶺雲開盤中簇足已浮
栢海外燕窩又寄梅砥柱射潮功峻矣維桑培壘思
深哉三珠定擬階前秀五色綸音天上來
兵憲邢滇暔按部督兵救袁枉顧
憲節南行過翰臺山中咸說天官才　公先任吏部　方擬一

將督兵去已見諸騎報捷來豸府霜威凌草木龍從
雲氣發桃梅　立春　福星逵映法星耀楚賊聞聲驚若雷
丁丑除夕
十載周星慶太平挑燈圍守夜三更呼兒送臘迎春
意秉燭朝　天戀闕情推轂幾人號范老登壇那箇
習孫兵新鶯喚醒虎頭歲曙色朧蔥爆竹聲
戊寅元日試筆
旭日薰書帶晴雲麗筆床薇垣栢葉醉竹檻桲花香
歲月長豚犬行藏老驌驦幾時調玉燭再起歌明良

偶詠
我生仙尉里居傍淵明家黃菊秋風早紫茶冬日斜
蕭蕭聽雨滴渺渺望烟霞酌酒隨時醉賞心弄筆花
飲寓庸侄菓園題讀書處　丁丑秋
阿咸新搆讀書園十二欄杆五色軒萬卷麗雲探月
窟千枝凝露尋天根樓古紫氣知巢鳳溪瀉洪崖耕
躍艇玉洞廻廊花外轉石門咫尺是龍門　其二
纔到竹林思吾兄漲秋忽聽雁行鳴漫論千古文章
事且惜一時風木情玉樹映階疑謝苑劍光射斗似

豐城白雲封處題猶濕競美家敲慰九京　其三
新正拜通議公墓　携忠清二兒
春色溶溶我心憧憧青青者松蘐通議公乜星之鄰
欝欝蔥蔥佑啟我後五子其熊
弁拜徐淑人墓
桂嶺之崇淑人之宮毋氏乘風我也奇窮孝叨恩隆
厥碑已封如何鳩工𢟍𢟍其難
哭女兒　年七十八無病而殞
春雨濛濛我心忡忡無毋可依惟姊是從八十龍鍾

其耳尚聽如何逝矣不見其容

酒蟹

無腸公子被人縛白玉臍中飽麯酪嫩乳香膏溢齒
齶霜娥變作紅銅殼酒後拍浮供大嚼

白菜

種菜如雪傲霜威一洗腥羶清且肥聊供舉筯勝采
薇䕷牙嚼去響宮徵儃下微盐封入甕醉中取出來
楊妃荔枝輸却這高爽此味由來知者希

熊仲賓熊石林蔡常玉柱頗談修城練兵之策

草色映門柳覆園當堦新雨潤桃源青雲客過後猶
濕紫氣座間聲亦撤頻引茶杯聽鳥弄暫隨竹影轉
花軒春來一刻千金價漫講四門與八門

十三夜帘羅空如毛羽皇甿紗燈羊皮燈介聽

鼓吹行牙籤春令詩

上年佳客慶年華次第彩燈開艷花五色紗籠映夜
月千絲錦爍絢朝霞羊皮光耀山龍火鼉鼓敲吹引
鳳專知巳與高挾一醉牙籤酒令唱春葩

新正誦經禮佛

輓熊孝廉嗣宗姻家

夙壯批鱗氣誰傷賦鵩篇青萍黯白日赤膽問蒼天
吾道堪千古浮生幾百年臨行洒手去了悟追前賢

其二

論交三十春肺腑復聯姻如雪語無媚似雷情却真
嘐嘐惟慕古漠漠自甘貧誰謂斯文在驚魂我泣麟

其三

萬物理難齊斯人日巳酉雄文煥彩鳳抗志舞晨雞
誰意乘明月直飛化素霓相尋何處是恍惚夢中迷

其四

消渴非關病文章未盡才高人多世氣之子獨塵埃
一憤遂長往九歌招不來白楊飛五柳觸目盡傷哉

其五

射虎才何健孫年氣不馴航觴鮮當意激烈寧顧身
鬱鬱千秋恨飄飄一擲塵紉精何日合悵望若耶濱

其六

公車六載塗暗投擲明珠籠困九霄鶴棧繫千里駒
有懷常扼腕如意空碎壺春雨蕭蕭滴龍泉泣夜烏

其七

廿載扶榿讀孝思幾斷腸三年席地冷不忍離琴堂
熱血向誰灑亶性故倔強遺書付謝玉鄭架滿縹緗

其八

芳春色黯黯咽水殞文星人笑方爲道衆酣你獨醒
寸心但尚白兩眼爲誰青流水高山趣哀哀不可聽

丙子仲秋同東益伴携思清二兒遊龍光寺因
飯僧房并懷李匡台侍御時匡台淨業西山

西江有西山久爲神仙窟千載章貢抱削成龍沙骨

漢嗣吸其宗梅嶺固精發王喬飛舄來跨鶴聲清越
近日李匡台金陵會杜笏不愛乘桓驄探奇更突兀
由涼自饒景景幽趣勃勃非仙亦非禪神光更超忽
吞吐盡烟雲沐浴是日月孤鴻天邊翔渴虎灶下眠
我欲從之遊向平願未歇遥望絳節居香氣何蓬勃
抱來煮精飯沆瀣勝薇蕨飢飡快兩兒兒起似落鶻
心依煩知静愛馬亦若没蟬鳴秋已深竹修午如樾
清磬傳佛燈書空徒咄咄何時與六龍浮丘將舍筏

萬茂先以薦舉將赴京訪余山中惠以新詩并
米南宮墨池字荅謝因寄　傅相國
之子玉堂器天祿應燃藜文章推白眉經濟動
丹墀只擬向燕闕如何尋墨池貽我雙璧玉三徑光
陸離貽我南宮字古色映芻彝寂寂楊子居無以助
歌驪南山去采芝北山去采葵采采將遺誰遺我心
所期策馬望長安持爲萬里資葵以向日傾芝以瑞
明時寄語今傅説努力佐論思

茂先過訪素供清話極歡半日漫吟
微車擬向北訪我此山中雨霽撲花蘂苔深刈草蟲

客來添酒興到發詩筒爲喜應徵者超然國士風

其二

緇侶長齋客烹茗佐素筵清談彌日聳秀句灑雲烟
根鈍箭鋒後悟生輪轉前慈航將渡世鳴鶴訪芝田

寄送黃石公之任建陽

五龍山上雙井開五龍山下九曲廻更有九峰峙武
夷群仙咸集紫陽臺黄源福地千秋奇仙令而今跨
鶴來風塵暫寄驊騮足晦庵德業鸞鳳遊絃歌聲斷
海天碧玉亭飛晃烏穀城一卷佐漢業轉盼簪

以下原缺

方玉堂集二十八卷

〔明〕宋應昇撰

清乾隆刻本

江西省圖書館藏

方玉堂集序

南州元孔宋公佐高涼之三年悉出所製方玉堂集示余余得盥手披誦讀未竟而不覺喟然歎曰嗟乎世所稱文章吏事于古為一今則截然二矣目不覩金匱石室之藏口不吐天孫雲錦之致而第獵取青紫緒章佩綬揚揚自如跡其吏事甚至苞苴公行束濕橫肆揆厥所繇豈不如井之蛙幝之蝨與閫床之蟻日暖暖姝姝而不識古今聖賢為何如人讀書談道為何等事耳其或有無其學而襲其文者則又如雕脂鏤氷卒成何用公自令桐鄉再遷南恩所至著廉幹聲而擢佐高涼也余幸備員為屬得挹公之儀度真如脩竹高梧鶱停鵠峙披雲霧而對玉山期月之內美政不能更僕數而其大者如巡海而波不驚筭舟而囊無剩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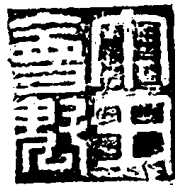
四方游客之至者俱令收獲所
歸而寸長片善録之弗置久率醞
釀千經籍者濬學海之源結同流
之契故身無俗韻口無俗言見之
施行者政絶無紕漏宋先正之言

曰語麗詞瞻此應世之文也識高
志遠議論卓絶此名世之文也編
之乎詩書而不媿措之乎天地而
不疑則傳世之文也若公之鑄秦
漢而為典琢晉唐而為華以吏事

若彼文章若此即謂是集為公之
政譜可也而何得弗傳乃公之自
叙猶以力不能與命爭若悒快于
天之報公未盡者而余敢為公悉
言之古之文士莫如相如子雲與

柳宗元等而負貲當犢鼻之壚劇
秦投草玄之閣黨伾文而竄鈷母
之潭不令人揜面耶又古之行人
如漢之元禮唐之贄皇宋之程蘇
兩家而龍門之禍與讒舟俱汎

馬之血與濁流俱狂枉死亓之歎
哭與海南之瘴雨蛮烟俱慘又不
令人短氣耶若公之縱心博洽馳
騁詞場擻甫草而愈風句繞落而
裱錦使海内畫仰如景星慶雲而
時事多艱值
聖天子撫髀側席即公輔鹽梅又豈
足為公限傚之相如元禮輩其遇
與不遇又何如也不可謂非天之
李公者至也惟水底炯餘僅存什
二豈造物猶秘之而不欲其畫傳
者是乃公之所以益傳也
賜進士出身知化州事
古[illegible]州士錦頓首題于石龍署
之清風臺

敘

予以棘人家緒慘惡放迹江湖因訪宋元孔先生於恩平先生館予僧寺語之曰此中陳子六斐佳士也宜時往返

而陳子以素知先大人亦亟相就乃得過其廬見案上數卷較閱惟謹披睇則先生詩草將壽剞劂也其中宦游之唫咏者半予曾誦習而猶堪

記憶者半不覺憮然撫几長嘆陳子問故予曰昔先大人謂能吏者不盡能詩而能詩者則無不能吏也若先生生平詩每成帙輒投示先君先

君歡呼奬賞還其原帙必私錄之存座右不捨嘗曰吾江以右宦能詩者惟宋元孔與萬茂先耳如元孔五言諸體吾殆不及豈吾徒也乎哉追

甲戌秋莫憤王元美曩詆西江無詩遂銳成豫章詩選樊密菴先生佐之相語方玉堂詩數以選不可盡爲快ヒ矣嗟乎先君所擊節者猶先生孝廉時篇什而宦遊諸作蓋巳不及見之況先生簿書紛拏拮韻愈勇視彼一行作吏竟喘筆思窮政罷少暇若爲何如哉令誠仙也乎旦夕言

歸計父見棄倏成一載將何自見其音容而告以能詩者果能吏耶及此愀然益甚陳子顧謂予毋爲尊公悲吾請爲吾師識之矣爰書以敘亦聊志先君之折服而尤恩其不文陳子持質於先生先生呸可

社小弟舒性拜書於雲松寺

自叙

世間力與命爭力未有能敵命者然莫甚于余矣姑即文章一道言之余自束髮受書習舉業外即稍稍湛思古著

作之林父師咨禁之不可得比性得名聲釁序間塾師慕客爲人代筆甚多畧記之譙文不啻千餘四六千餘詩亦稱是顧性懶且躁都不留稿

至假塞就官始思裒而集之則寥寥矣然尚存什之四也歸自桐鄉令服滿補官所携舊稿及道路新作增之回至九江箱篋盡沉水中計斷爛

者大半然尚存什之二三也嘗赴恩平任懶復以多篋自隨將所蓄載籍書畫及諸稿草裝以數廚鎖置樓頭家中不戒于火一切燬燼無復存

者陳六斐恩平奇士從北来家亟請余詩刻之遺余有感于心且重違其意因取此中所作授之絫以秘笥舊稿益不觚什之二耳嗟乎此猶有命况其餘耶故畧綴數語属六斐鑒定以質于知我云

崇禎丁丑仲春月宋應昇書于恩署中

方玉堂詩小敘

詩有真境無境非境也詩有好為飛揚嘆慕津也然亦有借境會心肖象而来亦又甄深家假以取該不必市門媚笑以求憐亦必巧於時數以懿學要皆至性之自勵以發揮其性靈故云術也者

明興列聖右文名賢蔚起士之操觚談詩者嘐嘐自負高談漢魏不屑晚唐等弘造今必地但陽而於奚慮

及百家如弇山人之流推雅踈似
工部袁石公之清利俊逸似謫
仙徐文長之神奇變幻似長吉
皆能自擴其地獨立壇坫以鳴當
世然究吾師一東夫性靈石嘆

荔門吾自能司馬遷至於以能
至
踐宗文孔先生余小子綴條目
去有先生名先生質絕代才俊為
於六經子史諸書及物和典要奈

清芙且然乎當代極矣如程朱田陸
遂采出我諸大政左府寵公以故
筆花墨瀋而至子晝就百發
為詞歌詩述大都出入於漢魏
坡之向聞嘗讀其苑藝輙鼓舞

脈有曰此强騷雅之儀字春秋也
至今家世年餘矣先生始以脈
筮補西邑千里危急指顧輒
驗不亨先生名謬以國士相象
司筆之勤以時藝集日以程塾

方玉堂詩集後跋

不肖涯先生遊世餘年其文
賢〻可纂訪行於世者
什之一耳詩則飲食起居
無處非是所製方玉堂集一
更千百之一試莊誦之絕無
深宮重屋牛鬼蛇神之態
皆本其情以之言依乎聲以
制義白司馬所謂根情苗
之葉聲寔華者庶幾三百
篇之遺韻可以上溯
皇猷下圖民瘼區〻韻協
類聲亦淺之乎視先生
矣先生孕西山之靈探浙
崖之秘御事俱有神後感
物必以至誠故其發之為詩
也元氣周迴至理浹洽自
待甚厚視人亦不卑尊古
為先居今亦非後在昔鳴
琹于越覽殘山剩水別有

清音逗天攬德慧州若白馬
麗江信壇寶氣隨喜海珠
寺不須偈轉曹溪指點七
星巖直從天迴北斗法臺
桂棹兵駕筏以活人退食委

跋　三　一百七

蛇地梵香而上告雪中鷺
視鶴、視鷺毛羽自裁江上
人食吞、食人因緣不爽將
使愚騃者聞聲以知受智
慧者釋理以會心易曰堅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先
生之謂乎鄭書舉海先
生之堂曰方生堂主之為
物也至寶無文太樸不散
出則明堂華几處照輝
山媚川其方先生之堂也才
先生之人也不肯即以方先
生之詩也

新建門人王坤夷拜書於齋
為姓之舟坤

重鐫方玉堂跋

曾祖廣州太守元乳公爲高祖冢宰莊靖公之
曾孫也前明乙卯偕仝懷弟長庚公並魁鄉薦
自幼頴異絕倫又兼力學勤苦故得博極羣書
淹貫經史自唐虞三代伊周孔孟之秘兩漢唐
宋關閩濂洛之旨靡不探微抉奧按其薪傳節
至諸子百家以及方言地理山農播種之書亦
皆原原本本洞徹無遺跡其詩文著述不下數

千萬言後一沉于水再燼於火所存不過什之
一二爰收殘拾遺得傳贊記序詩古文詞共一
十六卷編纂成集一時名公鉅卿共相賞識尤
恐其歷久而終湮也因請登諸梨棗以免散逸
瑾潦倒名場垂五十年自媿弗能詮釋以光先
緒今蹉跎老矣懼先賢述作不無隕墜恭逢
聖天子崇儒重道文教昌明瑾叨司訓鳳崗上膺
簡命下體祖志敬將貯藏原牒訂其殘缺復行印刷

以與當代之文人學士共質鑒焉憶公筮仕以
來由守令累官太守陞轉總在粵南治功政績
垂諸國史炳炳奕奕直與南海俱流迄今誦其
詩文質而得體差可免於風騷䌽麗之習其于
古人中正和平之響或可相與隱合也故得編
輯而重鐫之

皆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歲二月曾孫瑾書於撫州
府之宜黃學署

曾孫宋瑾方翼氏重訂
仝弟三禮執皆氏
侄五任靜山氏

方玉堂詩草卷之一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同邑余紱蘭猗叔甫

浙江沈德修甫較

樂府體

白頭吟

直如青松心清如綠綺琴自君忘疇昔[illegible]史日深非日衣帶結今朝芳草路徘徊岐

心有新故故八疏俞老新人近俞好願得宴人勿復委中道兎絲何裊裊女羅何綿綿倡存中心私豈悶滄浪大

子夜四時歌

春郊花正盛春閨倍悽然郎君未可往今儂私自憐

何處冶遊子駆䟦馳駿馬無爲近儂門引郎平堂下

閉戶浴盤中衣脫水尚熱歡故急來嬉含羞那及撤

放下水晶簾共郎登樓寢念歡幾欲抱炎威偏獨甚

涼風起中庭吹我繡羅裳喚郎入阿閣蕭蕭不可當

反覆郎懷中團扇忽不見非無炎時姿炎時已自變

寒共圍爐火匝郎衣裳坐郎起步前庭舉體渾如墮

夜來北風涼雨雪何時已到曉不覺眠相推未肯起

秋胡行

鬢髮可燭寸心難爲明鬢髮可燭寸心難爲明

燕丹嘍啃田光自兵僵酒愛父莫救榜桀伯仁良友乃負幽冥歌以言之寸心難爲明

雲中歌

我所思雲中鴻雲中鴻六翮摶青空下視顧我若宛童我欲令鴆以爲妹鴆告余不好安能爲余期心思君兮君未知

我所思雲中鷺雲中鷺九采排虹霓下視顧我若醯雞我欲繫鴈以爲後鴈滯衡陽阪安能爲余鳴心思君兮君未明

我所思雲中鵬雲中鵬高舉凌風翮下視顧我若秋蜩我欲托鳩以爲匹鳩性既佻巧安能爲余歌心思君兮君奈何

悲歌

遠道不可以致遠人不可以思空房低帷淚下沾衣會面日苦少讒言日苦多悲歌未及宣腹中百愁鎖

乖聲四曲

聲音之道通性情聲有以乖乖云者非正聲也亦非和聲感遇適然識者聽之

飼烏兒

烏以巳養養人者爲誰山中鱗鯉必有水上猫兒彼哉漁師買以自資日日飼之過於所雌過於所雌當後思魚爲我取我之取魚勝于網罟得魚滿倉易錢無數我寔乳汝汝當返哺胡獨背我足使我雖有翼不得他飛搤我喉使我獲雖多終當自吐歸以其觧爲我作脯汝之心乃

不如汝之雌良將復竊益我哺則何似放我于江湖自飲自啄無絆無拘漁無竭澤飽則棄餘日食數鱗食有限歲計尚當放生千千萬

勑獵犬

猗嗟猜兮猛哉萬物仰天食畢命于網羅獵犬交加猋縱指示爲當奈何 一解 一將之任滕灌樊彭漢皇呼之如呼小兒 二解 韓盧宋鵲馳騁驅使王公寶之如寶僑士 三解 咨爾獵犬被我

文繡食我羹食我今勑汝汝敢不力 四解 甡甡若獸游戲山間汝則力而驅諸原既則鹿爲則肉坐上客何姍姍揖謂我儇 五解 汝之不力即鹿無庇羞入于林麓徼纆榜椋先當施汝汝則有辱 六解

謫鬼判

五嶺有流人栖遲無見惻倦極自行吟假寐古廟側忽聞王者音怒將鬼判謫爾何秉不公變

亂功過格眯目與糊心有甚賜世客鬼判叩首言王臣且霽色前者陰符下風雨似催迫人穢實用人鬼伯空稱伯譬彼逐麋犬追逐無遺力豈不傷其類獵人意須塞又如鸕鷀魚欲咽咽不得乃爲漁人驅逢魚便欲擿人貌恍惚間豈若白與黑倉猝要責狀小臣亦惶惑魅鬼老成魔候便得其策訪㨿未分明此則判之責王者聽此言怒發愈霹靂驚風颯挽根一醒皆辟易

塵堂四壁幽威神慄未測矯首望青天青天何墨墨

箋天公

大地作軫輿昊天爲之盖人物自生之曠焉同所賴朗朗照臨開于何著陰翳嗟哉天公宜其至公 有鳳有九首有麟有猰貐苑者日以菀枯者日以枯渾敦與元凱愚智極萬殊嗟哉天公何其不公 狹路不容車驚波無寧鵠或身

羸九命半道猶相阨氣勢所不居恣情施殆弋嗟哉天公不公何名天公 恢恢既有網坦坦亦有兵害躋仰天噫嚱反墮其身機力要歸盡天定終勝人嗟哉天公不公非由天公

郭公

郭公哀郭子也郭子試英德令不能忍時俗之逼迫憤憤投水以死同年友宋子哀之爲作詩

郭公因何乘舫泚河泚河而死當奈公何 一 泥滑滑奈何行不得哥哥得過且過胡爲乎泃河 二 鵁鶄鵁鶄啄攫咻咻民不可以無鵁避之兮無繇治裝衣而下游 三 西市有穀東市覆栗斷竹逐肉部之鬼以夜哭 四 鬼車之涎涎與其溺于人無寧溺于淵 五 山則有大雀海則有大魚胡鷹鴟是避而鯨鯢與居鳴呼噫吁 六

偶吟

偶吟懷賢也

水平苦不流波流苦不平萬物相傾奪所貴濯其清 一解 陸亦復凝滯水亦復凝滯淺渚閣重船無復自如意 二解 富貴來逼人原逼富貴人如彼志飲食醉飽常周身 三解 秃鶖足魚糧鳳凰翔寥廓時匪寧庸人荃胡罝丘壑 四解 層氷夾殺魚冷語氷殺渠顰眉良有恨抱瑟未成竽 五解 東鄰有鄙婦祊餮無過擬郤悲少婦情淚墜不能止 六解

妾薄命 有序

妾薄命哀林蕙也蕙艷色知書解琴善歌誦箋釋李于鱗唐詩選不遺一字在樂籍中名噪甚排行第四故人亦呼林四初有貴公子挾千金將納爲側室其家不可乃止自是死端兆矣嗣後聲價愈重其母恃之費日侈負責亦日多豪華約娶不果者凡數輩最後予鄉楊姓者欲娶之資亦弗就予時與楊對門居相過從甚密予將出都蕙屬楊置酒招予言別垂涕洟予漫爲好語慰之曰鄉同楊于歸予且登堂拜嫂矣蕙愈哽咽懷中出詩囊相贈口占集唐句云揺落深知宋玉悲留君不住自凄其明年此日歸何處物在人亡無見期予別後楊亦割緣南歸及予廿入[illegible]京詢之則

蕙久委身於閩人林姓者共人排行亦第
四居無幾何不得意投繯死矣時謂林四

殺林四悲夫

苦莫苦狹邪女悲莫悲絕命辭樂不可保壞不可支天實爲之爲當怨誰妾不怨今之人比予於如毒妾獨怨昔之人等予於金玉等予於金玉金玉等泥沙雖有羅與綺不如菅與麻雖有琴與瑟不成室與家展轉乖良圖究竟成空櫛

豈金托下體安得好相識此時長歎息身不一文值渺渺獨愁予酌我瓶中醑一酌酹蘇小二酌薛較書三酌嘆端端四酌抱瓶吁紅顏多薄命今古同一區我今復何道但瞑無所須諒非同心人安望同穴居鵂鶹鵂鶹何仇何仇視彼白日昭昭不如長夜悠悠妾薄命兮千秋

方玉堂詩草卷之二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同郡李光倬仲章甫
香山伍瑞隆國開甫 較

五言古

古詩五首 燕中作

獨坐百憂集起步月空庭流年辭我去迅速如流星金石有時泐胡爲日營營念欲解於酒對之不能盡自從見二毛愁思怯銀餅一醒數日惡况乃久酩酊安得如劉伶長醉不長醒

又

齷齪復齷齪籌燈枕書宿昴藏復昴藏寶馬繡裲襠昔者逢我友光輝盈路傍避匿不能及交臂以彷徨下車爲我揖勞苦故萬方感此巳挾纊何必同衣裳意氣非吾淺揣摩自我傷吾欲語後人乘時愛隙光

又

客懷多所慮掩關嘗少開夜深見明月流光正悠哉擁衾不能寐鄰笛何淸哀反側復反側鳴鷄尚未催所思弗可覩焉用夢中來願言再展轉訴盡平生懷聞有華胥國意適卽天台芝英將玉女常珍豈所該安得如劉阮一去不復廻

又

白日飛東海忽復淪西河身遊太平中不覺歲月過六符方朗耀萬國又謳歌風雲非不富乘

遊良匪他耳目寧猶故聰明漸以磨心知計已疎且復精揣摩回首丁年事沉沉如逝波但覺飛揚難彌傷悔多悔恨亦如何安得魯陽戈

又

熠熠章臺女菲菲氷玉姿忽忽相爲言搖搖不自持京華游俠地來往盡輕肥千錢買闘裝百錢買口脂吐氣芳于醴蓄唇丹于飴横陳何所

道連理徙見欺我欲從之飲賞音良不疑佳人
顧我笑却略且辭遲安得袆敉之維揚花月時

古意

亭亭嶰溪竹高拂青雲幽上有雙靈鳥云是鳳
凰儔吐響激光風下上如有求奈何同心友忻
艴不自諆得意失意間相愛還相尤和媚豈榮
人容飾苦難周否骨爲雕文素艶故不售擾擾
井市交翺翾正悠悠中流良⋯⋯激況乃遡洄游

君亮振古道賤子亦何求

詠古

維昔齊王㙉乃在漸水濱五重落珠網交光矚
萮旻置酒日方中二八前具陳激揚遺風淫
樂動無旬是時六暴疆幸禍方盧䫉卓哉無鹽
女三十尚無婣伏謁司馬門左右皆含嚬高言
一以唱黃金失嶙峋太息命同車彤管乃斯人
貌悴言則華能見身逾珍令德卽綵繙誰謂無
依因

贈鄧邵武

鄧君本將家雅操何英劭好道頗有癖奇情振
年少榮名豈必早俛身觀泬寥未懸北闕纓且
斅南陽嘯棲遲百夫長骯髒十年調劔術講已
工靈文探皆要蕭寺逢神采什得二三玅含意
各風塵素心時隱耀及玆首春月下里借遊徼
宛然到草堂頫仰展雄眺玄言數四交客主皆

絕叫已谿柴桑累矧乃高密笑羽翼便可生眉
髭皆清峭遂欲問瑤草言從越丹嶠方今束帶
流意氣與廊廟鉌注亦已靡儒冠豈足溺願且
愛景光無貽塈瓠誚勗哉歲寒盟碧落終相照

爲宗侯孔陽先生壽

熹隆與大雅羽翼盛吾鄉一時河間流旗鼓爵
相當我生髮未燥卽已知孔陽五子復五子贈
章與報章局趣諸生門多岐戒亡羊夢想雖有

之平生誰能詳豈知至今凡快覩在一堂衫履
一何古吐氣若宮商邑信絲不虛翻覺摛未嘗
稍稍從知者一一問行藏花名五十年櫽勝如
金湯兼總百城富詎云十五償伊昔偕金友貞
吉而宗良伊主在誰圓群從頡哉頏舟力諒無
輊乃不及翁長洗發無窮士沐浴以芬芳天意
存典刑斯人乃壽康豈惟斯人康厥配亦惟行
緑服翩其燁白首猶相莊我從冢孫遊庇義如

庇裳想見舊德龢以知後祿泱欲獻千金壽過
時莫之將請觀壽者言令聞溢縹緗何必珠與
錦七旬備七襄頻此能奪目沸焉期濫張猶似
見大巫神韻恐不揚勉思吐微吟意氣盈中腸
流慕不可極千秋寧渠央

乙卯冬發舟北上未至湖口十里作

我年三十餘足不離州黨每每覽輿圖時時寄
夢想吾身亦復然遐征同此昉舟行一二日猶
未愜幽賞耳目昔所經山川茲非敞一登望湖
亭神界乃虛莽雲氣遠迷離湖曲環如掌三日
發朱磯舟師櫓力齊晨炊形及熟已過南康西
是日風日麗四望無蔽貪奇嘗廢晡聞勝幾
接袂流光潮轉遙列岫迤皆翠難指何峯粗獨
覺五老異果有天妃無人人說大姑象留舟子
畏難隱客心孤天劇知何者神功或信乎彭蠡
看將盡楊子看將近暝色赴歸帆風濤斗澎汛

草草且停橈餘情猶蓬發遙聽過鴈哀不覺鄉
心迸

雲岫吊古四首 恩平作

風氣何縱橫亂峯半明滅遙望雲岫山毛公此
酾節影響存空祠精靈翔帝闕神來霧雨生神
去天風歇嘆息古戰場揮淚欲成血
今日獲寧宇昔年盡瘁功氣惟吞鼠輩所以失
元戎士卒多道亡誰能身蔽公獨有百夫長滫

中命相從生當隨封侯死當爲鬼雄
炎方駈玉銜狐嗥慫其擾志在除渠兇遑惜躬
進討膏斧若自天游魚終在沼後來繼數公廓
清方有表公也寔先驅此功豈在小
烈烈丹心没悠悠白旐浮群公方赴唁掬淚滿
堂周見神於宛若猶却暮金枝丈夫外形骸豈
後妻子謀殺身以成仁餘皆水上漚

古意奉呈司理孫公

常情爭集菀盛德樂虗枯集菀豈不好有限誰
能圖嗟予懷耿介望望皆曇學忽有垂天翼其
名曰鵷雛疵我以美蔭眄我以清矑一枝良有
托敢忘恩所蘇顧此身餘幾欲報將何途矯首
瞻三階光响若相呼此身如可化願爲戟上烏

壽余徛叔七袠韻言 有序

徛叔先生於予以親則丈人行也以學則
師也友也予少徛叔十歲弱冠聯舉業社
即無銳意古文辭旁及風流俠烈之事益
津津焉其少狎同讀書無論内外典一以
性命有窺爲期儒鄙章句禪不績作二乘
人雖予志專安禪雅不欲以玄貌觭而每
相與語亦未嘗不冷然善也則趣向無弗
同惟用世一途予壯歲列賢書晚叨民社
得備覩古人用心與時賢所爲甬逐處而
徛叔則竟老布衣也然徛叔雖老布衣得

以其閒肆力於一乘九還千秋之業學問
則游夏登堂詩句則王孟叅席俠氣干霄
未減風情在淵不枯黃芽證内養之深翠
竹傳祖師之秘有三丈夫子承之諸孫縱
列致足自樂今年七十色若嬰兒予方浮
沉薄宦即旦暮矢賦歸來未知却後十年
得似先生兹日否古者[illegible]許每云奉祠
以還我輩以文生情繇之婦人以色事人

也輒將華祝寄諸俚辭猗叔卽厥綺語不
樂聞且強爲我聽之

講德詩 其一

古之道術言猶僉稱儒墨漢王一大牢標起素
王格博約格致宗原非左右晝後來或援禪聞
道爭奪幟武斷伏講壇同宮成敵國吾子起儒
生縱心秩所惑竟丘相切劘所際彌不測用九
探乾元悠然見天則

倣王融淨行詩 其二

合室詭音提千秋一麗老刼火洞然燒何處藏
身好燕林有若士說法皆絕倒雖然皆絕倒究
竟成草草末後一句玄居士未嘗道四十九年
宣四十九年掃翁今年七十聞道固已灸心空
及第歸何用除煩惱

効郭璞游仙詩 其三

燕林何葱蒨中有一閒士黃芽黍米中白雲漫
空裹何必飯青精漱石以礪齒不復夢黃粱枕
流自洗耳時見月華生開窓酌酒醴非醉亦非
醒此間妙難擬與析五千言精竅四百字外人
那得知君自此逵矣

用王李五子詩 其四

人生風雅林兩氣爲之翁有女頎同車芳澤以
相襲有賢頎同舟耳與同緩急玉屑君之餘燕
石吾所襲雖則標格殊牛耳更相執燕林竊後

言文字登相及伊答美音辭涵涵仍可梲惜哉
終野吟王明莫用汲

擬艷歌何嘗行 其五

氣揚揚佩將將昔者偕我友瀟灑少年場快獨
自恣縱横莫當左睨使君婦右攝邯鄲倡中坐
招妓若四筵盡蹶張超瑕後艷董奪席或專房
一朝歸大道視之如秕糠如秕糠意難忘今日
樂相樂延年壽千霜

擬俠客行 其六

爲德莫教知爲權莫教進有軀不借人安用有軀爲乃公壯盛時意氣寔如此今者百不攖超然觀無始超然觀無始一切任諸兒父書皆能讀樹德旣以滋樹德旣以滋吉祥紛止止不朽與大年相推易窮已

七言古詩

漢宮行

黃雲晝昏天一色眼花辟易胭脂黑掀簾欲起望天風風急簾翻掀不得須臾風靜雪已飛翠袖如氷冷透幃隱隱寒鴉收凍羽沉沉夜蠟點宮衣此時簫鼓方開宴不是椒房卽蘭殿寵至彌教百媚生香溫那覺六花濺暗裏銷魂自憐然微衷何幸得聞天咸皋瑩上空俾笑長信宮

中詎解憐憶初選共良家子玉貌花顏也得似祇今相望不相知何况相思能相齒任是銀環已註名不到承恩身未明血染守宮常在臂的施胖變幾含情情知華色堪成頹遮莫愁煎翻自惧賦裏黃金詎買妍嚬來巧笑寧須妬年年數遍一年終一年二十四番風番番催得花枝發只有衰顏不再紅花發花開誰管領經煖經寒難記省空恨春泉出御溝淚說銀缾墜金井

我徃曾歌挺擲歌十八不嫁待如何何圖一入深宮裹身首依然鬓巳皤

征婦怨

少小持高節托慕在豪俠雖爲箕帚妻恥作盧屋妾幸得尚君雄武身稱心滿意無嫌嗔何圖一去三更葛綱戸空銷雀鼠塵從君擐甲向交河遣妾心中百念多危危轉鬪知何地脉脉含情不自那有命賭取封侯骨底事音書長汨沒

解道秦塞阻蜚鴻復畏胡氛彫俊鶻欲展盤中幽空床不可開且將蘭被炙或恐夢來君征衣擣就無人寄玉筋啼殘不成寐幾回屬札冀相聞幾度風聲互廻畢千愁萬恨苦未了東馳西伐尚雲擾絕幕爭期青海遥還家只恐紅顔少悠悠復悠悠盡日闌干頭凝眸猶未遠迸淚怨嬖流始知介胄非良圖始知祿利多懷憂就使功成標異域珪組徃徃成纍囚嗟夫珪組成纍囚何如東舍少年不出屋夜夜朝朝嘗共宿

章江門發舟北上觀放港

截筏守風未敢舍猶在滕王閣之下亂頭趺坐匿艙中沸語淙淙何爲者推篷急趨問舟師道是開湖放港時跳高穩立觀何似頃刻小艇萬相隨初疑客鳥波間逐復似鳴梭機上促溜網唯嫌入水遲飛梳且茹隣舠觸十月北風風正高下船徙靡上船豪夾江齊唱漁家傲目花誰

復見波濤如許橫江殊不陜猶如無處下舟楫可憐大小盡波臣冥奔駭挂遭斯刼倘有深潭得隱身豈緣貪餌死於綸鮫人上訴天應泣還愁無縫透纖鱗怪是年年有怪浪裝衣幾度江魚葵俾刀欲及事何殊罪呂驚加情亦彷明者觀之固有然愚夫但知歸孽鮮孽鮮詎遂狀饞腹多魚廳得易多錢達觀世法都如此鱗甲擲人眞自擬浮名暾意趨復趨塵網憐心巳未巳

茲行我亦釣鰲徒解纜飛雲帥兩都何年粗了
經綸意直取烟霞向五湖

市黿行

海王一夜銜波立漁翁毒手煎何急纖緦觸網
詎望昭浮鉢吞鈎亦并執一胙黿鉾水上行於
人無悲亦無爭瞥見尸餘堪作啖豈知機發不
容情忽然塯餌涉逸起魂魄奔天身奔水跳擲
也知脫械難踊跚終自隨人死須臾挈挈向屠

門掀袖狂呼恣割分湯鑊不知獄幾所殘骸省
復冢何存道傍觀者驚相向几肉砧餘猶異狀
豈止枯魚泣過河直同談虎色惆悵咨爾漁翁
何太騃子公召弒胡爲哉羽淵孽在從誰問蜀
道魂知非再來血肉還償苦不迭冤因且是無
休歇汝道多生各異生我聞是說名佛說佛說
淵綸難與陳窮珍戮異竟何因君不見江上之
人日黿食江中之黿特食人

阻風小孤作

涉湖曾不意出湖轉多憂巳添南紀潤况益北
風遒北風獵獵狂無已長途冉冉悲遊子忽漫
下風欲泊難分明彼岸即千里終古長江自塹
天孤舟逆浪誰能前豈乏空明隨意豁豈無蒼
翠權孴鮮應接從紛苦不暇爭獰併入遊人怡
空憐湖石賞心妍但畏小孤當面挂怒濤宿宿
猶洶洶沿江商貨若爲通浪說使船同使馬那

堪趨利怯趁風聞昔稅關未置籍經商視道眞
如尺一從虎翼瞰城飛多少鳧頭遭水厄如今
天子擴恩慈重稅原爲厚市司浩蕩終看沾漉盡
何用區區江海思

江行有懷

朝發皖城慕池口西風颯颯吹颸走留連蒼翠
解嫂人展轉幽懷心自繞幽懷脉脉又沉沉總
覺流波波不禁頭顱差覺從今異風景轉來憶

昔深憶昔垂髫舞象日俊氣飄飄萬人一巖慈見眷絕譏訶師友相矜但悉率相於相眷意如何年少名家生趣多祇道沖霄裁倏忽寧知失路轉蹉跎蹉跎即漸榮華薄倏忽俄驚氣韻索夜月幾歷蔦桃情春光更缺衣班樂徒將綵弄花欲折總無魚與癸之交剝復轉麹社文壇堪莚三餘蠹簡塵囊費日居驥足從呼終是馬斂蹇偃群公第一許相期國士無雙看中選群公

國士幾心情學步更絃不暫停詎能鵬海全超忽只似梧桐半死生半生半死諸生趣乍泣乍歌貧士味饒將自責也悽惶且是人情多勢利人情翻覆路難通否泰年來道亦窮幸好偕計復偕笫那堪臨水又臨風臨風短鬢蕭蕭刮去緒來悰難自恕子恒三十尚咨嗟况我生年三十八去去燕山風物勞金臺買駿逐人搮未必南陽能笑我且學宗生破浪豪

壽鄧隱君

鄧林老翁冰雪姿生來不受詩書欺七歲八歲吾伊好十歲十五識多奇忽然悟得田間樂爭名逐利空爾爲逼德里中爲處士和光物外謝拘知有綠家住綠山下仙霧濛濛檐牖掛每到春疇翠色重一領兒孫行蒔稼遺兒不用黃金錢教兒亦復陋陳編時來力田即萬石道勝登廊遜一壓常存止足了無事獨好排紛未可捐

里中男子私相勅作過愼勿彥方識片言立解市南喧赤丸白丸都棄擲憑他九州九斛塵浪說三山三秀珍雖然種德如鳴耳渾敵那以驚其神即今絲服歡自有蘭蓀蕤蕤前趨走漸看嘉慶百年來朱紱于翁有加否

壽羅封君

似山先生樂山久福德亦似山之壽家本豫章被服清詩歟書歟孝哉友一從丘壑遂初機樂

事如泉百不遺春雨爭隨款段馬秋雲長繞薜
蘿衣博通更是饒大雅豈論稗官與濫者有子
一經敵萬人才如干莫氣如瀉雖然富貴看浮
雲捉鼻時時若有聞月旦有評皆讓品門風何
慮不超群乃知隱德終開祉人天聞聽全如此
寧須度索送桃緋自有班斕耀衣紫西嶺頳霞
萬古鮮我欲舉似岡陵篇矯爲龍文則翁後蟲
爲大椿則翁年

壽陳省齋先生

帝鎣虯龍爲魁星靈氣滃滃厭原首中有潭潭
陳使君樂事無窮富山斗使君宿昔壯疆時到
處手同霹靂揮花明粉署含香出麥擁禖帷得
雨歸福寧西寧兩駐馬彈壓在邊歡遍野暇處
高吟無敵樓雄圖直掃攙槍者蕃宣忽值闕監
臨總領文場獸衆心推轂臺端爭汲汲宣猷裝
底正駸駸聲然領取歸來樂散髮青天恣綽約

憑他幾處望蒼生且向芳洲采杜若即今七十
半事無那計當年菀與枯野老總忘驚座想海
鷗自祿群禽呼公家福德合如此看取龍光長
受祉山有芝草朝芝泥併與庭芝歌三笑

壽余猗叔母

十月陽春煖羽觴香風吹送紫雲裳寶婺流光
生蕙閣靈萱發彩貫蘭堂開筵將進麻姑酒玉
女繽紛小齒手仙厨非復世間珍廣樂祇應天

上有郄頒儲儲黃髮翁開頹獻笑發酡容玉案
雙擎金循醁班衣爭聳碧蘭重當年共把金莖
掌芝草琅玕日應長蓬海寧知度幾秋蓮臺一
任超非想郎君終吏慕幽玄貝葉雲函手自詮
便從王母祈冊訣一舉凌敲出大千

爲上園翁歌兼寓壽 代

昔有美行士漢代東園翁于今繼者誰海陽上
園翁上園園居居上頭蔣徑陶廬事事幽八月

親獲二月疇支頤其間棒腹遊而翁於世焉所
求使者舊題遁德里野人競職隱君子素封不
用黃子錢萬非千哇而已矣昔曾大夫五湖濱
强爲鴟夷作後身跋越瀛洲幾斛塵水國亦有
義皇人歸來解施橐裝物諸父昆弟里與鄰朱
家急人如急已馬援重義不重緡蒯緱先生爲
上客江東步兵作酒民男兒意氣合如此安能
齷齪夸錢神噫嘻上園叟身居極樂天軼宕恣

機數十年儒耶俠耶非也仙婆娑笑舞雪兒前
老夫老矣猶嬰鑠爾筆豈謂天公權限中不挂
輪廻緣神仙駿駿聖胎全吾不知所比翁之壽
考閱中之椿椿八千

送范廣文歸里

君不見秦相昔日貧賤時畫策當途及見疑一
朝自致青雲裏故人戀戀空爾爲又不聞朱公
奇謀覇於越揖揮吳楚皆震裂丹書相印棄與
人獨攬扁舟弄江月從來舒卷若雲霞英雄工
拙無常家卧龍凌兢鹿門隱首陽薇蕨曼倩嗟
太上栖眞卧林谷次者乃出參時華先生有道
亦如此歷落嶔崎嘗自喜雖有高材足要津幾
戴儒冠便欲止青氈寂寂坐難温但恨無過鄭
廣文浮名薄祿眞何益拂衣轉覺如浮雲弋陽
之山何蕭灑指點虛無歸來者生事但須種秋
田行春或任款段馬新豐酒高陽徒長嘯一聲

驪唱發冷冷朔氣蒲屠蘇

送陳明府上計

花文之凫錦文筏乘風高入青雲裏空中飛去
復飛還薊北江南不盈咫道邊計吏但紛紛都
門冠蓋如雲屯未知奏最更誰是秪今惟數潁
川君黃金璞詔動雙闕製錦雄名懸日月臨軒
安得長者言三嘆春陽皆發越青袍白簡競豪
華馮水還留十萬家朝端倘作桐鄉憶或送滂

滬到海涯

別潘元樸應試歸楚

有客有客將歸楚乘馬權奇向江滸何以餞之千塗盤芙蓉爲茵椒爲醑問君何事傍行旌選士聲傳出　帝京漢江才俊紛如鶩牛斗祥光赤若城漢江牛斗楚天墟結社初從豫水居相將鑄就豐城劍何辭還食武昌魚武昌西望征輪發行者迢遞居者憶沅澧流將公子思瀟湘

雲送王孫碧王孫公子早見招分飛黄鵠望何遥兒鉤中夜紛相敵胥漢蒼茫鬱寂寥吁嗟潘郎人如玉文采翩翩無不足但擬雙驪入長安無須更唱驪駒曲

五日醉歌寄余九

祝融之令炎精吼奄爾梅天復射柳幾人闘草浴芳菲我獨清尊呼我友列座罰觴起狂吟咄嗟不見余郎九山中別我未全遥曠若經年不相首憶自往逢㨗艾期舉服㩻藝携吾手行樂登須錦被鴛當筵好泛菖花酒忽漫塵纓綴羽儀所至動輙成掣肘途窮那及賦七哀腰折原非米五斗俠氣衝冠擊筑誰烏烏但鼓秦人缶終難面目學浮沉已分齒牙隨好醜會別人生信不常風波世路誰能剖獨有桃源流水居林花相逐亦相守扁舟一泛簑笠衣何用千金享弊帚

同廖千謁載酒尋陸道開

越王城頭日欲墮空齋相對苦無那提壺道上與作新肴竹林中問主人主人元是文章伯逸氣翩翩更高格經過初自忌語言少選波瀾隨舌翻楊雄問奇能幾字邊讓熱眠空有笥顧宋千秋幾玄賞機雲一時稱兢爽別有壘塊向天呼高陽朝穆真吾徒鉤玄極意猶未已錯落經奇皆可喜居然坐我百尺樓下視直欲小滄洲

人生快意長若斯安用拊髀但自疑愧我杖頭無所有若有卽應日沽酒一日從君一醉眠傾囊撮取明珠千我亦歸叩囊底者君但能來餉君也

宣城飲徐鍾岳先生宅

朔氣吹氷氷欲老綺席屠蘇邀何蚤遊子自憐風性高主人相爲風光好風性風光自一時新燈新月映新知玉案那停香拂欝金尊催送舉

淋漓吾師仙令飛仙履却借典刑稱二美紛吾二士何因緣偶爾相過卽倒屣倒屣陵陽芳氣重清歌宛轉宛溪東豈有高姿夸城北輕將重客說臨邛急燭深杯進又久透腑舒筋無不有客意能令酒力雄談心况盆爐烟斜清霜片片下簾鈎半語無爻神鬼愁爲探懷中雙劍色劈光爛熳幾時收

送張稚愿北上

鬱菴居士相門子束髮英多卽如此逸氣橫披玉樹前追風直上竹林裏昔年結社瀟江大衆中歛歛推無前籬中明月琛難摸賦裏凌雲色可憐自是讀書破萬卷半榻百城恣[illegible]經家本西關翰墨林趣廷况盡金華選一從滄海刼相激懸簿猶新人態非群疆自振家聲大常杜誰言世冑希雖然生長亳華地煞得清玄淨心意辭丁怒馬自有人點白鉛香亦閑事獨有交情

未可除每隨龍雨激西江千場麾置家仍富少日周旋須臾雙懸予豈亦有心者一捕堪嗔鄙堪罵閱世幾深落落情出門半覺悠悠假與君一見便心期君今遠別欲何之遊子固宜千里志騷人其奈一秋悲秋氣蕭蕭變楊柳急管爲歌將進酒定知離愁各在胸且復斯須重携手丈夫但自拭吳鉤縱說閑遊亦壯遊青箱舊物君能取光公堂構復何憂

長歌行爲廖千謂壽

聞說三十年前士咻逐莊騷曰祟耳誰哉寧壆
不寧硤我友廖君操正始墮地不願爲腐儒鏤
心許是殉知已我髮未燥已逢君君時意氣久
嶙峋盍簪寧計先一飯挾羽成期廢萬人幾番
墨雨分宵燭幾處細花對曉茵憶初結伴君山
寺拮据無何便飛去但識頁家車且多寧知王
栯蒲雖御三年三年復三年更張更罷更相憐

何曾刖後徒誇玉詎敢悲來郎上箋廿載心期
皆避今一朝並命偶先鞭志目中肩吾自此因
砂吐粒君寧然誰言六十足爲老乍可新篇窮
更好有男盡好紙筆人毎對明窗雄一棉我來
自燕塵滿頰覩君神宇尚珊珊君今婚嫁况已
了壯志如君猶矯矯我有千尺凌霜枝孫弘粉
本轅公峀今年此月君初度再歲又當逐鹿期
勸君何妨期月守贈君爲君千萬壽旄說耄期

數紀來倘愁不至公卿否

贈朱占遐癸戌

占稱文武惟吉甫將軍能韜無緇虎少年提筆
便生花壯歲登壇幾建鼓武闈第一蚤見收詞
藻仍推第一流四海弟兄争把臂一時儒俠總
輸籌遊烽郎事常慷慨宦邸謀生豈任憂南冠
三晉曾遊縶海水群飛白浪立誰雪含沙國士
冤頻有泰庭否交泣郎今故里作長城猶感漁

陽鼓聲急我忝殚九命得覩絶妙辭高文一何
綺小儒安足爲常聞古人語深知宋玉悲躍馬
揮戈倚馬檄今者于公重見之書記翩翩不乏
賞如公何人堪抵掌雲連蒼梧春復秋西潦汪
洋西山爽端溪一片石差可當西陵莫捲能豬
席有酒尚如澠壯事老謀俱獨步無紳無胄希
一顧栖墨磨清外海鯨筆鋒殺盡中山兎憶昨
仲秋何幸歟陸居無屋借册君丰采相驚五經

夫寅緣更入郇公厨適承銀鹿過相於寒松之意丹松圖抽毫不覺成鳴和那恤小巫見大巫不知緩帶高牙暇得憶鯫生驚座無

、歎馬梁烈女吟

君不見李陵胡服千古唾罵賊雎陽千古奇比爭棄戀此七尺一芳一穢永分馳壯士不怨殉所是削亢如削一蹲鴟吁嗟烈女心貫鐵吁嗟罵賊口飲血二八加一甚年華剸刃攖鋒何吷

裂生長歎馬尚有村歎馬之女名不滅若言白死蹈無難世上幾同烈女烈

鳳凰山 思平八景之一

山水空名山水留鳳凰何代鳳凰遊開門見似青玉案夜月朝雲俱可翫若歲大旱呼且雩崇山出雲主山雨南山有烏比張羅鳳兮鳳兮奈若何

白馬山

陳思樂府何年作胥門怒濤忠憤躍青袍但勿壽陽來赤兎解圍總不惡白馬神靈天下聞天下祠多白馬云茲山得名何爲者雲氣騰空日照野有時虎嘯谷風生須知白馬原非馬

金鷄山

滇池碧鷄光影歎陳倉童子雌雄別弋盡中原鳥六雙抜地爲山峙南粵不鳴不躍似卑栖高高却與浮雲齊對此自憐一劍若將無人訪會

稽鷄

龍罷泉

我聞罷乃龍一種系龍于罷爲罷寵來從天一點水無違自龍心百泉湧萬古龍泉不斷流停停洄洄又悠悠相公潭下初洄洑廟子灣前可瀰洴瀰游大海終何極還向龍罷問消息

酎盧原父長歌行見寄之作

我本儒家素心子一生只解讀書耳明窗淨几

頫俛頭蟄眠便足吾事矣少年誤落塵網中岐
路亡羊臧穀同也向騷壇角繡虎也談經濟詫
屠龍贊書颯然偕建鼓六上公車未辭苦情知
白日閱人多又恐青雲愧吾祖好瑟奸竽紛下
馳區區奏雅欲何之廿載爭傳繁露學九霄半
進步虛辭捧檄桐鄉殊忽忽忍爲饑驅爲親屈
補官復作鼂溪游君子大人空突兀知君風雅
本絕殊南海文犀滄海珠出門到處嚶爲友歸

家或嘆食無魚蕞爾恩平鶩倒屣登其食魚必
宋子陳蕃榻傍雀羅懸盧駝鶴引梟飛起千古
臨邛有詩存王孫者誰哀王孫持將窄袖難旋
舞篋得者編好對論有兒携至共佛殿見畫見
詩不相見此段深清那得知此番邂逅良如願
妙涂欲過楊葵丹文章竟體是芳蘭從茲喜共
阿戎語寧愁時俗薄朱顏折腰曳裾俱慚軻覲
君所就乃勝我烟艇芒鞋尚有緣五嶽五湖無
不可

送仙詞

織女金梭誰知妙列缺投壺詎解笑天上人間
樂自殊那識霓裳羽衣調昨者闖入廣寒來媛
之姝姝頗相眺有目何妨暫作緣無情欲結渾
難料靈心異氣杳渺間何物劉晨去復還雲逆
重尋非昔沛雨香認得是巫山我想從來仙家
多少多情種蕭史之後又蕭總何不生大盡是

男寂寂情瀾長不溯

七言歌行

陶冲嘆

作官小草苦勞形不如無官一身輕乘傳進回
多愁情不如無傳一衆輕憶昔公車走馬日朝
發夜宿何其窮一行作吏向嶺表得予郵符便
遠征　國恩浩蕩沾微末尉候孰何太分明旣
嘆前驅不暫停後畏蹭蹬傷吾行燕齊迢遙旣
巳邈彭城濠梁更滯凝崢嶸歲晏苦未了誰堪

又向皖桐程皖桐風起日將暮看司致問勉開
冪知是官人須應支但問官人官何處詰朝陰
雨束裝前疲馬痛徙走何遽方午雨霽及陶冲
便自卸肩不聽去動稱占役皆官役總作耳言
非禮數恍覺良圖悵巳乖行路難兮不是路僕
人欲語那得語我髮衝冠役內怨呼爾役夫何
太愚我今毋亦饑驅故爾謂爾鄉官多尊官尊
豈爲爾曹諭爾謂爾鄉勢且盛勢盛翻覆生爭
競日若八月我來此探光傳刄誰爲政旣挾尊
官嚇鄉民還挾橫民虐貴紳鄧氏亭臺恣焚爇
郭家金穴任分珍亭臺金穴棄如土橫民身首
亦異處桓東少年事可憐城北王孫歸無所要
知階厲自有主彼很者奴帀則虎如今尚復肆
怠休爾樂禍兮禍樂汝若言橫骨安身牢歸問
衆大與老古桐山高上雲峩峩朱邑碑前草復
多我今自瑩潛山道肝衡且作縉鑾歌終身不

用桐尉傳爾雖獰惡奈吾何

丙子秋入粵外簾與諸同志戲效栢梁體

珊瑚翡翠綱英華 主考　總飭內外悉有加 監臨
同公紀理矢無瑕 監試　畫前繫表角尊奢 易經房
四始六義正而葩 詩經房　渾渾噩噩文氣嘉 書經房
單題合題仔細查 春秋房　孤經浩汗難名家 禮記房
分標別帙束紛拿 受卷　剝頭標花呈堂又 彌封
倣硃于墨愼訛差 謄錄　雙聲雙字口常呀 對讀

留墨傳朱日兩衙掌卷 樓簡乾凈只一譁樓簡
朱衣邐邐走支應巡綽 柴米油盐醬醋茶供給
漿酒臛肉如泥渣擺安

偶倣杜體寄懷高明郭寅兄

避人極力欲避避不開期人三春巳過三秋來
杖策辭家豺虎窟素書三篋積成灰高凉且復
漫登臺使君高明名鵲起須當置罷青雲裏長
風忽動感予音激切飛揚向君子小弟如此而
巳矣

呈贈司李孫公

微生少不如人今且老偶疆歲月復何道前身
未向求名菩薩種善根此日剌促望塵堪絕倒
紛紛持世匪異人 明公真梵先輔天身天當鉄
陷須能補頑葢河沙自有因到處提携周士顛
直是慈悲非意氣氣凛清風攪變生慈深苷雨
隨車至麗溪東注水潺環旌麾雨拂大人山河
幸無能恩小宰得荷包荒開咲顏

與醫者胡生

南州居士故磊磊今在南恩稱茂宰南恩醫者
有胡生刀圭往往揚聲彩醫不三世不言良生
讀父書傳禁方賣藥頗疑康伯市摩開豈挾無
且衰病多道少從來昔無病多方不如巳紛紛
孰得性命情君獨胡爲精此卉

方玉堂詩草卷之三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深澤王事賢仲㩦甫
牟城盧　原原父甫　較

五言律

戊戌元日

元從貞下起占换歷頭看弱冠纔初度齊盟已半寒人驚新鬢髮酒憶舊杯盤那有椒花頌長吟向夜闌

觀世音初度日

法昔下世無限度人情願力恒沙刼神通變化成聞香觀有碍彈指破無明悲仰無繇接浮生空後驚

寄懷李仲章 豈縣作

吾憐李仲子氣若閬風霞才絶仙非鬼詩成筆已花齊驅無下駟孤往失名家刻楮何能役徒茸與作衙

燕市分襟日諸賢解禊時舉觴呼白也檢帖憶羲之結夏期何許先秋氣自悲金戈方滿道劍首若爲吹

文苑驍雄者搴旗定幾人頭亡猶欲語舌在豈長貧梅柳南偏早烽烟北尚頻徘徊豐草路多少淚沾巾

淚迹紛偷仗無殊巢幕居鷗羨同病意鴈帛素心餘蔓房知誰健緗蒲莫遂疎如花吾不羨羨

不大喬如 仲章新娶姬人乃鍾伯敬張稚恩小姨故云

雨中遊敬亭同徐景明兄弟

我髮未覆額已熟敬亭詩日月逝如許風流今在斯雨飛千谷合望極萬家迷獨快同心友新篇酒共攜

當日青蓮李長懷只謝公選章因勝得呼吸想天通高鳥驚人意浮雲大國風同心期令調千

載將無厨

徐景明率仲子岱曾邀集令姻王士悅半
川園圃是士悅尊公司馬垣墀士悅塗
、
塋玆
司馬籌遊暇若問此地偏驚人懷謝客得句想
青蓮水石經心古衙花帶蘚百年彌復勝爲
有克家賢

別業藏名處孤遊愜過從有人在川上何物是
樊中水榭今依木山亭半隅空不知身自幻翻
欲問來蹤
吞石原非假依塵總作奇危驚古意窈窕谿
遊神逕轉客招客巖層人藏人莫愁行已倦我
自有花茵
幽閣俯氤氳登臨逗夕曛時招方外客不任敬
亭雲竹語疎鍾入烟光積翠分旃檀香在座誰
解逆風聞

見說經行處多番擁阿嬌穿巖宜窈窕吠戶出
輕飄盜意花爭語狂情柳共搖何堪悲宋玉爲
想楚雲朝
此日何嘉會名園漫自過外兄無四海裘馬集
三河倚玉氷全潤猗蘭桂更那爲懽良不翅省
復夜如何

送龔賡文遷六合諭

六代風流地橫經後壯遊山川今沛里烟月古

楊州五柳官堪冷三茅術可求獨憐臨別意江
水共悠悠

爲友人輓其愛妾

豈作有情癡奇姿寔自奇温柔卿夜夜綺麗步
遲遲解語花能笑含嬌畫亦詩可堪愁絕處初
日射淤時

挽宗侯冠

萬里風乍角宗英許並搏如君應領袖此日始

勝冠蘇火觀橋盛龍文出獄寒遠遊聊暫服莫擬桂叢香

張文伯席上觀伎 二首

何處且忘憂笙歌日暮留片雲渾欲度雙鬟不知秋病有枚生發人疑洛女游多君饒慷慨銳醉未言休

杯酒集通人相看意乍親躍盧催巧笑雅謔抵深巡劍氣秋聲苦詩魂暮雨新懸無漁之詠講入小蠻唇

送家侄復元會試北上

彩漢矜翀羽長風獨往舟群當歸領袖豈獨害爲衆引鵠中紅朶連鰲曠碧洲英材自能爾莫負歲寒遊

最笑春風彥三年只得三吾宗驕與梓小阮青於藍羨爾凌霄駿虎余伏櫪悲爐頭焚尾熟勿惜寄魚緘

陳爾龍載酒招同吾鄉鄧仲宸叔侄遊石神山作

偶拋案牘塵知巳自相親攬勝人俱爽聽祠石有神泥頹大士像緣現宰官身隱隱松濤寂差堪寄禾真

蒼山蒼木了翠壑翠相連遠岫當三面奇堆湧一拳良辰堪邂逅少日戀周旋欲作雲將問莊生有外篇

躊躕空復情作吏向山城削牘頭先白看山眼共青從疑懸度出入似御風行但使朋來好何須巳獨醒

異地托同心探奇此眺臨溪山誰識主風月在知音野趣俚偏雅滄交淺亦深尊前幸取適莫問去來今

乙亥冬恩著襆詠十五首

隨分安心處無豪却自豪麤輸蝸兩角好醜頰

三毛地僻廬兒懶春來燕子勞家音殊未得能
勿首頻搔
地自當炎火入誰挾纊衣尚無小雪意安有大
寒威岐路蒼黃淚乾坤線索機百年過半矣何
事更如非
豈是風雲氣惜哉非盛年折腰空自苦拂袂有
誰牽靜裏薰香坐慵餘擁膝眠此中眞宓子何
必在安絃

何事休倚去愀然竟不惺家園一以別稚子不
之宮伏莽驚心屢弱泥涉足酸長纓與長劍已
作逝波看
頭責羽無狀目憐心已疏亂山當戶起惡木上
階蕪攪鏡悲焉爾彈冠笑矣乎伊誰教鑄錯敢
擇馬牛呼
漸覺南交盡共如土俗厖山農栽蔞葉村媼賣
檳榔小吏椎堪狎吏人稀不妨文翁獨自愧竊

欲破天荒
疊疊峯千轉迢迢水一方壤肥漚菅少榕老掛
絲長恒燠易為雨輕寒不作霜敝裘何用嘆此
地可無裳
到海無多地環山幾疊重尺孫蛋戶椽井竈戎
烟通列卒常呼癸諸生欲送窮看來無別計一
擲萬錢空

天涯北來盡陽江西去平龍鬚標勝概鼓角列
仙營黑子疴誰面蒼生係我情自非司馬賦何
以大人名
最喜山村婦辛勤解作家足跣後裙露肩擔土
物斜來賭亞旅饁餅重伯宗車劍利倡優搰手
此豁長嗟
自恨非仙吏如何強著書振衣逢保國結社憶
匡廬雅與公餘薄清華夢裏疏素心違已久何
待歲方徐

堠卒山椒出行人樹底飱新開九一雉舊壘十
三村烏駭時相戒鸞棲那可論甩君自有足莫
係楚亡存
崢嶸當歲晚空谷足音來問客何爲者逢君亦
快哉無妨供脫粟正好潑新醅舉目風波滿歸
思且漫裁
宦職知誰耐腰肢折自堪雲浮君子岫水激相
公潭世態深逾險便宜老漸諳輕安隨處是曷

問北山南、
室兕由來淡雄心取次捨嚬觀滄海近局趣厐
涔滑閱世誑強項書空枉折腰榆枋原有適莫
問最高條

同馮開虞茂才兄弟遊皷角山天堦洞四
首

宦蹟古恩州隨緣此共遊是山皆鹿石何水必
龍湫兕乃巖爭秀天然壁四周雖無精舍在正
爾足夷猶
鬼斧何年鑿天堦今日登谷聲涵遠水石罅出
枯藤竹影搖樽綠風香隱几增僕夫誇語健更
上最高層
崖覆全遮日風飛半入雲趨陪一宋子大小總
馮君淺立看春色言歸趁夕曛山靈一以別簿
領又紛紜
作令誰多暇茲遊亦快哉沿流千仞逈到頂一

尊開皷角聞天籟壺觴倒宿醅山童應笑我莫
是宰官來

贈華雲泉參軍　二首

金馬浮沉後逍人仕隱兼參軍自可喜蠻府亦
何嫌洗盡鴨淸眼揮毫兎避銛不知緣底事著
論欲歸潛
把臂推蘭芬名家自出群旁將心共語不覺日
將曛邶硯依包老生塵任史雲獨饒詩俊逸豈

愧鮑叅軍

遊星巖同華叅軍賦

聞道星巖好于今始一遊非君能載酒偕我尚藏舟日滿尋幽屐時披綬帶裘問誰能樂此閑府有先憂

巖壑天垂下星辰地倒懸莫能圖內景只好挾飛仙古木浮雲外新堤落照邊茲來初寓日日涉如君偏

遊興閒相引鄉思醉懶操貧猶能蠟屐病不廢持螯鼓響石中出鐘聲洞外豪誰能誇濟勝挈榼謝君勞

纍纍似列星墮地數峯靈而遠人囂絕巖幽天籟聽鑿空佘佛像遇沕出神形安得看山眼同君日日青

三年薄宦地此日賞心時列宿郎官應閒情小史寬景來期急就酒到且頻移滿目饒生韻何須更有詩

丘壑繇來古經遊逐處新總然偕逆旅誰是摘星辰石室通玄閟空巖轉法輪興賒無奈晚惆悵夜歸人

星巖紛歷落日暇共登臨屐齒何當折遊情且自深卑官大士是好景會人尋安得吾泉洒移來共酌斟

若覓奇遊處星巖亦快哉鐘聲石裏出佛像罅

中裁蒼翠行看逼玲瓏列作堆同歸歸未舍水月尚徘徊

三水阻風 二首

石尤何太急況復雨淋鈴雪蹙浪花白塵翻岸草青吳牛眠渚穩濕鳥宿枝驚行役今如此秋聲那可聽

生平兒女態最怯是乘舟繫柩防沙軟驚濤苦夜幽海風連薄暮江雨暗深秋隱隱遙岑外飛

渦迴自谿

海珠寺

水寺何年立佳遊此際情城頭紛萬蟻石上話三生赤日連波湧白雲對望盈還珠何必問浦海正澄清

麥節婦墓

貞意駐千秋潭流水不流牛羊時躑躅翡翠枉啁啾水孽高殘碣榮華莽古丘晴覯應見節問世幾人猶

無題 三首

倦仰綏傳餐物閒心未開空聞千日醉莫破一愁顏擸風談時務燒丹覓大還渾同隔世事夢想久無聞

博簺擠械穀褌斤想惠周情襯一以瀋風雨寂然收手眼隨人作升沉豈自謀浮雲差可擬未若比浮漚

爛熟思時局汚人仰面塵蕭條久別舍流涙未歸身宦海原無底名場那有真向來聊棒檄何乃久迷津

甲戌冬杪過梅心示同行者

此日猶長道吾鄉是小年輕塵隨馬足薄霧幕山顛夜雨僧傳唄朝饑驛起烟勞君同跋涉何以得安眠

徐州道中

自負仲霄翼那知尺鷃僑一官五嶺外三月聚糧遊薄宦侵衰鬢狂風鼓敝裘時遭醉尉問擁傳反成羞

回度九江 二首

漸覺之官近猶懷過里紆山川收楚分風氣襟吳趨甲乙書年換流光任日居江艎時可市且莫嘆無魚

夜曉飛雙槳長流九疊昏望空迷野馬拜浪災

江豚廬嶽歸雲擁尋陽古驛存還思昨之夕風急雨翻盆

獨鶴吟和　有序

仲雩先生督學于粤經過獨鶴驛作詩一首書之于壁云群嶺渴奔猊逢端欲飲溪驛銜官路隘署壓女墻低青靄晨炊合黃雲早稻齊乘軒休羨寵小鳥稱卑栖首句押猊盖梏韻也属而和者數人及先生同

輿再閱不知其意云何乃自和韻云獅象抱後猊支峯蠶小溪多榮知地煖蒼靄覺天低獨鶴署名古雙鴻排字齊回軺繞隔歲復此嘆栖栖又云沙明似雪猊蹲阜蔦過溪禾穗村村醉烟叢樹樹低征驂歸驛亂牧犢下山齊饑渴俱休問棲圖一樹栖小箋楷書貼置臥處而余所次第竊和先生之作未呈先生先生實俱未見也今先生不可作矣知己未酬哲人先萎感一序于三都蒲葵增價重片言于卜部赫蹏猶新西州路乎長河留乎俯仰陳迹曾不一瞬尋常鳴和遂已千古矣取而刻之凡十首

山勢走狂猊翻車韻小溪弱泥酸脚苦嫩稻拂輿低薄暮歸鴉急浮雲獨鶴齊一宿猶寄跡何必嘆栖栖

山黠似蹲猊橋危只涉溪藤垂侵樹老過墻低烏兎馳如許牛鷄理一齊迷方聊一憩古驛况堪栖

灘聲咽怒猊客子渡前溪樹隱遥村暮烟籠古驛低銜途泥滑滑平隴綠齊齊要識浮雲意何枝不可栖

何處吼狻猊千巖下作溪魚池鱗次列鶴嶺鴈行低粤鳥終于粤齊氏那可齊使車日徃復幾

個似鷄棲
齊泉似渴猊筞蹇度層溪可識雙凫迴能令獨
鶴低山容隨目換水面與腰齊婦嘆何方是晨
鷄自夕棲
山陟疾于猊濺流藹作溪却無杯渡法惟恐轎
擡低帝佩西門豹琴調宓不齊古人如可作那
復辨畢棲
名利驚如猊争程那顧溪地窪經潦砌山匝覺

天低徒足衝泥怯前行報路齊何官不是夢得
驛且安棲
無山不似猊有路且沿溪恍惚含神霧翩躚舞
鶴低九阜閒野疾一握去天齊爲問勞勞客句
如物外棲
我愛獨鶴山不愛獨鶴溪山色遠彌秀溪途高
復低行人投宿早候卒接官齊小吏知余倦衙
催治我棲

群山尊獨鶴水下此名溪僻徑風塵少深林日
影低羊牛來欲下穗稻看將齊不作鳴臯望鷄
群任可棲

行到途窮處六首

行到途窮處方知少習浮一官猶轉轂四序凜
凝秋車脚難生耳擔頭只似游幸多魚蝋地且
莫問監州
行到途窮處狂奴底自狂平心觀步驟躍起亦

榆枋老古農夫祝神奸海怪藏此時争互換何
道且端詳
行到途窮處應知路不窮雙凫隨可履五馬豈
無功防禦官官急調停局局同限門海作限作
計敢從容
行到途窮處前途更莫貪息機觀衆止争道任
人酣蕞爾曾無補治中又豈堪如今來耳畔伯
聽是圖南

行到途窮處坐看海漲時雨壓難辨爲一葉僅
蹲鴟螢火疎林吐魚眥細竹支悠悠何所道歸
計莫教遲

行到途窮處長風忽起波環厓山立壁對面水
拋梭晴雨須臾態雲烟倏忽過豈說舟人痒吾
生且若何

陽江署樓即事 四首

官木倚厓似署猶劍首吹笋根藏稚子蚕錯美

西施颶發長年怖神奸老吏知朝來吾喪我暫
若苟天時

雖在樊籠裏樓頭亦大觀海山天地畚洲渚介
鱗攢野沃人爭蟻晴薰士不冠從來曠達意聊
作畫圖看

一潦乍漂淪帆檣捲後仰雲雷連電白灘港潮
陽春潮水還坑水南津與北津瘡痍方在望兆
切鼓鼙頻

兹縣壯哉縣吾來何以來山疑舟碇海潮與壤
加灰樓閣乘鼉聳雲霄控鶴廻所嗟人自異令
尹非仙才

偶愁

薜水薜無極余愁亦類之行吟澤有畔坐嘆枉
難務腐爪途鴟嚇林鷩累鵪饑浮生應巳眺何
用後遲疑

五言排律

代壽陳遠川先輩八十

瑞彩臨初度榮光照綺筵居同栗里古人是太
丘賢朱鳥懸弧候非熊入夢年偃松棲自老玉
樹爵相鮮星聚元非客壺開別有天一斟皆玉
液三祝郎桑田羽管灸風失冰桃赤日謁少微
高氣象大隱到林泉萬事輸垂白長生托守玄
機忩渾擾省性定欲安荃耆舊人中瑞黄冠地
上仙唯應生羽翼長拍洪厓肩

賀新婚者

令德飛彤管鳴鸞動鹿譙盈門星錯落映戶語
喧闐錦帳流蘇煖金屏翡翠娆都聞金作屋定
有鵲填橋學鳥工裝鬟圖花巧製紈如琴來婉
孌似柳去飄姚玉潤知佳婿冰清識小喬夭桃
華灼灼銀燭影迢迢二妙誰堪匹雙星可共標
德思供秣馬心許報瓊瑤衔識千騎貴方知奕

女嬌

賀楊雲門老師考績

新藻馳天闕何人第一聲四知夫子獨三異野
人呈輝下冠無虎慈行劍已耕手揮驚霹靂日
想冷夷庚登不躬星歲翻然貌日榮靈堪標鐵
柱湛欲把金莖餘力敦深課公門盛異英却愬
孤特達何辛比先鳴海潤應難學崧高豈易名
感時方自棘觀德更誰京烏府他年事桐鄉此
日情何當鞭朽質竊與慶澄清

奉別潘謙吾先生轉沅陵諭

除書下建章飛蓋指河梁材元三楚秀官自一
經揚故物青氈在新儀絳幄張山辭越王嶺水
入帝君鄉澤國蒹葭薇宴鴻日月長主盟還百
丈色笑巳三湘剩有桃將李空懷徵與商無堪
歌郢調不欲滿離觴宋玉悲應苦安仁興本狂
所期驕刻達種樹比河陽

代壽某進士尊人

延陵君子地盛世老萊衣齊德偕能隱名家三絕帯床當膝處斂翮入畫前機有里名通德何喧列靜幃旦評南汝定潄齒惠泉稚坐得芳蘭集常來款段歸　四朝尊古學一日慶家肥令子真時彥恩生忝缽幾每因珠在側輒想玉從輝共慶良難遇榮名世所希鹿車事已往象服願無違引鳳元仙侶將雛益慈飛尋常饒樂地

孤帨當音微况後風雲會那驚日月微餐霞併晝錦歲歲自相依

奉寄錢元冲老師　師令進賢壬子分試省闈賞鑒余牘幾獲荐卷

當代論才子錢劉孰可當琴鳴花影靜鑑吐桂輪香門列桃千樹廷登玉幾庄進賢應上賞援異詎留良伊昔憐三刖于今泣兩行終然嗟馬櫪猶爾備苓箱黙賴將難換求伸恐不妨品題珠字字剪拂意琅琅恩恐鶴難遂思存雀[illegible]忘

論交銘越父讀禮憶中郎揆範何多日趨風邈一方星辰曳履上山斗[illegible]裘衣傍何用懷耿介波餘正未央

壽楊州某封君

彼美維楊俊超塵難且論組修三達禮含德褒中尊慧命傳西鷲才源掩北鯤天然騰踏意蚤歲藉文苑宣擬荀帷董寧誇炙轂髡暫標玉兎艷旋老蠹魚墩範俗千言富終身一纂溫既邀

貤寵貢彌貴史書敦陶令腰難折允君足自存詩單從夙好翰墨愜清魂津涉疲何有揮金谷齊渾一經高了真四海廣諸昆任說無生話偏驚喜氣歆磚花移月動諫草避人焚風月觴交映烟霞句可捫嬰兒方比色耄耋正同屯詎識鄉懸長惟看子引孫開將乘款段豈問[illegible]厚載多胡累神冲福愈奔陋哉華祝頌布鼓過雷門

送彭廣文陞瓊州府教

宦情逢歲晏別意動河梁材原百粵秀名自一
經揚小草彈丸令比鄰學舍傍放衙休吏早走
筆送詩鏘嵒宋吾何有錢劉君可當山川開八
詠韻度托朋觴愧以爰書溷共如面目儈珠投
常寡和斲代詎虞傷老手看前輩新篇遠擅場
雕鎪疑轉淡光燄倍加長既得菖同泛無題菊
有芳中間隨眺涉取次叶宮商文範羣心服彌
綸柱腹藏毋思咨世叔幸不失君房太乙覘藜
杖小奚視錦囊但邀半夕話即豁九迴腸署冷
非心冷醒狂豈酒狂大能醫士俗渾欲破天荒
正苦周旋久忽聞陞報忙四州推首善千頃本
難量蒲掬蘇湖樣眞齋瓊玉糧三言魚海大五
指烏烟茫問字窮黎母探奇到越裳嚇蠻應艸
檄化蜀必成章忠信驅鯨鱷詞華點犵蒼教從
無類類道合衆香香何邦但樂懋彼處有文昌

藝極今同軌伊人水一方莫愁鴻信邈指日上
林翔

何茂才邀遊海珠寺時趙茂才在坐

流水無邊去江潮却互驅三山疑倏忽八桂在
員嵎湧石纔如掌環城聳若輿遊人誰是玉此
寺舊名珠乍喜朋儕韻都忘官長拘玄心同點
逅宦蹟趙張虛味入郇厨異酬令傲骨舒長齋
參緇佛表智禮文殊暮色歸雲外殘霞返照餘
欲收賈客棹未罷野夫漁鼓柂聊堪聽迴船且
自娛

奉贈司理孫公

宏才具大力多出宰官因　明府生前慧法王
悟後身秦通金馬籍旋佐瑞筠巡一潔澄如水
群生諾在春十城歸領袖獨立屹垂紳坐有嘉
無肺勞通夕與晨簡孚穿玉律比擬確貞珉霹
靂眞隨手從容但欠伸黃堂無篆屢為府借裁

頻覓敢黎丘眩情抒嘖室詢憐才雖已有執法
罔人徇入棘收賢儁分房妙選掄有杯堪照世
何影不傳與五嶺歌方遍三台望愈振匲中自
以冷曠覽過無倫叨屬曾邀盼摩矜賓愧循情
徒能嘆鳳質詎足拏鱗北斗年年揭南圖日日
新唯愿鍋師廟聊附峴山民

玉堂詩草卷之四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無錫華渭琳延鳴甫
姑蘇陳上善元若甫 較

七言律

遊彭澤縣

縣城面面削芙蓉恰是柴桑處士蹤令尹葛巾曾漉酒野人黃帽尚遺風雲迎聘眺千家小雨洗胭脂萬壑同正恨石尤妨鼓棹芒鞋贏得覽從容 有胭脂港

彭澤城四面皆山左右翼特孤聳石壁欹嶔對之可終日不厭縣故稱陶公所治問土人云乃新從其古治去茲四十里也

奇峯四望列嵯峩簇翠分危恍在阿見說從來棲逸盜何人開出笑山河江明縹碧三湘盡天入襟裾一石多若使陶公曾住此東籬添却幾狂歌

登彭澤綺練亭

峨壁開亭望遠偏空江隱見數帆懸下窺絕壑登仙怯稍倚磐叢意自堅雲氣飛來吳楚際丘山鑿自混茫先忘携謝眺驚人句頼有新題綺練鐫

宿小孤菴聽僧無疑話落伽山勝處

落伽萬仞湧青溟聞說中棲最上真功德耳根千二百山河掌内億由旬暴流原不吹空覺水怪何妨便現身獨笑彭郎纔一沫片颿西去也傷神

過馬當

孤山北望馬當山似馬來當江北瀰地扼飛派疑盡境天廻湖口又重關空阿若有人宜笑積雨何當客破顏見說江靈曾愛士秋風一夜豫章開

登西山雲峯寺

朝來結襪白雲峯蘭若嶙峋寄遠悰濟勝已同玄度具買山况負道林驄千巖積雪寒金栗百尺懸泉隱梵鐘乘興不禁遐討思翻疑鉢裏有真龍

和趙白叔過故縣之作

鸊鵜潭下十尋清曲渚依然護故城野艇蘆花迷釣客孤村落日急鐮聲衣冠省識荒丘暮雉

堞空餘古木平不是登高能賦者誰知思古發幽情

癸卯秋懷 二首

搖落深添宋玉悲風塵澒道欲何之抱回和璞心難剖舞罷吳紈色自疑世態總看青眼盡生涯唯許濁醪知寒山處處皆秋色盃更逢人說下帷

盡道羌菲擁上林燕臺買駿滿黃金一時自失道風足千里誰憐伏櫪心罷去歌聲空郢曲病餘愁思且吳吟淒涼亦是尋常事不是幽人不可禁

空誇季子敝貂年影落衡門夢思偏遣悶聊裁紈扇曲傷心莫問綠衣篇壚頭寒色還相傍杖底青山合有緣逆數飛揚何日是相逢那更不悽然

病中夢余倚叔徐殷夫作 徐時在燕余有兄喪

無奈春愁宋玉身病來轉自怯風塵眼中零落餘諸子夢裏瀟條二故人千里寧應真命駕孤鴻可是實傷神不知消渴文園客南北還同夜夜親

懷徐殷夫

高秋一送孝廉船病思悠悠悲遠天冀北群空應卽日江津劍合自何年還愁白首窮相傍轉望青雲步獨先極目征鴻無信息尺書好帶紫

泥傳

離群惜別莽難降却念飛沉思滿腔舊入林中眞有愧孤鳴日下更無雙相思耐可尋芳草幽夢愁堪對碧窗怪是近來魚素絕知隨雷雨變春江

得殷大北上書　二首

空谷跫惟首漫搔故人書札忽相勞遥憐三徑遂蒿滿翱憶千山雨雪豪薊北壯心飛易水江南春意變亭皋懸知自有終軍願欲向雲霄佇彩毫

嗟君遠向薊門天正自聞鷄起舞年九塞烽烟照夜白三河羽檄徹朝懸價逢郭隗金應動說就長沙席已前豈亦念予同學者輕裾飄曳好誰憐

章城寄懷猗叔

片雲飛下豫章臺此夕故人思轉哀浙瀝江聲過檻遠氣氤夜色入牕來漫嗟暫蹶惟英骨已信沉淪自異才諸世未應憐爾拙高談久亦畏人開

西山風雨暗章門遠色萋迷芳草村異地風波俱作意同心羽翼自銷魂卽看昨夜三星朗何似崇朝四野昏劍氣從今君莫問張華幾復遇乾坤

春日問猗叔疾

自社經年阻笑歌憐君臥病久無那進門不將爽氣入萋風偏傍藥砧多虛擬玄言尋樂衛安從書札示予何愁來欲奏相思調展轉難禁湧巳沱

去歲行春共帢衣露桃花底愴忽歸談玄直署如獅吼縱酒寧辭似羽飛豈謂文章供卧病堪於魔境轉禪機知君故有尋眞癖肯後陶公悟昨非

友二首

回首芸窗共事春清狂何處不憐人猶餘化蝶
三秋恨况奈流光二月頻黄鳥劣教呼小友番
揚饒許識手神欲知相憶情何似兩地新盟件
惜身

如此離居那足悲廻腸終日為分携紛清的的
深憐汝遠志翩翩可寄誰細草如迎春自媚孤
燈空對夜相思慇懃且覓然松約莫負章門游
淚時

贈别陸道開

幾載心期叶羽觴談經最近絳紗傍携來珠玉
堪盈把收去烟雲定蒲囊劍氣何人迷物色詩
魂是處吐精芒相看岐路情何限揺落臨風一
自傷

送徐伯聚歸試時同游　舒碣石師門

不惜崎嶇叩法鉦擔囊喜向此中行悵前鞭影
推高弟枕上珠光避客卿砌草半成書帶種鄰
螢全傍筆花明一枝贈别無它事珍重秋風九
萬程

贈陳令君公子歸廣

吳邑神君粤世家聚星更借長公車自携南海
珠搖月忽劃西江劍落霞眉宇芝英占氣色彩
毫翡翠鬬鮮華淵源况復承文範千里寧須問
源洼

昨夜寒風拂柳畨仙郎解珮賦征鵰神伴正把
行車麥越鳥還依璦梱枝明發雙江雲去遠春
回五嶺鴈飛遲白蘋洲上芳馨蒲便欲持之贈
所思

送龔廣文之六合

幾載春風談絳紗清言長對夕陽斜那教篋裹
雙星佩忽送灘頭八月槎受易江東歸駐劈草
玄關下憶侯芭共看岐路情可限况復楊華似

髻華

送陳明府入計

仙吏雄才動漢京還驚攬轡出孤城擔頭春入燕山月劍首芒寒南國星四長推來皆後乘雙鳧飛去孰先鳴廉前正恐留才子安得無虛借寇情

送范廣文歸弋陽

徵書計日下燕都一葉翩然逐釣徒自是雲山

貪紼伴非關薄宦欲爲儒抽簪雨雪開三逕伏枕春風滿五湖見說弋陽多勝事陸沉何事著潛夫

上徐海山明府

褰帷風動豫章臺太府殊猷此日開一榻恰當高士旋二天誰識故人來獨懸藻鑑明秋水已得聲華到上台竊聽輿歌持作頌寧言狂簡不知裁

壽陳遶川先輩

堂絲朝翻子舍烏翩翩左馮近相呼蒲輪早謝申公訪華祝虛煩范蠡圖練影摇光猶可辨鳩形刻杖不須扶炎風頻滌翻觴候身沐方平十二壺

層樓瑞彩上晨曦杯底流霞照酒渾泌水初符渭水卜德星惟讓壽星尊未須六膳班朝禴自有三漿當上飧徙倚華林呈秀色天教新喜滿

兒孫

壽余元禮母

誰家錦帨掛丹樹寶婺流光富水西庭榮七葉元氷藕掌擁雙珠是火齊遐福故宜桓氏女遺榮那數老萊妻只應象服輝彤管更與鳩形刻杖藜

階前繡褓乍成衣與唱人生七十稀壽母杯中新燕喜難兄花底舊清椒春盤巧薦桃三熟銀

燭平分燈九微最是上元仙曲近琅璈應奏步
玄歸

壽余猗叔母

北堂爛彩色相鮮王母盤開錦綉筵蕉境初躋
年七十蟠桃已識歲三千金茆芙蓉元不老孤
飛鴻鵠更無前敬從諸孫同獻壽祥光遥映婺
峰巔

誰道人生七十稀萱華椿葉正交輝律回玉管
宜春酒滕擁明珠照舞衣賴叔不忘身有母龐
公自喜頤無遺只今南極遥相望婺女星光映
少微

壽其隱君

散髮嬉遊七十年身安　三帝太平天禽花長
作會心侶瀉鹵俱爲種秫田不盡素封千樹足
頻來緑友一尊偏遥知園内椿應茂好取期翁
北偓佺

壽陳玉華先生

班班金縷乍成輝茜苕又看七葉肥四長功名
鸞紀在三山藥果鳥啣歸摩來銅狄知何似種
得珠胎定幾圍况是南圖先望重絲綸寧許老
漁衣

何自人間汗漫遊銅符擲却已多秋槐廷積羨
星爲福壽域新驚瑞是州吾巻息機終不老覲
橋及梓總無憂莫言七十能高卧方叔如今正
壯猷

壽喻母九十

緑酒春翻壽母筵女中男子俗中仙靈鳩刻就
宜其七銅狄摩來不記年廣樂曾聞西海使忘
憂那用北堂萱百齡已近疳猶遠看取兒孫總
象賢

壽涂中發母

住苒閭中七十霜眼看別鵠幾廻翔一身茶苦

無慈孝半世江沱共感傷鏡裡容爲偕老老掌
中珠似夜光光唯應象服無萊綉壽域長開樂
未央

、代壽關中某進士母

偕光含譽走泥丸見說萱華色正丹壺範已昭
新北極板輿猶映舊長安祥開八水滋坤德秋
滿孤輪瀉露盤西望瑶池眞咫尺絳桃永得護
慈歡

代送某會試 其人姓怪

滕閣紅舟日未斜漁歌款乃起汀沙欲圖上苑
先春捷故泛清秋望斗槎樂事三杯麥尾酒驚
人千佛榜頭花馬蹄得意能多暇莫惜新箋落
彩霞

辛未賀新進士 代

材名聽說已相驚况是霞標照眼明射策新推
周進士稱詩久壓學諸生歸來和璧堪同咏興

炎炎虆觧駐情群鳳只今高翮羽坐看佳氣六
蓬瀛

清明日諸子同集廖千謂禪房因移賞牡
丹席上分賦

榆柳新傳昨日烟一尊又在故人前誰過蔣翊
非蓬逕但逐陶公即白蓮如是我聞無相偈云
何君愛雨花鮮濃華歷盡春應减爭得同叅醉
裹禪

侍叔祖塘季翁夜飲詠月因獻和章

夜静孤心萬籟空興來把酒一尊同頻移素影
觴仍數久立淸輝露不蒙玉樹自縈庭檻內花
香故入醉筵中趨陪對此歡無極願祝修齡日
始東

同王宣孟魏步武飲廖千謂宅

閒園深坐日無塵得客邀歡意乍親斗酒相勞
王學士三花欲問魏眞人談鋒高並西山爽雅

韻清迥北海春見說升沉供往事即今遣興莫

辭頻

席上呈宣孟

攜手相過醉復醒悲歌無計奈沉冥畜從我輩矜流品好與君家借酒經雲閣持纓他日事炯溪擁棹此時銘跡狂莫自疑非策偃蹇生涯只爾馨

和王宣孟小飲千謂齋中兼屬千謂和

倚歌共醉一陽天結客當場兩少年酒態故應居我下詩名敢擬在君前地偏肴竹人多暇興盡流籬王欲眠誰是曾操刻羽調只今白雪好周旋千謂曾有刻羽草

廖君節載酒齋中

尊前忽送酒如澠客禮翻從地主稱已分焚音能自隱多君佳問剩相仍攢眉意豈憐元亮病飲名堪避季鷹此外俗塵都不入也知人在玉壺冰

謝掞生過訪忽爲他務逸去賦此嘲之

誰言小謝實能文肴竹俄成負此君已辦步兵酒數斛翻令車騎與空聞殘棊猶帶飛龍影落葉徒瞻出袖雲良晤如今還獨往更將何計慰離群

冬雪陪家叔祖宴客醉咏因和

颯滿樓瑩酒滿壺飄然逸興總堪酤繞鶯郢曲飛巴里遂有天花散玉都色映西園堪舉白寒侵庭樹共呼盧歡來欲與題名德便是羲皇上也無

壽共封君

冉冉流光七十年身藏 六帝太平天文章旋遍江都相慧命無傳鶯苑禪何處冥鴻不向若一從歌鹿總超然蟬聯郎是成眞地却笑南華有外篇

謁三忠祠 有引

三忠者武林毛公吉鬱林陶公魯南昌李公材也毛公以兵僉討賊于雲岫山遇害陶公功著兩廣而恩平縣其所奏立李公平恩平十三村賊盡籍其地則予鄉先達也初祠毛公于雲岫後移而並祠毛陶是稱二忠最後乃登李公合爲三忠並祀城中蓋義例之最妥者矣余肅拜祠下各爲作詩

千秋俎豆萬民思想像輕身轉鬬時虎子要從虎穴得馬頭先報馬鳴悲忠襄錫謚情差愜附體揮金事愈奇清節芳魂誰得並巍巍雲岫永同垂 右毛公

鬱水汪洋產異人如公真不愧生申起從小吏膺旄鉞總看深猷動鬼神粵嶠四維經畫舊恩平一擬版圖新時艱正自思熊虎安得前身出後身 右陶公

憶昔名家起大賢豐城劍氣夜沖天材人詎道應無腐儒者談兵亦有權父老戴牛追往事兒童走馬視新田惟慚末學疎庸甚一度虔瞻一爽然

石神捍漢 恩平八景之一

青山突兀擁孤城雉堞新開古驛平着面幾家如黑子闌心遍野是蒼生峯腰雲起時爲雨石畔霞開每送晴見說高禖真有驗其如荒簟久無情

獅子岡

一切乾坤線索機毫端華界總希微神人海外操蛇返獅子岡頭戲絲歸信有山靈廻地脉不教水法逐沙飛演禽步極渾閒事且向登臨弄晚暉

君子山 一

山外名山山外藏渾如有美在西方到來巖壑

應千態望入烟霞只點蒼地僻何妨盈鹿豕林
深不用識冠裳懸知渡虎須靈化安得淳風紀
鄭鄉

大人山

大人山下大人稀每日塵頭望翠微一賦凌雲
司馬筆單騎見虜令公威崇高常出神靈雨蒼
靄時爭日月輝五老吾廬差勝此微官何日遂
初衣

先春三日陳爾罷宅觀伎　四首

十二平原偶結鄰多君意氣自相親悲秋現作
迎春客驚坐翻為投轄人夜裏觀場燻燭淡樽
中有酒莫篩頻天涯星聚俱同調那得行逢醉
尉嗔

標筆生花五色裁茂材異等不群哉猶將珠海
淵中樹擬作河陽縣裏栽脫穎囊方儲嶺外築
金價已賺燕臺相逢不為啣杯酒意氣千秋烱
[illegible]開

急管深杯到夕曛梁塵輕拂氣氤氳蘭簪湖海
存知已琴鳥光輝愧使君但去雲霄須獨步是
中風月且平分分明說有巫山女却恨陽臺只
得開

相邀漫自舉君觴燭淚如垂別意長興發官腔
那用洗情投道術本相忘南州榻下賓中主北
海樽開醒後狂為語家人須作意蚤為雄劍薊

紩裝

吉州劉巨源過訪投贈有作却和　二首

一從捧檄向風塵展轉鷦棲愧此身每有親朋
詢善病不妨妻子誚長貧故園松菊吾廬遠遍
地兵戈郎報頻垂橐知君無失計還看文水躍
潛鱗

從來道廣甚難周何事因人作遠遊感憤時裁
趙壹賦飛揚欲問李膺舟炎炎夏日催行李落

落秋風鼓枻來　盛世劉蕡仍有遇如君豈必
更依劉

丙子粤闈供事掌卷同長寧陳棨之寅丈
賦呈潮司馬梅公韶司李陳公南司李
蔡公

粤海無波屬獻琛賓興逐隊護監臨當年血戰
心猶怖此際空餐愧轉深星月宵懸秋兎影雲
雷忽動蟄龍吟城邊五色伞何似應有奇蹤達

上林

層霄造試下金鑾執法仍高獬豸冠玉笋一班
分筒裏狐裘千腋集簾端巢林翡翠繽紛出窟
海珊瑚取次盤敝帚只今羞濫甚敢將毛穎弄
人看

地撐奇句入雲高天轉文星試士勞秘發藥珠
歸內品味分鷄肋及吾曹誰從刖後甄懷玉謾
說床頭辦挺刀此月江籓同奪錦吾家小阮想
能豪

相將結束掩重扉也說看花到棘闈院院燒燈
競白日頻頻開析整朱衣閒心漫憶削人斧艷
意爭傳織女機五色飄來時瞬目掃辱灑恐是
耶非

个粤芳莪赴錦叢欣叨從事在闈中婆娑棍影
擬樹目收歷松濤韻晚風殊墨分頭勤點送雲
烟過眼且從容分明枕畔逢神女又道巫山隔
幾峯

落魄恩平自小侯何當鰲座起相酬無聊興下
孤桐韻轉覺風生一榻幽梅福上書思正切宋
忠出卜爾何求匡時但藉收雄駿莫笑旁觀抱
杞憂

每日繙查静自便忽聞警報到巖邊見說聆聲
方動地那論恤緯不憂天變龍拜舞僅偕計鵷
鷺微書襍進賢極目雲端日五色是中應有勸

燕然
千佛名中偶被遣闈端部署總堪悲雖然学卷
渾閒事亦復分經見有司筐篋時該忌勝負冊
鉛漫憶角鼇茲幾廻晚照松風寂無數天香落
酒巵
撤趁武闈供事舟行感懷　八首
秋意蕭條可具論炎方今亦藉衣溫油油禾黍
方棲野隱隱牛羊自下村北闕北辰空悵望南

恩南畔更銷魂儒教設楊逢知已那有心開座
上尊
臺符再召敢辭遥感興難禁淚欲飄二百年餘
文武試幾千載上會同朝可堪京國紛成壘又
道滇池尚鼓妖多少題留成底事微官何計穩
鷓鴣
一從孺子未隨官展轉恬閑總不懽天遠幾窮
嶺外嶺地荒更在端南端携來煖帽今猶篋瘦

待腰圍久自寬回首故園春正好枉將白髮悔
儂看
鏡裏年華鬢髮知天邊羽檄鴈鴻疑衝風峽束
高要急破浪舟行下瀨遲采菊當年勞靖節廻
波爾日憶佺期總來世事堪惆悵莫問誰慳借
一枝
區分五嶺五溪東番舶洋艘氣象雄曾怪夜郎
稱我大只今海若尚隨宗請纓人共鯨鯢遠胡

漢臺無駿馬空誰掃寇戎銷北闕頻商保障净
花封
蕭條深秋木葉丹吟懷任遣不思刪家人但道
爲官好浪客誰諳作令難雲遠蒼梧韶瑟隱路
崎梅嶺陸裝慳亂溪父老差相戀爲此沉吟未
擬還
驚聞三輔祿胡駒督餉徵兵事可嗟鷄唳風聲
憐北極猿哀日覺動南偶畢棲年覺巢安鳥伏

莽還愁釜泣魚賴有鉅公當事在豈無長筭紀
盤盂

戎馬憑陵寇復侵小臣亦自淚沾襟一生家信
嬾多語兩月　京抄抵萬金見說勤王稱靖卹
幾家建節渡淮陰兵谷于粤寬征調猶是神猷
允塞深

又雜詠二首

軍昔久訝比來稀郡國猶爭試武闈國士幾看

能贈策秦人莫有賦無衣知兵曾誤推卿子野
戰惟當類岳飛頗收于今思正切可將弧矢壯
心違

格外功名此一時却慚幹力未堪支五官欲耻
資參補髮鬢相輕有鏡窺差許素風酬夢想何
心丹敎問驅馳搖搖情緒遲遲水獨坐無爲且
詠詩

彭廣文完白招飲爵齋賦

深杯不問夜如何秋敞高齋此日過句滿奚囊
官未冷火生藜杖與偏多山頭暮氣疑爲雨客
裏年光擲似梭自愧鳴琴無雅韻優人且任奏
陽阿

城頭烟雨細如絲座上春風此一時窮鳥傷懷
偕我賦香花浣手讀君詩家僮剪燭光逾映小
史更杯泛不遲况復暮蓮相對建沉沉何惜醉
如癡

三雅頻傾白玉醅郇厨今日喜新開大人山向
層雲出君子峰從返照來絳帳何生堪入幕青
氈似我可同陪獨憐作賦應輸却未有吾家宋
玉才

麗山雷海紀恩平却憶迢迢隔玉京報　國有
心悲短綆憂時無計請長纓岫雲朝暮還舒卷
路鬼揶揄解送迎意氣逢君寧易得獨醒何必
頌長酲

方玉堂詩草卷之五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順德黃聖年逢永甫
茂名李爲相日輔甫　較

七言律

盧原父送予歸恩平併渠賢中行邀遊海珠寺載酒舟中　三首

登山臨水送如留灔灔雲光欲上舟是處盧遨將進酒誰家宋玉更悲秋驪龍入靜眠方穩鷗鳥忘機須自綢千古海珠波面立幾人移汪鳳麟洲

波心蘭若對城隅小築原憑石作區秦帝一鞭將到海孟嘗三月未還珠便應叱起爲羊去何物頹殘類蜃噓知爾遨遊良有意獨憇留詠乏璠璵

撫景偕遊好詠詩散懷君更有佳兒五年來與棍壺出雙角停灣解袂遲棹擊空明將獨往歌闌款乃漫相思惟嗟令君無靈氣倏忽仙凫恣所之

盧中行惠贈扇頭詩却寄　四首

華髮飄飄一俊人偶隨若父涉山津久知文藻堪超衆莊說丹青亦絕倫兩月河陽空秣馬千秋彭澤共沾巾石神山下松雲色猶似名賢去後新

一城如斗靜無聊賦客王孫幾見招筆意真同大令賞清言更喜阿戎超松風入室人何遠蘭月過窻影自摇少婦盧家今未返琴心莫擬向誰挑

臨印小令愧何能豈有高樓引共登扁戶我非題鳳客披帷君對啞羊僧喜添一榻雲松下望隔雙凫玉樹層不是父書真善讀那看子墨叅飛騰

十日平原幾竹綠相逢橋梓更留連可堪客似
坒倉雀轉笑官同抱葉蟬問字欲窮囊底智能
文豈乏杖頭錢何煩別後頻追憶誦罷瑶章倍
悄然

贈尨守司詩 二首

師府新開按舊章秋防穪節勝春防劍横牛斗
搀槍化手挽天河日月光地利有時分主客人
謀何計合恩陽憑君定作恒山勢細柳翻成召

伯棠
材氣輸君最上頭相期鵲印佩封侯威名現壁
雙魚寨手筆元高五鳳樓雷海運籌逢益算花
封把酒愧藏鈎從來儒將歸豪士莫擬功成付
水滬

送趙尉北上

嶺表周星又半年折腰強項總堪憐敢言拙宦
身將隱賴有同官尉是仙便道維揚誠可憩巖
程並北徑須前黄金不論何人購莫以驅馳嘆
獨賢

上寄菴相公 二首

弘詞命世本文雄頂髮尚烏已相公論道直依
日月角俊憂將起　聖明功魁三象近承家遠
忝六階平屬望崇自是儒臣應結契　帝心寧
藉夢爲通
盟壇曾得遂餘光霄漢如今隔幾重漫覺青雲

爭欲附尚嗟白首未爲郎僬僥何自窺龍伯鷁
雀樅知噪鳳皇縱是蛩吟難舉似懐人不禁意
飛揚

甲戌冬途中襍詠 五首

風寒易水捲征衣道是之官又當歸久覺棄繻
成愧負誰言擁傳有光輝頹垣隱現紅塵蒲遠
樹蕭疎白日微回首長安猶似咫不禁越鳥自
南飛

一宮嶺表遠如期舊迹經過有所思君子林間鴆喚急董公祠畔馬行遲下帷古學疇能好對策時流徒見吹竽瑟從來多自誤枉將心事苦低垂

迢遞衡寒日易曛蕭蕭僕馬暫成群何人作意憐遊子此處不花愧使君風急沙飛疑捲雪氣高川瀰似蒸雲一身下走渾閒事聚鐵誰鑄慨悔文

風塵百里忽迷方那辨前行與後行似鷁退飛人影亂如鴻嘯侶馬嘶長征衣盡涤緇爲色遠樹遥看日少光自嘆饑驅今若此窮冬猶自滯寒鄉

征車迢遞背從容誰耐飛砂走滹中日氣昏黄將醸雪塵頭廻合但聞風最難遺去還家念不覺愁來作客身莫嘆窮途窮未了男兒原是可憐蟲

吹龍和何畫祖會林銓部自笑詩 有引

天下之趣生于冷僻未有熱鬧而得趣者畫祖司訓新州余初不相識舟次端城棹小艇過訪驟與語洒然異之其臨池直逼懷素繪好郭恕先詩出入大復文長間無媿色也嘗疑古蕭條高寄之士如鄭虔陸羽倪贊輩似邈不可及不意于耳目間得之其家相國引世說目之曰欽嵜歷落可

笑人此語殆爲畫祖傳神矣集有會林銓部自笑詩余有味焉故屬而和之志向往云凡四首

機關暫弄未云聰至道無開總作韓相馬應先常馬相工詩莫涉俗詩工孤舟寂寂堪長嘯端水泱泱亦大風應秀只逢何畫祖還將斗韻想林翁

俗吏稱詩半巳荒隨行更乏小奚囊恒時欲說

無生語此際翻商得句方絳帳高名傳鄭老氷
衕下筆妙君房獨懸步驟非奇駿敢怨遭逢別
腁腸
筱筱誰爲賦白駒藏身亦莫妙癡愚恨無技合
同針芥但有因緣任瑟竽勘破三言力謂命間
闌小邑荒隣榆年勝多少回車士况是酸寒一
腐儒
莫因抱瑟怨朱絃線索冥牽只一天輪困誰能

將棟賞蒯菅端自爲縣捐風雲尚留心難死寇
盜方張首未懸整頊知非迂散事眞甘撓足讓
時賢

再和四首

情想飛沉別鈍聰算來總總欠玲瓏有心喝釆
翻成雅無意傭奴更得翁瓚質誰沾御史雨崇
臺自快大王風閑來覓句關何用笑殺窓間老
盞叢

終日塵勞作計怍摩娑舞袖只郎當風雲年角
鯤無翼眼起蠶絲蟹有筐着屐一生須幾兩崴
冠蒲目笞尋常鄉關昨夢傳來問寄得還家字
數行
自笑生稱汗血駒如今忽作比山愚按圖畫虎
神先去說劍屠龍事已虛幾許眼光牛背上無
多鼻息馬通餘君平任把升沉筭只莫行逢載
鬼車

琹掛衙齋未暇絃舟行水曲暫疑仙繭絲盡去
難施巧釜甑空來尚議捐耳畔常喧叫喚獄塵
中應結熱煩緣憑他剩有蛟龍性不得浮雲那
上天

次韻贈何廣文畳祖

聞名但說齒先芬見面相期意更殷本自風流
過氾點翻將韻致許機雲書堂盡淶芭蕉葉絳
帳寧須女樂群儘有將官稱解語渠園高寄總

輪君

送屠守司　二首

新隨開府整征輪迢遞行間那計辛五省參謀
權重地一生通臂射疑神魚游豕突知將凈燕
頷龍鬚自少倫爲語恩陽諸父老攀留何必淚
沾巾

幾年共事迭恩陽此際分攜正不妨赤水新將
騰豹虎峴山原自在制襄幕中長子軍前令閫

外將軍肘後方看取成功應計日蚤傳露布慰
庚桑

酧贈劉龍文郎用來韻　二首

回憶燕臺與入雲知君此際盛蘭芬彈丸錦句
囊中按振鐸韶音帳外聞時事即今推虎力安
成且自煥龍文憩余小令腰空健謾辱相知慰
策勲

逍氣如春煖出雲青氊縱泠儘生芬閑將談麈

篇時向多採奇書備見聞含第立言殊作意吾
兒經世雅能文獨憐相宦成何事五柳歸栽亦
是勲

、稽黠鄉勇宿河秉龍

停車止宿且從容見說村名河秉龍五屋三家
深樹裏鼓吹數部雀聲中相將到海尋精衛無
奈思家嘆懊儂薄宦驚波成底事轉教人詛可
憐蟲

和梁叔建先輩惜別作用來韻　有引

一城如斗數載肘薪口有事于觸蠻曾何
益于殿最雖轉高州佐郡總同蠻府參軍
自愧不追承教茲恧回思聚樂登勝徘徊
署近上仁之廬榻有高士之辱雖無文學
足追偃室之休頗有幽摹不荒蓋公之美
至於詩章間發雅詠時傳邑乘訂特起之
編摩潤飾邀虛心之商度於旅也語我有

嘉賓謀野則獲吐無支論美其德而視共
壽愬踈節之良多迭吾徃而冀吾來感隆
情之加厚梟飛鼉水忖令尹之非仙才鴻
漸恩遠喜達尊之眞愛我詒來錦律情見
乎辭粗具報章倡難爲和庶幾言有必酬
服之無斁云爾
恩平原在海天涯回首俄驚日巳晞豈有才情
前輩似謾勞德意使君誇千秋只覺心難燼百

歲尚看筆作花此去高凉明月夜還疑玄度與
同車
杖屨惟游忽數年風華不覺有荒天驚筵毎讀
唐人句嘉會頻歌好我篇郭外雲松元不老腰
間寶鳳自能還邑多君子名山副紫氣遥占日
日懸

歸舟漫興 二首

一葉扁舟夜寂寥浣懷有酒轉難浇淋鈴莫辨
何山雨鼓舵知通大海潮清要於吾旣無分吹
噓從此不湏邀心旌巳指高凉路無奈鄉思又
忽搖
怯雨驚風慘不歡只緣身未得無官佢恥郎作
還家夢毎飯聊思返著安虛擬同心汲素綆猶
憐知巳𦇒南冠宦情擬落今如此鄙句閑吟且
自寬

寄懷曹中甫寅丈 二首

波瀾四會氣氤氳大雅從來自不群花滿一同
眞作宰材傾八斗弁輪君時看問字推琴入日
聽謳歌襦袴聞縱使斧痕無積蠹清衷了未肯
紛紛
美人爲政巳多年休績頻遷職未遷莫嘆遲之
遲又久湏看淬以淬痛堅目今楚粵難分牖他
日台垣定比肩鄙薄苟然殊有愧敢將文藻擬
君先

司李孫公兩次查盤恩平賦謝

兩盤歷歷載慈航一片恩深淚數行業以救饑拋遠想豈堪鍛羽滌秋霜雲浮北嶺山無恙雨晴星巖景不忘似此崇情能濯熱啣恩應直到高涼

馬上美人

紅粉佳娥結束勻花驄錦服艷無倫閒中自得藏嬌好陌上偏驚出襯新沙軟霜蹄飛作雪鞭

垂玉手白於銀飄然斂態收韁去急殺傍觀冷眼人

橋上美人

溪邊垂柳復垂楊欲渡凌波窈窕娘恍惚蓮花開映水分明烏鵲簇成梁真須捉着防飛去虛擬同車欲並行遺佩洛濱休借問空將玉夢惱君王

樓上美人

闌干幾曲隱城隅盡日游絲罥綺疏暫爾躋蛾隨望出胡然天帝上頭居禽飛木末情何極舞抱花髯恨有餘自是東君勤守護那容香氣襲人裾

慢成

儘有嬌姿十五姝蠻妝相習未教除裙開跣足膚呈白笑揭櫻唇紫奪朱蕉葉捲殺將作素綦盤髻大如盂風流花令今誰是慚愧難校梁

一律

方玉堂詩草卷之六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順德梁繼善木公甫

同郡舒　性成之甫　較

五言絶句

早行

曉月墮行裝絲鞭倚户傍欲留那得住空斷住

人腸

夢覺呼奴子東方已白不琴書應已懶燈火又

相招

月夜乘醉訪章則禮寓太湖縣

主人性愛客稚子亦多情不是元卿僕那知二

仲聲

兎魄光於水寒光照影類不為同心友詎能起

夜來

白玉青梨尊滿酌不須飲君已醉如泥莫教傷

孤枕

何來三兩客調笑復嗔頻乘興聊為爾賓主了

無關

青白何須作雌黃亦無據為勑蔣家奴且送求

羊去

郡城懐友

獨夜條無聲夜半忽風雨𥌒覺苦懷君知君懷

更苦

彭浪磯

磯上風撼山磯下浪掀天一葉凌波舞知是宿

松船

東流作

日影明空森長帆直達天伊誰堪畫取我不是

龍眠

戲為十倩詩數昔媛六索體

終日凝嬌意自知底似嬌忽看明鏡色真欲倩

人描
歛步數回身似矜影亦好棒黛且徐徐未欲倩
歎掃
倩得鴛鴦綉衾情任底狂獨藏羅帕穩羞將持
付郎
俏展宜和譜剛嫌鈌點紅倩郎換一片裝成地
不同
簌若定憐香須識香何意百兩水沉香倩人買

來未
玉與指無別爭枚離合開偶然逆輸却倩郎替
一杯
無甚常差科今日特倩爾欲作便面新奇紈多
覓取
聽餘花鬘靨起色柳䟗䟗微波淺立裏渾欲倩
郎扶
剔銀燈蓝楸枰倩子施莫教照空局飄如未

有期
幽意自多端清供百難雅歡不爲儂謀教儂倩
誰者

七言絶句

宮怨

娥眉姤寵漢宮深買賦長門思不禁莫怨君王心滑蕩相如也負白頭吟

聞徐殷夫買妾南還戲詠

忽聽琵琶寫悲聲總爲新權間舊盟縱使如花能艷舞徐娘雖老尚多情

二月春光濫日幾層濤疊見鯉爭飛無端更被

風雷阻挾得江間魚婢歸

誰信蘇君有敝貂裘裝猶得換嬌娆一聲唱出歡聞調留滯何須嘆寂寥

燕山一望奈愁何楚水無風也自波長路猶懷彈鋏恨深閨空作懊儂歌 寃未娶故復咏此

一自征車悲遠天歸鴻目送倍相憐那堪更遣紅樓信悞却空床幾夜眠

一從甚語送愁來鎖定雙眉皆不開忽報行人喜蒙入即時笑口自然開

牡丹諸詠

玉露空凝玉檻香一枝也似在昭陽不愁深院無人見只是春光幾許長 右宮中牡丹

勝閣名花兩不汗春光是處更堪模郎論漢苑多傾國得似幽清氣色無 右齋中牡丹

深谷無人亦看葩那論池館獨名花西施本入吳宮日也自溪邊一浣紗 右山中牡丹

綠衣看水色偏嬌非霧非烟未可描若道玉容晴更好總無風雨亦飄搖 右雨中牡丹

金爲衣縷菊爲裳疑是佳人曳縹緗綠葉盡扶黃蕊出定應推汝作花王 右黃牡丹

沈香亭北影刪刪中有朱紅十二裘一自太眞啼淚後至今春色滿人間 右紅牡丹

玉質温柔漢帝鄉露華深處浴蘭湯百媚千嬌粧點盡更將皓腕惱君王 右白牡丹

說君娥眉登議人六宮粉黛不將新紅顏已白
承恩寵邦擁眉峰作綠雲 右綠牡丹

詠菊

落盡紅英與綠苔獨留寒菊映窗開天霜莫便
輕摧折且施幽人伴酒杯
如此金鈴種自奇寒齋靜對雅相宜貞心一片
如水雪不是凌霜那得知

郡城有懷

寂寂燈殘一雨清隔窗鄰火過微明客身正在
家山外不識愁從何處生
匿嗟轉較日勞神客裡逢迎夢裡身苦道風塵
連海濶蓬萊宮闕是何人
仰日群雄識築壇摩娑龍劍試君看無端雷雨
紛相失夜夜悲鳴出匣寒

壽某內子

翩翩青鳥拂雲來寶婺流光綺席開桃實千年
休借問夫君原是歲星才
金碧池中棗似瓜相將玉案貯飛霞伯鸞安在
風塵裡好報供尋洞口花

内翁新婚書此調笑

兩片行雲拂曙開畫梁初日射粧來今朝滿笛
車前雙立傍劉家玉鏡臺
誰憐金薄試新粧暮雨嬌啼知幾行解道雙蛾
煩作抹也應分喚畫眉郎

樂中妾約携所愛歌者見過不果至賦此
嘲之

蕭瑟寒光落酒杯權閒桃葉渡江來何處彩雲
飛暮雨空勞作賦向陽臺
不惜吹嘘遊舞瑠花光水意杳相望絳紗帳裏
情何似笑殺風流馬季長

寄所思

洪圍一約漫招尋搖漾尊前思不禁惆悵情人

分手處數聲啼鳥落庭隊

曲袖軒軒作一來行雲輭擺卻空迴愁來廻首

紅顏事多少關情只暗灰

積雨連雲暗酒巵留君不住自凄其離情莫作

尋常事如此相逢能幾時

客裡風情夢裡身尋思疑幻轉疑眞無端更聽

階前雨不斷瀟瀟滴向晨

陳念吉如吉兩先生宴宗侯宅觀伎歸詫

其勝戲而有作

見說梁園事事新清歌妙舞媚香塵可能貯得

烟雲在背向空齋冷眼人

分明意態欵堪論又似夷陵隔遠村曲裏周郎

時一顧簾前安石幾銷魂

名姝幻出紫霓裳持月冠雲無定粧從此巫山

魂夢懶翻疑神女是龍陽

長公鬚髯渾如戟次公醒狂亦出群各把心期

分品目不知誰得碧霞君

何來六月解生寒欲水水壺澹蕩看無奈鼻頭

能出火時將心事寄眉攢

銀燭樹前影漸稀銅壺聲裡客歸遲延清自有

明河賦不爲君侯解夢思

小孤山作

大孤不及小孤孤卷石敢當萬派徂烟色已飛

金楚盡風心一夜滿三吳

小有峯頭立數尋不知氣下幾寬深從教逆浪

搖山海自在中流橫古今

胭脂洗盡暮江迷神女窓前懶畫眉惱得天吳

公肆虐卓將一筆截狂澌

輕薄曲

落得倡家併賭家黃金如土自金沙風光也用

隨人買難道紅顏只自嗟

揮金不再肯從容風性生來薄素封使得赤貧

全不悔數他珍寶笑他儂
學盡攤錢與鬬幺裘裝纔得賭妖娆花月排來
應駐賞金珠拋去敢遺條
金珠散盡那垂來陌上風光爨下灰蕩看輕肥
堪半死還誇曾作好人來
浪説鶯花是賤身豈知貴氣更飄人輕烟淺語
梅花霧洗却油氳幾許塵

銅陵道上

高峯四合莫名誰問取與人也未知好似衣冠
迷邑里只將俊偉説鬚眉

遊情四絶寄余倚叔

曾携龍劍訪原嘗艸市南頭且盡觴毛薛諸公
渾下等却無人在魯連傍
原無意氣出風流酒婦人中亦浪遊但恨三家
村裡老也持相笑驕驕來
袁公雪偃何太癖呂生米橘亦絶妍不是無門

堪抵璧男兒義不愛人憐
函關逐鹿競雄飛失意同盟若駭機落落誰知
厮養卒從容載得趙王歸

遊情四絶贈大樹宗侯

相逢各自拂吳鈎暫向花間問莫愁漏鼓一通
歌一換悠然忘是酒人遊
只有鴻儒好作緣一門圖史百城偏直教弱女
能題雪説底封胡過末賢

非關撫景獨情牽生不烟雲郎艷華已拂珊瑚
仙退步欲澆壘塊酒當家
好取長纓係建酋當場忽逗兩眉秋若求自試
還誰結賓客於今盡應劉

上徐海山老師

三年紫綬照行春臥閣花紋一倍新爭想高風
誰下榻那知身是再來人
當日登秋半首功却慙身自負吳公不然太守

風流似屬兩何難請係戎
是處權聞五馬迎夾車不唱李魁箋一從譜就
雙岐曲併入山東父老情

豐署留別喻寧孺

猿嘯烏啼那可聞吳江楓落葉紛紛歸心快似
并州剪却恨逢君又別君
四海交遊幾策壇憐君衫尚不勝寒風情似柳
饒如戟小友今當老友看

友人惠菊走筆謝之

解道閒情情更眞陶公不是妬花人籬邊採罷
渾無事一日攀君醉幾巡

俚咏

詞語百卑任可陳閨中常態本多嗔最難堪是
分明惱一夜從無說事因
調笑閒行事可隨夫前翻索避嫌疑阿娘原不
將儂妬無奈東君失主持
爲嗣娶妾豈求媸滌爵沾杯也用酬作怪娘行
別有說只教一度便宜男
娶婦西隣且往觀留儂屋裡把門看阿郎郎合
先他去莫遣阿娘飲不歡
蚕作機絲蟹有筐空隨大婦織流黃莫是前生
多乞巧擔來辛苦自甘嘗
本意近前仰作嗔翻將巾櫛責殷勤如何弱質
閨房女亦有桓文假義人

六言詩

春日漫成六首

醉後春山黯黯狂來晝日陰陰自號糊塗居士
那須世路知音
傍路風垂弱柳隔河鷺下平沙尊裏捹成一醉
梅頭已落千花
名教自有樂地乾坤乍混風塵個裏不能多許
其間可容數人

枕流欲洗其耳新沐必彈而冠黄金結客易盡
白眼任人相看
案頭有塵不拂林外無風自寒但使會心非遠
何言容膝易安
痛飲便稱名士蓋貧豈是達人請看吳門市卒
何如上蔡囚臣

不寐

形役勞勞未已欲圖一枕甜眠誰識醉鄉深處
天公妬予人便
尋夢難迴夢境除雞不得雞鳴漏下三點三點
雨滴千聲萬聲
睡去家園有路覺來衾枕無依寂寂惺惺可是
悠悠汎汎何歸
僕僕睡魔難遣先生醒更成魔兩魔交相爲害
一身能餘幾多
世間諸苦不到只有醉鄉睡鄉我既醉眠雙廢

將謀何處身藏
八識田中種下三生枕上齊來驅遣渾無計策
要時風捲雲開

和綠雪禪師山居詠八首

無住何須常住隨緣便已超緣豎指峯頭獨立
振衣錫下生泉
訪道不辭路滑尋幽豈憚溪遙芋栗山中自有
諸方枉費茄椒

頑石終朝説法迦陵到底無音不礙淵明自飲
唯餘玄度相尋
淨室尋常香爇禪堂三五僧來入夜唄鐘響罷
夜半應得心開
俞擔雙肩樵子茆屋三家村農閒説又當開唱
也來相聊宿舂
翠竹周圍交映炎天一室清凉無熱何須避熱
有香不必名香

儘有燕迁齊怪老僧只是常談菩薩宰官居士
不知是一是三
流水一溪一轉松濤乍寂乍聲小甲園蔬共飽
廻廊飯罷經行

端州襍咏

篙底沙灘滯淺岸頭猛虎窺船舟子渾無計策
只叫鼓吹喧闐
二十四山深處不知多少桃源天遣從人護却
莫教真境無喧
猢猻若無佛性惠能何自稱尊現在新州湯沐
問今幾個兒孫
孝肅真稱遺直杜洛亦豈汚流不然堆金積金
何勞取硯端州
蛾賊偽巢立屯講道談兵搆院豐城昔在嶺西
此是如何手面
進止兩言可決何爲終日狐疑悟得千纒萬縛

看來只是一絲
適口屠陳何肉累心亦匪周妻欲咽還愁魚哽
不眠恒到雞啼
倘強放言驕語莊弱容頭過身誰謂乃公勇者
亦復竟不異人
礬水礬然深秀端巖端是玲瓏俗吏何妨越俗
會心只要心空
頑石誰爲點染生成木態山形有甚張吳顧陸

較來總欠精靈
潮水忽來海曲孤舟又隔沙灣旋渡幾千里外
息消一霎時間
山外餘霞散綺波間倒影生光市罷不聞人語
林幽只見鴉藏
衣帶纔穿纔舊逢迎日逐日新得它半面啼笑
也須全副精神
做出千骨董樣博來一塵垢囊作官高官自逸

三婦小婦卑房
治饌急如律令開口便是瑕疵別有夫君要處
身無方便些兒
信莫信上頭語涉莫涉妬婦津嘆我小心獨自
畏它冷語氷人
酣意一提便眺傷心就衷難宣薦枕正如盜得
救余幾晌安眠

石龍署偶憶何似公

多君博物起儒宗天地人通一性通不愧詞場
推宿老燕携相國振門風新詩脫手彈丸似古
學提綱扶龐同但覺甜眠嘗過午攤書小史解
從容

石龍寄懷劉講生

愛書久思文章色豪客應燒筆研時漫憶壇盟
多異物僅餘懷抱向新知寒風鼓篋明藜火宦

邸稠帷隔鳳池幾欲尚君無邪老揮箋莫詩寄
詩逆

留龍于恒兄舉子曾賦

緇葆銀襪趁歲華前因爭識棗如瓜受茲介福
宜王母感得摩麟降鑠迦彩鳳屬毛有種明
珠入掌羡無瑕椒掄祉好堪分幸更曾源源世
講誇

畫苑花標卷之七

甬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豊縣張逢辰
潼川文之顯　較

春景

牡丹

麗開金谷賞醉壓玉樓春○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

又兼石山鳥雀

微雲輕雨養花天百兩黃金未是妍更有禽音兼黛色陪歌陪酒樂無邊

寶珠茶花　大紅

仙胎結就已多時唯待春林放一枝

又兼鳥石

旭日石林朱汞色青春好鳥寶華音

蘭花　四季通用

香銓應第一華譜似無雙九畹移根後常爲王者香

又兼雀石

幽姿非蕙又非蘭有鳥聞香往復還平泉竒石總堪班

玉蘭　白

滋蘭九畹未堪誇碧玉今時鬪麗華○楚澤之香荆山色譜入花間應九錫

又兼雀石

禽耶石耶其憐香其惜玉耶然則種玉即滋蘭耶鋤蘭即㩁玉耶是二是一問之化工之筆

竹　通四時

千輿翠羽蓋萬斛綠沈槍定有葛陂種不知何處藏

林間碎影搖樽綠石上輕陰覆局精○天生玅韻聞慈姥瑞應文儒紀洛妃○湘水數竿殷作

點舜林一節大爲舟。

又龕雀與石

八月爲春二月秋。練桐結伴鳳凰遊。七賢六逸皆安在。好在巖根覔竹䶈。○石友正堪輸勁骨湘靈莫漫化啼䰟

又朱竹

如是我聞竹祖丹砂變化難尋奪取千紅萬紫一時齊上青林○竹爲蛇蛇爲雉一入纏再入

紫物變化類如此告墨君且從𢓭

綉毬　花白

六葉濃葩向晚開。花神昨夜蹴毬回。却嫌脂粉污顔色。特地粧成白玉胎。

綉毬花底蹴蹴蹴蹴堂邊綉毬艷意一家攢簇春光二道風流

龕雀石　綠色者

言共瑶臺種。龕邀蕚綠華。青禽地幾隊。石上歷

痕斜。

桃花

倚風無限意笑日有餘姸。○紅霞照地清香吹。似到玄都觀裏游。○嘗騎木羊入緱山天雞一鳴丹九還。○儂如山桃根一幹自深深歡如圄

桃花花開許許心　贈倘入用

龕柳雀

水。邊。楊。柳。綠。徧。斜。間。出。天。桃。艷。作。家。欲。識。春。光。

無限量一群嬌鳥共啼花

桃子

不是桃花貪結子。瑶池何以薦飛觴

碧桃花　白千葉

楚苑桃千葉。曾經妃子憐。遺根何許問。銷恨白年年。○不衣紫袍衣白衣。武陵源客與同歸。

龕鳥石

桃葉復桃葉。紅花忽白花。何來施素練。飛向石

迤斜。

金桃

客疑麗水新淘得。人向瑶池舊帶歸。

夾竹桃 粉紅

一院桃花紅滿枝。此君小異出叢稀。

非桃有桃名。夾竹無竹意。桃葉竹枝歌。問權若個婦。

魚石山雀

傅粉施朱𥝦碧鮮。鳥啼石媚艷陽前。大桃不及小桃妍。

西府海棠 粉紅

西府能娛客。東坡爲解嘲。自兼紅粉艷。長傍綠陰滋。○曾詠遺題爲有諱。見稱名友豈須香。

魚雀石

被酒沉香亭漫開。遲遲春夢等閑廻。不嬌倚石嬌無語。爲有靈禽驚睡來。

貼梗海棠 大紅

爲愛香苞照地紅。倚欄終日看芳叢。夜深忽憶高枝好。把酒更來明月中。

從來花艷畏從風。貼梗滄殷誰可同。

魚石山鳥

葉似嬌姬腰貼地。色如仙伯火燒丹。分明石畔青禽語。爲報霞衣剪就看。

杏花 粉紅

枝頭紅杏粧春色。葉底黃鸝吐好音。

淡着口脂咲曉日。小開羣袖罵春風。

點石繁花欲笑。啣泥燕子爭飛。正是上林春鬧曲江宴罷人歸。

待粧憂粉重。欲點要酥匀。月淡斜分影。池清細寫真。

茂苑有高枝。放花如點酥。早來有啼鳥。其名曰提壺。急取對之飲。滿插巽模糊。

曾宴瓊林爛熳紅。寶津樓下看春風。今朝忽向畫圖見。猶憶當年醉眼中。

李花

解道濃華綃開萬朶。宮中才子合推元。只愁化石飛仙去。賴有鳴禽驚曉來。兼雀石

蝴蝶花 紫與青蓋

綵文熠熠鮮且勻蠕蠕飛動勢欲真恒似是形肖似神

兼烏石

昔者莊周夢。化爲蝴蝶顏。異雀感周顏花石生其間。醒來覷粉本已自滿塵寰。

櫻桃花 白

滿眼艷陽色。茲花何不倫。未呈朱實貴。先放素姿春。

兼石雀

不隱青枝古。鳥拖白練飛。素華春自麗。何必鬪芳菲。

山櫻花 淺紅

幾樹山櫻曲檻前。花開如火葉如烟。待將粗飾誇形似。已被休文道欲然。

嫩柳藏輕綠繁葩露淺紅偶因移曉雨似欲占春風。

櫻桃

綵纈垂來紅靺鞨翠籠浮出紫珊瑚凝霞作顆脂猶軟油露成津蜜已酥

兼雀石

翡翠如喧素口氷稜還對朱顏不知誰採花赤我欲將似心形

姊妹花 有七姊妹十姊妹

銀圩風動皇英竹睍睆琴調姊妹花

鴛鴦繡搨流蘇巧姊妹花簪寶髻光

趙家姊妹猶相姊姒向楊家隊裏行

我愛木蘭一女莫辨烏之雌雄不愛姊妹七兮
終日金理芳容

兼石雀

霏霏燁燁一枝輕淺淺深深幾色成足足節節
幾禽鳴磊磊落落石邊生

瑞香花 粉紅

十隊紅粧結束齊婚鶯送過石橋西
芳氣深穩色姝姝密葉繁枝鳥自呼呼爲殊友

良獨殊

兼石花

樹石何紛紅春禽織如鶯中有瑞香仙華林真六
獨步

罌粟花 四五色

青精飯罷仙厨靜罌粟花深鳥語閑
漫栽罌粟如金粟引得林禽似圃禽

杜鵑花 五色 紅者爲映山紅

春卉映山紅春光稠如許只莫學鵑鳴從君迎
鳥語
但使鵑林逢七七須教杜宇化千千

楊花

君歌楊白華妾勸春分酒何許最關情鳥啼長
亭柳
看題風絮飄何似唱聽驪駒爾最多
自是隨風飄不定經宵入水化爲萍

黃鳥一身皆口頰垂楊通體是腰肢

柳

紅粉樓前青欝欝赤欄橋畔碧滲滲柔條一似
孫荊玉帖地翻腰衒寶簪
門前楊柳枝已復藏班鵻莫上望夫石恐傷不
見時不見時猶可化石良獨悲悲不悲巳身望
夫當更誰
授風誇晩態垂雨怯春寒張緒當年意畫圖好

共看

剪春羅 二朱色一名石竹

誰將赭石色深取剪春羅碎蕊蜂鬚亂低叢蠹蝕多裂縐不可問撫景意如何

小小生卷石非菲蒲日紅鳩啼仍自媚剪綵豈爲工

剪夏羅

珠戶晚凉歸小扇輕羅浅欲作撲流螢從郎索

金剪

剪秋羅

羅綺嬌上春亦復艷暮秋蒲團開石竹冷露未相仇對此不忍摘空爲紈

夏景

芍藥 五色

三春巳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賴有相離堪折贈更將絃管醉城東

長日花王巳懶莫嫌娉學夫人喚取綠珠弟子且來共藉花茵

燕雀石

無花不宜石有鳥更生姿婺尾春堪駐邀懽可

待遲

蓮花

舌作妙華彂臺從九品宣何來贈藥子只自想夫憐

出水一何鮮牽絲乃難絕綃舍利子換入郎心穴

玲瓏臉色膩於脂斂媚含情不語時來往綠雲頻掩映水紅衫子露腰枝

寶蓋千跌承曉露珊輿萬蓋蔭香風
華頂玄流堪作舟虎溪社客莫揩宥
蓮花窺人如楚女野鳥舜舌類胡僧
唯佛悉知無染色是人須與一襟香
逼簾呈素艷入座薦清香何以陪暑飲對之飛
玉觴　白蓮
綠質堪房未滿黃茸繞亮方開爲問因誰勸酒
一時齊側金盃

荷葉
紫蓋嫩貼水玉稍長刺沙避風紅出浸驚雨綠
交加

藕
妾心非偶心的的良獨殊藕心亂如絲妾心瑩
如珠
人言藕有絲藕信自有絲將刀試斷藕因何不
見絲

畫藕難畫絲相思不相偶幸得偶偶時還思思
在否

金蓮花
從教步步生琲屑不戴金蓮不得仙

夜合　白
蜂蝶漫相窺花開夜合時宵來行雨夢幽意有
誰知○爲嬿黑暗防多露緊束花心待曉開

無雀石
昏來石伴花俱睡日出花隨鳥睡醒爐氣朝朝

薰晃晃素心夜夜抱冥冥

萱草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食我忘憂草再拜須
啓將揮手笑相謝汝憂倘可忘
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我種合歡一庭瀟洒

無雀石
不畔簇黃鞋云是忘憂處問鳥亦何憂徘徊不

能去

蓼花

青草池邊赤日蓼花灘上微風鳥何爲乎水上魚何爲乎留中

蜀葵 紫

横浦斜連沺碧岸疎花低映粉紅蓮

紫芳金盤覆似鍾日高花氣藹朧朧傾陽自是心常赤那得開來不滿𠕋

無石鳥

園林初夏蜀葵肥燕燕鶯鶯匝匝飛椋石鷩鷩蛺蝶喧喧漾漾漾人帷

辛夷 紫

小徑繁陰緑一方辛夷花發滿藤床數盃避暑隨宜睡能使先生魄逃香

高樹木蓮花纂纂艶紫嬌紅大如盌長日園林暑氣清晏坐聞香歸去懶

無石雀

石出枝横處禽喧蝶戀餘濃香生木筆徃復襲人裾

紫薇 粉紅

盡省紫薇花爛熳令人了事閒披紊風流荀令好兒郎偏能傳粉復熏香

無石雀

得意飛鳴處薇花艶幾枝自班文石陛誰奪鳳凰池

紫荆 紫

貼梗無多葉同株並綴花嫣然朱紫色應屬玉昆家

無石雀

花吹石態活香撲鳥聲清但識歡荆意何生不有情

石榴 大紅

珊瑚骨體夭娆檀臙誅蔣家絳綃豈作等閒
空舞嫣看看有子百瓔珞
奇語封姨休故惡石家醋醋怪驕嗔

兼酒鳥

嫩葉棱衡過影細濃枝覆石上若多塗林一樹
盈緋朶姤殺紅裙六幅拖

石榴子

納妃省識齊安喜奉使曾隨博望槎

西域天樂來白馬塗林美酒飳青牛

兼石山鳥雀

白玉綻甜榴珍堪一石牛何來嵓際鳥欲啄訛
啾啾

茉莉　白

滿盆開素馨恨不日盈掬却恨浄花入三三兩
兩逐
串朶半含花稀置雲鬟睡一夕自催開絶勝司

花史
雨香清石骨日氣醉花魂素馨真莫敵何處畏
炎侵　兼石鳥

梔子　白

安得京亭午夢長微風簷蔔乍聞香
色不異空唯帶白香能薰戒只因清
色如白淨識香似妙旃檀一切離粗穢真當禪
友看

兼石雀

葉綻千層碧枝紅幾屈青風爲幮石淨鳥亦對
花清

薔薇　有白有黄

裳裳者華或黄或白玉露晨流金莖一色
結束薔薇作小屏青枝白蔓晓泠泠不知大食
花何似寶露裝來十五餅
到得新詩墈沆請已知仙掌欲超騰

鷡石雀

花繁叢石漬露重曉禽知小盆鈿金注調脂自畫眉

天茄花 白或青

傍圃垂垂出青花間白花剖脾儲石蜜留待漬天茄

結枝苦不高敷華自素雅偶復見青鬚胡然而天也

暑鳥倦依蔭綠石茄花開現蔚藍天 鷡石雀

慶佛生 大紅

自是祇園曾下種至今首夏又聞香

鷡雀石

石碧花殷鳥樂大家同慶佛生一歲一齊一放可知欲度有情

海會懽無量山丹色正紅迦陵初演唱頑石也靈通

玫瑰花 紫

五月玫瑰發悠然氣味殊嗅香真欲醉醉嗅忽還酥

何處赤瑛寶開成紫艷花始知玉可種怪底屑堪茶○扳玉丹淵還讓色栽荊紫府更饒香

鷡雀

紫艷新盈樹香甜正可餐欲收須趁早莫待鳥啣殘

芭蕉

種得美人蕉半屋那須天雨絳羅箋

乞取上人狂素草親題太守綠天菴

鷡石鳥

赤日長蕉外清風洞石邊此間無熱意鳥亦解安禪

寒蕉

綠陰辭夏日井露老秋風不及蒲葵扇相將斂

籬中○夢廻莫擬痴尋鹿春冷惟當好護芽○

石上寒鴉影半減若爲寫入雪蕉圖 無雀石山

垂絲海棠 粉紅

誰道海棠樹無香只有花垂絲深緑裏芳意落

誰家

濃艷垂絲不受暑石竇風來鳥送語 無石鳥

蒲菊

祇惠凉州酒一斗便教百疋綃堪酬

枯根再櫨龍珠帳香醸新開馬乳酥

半幅水昌垂紫色滿堂流味欲生饞

玉簪花

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閑對玉

簪花

簪玉花相似簪花玉不如如花又如玉花玉竟

何儲

金鳳花

小叢秀實煩如纈彩女將雛欲攪攧昨宵風雨

濕闌干一隊驚飛逐丹穴

鳳作金粧小猩侵玉指紅且休貪結子急性損

花容

荼蘼花

柔條緻繁英攡架苦深洞是處有清香憑風爲

傳送

荼蘼爲醽醁花酒兩相宜米顛拜不處戴子聽

鸝時

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荼蘼發暗香來分無素手

簪羅髻且折霜粧浸玉醅

山礬 黄白二種俗名七里香

開花凝雪千層瓣積氣迎風七里香

從他百影與四香不及山礬千瓣黄

香同溷水鳴蟬稲色映巴姬杏子衫

秋景

菊花

爲感白頭隨露白不知黄菊爲誰黄

籬香作玉幽懷爽沙鴈來賓野色秋

秋色如許濃不肯濃花心東籬紅紫色悠然春

意深 紅紫菊

滿作枝頭坷月色清香宜藥又宜醅 白菊

貞莫貞黄更生清莫清白女莖晶莫晶紫朱巍

好時墨更奇摯宜騷人餐落英 布墨菊

無論林間石下盡吟鳥韻皆秋灌得菭蘸數本

開尊幾度風流

誰作傲霜色幻成半面粧花姑亦咄咄無乃兩

重陽 二色菊

黄葵

涤露秋鵐一分淺傾陽趺影半輪明

智能衛足藏根隱中有丹心向日凝

怪底栽根核不去有時吸露似還春

淺黄秋色裏容意太陽前有鳥疑精衛啣枝過

遠天 無雀

海棠 粉紅

凝艷無秋不讓春閑庭月下粉偏匀

猶記春容好相將春鳥嬌自依色界任霜粉未

消 無雀

桂花 無石雀

昔聞陽朔山萬尺從地起孤峯立庭下此石無

乃是愛爾常獨來霏霏落桂蕊

聞香宜擬榜雲月作蟲猶堪賽蜜酥

叢石若小山幽禽自來往桂子落飄然天風雲

外響

丹桂

明月珠兮赤霞綃廣寒仙子夜遊遥木樨龍落

天香飄

丹葩異種向秋深沾斷人間珠樹林鵝鴂敢啼
芳草欲崑巖一片葩如金 無石雀

芙蕖 此木芙蓉又名拒霜

曉露滋花色晴輝發水光何人露新穎不管看
秋霜

怪底文官花弄色朝朝變不是老畫師錦心誰
可見

落晚自憐窺露沼恐寒誰念倚霜林

畫調粉筆分粧處繡引紅針間刺時 二色芙蓉

無雀石

水石疎花秀寒禽初日微倚風還自笑何必拒
霜威

鷄冠花

帶露欲啼清曉因風似闘階前異鷄無敢應者
終隨鸞鶴驂天

象黍混沌竅中竅子衍恒河沙上沙
知其雄守其雌吾是以問花師褪其朱施其黑
吾是以問于墨 右墨畫鷄冠

小兒五百皆惆悵付與鷄翁試一呼

無石雀

危冠乍擎如怒發頳翩蹮石上如赴鬪狀異羽
莫來來無雄哉

鴈來紅

蒼葭白露唯聞鴈聲葉紅花偏耐秋

鴈來淺浦群芳淡霜染寒叢一色紅

紅葉

紅葉復紅葉屢經佳話陳奇情難可再空對畫
圖頻

書想蒼鸞寄心隨紅葉馳畫教不意遇安得有
情癡

紅樹

萬葉驚風盡捲收獨餘紅樹擬禁秋已疑斷燒

生前嶺更共殘光入遠樓

扶桑 白

紅榮碧艷坐看欹素華流年尚可襯西風瀰瀰漫愁尋睢降扶桑大帝書

日出照扶桑如何花尚白素質應金商故是个中色

有鳥已鳴秋青技自來往巖際曉霜凝花不色無兩 無不雀

蓼花

秋歸南浦蟪蛄鳴霜落橫湖沙水清臥雨幽花無限思抱叢寒蝶不勝情

風菱落水蒹葭短霜鴈多情恒結伴江南江北兩關情瀟渚紅牽別恨瀟

菱芡

芡盤團團開碧輪清波映綴如疊鱗綠刺紅鍼剖寒玉老蚌一開珠一掬

冬景

梅花

尋香寫態總希微空奩可擬素猶非不嫌寒鳥來相噪賴有清香塘自浮 燕鳥

月娥身解寫青女手能栽冷艷浮氷沼清香落玉杯○梅花爲報陽春早啼鳥不驚人事閒○韻入詩思苦清於雪譜宜深林何處是香過始應知

影來禽窈窕香透石玲瓏併入山陰雪誰能與有窮 無雀石

紅梅

瘦影猶然不骨風誰粧春色滿春叢玉天仙子新加艷從此人間休洗紅

司花別樣逞風流憨態濃粧一倍修別有神通爭道力水田閑下約同遊

臘梅 黄色

敢望九英同騁麗幸班昔夜也標奇

破萼未深聊敵雪收香不住脳薰黄

比似焚香與爇燭臘梅猶勝寳兒愁

欲敲石火氷還結學畫鴉黄色邑深 無雀石

水仙

潔盃玉梅無得韻貞同翠柏又添香

欲得謫仙留寳詠郎教稱于賀蘭繖

不妨小草題仙號久憶多生習水因笛女司花

堪作伴翺風金谷定前身

白石何時斕青禽鎮日旋但看仙有婢應識婢

能仙 無雀石

宮粉茶花 淺紅色一名海紅又名茶梅

小院猶寒未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

春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

無雀石

枝頭彩暈淺加粉屋裏新粧不讓花映石棲禽

無奈岭寳珠閣下自焼茶

月月紅 又名四季

採經春夏秋冬〇鳥閲盡青黄黒白〇胣二十四番

風信換〇曾無空過一番來〇

無石雀

飛花印石彩痕潮好鳥啼花幾度嬌自得靈犀

通 點猩紅毋爿不教消

水鳧

萬頃滄波供口腹一深寒日曬毛衣〇爲紀曾

書汝鴻冥汝未然炯波無定處許問水因天

四季花菓

茘枝 大紅

夏簞清風羅秀色暁梯乘露摘新香

潑霞作淡愁將變烹玉總凝恐惢胥

摘背寧止甜如蜜餉遠終教蜜作鹽

丹顆燦星煩花帘結綵軒百貪不敢覦留待王

開園　無烏

毋籠不成花事懶逢人但畫荔枝圖　送妍玄客

色味皆應爲衆首誰將緑李浪稱先　送功名之士

新製長生殿裏曲嘉名肇錫荔枝香　可爲美人之詠

佛手柑

奇種非橙非橘又非黄柚香櫞任貴郇厨錢萬

安得佛千手千

曾向兜羅綿手𢫫得廿露西來忽爾倒垂五指

大家上堂心開

梨子

未足九還火且飡兩顆梨◯洗裝作宴窺玄圃

飣坐分珍擬鳳棲

張公大谷梨入口消如乳自是百果宗誰言五

臓斧

梨花

春望望春春一色青旗沽酒趂梨花

清香每向春外得秀艶應難月中見

苦嫌桃李共妖冶多謝松皇相倩慈

素質靜相依清香煖更飛笑從風外歇啼向雨

中歸

無石雀

江令歌瓊樹甄妃夢玉裳石林春霽後好鳥競

催粧

柿子

舒翠满廷天供紙軟紅數顆吻生氷

龍眼

枝頭龍目垂垂下匣底驪珠顆顆圓

旁挺龍目側生荔枝似猶勝爾誰曰奴之噫竊

黄衫子沙糖味奴價還當倍千嬋

棗子　互緑

屑取棗糕成緑餌祀教柳汁染朱衣　宜　送舉子試

東海乘龍傳擲布玉門啖棗大如餅靈根鍊就

無衰稱遮莫滄桑幾度經　世為壽

栗子　紫

赤心應有報戰栗對天容

不敎阿舒覓其如沈約何紫府留仙供天師只

一窠　天師栗

無鳥雀

紫殼檳榔欹蒼蓬翡翠馴金鈴何用護落實稱

香唇

枇杷　黃

葉底綠陰遮數尺枝間黃實綴千光

何草不黃秋色裏一枝偏翠晚霜天

橘子

細葉隱朱實楚江清露寒琳腴滿金殼香風吹

肺肝○隱身聊比商山樂薦果先來文學卮

趁熟好將金橘摘莫敎化作鳳車飛

湘潭無底橘洲浮一幅生綃萬朵嬌

枸杞子　大紅

𧹞𧹞翠芽老纍纍朱實繁根形饒怪異神草可

同看○靈芽俗饌知調少却老仙方入用多

香圓　本草香櫞

懷得一枚香最勝旃檀座下想圓通

橾橙證柚總難分唯有香圓最出群清供一盤

藏小閣久留不壞氣絪緼

松　送壽

根茯苓兎絲飈化青牛大道旁誰騎之訪伯陽

後天而老炯三光

無石頭松　亦壽

若遇風雷須謹護恐生頭角便能飛青州怪石

原相配東海猺禽戀不歸

大大松

或稱大樹將軍或號枯松太保試挺身在天門

不與巾風秋潦

直上俯窺碧海凌空高出蒼雲雖僅五大夫號
已閲七十二君

栢

古幹蒼蒼入顥旻凌霄萬朶擁仙真豈如巨君
染鬚髮新娶杜陵佳麗八
為梁還渼殿作意想西來丹竇常飛乳青禽日
幾廻
暢飽春雲毋粉閑房長爇榭仁香 無石鳥方外可用

桐

下有綠綺琴絙以朱絲音上有桐花鳳悠然感
我心 無從
泗水浮來玉比色柯亭焦處鳳和聲 無石

梧桐子

乳綴繁如許巢禽日就啼乃知八世樹幾得鳳
凰棲　宴賞花下還酬直與貴門前好護枝

椿

芽嫩蒲枝香薮薮鳥啣不盡實離離 無鳥
春林有木秀春枝春茗春蔬色色宜自是靈根
能不老長生石上歲豐甤 無石頭

靈芝蒲草石山

靈菌本無根何自發華英何彼頑若石宛亦具
根莖蒲草細茸茸相依得長生
良常有奇草食之心孔明蒲生何有情石上相
葱菁安得驅山鐸一鞭向蓬瀛

落花

蝴蝶採花花氣薄黃鳥啄花花色惡惜花莫教
賞花進賞花及花未落時
流水歸於海不能復就源花落風吹去那能吹
交旋旋亦不復鮮
今朝是蓝明朝花可憐游女色如他今朝是花
明日彈可惜殘花愁似我
何來老畫師真是花相知欲隨未墮試一揮生

意過於爛熳時

襍花通用

數遍流光一歲終一番花信一番風番番催得花枝發只惜衰顏不再紅

春風何處不花開何處花開不看來看花何處好空回

若非金谷滿園樹定是河陽一縣花

但教滿樹番番發一日攀君醉幾廵

連苔上砌無窮綠蝦鳥過窗幾許清

雙雙素手剪刀不成雨雨紅粧笑相向　凡並帶花可入用

秘笈湛思縈帶草軍持淨想入瓶花

炯紅露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

春畦雨過羅紈膩麥壠風來餅餌香

文木好教愉漢苑雨香認得楚巫山

山水

爲作官人畫山水

遠壑春蔵雨長波晝起烟吏人休報事高興正陶然

水石足烟巒賓從每盡歡何當懸一榻置我畫圖間○許書河上神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

雙旌擣曳去朝天父老紛紛拜馬前賸有山川輸遠色還聞飲水欲留錢　送大朝用

青山自在春常在流水無窮歲豈窮現得宰官身說法恒河應不皺顏童　送官壽

玉露滴濃莉翠金風吹轉棠陰去路嶒屼幾許看君倚劍高岑　秋時用

爲愛山溪撲面歡停鞭且復立多時日斜徙御應相笑底事教公上馬遲　右二首送陞官

送別　冬　隨其人其時酌用

遠山隔水幾多容小立分襟醉好風記得溪橋

垂手處他年猶似畫圖中

木葉落長年唏熙將澹山逕微凝流塵掩瑤徽知此音天下希

送復送兮達山曲行復行兮春草綠君去春光已不留我歸空憶人如玉

東巖矽斛綫南浦遂離群倏忽猶疑及差池遂兩分莫經石頭道沉浮歎仲文

江上數峯青孤舟獨往客近樹忽而遥遥山俄已迫相送一齊迴郍能不脉脈　右二首冊別

傍路氷生水而山腰雪覆梅邊想君歸到家日欲話今時去年

送方外

有客千巖萬壑中綠毛丹臉紫方瞳不知今夜西樓月幾處飛仙下碧空　送道者

風吹衣葉滿戶好山好水皆可歸無佛無祖不得住原無彼岸此何名除却未來已是去　別僧

晨霞鮮兮明羽衣乘青騾兮步如飛風滲滲兮雲離離悠悠黃鶴何當歸　別道士

屏開千里畫江渡兩岐風

雲封石屋偏宜夢水沁詩脾不用尊

崑前常滴四時雨洞口頻封一片雲　贈隱君

邇得[illegible]花成[illegible]寶圖來五嶽有真形

九如之中山水居六畫者如蘭更添一族月照月臨青青長旭　為朋友壽

靈崖矗矗鎖丹爐雲裹天雞儼可呼宛轉山家凡幾許不知還得蔡經無　右麻姑山

開花碧岫山粧而映月寒潭水畫眉安得孫生施好手明明寫意向瑤池

瓊漿凝望五雲遐得見何妨背欲攄獨恨仙源真賞歇麻姑泉品亂如麻　右麻姑泉

端硯標目 有小叙

華雲泉叅軍韻士也與余善余每下端城叅軍輒貯硯之良者一二方遺余著硥精良相對甚適一日相與謀屬余作銘百將買佳硯貳百每銘鐫貳半以歸余半以自用且笑曰昔栅杜萬石今殺其九千文殺其九百僅取百焉吾與子亦可謂廉矣未及竟叅軍忽賦歸歟叔其月以去而余稿則存篋中今刻之

閔仲叔之猪肝化而爲石有名于端○其形也方而動也剛命汝以端良○千石萬石此其錚錚功于副墨○其名磚其形磚其質則玉可以式穀○帝鴻氏之寶不溺于淵人用珍焉○譬如端人外方而內澤斯爲高格○叩之令令先濡而後涸者其中有精也耶○若使米顛須下拜應教坡老爲書銘○巖石之佳者琢而爲硯宜謂之端彥可○端之石宋之製以筆耕無不利○水則毋而卵有胞石則軀而鸜有眼異哉茲產○取端之中駟敵欽上駟猶未足于僉譽也○莫堅完如石而中有蛀跡問誰爲之臣愚不識○黝然之石朱砂點之其變莫測○端產有石子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此子材矣○天一之精藏惟求深坑惟求老水鏡只言好好好○刻石作龍形深其鬚禿其爪點其睛之巧矣

士是保○坑石之良隨其形似爲之花葉用之亦愜○純潤有文横斜相受端秀哉端秀哉○夫惟水巖有此奇質卓爾不群宜藏石室○葉公好龍硯身龍首真龍下來乃驚而走○賞名花對妃子捧硯覓新詩誰能爲此詞○雙峰炯炯若巖下電離明相見○星隕爲石石生有鸜無它謬巧精氣所居○龍云硯云點水與波無限烟雲○芙蓉不及美人粧所謂竹不如肉也

此石似之○噓生雲吸生雨旣雨旣處君子所
乎○粗則拒筆滑不發墨此皆無之柔嘉維則
○鸜何爲乎多目小星三五貯宜金屋○朗潤
其姿堅貞是守受磨不磨售于河久○品端以
目尚已或曰有眼是病然則犀之棕竹之斑亦
是病耶○眼以活爲最其質不俗淚亦可灑請
觀之湘竹○神工鬼斧有目而嫵是曰端古○
黃金不惜買蛾眉美目盼兮有其似之○金玉

淵堂或瞰其室水巖之良得一而畢○石友之
粹且貞吾以爲此硯銘○有物于此亦素亦緇
亦活亦死夫是之謂硯理○堅瑩以無瑕端巖
之英昆巖之價○氣所居蔚而腴汝以目矍吾
以心瞿也耶○虎豹之文來田若以目貫人其
含旃○選石于淵方而治之吾烏知其磚耶石
耶玉耶○靜女貞石同一其變貽我以形管○
試鸜目兮瑤華將以遺兮所思○此端品之有

意者須具隻眼觀之○千萬年巖下物得而寶
之名不沒○出之老坑發以新硎宜爾子孫于
秀英○美石之方方夭于斧鑿壽于旃常○玉
取年脂石取猪肝可以勒不可以刓○俾元龜
志可則傳以墨惟洛食○珠玉之鏘鏘不如端
之硯良○赤文之斑然拂女手之柔然○醇而
質端而一其萬石君之長子耶○琢雕而任乎
其天聲中淸色中玄○目活而色黳譬如烏衣

子弟淸揚婉兮○落落誰比惟寒陵一片石可
與語耳○銅雀之瓦以人端石之鸜以天皆有
功于硯匣○質有餘者不受飾此雖無眼何嘗
剕色○溫柔自足譬邢夫人故衣亦姸何必揚
眉瞬目○豈若有餘柔若無骨玆硯蘊藉似之
○擊之鏗然拊之如綿磨之生烟硯中之仙○
出水兮芙蕖梢余玦兮佩之○采三秀兮山間
目磊磊兮漫漫○硯生于鴝死于鴝機在目○

活目細肌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美人遺我
水巖鸜何以報之明月珠○墨亦不柔筆亦不
剛内柔外方萬石之望○質有孚眼有珠良士
瞿瞿職思其居○清其驪䮕其膚洵美且都○
明光起草無情思害和坊秉㖟端端○端之石
布大千此若小異貪與周旋○製則端方日則
端清質則端貞是爲肇錫以嘉名○遺金滿籯
何如予之一硯君子貽燕○食禁邪蒿硯貴端

石坐進此道貴于拱璧○此吾筆墨之友寶而
用之可以長久○幽清自可未許石醋醋罵坐
○璞茂之中占色隆隆此子宜置丘壑中○我
閱硯硯亦閱余不然胡爲乎有鸜○小有意致
用之不勤壽胥與試○學書者紙費頴煤亦然
惟此常守吾書田○若有天淵第一煤惟斯研
乃宜之○非青非紫而取青紫如拾芥亦何可
無子也耶○明瑩而粹山澤之癯禮樂之罷○

藍田玉煖日生烟是此硯氣色○石出于巖天
然有目此硯之鸜非毦之足○玉汝琢汝磨汝
汝不就于規矩則拏戮汝○鸜鵒秀如許一月
三摩娑剸于十五女○阿子我見汝猶憐何况
米顛○昆吾之族代有顯者玉質霞文山川其
舍○一片明光乃謂不如微雲點綴非通論矣
○定硯之品以墨磨之相入如磁吸鐵惟水巖
佳者爲然○以爲龍又無角以爲石又有目乃

質乃文比德于玉○于以琢之惟恐不深于以
用之翰墨之林○豈曰無鸜目今不如此之目
清且活兮○物有可用者有可玩者此硯之用
殆無可玩也夫○因其自然綴雲物與水痕形
雲水相逢分外清○端溪之碑滓瑩尾餘品紛
紛斯其下○於水中有石於石中有子化工之
使○刮垢磨光人力也人巧極天工錯○一點
如漆一筆如刀惟爾有勞○水圓折者有玉方

折者有珠不方不圓比玉比珠是曰端鸜

賦

古云賦者古詩之流余作賦旣不多今併燼于火于行篋中偶存此二賦故附刻之

感異夢賦 有序

人心乘鏡如舟乘水舟雖已泊椓以可纜以索其動微微未嘗住也寐而魂交斯已矣而歷然憶之有其境焉凡夢即異之尤者矣又何異乎雖然異之中又有異焉是月也庚午仲冬先王

閉關之日也當來復之七日予夢身在邑東門荒舍經行次涖者五六人方來訪忽兩隸卒前白事有久寄銀鞘頗致之予愕然五六人者辭避之即赴縣儒童試俄友人陳星卿至與語則隸三人舁二鞘至鞘形殊異六一有蘘在其首火尚炎炎予言此官物何用得之隸曰已屬不查考卽不妥布施其半可耳頃之傍起大軸橫幅有綱予展之前有四六語若賛予者問畫卷旨

雲屑墮其間皆精妙甚圖窮大樹見有雷附樹杪以爲首足在其根雷身與樹身互爲隱吐予念此奇物向何在其舘于陳如吉先生時所得耶而前冠者則又有一人在旁曰此卽適偕來吳生所遺也復取觀果見吳姓某名巳門前籍籍傳儒童就試苦令君繩束鼓噪罷出予思此殊不便奈何從中調停之一人突來則予友廖君節也邀而示以軸則纍纍人馬傀儡下焉一

爲曹公一爲劉關張若演所謂河梁會者少選則背非偶人負人矣就中玄德先引去關張意在刺曹狀俱衔怒曹尚岸然意氣不屈其辨折頗多不記大抵幾人帝幾人王之指也相與鬨出門外及彼入則見曹公眷屬襍遝出飲食歌伎迎曹生祭之若哀其就死然哭甚悲冀德碩予曰此亦有可憐何必剸刄後快三人在一堂予亦身厠其間關舞刀張運槊時遶曹及予體

然似止以示武無前行剌意矣嗟夫至人無夢是夢胡爲來哉乃作賦曰

夫何一子墨兮鑽故紙而不休塊獨處以鮮懽兮匪無酒而遨遊悗旣倦而猶歷亂以不禁兮衾枕誠不能爲之諜背隱者教余以呪心兮曰婆删婆演底但尚寐而寤爲讐兮念純㚄以忽息何玆宵之忽忘兮反覆憶而弗寤豈末那幻予於影質兮固異夢之所繇作礿冠五六之成

群兮俄短衣卯至以招尋却畧再拜跪兮畀余以鞘金夫豈在鞘以尚其固兮蘉炭乃熾於其顛彼爍金而不擾兮豈予心之未然日歲旣遠而莫稽兮此巳非其所刷胷腭眙以未終兮忽又華章之轇轕何筆精之墨妙兮雲霏霏乎行間緊吳生之所詒兮臚姓字而可覩變丹青於倏忽兮霹靂倚樹而槃桓倒根杪以爲之首足兮雷在樹而樹在雷胃不可乎剖析兮把玩槃

而快哉衆口之喧喧兮暫輟圖而往覩始儒冠
之後來兮乃知閧市比試彼背者吾友兮將無
亦鼓噪而遭催展前圖而但觀兮冉靑忽化而
成偶人纍纍乎三義之離立兮與曹恣而爭新
乍傀儡之似人兮已更化而爲眞儒美髯虯虯
其將擊兮豹頭隨而猙獰何孟德岸然其如故
兮顏薄怒以自珍紛總總其眷屬兮頎迎曹而
生奈襟尊醪肴蒸與歌咢兮聲哽咽其甚厲欸

金處于一堂兮予亦埒乎其中關舞刀而偃月
兮張樂槊而怒風時將及予之體兮亦令曹君
肅撓而目逃逃之進而又久兮似已無意于刺
曹不知何所收其鋒兮翟遽然而已覺覺而後
知此其大夢兮又何所乎終薄繹曰覺時占夢
夢爲夢兮夢時有覺覺爲何兮安有遺金何隸
能言何所圖寫何所控搏鏡花兮水月空華兮
可恍雲何爲乎宇間當何爲乎木朱偏出畫中

幻又有幻兮惟偏能言戲中之戲兮化而爲人
變又生變兮空色色空孰究其極兮唯有佛眼
悉知悉見兮于以窮年覺夢夢覺不生夢兮
我之願兮

戲爲請長門賦

何彼門者頎然其形髮既加帽齒亦辭靑所惜
者猶存懸態所喜者特少髭莖使尚拜參或下
體之相肖若嫗短簿卽俛首而難迎曉白事而

眉嫵起却立以拳擊時便娟焉若春半之柳條
臨風而欲舞蹁一念至似衣人之老婦冷落而
伶仃稚耽子見而嘲之曰枯松宜上了無枝頰
尖脣削華山幾陷垣一方出雙眉觀長門兮形
若斯口鬚如草唯恐薜挪能覘兮跛能履軍中
有女鼓不起觀長門兮情若此門者見詈戟手
而言客何爲者語太相煎揄長秋而短氣憯神
往乎當年客也無譁聽我草草憶婉孌之少姿

爲浮朋之所保子瑕之口可忘育長之影亦好恐驚睛焉否花之袖忍斷欲示寵兮水晶之屏堪倒暖昧尚有過於畫眉嬲戲殆無分于嗅嫗春風嬌不逾時秋颸至而若掃我髮未燥而君來遲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每聞清歌輒嘆奈何昔揚眉而入少年之隊今獻笑而成掩鼻之過昔不欲與人爭長今不能與人競短嗟世情其固然吁君兒之何晚且復斯須送子賤軀通櫂

船而猶發賢有室以同車蓋亦適乎其意豈必磬亂之娛且夫二八之妹容華之選幸而得之枕席無違擁風宵以忘疲何結僮之足繼唯時遷客旅熾薄宦情孱家山盼而終遠內竅碩而未安貴妓爲其便於旅貴門爲其近於宦暫取克乎女想夫何擇於此碩所謂饑弗擇食事取副急與其渴慕夫夭桃之質無因至前曷若憐取乎眼前之人入云則不宦本臭腐豈無含拆

之模色亦空華枉作前盈之泣請無椒乎老尻殞虎子之長執若夫韓嫣助雄於逐彈延年以巧於宮商陳生誇詑于女兵慕容雌雄于阿房鉛脂化漸于閨籍迷枝奇介于僮亦不能飛逐步于數子但嘿然獨任吾微長

方玉堂續詩草卷之一

南州朱應昇元花甫著

西昌趙世顯文仲甫較

古樂府體

續子夜四時歌

初春頭正月春圖指共看頭郎節節暖莫帶星寒

春酒發酡容春心露葶尾綢繆無限情只可笒蕣擬

無限可憐春儂知歡自曉欲儂不關情木人見花烏

新蚕眠起好新葉採來鮮新絲掛郎體那得不纏綿

刺艾人人虎酣清面面紅豈歡獨遣我寂寞對薰風

雜被輕羅體相抱尚炎熱儂自扇教冷持此想大憐

雙挽青絲髻歡身是妾家可憐行露女不及拒霜花

洣施公毋笄㕓葢鴛鴦㐫被底有鴛鴦是儂非槃若

出亦相對秋入亦相對秋合歡連理樹終不斷綢繆

凄凄風氣凉唧唧寒蛩語萬物皆入房何况儂與汝

一陽回地底六琯動葭灰頭儂歡亦爾夜夜暖相偎

歡尚圍殘火教儂先褪衣寧將儂受冷歡心不可違

剡蓮女

詠所見也甲戌謁選北上過孔壠將登

小舟傍有茅室一少女剡蓮其中𢌿狞

立視之年可十六七體質絕世奩一生
目中所未有非視余非不視千古所云
顏薄怒以自持旣含盼又宜笑者舉不
足想似之此女不知落何庸人之手今
數年矣而情境尚在心目間追而詠之
爲十二問答

夥頤誰家子素豔若明霞恍惚示現身坐彼白
蓮花

妾本貧家女剝蓮以爲業若是蓮座人尊官何
蹊蹺

尊官自言尊那見玉天仙但邀一顧過亦笑三
生緣

玉天自有仙不觧人偕老剝蓮觧的蓮的蓮个
个好

目去眉先去眉來目亦來花香審意惹難道不
徘徊

眉亦自不來目亦自不去藕絲了無牽栞心更
何據

離家未五日聞夢苦頻牽安得如阿子翩然在
眼前

一載爲人婦同夢不相拾請君廻夢思夢君同
夢者

餐花只餐英嗅花只嗅香看花須看艷何况濯
姬姜

雖香有爲香雖艷有爲艷我是縞綦儔無辱使
君念

凝眸成彳亍借問亦風流不圖兩美合何礙片
言酬

道上車轆轤澤陂蒲菡萏滿水漫西東感甄若
爲感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靖安舒春陽晉生甫較

五言古詩

熱水吟

從電白城西行可三十里爲熱水公館四望蒼翠迴合有泉孔三處流出其熱如湯蓋佳境也晉守道眉源蘇公頖而

樂之命鑿池甃石爲崖三層後立大音菴區畫俱當而未及竟者僧寮不供湯室未構也使在名區勝地加以點綴具足莊嚴驪山湯疑未過此余劾任恩平謁守道江公過此作一對句云前臨熱水行人渡中有清涼大士居因出五百緡屬住僧剏之今佐郡復過則晉僧不知何往矣感而賦之時崇禎戊寅八月也

世界陽燄海火與天同行天一變生水本性乃清涼火之方成熱斯熱亦其嘗不火而自熱在理誰能詳解之以不辭云下有硫磺冷熱雖云異清靜本同量所以學道人瓢笠隨身藏戶吸流手垢恐觸諸不辭如何世俗人橫爲熱水殃我聞温泉勝第一驪山湯魚龍作鱗甲刻畫何精良至今誇齒頰猶似生芬薌美女浴其中穢

乃不可當何如茲熱水閒寂於一方華飾固不及點汚亦豈嘗然雖聞一方腥臊滋未免殺雞掌就豚或用酒洗腆燀洗於水濱惡業日流緬不念皆高人烕火薪重燃人熱且不因水熱胡遭洏又如京洛人薪桂猶堪燀此地薪委積胡偏一手鍵水熱誠便之熱水世良鮮洛爾村中人用之何不辨移此作盆湯洗疴疴可剪移此作混堂洗瘡瘡可瘳不然灌足膚冷然亦稱舍

胡綱恣玩纏犯戒不思遮安得大悲尊說法與
遮礙速現宰官身爲罄衆生讀無令名勝泉化
作鑊湯滲一爲滄浪歌從言此其選

秋日歸思 四首

八月涼風發淒然切我肌攜童復言邁舟行寸
寸移空有三婦豔長覺會夫稀忽爾念共人淪
淚夜沾幃敝荅誰云惜新浴必振衣肉多脾不
勝參貴樂難爲爲語倉公輩大好是當歸

智士百爾思腐儒一官忝薄寒驟中人游子衣
裳欠芳艸尚萋萋白鷗飛點點安得獨寤歌能
使千愁歛無風浪亦生太行豈云險茲時二仲
求勝於五桂儼惟有過量人超然俱不染
倦鳥暮欲栖落葉風相撆提鈴每警眠刺閨且
儕奕酌酒不能滿那復問昕夕如斯梩梏間百
年亦何益所以灌園人三公不與易丈夫忽胸
懷兒女異裏臆安得同心觀相將歌五噫

世變日以甚世局亦已新爭時歸健者高爵戀
通人千嬌抱胡腰百媚齧冠唇如何夸毗子衿
屋較資陳胯巾有黃髮卧龍益其真窜淡今誰
識徒爲世所嗔

賦得明月何皎皎

離人不能寐愁多苦夜長舉頭見明月掛在天
一方忽爾入懷抱似已鑒衷腸衷腸何所道尋
思轉彷徨豈不惜清輝清輝爲誰揚豈不穿羅

幌羅幌爲誰張蕭蕭鼠婦室漠漠晉耶房寂寂
無相伴悠悠只自傷安得琴和瑟永免參與商
皎皎復皎皎共此明月光

送華參軍廷鳴歸吳兼寄令叔雲泉參軍

憶昔尹恩時國眞蝸角似君家兩參軍托契相
終始羈參幕端州風物供綺靡詩參幕高涼澂
不徙瘴齒星巖標勝奇羈參招游美憂患老抗
折賞鑒精無比難守鬭政嚴不麼郁尉侈是許

兩參軍瀟灑各自喜兩參兩心參更參一知己
知己者為誰或云鄉宋子權舍孤負千古來共
如此耶既歸梁谿參亦嵩京從鄉見詩參詩唯
古絕參擬形骸楚越猶肝膽文章倚已歷兩歲
寒清風復入耳如何舍我去驪駒忽以駛念彼
竹林賢酣歌懽永矢廓落獨愁苦惆悵若為理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古虞趙士錦前之甫較

七言歌行

讀伍國開集却寄

掇香花虎我手讀君詩下我酒須臾案塵映琉璃洗出多生膓胃垢君才無不宜藻朴隨所施在泉泉白味在山山九疑寒花花四炤刻玉玉九竅始悟第一理非理所可期禹貢商銘玉會時那知海有珊瑚枝一朝鐵山施鐵網網出千枝萬枝奇石崇差解事王愷空爾爲憶吁嘻五嶽自言尊何更出須彌七金山外香水海重重叠叠如疊卮悉知悉見唯佛眼礫支以下安能窺安能窺說法夷音文在玆非龜玆比部虞部秘書馳近來羣公愈有滋中原笞何李于越巻有之巻有之矣靡甙有千流無一脉此事今時

賽奇特香山便是衆香國

奉和　文宗何公同楊叅戎蓮頭寨觀海歌何公名三省江西人楊公名文炳貴州人

誰家雄劍倚天長散落文光洛日光掛帆直流蓮頭迴萬頃波濤接混茫樓臺蜃市何方起琉璃蕩漾渾無涯玄奥欲窺婆竭宮靈奇詎數夷堅史樓舡玉帳快遨遊恍疑槎漢瓮仙舟歛灔杯中浮醁醽淋漓筆底走蛟虬度曲不妨擊楫聲玆時噢海正澄清須臾異地同心賞具足千秋萬古情諸天總作華藏界其況區區裹海外一合靈山可散無千年銅柱今猶在南溟奇劍有奇山珠崖道路古來艱熟黎生黎幾億族參差五指障其間東望扶桑不知處縱有指南難定據須知遼廓學士胸自合文章羣靈護從來横海幾成功將軍勝筭淼除兇更將樽俎相對

諦邂逅真覺窮無窮行厨游筵紛相次前者不
前後者後雲章擲地出金聲天馬行空看步驟
綳不能化盜為民指頤南圖世似春莫將文武
良佳會擬作尋嘗宴水濱

題玉洞羣仙圖壽丁寅伯紹崖先生 有引

滇雲勝地金碧仙鄉有大隱之真人稱
得仝之上士家傳詩禮非無穎豎之才
性秉恬愉獨豁出塵之想無倦以周急

不言而躬行自少長壯彊艾耆以至今
惟孝友睦婣任恤之為事從來指囷不
乏揮金第闢側室而及月辰誰建義旁
以便産育濟依養起惠廣心推非關矯
作佈施只是本無慳性多少抱鰥感送
蓐屬稱袝固宜報以明珠愈奇愈出慶
餘奕葉斯引斯長煒曄粵之分彊宛棣
荆之相望時誇競爽君家兄弟不可當
盻轉榮封兩地班與爭欲御然且情慵
兢養頤足命節清真少欲之思無糧乃
足蕭條高寄之況於物何求焉少游鄉
里稱為善人鄭子真終身不出谷口緇
衣淨侶儘可過從樾戶澆花亦殊自適
悲他慈航普度翻嘲此子疲於津梁嘗
自燕處超然曠謂乃公局于軒冕鄙人
識懸玄覽誼托通家家有玉洞群仙之

圖用代華封三祝之悃不揆狂稗繼以
聲歌

神仙本是最高躅遺物離人立於獨亦有入間
地行仙環堵端居道仍足玉洞羣仙非一仙仙
仙總與真氣綿或屏喧囂歸內院或乘游戲散
諸天雲冠霞珮何裊娜不衫不履亦都可手中
擲杖盡為龍腰下囊丸難計顆別有飛揚弁海
津浮盃折葦只逡巡葫蘆一縷吹煙去現出玄

空身外身跳中更有餘仙侶可花洗皆皆輕舉
洗髓不知情盡無方瞳倘作目成許十方三島
幾經遊齊州九點豈云修紹崖先生但閉戶冲
夷一念萬年悠我思先生神何遠望者皆自崖
而返乖𡍮綸誥重重榮幽人之貞長坦坦

方玉堂續詩草卷之四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姑蘇陳上善元者甫較

五言律

舟發高涼水次

粵棹乍凌波扁舟意欲何看山童者少辨土沃爲多丞豈覩風至官誰問字遜海氣一以淨此地足煙蘿

限門望海

極望但茫茫東西那辨方晴光連碧落風氣半昏黃凢水皆支水遂荒隔大荒爾洲隱見處爲想宋時航

大陵驛次壁間韵

作驛誰能好論官我亦丞何錄精酒著幸不苦炎蒸日暈虹腰綠風牽鹿耳藤勞勞欣暫憩良久未呼燈

快哉茲驛宰愧殺彼聾丞寺挹浮山靜厨涵熱水蒸自呼沙際鴨欲隱樹頭藤怨憶吾伊日牖窓自點燈

身宦逆驛馬蠻府現爲丞鳥引歸雲亂鳶疑毒霧蒸山青延落日樹蜜亞新藤入夜浮山寺長明獨起燈

除夕思親嘆　二首

客子懷明發夕除思不除形骸五嶺外魂夢二

親供帽桁微無酒盤辛轉可吁明晨重展禮又過一年餘

強欲于羨兒無如靜樹遲今年惟此夜何日是歸期椒柏空遜薦松楸可付誰憑教百爾念不遑寸心悲

吳川靜夜

屋尾白疑雪簷乘月色看自堪棲寂寞誰與話團欒海叫諸窓應旁空一枕寒颼瘍殊未下總

莫問悲歡

感懷三首

秋聽海潮音齋居似陸沉鍾清平旦氣柝與未
來心醉我非無酒愁生不竟陰求羊何許是安
得忽相尋

海闊洞天空徘徊緒滿胸疎窓延地籟惡木響
秋風知己梅關外高人蔣逕中自許伊阻者應
否泣途窮

眼底宦遊客多無家可歸鯨官與黽渚北烏總
南飛銅柱何年勒毛錐盡日揮韓柳稱二福誰
是早知機

依韵答謝無生上人

秋風正颯颯秋月若為清婚宦雙無累禪那獨
自明茗分方寸七水激再三情嘆息開緘處琴
堂盡梵聲

如何長壽寺偏得住無生茗法何曾有泉根縈

更澄寧須待謝水盦贈句逃城飽盡忻中昧松
風忽作聲

方玉堂續詩草卷之五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𡨦山邢之顯□甫較

五言排律

次韵荅董吉庵寅兄

有美文成彙名家趾作麟持操惟古處步驟失今人異地叨昆友同僚寔主臣揭來仙子嶺光自若耶津飛驥看無滯褰帷望愈神優優敷化

澤湛湛諧經綸蔭樾千家雨芃苗滿郡春譬盜羣皆駁鳩氏予在椽伊誰班董賈宣自陋韓申泉爻諧方恭仁言隻字真愛歸冬日似情掞介肴親悶巳悶慈甆何須轉法輪禳期蒙見譽雅度愧難臻唯頹祛泥垢長依清路塵

文宗何公見示藥洲書舫詩依和

文宗衙左有一大池傍一亭名藥洲亭池中有九石爲九曜峰內一峯上鐫數字云周茂叔繫舟處何公新造採蓮舟一隻以供遊賞云

至人覩化始秉鑑叶貞元會見麟翔沼聊思甕抱園維舟懷茂叔靈跡怪姜嫄剩有翡翠翠都忘鷺與鵁鶄飛船似藕茶白色欺攀魚見寧溟入杯行未轂翻蓮應高品第竹自長兒孫波潤澄鋪練崖廻曲引蕣那須食稻蟹必薦乳人脉秀邑珠還沛清輝月焰溢寂寥原有韻矜鑒亦

非痕拜石頻瞻曜呼盧漫藉摴目薗鴻辨乙耳聽雉鳴鵓亭扁藥洲上池環玉署跟句拈錫字儕殺射守官蚖似陸君非屋如峰列作蕭閒情霞共綺酒意醒珮緼指頌皆圖畫烟光任吐歛聲明尊　北極文物紀南韓隱隱桃花浪緋衣盡在門

送華廷鳴歸梁谿

官人同逆旅我友上河梁少日周旋暫遥天岐

路怍下車纔一揖對面幾廻腸飄散元無帶欒
晋語有方斯須難佇立彼此各端詳憶昔君癡
叔論交我鴈行比鄰稱氣誼雅致庾宮商小阮
呼方始阿戎語最鏘班荊纔古道入幕在高涼
旅詠頻叨寄新機銳莫當如聞歌婉孌那復辨
姬姜賦欲誇鸚鵡裘誰典鷫鸘耻因熱後變吟
羧佐先嘗立壁看燈焰繙書急茗槍魚慳唯叅
釜鬵得且持觴腐鼠從他嚇靈根豈代償寸衷

長脈脈宦海一茫茫莫管愁多少全憑詩祗償
鄙倚頻徃復佐郡忽相將徃事休談虎玄心欲
此羊談慚周璧顏醒怕次公狂骨肉情親締刀
圭取次商壇盟兼四友簡率約三章髓洗膚全
謝形拘懶不妨廷空開蠟屐道廣費傾筐司馬
門方適叅軍坐已張瀆騷猥憶玉問字輒幸楊
三載羣英會一朝獨鶴翔淒淒風以集燕燕頡
哉頗到日渠務雪中途貢水航何當生肉翅廣

方玉堂續詩草卷之六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電白陳　禮亦古甫較

七言律詩

高涼襍詠

覩山俯瞰鑑江遥盡日菁葱對麗譙山落水疑
粧炤鏡水環山似帶圍腰石船丹竈今猶在玉
井瓊漿夜自潮獨有微官防寇盜登臨可也脩

蒐銷
管蹟浮沉已自唖心空亦復欸相宜嘗無一牒
胥來攪日有三竿出每遲茗好香生百沸後眠
安趣在半酣時只思尊酒論文友不得招邀恣
所之
廳事崇朝也上廳雀羅奧甑任冥冥三間蝸舍
攤書案八尺御形攤畫屏寇盜無侵郎海晏詩
歌有料是山青便教濡滯成何事况復催人奚

巳星

冼廟懷古

高涼城郭俯江濆冼氏祠堂廟貌新三葉丹裹
惟共主千秋錦繖一夫人春山飛翠覩如黛秋
水澄鮮鑑作輪似此替笄能定亂何須更現宰
官身
高涼郡主管爲誰想像精靈若見之歲月難湮
坤德大風雲長護女宗祠開花碧岫山粧面映

月澄潭水畫眉寄語人間諸呂姥莫將心事托
焉支
城頭古木欝相參廟貌巋然此一龕若使女中
皆似冊直疑天下可無男珊珊笄帨留凡相隱
隱戈旌擁戟驂爲語高涼諸父老好秉遺澤謀
耕蚕
山海紛紛側貳羣也須女俠出奇勳終持漢代
夫人節不數唐家娘子軍豈碍高涼稱郡主支

宮穹窕護神君鎰江流水年年在日日騰光結彩雲

英俔芳魂此廟崇文笄犀甲想遺風會非晨牝驕稚結只爲蒼生解鞫蒴龍女須臾能轉變神人那復辨雌雄仙翁莫擬輕招手化現原歸內院中

將赴吳川董寅兄吉廠晨餞江亭作

清曉江亭四望開高山流水共君來幾家閭閻

臨粧鏡此地笙歌簇錦堆烟雨樹頭叢正細行雲峯頂過將廻情知判袂無多日只愛論心且數杯

華廷鳴示匡廬紀游詩咏

名家公子幕中居大隱游仙興不虛無錫原曾稱有錫匡廬本自是吾廬雲山髣髴經游處煙水分明把玩餘頃覺故園松菊在風塵何事苦相紆

芷芋

芷芋去吳川縣十里名義未詳疑以艸名地也或云昔有流商至此見其可居止而弗去故名芷芋廖吾無取焉

吳川遥接海天長芷芋名墟自一方禹貢未書田上下圖經新載篚玄黃把關措大多於鯽出港挍单半是鄉莫以已安忘所事好將遠慮固其防

次韻答李與偕茂才

才子芳名遍隴西神駒况是齒新齊風塵外簇三珠樹懷袖中輝五色霓莫嘆相如賦未買但逢得意柱堪題近來潦倒吟情淡正欲從君借小奚

韶雅風流此日觀君然仙井汲漿寒三齡兆應金爲友五鳳樓成玉作欄遂有文情高碧落不妨詩趣伴烟巒詞壇健者君須少何更從人問

羽翰

遣愁

莫將一飯托王孫嘆息渠儂別有門朽木從來難作柱卑人到處自言尊愁看西北浮雲起可任東南白日渾潦倒吳吟無失計還堪青眼對乾坤

贈李太學曰輔

誰在潘仙掌上行文章宿老舊卿卿千秋逸響

追三調萬卷奇編擁百城鑑水何妨歌伐輻石龍未必起遷鶯區區半刺成何用空有同舟設榻情

玉泉丹沁恍龍湫誰任觀山最上頭四海蘭金惟翰墨一門鉛槧是箕裘書多常食神仙字秋少容懷麴蘖憂蒲目疲津渡正急飛堪同上李膺舟

賀丁乾初寅兄初度

金馬碧鷄毓異人恰當人日慶生申滇南才子馳名久江左夷吾起望頻自有萬年歌正國不須九轉學朝真請看載道高京叟若個春來不娟春

玉井丹爐瑞氣開星軺新送使旌廻慚非吉甫清風誦爲寫申侯降嶽材執法無私霜在筆行春有腳雨滋荄雲心元立生人命自合麟祥此日胎

吳川漫況八首

夙駕宵征不自繇總何功德問陽秋嫌看鬢禿難加屋畏得髀消欲上舟地煖著山長鬱鬱天荒蠻語漫啾啾無須過作杞人憂自有朝家第一流

當年韋素任寒温那識繁多禮數存龕鷺小烏猶惹恨剖瓠大矣不成尊兵戈況益徵催苦紫牘誰將筆墨論覩此拋簪真脫屣蕭條何暇計

兒孫
忽聞海吽送潮來彷彿千軍萬馬廻安得戈船
同甲帳盡如掣電與奔雷限門天塹惟憑石夾
岸周防漫築臺遍地野蒿蒿目處賊中應識子

山哀
彈丸伏莽幾愁煎倏忽三年又半年豈謂量遷
思舍地更教迢遞向蠻天熬波由素憐窮竈列
隊衡鋒警毒煙浪說熊羆難再得古人何以勒

燕然
頭顱自可邴生知鬢髮寧䋣鄧禹嗤小艸原非
台㟒料雄風不向革蓬吹三言海大魚成聚一
夕潮高盤滿池獨是排衙不用兩餘聞也得自

吟詩
署冷情慵日易斜强尋冷艇解咨嗟小鮮日嚼
西施舌潮響時聞數部蛙覽勝幾人臨大壑提
兵千騎疊長蛇獨憐防海登陴地只有誅茅數

十家
誰道十年欲補牢生涯自課轉牢騷割鷄未効
存鷄肋牽馬時來郵馬曹豈乏侏儒飽欲死總
饒婉孌餓相遭宦情已曉車生耳十畝還堪飫

老饕
海錯溪鮮日上壚茲來不嘆食無魚平生之志
惇惟飽清濁其間那可吞海水羣飛驚向若㢘
煙未净設愁予風雲上路誰無分命左何如下

澤車

戊寅冬　懷八首

關河日見羽書紛　那可聞椎矢寂寞
周禮愼兵戈飄突古燕雲　[illegible]

聞道雲中已破圍王良策馬勢如飛滹沱北際
紛戎壘燕薊南番盡鐵衣一死鴻毛悲制閫千

年盤石藉靈威折衝會有奇男子斗大黃金係
肘歸
朔意高凉亦自凉燕山况是苦寒鄉華貂短盡
風雲氣　紛嘶雨雪雱寓日也知兒戲好扶
顛須使老謀臧何時橫掃麾頭猷一挽
若何豺狼飛擁大天魔游魂敢作
中行說莗荷　無藥葛羅北極遙瞻思不闕南

枝暫穩淚偏多還憐遲暮身嘗病不待憂時鬢
已皤
從火炮講紅夷誤盡彎弓躍馬兒整陣幾曾
當大敵驟單豈是故嬴師龍驤展轉空名在令
麾縱橫任意馳雄資三十三開府綬帶封侯正
此時
萬里長城乏度遼千家婦女抱　腰五陵輕俠
空裘馬三輔悲笳咽鹿譙保障幾思尹鐸計寒

城偏佐佛貍驕金甌玉燭全無恙不信
那曾射郅都舞女歌童
刀下有信臣精卒目中無從來義勇推河朔幾
載明光策羽弧　此番仍好去更思何日
荒署炎天向蓋頭京華回望逈悠悠寇堪積甲
齊熊耳　投鞭斷潮流殺氣漂山迷赤縣生

靈沉陸感神州　帝厭終當淨只有　使
不憂
曉春山行二首時有入援之檄
驚承臺檄理征衣越鳥南飛轉北飛國士長懷
無限恨書生豈識握奇機新春村釀懸帘少元
夕燈街火樹圍安得會天休戰陣坐觀閭井樂
相依
側身北望正愁煎況復崎嶇疊嶂連行旅所期

惟宿飽穿山嘗見是炊煙狗知衛主因仇客尻
欲齧人不避賢古驛暫時休歇去又遭鄉夢攪
甜眠

感懷三首簡洪憲子

憶昔衙齋小阮居壯懷那分賦歸歟短襟白下
班書酒長鋏忘歌幸舍魚虛擬冲飛酎九轉漫
將簡練趁三餘如今薄祿成何濟潦䜿行吟只
嘆吁

鄉闕閶道斗千錢仙讖無徵莫問天窮海猶能
資轉餉愚儒那辨策燕然南溟寒莫鵬鵰徙北
極依稀日月懸底甚爲郎亦窄事古今顛䮕有
同憐

大患彌天爲有身猶龍此語恰傷神恩仇心在
難降伏潦倒魔來易欠伸夢斷清華衰已久恩
纏松菊見無因乃知福落蕭條意獨苦天涯海
角人

次韻答何茂才 二首

名家公子美如雲玉作連枝鳳作羣早踞詞壇
如仲默頎操長組擬終軍英流爭拉阿戎語夢
艸先尋小謝君老我單棲形藏甚閒滅空自裹
蘭芬

一從小草逐微蝸廣祉無緣矢籍猷輸與君家
羣玉府因窺相國錦雲窠羊欣裙練誰書破車
騎材名爾最多但使蒼生回泰運碩人安得久

槃阿

念亂 四首

世事從來幾得全每嗟心自目相憐黍禪未解
三三話間臘空逾八八年長病煩支權置閣憂
時強力總成綿當前大冶誰堪躍不問傍人敢
問天

旣非竊玉與偷香雲雨何爲在戰場黛綠未教
嬌倩畫猩紅已染亂人裳誰將雄虜遺君叟致

使長蛇及女郎莫是姻緣曾有錯前生債合此
生償
傳來近事莽堪歎往往千兵死數渠諸葛猶云
無將略秋山空自抱儒愚夢中非虎何從得紙
上如狼漫欲驅只有式霧鍾簾在
聖明天眷埋窜歷
驚聞強寇襲鄉圻忽憶巖頭遇亂時有髮頭陀
猶擁妾無嘗成壞更誰支此身熟計如逃雨欲

話難提且詠詩但把旌陽遙致祝莫輕一葦渡
朱眉

壽得寅朌易寅長書有感却寄

十年前幸話同心此日同官歲已深風宋一堂
餘旺氣尚平五嶽有知音丹霞漸欲交紗帽元
亮誰先理素琹司馬絲來任自有看君指月築
黃金

謁張文獻公祠和

崇祠豐碣曲江邊金鑑千秋想昔年手筆前膝
燕許後丹猷尚軼郭顏先炎邪端合開文獻臣
主終難合聖賢向夕鳥啼人散後稱狂莫擬漫
箋天

歐陽元戎兩惠扇頭詩賦此爲謝

綸巾羽扇雅雍雍却念儒生節制同兩腋即將
飄道味三春已到奉仁風驚人詩句懷知己便
面手神美國容欲把驅蚊還贈取壯猶今正弱

元戎

寄懷胡敬止

弟兄四海竟如何滿目兆戎安樂窩抱膝惟聞
姊子在窮言時有碩人過漸看玉樹喬喬發却
望華林藹藹多潦倒可憐知已甚空將五噫自
裁歌

送友人歸羊城

莫將彈鋏自傷懷不分珠城空手回用欲大時

防小喜過當癖處長遞蓺若今說劍歸匡冶蕭
瑟經秋動宋哀勿待他年詠苞杞歡頻且向北
堂開

贈劉伯霖

五鳳樓高誰得修搮山秀出有諸劉才名第五
何嘗減詩學三分蚤見優兩漢傳經藜火盛六
朝風物錦囊收知君元是屠龍手豈向新亭泣
楚囚

寄懷金璞鄰 英德令

茂宰神明不下堂藏星未許漫相方琴調韵台
諸韶石錦製鮮堪補舜裳峽到湞陽鱗磊落流
通洸口棹桄航如今急着防鄰寇應得丸泥固
我疆

寄懷舒晉生姻兄 二首

鄉里衣冠誰最修何人文雅出風流廿年心事
看鵬徙今日情親急兎秋賦手久應逢得意交
心豈復讓許劉千軍一掃原餘事軋茁知君百
不憂

四海儒衿屬 聖君豫章才子簇如雲所嗟氷
玉尚難促轉祝槐犀及蚤薰直踏雙峯峯頂立
橫馳冀北北空羣莫因時事多惆悵大器從來
晚策勳

寄懷劉篤生

思君年少本翩翩況復沉酣象帝先鵬羽南圖

應此日兒曹北面已三年經傳中壘角難挂系
出丹家骨易仙暫苦圍碁無對手此心蚤在桂
輪邊

化州試武生漫賦

將畧需賢急網羅醫方愁少病愁多山頭有屏
蔡誰采池裏無魚鋏怎歌陵水石龍如欲吼冲
霄健翮幾堪摩等閒莫把毛錐夭頗憶當年織
錦梭

贈新安洪憩子

雅人深致更誰過入幕偏能發嘯歌業以門風推紫玉筍轉於指月露金梭尊移北海猶開美榻下南州塵尾多攙把相思重度曲欲燒華硯奈寡何

傳經作客自多奇借與同人試一窺架上有書堪下酒竹中何事可攢眉幾將漢語酬高坐未許閒情結遠思好借使君新小史開軒漫唱玉交枝

舟中示盧遠游

佛山此夕話君同却憶當年過乃翁酒後耳熱腸共熱懷中情引韻俱雄重來豈識羊城路旅襯誰歸馬鬣封知子爲裘元有意可忘收拾舊遺弓

佛山夜泊懷余佩如

一室蕭然自草書不求聞達那求餘綠天帳著

圖蔗漿蓬從稀過問字車與發鍾王翰後起狂來承素失先驅時賢若欲知名姓陵水崎人字佩如

壽梁完翁先生八袠

石神依隱有名賢洞壑長春吏作仙靈艸易吟噓紫霧大椿難老豁青烟風清玉注鍾麟地霞燦歎筵吐鳳篇曾宿恒聯南極迥蟠桃三竊侑觴前

哭梁承元太學

生恩平名家子其援例成均則余作令所起送也篤於品而嗇於年且繼嗣未立詩以哭之有餘恫焉

爲甚心中自不平當年惇樸有梁生亡栗欲下千行淚流水空懸百尺情衙後松濤猶謖謖堦前草態自孳孳誰堪更聽綿蠻語黄鳥聲中辨哭聲

方玉堂續詩草卷之七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南海梁繼善木公甫較

五言絕句

漫詠

日月總相催經營能幾許所喜惟喃喃小兒新學語

天荒落葉少樹古匝陰多只此堪玄對何須問薜蘿

山翠不如空酒黃不如白不聞古碩人常有盧乏色

名利起諸想烟霞足一丘縱令塵裡卧何減十洲游

作官說卧遊如說天上事勝境自無窮何曾到胸次

遭逢少故物儵忽多陳人昨日情中境今朝又不真

白髮辭人鏡衰容防婦窺如今死復爾總覺是情癡

南京李爲甫日輸甫較

方玉堂續詩草卷之八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高凉李爲相日輔甫較

七言俚詠

詞語百車任可陳閨中常態本多嗔最難堪是
分明惱一夜從無說事因

調笑閒行事可隨夫前翻索避嫌疑阿娘原不
將儂妬無奈東君失主持

爲婦娶妾豈求耽染鼎霑杯也用酬作怪娘行
別有說只交一度便宜男

娶婦西隣且往覩留儂壁裏把門看阿郎卽合
先他去莫遣阿娘飲不懽

蚕作機絲蠶有筐空隨大婦織流黃莫是前生
多乞巧偏來辛苦自甘嘗

本意近前卽作嗔翻將巾櫛責殷勤如何弱質
閨旁女亦有桓文假義人

賦得騎竹歌呈黃堂翁明府

銅虎新符擁郡公紛紛竹馬走兒童無須更擲
陂頭杖署裏元來有石龍

膏雨隨車望若雲仁心稚子盡知聞莫言騎竹
難同馬直節干霄似使君

巷舞塗歌慕異香一天新雨滿高凉仙翁也向
灘頭聘鸑鷟翩翩引鳳凰

蓮頭寨閱操作

結束戎鞭此一時壯氣臨風欲上眉譬如遊女
逢人悅誰能自道不西施

操圖處處扮倭奴炮響刀光壯一呼但割眞倭
能似此何難取組係強胡

旌旆悠悠劍戟攢長蛇一字陣勍圍但教將令
非兒戲鐙上何妨稚子覩

衆竅狂號欲撼龍戈船隱隱蕩波中傳呼漏點
催休去濘叟猶稱不羨風

十沙一望幾灣環水漲船飛頃刻間作意須勤
防冦盜莫教泊在放鷄山

電白城南郎大荒蓮頭山接水天茫休言無事
堪高枕要識先憂屬海防

奉檄入援舟居端城水次作

風雨淒淒送冷來孤舟長日對城隈任奴故態
收將盡只有吟懷未放開

隨身腹笥作奚囊滿目山青并水蒼佑大端州

開府處也能容我自疎狂

腐儒端合老栖遲皮裡春秋歇後詩縱有爾時
陳儒子也須逢著魏無知

雨洗山容無數新清波一望解娛人相逢不是
雷都閫意氣誰當問水濱

暫把毛錐秉將權紛紛點選襍戈鋋退君官舫
全無事空却行厨更似仙

黃江廠畔一空舟日見商船到上游多少閒民
開咲口伊誰灑淚向神州

謾書九首

一入炎荒近十年土風曉盡亦徒然豎儒自帶
山人相豈是聲聞不到天

男兒失却少年時白盡頭毛只自嗤如今了手
推英物眼底紛紛識是誰

莫漫尋芳趂少年少年窮窕何能賢脚根穩立
須繇我頭上誰人不有天

老妻聞客欲烹雞厨底剛刀乜自呼忙得主人
連莫莫此翁今日不開眉

閶棋局局幾曾新翻覆須知似刃因莫把此人
輕用却后來欲用恐無人

一日三餐兩坐衙到頭多少事爭差如何更有
閒思想角韻敲棋且鬬狳

一生貝葉領玄筌宦粤多年未敢宣不是當前
無解語自慚原是口頭禪

先生退食如枯木内子燃香每滿庭憐取爾夫
真善果不然徒作野干鳴

信宜署中感懷五絕句

詫甚嘐嘐我輩人到頭蓬累欲誰嗔眼見雄長
無我輩分明我輩屬它身

腐儒官料擬如何躍馬時年已遜多縱有侯鯖
誰贈取況思禁臠換天鵞

二毛久見壯心違齒豁頭昏態益非藥物醫方

商畧盡笑來只有一當歸

蕪符只合偶爲之又到宜城詎所宜一雨連陰
三日坐笑來已積數緡支

有螢何必築黃金有筆何須賦上林幸得然明
時一傾廻環不斷策驚心

方玉堂續詩草卷之九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晚學劉日𣈆味生甫較

七言古

寄懷王仲美

于今時務俱繚繞不患才多只才少我覩我友
殊不然錯落掀翻無不了亦操弓矢亦操觚用
武掄魁三奪弧今秋屬想桂華發祿命先徵定

不孤

十八灘快風歌和

從來路難水更難水行尤難舟上灘灘復灘兮
況十八縱有長年寧等閒凉秋九月萬安道舟
御撐折篙空踩漫數某灘及某灘橫淅遥遥何
日到奇哉衆竅息相吹十八灘兮十八姨揚帆
逆浪偏能駛倏忽渾如車驅之大夫能賦自奮
筆亦如下水船之疾筆力風力兩有神作意求

之忽已失

憶家園梅花吟和

逋仙亭畔華如雪水田閣下風塵絕我家門對
廣陵潮滿種玉鮮芳不歇自我來斯秋復春朝
朝隨牒作勞人嶺梅難寄家梅遠看花作賦定
誰親不論瓊花與玉樹但憶暗香浮動處夢裏
分明擬雪飛醒來依舊餐風署家園何事不追
尋梅花何處少知音思家憶梅能無深梅花吟

感答心

賦得去歲嶺南梅似雪行

花中有梅花之最好友得三昀對二六出天花
信白奇五瓣先春抑何異從來梅多鬬雪開粤
大吹雪不吹梅此地無寒少凛冽爭看豈獨百
花魁幽香却自匪尋俗絕似華清初浴來華清
有色誠傾國此外佳人難再得何似部南萬樹
梅擲翻滿地無人摘土人雖擬雪同看問以雪

寒暄未測北客曾經到粵東輕衫淺袖將無同
轉眼薄寒非着體已見梅黃荔子紅還途涉江
那及半颼颼仍便嗔淒風淒風颼颼膠可折轉
憶嶺南梅似雪雖然不免復重裘寧守家鄉歲
寒節

恩平議建開平屯新縣詳文

男士頵　士顒仝編

肇慶府恩平縣爲盜賊日漸猖狂嘯聚已見形兆乞垂確畫以建永賴事切照恩平地界從來盜賊盤踞之區自成化年間設立今縣稍稍寧帖而今復苦寇者則以恩平鎮立而立一恩平猶未足以清窟而剪萌也蓋新會平康四都去其本治遙遠約束之所不及加以山阻民頑盜竊淵藪各邑群不逞之徒竄入其中而莫可詰而又句通東安陽春諸大山賊或出新興天塘等處則越恩平北界而會于四都或出陽江新寧等處則越恩平南界而會于四都每出剽掠載銃建旗札營枝隊動數百人莫可禽制欲息此患斷非十羊九牧之兵卒所能芟斷非偏同梟賊之把哨所能戢擋得役處附近極要有恩

平開平屯舊名倉步即塘宅堡是也其地西至恩平百五里而遙北至高明百里而遙南至新寧百里而遙迤西至新興此百里不近不遙東至新會則且百數十里有如許曠遠地方而無有司之法治之其交側者宜耳昔年豈城李公治兵嶺西討賊至此築城增兵議請更立一縣因與當事不合而寢今其城尚在其意可師也夫二安設而深莽成樂土二寧置而闇貿耀光明近效較然向使恩平不縣雖至今賊壘可也曩使開平併縣即今且弁獲寧宇又何苦盜之至于斯哉此卑職親歷各處再三相度廣詢父老而見其實然者誠於此創立一縣而割新會之四都新興之雙橋與恩平新寧相近之村屯以隸之不過分諸縣之彻而可以湊成一名縣利賴無窮約言其便蓋有五焉何謂五便一曰便防何謂便防近開平屯而設防者在新興則有冷水

等營在新會則有松栢廵司以及恩平新寧界上諸營屯卽昨歲新會請設那扶新兵亦爲是也然究竟無益者則彼此不相一畢散不相屬故耳若於此立縣則此等總在統轄之內呼應旣便防禦自周且與申嚴保甲連坐之法相兼而行盜賊自屏息矣一日便墾九四都一帶與恩寧界上諸屯皆本沃壤止以盜賊出沒故民之良而弱者不敢任種其間其黠而藉勢者或

叉勾竄爲患若旣立之縣則稽察旣密土著自實戶口自清卽盜且化而歸農矣一日便徵令與開平錯壤者在新興雙橋則縣官每歲下鄉自徵猶不能完半若不下鄉則無完矣在新會四都毆差拒捕以爲常事其稍淳者十完四五便謂足矣計彼二縣之頑割此二處也無異驅祟而惟恐不速也在恩平堂馬諸村亦多逋欠若恩寧兩界隱占諸屯抑又甚焉然總不過以遠故耳若增立一縣則此皆在方肆伍拾里之內復能恣其頑逋如故乎一日便旅何謂便旅自恩平達四都蜆岡只伍拾餘里自蜆岡達會城二日可達然惟　院道查盤經行乃從此路其餘官吏客商總不敢行乃迂道從新興肇慶三水犇趨計多程五日若開平立縣則蜆岡近在圉內可以水路設防此路一通則高雷廉瓊四府往來之人利便實多而恩平且受其饒裕

矣一日便教民習無常離約束則相狃于爲非有觀感則漸勉而爲善今此方百里餘之中盜賊多有豈眞民之無良習使然耳誠創立一縣董以師儒今之比屋可刑者安知異日不比屋可封也已上五便雖利賴相通於諸邑而要害獨切于恩平在恩平者不言他邑詎無有言之者卑職在恩平不言後之爲恩平亦未必有言之者且卑職旣已實知此長便又値　上臺之

勵精而隱嘿于胸亦非事上勿欺之道也爲此
不揆僭昧具揭陳申　兩院炤詳外今將緣繇
另具書册備申前赴伏乞炤詳施行

一續詳開平建縣事

爲條議開平建城事切惟古語有曰凡民不可
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以今觀之豈宜凡民然哉
即如開平建城一事實卑職發之非創自卑職
也益成化以前恩平原未有縣總爲賊壘谿陶

三廣公魯經畧其地議割陽江新會新興三縣
之境之仂創立今縣嗣是走集無梗者垂百年
萬曆中十三村盜復嘯聚爲害時則嶺西兵
憲李公材親督兵出師陽爲渡海征黎陰用間
率引大兵分行入其阻盡殲之因十三村爲十
三屯屯各築城開平屯則其一也舊地名倉步
李公嘗曰倉步立屯一時之計倉步建縣萬年
之計將有事縣之事以遷去不果卑職待罪恩
平四年苦心瀝血自于本道本道稱善聞于
兩臺兩臺批議而無何卑職量移高凉此議寢
矣今事久報罷而忽蒙議鼎豈非待其人而乃
行有事然後可大乎謹將屑見所及者條列如
左

一議割新會平康等四都

當恩平立縣之始原以新會古博平康得行難
彼縣曠遠窟易藪盜故議割四都入恩平當巳

疏　題得請而負固不遵止以得行二尙塞責
煌煌　明旨竟成掛壁言之可爲咋舌然卑職
在恩時彼中獲賊者不送彼縣而送卑職請示
者不赴彼縣而赴卑職何者以彼縣遠而易蒙
恩平近而難欺也即議詳之日彼中紳衿父老
來過稱便者頗多則所慮乎阻撓者亦或可無
慮也開誠布告是在　上臺斷而主之耳

一議割新興章橋都

新典章橋一都本肥沃之鄉也不知何年在事者自失主張至親身下鄉徵糧若沿門持鉢之狀是教之速也開平立縣則此都正比于負郭何其近便卑職初詳時過之該都士民挈壺榼而迎頌編入新縣者相屬於道今聞乃有半不怨之說此甚可訝也細思此必包攬下鄉諸奸惡子失此衣飯者倡爲此說宜加察儆

一議割恩平近邑各村

自開平建城之議出而舉手加額恨不速成者惟恩平長居淨德兩都之民爲甚此何以故蓋恩平地方如馬岡焦園堂馬等處皆素稱有盜且去縣過百里之外每有盜警皆內盜借外盜爲勢而外盜倚內盜爲援保甲之法旣不易行而勾攝艱難催徵亦不易一縣開平則此患都息是宜其望立新縣如脫湯火而沃清冷耳惟恩平邑居之民則以夫馬幇貼之故不欲割去不知此甚易耳若立新縣即計所割之數與前所應貼之數酌量協濟銀兩歲輸之以爲嘗何不可也職見恩平之人每苦寇聲急即登山露處以避之或遷徙就城以免之其顛連遺失者不可勝數也而頑爲屑屑以幇貼爲慮不亦惑哉

一議補恩平割米

且割恩平之村屯非獨協濟可議也計恩平西南界于陽江階山中火則分界處也又十五里

爲那龍其間喬馬都等處產故恩民而隸于陽江此去陽江百里有餘而去恩平只四十餘里從陽江視之若甌脫然而在恩民之往輸賦又覺寄庄不便也割以歸恩以補長居淨德之所割似亦足矣前此固曾議行今其籍斷無有存而故老尚有能明其故是亦可酌而行者

一議措處經費

當初議縣時新會新興及恩平附近之長者皆

約會核牒于職曰此一方緊要千百世利賴惟
願速行勿以公費爲慮但將此中地尺寸量之
得地若干者出銀若干以爲修城立署之用不
足則附近富家大族自願助力然職未敢全信
也惟蒙前　院臺葛諭有曰此真一番條畫然
所費浴度者只割米一節耳若夫經費即數萬
金我與　制臺寧渠難此言猶在耳今奉　憲
臺德意自有主裁卑職固未敢猝借前箸也

一議定轄屬

東省恩平三水之界以達于石城之邊皆嶺西
地面也中間雖有小豁而未至大播若恩平之
界新會倡狂梗塞往事可徵建縣開平則陸而
獨鶴檢村可以謹山賊之出入水而蜆江下廟
可以容海道之隄防而嶺西一局始爲完全蓋
中有便者有須者要之槩以二言曰立縣則約
東頗起不立縣則恣縱如故其梗者非残而以

盜爲非則須而以連爲樂者也不然亦其護之
而因以爲利者也若夫保家髦士則必思見德
化之成終事良民則必樂就繩墨之治于此舉
又何間焉今試椎委明察正官遍歷諸處召其
耆老各陳其辭即便與不便真形自呈而願與
不願真情自獻矣

一議斟酌變通

在新會則割四都在新興則割章橋在恩平則

割長居淨德如此者可以成一大縣擬之當在
陽江新會之間即四都不盡割而留四分之一
以還新會章橋不盡割而留三分之一以還新
興長居淨德亦不盡割而留二分之一以還恩
平如是者猶可以成一中縣擬之當在新興恩
平之間然而全割猶易酌割反難也况卑職昔
也偶發芻言今也益覺越俎惟是　憲札下詢
故不敢不摅之以備財擇耳

署化州辭印詳

為量病痊可無期兼攝潛職又甚懷賜另委以無悞公務事切惟卑職本非兼人之才僅知自守之道欲勝任而愉快一職猶難矧積病之益深兼攝豈易現署化州雖蒙 憲批以汛地相近無妨兼攝而卑職勉強受事亦已數月矣但今眩暈日加精神憒眊批判時多差錯久坐輒若昏花以致事多廢弛之虞人懷欺玩之意雖

明知之而不能自力也夫與其勉強而進有溺職之懼退有性命之憂何如呼籲而不望以私情乞恩亦或幸以公務垂鑒況 院臺勍議化篆委職元云在化可帶石城泊 制臺嗣批允署化州亦云近汛無妨暫理乃今汛事殷矣即聶通判近署石城英風壯氣兼石以化自其優為且今石城新令已來旦夕可代辭石而化尤為至便又何取于病職而困之以所不能兼也

卑職自悲年逾花甲質同柳姿病入膏肓即令勉守海防皆恐朝不保暮而況論于海防之外耶為此特瀝誠懷伏乞憲臺憐念施恩轉詳另委俾得苟延感不朽矣

化州議抵各墟襍稅詳文

為抵解襍稅以充兵餉以甦民困事窃惟坐派之補餉無可蠲誠不敢望蠲又革之橫征有可抵則亟須議抵本州襍稅貳百七十兩自萬曆

刪行之大為民害旋已除革今因通省缺餉數多在化州則欲復與此稅夫此稅至為零星剝削之苛加於小販自奪之弊禍及毫倪況今饑民載道攘竊時聞假以怨端隱憂莫測卑職前者通詳故欵以本州牛税之羨餘抵本州襍稅之派解事在 使司蒙批以游税無定之牛稅未允相抵第查牛稅原解本府充發本處兵餉每季應解一百兩每歲共該四百兩非游移無

定者也每季自百兩而外便爲羸餘前此羸有若干歸于何所卑職誠不能盡詳但自卑職舊年九月終接署至今四月初查盤之月其舊年冬季除觧完壹百兩之外現存牛稅銀七十五兩陸錢九分在庫是此七十五兩有竒乃羸餘也今年春季現收銀叁百零陸兩八錢除額觧壹百外尚有牛稅銀貳百零陸兩八錢在庫是此貳百陸兩八錢乃羸餘也合之共得觧剩銀

貳百八十二兩肆錢九分若以抵穛稅二百七十四兩七錢貳分尚有少剩可作水脚之用但就奉文之日爲始便可全抵今歲一年有餘况繇此夏秋冬又繇此而來歲亦只有羸無减一抵可以永抵者乎若舍此有餘之牛稅不爲議抵而徒以滋那移侵沒之端乃更罣久除之穛稅必爲議復而不計及騷擾噬奪之害是一失而兩失也卑職自忖以代庖之身何苦跡涉逡

拟弟熟察事宜乃爾且前詳寔欠委悉不敢不再詳以聽覆奪緣係派徵穛稅抵餉事理云云

限門稅務詳文

爲稅費昔柚云云事云云等因到府該卑職看得吳川限門稅餉其初專屬于海防同知蓋以汛防皷稅兩利俱存故海防特設衙門就近海濱初在梅菉後移吳川所從來久遠亦無不便自萬曆末年同知廖𢾍始詳其稅于海防捕糧

理刑三廳則衙各有役役各有蠹不得專云海防矣若自卑職到任海防以崇禎十一年八月初九日將接官吳川縣兼攝海防知縣董兆登殘季五十日賠缺餉壹百二十兩本年十月初一而交董通判通判又交丁推官輪至崇禎十二年十月初一輪該卑職接管歷冬及春至四月初一應交下手時董通判已奉議裁次及丁推官方委署肇慶府事且不顧管夏秋易於欠

額之季遂堅推于單職至是年十月初一日攝通
判來任則議裁者不裁而應胥者接胥矣及次
年四月若炤從來三廳輪法應歸理刑乃鄭推
官適有綮理肇府稅事之委遂請仍依一年而
更之例直俟十月攝通判始交鄭推官接管而
今猶將滿未滿也是此兩年之中單職從無一
日與知稅事若論單職到任至今足滿四載計
管稅之日實共一年零一個月又二十日而共

餘兩年零十個月則皆經他廳手也以三廳輪
管之稅而獨歸咎于月日獨少之海防也公乎
當乎然其專攻海防之濫抽不無偏辭而其欲
歸吳川之徑收則甚有理也向使單職身在三
廳之外則可代三廳而持其平又使商呈而非
獨指海防則亦可扯兩廳而分其謗今單職適
以海防正署府篆而原呈又獨言防蠧不及他
廳則又何異辭之有彼曰徑行吳川納单職亦

日徑行吳川納单而已彼曰不許轉委海防職
亦曰不許轉委海防而已惟是就中情節有當
詳酌而併慮者亦須約畧陳之不敢以躬之不
閱而遂忘計之當周云一曰廣料船之額當增
也自三廳輪管查覈宜極精矣然皆不能頻往
往亦只三數日已耳以年逾半載之稅務而欲以
三數日了之無怪敝蠧之不清也然使船商果
不聊生謂宜裹足不前止矣何以如鶩而不止

蓋廣料船製甚大所裝至三千石而高雷之間
穀米價平每石大率價銀一錢二三分若至廣
省每石只筭獲利一錢五分千石即獲利一百
五十矣若轉販與閩商其利更倍推而計之是
一徙還當得三四百金之息也誰見此穰穰而
不思稍吸其汁者乎今察額餉果止十兩四錢
而據稱礁項使費至四五十兩則何不酌量半
取以益公每料船一隻令納餉三十兩而一切

陋規盡爲除去豈不正額可全克而商情亦樂
從乎一曰廣料船之外可推也限門有稅者非
止廣料船如閩艚本港藤步釘灰等船亦有抽
多寡不等既料船徑赴吳川納餉則此等亦應
一體施行至于轄單小票驗票截角吏書盡從
店家廠梶等項則惟廣料船閩艚有之它不盡
然也然亦有奉上明文如截角之類不可槩禁
者是在 憲臺酌示耳一曰廣料船之防當議

也限門船稅之弊寔自多端但將海防廳輪値
之季徑歸吳川則海防超然免于評論實爲大
快然移其稅則一切把關兵哨俱當革去而從
來稅遊擊標珠池所至封椋者了無他船大抵
皆廣料船爲之嗣是以後倘有料船行封與料
船祓封亦乞批明管稅之官無爲海防討則庶
乎物情盡平耳今刑廳一年四季將滿到十月
初一應及卑廳卑廳病憊日深府篆方屬辭稅

之心堅如金石今蒙委議商人所呈見之更如
指蒙刮翳不勝欣幸便乞 憲臺察議速賜轉
詳將卑職輪値限門稅務改批徑委吳川縣管
理至於捕糧理刑則兩廳自爲主張卑職不能
預矣

辭府印詳文

爲極言海防不當有離局之繇與並陳卑職不
堪攝府篆之故乞恩別委以無悞專職事切惟

官各有守離局則奸枝各有竊強加則顛原高
州府同知以清軍兼海防特給以海防之印愼
其職重其事也此不當離局者一本一府佐耳
而歸然建衙先在梅菉後移吳川駐紥將以杷
蓮頭駐同知以嚴限門蓋並重之此不當離局
者二限門芷芋商寇雜居接濟勾通浩乎莫詰
神奸有窺則閩艚或即賊艘機發無端則廣料
時爲盜料此不當離局者三營兵之或精或否

水兵之或銳或偷所軍之或足或虛船器之或
修不修糧餉之或冒不冒皆非可遥制而咸遵
一過而即楚也此不當離局者四春秋糧甲發
汛有日收汛有時然矢來無方事機叵測踈防
在一處而不自一處始也慮防在一日而不以
一日終也前　院部屢經申飭海防同知着令
專駐吳川不許管印違即恭處之文禀于霜日
奈何背之此不當離局者五若夫卑職才具不

多每守一局不勝矜肆一窺事外不勝沮喪此
天分所限一不堪也原司軍伍且常兵防已合
六屬之戎事爲其事矣加以府篆又合六屬之
民事爲其事無所不兼無所不困二不堪也居
官一日不怒訶即一日無威稜而職素性本溫
良而少斷自眩暈發病以來日　見增劇一怒
發即頭岑岑然欲墜于地三不堪也汛防須馳
驅不俾攝篆則倉庫攸司至於守府則愈寸步

難移矣四不堪也病以日增力隨年減卑職今
年實踰八八矣五官非故五衰並現即居海防
猶苦不足况兼府篆又安能勝五不堪也府吏
胥徒固多叢穢况自前府頹縱以來官雖受諭
胥尚逃刑既反側子不自安將黎丘鬼復盡現
六不堪也從郡城至吳川廻轉須五六日繫於
一處則不能奔馳兩地則不給七不堪也種種
不堪皆是眞境寔情非敢一字矯飾况今通判

聶某　某推官鄭某　某以才則並稱人面之鋒以
年則並在方剛之齒以任則並稱新發之硎以
若則專在一城之內即刑官或有察盤之出入
而撫攝則絕無境外之馳驅有何不可委署而
必奪卑職以所得自盡之專務責卑職以所必
難堪之兼攝也即一身之疾苦所關自小而一
方之事寄所係非輕卑職雖欲托于東西南北
惟命是從之說而不覺呼籲不可得今

署化州條陳書冊

爲粗陳管見事切照卑職雖以清軍兼海防其實所重惟海防也現蒙委茂名化州二篆則又有錢糧城守之責焉事關職掌苟有弊端應即開陳況憲臺尊之使言乎芻詢何必盡堪行蠡測亦或以云救護攄所知伏祈裁擇

一陸將不任馭水兵

水兵伎倆原與陸兵迥異則水寨總哨亦應選諳練水戰者充之今海上諸賊酋肆無忌憚惟聞鄭副總麾下兵船則相戒避之何者畏其習也一切遴選諸總哨縱騎射精能而使涉波濤色先戰矣甚有下船即吐者此卑職所親見況與賊交鋒乎

一小艘不能禦大艦

海賊惟偷珠者最很彼皆艨艟堅新器藥具足或掠船商之重貨而并擄其船或本勢要之號船而時出爲賊而我兵船改造錢糧既苦不敷侵漁又所時有年來日尤苟簡愈改愈小望賊船昂然燿然自顧其船則不啻敝漏甕耳無論不敢交鋒即交鋒必無幸者坐是故也

一扣尅釀于未得官之先

軍政之罰莫重于扣尅每見有尅剥兵卒者深痛恨之已而思之亦未可厚誅也弁職大者不敢具論姑就總哨言之總之得總大約須費六十金少亦五十金而後得到營哨之得爲哨大約須費四十金少亦三十金而後得到哨如此不于兵卒將安取償乎祛此之弊似無如嚴核功過其散兵之有功次無失事者即陞爲隊長隊長之有功次無失事者即陞爲哨官哨官之有功次無失事者即陞爲分總而至于大

試所得則改入武科以備守備中軍之選
可耳

一勦疲繇于多護送之勞
今營兵幇轎護解傳送等項亦多有苦然
只一舖兩舖多亦一站兩站止矣不爲疲
也且日在道路習勤耐勞亦未必非訓練
之暗助也惟是陞任之去來家眷之迎送
往往借用營兵其有用至四五十名路至

二千餘里者去兵之口食又于衆不去者
歛之此其失視擅用夫馬者更浮數倍矣
乃相沿而莫覺其非固最不可不裁酌者
一曰勸士捐助不若責士輸將
年來優免有徵勸助有令此捐於士者幾
何而戔戔稱苦鮮樂輸者至此中糧多逋
欠什有六七是紳士之家彼特簪楚所不
加往往秀才應那無可奈何查化州比簿

紳士戸內甚有一年欠至三五十金者及
查累年亦復如是是不啻百金之逋矣夫
不責其數什百金之欠而反勸其之一金二
金之助此畢藏所謂舛也此弊非詳請定
著爲令即完糧欠糧爲優劣每逢學道行
事即令州縣查欠最多者數人立行褫斥
次者或降或戒飭仍許州縣不時揭報如
是庶士行飭而 國課亦有裨乎

一曰零星襍稅必至反逋正稅
今天下額課積逋無地不然也而又欲典
復襍稅民窮盜起奸僞方滋此方無激变
則已有則必繇此矣即以化州言之魚課
等類正額之缺年復一年積至數百而襍
稅之議復者半是肩挑背負檳榔蔞葉日
用微物之需承稅棍徒恣行其間禍及鷄
豚殃加老稚可勝言也然奉 文坐增又必

不可免以職之愚謂宜責州縣印官各從
地方便宜設議抵補如化州議稅坐派二
十七兩卑職詳議欵于牛稅及議稅中攤
其二三項無甚厲民者湊成之伏候憲裁

一曰增兵萬難惟有運用現兵

高州六屬茂名設在附廓傳禦不單電白
號稱要害然有參將宿重兵吳川有水寨
亦有陸營此三方俱不必議增兵者惟是

化州信宜石城皆廣西交界剗馬一朝夕
可至且城守俱藉調撥軍丁此萬萬不堪
用者也又兼佐以猺丁夫猺丁卑職在恩
平誠大得用而茲方亦未知可恃與否近
石城報警本府已調兵八十名往戍信宜
報警參戎亦調兵二百名往援而化州雖
無警卑職亦久於吳川營調兵三十名更
番上操同鄉夫武生籍練陰寓防守之意

然總非久長計也卑職再三思忖惟有設
立遊兵之法於陽電營抽選銳卒五十名
隊長五名統以備用哨官一人於高州營
抽選銳卒五十名隊長五名統以備用哨
官一人於吳川營抽選銳卒五十名隊長
五名統以備用哨官一人每月初三日則
陽電營兵出發高州而信宜而石城而化
州十有餘日而復其所十三日則高州營

兵出發信宜而石城而化州十有餘日而
復其所二十三日則吳川營兵出發化州
而石城而信宜而高州十有餘日而復其
所皆給以路程印票逢州縣即掛號赴點
其月糧皆與逐月當給遇賊即便擒拿獲
功即與紀錄如此循環不斷而賊不衰止
者則卑職未敢信矣伏候　憲裁

復許黃太尊留觀藁

查看得本府黃知府題留之請蓋出於士民戴
德歸仁據時度勢之切情而黃知府 題覲之
請亦出於本官盡職奉公服勤赴義之實念前
是 按臺巡臨親見一方之利賴俯採輿情之
懇欽熟察本官之宜民業蒙批議代 覲官員
遴即具詳 本道伏候轉詳矣惟是今奉到
憲批所據黃知府附入 題覲一詳議單職 并
某 謹會同補糧通判 某 理刑推官 某 重役

諮酌切惟黃知府此詳議論正大忠勤表著無
容議者但遠遵歲事固臣子職分之宜然而收
拾地方亦 朝廷赤子之當念况高涼人情變
態近愈紛孥而本官調劑日新正入佳境提綱
者難容釋手挈領者不便代操修長途跋涉之
恭勤而遺一方實務之委頓在卑職等實未見
其可也至所云防捕理刑叅列分代則防海者
卑力於汛守理刑者奔走於察鑑而糧捕驅亦
自有其專責且現今文候議裁是三廳者毋論
才或不逮縱令勉強規隨而勢亦有必難兼顧
者况本郡六屬中如茂名化州俱當覲行則州
縣之署尚覺乏才豈總持之長更堪議篆是留
一守而有裨于地方實多俯愜於民情不淺也
若代 覲有經歷李 某 曾任知縣亦屬正途查
舊例原自相合在前詳業出僉同惟乞 上臺
查行卑職未敢擅便

署化州辭印詳文

爲兵民各有司存多病萬難兼理懇辭印務以
無荒本分職掌事切照卑職以海防爲職衙門
設在吳川屢奉前部院嚴勅責以嘗任吳川不
卽叅究凜若風霜今奉委署化州印亦三月于
茲矣所見本州倉庫兩歷守備單弱民頑積欠
路冲驛煩民不聊生士無尚義非不亟亟難之
然亦不敢不黽勉出入逐日勤奉事無苟且以

盡現在當爲弊必消除以得正宦之至無柰氣
自稟虧病乘勞入頭岑岑以如疢心怦怦而不
寧慵同中酒會無夕飲沾唇倦渴枝床忽又無
眠竟夕加以身羈州篆心罣限門每防警息之
來不勝憂虞之積兵糧糜費加然不無總哨惰
偷慕氣莫振所以體日加劇慈不去心良有以
也伏思卑職前受州篆定非得已惟以石吳兩
處邑窄未來茂化同時計偕北上　臺命責承

未容固却今則具官無關借力有餘苦職而或
致兩妨何如恕職而予以一遂且本來職掌即
令捐軀盡瘁夫亦何辭若兼攝勞生亙令負累
局中豈非可憫伏乞　憲臺體諒裁酌別賜委
著而允卑職還修自己職業則於卑職爲大有
造而於地方亦允無悞矣　一

石城遂溪爭夫馬事詳

事須恃之有故言必要諸可行遂溪以二百餘
年自行各應之夫馬而一旦欲歷之石城此按
之無實而勢之必不可行者也嘗試以道里所
從一細計之自石城往雷州中間惟遂溪遂石
相去只七八十里從遂走石與從石走遂俱夙
駕而午未可達或彼此直達或各至分界俱甚
便也此一路也自石城往廉州則繇橫山而息
安息安去石城七十里乃石城供給之驛繇息
安而白石以達于合浦道路頗長此又一路也

若夫自遂溪往廉州亦經橫山以及于白石則
雷廉兩道所自爲出入之路與嶺西一道絕無
與也今若欲以二季責石城或以一季責石城
是石城旣自供其往廉之勞費又代遂溪供其
往廉之勞費也卽云各出幇貼與息安而息安
乃石城驛分所用全係石城所出石城旣全出
之而又責更幇之乎卽遂溪肯幇而石城之驛
肯受幇而代遂溪迎送乎聚訟雖縱于紙上謗

語殆類乎夢中業經　部院批明刻石垂久而
猶不息其曉曉亦可謂可已而不已矣大抵遂
石之間最好條陳而遂逞尤甚彼見言之無罪
聽之易焚每逢　憲節之臨輒有盈車之牒而
究竟可行者幾也卑職竊謂惟係舊爲便不敢
妄爲附會或復別有定奪

一擬按臺條陳稿

察看得爲地方計大要不出利弊兩端而生民

自然之利最切于日用者樹穀是也其興之而
尤有益者則開墾是也然墾荒之令日下而了
不見益者墾荒成熟熟則人思奪之矣奪之不
得則隱匿之首至矣夫墾得一畝卽有一畝之
收縱稍有寬餘亦彼勞筋苦骨所致也況愈墾
愈多穀粟盈溢于此土其爲此土利也大矣何
爲苛之是則開墾之利當與卽首寬餘之獘當
革也推此而言之如在兵餉有放兵糧之弊借
七錢八錢于旬日之前而無何遂扣一兩矣在
民則有放條銀之弊揭壹兩于應比之日而無
何遂索兩五甚或二兩矣在剿賊則有求報效
之弊邀一票于倉猝之日而其後濫捉者十人
勒放者且不知幾何人矣此皆名托于爲公而
實則弊害無窮者至冗役之裁亦革弊中一事
也自裁扣克餉而刪汰畧盡於是不得已而遁
于各衙門之聽用今亦奉議裁禁矣尚有最無

謂者則陰陽官也彼不知是何名色而人挾一
劄付爲憑一陰陽方至一陰陽又來甚或參之
此不可厭甚乎凡繁費猶有去存惟飲食則徃
而不返今自　憲禁身先淡泊下焉者化之所
省已不可勝筭矣酌爲便民條式使民守之非
雅化一大機耶自四事舉行而城池謀督不啻
嚴矣然城池所憑以爲守禦若無守禦之人崇
濠何益今州邑守門大都三四老弱而已卒然

有急將何所恃請宜每門揮軍兵六名民壯六
名共十二人二名銃三名弓矢三名刀二名鎗
二名團牌一名執旗一名執鑼鼓于包廳及城
内緊扣門邊創磚屋十二間人與一間棲身造
成一冊總令捕官主之時常點閘開城不得太
早凡有差役總不干及如此庶爲有備若夫救
荒從來稱無奇策然荒者慌也苟人心不擾亂
即饑而不害况高涼一帶頗饒穀米時常舳艫

周及閩海即歉歲但禁福艚境内自足每有一
等奸民遇穀價騰湧乘機聳嚇厲禁僞設富者
閉糶貧者鋤倉是未能救荒而先以揖盜也至
于彌盜舍嚴保甲外未有得善策者顧教化之
行鷹化爲鳩則移風易俗又嘗有在今士者民
之標士有窩盗而欲民不爲窃于或包攬而欲
民不爲逋士好淫賭而欲民不爲衰士尚攬訟
而欲民不爲嚚此實難矣然士之志劣行衰亦

緣考稀教弛日有課月有會歲有試使文心長
則邪氣過矣士風淳則民德厚矣如是即簡訟
防奸亦寓其中矣且夫訟之頻亦自有以也有
在民者有在治民者誣告之律嚴越訴之條舉
則在民者之悍頑可使有懼也衙官受詞不能
平而縣告府告斯紛矣廳縣聽訟不能正而奔
道奔司斯多矣州府析獄未能服而　院控　部
控不已矣戒濫拘禁越狙訟其衰止乎奸不勝

摘亦不勝防有錢糧之奸晰賦役之總撒則奸
杜有訊鞫之奸燭賊口之妄扳則奸杜有指詐
之奸絕情面之請託則奸杜即簡以爲防因防
轉成簡又得則俱得者也已上一切事宜未能
簡明切當鑿鑿可行聊陳膚見以備採擇

察勘石城被刦情繇詳文

察看得石城刦盗一事府縣所備詳報屢矣卑
職祈九到任三十日准吳川祭示錢臺二十五

日奉到　憲臺覆察之檄旋即起身同府一面
發票拘提失主人等二十七到府則通判董某
已審定確招發解矣卑職急通知留犯一二日
於二十八日關取始末文卷詳閱一日至二十
九日失主人等亦到即吊在監諸犯逐一隔別
細審本以虛公之　憲諭參以訪詢之所得覆
以前後之諸詳酌以庭鞫之所吐就中惟被害
之家士民公舉事久論定其言宜可信當五月

二十一日石城門已早開黎明忽有馬賊衝入
門軍初猶疑是討馬公差及覺舉號則已被賊
剸殺而死矣衆賊擁入即先進龍中書家次分
刧賴元楊奇及黎乘人舊宅大姓巨室凡十一
家又分刧零星小姓及鋪頭合之所掠近有百
室時縣官聞變閉門自守而賊亦無意攻衙故
倉庫獄囚俱得無恙群賊又以數十人往來馳
光衙前使內者不敢出數十人馳馬周行城脚

使外者不敢入居民各閉戶待掠出則遭鎗無
敢出者時千戶朱國瑞尚在城外所軍亦無一
人進城救護直至巳時賊已飽掠退出之時始
有尾而逐之者出城之後始有追而擊之者此
實情歷歷如此緣變起倉猝事出非常文武各
官經手忙脚亂之後不暇細察且畏罪求卸之
念各懷私衷故傳聞異辭彼此互異賊以寅時
入巳時出而云卯時入即時出也則朱千戶欲

掩其在外之咎與追捕之遲也飾也賊所刧大
家雖十一而其餘被害尚多合之近百室而止
報十一家也飾也其所殺死共只十二人也真
也非飾也其倉庫獄囚毫忽無損與城外居民
未有被害也真也非飾也時賊掠已飽且恐追
者漸集漸多亦何心復掠乎其擄止一婦人葉
氏行數里亦放回小民婦耳而云龍姓婢妾也
傳之訛也非飾也亦非真也其賊徒或云二百

餘或云三百餘也方賊刦時散入各家人皆畏避賊能知人家虛實人不敢窺賊多寡也迨退遠擺行之後鄉村民遥竊點數則見步賊有貳百餘人馬賊有五十餘人而縣與所所報總據傳聞未定之辭也臆也非真也亦非飾也其朱國瑞失事而云所軍被士紳家包占也亦飾也縱令有之平時何無一言且占亦止占其半耳豈所全無軍何以賊出賊入無論無一軍能殺

賊也并無一軍爲賊所殺乎其所報當時斬級大抵鄉夫憤起格殺所獲非兵壯力也縱令有獲亦縣止一級所止一級捕止一級耳縣所追捕總不過二十里止耳而爭飯食不應爭令人造飯何爲也至于板黎舉人育男引刦一節據士民龍大緍劉相文賴元楊奇等則云朱千户被舉人公言假此報復據千户朱國瑞則推係賊口自報與己無干及前原報校賊犯林斌細

鞫則供拿在途時朱千户教之扳舉人育男梁振明與馮三及縣差押認則朱千户教之扯舉人育男吳經運爲梁振明而馮三則並不知爲何人也夫盜賊反覆之口即未可盡信然黎舉人母居舊宅則被賊入刦并傷其母報縣驗明矣朱千户初詳又以林斌爲舉人育男矣且士民憤禍至此若果舉人育男窩刦也誰獨甘心而爲之聯名共抱不平共雪無干乎然則國瑞

縱非故陷而慌張顛倒抑何辭以自解于衆也但原批吳經運到縣之日舉人不當同生員宋瑞澄令即放縣亦宜鞫明確報不當徑釋生疑耳總之論城守之失事文固不得獨諉于武而論飾卸之情狀武則更若有浮于文其縣之下有捕千户之下有百户總之有罪當議無功可贖也至于諸盜囚犯府已審定招解縱有一二冤抑　憲臺一覽自了某固不必重復苟贅[illegible]

延時日以爲耳目熒而爲爰書淹也抑其術有顧焉盗賊之得眞者惟數日之間耳今旣累月共中惟眞正大夥聚于某處偵探得實密以兵力剿之可耳然軍兵所過已慮殃及株連況一切差遣前此無辜而被累者恐不少矣責緝不已波累又復可推伏乞　憲臺軫念一方立加酌示

署化州詳報獲賊看語

番看得化州鄰界粤西博白縣過境剽掠間嘗有之此番突聚八十二人潜至化州白塘村攻打不入欲思他刼經過本州龍山地方本處鄉夫追之殺傷鄉夫一名時卑職送考在府幸州同戴文衡在州與吏目陸履南聞報一面督率民兵固守城池一面差催營兵猺兵鄉夫追剿此本月十二薄暮事也至十三黎明卑職聞警卽請于本府蒙發高州營兵二百促令把總劉

成壁統率縣間道伺截而卑職亦趍回州將入門則解賊者纍纍至矣一爲哨官吳猷率隊兵劉敬等追及于晒穀嶺生獲賊十名則梁耀輝黎文清梁從茂馮天芳賴天祥徐茂彭周養譚八生彭朝裕蘇周養也斬首賊二名則湯接方湯廣志也一爲官橋鄉夫陳所明等追及于官橋生獲賊七名則李應德梁亞祕張日蔣張日四彭紹賢梁大欽龐朝輝也斬首賊一名則楊

日盛也一爲猺總陳紹德率猺兵吳惟深等亦追及于官橋之前山生獲賊二名則陳希昇曾千朋也已上賊犯皆博白陸川人氏所供未獲各頭目覃心明湯勝陳愛倫梁那三梁大相湯金覃家欽張豈楊忠亮李應材等亦皆彼處人民苐此番深入爲寇曾未及有所傷損而相率就縛豈非天厭其惡故令自送死哉雖俱無賍而過都越國耀兵于郊未可以上刑寛也卑職

研訊已畢至十四漏夜會總陳宗裕等又獲送
梁日省曾汝清陳仕新三賊守城隊兵鄧貴等
又獲送梁貴生覃成四二賊上廓堡會總譚可
球等又獲送黃振崖一賊毕職重復細審而賊
之根株畢露蓋梁日省即名梁心臺與陳愛倫
梁清華皆原化民而走入廣西與彼中剗賊張
勝覃心明湯金寶等合夥出沒者茲來流刦實
欲先刦石城富民陳玉山家勾引者則梁心臺

身爲七總陳愛倫實爲首謀梁清華父子主爲
嚮導未及至玉山家而鄉夫四起趕逐徙倚逃
遁遂以次第就縛固地方一奇變不亦地方一
奇快哉惟事起倉猝而州同戴某某哭能應變
吏目陸某某亦能協力至官猺鄉兵不待強督
而奮勇追擒豈不皆有可賞乎若夫毕職先聲
有限既不能使盜不入境之功泛應寡材又徙
猝有因人成事之誚感出冦之竊發負海防而

若驚除候　上臺處治外惟有先祈別委賢能
以無誤州篆而已

署州再審

裕看得化州十二月十二日午有賊見於龍山
地方皆廣西博白陸川縣人也擬刦石城富民
陳玉山家聚黨八十二人初七日于博白覃心
明家起身持三日糧夜行晝伏而山路崎嶇歷
五日猶不能至於是群盜心慌遂謀退散錯路

而至大道龍山驚動鄉夫四起逐之被傷一人
羣盜亦多負傷而化州鄉猺兵原皆可用死追
不退又得哨官吳猷在州防守聞警急督隊兵
劉敬等前往協力時毕職送生童考在府於十
三早得報即請於府調高州營把總劉成璧發
兵縣問道抄捉又移會叅府又飛票捕堡猺狼
各會總鄉夫儘力追剿而身自窮日之力比夜
到州則哨官吳猷已解生賊梁耀輝彭周養黎

文清馮天芳彭朝裕賴天祥梁從茂徐茂蘇尉
養譚八生十名首級二顆至矣鄉夫陳所明等
已解賊李應德梁亞矜張日蔣張日四彭紹賢
梁大欽麗朝輝七名首級一顆至矣猺總陳紹
德已解賊陳希昇管千明二名至矣至次日會
總陳宗裕又解賊梁日省曾汝清陳仕新三名
至矣其續獲賊梁仕源陳晩二梁福生張日信
陳良太陳良啓張諫宇七名者則高州營把總

劉成璧也續獲頭目陳忠亮散賊陳成梁一卿
覃春捷麗以典五名者則錢石堡地方劉道仲
等也其親督捕壯及鄉夫朱旻等獲賊陳若佾
黃應明黎起峇梁仕任四名斬級一顆者吏目
陸履南也而又有陽電隊兵馮明等獲梁貴生
單成四二名上廓會總譚可球等獲黃振崖一
名猺總黃智同排年麗昌等獲黃以德一名鄉
民陳英等獲蒙祿一名猺總李日超獲梁經聰

一名白牛堡官梁國師獲覃應章張文全二名
合以叅府遣兵移解覃政張日科陳仕標王意
昌四名前後共計斬級四顆擒生賊五十名不
為不多矣是衆也聚徒遠涉竄伏山谷故生而
無所遁逃失勢困鬬饑餓受傷故解到陸續多
死形見情屈自知無辭故供吐不待苦鞫今除
解赴路斃與在監病故外其現在招擬者共一
十九名如梁日省即梁一心臺原係化州塘塅人

而今徙博白與梁清華及子梁亞矜陳愛廷實
為勾引且各賊供為頭目此真罪不容於死者
與徐茂梁耀輝彭周養黎文清馮天芳彭朝裕
賴天祥管千朋覃應章張文全皆陣鬬就縛盜
使明証雖謀刦總未得財而聚衆過八十人寨
旗傷人耀兵近地律以聚衆行刦磔有何辭若
覃成四梁仕源梁福生張日信陳良太張諫宇
覃春捷麗以典獲既稍後而未見拒鬬今擬城

且似亦非縱其叅府移解韋政張睢秤在解而
逃合應責差緝回另究其未獲頭目如梁清華
覃心明湯金保覃嘉音張啓陳愛廷張書唐寶
湯勝梁那三等合移彼處地方炤緝至于有功
員役除卑職每一功仰賞銀伍錢外應候　憲
發酌議取供

署府覆審看語

審看得化州龍山一案之賊其來也起于梁心
臺梁福生曾汝清之勾引成于覃心明陳愛倫
湯金保等之包窩而决于張書陳忠亮梁大相
湯勝等之合夥當時過省越州特三日糧行數
百里而欲先刦石城多金富民陳玉山家雖聚
只八總總只各領九人合以挑擔引路實共八
十二人然向使玉山之家一入到手之金已多
則總復招總夥復生夥而數邑之禍有不勝言
者矣幸而天厭其惡人[illegible]其謀引路者故[illegible]

途失路者已喪其魄退而隆山則有歸心無鬭
志故雖放鎗掀旗僅能殺鄉夫一人焚茅屋一
間而官卿紳兵羣起而蹙之生功首級遂過其
三分之二也是役也離巢遠掠故生而無所遁
形土宄少人故呈身無能走脫所掠不供口故
就縛已負饑困之傷赤身無半久故入獄旋多
餓死之兒當初自化州現獲解到府者共五十
二人而今僅存其六續後自西省咨緝到官者
十有餘人而止解其七今亦僅存其四然合而
訊之供吐于彼者與供吐于此者前後總符無
毫髮疑似也除爲首梁心臺爲從覃應章張文
全梁福生張諫宇龐以典前案屢審已詳不應
復贅外其從西省解來者如已死覃心明湯勝
覃家欽皆係初供賊總亦係互證梁魁其現在
梁那三生髮未燥而爲心明驍僮梁大相山窟
深逃而被地方踪獲張書[illegible]名張日智先年頂

刦石城已獲復逃惟張樞在化州原案供張書即張樞似係一人在西省解文又似二人此應解回彼處再確耳要之部署越國之賊不當以無贓議寬聚徒流散之渠惟當以無將示懲該州前招以先日現獲梁心臺徐茂梁耀輝彭周養馮天芳彭朝裕胥千朋覃應章張文全黎文清賴天生彈而以再次續獲覃成四梁仕源梁福生張日信張諫宇陳良太覃春撻龎以典等

擬徒蓋見前死者累累冤責已服天刑而僅存者寥寥無贓似可解一面不知是豈可稍寬者哉且如今遇有刦掠即獲一二首級一二生囚猶必論功行賞若以擒殺過當之渠孽而反以無贓開彼脫之門不教而誅之兇徒而或以疑貳施殘喘之恤不幾灰壯勇賈奮之心而長奸邪走險之氣乎梁心臺覃應章張文全梁福生張諫宇龎以典梁那三梁太相張書等均當處

伴張樞解回另究已解復逃之覃政應着解子黃偉代辯未獲之頭目陳愛倫梁清華張忠昆湯金保李應材張勝張豈楊忠亮黎爐章老楊覃汝缚梁宇清陳彩廷李姐夫梁二唐寶等應仍移文另緝取供

署府再覆審看語

審看得化州隆山報警之賊皆西省聚徒正所謂刦馬賊也無土宄在內故生而易擒越茂化

而首事于石城之遠村故潛入難逃比見踪于隆山殺人放火號砲寨旗離化州不二十里時合州張皇各處警急兵夫環集賊已失勢且鬬且走陸續成擒及到獄中羸病大半至奉部院嚴行西省坐名會緝則雖渠魁之倖脫者與平日之有連者猶逃解無門而況敢有入高凉一步爲諸四擠齊者乎情真難逃一死白日不免長餓加以疫癘方行故奸宄纍纍也案　憲批

獲確將尚有九名今惟梁[illegible]單應並梁那三
張楓四犯此四犯者梁心臺則聚劫之首謀單
應章則有名之案惡單那三為大總之腹心拒
敵焚殺靡不與同恨力不足而脫檢豈情有殊
而可逭惟當定碎起支因根以候正法番戒者
已惟名姓枘混之張楓已經詳發原籍察結已
逃之單政仍責解子責倬[illegible]餘未獲之

方玉堂文藁卷之一

南昌宋應昇元孔甫著

廖邦英千訒甫
同邑　　　　　　較
徐文璉殷夫甫

四六類

賀崇仁吳相公啓　代

泰階將闢則君子得輿乾績欲熙則名賢當軸夙藻來自天之北龍光燦乎江以西璽剮和羹聲高運斗恭惟　某官自天生德維嶽降神存聖賢之

素心負豪傑之偉畧學窺二酉恰當鏁象之年筆散五花莫捹千雲之色蚤擷一枝於上苑載羅千斯於石渠以源源本本之才鳴渢渢泱泱之盛掎衡拔萃數千人誰嘆遺珠啓秀删浮六一公不得專美加以經術而經世無惟自治以治人班行推正直之可儀翊野卜丰裁者已久乍歸鴒里何心又五之榮遠望天邊忽拜非常之命儁揚休之特異知券倚之艮深方今王途雖務而神弓見矢乃微見於人心帝載方張而浮梗樓萁似漸移之世道氷南炭北是彼此互搆之形氷激石堅亦官府交掌之狀以至宗祿之見卅河賞之尾閭紛紛所蠹洎如吏治之搏沙邊籍之射影種種難稽百姓方鼓舞太平識者已躊躇先事非有焉河之勇似不足以詳蔽陰幾非有孚號之誠似不足以激昂暮氣欲勝任而愉快非公其誰當名世之應期自然非偶斷金連茹汨上隻夔龍乎嘐息波恬中國相司馬矣某叨承舊德仰負國恩亦曾燕閣上之恭竦甫無取旋以斥佚下之馬丘壑自怡嘉德足

於聽聞久積彈冠之願人情賢於夢卜况當維梓之鄉乃知大受必需于異材齊竽自審弘猷自致于遠道燕石知慚喜溢無倫愛生莫耶洛陽親友相問煩寄氷心于玉壺山東父老羣嬉將共春雷而蟄起

奉請舒碣石先生啓

登壇問法傳燈必定一宗懸的爭鳴得雋須繇三鼓思鞭驅可效誰無一叚之心便翅佇歸誠願借將來之眼恭惟　某官齡清華之逸韵挾鶺上之

凮情蚤致青雲曾要津乎何有終還白社偏丘縶以自如以賈生通達之才爲劉向傳經之事說者謂楚奉江潭爲靈均湯沐慨于遇富于施筭來是天開碣石作騶衍宮墻辨可傾美可帝圖書萬卷眞不藏南面百城冠冕一時復何止東呉半壁但落來寸語譬明月須償城十五拾寸屑以猶珍卽幸教片時是從雲已擊水三千攀片鱗而亦起所以某等因緣識面已紆御李之歡模索窺班尚瞬安豐之日欲悲徽乎正鵠須畣邇于德音仰惟卓

錫之西來欣慕執經而北面豈有絳紗中列諸部妙管足勞季長談經或幸清流上過數尺惠風頻許車生人室維茲馮水雖號儺城關舘蜚文曾有陰胡播笑悉軾至止亦聞坡谷流聲憶爾時典起者幾人豈今日風流之罕接所望開青天撥白霧金鏡扶處人如明鏡增輝行敎歌鳴鹿咏菁莪玉笋班中共慶拔茅連彙

代人請鄉座師啓

通籍鴈行勝氣新克於俊域榮名鵷序餘光舊映於師門緊參苓之備釆有年乃桃杏之爭華此日榮分二士戴共一天恭惟　某官某臺下　聳秀銅梁騰聲金馬文心奇絕峩眉山月同看雅韻英多濯錦江霞爲色追淵雲之墨妙鳳吐亭端韞骨蔦之才雄龍翔漢表薄從案牘備著勞能固知豈百里之才亦已如全牛之割乃今則望實已隆朝野從茲而功名且茂旗幢小子何知僅似測河之指大人有作誰堪執管之窺獨是片善經心渡渤過而無棄粹流入月淄澠合而立分則嘗親剪拂

以相加亦且泛滄溟而不遠惟某某棘闈志日謬叨第一之期惟某某横舍揚眉猥辱無雙之譽深知刻骨摩厲在心稍幸薄技之再譬愈覺師恩之更膴譬江從岷導誰忘波及之餘若璧以奎聯獨廣照臨之德況今舉主復是名鄉卽兩生之次第逢年敢誇並美乃二師之後先月旦眞若比鄰信蜀化之寔隆何吳吟之能罄爰諏吉日用餙行厨君子來遊豫擬一天之有喜小人鼓缶葢出一人之同心士之尊賢誠何有乎多旨師之愛弟或不

計其非織

韓翰林啓 代

春滿西關遙想台光之薦祉風嚴北闕徒瞻斗氣以興思感桃李之無言快炙芹而何自神馳玉貌意托鱗緘恭惟 某官臺下 天之金梁人之水鑑力開正始六朝月露無光腹藴齊英三晉雲山借色固宜高翔鸞鳳立廬薛于下風獨茂絲綸列温帝于小品萬斛卸隨地可出全豹詎執管能窺班行推質有其文朝野卜栽者已久以至搜珍滄

海渾如照世之杯拔幟詞林不藏彌天之網自如某等俱起師門李第一班雖各虞于溫瑟陸荘幾許亦相奮于彈冠而某猶號拙貧素安恬守彈丸縹組敢誇十吏堪供臨水酌泉差信四知能懔蓋自辱收以後竊聞引墨之言所幸奉教以周旋庶無失墜乃惟德音之悠阻可任懸揺擾擾蹄輪何以望師之塵垢區區夢寐猶勞寄憶于玉金考三載而別三秋此日君師兼重敬五常而祝五福是中情分難禁

請瑞州府唐別駕再攝篆啓

四月維夏佩刀撫佩犢以生姿薰風自南鳴雉聞鳴琴而布喜移來瑞氣蔚起新觀竊偕庶士以將將願效野人之欵欵恭惟 某官文章鉅手經濟宏襟居爲梁父之吟國華人望出上山公之啓士琴民瞻如竹有筠采得屏星之下照維海能潤更邀別駕之宣恩無脛而走乎陽春指頤而揮如霹靂辦文心于曳練惟其有之寬民力於繭絲邪不空矣某等俱叨士籍幸列編氓傾盖傾心一見已

央乎明府食芹食德經時彌頌于神君式飲庶幾預擬一天之薦爽于時有福蓋出四子之同裘謹以某日奉迎高軒辱臨清叙

請陳令君啓

芹膝流思三月正當三十日麥秋入望兩生穎薦兩岐風敢希君子之有取斯惟欣賢者而後樂此恭惟 某東甌間氣南斗文星彌天識作楫之經綸壹徃見行空之步驟牽絲百里愛人學道固然應宿三階賢臣作頌宜矣冕几而烏留隻舄足起

陽春奏刀而目失全牛手揮霹靂絃琴播響正應
置弟父堂前椽筆生花何必栽河陽縣裏雷封托
始日御行綦他年功被乎九州此際望崇于四長
馴雉之聲樂影慶華林稱兕各情深波添馮水携
枡化月誰令得適意於聰鶴學芷芳辰竊幸附輿
忱于儀羽自頻頭顱落落總愧馮君相將披瀝區
區齊臚召父未遠中和之節兼乘間閔之先一杯
一杯復一杯艱臨有喜九首九首𠔃九首磨勵以
須祈悟解乎勤嚴徵久語之榮寵

代友人求婚啓

名門古族嘉耦儁媚昔尊公之於某某佑夙著心
期逆我丈之于某某兄更深窗契今渠仲雅饒俊
猻而令愛素稟淑貞俱自及期洵爲善匹説者所
以舉似相知並欲圖成洎鄙人勤懷于面陳似尊
兄亦徵爲首肯所謂故不失故君幸同心獨疑親
復作親僕自有説臭稽自古可驗斯今若重瞳尚
彼娥英身猶從祖繫玉鏡下于溫嶠系出太姑前
吏以爲美談後葉由其永譽雖周禮僅嚴同姓越

晋唐猶重世親至里俗近事之相承又締盟如此
者甚衆攸時論不閑有訝視他姻惟覺轉親此蒙
鄙所爲允然謂高明無可疑爾因思閨房久秀至
應梅實于傾筐殆是月籍有顯故趂瓜期於巧合
聯婚甚大在嚴君豈厭從容作配孔宜即奸友何
妨張王奈某某兄適遊于外境肆不佞弟敢聞乎
衷言覩彼家悄悄淑女之思寤寐巳亟竊自揣區
區𡨚修之責反覆難推彼此等是通家後先堪同
宛若弟令僕愛女得事君愛女爲姍豈非幸乎便

教見親家聊代新親家諮盟何不可者不辭饒舌
自出熱腸一諾成言氷玉載覩夫盛[illegible]而姻相謂
絲蘿總與有榮施

請宗侯啓　代

羅綺嬌春惟賢者而樂此絲蘿見好自古人以皆
然花芳草以慕王孫借沚蘭以御君子恭惟
靈姿美度國秀宗英貴矣能修陋綺紈之豪衆贏
而知節等被服於儒生夫唯大雅不群乃亦爲善
最樂遂開三逕紅塵如在小山座擁百城朱邸何

妨大隱竊自耆髯以後日覩素履之新雖縉紳之
譽已隆誰哉不仰乃肺腑之情有屬某也為深愧
骯髒自托於疏狂感客契相期乎終始投瓊已屢
報縞未能賡此遲遲晩申欵欵所願步兵厨裏不
虛投轄之誠高士宅前莫起廻橈之想聽黃鸝于
斗酒傾白馬以當筵一杯一杯復一杯揭來有喜
式飲式食而式舞摩厲以須

壽某年伯啓 代

萛開玉筍宗前蓮影碧攢攢果熟金盤梜底鳩形

光灼灼想懸弧之勝會何以祝之快炙背之微情
亦已疏矣恭惟 某官門下 奇才獨擅逸氣罕
儔發過先公引籍欣同石父遂及不佞通家幸托
孔融白簡青驄昔歲手裁如許紅塵蒼狗晩來潛
宕伊何蓀可卷而可懷郎在寀而無寀原非小隱
千章果木何妨比萬戶之侯自有大年四壁圖書
真不減百城之樂非此其身則其子朝華寧媿箕
裘不于其子于其孫遠耀彌微赫奕今日者非熊
入夢謝漢庭蒲馬誰招問從來何鹿是眞鶴天守

寘鴻自遠損于嘴而足於性遺其榮而采其眞交
情卽是道情久識歲寒之誼俠骨乃為仙骨誰寵
晩翠之辭爰展咏於貞標遙寄觴於引滿東園樹
裏應閑檣叟談玄西海池邊不數桃奴傳語以冀
以引以景福如月如日如山松

迎姜方伯

恭惟旄玉而徃輯瑞而廻旌麾來自于日邊雨露
重滋于海外人中屈指難雙指天下世家第一家
白叟黃載道仍歌黒頭公只令誰似指日金甌有

卜則五羊城下便是灘瀨灘邊他年鼎鼐需調卽
四岳前中並映夔龍沼上矣卑職拮据敝邑荏苒
已越兩年辛苦巖區嘆息倫經萬態計給縣之將
及愛善狀之無聞想台幢經旋浙里猶懷襄日桐
鄉之思瞻紫氣當過豫章忽動春風滕閣之念感
前此蒙恩已多冀將來賴庇尤亟能無惶惶而終
顧于大度之包荒殷殷而切望于崇台之培茈耶
遥瞻庾閟蕭芹代逕不覺感集而涕欲零神縈而
語多率總祈台座俯賜鑒焉

賀陶道尊端節
恭惟總持風憲懋著旬宣慈不廢察豈惟五嶺流
膏簡乃祥刑原是一佛出世茲者寒菖令節剪艾
作辰對九夏之恢臭卜千祥之駢萃固知奇杯照
世無勞鑄鏡于楊子江中但觀異綵續絲即當補
衮於虞薰殿上者也在區中無不仰瞻豈宇下能
無忭舞耶卑職自於會城獲披玉貌嶺西過化幸
且瞻而且依全粤望光雖月般而日隔茲以小材
忝攝大邑惟罪戾之是懼恩稱塞之爲艱所恃崇
臺技若已有德罔不容鱗翼任足以附攀據援嘗

如干艸及蒲獻寸芹祈垂茹納

端陽上魏宗師小啓
恭惟文中宗匠宇內範模但一碩焉即爲良惟其
有之是以似洞華入眼如過照世之杯玉尺在胸
安有偶迷之色蒐登粵秀廣寘周行茲當艾虎之
懸遥識天中之喜五色絲堪絺舜衮異人任乎千
秋鑑将著明廷有衆休矣某本以腐儒局於小吏
遂有陽江之叅攝又辱稱衆之惟艱法體森嚴[illegible]
[illegible]弱於通候佳辰際會[illegible]被兆於修片

塩法道王端節小啓
恭惟國家柱礎世宙咫標可續飾之流通握海儲
之縮較一道福星起頌節屆天中歌溢天中兩袖
清風對揚簡在帝闕行歸帝闕自有經綸堪作補
衮勞五色之絲豈無狂簡不知裁何藉寸長之縷
卽如卑職者恩平叨屬拮据不覺兩週陽邑攝符
倏忽又經三月僉在老大人照臨中而未有以報
也茲因令節敬致芹忱雖不敢別有私請然切莫

少壁役衷倘家念昔年朱二老吹送之言終始包
荒不替培護則又格外之洪恩而非卑職所得確
邀者矣

送海道鄭端節小啓
恭惟道煥朱明聲馳肆夏際此天中之令節坐消
嶺外之氛祲日南無驕陽隨車澍雨海邦稱樂國
卧戟眠戈卑職蒼梧末屬桑梓微員兩載恩平愧
無善狀新忝陽邑益恐難勝惟乞老大人終始垂
青不吝噓植俾得永踐亨途而稍申素志是洪慈

不靳於鄉里之後進而與許可後於某翁之末者也賜芹遣致實出鑲誠乞賜垂鑒易勝顒切

劉按臺謝薦啓

海澗流胥首及彈丸之小邑星軺垂照光生綫禚之微材拷掙得引匠之繩雨露實從天而下榮加不意感極難宜恭惟某官弘文命世偉界臣時嚴納無雙毎侍龐集東井手裁第一曾窺鸞鶴下中峯乘驄聲避都亭攬轡風清嶺表西北攙槍方極目擊感事先憂東南鯨孽已全消坐奏救寧茂績一緜書賢于十部從事九騶疏宜抒千古精忠五經之表有人三立之勲未艾于蹊盈桃李澤擴栽培仰如某某之小材不過呻吟之末品幼穿會壁雖曾窺學古入官之文壯業毛箋終難免授政不達之懼濫竽蕞邑雖與瑣瑣相宜猰瓮衛途仍覺愁勞特甚自分墮坑落塹久已絕望于上路風雲何意弱植微踪乃獲辱收于前茅黜薮椽之夾等列于循良或者地本天荒深軫慈悲齧慮不然質元駑鈍敢希剪拂敷榮造化同施生成

莫喩

劉道尊謝薦啓

恭惟某臺千秋駿抱一代龍門望愈擴於甸宣恩愈弘于士類蓋一佛出世自九流咸歸靡止切切婆心區區剪拂已也至如卑職某者粗有彫雕小技實無特達長才况資格既已限人縱悃愊何繇自見試徧耳目所覩記豈乏材調之騤馳乃有費幾許水亦既竭盡心力而一字之衮尚自杳然數載之勞竟成虛負者以此思幸幸可知已以此思恩恩可知已感極而涕欲零龜蒙在櫬轉甚珠堪報德難從合浦唧來智苟如葵終向太陽衛足敢忘黽勉圖稱恩施頃令兩院將臨又是一番新緒尚有無厭之請巋猶祈不倦之栽培謹戒吏役虔致謝忱伏希鑒茹無以奎斥

送糧道馮年啓

歲籥聿新海邦傾否而開泰陽和旋進行台坦履以元亨一年之計在于寅五辰之撫熙乃績懽騰鑽末慶流崇嚴恭惟某官　某官治劉揄物訓鑯卿

蒞苑馳名麗藻久誇宗匠皇都得意榮光旋寄大行人推黼黻之工世讓經綸之手頌盈十道法凛諸侯况值節首三元原自仁尊一佛陽隨脚轉何牀何處不春甚澤自心推茲際茲方猶夏屋日之南而群陰伏斗一北而萬物生亶將與世偕燃會見于躬賜福其自叨蔵邑仰荷鴻庥何以寒日下之亦葵空自慚遂東之白豕俯同野叟分煦景之餘波遥望台禧坐春風者已久太和在宇宙寸草皆知澍育比生成一緜莫報肅陳芹意願佐椒觴

伏異海澍均勝寅拱

迎廣西涂藩伯啓

恭惟節入負儒望隆大任至於文心獨絕猶爲世樂同推久若何宣幾見福星動釆佇登台斗懸知夾袋儲材茲屏翰暫西粤建標亶文武將萬邦爲憲一緜而賢十部從事何讓劉公寸衷自有數萬甲兵應歸范老蒼梧云遠我所思兮在桂林嶺表春新公隨至焉如化雨情深想慕望切依瞻其謬以昔因崗于如貫光輝遥被並惟分隣照之餘慰

藉有加預無性若屬之禔區區下悃望望上游伏異崇台夯是剪棄

回高州姚太尊啓

上仁所廬蓬宰曾依乎仙里福星攸照分光仍切乎台垣恍覺九潤可沾寧云一間未達方圓晋謁忽拜旅頒辛甚在胸謝難容口恭惟　台臺桐鳳高標郊麟極瑞出經綸之鉅手握蒞苑之弘規仕譜絶倫益用蕭用寬無不妙者靈心爲質卽居簡居制有何分焉茲尊踞於黄堂佇提登乎紫棘豈

早鮍之能與黄鳴和之所同其恭恭以□材叨承大邑無與縉紳文學而相語輒推雅望□德爲無雙雖台顏未得於親瞻乃德音不越夫頻擲自慚塵忝何堪梧里間庶桑倏痛憂歸不覺甜桃易苦李恰惟四履之傍達猶欣一芥之躬逄身自南轅易勝斗仰得明府爲大府願正惬夫仰高聯二天爲一天庇寧隔于逮丁突逄行李罷錫益信與梓情深喜極欲狂愧深而汗

賀曾道尊回鎮肇啓

憲府秋高嶽重旬宣之寄托炎方日浴望清山海之塵氛無符久矣裕如獨座于焉截色諸方啓肅合屬騰懽恭惟　台座胸抱天民道先民覺海濱鄒魯名世特起乎貞元儒裔鍾祥道緒弘衍於經濟詞華取諸懷爾藻鑑惟其有之收羙秀于豫章班推玉筍羅奇彥于嶺表譜度金鍼風清而海不揚波法行而瓜皆安宇西山來爽氣銷萌卧戟使西水兮安流南斗避文星樽俎折衝詒南服而示奠其濫觴本爲籥花洪厤羈巖邑而莫前馳微悅

面靡效採芹欲獻無如澗潦之難[illegible][illegible]不惟危尚覬惘憐之見及

賀江道曾壽啓

星輝南極彰仁武于庭堅象紀東溟下蒼龍于曼倩慶偕末覩瑞藹高涼恭惟　台臺生而非偶山必有爲洞庭山七十二峯峯峯維嶽要秋水幾千百曲曲曲通靈落紛驚人自是胸中積錦如椽生就寧須夢裡添花正覩海晏于來旬坐見望高于亩上郎廟節鉞滓流桂海聳冰天大侯經綸名蹇

慶雲護卿月乃者籌添屋而祕度弧卧戟之新懸帨孳麟齒知吳市群真遥泛蓬萊而送喜漿分瓊液想茂名仙子蚤從瑤苑以傳觴五福其同千秋未艾卑職其濫叨瑣屬溯悅祓材小年不及大年何以測滄溟之遠一水能收衆水竊同遊浩蕩之寬幸際鴻猷宜申燕賀惟仁必壽阻雷封莫祝華封所貢者誠豪永菲深慚獻菲

賀阮刑廳芳藹啓

執法須才六條襄察吏之績紓明克允雙符無傑

赤之勳栢臺拱手以受成瑣闥凝[illegible]而待輿情岳再合偶惟騰恭惟　台臺嗣宗　韡元瑜篇章雄才八面皆鋒汪度萬間堪庇開心花以熔物不須些石之延懸膽鏡以燭魔如在燃犀之浦民自遊春臺樂吏乃若冰上行烏府清嚴畤寄盤根於淑問黃堂攝理屢膺推轂於新硎揮霹靂于案頭如視諸掌走陽春于境內不逕而趨刑無刑以爲期最書最而難盡加以心清如水神暇若處曾閒筱比于河汸轉見膏滋于海潤梢星巖畔每聞勝

方玉堂文叢卷之二

南昌宋應昇元孔甫著
同邑　彭弘謨長文甫
魏士聘三來甫　較

四六類

啓

賀提道劉啓

星紀南天聿重藩宣之寄託文移北斗特資儲偫之揆衡則壤成式於中邦加遂名世珠犀不貴夫異物正際清時全粵權盈中區望聳恭惟　台座

生而非偶出必有爲琮璧蘊九賓之華章握千奇之骨根古人往未知金世可誰得作□才時便以天下爲巳任詞林獨步覺建安公幹猶屬下風經濟全猷除兩漢更生疇爲媲美初試在李官琤琤乎皆在氣聲六條佐栢憲肅肅乎湞水澄清遂甫□天王端爰斧持於兩浙何方是鬼總應避桓馬之塵入手皆霜偏覺灑顏輩之兩頊者朝谷飛輓唼東粵猶不綫時雖然時急預防欲南滇永無迺算乃推偉畧顓督儲務炎方藉保障哉繭絲何有明府知本計矣鞭算奚庸冬日呈温秋飈斂肅過韶英而乍息勞若父老非同前度之重來憑嶺海以開藩惟藹吏民並逾十部之從事歌福星者滿路佇卿月之高懸卑職某忝梓微生蓋尤末屬開闢嚴邑忝身騎夫土牛盼望高牙徒情馳乎躍雀聽陳莫遂拜稟滋慙

劉道尊啓事

恭惟　共臺以獨步青雲之姿係四海蒼生之望秋霜肅于叢憲之稠林春藹淡乎茅茹之士類兹

移台象特蒞粵藩軍國寄儲手裁籌策兼輓神輸于水陸飽騰氣壯乎儲胥日貢日□日□須于疆于理于南海皆資洛畫岳振新猷卑職某綠蔭微材朽樗末品因緣梓里嘗年偶倖登龍忝月桐鄉作鶴曾蒙華衮兹宰彈丸之小邑乃多游釜之隱憂負弩既阻躬迎開藩復闕摳賀但以包荒大度或能涵有非流前蒙同年某老許以先容敢覬此日崇臺特爲青及剪拂之恩端有托仰戴之外別無天謹以微誠宜之啓事

賀海防張冬至啓

恭以律紀黃鍾消息一陽初動處葭飛玉琯端倪萬象未分時賢人乘之以有爲君子于焉而道長行臺氣象清暑悅康惟　明台文擅國能蓋生成道先民覺珠玉折圓而媚澤豫章聳幹以干霄教鐸𢬵江藻鑑具範模之本華防嶺海折衝在樽俎之中論蜀有文嚇蠻惟撒居心如水寧需以至閑閑對客飲醇但覺披雲拂座人依冬日之日自有春風以風後其見天地之心道隨陽長善以養浩

然之氣化與日新經綸行補于舜裳　方吹夫鄒律頓甦微息曾無術以然灰仰　空有懷于結襪

賀阮四尊冬至啓

太簇玄酒一陽值初動之辰夏屋春臺萬福協攸同之碩惟道長于君子而澤加于小人故知盛德之方亨宜採群情而上獻書上上考正當台鼎之履端惟日日新方際泰亨之莘祉歌兩岐而謠五袴星蕨梧水不囚至日以閑關滋五過而佐六條

蔀苔花封齊向迎陽而送喜慶盈自肇波或流恩畢職某蕞邑具員斗城末屬幸依煖律然灰尚藉飛灰曾靡寸長襪線何堪添線譬之介婦進綦履于舅姑竊比野人寒藻芹于澗渚

賀糧道劉尊冬至啓

太簇玄酒一陽值初動之辰夏屋春臺萬福適攸同之願期當道長吉叶大來行臺氣轉夫泰和闔屬負暄于冬日恭惟　某臺三五奇英半千名世金門列第蓂部石以祥刑玉殿無雙奚秉衆而司

㐫獻納從來推汲黯攬轡風生豺狼何地避桓公乘驄氣肅茲惟仝粤特借良籌鑄錢　其空多心計臣祇堪爲笑東南民力爲保　不　繇西北軍需資輓輸更資消弭是與社稷之望立歸台鼎之班某自碩瑣材未聞大道一緜而賢于十部從事竊借列屬以騰惟七日而宿以自順亨祥遥瞬崇臺而送喜匠匠襪線何堪刺綉之添脈脈葵心或覬吹葭之動

賀廣府孫刑廳冬至啓

一陽初動來復見天地之心三德弘宣道長乘慈
祥之運煖分瓚亦賀切崇嚴恭惟　某臺宇宙生
心造化在手爲落聯題于上苑玉壺濯魄于中泠
大台賦擲地作金石聲陽秋篇執管得董狐意佐
六條于嶺表暑不飛霜滌瓦過于海邦冬常如夏
覘今葭灰應節玉琯紀時瑞現石竿五色仙人持
穗至律回谷黍蕭城士女刺紋來共看合璧聯珠
日至于冬日之日縱有經牵貫索刑期于無刑之
刑路溢節之尚德箋天正逢正始董江都之扶陽

繁露方慶方亨野叟歸仁時賢延[illegible]　[illegible]泰階之
六望隆鼎象之三卑職某濫水具只花[illegible]　未品擬
蘇門之長嘯聲影未能望伯樂以悲鳴庸駑何取
徒懸微悃用祝大采快睹箕自愧乎野人獻長牖
深頌於君子

賀海道鄭冬至啓

恭惟　某臺秀壓燕峯胸涵滙澤屛然席上久已
具折衝之資至于海邦莫不起何宣之頌鯨祲絕
跡何須至日閉關寶劒呈輝競向初陽來復君子
之道長矣氣應飛灰　大人之文炳然彩添繡線固
不獨踐長此日行臺之福履鼎臻而衍節斟酌元
和環宇之泰符擬孝者也某某朽樗淺學忝社府
材樹王節之指南節當負弩乃高牙之建斗尚闕
樞　祇繫於時顆阻鳧趨而恭候冬日可愛海
波不揚叢爾九封儘國于蝸之左角陋茲菲質何
人爲木之先容獨持吹律回造化之春庶藉寒芹
致王公之獻

塩法道王冬至啓

恭惟　某臺世道津梁斯文宗主近臣補闕當年
骨鯁動巖廊吾子諸君此日醲猷新嶺海恰逢長
至懸注大來和煖久屬于群心調鼎立推乎鉅手
某某歸依有素參踞難宜自初任一覲夫台顏至
今茲久欽夫贍對承淸問而動色于心不忘掛巖
邑而興嗟其細已甚葭吹律轉似應無不動之寒
灰袖窄天荒恐益增難添之襪線采葑何以快睹
維時

左方伯王冬至啓

恭惟　某臺文章鉅手經濟弘襟鎮海雄藩蔚絲
而資保障東南民力撫字而裕催科煥手釆於薇
垣儲絲綸於槐閣存太羹玄酒之意時時處處皆
陽和際飛灰添線之辰色色形形含煖氣六符萃
泰五福咸臨卑職某猥荼無能塵叨有愧天荒袖
窄徵輸每不手巣期將曠叙多案牘半窮于旁午
幸在海濱之内時蒙黍律之仁日此月之迎長葵
傾自喜陽一陽之初動芹獻徒殷

海南解道尊冬至禀帖

恭惟　某臺開閱名家經綸奕世到處春陽有脚
當時元化生心觸月琳琊冉進魁三之象蒲床紳
笏同歸八五之天回海内豪英屈指不能二三而
丁屬摧揚極慮不及萬一者也卑職某向任桐邑
曾以恤錄承色笑之懽今補恩平僅于初至獲瞻
依之顏嗣後拮据蕞邑愁苦巖疆曾無暇以趨風
徒有心以向日茲迎長至遥想大來愧襪線之微
材何堪添線值寒灰之薪煖或至飛灰吹律莫効
大鄒生快睹僅同于野叟伏願道隨陽長福與時

新清署考祥視履恰逢進履黃鍾應節泰符即是
元符

賀程别駕冬至啓

一陽初動君子適道泰之辰六律起元行臺集履
長之喜懽騰合屬頌藹輿情恭惟　台臺學懋經
綸胸蟠錦綉黙黎有戴屏星一道福星邦國不空
至日三冬愛日戢鯨稜于萑澤履霜戒而冰腹不
堅別乘壯于樂郊車雨隨而軟肴相慶綉添五紋
之線即補舜裳葭飛六琯之灰何資鄒律卑職某
襪材自悵挾纊叨温徒積葵忱不泯傾陽之願莫
抒鬼謁空樣快睹之私望法雎之亨臨祝群祥之
萃泰

阮刑廳冬至啓

恭惟　台臺治行卓越燮理造端憲秉六條績隆
而書上上考稜來七日小往而大得得來罔介屬
拱手受成而叨台轉盻處席若爽卑職某半年已
歷三時此日忽逢長至自慚線襪覺一州十縣之
内獨弱一个焉然仰荷栽成仰從頂至踵之中何

嗇二天也開福履正如川之增乃仙舟行[illegible]韶而
上在列屬猶得以在邑而上台獨勞千周行雖長
材逵駕戀此弗疲而下吏情馳愛莫能助

上曾道尊冬至禀事

恭惟　台臺德與日新道隨時長抽陽小害蕤葭
無不動之寒灰蟄伏神奸華節皆回陽于造化樂
哉亦予誰美行九登彼春臺齊歌冬日茲者氣已
浹十跨海慮更寄于荒堧五色綉重補舜裳尚收
添線千石鏞宜宣清廟更取金鳴佇瞻踐斗之輝

正叶俊長之運卑職某蒙庇宇下復見天心愧乏
趨之末能備同驩負藉溪毛之可薦滋益氷兢

賀爲守司冬至啓

黄鍾應律小者往而大者來玉帳迎和文以經而
武以緯闔盧北鉦鼙尚振高月南蛟鱷全驅枕續
無煩踐長有慶恭惟　台臺英鍾宛水秀聳陵陽
靜以韜藏則在山若虎豹出其防禦則聖人有金
湯惟善守乃能善攻必有備斯無有患名稱實矣
公冏燕之茲嘗茂草之飛灰正喜綉紋之添線炎
方恒暖總無霏雪凝氷至日開關亦復輕裘緩帶
恩感恩而道長陽回陽以日亨獻畧方新隱隱師
中推長子節施行寄迢迢天上出將軍不使領毛
雖小邑咕嗶常儒授邑而嚴軍旅難言乎未學宜
戚可藉除邪或幸乎潛消走使代芹揣心滋恧

守道江冬至禀事

恭惟　某臺文華瑞世色絲添衮綉之華經濟苞
時雍韶揚黃鍾之響自然之道浸故陰轉而陽萌
有相之用微故息深而吹應陽一陽之初動月何

月之匪冬炙芹得暄則野叟之情比于若水傾陽
衛是則下吏之智誰不如葵蓋君子道長同舉世
所同推而大人陽亨猶近屬所共祝者也況卑職
某管有寒灰秡雖添線自一再得覩大台頗覺頂
踵皆承乎恩頒雖云孔邇欲通悶輒六月而遥忽
爾如流乃于時覩七日之後溪澗皆恩波所及藻
芹於高厚寧酬徒以勒拳宜諸悃愫

寄賀奉新李父母初任啓

金閨通籍名高千佛榜頭花錦製新街望慰萬家

泰腳兩憐騰下里慶門迷天豈無寒雁來飛綱鬼得烏何有嶺麴堪寄剖鯉呈書恭惟　台臺四選之選千英之英勝登玉融天降元精如漢佐祥源清迥箭陶靈氣似周臣莪苑少雙犀鋒獨步扶摇九萬里笋惟百里之才憧塔幾層尖只在矜層之築聰茲蕞邑何鉅公足辱折旋別以盤根知玉爵原非無心況逅來不次銓鈴之權多出于曾經民社之人詳從取勢以斜飛會見撫辰而領上治某□褊小品分屬部民昔草草于桐鄉今迢迢于嶺

外驚心危署憐拏稚之不隨身回首家園知父母之巳受事自是星移成禍獨無緣隨諸子弟孔邇栽敬但得雲上于天終有日見一大人蒲懷稱慶

賀梁卿官啓

藻鑑持衡銓簡著上臣之績羅麟綱鳳選曹揚下士之權望若神仙中人原自風塵外品矣茲蕫錦藉甚輿聽恭惟　台臺世道綱維人論健晃逕玄爐以陶鎔象擬智海而總萬流昔令鍾陵河潤寧推九里今宰天下包荒不擇纖埃彼在魏則荀攸鑑識毛玠公方何當三五之選洎名晉而裴楷清通于戎簡要不免拘方之偏豈若明公特揚盛事氣比吸金之石心同照世之杯量物賦形此日爭歸玉尺懷鉛夾袋它年定卜金甌卑職某藏線小材土牛鈍品西江升斗何言擊水之三千東粵彈丸獨覺依光之咫尺經隨牒于門下分隔清塵望上仁之所廬情般葵藿

賀江道尊壽稟帖

昔今金商已告乎成事玉衡將指于孟冬凖山當

全盛之時爽煥得平分之氣萬民加額固知慶在一人四達酢心何况波餘近屬茲鑑江澄景于秋與正茂嶺凝輝于向陽　台座集福無方覽揆初度天開壽域人詠福星海不波以添籌祝如川之方至惟某魏蔡蕞邑類黃鳥之止丘阿鴻逑高凉羨群鬼之遂塵下殊深引領莫遂趨風僅以微忱托之瑣役雖有區區之意轉深惕惕之心惟思矣芹可獻于上公庶祈快慄不遺于下執使傾陽之藿得藉于潤之毛而少紆判幷照之光即架實戴

之微而畢達豨芽毋是煎兼仁壽嘉與同躋榮亦
無涯感亦無涯矣

賀按察司熊年啓

蕆籥岡新海邦傾否而開泰陽和旅進行臺坦履
以元亨一年之計在於春五辰之撫熙乃績懋勝
瓚木慶遙崇嚴恭惟　某官臺下生本豫章出爲
梁棟家聲夔璧逆城抱日月之光時譽二龍啓匣
吐風雲之氣含香粉著惟刑之恤欽哉灑潤黃堂
道德何來慕矣淬經方幅懋績何宜揭從全浙之

桼藩特向粵東而長靈憶昔日使旌曾指恍當年
嘉石猶存君子得與幸采先驅嶺表大人攬轡澄
淸已在目中况茲節首三元原自仁尊一佛陽隨
至日之南而群陰伏衷海外海齊驅伏莽之幽愁
斗一北而萬物生大東小東共入屠蘇之送暖笙
止于躬賜福宜將與世偕熙綠醸椒花何假閨房
之作頌青雲于古應來重譯之獻占于今瑞靄年
城即日名揚　夙關某自叨叢邑仰荷鴻慈何以

搴月下之赤葵空自悃遂東之白豕俯同野叟分
煦景之波餘遥望台端坐春風者已久太和在宇
宙寸草皆知仁育比生成一絲莫報

糧道劉年啓

恭惟　某官三五奇英千千名世金閶列第憲部
石以祥刑玉殿無雙美羔羊而司直冰心勁骨向
須當道豺狼浙水貴陽偏覺隨車澍雨茲惟軍國
特借籌分漢桑孔但解持籌唐度支不得專美惠
氣布祥風于嶺海山高水長弘猷汪濊露于句宣

畛恬浪靜須盈百粤美著千秋

巡道曾年啓

恭惟　某臺胸藏錦綉手肇經綸八百鐫名天降
元精如漢佐二橋毓秀岳降靈氣似周臣棘圍收
玉筍之班粉署播含香之譽何奸不燭心同照世
之杯有技必收度廣納流之滙

高州府姚太尊年啓

恭惟　某臺三吳間氣千載偉人尺五播芳聲名
高董賈百六開泰德積莽裝黃鶴咳無一點塵埃

胸中有數萬兵甲掞文喬武四郊式固金湯航海
梯山一路悉歸袵席乘春五馬夾車豈唱芋魁羮
行部掀帷問俗誰持薤本諷望高明府譽壓專城

廣刑聽孫年啓

恭惟　恭臺宇宙生心造化在手鴈塔聯題于上
苑玉壺泥飛于中泠天台賦擲地作金石聲陽秋
爲執簡作董狐意佐六條于嶺表暑不飛霜滌五
過于炎方冬常如夏刑祥百粵美著千秋恭濫竽
蒙芭用佐辛盤尚未得聆望于春暉乃固已潜沾
乎膏雨拜緘而恐弗及快睹之志則荒惟凋度何
所不容旋微恍收用有獻

本府阮刑廳年啓

恭惟　恭臺經綸全含慈明兼運攬轡卽澄清之
志八面皆鋒隨車盡甘雨之滋寸心若海屢條六
察規模尚德而緩刑時散五花作用貧嚴而成惠
民自遊於化日吏乃肅于秋霜績奏三年風行十
郡雅望久儲大梧掖鴻名行紀于御屏柱後惠文
下古直聲伊此日殿中接武五雲多處是三台

右方伯姜年

恭惟　恭臺文章山斗治行琮璜家聚德星太史
公世家稱首啓隆卯月五百年名世必先洒雨露
于粵東揚聲華于斗北兹者屠蘇送暖椒栢燒和
遥望薇垣之間無窮紫氣邾頌部屋之衆盡若春
臺淑景方開于萬戶手猷已達于九重受祉燕喜
爲何如者卑職恭覩焉属吏叢爾具員曾蒙慈藉
之吉久在幈幪之內一城如斗袖定窄于長沙群
盜如麻憂彷深于杞國峥嵘晏歲感愧畢棲世如
春而獨有向隅之人鶯鉦鴛而莫覬長鳴之自此
卑職所爲仰而稱慶知鴻鳌與燕喜方新俯而懷
慚苦芹獻于辛盤莫佐者也

學道魏年

恭惟　恭臺化補乾坤名喧宇宙施教在風雲日
月別有玄功得人出牝牡驪黃益稱鑒拔兹者衡
文過半泰道全開士類熙熙秀色動亭栢酒台
光藹藹春華潤摛于辛盤啓蒲爭城名揚鳳闕天
下文章莫大是王字行藍日中一代龍門長若斯

手采高翔殿上炎徼四時如夏名公一世偕春際
此首元何如介福某某九封作宰文心奪于俗心
巖邑具員兵氣多於士氣曾趨肇慶一覿光顏忽
今歲律其除乃覺春之將及遥望雲天而志喜竊
循沼沚以興懷門下三言海大魚舠聯憲府清輝
一道星爲福遥映文昌

守南道解年

恭惟　某臺德罔保障績茂旬宣春風風人道不
窮於歲紀化育育物氣自轉於鴻鈞三陽泰而福

福臨一路星而隨車雨懽騰萧屋慶逮崇臺行覲
節鉞之新印晋鈞衡之重况盈床置笏鴈行相望
不知嶺頭梅信之幾傳郎殊錫揷貂尺五去天直
覺縫上星辰之獨易卑職某俯懷謭拙仰荷陶鎔
頌作椒花尚愧閨房之秀獻資芹菲僅同野叟之
忱

海道鄭年

恭惟　某臺家世豫章明廷梁棟于蕃茂績粤東
藉社席之安此屋春臺斗極叅鈞衡之望茲者王

止紀朔憲府凝和泛朝夕之池千頃波而九里潤
銷鱷鯨之羣三陽泰而五福臨此之榮問鴻禧豈
下吏所能揄揚此之受祉燕喜又豈微屬所能仰
佐者耶伏念某猥以鄉里小生得爲此中末屬向
緣稟讀蒙示褒言薦主爵避嫌而厄以恩平乃某
某時屯而遘此嚴虐雖東西惟命無逆頑頗倒不
堪特甚在舍親以姻社之愛不惜隔背潤而賜言
非恩臺存憐恤之心誰肯無生平而寄語誦餘意
躍感極涕零忽逢歲籥倣更尚自摳趨未獲空慚

快隰何有獻芹惟伏傾雲霄振武郎蚤膺樞閣之
尊又伏望弘造曲成尚終假吹噓之力則泰階福
履行偕一世同熙而瑣末微生亦借春暉自植矣

守道江年

恭惟　某臺德與日新道同陽泰吏士方熙于時
燠雨膏遍洒于高京仁聲洋萬户春暉楊柳都成
此處宗隂芳譽達九重曉日花冠立上巍階鴛首
卑職某幸遊浩蕩不覺已歷三時自嘅台顏忽爾
又驚改歲循省無能計過多憾郎一日免于督責

要沐洪恩况屢蒙借以羽毛靴非明賜喜逢春而
慶深雀躍想布德而感切環啣伏願作楫爲霖多
祉與群陽俱進又願棲烏隨鶴長禧與莛月俱臻
尤願永厠末僚常似隨陽之飛鳥更願早登梱要
弘周一世之鴻施徒効寸絲轉縈萬緒、

方玉堂文藁卷之三

南昌宋應昇元孔甫著
同邑徐大銓簡臣甫
同郡陳維恭仲來甫　校

四六類

本府阮四尊年

恭惟　某臺德與日新功崇時育山公啓事特揚彩編之先榮夾袋儲材行著樞之上績蕃雖乎坐百尺樓上亦覆心推寸枝腹中民自以無究恭

盈萬戶從政乎何有名達九重于今暖入屠蘇懸識陽亭今函光輝生百物瑞藹著三微春風風人月端溪而布德雅化化下同大海以澄清獨念卑職久叨覓恤亦懷春暉寸草之心曾靡短長可效窮途蒲榭之隱方日虞夫不足何歲計之有餘空頌椒花莫傾葵影徒有區區之意轉深惕惕之慚詞豈宜心況乎纖介之使縣惟快背易當王公之尊

恩平請梁鄉宦鄉飲啓

東皇司令節賓筵恪稟乎朔常南恩沐新波敬老用伸乎古禮覲于鄉而識王道之易賓主美盡東南周于德而兼齒爵之尊介僎象光日月其惟吉士我有嘉賓恭惟　某臺下文範英標躬行獨立挺崑崙之峻氣直上千尋滙雷海之汪波渾涵萬頃儒宗啓秀今與居而古與稽天府升華席為珍而廊為寶澧有蘭沅有芷花縣留芳雉馴野魚懸庭琴堂著異將方竹大柱石君乃卷而林丘其羽可儀室邇慚乎言偃有賢在望人何愧乎濟臺欲

借邦家之光敢飭飲椒之獻賁門載色蒲駕聳觀

送楊參府年

恭惟　某臺萬里長城一腔雄畧生來燕頷骨相已定于封侯學得龍韜抱負兼推于儒素某一遊芝宇不覺鄙吝都消慶俸瑶華益覺神情欲往茲者撫提貞紀歲籥一更泰開陽電波及灣雷懸膺玉帳之尊先入屠蘇之暖受祉多而燕喜新猷積以鴻禧樂可知矣慶孰如之矛年華歷度歲事驚心啟氣枯腸難擬椒花之作詠和風煦景竊因芹

賜以抒忱所兾海涵無任雲企

上江西驛傳陸啓

化轉鴻鈞共識元和之遍地春深憲署遥知福履之盈天如登老氏之臺皆食明公之賜軍民益泰行旅咸歌恭惟 某臺胸富經綸學崇典雅自擅三千禮樂人推二五精英落筆成文如新語之于漢庭言必史似宜公之在唐乃惟江臬分司正借何宜偹察士無失伍河上何有于逍遥德速置郵栽道栽沽大開懌鄭當時之九卿騶列用厨傳與

小范老之數萬蟠胸任軍民重是稱社稷之役立躋台斗之班不分某部下編珉邊方小吏昔曾叨忝筮仕君子之鄉今愧鵷棲莫覲大人之範頃小人亦忝桑梓乃遶道曷致殷勤徒欝歲篇之新聊效爆芹之獻尚祈鍳茹不致鄙夷

接新司理胡小啓

恭惟 某官匡山幷秀彭蠡抒華文章在先泰兩漢之間理學㴱濂洛四家而上揚聲仕苑晉理端州卽報祄傳令稱欣欣而色喜吏民徯志維時躍躍以懽迎若凜風霜獨祈雨露扶藜騎竹負矢隨車覺嶺海之改觀况㦖㦖之叨爲某鄉關淺學㕘梓瑣材雖家世業守爲儒乃注踈不習爲吏在照臨之下獨嗟受邑之殫光望旌節之臨更倍群情之雀躍謹馳蟻役薄致芹私惟鍳茹以爲榮若賜麾而罔措

賀王方伯陞撫臺啓

伏以左伯望尊嶺表藩垣周雨露中丞地重滇池節鎮擁風雲遂消九重南顧之憂皆賴一柱高擎

之力寰區瞻釆末佀騰懽恭惟 某官德素積于匡時道將亨而名世精誠彼物不言而下自成蹊調劑冝民隨試而事俱底績睠此粤藩之重休哉牧伯之功夜月萬家豢老扉開之吠犬朝陽六穗瑞悦城側之靈羊鯨祲消于東方氛資保障甌理至於南海爰頼何宜惟胸中原有數萬甲兵放開外終推一時秉節將鷄金馬曾聞頌得乎賢臣朱虎夔龍佇看元調之盛事某職某備員小邑事上公者逾年自忖过遲叨包荒者何限况承獎借不

惜品題譬泛滄溟而不知浩蕩之何極忽汾濱每
乃負甕瞻溯之已窮聞鷁首之遥飛悵鳧趨之莫
及謹馳蟻從奉致芹情萬祈不加茫鄙寔庶得自
伸於葵秉

申李貢生昌期堪充州縣看語

切見本縣某年恩貢生李昌期年三十六歲少而
有志壯也欲行下董子之帷久推淹博流賈生之
涕惟待發抒雖窮年帖栝之是專乃時務揣摩之
已熟脩然塵外窮困視所不爲偶爾發中硎特比

於新發覩于鄉而知國就其品以決材汝南月旦
之評言僅獨知之契惟有民人有社稷猶必讀書
彼能通達能執持正堪寄命縱不敢輕言台省之
料然自可舉充州邑之良稱擾管窺用祈崇鑒

賀新三府蒞到任啓

伏以台轉屏星紫氣煥蒼梧之彩駕移秋月清輝
映端水之濱幾聞騎竹以讙迎忽聽前騶而謳溢
一時試目踴屬馳欣恭惟 某官韻壓吳歈名超
越絕編日紫琳琊琳玉家世𡚶雙蟠胸是錦繡芳
華儒林第一大湖三萬六頃汪洋迥匪尋常洞庭
七十二峰雲夢吞若八九茲揚騶足乃借端州賦
可嚇鑾何有於潢池赤子文能驅鱷正當使桃席
蒼生兒逴迦漢勳若大中之奉使宣威勝十萬師
已遠卽近推明府有廉石之文事武備在二千石
寄多先德積以門風家聲覘于國輿佇看異績立
上覲階卑職昔宰桐鄉曾歷斗仰今叨恩邑正切
攀培愧墻笙未獲于逵迎而棨問忽聞于蒞止鳧
趨莫及已難追後至之譽雀躍空勤猶或異包荒

之度謹戒下吏先致賀忱

送惠州吳四尊

恭惟 某官補浴乾陽擔當世宙慈祥則一佛之
出世振肅乃八面之皆鋒益將奮大聲于天上特
先試奇績于斗南匪直小材莫覩顏行卽令雄風
咸當俾易者也卑職某宦同小草邑類彈丸生本
豫章而門風已忝質原樗櫟而匠斵何堪直以海
無擇壤壁有餘光緑家姻大老之先容致崇堂恩
波之下墮向緑省會屢對淸光雖不勝慶躍下悃

緣總莫繇伸杼于恤悰茲大盤之借亟擩負乘之甚深况大計之騖心知稅駕之何似幸吹送巳冢于虒念或朽劣終荷乎滋培鑑手緘芹委心待鑒

通桐鄉陳進士啓

恭惟　台臺明堂一柱之材大呂九僨之罷其人如玉見者稱神仙中人有筆似椽翕然推秦漢上作者自教乃能相敎與人師過於經師秘扶麟經笑鄭康成塵垢糞道是何物功深馬帳嘆王介甫斷爛報語自無稽至於遇同芥拾英華賸奎壁之

光名起仙標際會覽蓬瀛之勝瑞氣叶三刀而生夢鴻名播北岳以增榮葢誠簪筆手稜不數漢廷之卓魯佇見書屏姓字迥稱當代之皐夔者也不肖某待罪梧桐盟心芝蘗惟台臺賜袍奪錦之日適鄙人寢苫讀禮之餘修賀未能望風滋恧洎解官于銓部乃愸寘于恩平擬之仙鄉與袮登于大而後入于地須惟化骨誰將傳以翼而因授以冊茲以給繇來求文刪敍困夙好便附微忱在大度休休有容或者瑣尾之姓名尚辱存諸記室即苫斗祿碌無狀幸也吹噓之齒頰可藉手于昔勳率爾裁緘易任瞻注

上朱道尊啓

恭惟　某臺仁周士類覺在民先悟徹坤乾天與元精如漢佐弼成世宙岳陶靈氣似周臣哲于蕃而于宣即以卿而以輔妝舜于於借序只舉而施想補衮之手裁必馥其始畢職某職分下邑神戴高天曾奉台顏一見推心而置腹久叨恩照常時邀聽而瞻雲茲備考成之期莫釋負乘之思將邀

其賞先賴親臨正當匍匐以乞恩猶恐驅馳之滋戾四境寇警月夕為憂兩臺責成森嚴在望恩且前而且却意靡定而靡寧惟恃洪度之包荒或冀委炤而垂宥敢馳吏役賫致繇申本深不稱之懷更益弗躬之罪茲為悚仄何可勝言倘蒙赦其疏遠假以剪拂額叔考純孝也類自錫於因心越石父賤上乎思可伸於知已無所受於華衮之賜將施浮於曲成之餘則上臺德意真如雨露流膏而下爲微資不隨草木同朽矣

上陶道尊啓

恭惟學包流畧神湛水天見所照臨而物無遁情
置腹推心而人皆倚命古上臣之風烈以人事君
存下士之虛中若已有技就茲于蕃于宣之用巳
歲以叱以摧之歎第如卑職恭者一庸質小罷耳
少年秉志竊事蟲雕晉暮服官深慚駑技蕃自闒
闒葭邑警備瓮拔但惟禍譎之憂無復殊常之望
幸蒙台斗洊御威明雖欣欣乎抒若弗克見之懷
實縂縂然存恐弗得當之愳豈期大度獲荷兼容

恭記多謀每爲矜怜其短胷懷有限猶使曲盡其
恩乃着給錄之乞恩廓然慰藉之過望既巳榮施
華衮情見乎辭俯復轉假吹噓言不盡意毋亦念
恩平之編而且隃攸爾令卑職之倖而得叨預此
踰涯何以冊褒辭歸在道卽步步若載明德以俱
馳席到于郊慰歷歷轉迴恩波而靡極落春聊寸
寸草空切寸心和鳴鶴于九皐遥伸九頓

謝魏宗師作恩平誌書序啓

恭惟命世文章濟時豪傑學者仰如北斗天特惠
良南荒振藻詞場山川過而有色綱琦泒海珠玉
剖以無遺卽一時自號爲千秋之英皆環向相甘
于三舍之避宜將高擎廊廟妙補舜裳然且茹納
細流抽揚小善推若巳有技之懷識以人事君之
大卽如卑職一庸人耳材類小巫敢當大匠之斲
符叨葭邑久甘遠志之譏乃蒙核引屢假温顏至
于賜以弁首之言因而照及苦心之處負墻莫措
刻骨難忘茲以給縣期當拜滿欲邀榮衮將藉手
以及覲應卯行臺自鞠躬而待命特恐遠涉之滋

贖猶祈大度之矜容敢馳禀以 上聞乞垂慈而
下逮

馮道臺啓

恭惟人倫冠冕世道綱維文章則錦繡爲心宇宙
之經綸在手周孔生財以有道厥惟茂哉研桑心
計于無垠方斯茂矣領盈十道法凜諸侯軍國藉
儲胥終當平章軍國東南紓民力豈惟美著東南
卑職叨忝下屬望切上臺雖曾奏記以通虔悃幪
不隔乃爲守官於葭邑親炙尚慳茲屆滿考之期

資藉栽培之力分應親叩塵下待命台端願以道里之遥遥無之地方之蠢蠢心毋勞于瞻願足欲進而趦趄敢遣役以稟投謹歸誠以祈宥倘蒙怜一官之匏繫東匪有他祭三載之胝胼或堪免戾飾其斷朽文以青黄則池吐蓮花應開作感恩之字而空飄香篆猶如騰明德之光矣

賀陶道尊壽啓

恭惟　某臺象切魁三天隣尺五一佛出世願力自蒼于河沙四方于宣戎功終歸於補洛惟仁者壽以壽因而壽民如川之增恒增功而增德恰際中和之節坐膺樂愷之宜吉市之文武憲邦既多受祉曹風之淑儀正國胡不萬年卑職某質本小知生惭雌甲惟以三生幸遇因而兩載憐懞拔拂只春風之中安知夏日冬日呼吸同慈和之布那間一天二天祝劬華封雖有區區之意守拘蕞邑莫抒嵩呼之忱二十四考中書唯能拭目五百年間名世欣是頌辭桂海添籌現有輿歌遍起金甌卜字佇教青鳥啣來

二司端陽啓

恭惟道先民覺德茂物宗心燃燭渚之犀手握驅蛟之角歷恢負之孟夏萃福履于天中固已靜海而鯨鯨流膏而澤蛟恩施勞逵仁壽日躋楊子江邊何勞鑄鏡伸董嶺上不必分尤在下吏但有浙泳面醉心揄揚而難寫若矣某某三年末屬樾蔭無窮此日考成傾葵猶切蒙光垂於華衮飾滞斷於青黄幸持綫以續五絲奚取蒲根以伏一縣刻艾成虎只聊綴乎歲時饌玉烹龍或不遺於葑菲

送孫四尊端節啓

恭惟　某臺正氣冲霄仁心為質芳蘭縹緲陵陽峯上飛來明鏡晶輝楊子江心鑄就尸沭祥刑之德民無愁嘆之聲悉是恩波豈勝稱贊除間已騰於斗北福星尚耀於日南所云德之愈滋根不遠之又久住辰今値端蒲何涯某自入南恩即蒙垂盼兩奉査盤於下邑再經考祭於端城皆沭殊常之施不斬曲全之力於其愚而殺之與藥其危而

刺以安何殊續命之弓絲眞似引年之賜酒剡肌
當日啣感至今非昔給繇至省得棱台顏旣承款
語旋蒙珍饌更拜隆恩預傾藿之莫罄愧負暄之
空献菖羊在目艾虎與思戒吏役以宣恍祈崇台
之步鑒

謝米道尊啓

恭惟濟世眞才因心純孝建白恩通於碧落出處
豈係乎蒼生只有滿目時艱誰肯久公家食爰從
予今作鎮嶺西績茂蕃宣恩周比屋忽復起苞杞

之慕終當歸槐棘之班何入林之能深惟承顏之
暫悶北堂就養存問有期中禁宣恩常珍洵炎茲
板留之方切乃帶篆以尚留仰福星者雖一日以
爲生依餘光者何二天之可踰况卑職者曾無先
容干尊嚴之側何以深沐乎特達之知根遡化之
須史愧微踪之弱植茲逢祈艾之節竊殷傾藿之
恍回思而節節皆恩不啻弓絲續命忖也則區區
莫報何繇結草酬知

卞寵端陽啓

恭惟文獻表區世道宗工覽而黃堂澤類霖湯之
浴物攄情藹壓巧爲撫綏之妙揚維時忽荷于天
中何福不臻于席上無勞文鴛出于祓觴知有川
珠生與戶齊迴波爾日風流競渡蒲江景色家調
雄以進酒戶服艾以盈腰要皆借獮獼爲約胥之
輝飲醇醪爲引年之賜者矣卑職某自叨垂蔭鄉
感寔深茲攻考成恃恩更切預一官之逸似曾五
事之萍蕪蘦虎不成空抱慚于剌艾菖羊可采切
北志于傾葵

上鍾總憲啓

恭惟　閣下生本豫章出爲梁棟文華兼八大家
而九韵度出五經表無雙益自在諸生之門即已
任天下之重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名世舍焉其誰
懷上臣者人以事君憐才有之若已歐陽修之手
采何處得來裴晉公之擔當于今再見夙夜匪懈
維仲山甫將之守正不阿有汲長孺在矣某恭粉
榆末品樸樕瑣才家本儒家者流學亦期學而仕
志貞事立質裕聲宏槪前輩之用心亦私衷之忻

慕然而河干坎坎雲路遥遥一從小草以救饑遂已榮施之絶念筮仕桐鄉者八月寢苦故里者三年洎再補缺以授官卽思巾丁而不得繞同槃魅乃厨傳則日日紛拏卜顙彈冠頗冠榛叉時時竊發支撑幾載辛苦萬端迄茲討歲事以無譽倘得沾逮親之一命於邸已足揣分何營惟是鄉關後進之微原在會館通名之列無能可齒敢云塵於上聞有苦莫宣聊用布之下執

謝梁鄉宦啓

伏承嘉惠頁及鄙人珍厨卿叟分來塵館菜無嫡滌退食而食指忽動衮華與華饌俱承椒馨椎胡考之宗餐授想緇衣之蒲愛忘其靦情見乎辭矣人之詒雖歸薡以爲美長者所賜况旣旨而且多因思三載之教言多多益善且悉千秋之崇誼脉脉難宣惟碩君子考祥視履常如一日淑人正國騏絲胡不萬年明德無涯永懷何極率此鳴謝尙容晤陳

上餉部啓

壽裨軍國方隅當煩費之時績懋經綸宵旰重督催之寄無完欠以稽殿最資輻輳以益勛勷黽勉職分者黽勉委輸想望清平者想望手采勲歸玉燭卜在金甌恭惟　某官邁德民懐弘材世仰歷中外一時稱社稷之臣茂闡猷爲千古負乎章之望若歲旱而惟霖雨眞帝賚以作股肱綜理極于京邊參鳌握其機要道宗周孔足食原居足兵先術陋研桑富國不在富民外漢計相之籌筭精以治身度支之稱良妙在收士陳恕爲三司使

官府豈有侈心士遜職轉運時東南自紓民力周巳匆飛粟輓鱗集廥至總無列卒之呼庚行將士飽馬騰馳喙烟消盡泯軍書之旁午立躋台斗坐論雍容早職某江右小生嶺西瑣吏艱關蕞邑忽巳閲乎三年竭蹷催科幸爰完乎一切官評有諸常事之所許完數仰一按籍而可稽謹馳役以賫投遥齋心而具禀伏乞休容大度鑒及賤微吐握深衷瞭來謭拙

回署海防童吳川

恭惟台臺文經武緯僉施春蔿秋霜互用政成比屋任滿還朝限門觀鯨鯤之消天闕佇夔龍之集豈謂爽鳩署褁延翠含香行看丹鳳池邊彝瞻曳履但觀此日蚤卜他年則濤翻芷艻卽爲灘瀨仙灘而標舉特思不減羊公峴首者矣某質阻學山志慚到海技止此耳望已隔於雲青何足道哉譽有開而向亦惟幸規隨之便猶希開示之垂占對匪遥削牘非伎過情之賜藉璧爲安

迎黃太尊啓

伏以星動虎闕候吏趍迎瞻紫氣日長嶺海輿情歌頌洪黃堂揚岡嶠之仁蔡作高涼之慈覆喜盈比屋慶洽專城恭惟台臺南條毓粹北斗標奇綉虎雕龍發摛文章之客格豚驅鱷弘敷經濟之猷何方廿雨隨車是處清風飲馬觧繩平渤海將灌炎壤於氷天旌異下頴川卽貯卿雲于郡國范來何暮張樂莫支負𡑜前驅此日爭看竹馬使賜金下頁他年誰唱芊魁羨孔長洲之撫䛶顯肅伊誰繼美吳川授之文學㑹治則公同卿伕扶若業已喁喁叱馭者能無汲汲某某本豫章質同樗櫟雖老大纔如嬰兒數載彈丸心與血而俱瘁新開佐郡家於國以何裨幸叨炤潤之餘庶免顛濟之虞雖未之任頃此衷已戀戀有天忽覩來迎豈微生不欣欣加額愧鴈行之無似未獲先容知龍登之非遥以胥後命

又黃太翁迎啓

恭惟人倫冠冕世道權衡一時推練達之材四遠係蒼生之望特膺方幅惠此高涼灑化雨以轉流

雲移輕車而就熟路帶牛佩犢固將安之集鵷栖鳥從此升矣某原屬隣員今叨寅末雖尚棲遲于候代未敢耑役以將忱然分已定于肩隨班幸同于介嫡趍迎喜色乂偕士庶以喁喁候望私衷能對便鴻而黙黙椽能三語附達空函戴入二天諸容嗣布

賀董寅翁啓

伏以銅虎攝符半刺聲華颺嶺表錦屏燦衍一天雨露洒高凉喜來珠玉之章賁及樗櫟之陋依光

且邇私幸何躬恭惟寅臺顥露呉鈎香標越豔江
東獨步文章立兩漢于下風世務留心經濟羅千
秋于此日纔展行空之足邦國豈空無勞却顧之
刀指麾自得稱已褆于一路譽更溢于專城酐戟
生耳冉大生麾戶戶鳥聲樂詠襦在閨詠穗在
野人人醪纊思深掃境內以待使君之來就佐郡
巳飬公輔之望不才某慕仰有素名言在茲幸以
量遷報丞近御雖自分非日下之鶴和愧在陰然
相企若雲間之龍緣叨匪偶詞難售矣感且增忻

回董貢翁啓

恭惟天之後民人之先覺吳越世家多逸藻儒林
爲政故風流誰爲贈此佩刀恹恹餘裕但覺于今
展驥䇲犖崎先故當名紀御屏不負屏星錯彩晋
表于躬將弦佩知必施雅論于群僚漢仲舒學比
露繁何難推同明于相照私衷自幸倚賴方殷

回楊叅戎啓

伏以閫有壯猷半璧重金湯之寄國資禦侮四方
清散孽之氛敉樊文武之同心素托弢帝之雅誼
捧函虔喜拜藻若驚恭惟　合臺雄略超群沉機
先物教詩書如郤縠好畫策過陳湯數年嶺表長
城再命行間重鎮豈止山陵向背擬玄女之靈符
日月虛空操猿公之秘術固亦輕裘緩帶雅詠投
壺制勝樽俎之間執訊護醜過師稚席之上尊寵
錫崩玉帳牙籤唐室曾稱嚴節使雕戟珠勒漢官
將賜崔標姚聿收燕頷之雄勳永侈龍韜之盛事
某某乜雖無補羽蒲難期數載菝蘊竊藉餘庥之
芘忽遷海若復依盛德之光承使命之責觵感崇

情之澤麗璧雖歸趙意則鏤胸

再回吳川董啓

恭惟績洽南圖萃飈北斗盈盈吳水長流三異之
恩波燦燦奎光巳拂五雲之慶靄一辭汎海即移
頗牧于禁中轉盼台衡冀集夔龍于沼上霄飛尺
木泰轉三階蓋原非百里之才借徑斯可終作九
州之被樹駿無方不肖惟有仰觀寥廓之翔私竊
波餘之潤者矣茲以規隨之有緣荷蒙翰頌之至
再躬爾時尚未往乎省府討得代尚應需以日時

德輝恨不速聯爲快重承雅意便於覲覿無
殊

復戴分總書

恭惟蜚英昭武拔萃韜鈐儒雅胸襟雅存輕裘緩
帶之槩豪華意氣非同荷戈執戟之流十二將上
應星文將高其選千里駒生當汗血孰凡乃趨作
五嶺之干城邁百夫之防禦但使羽毛豐滿誰云
齋翁難期共共昔篆陽江叨共事于一日嗣依隣
壁琴清閒之頻繁每愧將掖殊藪覺報何去德之

滋蓬而荷愛之愈深一介下存百朋等錫謝惟稍
壁感不去心

迎新任恩平黃啓二道

紫電馳聲展龍驤于天路青萍灼匣耀鳳覽于雲
端忽接郎音而榮懷大爲恩民而引領喜翔瑞羽
快覩磐鴻恭惟　合瑩東南奇秀斗壁精英文章
迥拔于時流共門足練經濟弘儲于學海単父遺
音特荷綠綸撫茲恩土一十三屯赤子誰人不慕
新君二十八里封疆敢謂成食舊德偶偶膏雨方
當移澍于七十二峰殷殷雷聲業已遙傳于三千
三舍惟使君高飛鳧舄已在吳江楚水之間而不
肖轉驅鹿車亦在石船京山之域忻心全甩轉眼
破瓜雖矢氷蘗之盟如其一日乃負牛羊之牧比
及三年宦跡浮沉還在嶺之西與海之北宦情濃
淡無有薑之辣與桂之辛欲識令尹于關門紫氣
晴燦并作甫恩之地主脣脚尚遥因是兩念騈懸
寸心獨結臨風而懷倚玉所謂伊人緘楮而如濯
氷溫共在邑先兒童而迎竹代候人之執殳臨啓

馳神莫晩翹首

恭惟詞林司契世道主盟實幹千尋拔地洞庭比
秀清波萬頃吞天笠澤同汪宜若風日不到之鄕
借作山城百里之寄自天子所雙鳧躍起于九重
爲諸侯帥列宿輝纏乎五嶺褰匣豈少壯哉縣雨
露偏私蒐衛城葢大材隨試而宜在眞品何擇於
地文學吏治手標汝穎之無長練達風流聲定台
垣之共擬與歟伊始嚮用何涯其一拙鮮能繇敷
罷溪社長三年董轉空慚花縣神君糠粃久當簸

楊雲霓業已順望率恩民以迎恩王於禮宜然特
政蕭以裨政新則愚何有綵光與會邀同三千里
而遥紫氣庾嶺盼望旦夕期為快

上香山何相公啓

道先民覺望重師臣備黃閣之調元尚黑頭而拜
命五百年間名世暫寄東山二十四考中書旋掀
北斗四海詞人盡斂手千秋盟主有誰京竊亢洋
洋纚纚之文騎乏元元本本之慕某某叨承先緒
粗識吾伊壯列賢書勉思豎立然命緣有限凡骨

難僊蓋自捧檄桐鄉業已聚鐵難鑄錯肆今補官
罷渚寧殊笨蹇更需沙觸目彈丸曾微髮字掌故
驚心曠野空嗟半世懷來釜中任可生魚庭前幾
同羅雀乃乘休暇爰事編摩庶幾飽食之用心少
寒素餐之負愧在幺麽奚所知識乃友生過為推
揚輙獻笑于大方更叨頒乎華序豈休休有容之
内不嫌持布鼓以過雷門抑沾沾自喜之微長幸
播清颷而吹劍首遂使新開蕞邑若揭天荒末學
小生謬分文獻榮施實甚圖報焉繇惟是冗與冗

宇若平不覺進之遲而又久茲趨命省敢致微忱
所冀海涵曷勝翹躍

候盧江防道啓　代

南服宣猷爲高山之在望東風吹律邀廣漢以逾
清隨例輶軒自慚遼豕因馳尺素用溥江魚恭惟
某官大度恢恢熱心亹亹蚤揚才穎擊扶搖者
三千夙授智淵吞雲夢者八九槃桒而錦綉堆胸
其綺游刃割則霹靂手輸以手裁笑輔嗣受易未
通葉悠自取陋漢臣下背絕續殺最何裨昔借洪

都真稱良牧西陵石數片為多南浦雲千刻金下
豈不猶驅鼓之扇蓋亦類彈痤之刀至如理解多
閑文心獨絕兼通稗俗詎徒謡香氣于巫峰廣進
英髦何翅擯屆豫于巴浦悵再駕而得楚悲數載
之吟吳固知在彼猶在茲嚮如孔邇即使彌尊而
彌溥孰耐須臾而况某素仰雲聯嚮邀兹要三年
不見可勝鄙吝之萌一劍相能深切功言之懼游
天邈矣山川間之欝乎蒼蒼望想下風而莫請懷
哉脉脉惟期撥霧以稍披猶沂瀜而勝笥余千昔

固有矣得紙書而賢從事十幸文何如

玉堂文稿卷之四

南昌宋應昇元孔甫著

同郡 萬時華茂先甫
喻士鑰寧孺甫 較

序類

送大中丞太蒙王公晉任總河序 代

自江以西雖窮阨婦孺無不夢寐知有王公者也公起部署出守豫章歷學使者藩轄至開府中間僅一二歲藩臬其他皆涖茲土吏相悉於新故級

相悉於宗庫其所歷成績紀於太常矣其敦崇廣厲至意則學士先生能道之若澤倪老古睞相薦搏則但曰王公王公而已不能亟名其為學使為方伯為中丞也一躅振則惟曰王公振一議法則惟曰王公議問安所從得刱不能徵及實之果公所為矣蓋公於吏道特精敏而其籌畫民生尤重經久之謀觀標縣遠往往在人不見不意間視二切姝姝塗飾者若婞婞行意者與夫本不能精察而駕言養平或且事披根而中實惛惛憒憒者皆[illegible]棄不屑也為太守居庭置訊一言稱神明所[illegible]底箸矣當稅事刱起持正論折其鋒鏑不能逞稅可十分而減三三司文御所識拔多奇偉非常士陽奇不行士無譁卸為驕者至藏神姦藪孔也公為之清心率屬宿弊一清例有羨金為修餙廚傳之費分毫無所與且捐祿之柭買社田為儒生永業比巡撫政益崙不見拮据之勞而事定益公質文于此其熟於四境之故而若數左棣而通吏民情若前子孫若沼臧獲每州牧縣長令以事請裁

徐下一語輒出其度表多咋舌退然公事事皆究心而先後所加意者惟講學一事崇奬勝流若恐不及新滄臺子羽祠延賢士大夫月以為常朔為剖拼人人有得去間余歸里及聞公緒論犁然當心公亦極育不衰諸學者方得而奉之不厭而公任已久候當遷無何而洎河報可矣諸君子仰而嘆俯而若有思則以公久勞于外先是不嘗議召乎浸假而屬公於銓公當為戎為楷浸假而公於典公當為夔為龍洞于何有而惡容公獨

也願諸君子易言河耶難言河耶如易言乎一綫
而吭國命一悍而漂千家事尚有重于此不如難
之乎洪之方滔也天之高星之遠也而孟氏肎蔽
之一言曰行所無事夫無事也者豈彌諸模稜之
日哉唯能過乎道而盡其心無異游刃而導窾云
爾代之象也士大夫喜家通脫而不習為天下之
劇事其平日講求無素念力不堅一行負大寡不
沮喪甚者猶慮蘇為粗材茸王何之咨伯陶有行
跡自尊而莘瓶之智等歸無用自東越以倡道起

功用赫焉一洗昔人買臨三百不書一字之誚天
下翕然為宗余嘗待罪戎伍守以勿墜愛我者相
為發藥無穿崇虛而竊實余謝客敬敵無擴將事
而反此亦學道之效幸無過咎夫治河治邊兩邊
也邊曰防防其入河曰防防其出雖然之二者總
患患在防心心之渝也至於阿膠不能正其色其
蠹也至於弊簞不能匡其味古君子處此則必有
道矣夫且苟為官治而物應惡至而駴于非常之
源公才十倍區區河於何有從欵貢議行而烽警

少息從洳黃僉治而運道少通識者謂疏洳本以
紓黃非謂洳該而黃可弛猶之通欵本以紓戰非
謂欵定而戰可忘然則乘欵之暇而詰武乘洳之
成而急黃豈非百世永賴于是乎在公之於道也
深矣神閑而氣定慮密而識淵以故嘗治郡則易
治郡案牘勞午無大小不以假人負薪躍馬不足
勞矣是以知公辦為河者一當較士則易較士憐
才豈不殷而嚬笑必珍則鐵芃必塞之智也是以
知公辦為河者二莞鑰操矣分毫無當之扈有乎

撫摩至矣畢日而呼有乎朝暮鐵而野費人彼何
為者是以知公辦為河者三故夫我人之於公也
親之師之乃以欲逸之朝廷之於公也明之良之
乃以欲勞之且夫名世偉人固不專取諸高議雅
拜也在昔二千石入而為兩府使相出而領軍州
二八之羨多繇此興唯能舉天下之勞劇如所謂
兵屯漕渠者而一一了暢之然後總方畧一統類
而無所疑憊故嘗謂天下不難理也但用人者無
以榮葉後民功用於人者無以枝葉忘元本即何

矣不積何庸不成夫晉談柄以亂宋支離以衰公之所素鄙也刻厲官理者禮讓未遑矣而慕學無窮清修自約之士即有緩急或不免棘手焉而經晝復跌厲可畏則公之所一貫也然則是舉也四方霖雨千秋尚爽立可徵也獨曰刻犀下鵠之爲多則猶余過也夫

贈瑞州太守李公考績序 代

以余觀今天下吏道則何其樂因仍諱更新也取絓組而紮之則固以手把紈絺胸出千品矣而曰

夫或治之我可受成前所畫一後惟坐嘯也有是理哉筠太守李公之爲政乃大不如是蓋予從里而北所過列城多矣入其境而意洒然異也其道途窗逕之間無不埽除者覩其懸法屬教則井井然與臺皁靡之屬則踆踆然整整然其生儒之相與遊者將將然也賓至除門授館監濯陳芻事有物物有容官以物至其具也不戒微但爲答事上官無失過客驩而已迨而微之其梳固而不動其神四應而無所苟蓋隱然見馭心馭事之局焉枉

吏氏曰予令而知守能也在江以西則筠爲神郡最邇矣然其俗忲陋以偷而民以椎故亦往往弗率乃李公爲之竟洒洒若此豈其易民哉故善爲理者如河陽之號令旌旂如故而忽爾改色又如孫吳之教練即市人女子無不可以操縱而陳其要只在把握在已無爲塗飾耳昔黃霸爲守至兩府功名大顯矣而議者以爲無加治郡時則其治郡時所爲勵風俗興教化者實自至極可推也使天下之守皆筠守神爵麥岐之異當不虚紀于歲

矣即何至前人之廢聽之前人後人之舉待之後日偷懊轉脫若勞亭郵哉予然後亦知守能也且非獨其守能也即其理亦良理之言曰其幸得佐公公才無能不新其則何有乃今而公裒然薦牘也至波及其某仰而聽俯而未有以報也吾子入而乘驄皇皇問俗之矣行將有屬即令藏馳載驅毋亦有當于中乎倘惠微一言以爲公指月券安見建城瑞芝不與神爵麥岐同風而且某之得幸吾子也余于是益有以信公也蓋理于公治行須

說不容口且德之甚而公亦極推轂理明法無兩
而若然者要非私惠不歸德也蓋皆以事功相砥
切而以明作相于喁故公之治理服之臺使者推
之而于且徵之所謂信乎友則獲乎上者也理之
賢公成之公揚之而薦乃及之亦所謂信乎友則
獲乎上者也予于是多公與理真能相成未艾也
理爲誰則予同鄉又同年闞君驥者也

贈二守曹君撕本新篆序　曹諱景辰

武昌曹君爲吾郡司馬有年矣佐守郎比于真守

撕今郎比于真今郡屬州縣八視篆殆遍而最後
爲本新則方妬也夫巳氏于雎於宰虎而冠者憑
焉爲蠆尾稔而自及民情洶洶臺使者執念非君
莫與塡靜之或以謂若君往佐雎邪胡寧輕身而
過亂門君曰無徹是任非我亦我僚也焉避諸且
其吏是惡其民何罪彼方若焦而吾往沃之清冷
之淵滋將得衆何傷乎比往則禁猘狩安稚弱民
無譁者令乃得逍遥境上去蓋當君未至境時其
百姓驟見非常又不無得當釋憾意一二奸民之

曾失入者與富豪不平于罰金者若精常兵工食
應給而愫者又甚則貧士失職者前或橫見法則
相與遂目稱快稍稍若鼓噪云是後也微君幾不
知所收拾即其後當事者懲于亂絕赫然收狡猾
加法焉至波及弟子員然堇堇耳君又爲宛轉分
辭終將使從誰謨之律勿淺勿株則造尨鉅也君
雖撕未久隨有試士之役往來郡邑間不將獲親
曹牘而蒞談役比亦一切辨治其掄較又儞明當
蓋其精也所避忌者然矣君以初冬往及春而代

爲時無幾而薦紳士相得而姬之不厭則有餘思
也將識不忘于贈章乃以使不佞夫不佞未習君
本新嘗先君佐郡矣人亦有言曰官同傳舍然
則數焉以撕不猶逆旅乎雖然爲慢殘也者眞不
必不惡于撕爲敬惠也者撕不必不加于眞眞惡
于撕則前令前車矣撕加于眞則君實當之即今
之與淺而情深夫非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邪方
君之精佐郡也吾固知其辨爲撕其辨爲宅篆撕
也吾固知其撕本新古之人錯節而别利器屐齒

而務軍功遵此爾君起學官晋理于饒倅于徽皆
未久而獨吾郡多取㦶焉豈其翼軫衡廬之精有
特相屬者耶維豫章自陳仲舉張暢而下代不之
良守佐維楚有材多名公卿卽以近代徵如汪如
二劉皆楚產也而有聲于民若乃周文卿之捫摩
頑太冲之遠略亦皆用豫章丞起蔚然著稱然則
縉紳士所惓惓者獨乘于邑乘于郡已哉吁則遠
矣

送邑侯高淳張君入計序　張諱羽重

今仕宦所稱難者最守宰而宰視守猶難宰而起
卿書者猶難之難得百里之符而綰之走若牛馬
褦若米鹽去淸華者霄壤矣士方其佔畢中几研
之外不辨何誰一旦皂衣黑牘嘈雜庭下安兒五
色無主幸而從上第出長吏猶意其搴飛也者而
善遇之不則謗不報請不行卽有微詿已如宿火
符風自非異等惡能當此而稱最者乎恂吾張君
新吳令也邑去余邑密邇余所聞土風甚悉君蒞
事未幾余友魏潛明氏一見知其能吏是時邑政
方敝不得意去者已數公聞者不無然疑久之敝
政一新未及三年而賢聲籍籍部使者中丞台交
薦君治行於　朝將計偕籍所事奏之部所部嘉
君績特聽予考無稽於是縉紳學士動色稱慶則
吾友潛明氏已有言矣諸文學受知深者德君甚
則以魏公與劉公故並掌選事習知吏道且劉公
亦嘗推轂君侯頗吾儕無能揚德若更得劉公一
言卽左右廣未知孰勁當何臧十部從事則咸造
余歷衙君善政更僕未終其言曰自吾邑傳舍相

仍一切苟且久矣侯至而孳孳從事次第就釐其
大若莫徵收若吏胥相緣爲姦不挽侵卽脫漏民
不樂輸侯接籍而總持之神奸無復着手它如淸
詭錯冶背比慮係囚疏滯牘民間利病壹若取諸
腹笥編珉挾所懷至剖而言縷可舉也應如響余
曰敏哉是明察之任也然未盡曰吾邑故號上腴
宦則枵耳故號獷悍寃則儇耳籍令盡法將無如
侯斟酌厥宜嫗俞備至頑私請者聽私講請則追
首聽則追入有小過正容而使媿心居恒惡聲不

及州人曰匹夫可殺不可辱也侯如是是其爲侯乎余曰仁哉是慈惠之主也然未盡曰吾儕庇侯乎下有日矣觀侯之政時而易易時而于于然大要厲精從事不尚塗飾誠心率物不事聲名葢嘗自懸帖于庭曰人自不欺趙子都不須懸飭心苟無愧楊伯起何事却金實其言所稱直道之遺質行之選也其斯爲第一乎哉余曰似矣猶未也更有進焉其可乎曰自君侯之爲政也旁午極矣而無倦容振厲至矣而無囂氣常時動履悠然色澤

充然間與諸生談說性命旁及諸方術妙理繽紛齒頰或時偕覽山川指點休咎移晷不倦其巧乎有道耶何以得此予曰嘻有是哉此乃君之所以辦爲吏者也昔宓子賤星巫馬亦戴星其所爲治均也而一以優游于絃琴一以黧悴于顏色則操術異焉耳侯葢深于道者也從茲成算以往宜將出緒餘宰天下何論一邑諸文學則又言侯治行著矣頌吾儕怙澤深有如歘然內遷于君侯得也如吾民何噫此非君侯所得爲也侯所得爲者政術而已故幸而寇借其歌麥岐者在野又幸而汲召則題郎柱者在朝要以下之左右益則上上之宜力益則下猶之益耳諸君休矣諸文學相頌耳評甚矣劉公知言昔君侯得當魏公于三載之前今當得劉公于三載之後頌其言有若符節琅琅可徵吾儕管窺鉏獻芹無堪捧腹幸得藉手名言庶幾海昏明月長照客旌是可以並驅兩席矣迺命僕夫載以前馬

送邢令君入計序 借衙張相國邢諱祚昌瓊州府文昌人

邢新甫令海昏再期明春　當彔受計當入朝是歲饑有衆乞留令以饜境內令持不可卒就行將駕朝車則諸生十余曹相率而以其私乞余言爲贈往余秉均葢從東觀胥太史張君比甲辰太史分較南宮則新甫舉高第余以故更習新甫新甫既得南宮而失東觀出宰海昏人謂新甫非百里才惜也新甫謂否陵颷不斬反風曜夜無思倒日如必擇而就列無寧盡方輿而鄒魯盡甲第而蘭臺芸省可乎且也海昏故輿區其裂地倫于子男

而鉅卿代起繇前則御史大夫宋公繇後則太宰蔡公是皆名世何論鄉材華實之毛綺紛鱗次列邑歸上腴焉比年長民者攝代不常故奸宄滋法令無紀故經制壞藉令得善者調劑其間更張而理宜無難者俛入縣始事事然疑者人人殊然者曰夫然爲豈弟夫然爲赤心夫然爲大體竟其施必數世之庇也疑者則曰邑故患積逋將無以豈弟而妨征科故患積猾將無以推赤而困摘伏故患積囂積痼將無以惇大而病剗釐旣與境內與

理剔舊蠹解煩苛法侵漁絕苞苴繕學舍勤課試時易時于不井不苦於是然者心孚疑者掩口退矣夫以新甫之仁心莫不引領其孳孳夙夜罔不在民然必遲之歲月而後得民是遵何說哉嗟夫此難爲蚩蚩者道也在昔仲尼子產爲政而魯鄭猶將不利其初何疑新甫舉世方務巧宦率假繫援爲先聲其或不然雖有異能不免落落卒之課功能核名實夫然後兢不必得恬不必失疾行者不必先弛行者不必後則天定之故耳新甫其心罔不在民民將焉徃繇是媚庶人以媚天子北面而覲忠簡帝心　聖天子加意民功務久任以需治成新甫之爲政也新必使終惠海昏畢計而反益將益宣德意保民和通斷閉遏絕闕胥無不畢達魯歌仲尼鄭歌子產則此其時是天道也在易之革巳日乃孚新甫承極敝而新之安得遽孚信志而行若貞不二積之則中孚矣上巽順而下說從鳴鶴和豚魚格其斯攣如之慕化邦之德也假六年提歲月則是革甫無歌而惠人無紀矣

梁令君入計序　代

豪傑而大所爲于天下者其心必有以超乎難易之外夫難易之相懸也日𣊫相倍然未有定數也泛舟于河安坐而因其械至便矣而君子曰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千里而涉波濤可怖畏者過半而君子曰水則覆舟水則載舟故以難之爲心者其勢必至于舉世盡難而後已若是者謂之無任無任之與任殆已渡章門而西則吾邑亦剭邑也前是操舟者固敗是求且前車纍纍相踵也人之稱

斯邑也者不以爲畏途亦央不以爲善地而南海
梁公以名進士來令吾邑其初筮而郎中相勞苦
也進熟者語百車公皆領之而已無難色登途以
及于境策馬之餘咨于人者無不周也要以備財
擇焉耳無難辭比至官蠱者幹之否者傾之厓者
補之弛者抑之或掃而更或張而相朞年治大成
上用是罔不推轂下用是罔不寘懷於是豪猾吏
世之所謂難制者也公胸中若照世杯不必屑屑
把其陰事而虎而冠者自悔而伏焉吾弟見公之

易若摧枯不聞其難也世有馴雉亦有陽喬混之
非法也別之抑未易公日進諸士人人有孟嘗親
巳之見至非理之干則神若先沮矣吾弟見公之
易若烹鯛不聞其難也國梲民生鍥急則濘娟縱
合則中乾此其難難在兩剩公在邑睞民疾苦若
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而微會亦未嘗慫于期縮
于數吾見若迎刃解者矣不聞其難也吾輩起書
生驟晉爲吏其緒至多其在吾邑近事而數年之
逋反覆莫可稽驛騷之敝更多不可算乃公從容
應之亦一切治辦不聞其難也至如文事之于吏
道有間矣爲文事也者近超近雅近跡爲吏道也
者近實近煩近猥公左頤而於文心於題竅能令
宿儒心折右頤而傳爰書總會計又令老吏魂驚
一日而進七士所遴選皆軍鋒冠偶經品題輒作
佳士又不知公何以都無所難也其心誠超千難
易也夫心超難易者物莫能難之旣莫能難之即
並可化大難爲大易且非特化難爲易而巳即衆
世所稱大難大難者舉若以成之舉若以顯之故

夫才士也難至而才愈生智士也累至而智益明
吾達而期焉近而徵焉于公宰一邑如是知公宰
天下亦如是且抑以公鄉評之孰能性行粹白如
仰之雖且淵然千頃之未可淆也有如我公將不
以爲陜之沙湛之泉乎其武庫森森通達治體將
不以爲岱之深霍之崖乎其英風勁骨將不以爲
海之介乎抑未也正蕭之際誰爲正色凿鉞潜消
纍萌者鼻祖耳孫隱若相待君家文康得公有光
吾所期公殆無央矣

賀陳令君入　覲序　借姜宮詹銜

陳令君之令新吳也三年政和期當入計時暵荒之餘闔境䰟䰟冀怙恩慈請留無　覲不可得於是農夫老古相與咨於途髦士俊民相與嗟於庠夫豈不知冬發春旋特須揺間事乎而邇之惟恐其暫遠也就之惟恐其或隔也攀之戀之惟恐其不自致也然而德意所遺寄於祖几吾以為無遠矣教思所留明於邑筴吾以為無隔矣艸野獻恩信下華袞吾以為無不致矣公以州望起永嘉以

異材擢正始自其舞象以至公車之日下筆而言語妙天下晝筴而談吐驚座人毎郡邑有大利害莫決輒㕑左問公公出片語立定之當事遜心老吏咋舌其筮為令也所奉新邑號積逋且多訟或怵然為公難公爽然無不足之色日行也贊者急病而讓吏選事猶可惟命之從況云擇地至則開誠心明約束持大綱其前此出納之弊之經於蠹變而不可窮詰者如絲之已棼如病之在膺聽之則益深急之則大潰公念今百里令則古百里侯

侯者候也視其所候奉之　天子者為民簡牧非為牧簡民且又不聞夫牧之說乎夫將喣咻而愛養之無寧以保障易繭絲催科廢撫字若望堂皇而呼父母乎則諾既其名未旣其實實其言此有二語焉曰豈弟君子樂只君子而已是何必匡說詩解人顧從有良牧宰來率繇斯道公執此之見堅如金石以故符檄程督雖嚴而徵比調停有叙其愛功名之心卒不勝其愛百姓之心它如除馬戶僉報之煩條弛石渠過糴之厲禁華火耗作樂

輸之氣黜籠雇清乾沒之源犀燭有餘也而常戒盡情鉗距荷平矣而庸須終訟是心也農夫老古未必知而髦士俊民或窺之公又精于較文所圖乙靡不厭諸生意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生儒蒸蒸為力請於學使者各得加額仁恩和厚寔周浹士庶人即可閒時有所峻法要以仁惡害人義禁為亂如御者之於駕後者鞭之如孳者之於圍敗者去之夫亦猶行牧之道也是舉也騷駒將唱衿佩載思乃屬丹青爰抒臥轍越王城耶憑川水耶衆

大雄而洞八百耶我行其野見若馴者焉見若茀
者焉見若無異而飛者焉見歟烏歟爲勞苦諸父
老而飲焉亦嘗錢歟嗟乎其澤篤故履處皆分身
其戴深故種種皆生色無形之感則繪畫之事後
素功無假之思則洛誦之孫傳副墨夫一邑耳人
腕之嘗鹹其難公理之自君其易乃知凌颷之羽
不求逆南陽之風雅夜之晔語思倒南陽之日公
寔未易才即今者厯原而西列邑四譬之潁川四
長則公爲首稱異時樹駿登榮且未有異公部内

求几孔則昔我同門友也諸生欲爲言以華公行
乃道几孔謁余余因史氏不能以不文辭况属在
容遡與分九里之潤倚合丘里之言第爲隱括書
之亦不爲無微補

賀陳父母入計序 代侯諱汝盜永嘉人

能辦天下事者必任其勞者難者于已而諉其易
者逸者于人夫是故履乎人之所不爭而行于已
之所獨到皆逸之所在諉皆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勞之所在
將悼勞去之色勞居其逸乎[illegible]

勤將容頭過身矣若是者謂之無任有人于此[illegible]
然若然不擇地而安之不與僚士爭濡沫不與達
士爭閑曠并不與修士爭功能則是乃所稱善[illegible]
者也布稱者也大受者也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
者也非百里才者也則我邑侯永嘉陳公是也侯
生于名邦出于名家奋筆而縱横皆名藻談吐而
錯落皆名通度務而指麾皆名畫盡人人知之人
人能道之當選之日得吾邑焉時邑子之在都門
者聞之翕然相慶其非邑子也者聞之則褋然致

謂謂之也者以吾邑積逋積猾又積殘也乃慶之
也者正以吾邑積逋積猾又積疲也夫其催科有
法何患乎逋綱目不踈何畏乎猾撫恤具篤何慮
夫疲則我侯苦心籌畫有未易悉數者侯自下車
以至今日敦講約謹于版法大懲清飛詭剔積貯
微比有方訟牘無滯其幹辦可謂多矣知馬户之
食報擾民則持之知權禁之巡攔爲祟則弛之知
出内之庫役爲奸則杜之以至憲檄督責甚嚴而
侯不忍加怒于百姓其勤恤可謂至矣星而出星

人吏手不關内預不經使金如粟不以入庫郎
今上計至無以具資斧其窮蹙可謂極矣然而侯
終澹然也侯終夷然也雖有冰蘖之操曰未嘗言
清雖有調停之功曰未嘗言惠雖有八面之鋒曰
未嘗言敏又有進于是者胸藏武庫識時務如觀
火而未嘗自言經濟衡量諸生其品第不失累黍
而未嘗自言藻鑑也夫非不言其意誠有以自下
也夫讓者物之至灸者也漢史之傳循吏也其作
用機軸無慮人人殊而總之則曰廉廉德讓君子

意可知也故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我不敢傚我
友自邀忠之致也曰者旱旣太甚我里孔瘼求免
覩若紛紛侯未數數然也斯亦眞能讓之一端乎
又風渡虎漢臣偶然之對復似偶然不知此偶然
正其所以反風渡虎者也蓋惟不知也之有可規
避故其精神之入于物者銳而動乎物也眞故讓
人之所不肯讓亦任人之所不肯任矣書曰誰敢
不讓敢不敬應讓者應之本也謝華愈盡務寔愈
滋雉鳴上風雌鳴下風莫適爲使而潛以應之今

聖天子允恭克讓于上而百工雅化于下有如大
計羣吏進率屬者而問之問操履則以侯之刻厲
應問事功則以侯之幹辦應問歲事則以侯之勤
恤應　天鏡高懸物色無遠盤根錯節終需利器
舉重致遠應屬僻人卿欲終讓焉得乎余里中人
也而今宦于　朝侯入而　覲則余得從容以覲
于　京侯　覲而還則諸君子得追隨以御于里
余得侯之慶暫諸君子得侯之慶常乃諸君子猶
呈皇焉繾繾焉而預索贈言于余以當陽關之唱

也則至是而慶者眞慶訝者無訝難易勞逸總置
不論焉可也

送龔廣文遷六合教諭序 代

在今甲諸天下郡邑各造士則設儒程督之其
職取日有課月有稽文行有鵠雖池之輕教綦重
矣列群立脩于邑故多置訓而腳之邑則論奉綴
制左右訓若在鴈行故以肘則訓不耐不掣以肩
頸則訓不耐不擽己蔣則失人已吐則失己無徒則
徑走則汚一或不謂殆難以訓故其爲訓也良

者其後多良譬則媢㛅教于公宮謹㣧搬于祊服繇此而宜有家致千里其誰曰不然龔訓君之始丞吾邑渾渾耳樸而不華已則熙熙爾曲而有直體已則于于耳㪉而日親諸弟子翕然得之比及五年晉諭六合邑縉紳文學夙戒仲息中則以君家大人故善先生君兄伯仲故從先生受旣廪受成均若奏賢書則先生在事王春最轉衆將有折揚之言其唯尊公爲嵩矢迨擢下仲息故在京邸乃術成言如𦖑者余不佞無能爲役頋惟奉教之日久矣且出縉紳文學之公郎公言之宜非

訑夫訓視教猶令視事令和民訓和士頋令之受事者率假鷙發而濟很貪不獨其吏卽儒亦然昔夫巳氏御吾泮中浸假舍木舌而爲梟音頋爲諤諤則㹢狦而螯獨醒君捄碎以衷卒之用能得士乃今而建招南指則當事者實以三輔善地胙之常德售矣六合故棠子邑其地則楚晉六朝文物所更被其人則伍尚范廣劉穆王績所熟遊其山川則瓜步桃葉滁河秦淮王氣經焉國家肯隸京都湯沐斯在君故饒奇多蓄乃今而與衍足寓目古績足盪思觀風問俗足以知政地靈協矣奉德之經藉地之正待時而駕在此行也婦順章矣調習至矣著代服遠將焉避之行之日時維朱明上應牛斗則盛德之王東南者也諸學士之旅而語也卽德而發宜必爲清風爲振玉感知而鳴宜必爲流水爲高山攄際而吟宜必爲夏聲宜必爲廣樂本之美𢡟情深質有文矣若夫美令德之窈窕識天馬于椎奇則惟賞識者事余則安能于是

仲息起曰甚善幸六合者以先生幸先生者以異日頋依依桃李其若楊花之飄曳者何嘻無患也昔雷次宗講授南國終之歸息匡廬君家本南州則桑梓也異日者釋閣政謝天閑余且得期君于落星五老間作汗漫遊卽二三子挾策過從足吾頋矣奚以之臨岐而悵悵爲

開公緒論犁然當心公亦振育
得而奉之不厭而公任已久候
河報可矣諸君子仰而嘆俯而
久勞于外先是不嘗議
內召乎浸假而屬公於銓公當
而屬公於典公當爲燕爲龍河
公爲也噫諸君子易言河耶難
乎一綫而吭國命一舉而漂千

此不如難之乎洪之方滔也天
而孟氏龍蔽之一言曰行所無
豈嘯諸核稜之目哉

方玉堂文稿卷之五

南昌宋應昇元孔甫著

浙江丁汝驥季俞甫

恩平吳國柱■甫　較

序類

贈陳君光宇序

陳君光宇之以行誼修明著于鄉也里中士則無不人人稱彦方矣而君實多智饒才譎當其受壓事既歷薄之去而爲吾伊稍涉其趣又不肯竟學

巳乃喟然嘆曰嗟乎吾其以款段終乎則去爲椽功曹用文無害積資走上都上都無底甑也業巳染其指於冠蓋之中遂爲無訾省泊引籍曹受冠帶度終所授倅丞尉之屬再考未足相償矣而陳君無飢色益發舒召相知燕市爲酒人遊相權甚也諸相知乃無不竊多陳君陳君何以能然哉玉裔孫曰吾嘗委頊黑貂至再無成則竊稱山王山王者素侯之說也夫人生適志耳然而寒上蒯鋏固有所不容巳淵明所謂饑驅益實境也若乃奇羸善息亦既充然郤奸官不過多得錢耳而且營營爭之所持者奢所收者狹以是爲佐縣官乎則可也始謀謂何不亦錢乎乃今觀陳君則吾念又不復如此何者人生而具奇異色體便輕安而心夸矜勢能之榮所從來矣不可以化是以孺子垒羨閒優轍哺婦女擢金珠富商大賈占身富爵溢出不計田舍翁多收十斛即思異服綵窅鄉閭又況陳君蓧大智畧而欲用其未足者哉天下不與■久矣苟有異能鬚茅皆起此亦布衣馳騖之時

而善晝者之秋也且夫得時無息處卑賤之地爭時之會非世而惡利自托于無爲豈士之情哉故胥人者去其幾也赴時者猶救火而追趨惟恐後之然則陳君之所保可知巳是舉也與情熈熈善頌善禱服其謀匪占質諸齊光遠而有耀者其君之字乎惟厥發祥以潯陽義以正肇錫嘉名符其祖矣同人于燕出門有功技轄井中孟公之所以爲烈耶黠頑孺子之爲宇宇天下亦如此夫苟能奮發于儲胥奚必拘拘于賢良甲乙之途陳君陳

君使而多財吾爲而宰矣

余猗叔楚風小叙

新吳昔無詩陰時夫諸君以其炮其識爲其詩弗取也大智老禪不以其禪爲其詩而不言之教至今宗之故新吳無詩有之自予猗叔始蓋猗叔爲余吏人行筆硏最習幼負氣好冥搜中歲學道契先天之旨又多不得志有司孤憤激越其雄心欲化以人而禪心相逆以出故稱詩益工出示楚風予得而卒業焉大都矜于格而潔于裁以方輞川

若小屈其佳者眞入襄陽室矣蓋予嘗爲說曰新吳無詩而有其禪今猗叔有禪又有其詩然則猗叔所得不旣多乎客曰子何許人也乃持論若此不以一言張楚何無香火情乎予曰此乃所以張楚也夫以新吳無詩卽新吳之人自不得聞執天下之人之口而令猗叔有詩卽天下之人庚不得指之新吳之人之詩也且猗叔自小銳耳然旣及之日卽竭餘勇縱橫江淮其能過三百乘耶余房人也無特摽特甚終日稱禪常不持一齋童而習詩顧視篋中了似長康畫厨直謊飛去後之君子若有板幟立幟說法藝壇若大智師之於禪卽猗叔豈妬之乎不佞且共建鼓招之矣

序梁叔建先輩詩稿

昔之論詩者云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以今觀于梁先生之稱詩豈非恃其性之所獨近而板乎風之所不得囿哉何其言之寄綴而多姿婉變而有餘思也蓋恩平故僻處山谷在古雖曾設軍州然文明總昧昧爾且士氣濕蒸

載籍罕其卽有嗜深三篋好等百城者而繙視稍疎不高士耻之壘則果脈望之腹欲得讀破萬卷提下筆於如神談何容易矧今自成化間設縣來猶未有以賢書奮者以故士益自廢鮮能有五岳千秋自命雄長之想惟先生資性津津特長詩教幼而結社於五羊端溪之間視一第猶拾之耳然竟以不第起明經適燕宦陝上國風華中原物色觸目挑懷益昌其所爲吟咏者解組林皋今且老矣而稱詩不衰其所爲舊邑志稿余旣採而命之

梓矣所哀集平日得意詩文則若以余爲可與言者而請郢斵焉且屬爲玄晏嗟夫玄晏不足重太冲太冲寔重玄晏昔人已言之矣矧以余謭劣何能爲役蓋自承乏幸繇于此屢以賓禮禮先生每緣設榻得聆高論所談及當代啇盲一方肯綮未嘗不如錐如畫欲泝欲號不覺相莊動色乃知先生負有心人也閒傍及風景流連華艷狀發之事又若相視而笑接節成歌莊者禮意歌者詩情也故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若了無情矣無所云始遐

問其止哉足故余于先生無所不醉心先生于文事亦多所結撰而余獨歸重于詩者以孤行其志能成一家其往處擬諸古則崛與王孟爭勝毫氂間較諸今則與七子並驅者在嶺南則有公實楨伯惟敬諸君子而先生亦翩翩足參一席也若大齊盟引重則有昔時某某諸士仕宦得朋則有某某諸君林泉嘯傲華衮之貽則有何相國陳宗伯諸大老盧原父某某諸龍士而余又曾聞向年余鄉豊城李先生以備兵使者平恩界三巢十三村諸賊時先生尊人以絢寔以諸生參定密畫嗚呼此其淵源遠矣别材别趣獨言詩有也乎哉

序徐孟璽四書制義

客有致徐孟璽之文於宋子者曰此安邑掌教孝廉徐先生作也先生祖孝廉父光禄前司寇鏡公行素節概而今少宰白棲易公厮附也光禄清白練達爲時名卿而先生漸染淵源此如迎風襲芬能文宜爾振鐸彈冠不日廣文飯不足耶而飾宫墻訂從祀力存祠誌塔諸大事至捐俸以從之不

郵也倘古所稱儒生時便以天下爲已任者歟不然何果以篤也余與孟璽初未相識屏居樂棘中意氣都灰見人誦時文多白日欲睡乃讀孟璽文洒然喜之已而嘆曰臨朐饒材如此哉夫臨從古多聞人在昔有宋制國學誠多偉然而鞭撻四夷之志凌厲千古之思貫穿百家之腹寥寥寡聞詎多見者至其創爲制舉業則因元運之有渾沌六書之有飛龍也我　明循用其法設科取士撫爲先鳴嗣後日新月盛至義仍先生出而振奇之

王莫之與京乃今作者林立以有孟鼇板新領異絕倫超群雖天資實然亦所繇來者遠矣客曰固也然子何見而喜之若是曰吾見若之靜間而似閉見若之洶湧而似開見若離離若列星之行見若窈窈若鬼神之驚蕭總遇神女後逢雨認得香氣曰此從巫山來況乎筆墨之間異色奇聲衆香妙味歷然覺觸森然法相根識塵界混同俱化者乎既而嘆何也曰感也夫臨川于今可謂純用奇勝者矣然奇者或不必售即售矣或不甚售則夫

售者顧未必奇而甚售者顧未必甚奇也若孟鼇則吾知其奇且知其售又知其甚售吾是以嘆然則其若逆之又逆之何也曰天也蓋壬戌之役孟鼇幾奏首功矣而弗果焉知非老其材而厚之金之受冶也經幾烹煬而金花乃現華有優鉢曇不[illegible][illegible]出時一現耳今者孟鼇則其方現之時也吾以相其機殆將操大纛而舞者也曰於先輩何如曰是固可論先輩論文三言足耳曰顯與淺今世所尚雖三言亦足曰與峭透孟鼇之欲追先輩者韻也蘊也其欲過先輩者欲也艷也其兩兩相比者則也力也且孟鼇之不得爲先輩也時則使然刻昔之舟以冀今之獲譬之水墨牡丹不入時眼久矣要以花樣一日機杼千年生今斯今代有其至而至者欲兼且鮮參具愈難咄咄孟鼇其所謂參具者非耶故曰是將操大纛而舞者也客以爲奚若

賀帥母鄧太夫人九十壽序 代用唐禮侍銜

今世間名人特起則家庭間必觸月琳瑯蒲前馨

鶩將起而從之從之者在後開之者乃在先則雖有隱德爲之前未有不兼內助者易稱介福於其王母詩歌子孫本之女士倘非善言福始德先者耶新吳居西昌之西山水聳激其士大夫多砥立以余所覩記如宋莊靖公蔡恭貞公皆凜凜大臣風烈以及今都僉帥五實兄殆鼎而三矣五實兄與予同官于 京久旅邸過從商略官政外各道家世甚晰其贈公曙溪翁實有懿德語孝謹則萬石君膩腧數馬之風也語解脫則亡無氏與修實

悟之巫也而太夫人以貞静淡素與之相配藻蘋別于壼而贈公因得以少思寡欲室廡犯齋之人箴管樑于躬而贈公因得以從好樂群里標通德之號月也純德凝祥坤貞啓後有子四人五貢則其仲也若孟若叔孝弟力田不失素風季敦儒行服勤尤著凡所以事太夫人者無慮皆承顏養志克當親心即友恭之間善道有以相及而椎布訓儉鹿車式勤問誰爲之太夫人實自食其報矣孫曾廿許人來者未艾今其長者則嶔峥嶸頭角柭

目雄飛矣即其方就口食者勝衣數尺者無慮皆眉彩清韶神氣遒上見者咸目爲後來之秀是知太夫人之食報且無盡期也至若五貢之以制科起起制科猶易耳令淳令婺而皆以循良著著循良猶易耳居鄉而扇暍慈被于里閈入官而骨鯁手現于朝端巡鹽巡茶以至卿寺使金如粟纖毫不以入帑而所援括以佐縣官急者前後無慮二萬金此異人所難然猶若易爲者則門戶角立而嚼然能不失是其求遊璿苏撫立祠歌詠者遍天下而超然免于評論此人不能窺其際而愛莫能助者正太夫人內教之有素而詞莫能罄者也君臣之際如此可以知母子之際矣就如昨者以鹽糧勘合之　差暫道歸里屈指抄秋實太夫人九十覽揆之辰苞栩皇華將無亦交觸焉乃太夫人特促使復　命來京此其孝慈之際爲何如者其新婣太學生庾廖于野亦望族且意氣翩翩賢豪間不遠遥天乞言致祝稱壽于秋而頌戒于春夫亦猶尊親之道也因爲縣括授之以待舉觴是日

也　北闕榮光西山爽氣王樹蘭孫繽紛駢發冠紳而前錦劇以薦者即貴若金張學若馬鄭文若韓蘇齒若申轅無不偃然自命以子行而祝太夫人若西母之偃偃于雲表而不可幾也榮壽若此除圓通大士若魏夫人已上一輩人其受用不可知以觀人世則炎稱希有者矣

帥毋鄧太夫人九十壽序　代用姜宮詹衔

天下有得全無有哉千秋所頌五福而已五福根荒一元而已元者何善是也上善若水非曰篤也

善故善也沕沕穆穆亹亹之微榮衆而未知而降
者受者淼不覺夫凝載之蒲稽茲謂福基况夫坤
德居貞彤管流美有言不踰閾有功不出門而偎
以浣濯儉勤壼職常儀有意爲好處窺之淺之乎
其言内美者也若是者吾深有羨于　帥太夫人
而若不能名太夫人太夫人出于鄧其族西昌之
望也歸于帥則新吳之望也曙溪翁以隱君稱贈
君其生也感釋氏之抱送其長也劾龐老之薰修
生平不二色無爨酒結胥助因滌除殆盡而太夫

人實以爲夫相莊白首無成有終則太夫人之得
全于夫何如矣曙溪翁旣以一德啓後三槐蔭廷
四子講德亏裘競爽無廢皆具儒行而仲公特用
儒術與身居日月之際立身行道揚名顯親正未
有艾則太夫人之得全于子何如矣芝蘭玉樹誰
不欲使生于庭階然多而且賢天與人時爲帝矣
凡爲太夫人含飴而撫者無不聰明才頴發戚有
聳今曾孫之舞象者方婉孌也綿瓞成群奕葉輝
映昔爲通德之鄉今作鳴珂之里而太夫人實以

高年嚮茲祉福則太夫人之得全于孫又何如者
且非如是而已仲公之仕也飛舄則觕循吏執簡
則號直臣運籌儲偫則眞經濟能手然當泰昌天
啓間仕宦亦難言之乃公清聲直道竟無撓也
葵藿衰榮竟無頻也則君臣之際太夫人兼有以
得之天下有得全如此者無有哉雖然抑思所以
得此者皆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倂非得天之
得也葢太夫人淳渾淑貞九十年如一日爲婦也
而情欲不介乎儀容爲母也而慈祥不岐乎布素

人之有厄則教之恤子之能仕則教之忠且日者
不聞乎勸駕之說耶當仲公以冏卿奉　差而出
期當復　命寔戀戀觴期乃太夫人則督趣不少
假也曰行也無辱命太夫人卽自恃精神難老眉
壽無有害乎頎人情誰有以膝下懽榮轉盼樂事
而汲汲憂國奉公不以此易彼者然則至孝者必
移孝以作忠至慈者必教忠以廣孝太夫人於善
道慶源得其大者乃得其全斯足以觀矣是舉也
若以錫類言之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請爲之歌

詩若以發祥言之則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請爲之
言易人徒知祥增慶衍爲太夫人之得全而不知
衍慶增祥僉得全于太夫人也余于太夫人居隔
百里雖闕八拜之儀仕忝通家不殊三祝之悃時
維九月瑞届九齡先五月于登高聚百順于庭下
前朔乞言者非肺腑之媚則蘭金之契也記與仲
公同官相友實資誠勉　封藩鮮國則有行已不
辱之勗講讀纂修則有夙夜匪懈之囑承乏考試
則有拔十得五之規黙想淵源誰爲所自乃知德

產之玫也精微明德之被也誠遑卽微斯請敢靳
有言誠不足以揄揚太夫人乃揄揚則如此矣

大參玉翁鄧老先生七十壽序

今上崇禎首元歲紀戊辰仲夏朔吉則我
舅氏玉筍先生七十覽揆之辰時　先生方從參
藩歸壽之日榮問四至嘉德絪緼黙而憶六十九
年中
貤封綱叠則顯揚已無遺憾矣悲廣惠則沚于巳僉
聲施裕後開賢則吳揄芳餘樂事而起視□先生

則髯髮尚玄覩聽視中身無少異則相與竊竊然
私計曰是遵何操而能若是其謙之得益耶其厚
之能載耶抑其達而於世未數數然耶是數者先
生皆有之則先生嘗微而貴矣然且滋益恭先生
嘗貧而富矣然且滋好德先生嘗晚而遇矣然且
滋無愁以是稱先生祝先生壽豈遂徑庭雖然有
進于此心可微契口不能舉其辭者則先生其中
洞然若未嘗有貴賤貧富遲晚之種種也語曰發
一之危其榮滿側發一之微榮矣而未知夫且未

知矣吾何用測之而安從祝之卽我黨二三君子
或曾被容接輒擬登龍或積荷飾模方欣附鳳情
僉欲見乎辭言每不盡其意無已亦有以孔德之
容屬在耳目疇離之像現覩引伸在鈇鉞界內所
未易企而吾儕分中亦多有待者實而著之其可
乎乃匠意遴詞臚行以進其始進則廖君邦英君
有雋才而厄一遇晚列明經光耀之業將無慊焉
覩先生顯懿以光先斯時斯情蓋可知也於是爲
陔蘭之歌歌曰烯陔蘭華以滋吁晚榮永孝思棣

之華翩繫番鬭舊德芳樊馳身不為如為之揚哉
題無窮期其再進則宋君國璋君父別駕而迺家
宰少事先生于家塾斐然有意蜚鳴今以貲起府
慕家慶國華仰高山而歷封祝意有在矣於是為
高飛之歌歌曰有羽高飛嶽削海徙榆枋之雀搶
地而已大年小年其量如此八千春秋三千擊水
先生出入有譽無訾先生錫類有加無已先生之
鄉裔樂之里其又進則宋君應昇應星兄弟君兄
弟乙卯並雋邁矣而至今尚在公車且嗣息尚孱

先生自通籍起家則已觸目琳琅矣今而功成名
遂蘭桂森然保艾之休誰與競者於是為玉樹之
歌歌曰三荊憔同株玉樹當階榮相門原有相卿
後或懸卿散懷仰無懷何應後何嘗何必納偽祿
然後得長生其又進則宋君士中君名家子番舉
淳廉入仕有聲今方徵用又多子且賢宜無所決
然獨嘗曰吾輩獲廁名千佛只門生義故滿天下
受用不盡此非不足君所乎以視先生謂何如耳
於是為桃李之歌歌曰厥原一何逶遲雲霞起

遠標忽衛絲鸞文蕭聯翩自庇以遨嘯孫登祭
喬公門桃李相招涙弧脫派任便指領府余東㝯
廻波衛日僊僊詎為含愁不見最後則拗思脈脈
竊有思焉
新天子景運隆熙一切飛伏所共詠游也然賦受殊
而境緣別矣卽以其較先生先生奉初優游之日
其猶碌碌未知枕駕之期先生含飴聚順之時其
猶皇皇求而未得之境觀其神候覘其後福則斯
日也其不與

國家升恒之運同若嚴端矣哉於是為會昌之歌歌
曰鴻冥龍德應會昌
太平游泳日初長五絲約臂輝且煌絲舞繽紛為樂
方摩娑銅狄函荷章瓊漿芝核問菖陽襟天燭兮
府地榆陋百排兮明月珠喻元和兮飽靈液鄰林
椿栢千尋竝願向雲中開羽翼佩服容華瑶草色
舜日
元年歡無極歌竟祝禮成遂書之劇 首衙乃師御史
大夫而為華則余不佞云

壽某母李太孺人九十序

從章江渡迤西百二十里爲新吳新吳之上游西盡百丈諸山勃窣崛焉是生蔡太宰其下東望西山錯竟西昌則宋太宰諸縉紳所廬而縣城踞其間諸某族焉某始遷百甘坊其秀發于百丈太孺人李氏實居百丈之宋所謂遷明德而立厥配此其自也甘與宋則世親自太宰以至于今締好方睦余昔以事適蔡入縣境接諸大夫長者已而乙卯又獲交孺人外孫宋元孔長庚兄弟故得君知

太孺人太孺人者縣尹嘉魚公之婦隱士紹山之妻而鄉賓能所君毋也紹山君世惇孝弟又慷慨行意不屑屑作產孺人以一德相而成之又精勤于女職紉枲修滌凌褓之務飭靡後時故雖費亦未乏絶至其處勞逆事外絶勃谿内絶腹誹則久微也而能所君亦稱能幹親色養俱備自與紹山君優游白髪亦既多年而孺人今茲九十尚良飲食善步能起神明了了不與人隔槩諸人生不亦希有乎哉希有難逢入情誰後於是同姓若知州

君輩親若宋若廖若徐輩通家若李若顔輩謀修酌者之辭相率造不佞言以先康爵也則以孺人亇求多于文乃能所君欵欵若不能已于懷以爲毋而毋矣以年則九十不衰以相夫則偕老不愧也其啓孫則鳲鳩慈愛不減也乃子而子乎哉奕奕世葉夫獨不能發皇耳目以爲吾毋光郎返哺數十年依依令人之謂何懸在而但是之爲歎則是正所爲憮矣夫福孰過于無憂者郎孝孰過于貽親無憂者況九十之無憂乎自吾通藉至此與

學士大夫語見里巷間父子所爲旦宵相把搔時其饑飽察其寒燠狀未嘗不愀然若有所動而廢然嘆何者遠親廢養則未有甚學士大夫者也郎勿論不遇幸而及于顯庸而還念及從前疾痛之不及訴拂邑之不及宣不知其幾矣過又或不逮養也逮養矣以月之日十之約畧書札居一案牘居一姬妾之奉居一晋送居一飲讌居一委瑣居一道路居一出納居一然則所爲承顔者無多耳偎日被遑奉大夫冠服之陛離與體腹之乞乏孰

切聲譽之炫赫與頫氣之慰藉執與取要相提彼
所謂養口體者也此所謂養耳目者也口體耳目
寧詎足相笑乎哉孺人有子色養不違數十年一
日非僅口體已也志亦寧焉矧也甘有明德孺人
又益篤之固已宜于夫矣若需之更已宜于其子
矣若需之愈需愈大天寧無意有孫三人皆惇行
知向學濟發有待卽余所稱孺人女爲元孔兄弟
毋也者質充奉孺人教以明章發祥其以開外孫
者開其孫又可知也則孺人之壽乃僅與後役常

戀者修久長已哉故曰小年不及大年

壽鄧敬齋先生八十序 代

以余觀于敬齋先生抑何得於天之醇而定於人
若深也蓋蔗隆之交季公業以經術名家矣公家
西山勝處秀靈之所蕩滴鬱爲金友玉昆而公爲
冠卽文潔公入而射策則以著作高時退而家食
則以性命鼓吹而世推公與文潔者無異機雲之
於文淵齡之於學也公之請老于家也翛然塵外
壽晰且耋而矯健有加是遵何養哉君子曰敬齋
公與人也得全矣無得而相焉則今之稱斯觴也
其謂之何曰祝之祝之其囊岡陵蓬海盡輸之也
哉曰選言爾易之選曰煩言之而不精則將約言
乎辭此其選也夫苟一當乎平生質斯可矣焉用
誕辭此其選也蓋公之德備矣結髮奉二尊人懿
教卽一話一言終身焉事伯叔父如其父事伯叔
大父如其大父起家學博訪考亭遺址四建黌宮
風厲憼而天荒之邑科名蔚起宰邑茂著循良卽
巨奸無敢亂政廬因江北所平反存活幾千人滯

牘沈寃窮日夜剔抉之企得請遂爲當世第一晉
守衛五載姑藏之潤澹然不涉於辭至問民疾苦
振衆利便則事事稱極辦也夫公之德備矣無不
宜壽者其奚選選之則公有所爲數者而非數者
卽爲公也吾别有以得公者矣尼父之言曰仁者
壽言壽命之源者莫精于此乃又曰剛毅近仁夫
剛毅發機也非潛體也以是語仁則無乃壽之說
致相刺謬而吾固思之矣人之生也惟無慾故神
完惟不橈故欲净欲净神完則壽者事浸假鄰鄰

髓峯搖精滋甚蓋昔文潔爵致柔矣而其抗志空
文必不肯依靡一時以弁髦直際者則強立可想
也公以是開發養成文潔亦以是自敬其修以故
生平不能爲二三言亦生平無二三心蓋性得其
敎而學足克之繇是閑于有家則必孝必友施于
有政則必慈必察必敏必恪必勤操以終始則可
宦可里而必不可爲榮肥可卷可舒而必不可使
繞指統之則一而已是故文潔粹精者也而中實
有主故雖氣清稟弱而不虧其壯公剛正者也而

中定無物故雖制行常嚴以厲而不滑其和固命
爲不朽而以最健之稟重積考祥則公益未有量
焉此吾所謂得於天之醇而定于人者深也若夫
愛厚在人尸祝無窮時古之壽有在是者則請祝
公以刑鄉天道好生多活人命竟以高大其門古
之壽有在是者則請祝公以子公祥之孝也覽之
敎也其十澤至比於淸淮僧儒之絜也曰吾遺子
孫不在越裝乃後所得孰多小年不及大年此之
謂矣則請祝公以世爽然是皆公之緖焉耳郎理
所必應豈言所必本[illegible]乃規規詑于三祝不亦未
乎故夫公之壽仁壽也仁壽可以世壽而要之一
念爲窮源吾所貴選言者如此

壽廖千謂六十序

蓋觀夫之福人也豈拘乎哉或捷收或晚榮要以
敦厚豐盈必自獲其應奇傒朂艾終厚集其功進
其解者正不作鄧禹笑人耳余姻氏廖兄千謂弱
齡英尚壯歲名場我生髮未燥已聞其爲振奇人
也旣而刑鷄胥命好結忘年遂通世講申以婚姻

晢二十年無間言里中多善交如吾兩人者或亦
鮮矣千謂爲社祭酒最多其偃蹇場屋亦最久後
先同人稍稍颺去則無不迭相過勞而千謂迭自
若講業如初比乙卯予從儁千謂乃言曰吾累日
夜狂走不知所爲徃昔不有此毋其境之覩耶情
之蒸耶抑吾日昭昭自以馳耶余時緬然心動欲
猎一語不可得念將壯之乎固壯矣又寧頼是哉
髮者爲栁惜之耶諺曰餓飯不及壺飧而胡劬於
壓紛而屢護也予何言哉蓋余與千謂久習見其

精勤出接賓客入手一編亦壽當室亦擩文心命
予即事其半將挾筴恐所矣而予謂能之有子四
人其季則予婿也皆勃勃有聲文業然予謂所不
忘者惟自致青雲爲念即世俗之見有以不入耳
之歡繾綣者輒而發頻曰吏夫壹取樓闌耳終不
能氣息兒曹手中及予友自燕碩兩家兒女皆長
且孟春惟壬寅則吾以降也仲秋之五則兄始壽
日也乃於其間歸吾女焉間就予謂則氣甚王神
甚堅請其近藝益勁迅拔厲而予謂頗自匿若大

有河清不遇之感噫嘻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
魁之世弟如吾予謂者豈竟阮哉雖然朋友之義
不忘規吾毋欲有進而難舉其辭乃今思而得之
一曰知足以養精精自餘一曰滌想以居名名自
隨於其覺揆也書以贈焉而爲之歌聞說三十年
前士咏逐莊騷日槩耳誰哉寧壆不寧砍我友廖
君摽正始墮地不願爲腐儒鏤心許是何知已我
髮方束已逢君君將意氣久嶙峋盡簪寧討先壹
飯挾羽戚將磨萬人幾番壘雨分窮燭幾處細花

對曉茵憶初結伴居山寺指數無何便飛去但識
貢家車且多寧知王相蒲難御三年三年復三年
更張更罷更相憐何曾刖後徒誇玉詎敢悲來即
上箋廿載心期皆避舍一朝命偶先鞭志目中
有吾自此因沙吐粒君寧然誰言六十足爲老乍
可新篇窮更好有男盡好綵筆人毋對明窗雄一
掃我來自燕塵滿顏覩君神守尚如山今年此日
君初度來歲秋香只等閑勸君何妨期月守祝君
爲君千萬壽訖說期頫四十年倘愁不至公卿否

以下原缺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恩平梁惟棟完泰甫
潼川歐中藨□甫 較

序類

壽陳雲龍七十序 代

君少年蓊任俠場中人也負材氣既以不得志於時則大而爲醫居恒廪廪德讓不伐其能而學醫則揣要精微必求出人意表以是其爲業大著余

氣清而骨弱年來善病延請刀圭無虛日旅邸得遇君洒然異之與遊處數年藥余不下百十番其洞余焦腑不翅若自洞其焦腑者直一方不足道也而自其遊士大夫間其相得亦壹如余謝之矯然弗受或製衣覆若伏臘糗餔乃庋閣耳有子三人俱用三語與金克家足奉君歡君非以其養養若也名公大人競爭問雲龍君嗣子安在不惜齒牙潤澤之君又殫心力精治刀七如神水卅之類計貲數金得藥數錢病者往往予少許起病如脫所輯占脉理及自處治經驗方皆奇確甚余嗣將板而行之君素元爽無攢眉態一日對余黯然若有欲言深詰之則曰却後一年犬馬之齒且及耄矣老而無嗣奈何余爲之悲其意且壯其志語曰人之所病病病多醫之所病病道少嗟夫天下之以道少病者獨醫也歟哉使人人如君之於醫披却蕉鹿及國家費人之諸不亦免乎乃躍然而爲之言且系以歌首歌曰我所思兮和爲和救飛蟲伏辨無訛良臣觀蔭炤婆娑京陌塵汚不可恐

呼我雲龍爲我診冷歎數語淸肺肝七發枚生徒見哂載歌曰我所思兮緩爲緩膏盲以深湯砭短訊之占夢何能盡良醫良金博物家雲龍豈其苗裔郎七葵虮膚若冰雪可知曾藏金蓮花三歌曰我所思兮扁非扁豈肥却走剩能鮮攻玉挫疽此其選賣藥囊中自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唉將南畊如爪大坐斷金華好洞天四歌曰我所思兮附非附軒農之遠邈難據張劉朱李庶哉遇千年桃竹共語會陳千年寶掌蹟猶新功圓果滿徹無極蹤

鵷鷺鸞登與人

甘吉陽先生八十壽序

今歲戊辰崇禎元年也。

聖明撫運機用一新宙合之英起而麟彬彪蔚者不待論矣即退而澤癯石飲之流亦皆充然有以自得况絓組自分壽祺方介者乎予以使事過里則俉吉陽先生初度之辰翁固予三與同公車者也方丁酉翁登賢書則齒已垂半百矣前此自少而壯力學食貧意殊安之再上春官甲辰之後幾遊

發中而不得㭗嘗司教金谿晉成均東箭南金所至若鏡縷品題而青氷自喬者不可勝數也然翁才實練達而於畢趨世諦若未數數然者一守荆門州士民之譽籍甚偶有不快于上官遂超然尋遂初賦以歸矣歸之日四壁蕭然翁意氣自若戚友過謁所以相勞苦者萬方而翁不一應領之而已自翁家居至今十餘年所未嘗見翁作一攢眉之態未嘗聞翁構一角距之端芝蘭滿庭蓬蒿滿徑歲時伏臘綽有餘懽出接賓客入對孺人口無

疾言心無襍想婚嫁則已畢矣而五嶽仍未之遊耄耋則已及矣而五衰曾未之現驟而覘翁步履聽翁音辭無慮不以爲五十許人者夫人逐壓而後形無怪其蹷也亦有清心自衛而或以蚤衰冥行而揺精無怪其竭也亦有襍治攝生而難於晚茂以此况翁一何相越之甚其巧乎有道耶豈非資任恬愉而闇與眞合者乎語有之壽者售也自售十可久之道則久矣抑其致之之妙所以然者細若氣微若聲即翁不能自知而予惡從知之且

非獨予而已雖今喜逢翁誕謀致翁祝薦紳如翟如宋如徐如彭如劉羅則視翁皆後起者也未仕如陳如王如廖諸君並聲迹相慕者也孝廉如劉如廖如余諸君所得與翁賦同袍者也文學如趙如廖如徐如翟非誼托肺附則名在領袖者也從以諸倩若一門群從以至孝廉二宋諸昆從則其甥也皆知頌翁祝翁而欲亶名翁所以又惡從知之所知者翁之八十而有嬰兒色耳其行年八十而累心祗盡如一日耳過未克盡洩其才華仕未

克盡攄其底蘊譬之萬斛之藏而幾輸三三占其留餘必多乎云爾則是雖不知之而未嘗不知之也擬諸形容斯亦可矣形之外容之表吾獨且奈何於是寓以奏觴而其甥應昇則起而爲之頌頌曰百丈之山祖燈傳焉光光相續熠耀大千翁之昇祖蘊眞其間以有我翁令德其旋翁於功名晚而乃遂雖則晚遂亦未滿志而翁視之了無有異四十九非五十即知六十而化孰爲古稀今八十矣神智不疑我觀時人刀圭是競上藥養命中藥

養性不知衛生藥病即病有士于此猿鹿爲群燒丹辛苦煑石紛紜有翅不飛有秘誰問翁無一切何獨不勤彼若婚宦未能臧半歡寡愁殷拂多心亂彈指八旬所歷無筭翁有一切何偏件奐我欲祝翁富厚以吞薄田饘粥風雨敝廬超然燕處誰復頤餘我欲祝翁吉祥裕後樹德已滋蘭孫方茂有來莫窮眞機誰逗再欲祝翁用其未足牧引漢津熊開渭卜蒲輪爲榮豕圈爲辱較遇則殊論心總棓不然祝翁碧落班班或降阿母或集綵鸞七

七靈草八八神丹安公安公八百是護小則謝劉大則吳許將無荒塘翁所不語請俱置此姑以祝翁翁有至賓非玄之從翁有容藏非禪之宗有物莫測無心則通藹藹孤庭繽繽蘭祀其氣則春其味則醴其象伊何香山洛水至樂大年只此其是何以微之惟周柱史

爲學諭岑君母壽序

君之不得志于癸丑也則我黨自是得師矣君起五嶺珠淵瑰異之氣升其英於君君全苞之發爲

文光怪晶芒不可逼視自起諸生至爲諸生師其所當無不心折者丙之役復罷歸諸生曰是天重幸我儕而賜之師也且會當百六不利第一人即微第一人安所置君君亦充然不悲旣返而弟子益進身先課業倍于曩時暇之日相與問生事咨家世爲諸生雖衆乎君皆若分身而處之君所爲俯仰樂事諸生亦無不鼓舞而頤上各身身也君兄弟皆好奇君固蚤舉耳以故君舉有間矣而兩尊人齒才逾六十來春孟月則太翁初度也太夫

人以是月諸生謀爲壽君曰無遽爾苟且徵衮於
諸君子以爲後圖諸生唯然弗也夫以我黨之眷
眷雖一月一覽揆吾猶而祝之不厭而憚賡巢乎
且太夫人現居師舍即一言有當用佐觴笑于太
翁寧將譔我先毋而後父不佞萶嘗思壽之道也
淺厚之所繇判崇替之所繇興有說夫亦以子非
降焉耳故有聖子有才子有凡子聖子上已凡子
不及格也才辯之士挾其資力亦無不可自致而
致於親矣彼其穎發也速故親無遲晚之慨其造

事也必故鍾嵤不能限其至其懇幟也高故揚顕
之業轉被而未已繇此言之君之致于父毋者豈
在小乎吾觀諸生所脊脊則固有以矣蔭映其德
采游溯其波瀾其所見不勝駝駝而意中何能已
已語曰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則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諸弟子之舞蹈于此舉也至
矣若先生之德皆可歌也夫蔣約畧而陳之則亦
有三一者詩書所稱受福者摧是將來勝耳以君
部齡尚在公車而一人又始壽也柵扶桑而未耀
可知其後繼矣非恒之咏不亦是哉則歌曰羅山
浮山如瓴甋月清霧紫霞光吐中有神人常春黍
葛洪之妻鮑靚女五年城頭聞其語呼取靈妃薦
王㝖花甲終周何足數椿葉萱花長如許何所觴
之緝絕椴一者劉之藜閣鮑之鹿車皆緑世濟以
爲美談太翁太夫人並載令德醞極而君先鳴若
孟若季騤焉今滕下之佩蘭者相踵也長發其祥
斯可知矣則歌曰漲海際天何茫茫神龍夭矯泳
以驤騰精愉瑞疇能詳君家兄弟不可常誰哉非

蹤非渠黃蘭孫孳穊列成行懋卿懋長寧渠央太
宜法酒分頭嘗何所觴之樂長康一者古稱寧神
莫大于萃歡心君方以雄才肆力潛養川而譽髦
入而色養君子之三樂具焉異日者滭大流廣以
尊以養又可既耶則歌曰洞天深穩儲靈秘誰人
開取爲腹笥帝遣鴻濛來看視芒影飛搖光破碎
寶籙真言筌一字絕勝交梨幾千歲花輪功德不
可議人籟大籟齊作意桃李叢叢珠纍纍薦以流
霞禊後禊何所觴之永錫類歌竟壽禮成乃張之

劇

涂母吳孺人六十壽序　代

涂母吳孺人者涂君夢虬母也涂君乙卯鄉舉則與家仲章同出楊令君門相與握臂道家世知母爲詳矣於是臘廿七日母六十壽辰一將同人圖修辭往觴維家仲因將以使不佞則術母懿且致涂君之志其畧曰涂母則幾乎全哉母出於望族爲別駕吳壽山公孫女十六歸涂翁於庠有聲數奇未第家若貧生男五虬虹鮫蠙蚡稍長就學皆翁自訓非不欲易子無以易也而至于拮据婚娶則母力多焉率三子婦克敏女紅至有孫女亦然兩幼子亦聘將室矣孫男允淳之嚴大父教也若遺其在父其懷大母養也若遺其在母涂母則幾乎全哉乃察涂君意時若有所恖然者將無以母春秋高耶而已售矣猶未竟售且膝下之青衿帯者強半也母且不免謀孫其何以壽母嗟乎若豈足爲涂母嘖者哉夫涂君而有所未致於母也乃涂君而無所不致於母也太史氏曰吾觀古相

慶頥者多矣大約主於未不主於旣存乎繼不存乎多人生六十始壽而七十而八十而九十至百年又多矣旣百年而問此後云何母亦有難其繼者然則倏過曆於窮期孰與望崦嵫而勿迫雖有江瑤桂之饗數薦則截然無味反不若甫一染指者爲有津津於其意也繇此言之涂母之可樂將卿今乎抑待後歟貴富功榮之難總湊也猶之七八九十也競爽者不必于一時步武者不免于相望就一人之身非先眺而後笑亦蚤服而徐榮制世者知天地之道漫故亦以漫馭之數歲而一進階一進階而一弛親德非不廣然至一品二品固將需之又需也將爲造物之躍冶人耶則必一蹴鍾嶌乎非然者亦頥其終獲之耳烏用見弹而求炙故夫涂母之慶新矣以年則始耆以德則偕老發於一而未竟於五券於子而未竟于孫吉祥善事夫皆簇簇乎有端又皆滔滔乎其無端故足樂也假設母卿今而耄耋而期頥而子已鍾嶌子又耆鍾嶌孫又鍾嶌其光景果加于今乎正恐更得

少減耳故吾謂涂母之慶也新且吾又聞之昨之
夏涸流忽泚者誰之池耶乃場中且有奇徵矣此
其故近怪然主者言之丘里言之夫止爲涂君一
人告也者而何渠若斯卽止爲涂君十舉告也者
而何渠若斯夫使涂君而無忘此徵而爲涂君兄
弟者與爲涂君子涂君兄弟子者皆無忘此徵福
當何有哉雖然母之福之斯以定矣吾知涂君若
兄弟若子若兄弟子皆將不能自已于斯也是爲
壽

帥母　太孺人偕壽序　代

余攷古彤管所書稱夫婦齊德而隱者若鹿門賃
舂奇矣乃若桓少君却華茹淡寔與二媛同風而
顕榮渥澤波及數世又何奇之奇也新吳帥成德
佳士束髮負奇偕里中諸名流登壇樹幟近與余
遊益露其爽而尊人益壽且康尊君其翁以歲昨
九月登七十是月之杪則母夫人設帨之辰諸君
將復修酌者之辭則屬不佞爲祭酒不佞夙昔叢
聞母夫人賢非獨有婦德並有母材少操作佐其
翁雖椎髻諸細碎務不厭黽勉益使其翁無
析益憂者四十年有子多而賢諸孫林林幼清皆
令業儒而自以身任拮据曰儒若產母左右盡也
爾曹毋荒乃筆耨卽勞筋苦骨吾其飴之君子曰
太夫人與少君也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它日者雙
眉介而白福齊桂藻蘭芬焜煌奕葉是將與少君
競爽則是日也視而酌寧假夸辭第爲之三復母
儀而借少君之咏咏之纚纚乎足當康爵始爵曰
宜名儒配少君推冶服短布裙文乎藻徽議宣清

隱德何間然者而耄偕且好飲旨酒錫難老再爵
曰王之庭司隷振振鹿車何約象服何蕃册有翟
其角㠥㠥孰蟠而飛孰運而徙朱紱方來母氏燕
喜三爵曰煌煌乎司隷再秀兮孫枝從容兮太母
寧識兮挽車安莫兮忘危斯言兮吾師何來兮青
鳥福祿兮致詞琅璈兮仙呂芳醑兮瑶卮今日兮
相樂延年兮無期於是其翁而後喜可知也曰吾
唯不能忘藻繁之功其自諸君明章之微百朋不
及此令子若孫而後喜可知也曰幸得借風雅以

備褒言僑康我二人卽無似敢不承受明德其翁
則喜子若孫則喜太夫人之喜登頤問哉卽詣拜
祝于斯者皆得懽喜無量矣

壽謝毅所先生偕壽序

吾邑中有毅所先生者姓謝氏質行君子也配爲
彭孺人先生幼治博士家不利去隱于田栖遲自
得不斷斷生産作業而孺人居中閫攝持家秉頤
事事辦以故先生愈益得結客自豪名日起及晚
五㕛夫子皆業儒有幼清聲而中子揆生猶負奇

廣交淅駿駿乎金友玉昆斐然競爽矣先生以甲
辰某月始杖于鄉更一歲八月爲孺人初度葢並
齒云於是諸與揆生若揆生之昆季善者聚族而
謀爲壽吾儕通家毋敢以繁文先華祝惟是不訓
之辭毋敢竊籍於有名公卿旣約則揆生來言二
三子何用壽吾親今之稱壽者非璽命異物則夸
矜勢榮瑤池之觴楚南之楯至異㕛其失也誕故
君子無取乃若仁孝之期世俗所名指上之顯揚
象服法醞之煌煌非乎吹之孝養則亦力四服賈

肴之所有爭吾宗自先世以來家世清白資斧詘
矣王大父故嘗倅某邑然歷歷祿之所入曾不足
以歲計吾父姊有子五人而食貧未改饘將杕菑
而悼肯播飼棘而忘反哺孝養之謂何曰此所以
宜爲先生孺人壽也生又言人親于子亦欲及時
見其名成與其志遂誠得名成志遂以詫於服勞
洗腆者同大舍藉勞令遊親失養卽華皇皇莪菉
蕞猶將不躍于懷抱獨柰何曠日持久猥自托顯
揚之業而曰吾有待以寧親誰能聽之日此所以

宜爲先生孺人壽也今夫犬羊鷄鶩聚溷逐蹭豈
不訛訛而素鴟凌霄玄豹隱霧其所托者淸矣今
夫日及朝榮芝蘭夜落蒼松翠栢拂青雲芘百乘
撼頊風烟而千歲青青其所培者厚矣昔伯鸞鴻
冥德服偕隱迄今欽而仰之其高誼榮名逾于偕
爵桓少君相鮑挽車遺榮若屣至子姓赫奕猶念
安不忘危何怭怭也要以清眞寡欲故其神不攖
厚德載物故爲福不近具是二者具斯久視之徵
符得全之異數乎且世龍蠖有時詘信相伺不見

君家挺身入一旦起仕劇都顯厚猶檢之耳子弟
修其志無悝無以顯揚無以孝養授生日害遂起
書之爲先生孺人壽

壽陳逵川先輩八十序 代

夫壽何昉乎岡陵松栢詩三百志之矣然而燹至
斯祝不繋其期近世有言率於懸弧之旦十年遞
進頌辭滋多藉令極稱久則大椿冥靈遠則羡門
松子侈詭則盆火棗爲米桃凌假引之正辭不啻
庭徑概諸寓言抑亦昔人比興之義無庸苛求乃

若不寓而侈其誕滋甚擬德即湑滴尼轉程材即
尺寸董賈絜遴即衞畢金張彼故近在人倫何無
稽也余姻氏廖君受室陳逵川公所是歲六月翁
登大耋廖君夙戒觴期卽謁余言以命酌者余聞
而竊有概于往昔翁故立名行冨蒐獵卽少而諸
大帥無敢以齒易之余則聞之翁同學家從翁強
立不返卽遂積待次口不稱乇下惟給犒口不稱
貧余則聞之翁門生涂公應川晚而貢澤宮司訓
溧水緋時鄉太宰在事應川諸公嚮用急翁方般
翁爽然不屑于自汲余則聞之自下諸爲緋微姻
氏言余固頗得有贈昔華封致祝伊耆氏猶然非
之以彼三者世所謂一切害事比之多累多辱足
或一道榮啓期披裘帶索度所俛得曾不能華封
之半顧沾沾自幸于三樂又何也余惟莊叟達生
故視寵若辱榮期達分故視約若餘要以不榮遍
不醜窮自足無營止於所止卽兩者夫亦不謀而
合公昔起田家列仕籍歸而優游稼穡業已日充
有丈夫子三人僉除孝養行年八十而色若嬰兒

勿杖勿噎步履靡慾此其得全全昌跨華祝而備
之矣願居恒坦坦齊得喪渾賢愚一彭殤有之若
固弗有若忘要諸至樂則啓期遜其全具日弘多
仰伊耆氏無所傳其累不亦休休乎哉且也天道
張弓附衆邀竭其所用者紓則其所需者厚昔太
丘居賢害俗二方競爽古今艷之頓公德何減太
丘年加之矣嚮用訓焉不疾而紓其斯以爲有餘
彼則羔鴈成群輝焜奕葉又烏知公之后之不勝
勝之耶非此其身則其子孫敬仲氏固占之矣異

馮川流水流潺潺華林瑶叢薰且殷金漿初出照
人寒烹炮大藥駐朱顏洞儷人晉遨其間夫人相
夫良獨殊知足洞府謫來姝卽今姻烱方瞳臚青
禽隹訊無時無不然四德何其都無歌曰群真初
度會羽觴籬間黃菊黃金黃女麤更生穠治蘠繡
稽前行復後行掌中珠似夜光光珠光璧映日相
逐八拜之交千秋祝著璧成朱看不足毿毿神液
液千斛延齡何事南天燭三歌曰吉莫吉兮毋德
備樂莫樂兮有美子小年不及大年矣瓊枝玉樹

當階起綵舞繽紛何窮巳絲蘿蹇就雙文鴛兩家
牢酒歲相牽一庭雁鳳離哉鴦花攢錦簇常新鮮
何以徵之崇禎元

丗毋彭太孺人七十壽序

丗毋彭太孺人者余表弟某某兩君生毋也丗爲
邑著族自孝廉某某翁以及隱君紹山翁能所翁
金以敦行好禮聞其家世足稱矣能所翁室於鄧
未有子巳而取孺人若諶孺人皆連舉子諶得一
孺人乃得二焉所謂二惠競爽者也其克昌足券
矣孺人以今年初秋七袠兩君每言曰不令兄弟
誠惟是局促不能緦詩書之武以爲所生慰也毋
則壽矣壽毋之謂何噫嘻是亦然矣獨不聞善養
祿養之判織縑織素之分乎夫以肉勛則華不如
素以承顏則實逾其名吾觀兩君克家奉養至瑣
屑如厠牏膳膏之類無不盡心焉者子之能盡心
毋之得歡心可想也况兩君益修其業砥行立名
卽光大是未可量又况甘有世德太孺人更以內
德培之者耶嗟夫介福于其王毋是故先天之坤

君巽錫衎鼇以女士是故枯楊之利生稱方舅氏
壯時太孺人纔少艾也而竟以有子迺舅氏往矣
而太孺人尚良食神明烱烱不少與人隔且含飴
之美在伯氏巳弄美璋獨季未耳然以兩君之齒
之新知其後之必且廣生以太孺人之德之康知
其必且坐觀蘭桂之滋榮而耄耋期頤皆樂境也
余一官嶺外逾月舟中憶兩君疇昔之言數北堂
詼悅之日有不覺怦怦然者小人有毋失計何言
始而棒徽餱自小草于桐鄉今也操捲徒空永懷

方玉堂文稿卷之七

南昌宋應昇元孔著
漈澤王事貴季梁甫
瑷山丘兆昌　較

祭文類

合祭薛尚書文 代請三才

嗚呼公豈所謂泛朝夕之池而浩其無津渾金玉之資而其𢭃難名者耶何其操之有特而體之屢遷何幼好此奇服而於以盡年方其以詩起家也悖汰三蒼思窮五際雄視詞壇坐策高第既論石渠駸駸尚貴清文滌以神夷雅度挹而心醉無何意有不可俯拾諫垣聳神羊之危冠矯鳴鳳之騰軒手裁埴鴈建白無渾山藿護而詎采

朝廷翕其愈尊是何與廣德爲人溫文醞藉至其爲諫大夫以徙而極諫宜言既而宜聲以振謠詠亦射楚藩是詧是猶讁也人以謂公誰能那者李班乃擊斷之才汲黯豈拾遺之舍然而既以受職何擇險夷不以得入爲不恨柔必在外爲無奇歟

歷憲臬流轉藩司無棘棘之夜爽何壯犧之許識或飲醇兮自理或吐茵而爾洽是又何與贛君威明執憲轂下而至其守圭也則豸侌憩愛利以相遺至於開府雄邊拆衝是屬君撫[illegible]稱蒸倭遲上谷民翔胰而不均士酣豢而方腑固知秫穭何憚于盤根窂必備生卯勝乎推轂惟雄才之儲胥乃彈壓之裕如金粟馬牟之信既結鳩張烏舉之冠漸迪允也長子震于穹廬乃用積貲入掌戎政數萬衆之威神十二營之號令人恥蒙巾士思超乘

蠢小腆之火棘務大人之有命朝握髮以茁徒暮有戎而懆儆惟急公而忘疲乃搖精而負疚未謂桓侯之醫已華峴山之病嗚呼公之生也實爲世生惟天生之是使全能故使觖帑者懟其雅文墨者惡其英公之死也亦爲國死連呼渡河意亦如此故使英雄颯爾而滿襟士伍兒啼而未已公之伯仲不數河東宿軼賢路抑揚群公公之明德百世猶食惟鳳之毛胡不矯翼公之壯氣過于九垓易水之上東海之隈魂無不之德罔其涯區區去

來亦何恨哉惟是共等景行已素或孱治膽或稍
義故音徽忽絕儀刑何慕矧也壇場不勝冲冲方
資長算以修我戎胡然而天乃奪我公惟我悲公
豈亢私衷匪其私衷曷其有窮嗚呼

祭熊夫人文 代

於惟夫人非丈夫也而有其奇蓋非嫡也而功勝
之心則有嘯江則有沱李齒方幅趙下季隗萃于
一門殆古所㫺以相夫君馨無不宜惟爾夫君蓋
匪常人縱横文武激揚搢紳神飛萬里膽過一身

爰自家食已有大度矧也入官織營詎頎雖曰不
頎何如有助靡辭其中益抗其素蓋人之生蜃亦
多門上有尊章下長子孫旁及臧獲米塩凌襍每
有賢豪周章颯沓誰能恍然而誰能匪僃哉夫人
德非一名既慧且婉亦恪而貞孝養靡缺旨蓄其
羸千指之食一手之營乃生男子福德智慧乃生
女子亦稱其遂惟德之和蕃于爾裔憶昔夫君杖
斧于遼雄圖遠控志靖氛妖夫人賛之實專其謀
惟今之寂遼事非昨盡敗實深于城誰托有赫夫
君就起于田畲行引領非外企旂何圖夫人乃不
其延嗟乎天生奇男維以僃世彼麻者流孰察先
事挈之于夷乃詒今隸天生奇女實惟佐夫既相
其前無不良圖奪之于今意則何如幸也夫君有
覗如虎兕女常戀豈娩其武乃如夫人義亦無慚
原非兕女偶爾珥簪卒卒徵書棲棲戎服若者撫
帷行者推轂慨發國靈威生草木一舉除寇千年
安袖地下有知含笑可卜共素欽内則垂以婚姻
聞計于燕忽焉愴神既復思惟永念遼巡剏辭遥

酹含意何伸尚饗

祭寧州孝廉余復春文 諸學賢

某年月日同郡分寧故孝廉新授某縣教諭事後
春余先生卒于燕邸年已七十矣 先生生于嘉
靖之某年舉于萬曆之癸酉春闈幾得而累奇公
車久困而不挫以至于今科則十有六度歲則垂
五十年蓋自有偕計以來未有若此之久者也而
先生方謁告來降格就掌故以爲後圖當事者壮
而許之而無何竟賫志客死豈不痛哉時則搢紳

我故爲經紀賻賵有差而年家小友宋應昇年侄
宋士中亦一辦三招爲辭以哭之先生曰嗚呼蓋
聞先生生而樹德爲善于鄉不使人識凡氏有急
折劵棄責蓋聞先生謹于人倫不立異躬行如萬石
君僅指數千以莫不馴蓋聞先生囂紛總謝獨于
文學共天性也寒暑一編白首不捨嗚呼先生伊
始貧與組中先子賓與同登若昇兄弟築其未生
荏苒午華使奔行暮乃及先生論文道素壯巳若
衰耄壯何故嗚呼先生真世所希平津牧豕百里

牛肥彼皆天幸卒以逢時未若先生攻苦不巳心
有堅城目無雄壘掩恨長辭能無裂眦惜也先生
壯夫之豪乃僅用之篆刻爲勞天之抗我誰知我
遺不然者致青雲之上持此精專孰者克尚何監
不奇何献不壯卽當中身貶而就功以若矻矻積
伐昭庸寧渠不若尺五天逼嗚呼先生是亦難言
人殞何極命誰能全乎有黄口上滄浪天惟是循
環苦樂相貿知其解者青蠅可弔或謝于身乃昌
爾後抑又聞之西方之書孰提乃羸孰悅更紀不

緊前因何自爾殊先生再出則必登遂聽不必枯
心不必劇要路先馳從容幣貴先生有子則旣狗
齊崢嶸頭角擺脫筌蹄是當競爽以大其閈淼淼
游魂遥遥故里悲風比來廣柳南指薄酹未傾涕
零如游嗚呼尚饗

祭太老師舒隱君文

嗚呼夫人觀于海而能不溯夫河之源夫民生于
三而能相忘于尸祝其先而況國有達尊身自周
于乃德里有通德俗以善于居賢惟太翁之汪汪

也定開我師以爲時鼓翕肆我衆之彌彌也旣積
餘烈而人以自鑄光其遠矣錫何弘焉緬光儀之
有錫蓋自躬而非假行謙謙以承貞迭陰陽而冬
夏旣淖濯乎名教之林亦相徉乎釆真之野孝悌
栽以爲輿忠信張而爲廈固鴻飛其可儀何羔群
之足哆然而受大者胙集樹滋者芟豐以塗以鑊
于眙于弓震罷先嗚殆必其有孟而有季蘭茅欝
起且漸乎慭鄉而慚公爵不必身縻而道充者勝
養不必極祿而善養者盈門下之奚簫何多滕下

之孝思豈盡上九有不事之高六四無困蒙之吝固不廢于蓼莪亦何疲于明鏡夫其施及如此寧必親爲而爲當權者衆父之父先覺者太師之師事有章隱德何成斵以此尊翁則尊可知指摘毛脉而英俊之域之所覩覲晨餐夕膳而海嶽之匪之所修遺奚不足于翁所乃忽然而長歸豈儔祿之輩之相招以驁而汗漫之遊其不可以慭期嗚呼哀哉言念某等久辱師門以視太師鼻祖所尊色笑雖淵儀刑則存譬若國工程其授苦叩厥所

自高曾規矩廓兮以遐惘然何語有酒匪馨有思匪灰灸絜之里高士所憑有赫太翁夫豈無靈

祭舒太老師文代

於惟太翁能爲人父克開哲嗣爲世鼻祖於惟太翁能爲人祖錫類無窮爲衆父父我生則晚有所不知翁之少兮與其壯時易責而亨易漸而儀閑之我師惟德之基行有表坊詞無非纇朝夕恪恭出入孝弟式則有穀教之以義允臧有急日中必賻豈無徒足堪以先驅豈忍得輿舍車而徒悠悠

塵綱矯矯汗駒一丘一壑自謂過渠是有令德養志滕下題鴈金閨見龍石馬抗疏傳經何不可者作濟其芳季揚其雅爰及乃孫以多且賢羔群接武誰曰不然亦旣壽考以待駢闐老猶未也去胡遄焉惟某無似屢蹶文戰幸得尚師托于北面亟問亟詢知翁良徤半逼倘綰修餉寧倦一昨春仲某以選行時有白鹿來迎眞人笈負五嶽誼薄三辰落星聚星蕭索輪囷師持子舍雅不欲應翁曰咈哉爾往無吝能合其衆而以私徇且弖良食不

寧瀕疢曾幾何時某選而還未及里門數舍之間則聞翁問忽乎推頹睭含弗及悵望何攀籍籍同盟班班門晚百舍詎遐千乘誰捷矧獨區區敢忘推輓奏酹削辭我思不遠嗚呼哀哉

祭郭封君文

嗟夫知子莫若父不知其父視其子知父莫若子不知其子視其父吾黨之于太師也目不及儀形步趨不及杖屨然而從縫掖得侍我師則令子也温温然侃侃然汪汪然則其雅度則玉潤矣則其

標格則霜肅矣則其多聞則莛者應而枵者望矣諸弟子就而親望而不厭則聚族而叩太師夫夫麐趾鳳毛弓箕裘冶是必有自既得請則有以知太師之爲人也礪廉隅而化圭角其與人交也坦而見愫峭亶而無餘訾其積學也冥搜而遠拓雖至老而不衰以是始啓淵源滋衍夫誰曰不宜我師幸矣惟是諸弟子之視我師若獲拱璧若覩希有本之自出其斯以爲鼻祖揆諸餘澤其斯錫類無窮吾黨幸矣比聞太師居疥我師竊竊無所解

於其心諸弟子謂太師年所非高卽盛德宜必過孱何憂也我師否否家君故膺榮今且骨立故善味今且厭滲幸而諏學政終家食將不遑修一日之養如罔極何凶聞甫至我師仰而籲俯而擗一痛而絕百呼而甦若將百身而無從贖夫何故失怙故也頤吾儕方怙我師爲教父而所得有我師惟是太師在天以艮師振吾邑宜必以壽考安太師且我師之蒞止也新方將庀學舍修形勝日要川會孜孜無怠藉弟令假之歲月卽諸生行能無

假寧詎不可速肖聞見慱禚寧詎無所取裁乃今而太師已矣卽我師幸而過念諸生卽諸生脊脊遯留如將不舍安能終淹凶聞甫至則猶是坐堂皐說法高會也四衆睽覩莫不怛然爲恍然若失望望然若將詛司命而無辭也此其爲失怙不猶甚乎且也我師之失太師怙也日近所夯吾黨之失我師怙也日遠所教以此較彼其情境不同語矣矧顯親揚名孝之終也我師顯揚方自今始要其終爲太師報者何可勝原抑亦天寔降割于吾邑延太師而奪我師則仰賴謂何耳某等竊承餘

蔭時聞裏言五雲伊邇莫奠生芻不腆旅陳布告筵几庶其鑒之

祭涂太孀毋夫人文

太夫人卒時令子年翁觀察公方仕中州迨兹臘月不孝年侄姻晩生朱某某某弟朱某某始克祭灸走使以布告于　太夫人之靈吁嗟嗟乎悲哉人之生也必有其死生死之道晝夜而已所不隨處生滅死者惟其性貴與其行賢是亦猶通晝夜之

道而知者則不舍晝夜而䌷理綿綿於鎌太毋其
惟得全德以無非無儀而茂內德言以內言不出
而無閒言旣以夫貴而昌爾後又以子貴而光夫
前當　太翁之冑貴而居上頭也旣柱下其職亦
柱下其玄優游于室家之壼人莽知　太夫人之
得所大也而不知其所以相之者實深且篤顧茀
不知其所以然迨今令子則綦顯矣爰始孩提而
稍長已而舞象已而歌鹿以至有今日屈指太翁
善逝且三十年中間啓佑恩勤伊誰爲拮据也而

能不遡其所以然惟顯揚之將大正順志之無遐
是宜博盼而坐享夫三事八座之冑養胡遽厭世
而上僊嗚呼旣用經術經濟顯于時而且精求于
性命之源以自深其澤柱史之德實惟至德自有
制舉義以來而精奇玄渺以偏師造極卓爾不群
覲察之文實惟至文而太夫人一以爲玉案之齊
一以爲掌珠之撫矧觀察方將克振旋轉之元龜
丘探先王之冊府四德啓四輔之弘施三從綠三
立而益膺嶽嶽閒孫父風祖武輝映千秋小年曷

數不令兄弟鄉籍並同且相參乎研席又臍聯之
彼通躋蹤自慚于下士風期竊附乎上公炙雞絮
酒躬莫致之樵悴松栢悵望蘭緻八入有毋釋憾
何期廓兮有慕黯然自悲悲來無方人莫之知嗚
呼尚饗

合祭邑侯陳毋侯夫人文

嗚呼自夫人之相我　大父毋而治我邑也千日
之恩勤百年之善道亦旣民乎而績奏矣我大父
毋入而叶瑟于室其靜好吾儕不及窺出而調琴

于堂則淸風惠音四達而被之從其被於野者而
想像其叶於室者鳴鳩萬年之祝夫寧獨注于淑
人君子之一身乎夫人在衙而我公壓戴星民是
以日加額我公將　覲而夫人返魚軒民是以日
懷恩返舍猶思長逝奈何乃未幾且以夫人之訃
聞也秋氣正悲我思孔瘁早旣太甚民憂孑遺大
父毋方焦心以禱自君夫人復遘化以告殂卽欲
勿哭如之何勿哭于是聚而欷吊而髽巷溢吳吟
衎盈楚些內主小君倡予汝和所闕夫人靡不右

佐其佐維何爰紿蕭寃金星嫛宿爭華既東相將
晝粥薄言譔弓于時我公文釆射洪既椽其筆亦
管而彤赤城霞麗大海瀾通方祈正鵠欲上中紅
是時我公驚座孟公其惟夫人順德之從邑于郡
西厰原是望衡則衡途僻則僻壤民劫難蘇君仁
善養化洽一同譽尊四長此時我公太丘道廣有
相夫人神明所奬神明所奬德產孔將冝子冝孫
有奇斯毓慚卿慚長何福不罹閔誰比方元方季
方民祝大大百禩千祥民失夫人如失乳年登天

雖樂餘地爾傷庶士愕愕庶人惶惶矧治其等俱
沐齒蒸嘗懷馴雉更詠釆蘋埒之于民庶稱俊民
春風風人其澤不巳每對飛凫輒憶蕭史列之於
子猶同冢子惟我父毋民艱是咨望若慈毋公巳
止慈夫人儷之國毋之師衆視夫人㒵毋衆甫匪
衆之毋而衆之毋神徂莫留悲來曷禰生爲名媛
沒仍善逝跨海侯生或傳僊去夫人同姓或從其
系靈豈泯然翩來天際尚饗

祭同社長沙潘君文 名世光

某年某謹以一介瓣香走奠于長沙文學闇儒潘
君社兄之靈于時君沒已數月矣愴死別而吞聲
傷賵含之莫致嗟留滯兮燕歸復遷延以多日忽
乎相吊將爲無情耶胡念一屬而躬若拔毛將爲
有情耶誰俾余宿念而夏又逾秋嗚呼懵哉嗚呼
盡哉維君交我丙申之歲十年以長畜我則弟予
時雖冠猶有童心妮我莊我且誦且箴謇余七子
建竒以鼓集的自危賴君來楚左廖右余朝彭夕
徐君侍老師寔式靈之勝氣千秋朋情百丈金石

可泐風流鉅徃辛丑一別垂十五年悠悠伊阻落
落相憐一昨季秋予忝雋矣思君媿君月維其幾
忽有銀鹿展幣前言將君之意感湯心魂君于數
了無所不可所猶賸者徛叔而我方困諸生亦各
失諸乘車推轂默有後圖豈謂我遇君聿以逝不
後不先有情曷寄我闈春月徛叔西來長離乍合
莶固冝哉豈謂無何乃與君訣不後不先痛何可
說憶昔別君我女方娠君亟目我生當汝姻君今
斬焉予亦鮮嗣我尚可尚君則奚冀恍然念昔言

猶不忘方娠之女乃如毋長嗚呼人生有誰能料知其解者青蠅可吊其所能保但巳不斷事不存巳安用悼爲君之居身德義良厚祖德父風並自不朽藹藹閨門嗣任媚姜依依同人膠結蘭芳蘼于百行縮于一脉匪曰宜縮天道焉測恒沙刼內總此精靈遷乎任遷燐乎寧燐名公鉅卿豪人韻士孰非後身孰非君世我占此語君爽若逢君其下來鑒予幽衷

祭宗侯某毋吳夫人文 代

其年某辭世貧天允彌月將以旬有某日云窆之永寧于斥土某某感八拜之舊雅悲一往之不返撫嘆逝以空嘆悵挽歌而誰挽乃以辦香醴裁祖而酹之吁嗟悲哉於鑠某人有吳自出奕世非輸焜燿朝日遥遥帝卿是生奇質居然姨邢謂之尹吉旣媚四教亦叶三從朅來章水作嬪名宗雖有玉案無替尸饔象服非賁乃樂紉縫家室之宜如琴斯濱敬事聳章孝思允展以相夫君交賢樂善截髮豈辭接瓊詎勉內德茂矣婦順亦章誕發坤貞

[illegible]汪天潢金枝競爽玉樹森行翩翩無違軒翟渠火次公嶽嶽誰爲比者河間明經東平大雅交比星桐辦同河瀉韻迭小山交傾鄴下以是色養希藿而華矧也重祿系出天家備福爲福云遐不遐雲脆月殷斗碎日車寒暑薦馳葭灰載僕依依庭宇藹藹封樹幽室旣啓廣柳首路白馬豚銜素車雲驚某與余子半臂情親恩則肺腑誼則朱陳望旐翩翩執筆淚淪東芻薄奠含意何伸吁嗟悲哉

祭彭孺君文

惟公生自右族叅著令譽稱詩敦禮佩服閒都亦儒亦俠時易時于至於忠信枕籍匪渝抗志弗售丘園自擬深念行藏如雲徙倚蒼狗白衣定誰通否有子堪遺何貧足恥隱不必遁顯不必身挂林崑嶠片片鱗鱗以有長公秀拔等倫而仲而季出而愈馴日亨者運未艾者澤戶指隱君里標通德朱紱方來顛華尚黑遽爾莫留我心詎測昔與余子欣血文壇相將以道相慰以寒毋以八拜獲奉詞顏音徽徒在奠宰曷還不令諸弟則亦世講此

契龜從均情山𨚫豈意即今總同絕響一見無從長揖安俄痛公之沒秋色始覃今何日也茱菊已酬吊弗及賻喪弗及含薄言沃酹悲何以堪嗚呼哀哉尚饗

祭儋州守徐公海宇文 代諱時用

嗚呼惟公之生有守有為至性蚤積孝弟不廚先人後已赴義忘疲幾為文章磊砢類之春秋省試動輒高第取次雄飛遲延一秩及乎壯齒選場拔萃亦越幾秋乃試為吏為吏伊何如其為文手揮

口授剸解肌分優優花圃冊冊琴紋清源波潤紫帽春温邈矣珠崖前古所罷聖代宏仁一視區夏乃眷殊能載揚德化方公吏闕地稍癉炯令妻介子相繼逝焉駭茲儋耳地絕天懸人以尸公余何徃旃公日人臣法不得辭皆擇彼良誰當其圮涂登途維王之以信可行貊忠惟貫神德應人戀福合天申如何奄忽遽反其真遥遥雲海漠漠逝魂維我弱女介子是屬幸足攀蘿緣檗比目西舍摧蘭東床毀玉寫恨何窮含辛未足公之內主我女則姑栝棬不待洗公洏俎度哀孝婦彤管空摹灸雞絮酒招公一觴公乎歸來毋滯海邦水伯吐物敦蛋成行公乎歸來毋向閩方毋以故里不如桐鄉越山矗矗馮水潺潺中有公居新宮鬱盤夫人至止其來珊珊介子列侍儼若生顏公乎歸來翱遊此間昂昂冢君有嶷其角式禮莫愆執事有恪衣冠之秀珠聯繡錯我以哀語為公解哀豈曰不識亦有繇來公所未竟天豈忘哉不盡之壽不盡之才以祚後人於何其哀酌言酹此邮然永懷

惟公夫人鑒我一杯尚饗

又 代

某年某月知儋州事海宇徐君沒于任訃至子某匍匐奔扶以歸遠近之賓奔問如市某某念正寢頹然無以妥靈而肅賓謹謝客胥後命而君厥配某氏寔先君卒君方急所事子某方制所尊未備也至某年某月子某乃遷次布筵張君之靈而君夫人從焉於是友人某某謹率某某等辦香絮酒燔黍豚致奠于君前偕君夫人維時秋月如珪秋

露如珠聽隣笛之悽切過舟陽之故居斯時斯景感嘗何如紼君遊性風疎逸情雲上弄柔翰於弱齡秩人中而露爽旣策名于華選乃筮仕於閩垓難名者其罷不閡者其材刃有操而必割錦豈學而能裁恢恢乎猶可以當八面瑣瑣者何數夫三不開威以愛濟慈非義薄剔蠹則如扇驅蚊流膏則如春有脚但肉骨而嘘枯誰充橐而潤槖南海之資裝空銑安定之金鏃旣却罔千者譽藉甚者聲一麾儋耳丹駕專城是處之福星控馬何方之

路鬼逢人蓋雖蠻貊之邦三月而已可詎圖龍蛇之夢一暮而不晨嗚呼一月歲中數千里外骨肉依依薦帷傾逝啼猿未已驚鸞相繼維君厥配德音不遠如琴比瑟同歡共欷困偕樂否君胡不悲豈惟君悲誰不酸齒矧也無何君亦復爾念徃何窮悲來曷已况我與君蓮社委同雲間月下月裏風中契投水乳韻叶徽絅晚得阿戎忘年載結意氣欺雲肝腸奪雪方太邱門慶源未竭孱收弱息絲更情聯申以婚媾敢告几筵維君夫人亦當欣然尚饗

祭廖太公文

嗚呼世有不位而尊匪祿而華處士之義退而彌嘉以貽厥後其顯維多其先生耶芳其沙而治產御窮是羅俛拾仰取家秉獨持轉轂焉若鉄毋之于子奇勝焉若鷙鳥之于飛斯白圭所以觀變而卓程所以趨時及夫言旣遂矣分其足以饜餕而若誰茹割羸足以嘘冷而蓄誰租見生難也孰其讓貽利而鬻之爲德不居是又朱公之好施而漁

父之厭餘若乃義崇一諾邑賴居間弄九立解批元若剚此其息爭學王彦方排難慕魯仲連然後外重爲邪中羞使氣奉厥繼毋思輯諸季使夫存者忘嫡而沒者忘繼鳲鳩之飼惟均一視生靡一毫挫于簿對是又篤行若萬石君而雍容過宛孔氏嗚呼人生所急天親壽考何以疑年絳縣之老何以作配其孟德瞿庭蘭伊何邑號五常孫枝伊何元愷盈行厥季承家紹儒播美夭矯離奇其進未已二三友生夙望騫騰以爲公報善類斯徵委

毓之期易簀從容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此夫㦤儀
刑于比屋而公固已憺逍遥于壽宮也哉嗚呼尚
饗

祭謝太公文

嗚呼惟天爲蓋惟地爲軫善用道者終自無盡天
地之間有滄有熱裔而用之不知其竭我觀翁德
足人聽聞具曰井渫其行則尊優游行素執宕丘
樊無然因熱無然避喧凡民有急先人後已英俊
之域拔袂鵲起寧失千金無失一士以兹慕義克

開孫子不佞某等知翁最偏所最知翁以仲子賢
所知仲于翁澤則綿矧也伯季或後或先春草競
爽詠雪爭研天豈斬爾躬撫聯翩逵星未隕晋豎
胡堅何所有慶何不其延焉有火祝而遄歸緣安
所問此于滄浪天訊曰此夫遠而有耀者耶抱朝
夕之池莫之有涯者耶其爵精深而發祥厚者耶
爰有榮名不亡爲壽耶非此其身則其後耶靈菲
兮帡㠓望美人兮天際倒璈褒兮錫純嘏翁安請
兮帝所庭有瑚玉樹芊芊有構巋然有巘有冉翁

歸來兮便嬲牖有栗有婦在室瓊琚翼翼栝棬潒
潒翁歸來兮引逸芴有椒馨名流廣乘蹝敷衽兮
沾襟美形容兮青蘋翁卒爵兮欣欣尚饗

恩平祭拔貢陳六斐文 諱金章

維崇禎十年丁丑季秋月知恩平縣事友人南昌
宋某共謹以醴殽致祭于超貢陳君六斐之靈曰
噫歔吁嗟悲哉爾罷爾罷陳君陳君惟子生自不
群惜白日睇青雲而遽死天胡云自我來斯覽子
之文謂子出色期子揚芬亦既超拔貢入成均討

以資斧祝以空群頑吾有目捷書是覩頑吾有耳
好音是聞歲月兮不居子歸兮謁余忽忽兮不樂
耿耿兮愁予有兒兮蚤慧忽折兮堪嗟有家兮仍
壁立有釜兮或生魚有舌兮空拄齶有足兮仍饑
驅室謫兮口如布穀詞語兮動滿百車不忍對此
兮爵爵且下羊城兮避之汲汲兮累謁予辭惓惓
兮猶請余詩將以壽之兮剞劂云是中心兮所私
夫豈不空兮趙壹篋乃獨欲與兮侯芭期何人道
之患旣深兮又重之以陰陽之患七日不復兮竟

客死千里來歸兮人何見悲秋者空懷兮楚些招
親若知永絶兮廣陵散嗚呼昔于夏哭子而喪其
明今之子傷于而殞其身固未免情癡兮爲數使
然旣使天絶兮胡生此人亂曰黽水悠悠秋潦收
兮秋草改色秋士悲兮六斐六斐何時歸兮夢幻
泡影如是覯兮魂兮有靈歸正覺兮尚饗

吳川祭吳進士文 諱㟝泰

曰於乎哀哉望族如君令德如君科名如君又年
尚未老貌尚未衰用尚未竟而獨不永年如君也
耶豈　君旣厖丞明之廬矣後厭埃壒之混濁而

頎汲汲於上賓乎惟君遠祖于茲一壓聚族滋大
亦彰亦傳㕡之綿綿以姓姓川旣名茲川爰止爰
集衆之所尊官之所急上廟式廟以姓姓邑惟君
幼清以偕玉弟燮鳴藝苑在川川娟縣邑而鄕覲
光於國流映四方莫不爲則亦旣騫騰以進士仕
處處陽春藹藹德意拙於逢迎乃以左次飄然歸
止十畝閑閑心忘枯菀望積東山羽儀隨地惠施
滿閫竟君之材千里一息旣出復處衆所交惜猢

也長狷飄向蜀隊斯時斯川波濤晝吼毛泣倪啼
如川決雷斯時斯邑絶嶮巇㠎如有所抶遯而嘈
嘈惟君子行丞見頭角玉弟群從競爽齊霍縣之
有川川之有吳克昌君後猶𡾰弟君嶮斯叔何恨日
月不君惟不伎其濫竽方始兩靚音容寔愜心髓
胡只再旬我來君死嗚呼衛斯哀哉維其已尚饗

方玉堂文稿卷之八

南昌宋應昇元孔甫著

瓊山陳蘭芳

弟應星長庚甫　較

碑誌類

德感碑文

郡司理李公奉院批行酌議鄉老條陳十款

維楊李公以名進士來理吾郡其淵源所自爲天下第一名家與其藻采所流爲天下第一文人也

寰海内盡知之至其經綸之才之見諸行事也則自吾郡昉也公仁恩在八屬靡所不周澣而憐恤覺於吾邑猶至豈獨私吾邑哉膏肓正痼國手經心胥溺將隣長年變色則吾邑之疲困所從來遠矣日者鴻號于野肘見于堂獨虎而冠者中而飽澤涸妨稼而淘河方以爲利陰晦妨績而蜘蛛頻以爲時人盡無告豈僅鰥孤卿氏涂劉鄒等條痛切膚義憤坎骨算侵欠之如藪郎用三而併兩曾不足滿從前之逋思盡源之弗除郎敲骨而吸脂終不足果貪狠之腹於焉列諸奸之罪狀因而開十款之條陳乞假寵靈鑴諸金石其中利病有它邑所同而奉新猶當飭者如矮編飛灑追徵那解之類是也有它邑所罕而奉新所獨甚者如解新坐舊沿門收銀及不給繇票之類是也有奉新獨獘而併奉新前此亦未有者如馬戶僉報嚇騙鄉愚及堂役勒索肴糧衙官之類是也至如三甲免微京米朦朧竟自開征　詔示俱來高閣昔人所云如霹靂但掛壁今不幸偏有之獘也極矣控于

按臺倪公傷心悚傀立命李公酌而行之公又逐款登荅雖間有駁裁要于隱情無弗洞者揭諸國門如禹鼎之象物見之魅消如秦鏡之遇形照而膽動惟我奉民竊惟小補亦又逾載公以漕務臨縣重哀我邑疾苦思有以小息之方將請于兩臺永爲奉新改折京米而獨者鄉民復恐曩畢之文爲掛壁也時著吾邑者爲藩幕殷君慨然捐資勒鐫以狗永久嗟乎庶人不議議之所衰政之所僻已雖然議一也傳食者横肉食者鄙微薔食誰適

乎凡吾邑受病之已深也身在苦中者既如二豎
之擿于隱處問其所苦而不能自言而身在堂上
者又如秦越人之相視乎肥瘠漠然不爲執何也
乃惟卿民言之公與倪公惻而聽之是可愧也亦
可感也若殷君此舉上宣上臺德意下適下民渴
情亦不負此軒軒一來矣公諱某某號某某楊之
興化人倪公諱某某號某某浙之上虞人殷君諱
某某號某某松之華亭人惟殷君實使余言

別駕王老公祖攝篆去思碑文代

吾邑當戊巳之交嘖令君者凡一載予以使事過
里時則別駕衞公祖攝令事無何以督漕行當事
復推擇可攝者而別駕　王公祖寔來公始至時
其才評所底人殊不覺耳初日進諸胥于庭稍問
新故事宜再日而視踐更筦庫之籍三日而斷獄
事憑几口授翰動若飛言輒把持其陰射無所容
其覆于是人人咋舌攏指莫敢飾非大似臨淮易
河陽旂幟時也土風之在吾邑似辟而寔衝似沃
而寔瘠似囂而寔馴意有所在氣息茀然往往明

知不勝而越訴破家有弗恤焉負山之民田不必
糞亦自可終歲厭飫頗半爲市豪客戸所嚌嘬若
平卿則一望瘠确而土曠人稀固闔境皆是前是
甯公祖在邑一用寬和爲治民煦而便之雖固亦
無害然追徵苦不中程而輕犯易爭訟固多有公
至未數月而登課之數十盈其四五矣爰書之數
十縮其四五矣其督比精明吏不得緣爲奸而情
僞盡知卯有黠者望而褫焉必也公固未易才計
所癹剔振刷總數月不趐若有三載之樹者而猶

焦心借箸者在驛馬一事吾邑初以地僻頟馬故
少近乃日漸衝煩起于往來使者憚入省掛號之
勞繇徑自便耳然馬寔不足當其差者不堪其苦
則每歲報僉頂代紛紛牽累公廣酌輿論歲令當
僉里催趲出銀幇頋咸以爲便條而上之雖尚未
允行而業具其端後而覆有行之者亦所謂此法
終不可罷者也公寔未易才而獨惜無繇久公于
此木悉公妙用雖然仕惟稱其才何如耳一錯節
之經也不能者鋒摧能者迎解一契孔之闊也不

能者摸形能者燃犀要以機發穎豎目瞪氣從吾自動吾神鋒不自知其所以然而有識者已蚤而遇之屐齒而知辨賊蒲慱而審必為豈必在專且久則吾于數月間已有以悉公矣即日者翺翔方幅襆被九州更有何者足為公難焉公諱某某號某某浙之錢塘人少負雋才每下筆言語妙天下選入成均聲華噪甚一時名公卿無不願為倒屣又家本世家多習見當世之務故宜其練達若此

重修成覺寺碑

法界何緣而忽人其人居其居也哉原夫寶明空覺建立所因圓滿性光發揮不拒故知覺淨則性通性通則緣就天下叢林聚散何止姟多億多人中極證稀逢恒只一個半個所以刼更增滅道襍污隆衹如心取自心非幻成幻覺迷本覺無真何眞至或稗販如來魔隨佛長貪求隨順智以福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遂使本來妙莊嚴域隳全身於晦昧之中一乘眞寂滅場結稠林于灰沙之内所繇零落蓋亦可知既埋僧寶如衍乞而衣珠誰轉法輪向毫端而現刹茲方在昔頗盛法筵東望香城西瞻百丈洞山前聳湖潭後標其在于今曾微影響世出世而不別俗非俗以何分婚室酒樓多棲淨侶精閣蘭若翻作戲場惡業如斯良可浩嘆成覺寺者奉新縣西二十里寺也地近故縣昔號新吳當縣未遷茲寺已立相傳唐宣宗微時嘗遊憇焉其地雖無深山大麓而溪流後枕岡阜四周入逕縈環杳然塵外頗從前興廢誠難盡詳而自我經行頹廢已久今則緇流雲集法侶豚衛賓

所莊嚴精藍炳煥儼若雲山之末散居然佛國之本同且制恰力周即資衣鉢之衆功多事逸不假提募之煩或有捐身命而不惜何況一切資財或有出善巧而不辭皆為自作佛事如斯助發是何因緣則以今住持妙公心燈直上智鏡横披爰自壽昌懸讖于牧牛頂起麟喻之局迨乎博山元宗于駒跡弘踞象王之蹤大法方開機緣宜廣夫以業運横流能依白業縱令勦空趣寂長揖梵仙止任不還莫超非想比于染污塵勞固已懸隔無倫

笑歎莫及矣況夫微笑拈花四十九年無一字五
燈開葉三十四後已難一筏以是爲宗期千必了是
猶抽乳酪于醍醐尚非至味觴如意于王府更秘
奇珍豈非希有之靈詮而無餘之勝義乎然法性
周融自他平等同帝青之含愛顆多寶之呈眞彼
若帝釋一莖建刹已竟維摩十笏沙佛全收皆是
斯觀曾何異相故知人能弘道此中教主嘗云佛
神從緣西方聖人所印昔日榛傾之地目檫神鷲
今成清淨之居形安然得惟佛眼悉知悉見斯法

門無量無邊嗚呼千年暗裏莫覩一燈之來與累
劫壞墟莫施一新之力其惜一也心忽悟通如蒙
天王賜與華屋與身怨安穫如蒙法王賜以禪悅
其益一也然則妙公俑日功德其可思議乎其不
可思議乎同筆者當自得之愚言其亦贅也雖然
訶續起可也

翟太恭人胡氏墓誌銘 代

歲在壬申爲崇禎紀年之五翟母胡太恭人下世三
十年矣母生于嘉靖癸卯歿于萬曆甲辰子孫多
止覈廉州君又至孝能斷大事從家之後遲之遲
而又久益其愼也及今果得佳城其地先是曾與
他姓構追後構者樂以其地來歸化爭而讓遂成
窆事葬之日在子姓振振於堂構畢就而梧棬飲
痛其榮也哀在賓客繽繽于廣柳駢闐而執紼雍
雅其哀也榮乃廉州君具狀乞言則猶若慊慊然
者余與君交最深亦最暱不但婚姻眞如兄弟視
君母即母也詎豈得辭按狀母出華林胡自宋迄
今爲望族甫歲失怙頎天性靜淑不教而嫺于婦

順及長歸贈公而長贈公二歲弗逮事尊章而逮
事尊章之尊章太恭人業以一身備三世勞矣嫁
之月即解佩以歸兩尊人于泉臺無何太公太姑
俱即世匍匐以襄贈公之孝思無違禮者贈公固
豁達修處士之行不斤斤生產亦恃有賢能內助
故得壹意行善云贈公棄世適庚巳大禳太恭人
不欲墮前烈茹荼節約餉飼以過族黨之急者又
十餘年若斷機畫荻教諸子以望其鳴躍勤勤盼
盼則某不佞昔同廉州君研席時所觀見乃至庚

子廉州君甫得嶲此卹泯忒恭公遂捐館頻眉日
長解頫日短是則廉州君所悄悄而悲者也雖然
廉州君令蜀真能躋仁壽之城守廉貞能還合浦
之珠他若縛賊馘俘功在軍國猶多彰灼若子若
孫諸文學彬彬競爽後未有量然則太恭人所詒
誠弘遠哉天報太恭人亦不薄矣况臨訣之頃惟
孝弟兩言以囑諸孤飄然霞舉若去苦海此其解
脫爲何如者嗚呼又何憾乎贈公名某某號某某
塋某所太恭人有子四人長卽廉州君文簡娶恭

人某氏次某某娶某氏次某某娶某氏次某某娶
某氏女一人嫁某某孫幾人一啓某娶某氏一啓
某娶某氏毋恭人某氏所生一啓某聘某氏一啓
某聘某氏庶毋某氏所生俱廉州君出一啓某娶
某氏俱某出孫女幾人一嫁某某一許嫁某某出
曾孫男某某出曾孫女某某出塋基櫪柳橋東土
名杜公腦作甲山庚向兼卯酉三分勒諸墓門而
系以銘禮也銘曰
力田逢年而弗及見卽弗及見猶見也元宗揚譽
而弗及聞卽弗及聞猶聞也象而服誰所觚毋氏
式穀象而賢誰所宣毋澤之綿製彼錫錦華如昔
雖云永感酌彼廉泉可以觴况乎穰穰積善生天
此焉在地櫪柳鬱芊於千萬禩

劉東華暨配余氏合塋誌銘

君諱香字東華南康府安義縣霞橋里人也江南
諸劉人咸出漢太尉寬共派衍於吾豫章星渚之
間者稼穡詩書代有聞也而君祖松川公某以善
行特聞室於建昌塗某縣尹龍溪之女則所謂齊

德而隱者矣松川公生國學生燕庭公汝翼歲貢
生禮庭公汝賓僉負才名敦尚德讓時目二庭蓋
依稀古所稱二方者自是婚媾之求無慮皆族望
云禮庭公生子三人君其長也君姿性頴敏蚤爲
邑諸生與弟庠生秉及愷孝友相先素業素風彬
彬競爽配余孺人乃奉新庠生希龍女亦有內德
奉姑婢甚得其懽心又逮舉丈夫子六人謂劉氏箕
裘是將自君而太乃君年不登中壽遇不過諸生
雖多子孫亦有兄弟而奮苓枯菀猶若時爲帝者

是則君儕所切切而疑悄悄而悲者也君丈夫子六長阜娶苑溪庠生朱某女次宇駿娶湖西庠生周某女次宇驌娶港口楊教諭某女次鯽生次與生次圓生女子三長適梘頭文林郎余某公之第五孫次適埸溪余某之四子次連秀適埸溪庠生余某之次子孫男自達自漣達娶埸溪庠生余某女孫女桂秀生秀益阜出孫男自超宇駿出他若與君同產者弟秉則娶龍岡郭縣丞某女愷則娶嶺下胡某女長妹則適湖西庠生周某長子幼妹

則適埸溪庠生余某次子爲君世父產者弟曆則娶東岡楊知府某女妹則適憲副余龔溪公長子庠生之京而君父則娶同邑崑山庠周某次女世父則娶湖西周氏姑則適奉新廖氏是皆君根荄連附且君弟駿又以燕庭公子曆蚤夭出爲之後猶不容不備書其姻多周也自燕庭公娶於周昉也其多余也則自君與孺人昉也而君長子阜則余弟家倩君與孺人俱生萬曆丙戌孺人歿于天啓乙丑得年四十君歿于天啓丁卯得年四十有二君歿之後駿夫婦相繼死驌與圓皆阜拮据代娶旋亦俱夭幼女連秀君歿時纔四歲阜夫婦撫養始克成人歸妹是月某日合葬於四位下庄居之原作壬山丙向阜具狀乞銘鼎思荼苦聲淚具盡余恐恐辭而弗銘銘曰四分周之八士以其三爲君蘭蓀剡綴以金玉之友見胡落其實而下不償存倚伏無門惟善有門此焉歸藏以大啓爾子孫

先妣魏孺人行狀

歲在壬申秋九月不孝男礽任桐鄉令宋應昇偕弟孝旂應星奉妣魏氏葬於塘尾山庄礱石墓門爲不朽計例當具狀以請嗚呼吾忍狀吾母氏哉母氏生我劬勞之恩念之心惻母氏一生慈恐之操述之心酸况不孝昇自庚午秋別母北征遂成永訣比辛未秋授選途遘惡疾憂我慈母任後迎養母不果來越歲仲夏遂聞哀訃嗚呼吾忍狀吾母氏哉惟是吾母礽年事育艱辛見者聞者無不惻恤中年家棟俯畜見者聞者無不感歎殘歲稍

見子成立見者聞者無不以爲宜然及塟而四遠
來會見者聞者無不若有所省繇兹約畧擬諸形
容想亦仁人君子所不待辭之畢者也母生本縣
新興鄉小港父洪興號某某農家子母陰氏萬曆
丙子母來歸先君先君蚤孤先王父諱承慶字道
徵適先大王父莊靖公第三子先王母節婦顧氏
撫教先君入泮已爲娶先嫡母茸生一女矣王母
以先君獨子孤弱望其嗣育甚爲娶先母時又娶
先庶母王氏先母處之俱無間言當先母來嫁時

家猶豐盛不二歲回祿爲虐漸以蕭條至戊寅生
不孝昇爾時臧獲尚二百餘指然隨身小丫鬟竟
未有也猶記不孝孩提時先君夜渴無燈燭先母
左抱兒右探笑得甖持以進月色微茫掛窓牖間
至壬午先嫡母舉次弟嗣後遂付家秉於先母先
母服勞茹淡殆三十年中間親操水漿飯大衆覺
先母乃飯即飯盡輒暫忍饑蔬盡不更治蔬往往
箸濡之蘸鹽少許下咽耳至丁亥生第三弟已丑
喪我王母至庚寅先庶母王生第四弟亢不孝兄

弟各長有賓客束脩饋飲悉母尸之眞有堇薦蔵
髦之風迨巳亥有先嫡母之喪甲辰而不孝兄弟
始異爨先母稍得息肩然服侍先君劬勦如故比
乙卯先母過甲之辰則先君及耄之年也不孝兄
弟僉得雋稍一解頗又久之祿養弗就巳巳之歲
殞我仲弟遂及先君是後先母乃壹意靜修朝夕
惟觀世音大士是念計一就宦邸粗了俗願然後
廻向眞際而遽巳矣嗚呼吾何以狀吾母哉槩母
生平内言不出閫言不生大都慈和以待物而止

足以居身在不孝三孤承之慈和者或流于濡弱
止足者或任其欠蹶然氣類所孕性習所成不忍
背亦不能强也母生嘉靖乙卯三月沒崇禎壬申
四月得年七十有八於是年九月二十四日卯時
塟古瀨山俗名塘尾以其在丁塘之尾塘溉田頗
多故名阡辛山乙向兼酉卯三分先君諱國霖號
巨川祔葬戴家山道徵公墓左相去母墓緜二里
母生子二人長即不孝應昇次同榜經魁應星其
庠生應昌嫡母茸所生庠生應晶庶母王所生昇

娶余氏生女一人適廖生贊文妻蕭氏生男士頒聘靖安舒文學女佛弟聘同邑廖孝廉女冉娶王氏生子三人長士吉娶徐氏生子一先女習姊次士台聘耳文學女次士容女三人一適安義劉生阜一適本邑羅生[illegible]一許適本邑廖文學子星娶余氏妾舒氏生子周天聘新建大叅鄧公女王氏喻氏生女二姊三姊晶娶陳氏生子合弟未聘女三人一適蔡生廷材一適羅生崧岳一許聘嚴文學子皆撫塋時臚而列之以待椽筆或有採云

以下原缺

方玉堂文稿卷之九

南昌宋應鼎元孔甫著
侄士吉九常甫
侄孫一貞復元甫 較

禪喜類

白衣庵募白衣經會疏

宋子宿于白衣庵晨起見經閣久搆弗就雨澹日烈爲捐數緡助成之其夕聞遊僧唄音清若過問主僧何來曰從雲居來戒行精緊吾欲留奉金剛而難莠緣微子言吾固將請子爲倡宋子曰倡可哉雖然自吾過此輒心怦怦動蓋予苦艱息故耳子之額斯庵也以白衣額也以我初心就子本願逗衆機緣冝多應者然則何不奉白衣主僧曰吾爲其任相而已之宋子曰固也子能使誦金剛者而即無住生心乎轉法華者即不爲法華轉持首楞者即已究竟堅固乎不能則其在他經也無以異其白衣也昔大士具三十二身圓應國土求男女得男女則其一耳然而示現顯化于斯爲盛何以故彼以男子周覽世情即或浸淫于苦海疑戀于塵鋒一旦懼而思返生信則易若女子不然矣闘不于前顧不及後一或割其獨至之情遂成不解之妒回心則難惟大士示與同體故起信捷焉今夫世所稱吉祥則未有過于胤祚者也將爲出世乎蠢動含靈皆俱佛性是凡種不斷即佛種不斷也况求女得女乃至即得福慧之女求男得男乃至即得福慧之男以是因緣轉相授記者乎且衆生執有極矣談不住相于末法譬之爰居之駭鼓也即有迦陵仙音誰從悅之今爲之怵以永圖引以後福使之緣勝因生喜捨緣喜捨獲勝因若有男子感此發眞因而不濫殺不婪財不使氣不入季女室不登孌童床諸有害于生理者戒勿染若有女子感此發眞因而不長舌不喜淫不凌男姑不作性凌妾不設詐瞞夫諸有害于生理者戒勿染如是布施即非布施如是住相即非住相初何必高談離慾始證良因割絕天親乃稱决定爾時主僧無言宋子意得乃于大士前說偈并告大

衆

我聞出世法　一大事因緣　尚非空非空
何況生相續　其在世法中　父母而子孫
眷属保不斷　即是最勝事　衆生自壘壘
安知此所繇　生理琢無餘　妄自施尤怨
菩薩爲悲憫　弘願度多生　男女若福慧
隨緣與成就　我觀世間人　無子常苦悲
骨肉尚伎㖂　財寶委沙土　亦有諸女子
入宮姤百端　斷絕夫本枝　一身無僂帶

種種業如此　種種皆所知　及至於觀音
菩薩大因力　說則如不聞　聞亦不之信
有一僧行者　幻泡已遠離　結願禮白衣
偏祈福有所　感此意爽然　願與善男子
有情同下種　見聞各發心　齋精戒邪淫
攝衛以自居　不殺與不貪　斯乃真種福
若有善女子　引義能自寬　夫愛亦爲愛
妾生如所生　相夫於不孤　定自獲殊報
如是等勝業　皆繇喜捨生　我今亦發心
不獨爲自求　奉告求嗣人　皆悉盡迴向
亦勸多男者　等各善思惟　彼以艱嗣故
作福貲無算　得一口半丁　猶如佛抱送
我今乃成行　曾不費心力　勝劣至不等
復是何因緣　將以爲福德　自能如是耶
是則作勝解　永刼迷往因　菩薩說此人
真爲可憐憫　稽首白衣尊　願請爲證明
一切諸男女　無生及有生　或一子衆子
普結世世緣　普植出世因　三世盡圓成

無復不圓者　白衣願如是

重修延恩寺佛殿

蘇子瞻居嶺海有言海南人士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易享愧是故其人以媿故捨海道幽險死生呼吸而况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身且不有何况財物是故其人以愧故捨繇此言之匪愧匪懼其爲人情所難捨也必矣印僧教涇重修延恩乞余言爲倡索之三四爲攢眉三四爲乎難處無故而捐錙銖未有不攢眉者余亦代之攢眉云爾記

余於延恩庵緣者再其一爲白衣大士居其一太空僧索米也白衣以祈嗣教余方艱此念之慨然凡諸求男長者亦皆慨然所謂以懼故捨者也太空跣足經行日食脫粟不飽而彌弦頭齋僧吾輩日持梁肉而華豆見色頑不鄙邪是亦以愧故捨者也斯舉也劉何君或曰愧捨懼捨皆有相布施耳離斯二者斯爲不住相布施噫亦難言之矣人情見荒垣壞壁則意慘見高居爽塏則意欣況於佛莊嚴地而逆逆號於人人無應者豈盡愛吝

不割哉夫何家不有傾頹或異歲不葺何室不有敝漏或經時未修夫何故不暇故耳數口卽難足數口之饗千指愈難給千指之衣迺欲汲汲爲取世俗所謂不急之事之不必得之易而自娛捨之難無大患于目前而偏栐慳報於身後此特可期之大者信根耳然則竟如何曰於難捨中而姑舍之捨不必問人自宰官而長者以至樵伐皆爲捨之人所捨不問物自金錢而米鹽而竹木以至□作皆爲捨之物能捨不問數自數緡而擔石而分交迺至肩一椽邀一庵皆爲捨之數是爲重修延恩募緣引

重修頭陀寺募緣疏

從吾邑西望諸山則越王城爲最高余嘗登焉益勞去天一握者矣頭陀寺乃在越王城西麓四山環之其境象窈然以深其水泉瀏然以清陝廣可以蒔茗荈平田可以給稻蔬眞幽棲之地也昔司馬頭陀禪叅百丈衍隱青囊十大爲開小釋迦宗風相大雄藏大智師遺貌其宅人居官舍宅兆陰

陽奇蹟彌多彼葢不獨踐擇法眼成相地智而且以術宗作佛事借堪輿轉法輪者也相傳百丈開塔司馬先遊去爲寺地神二將軍所追至馬投潭入水游十里許泉水湧出卽今頭陀山司馬泉是也其說近怪然爾時普信况義可夫婦發心輿創大殿前後捨田至四千餘頃今寺舍輿廢不知其幾矣田僅有存者而僧戶依然基址如故獨是寺也唐宣宗曾錫名定慧禪寺然至今但稱頭陀頭陀云者抖擻精神之謂也雖以司馬顯亦以是義

藏振宗起墜能者得之亦存乎其人耳乃者宗妙宗玄兩公眞無著天親再世也俱以傳山上足卓錫此方先時玄公掩關于頭陀妙公敷座于成覺茲成覺煥然徒衆方盛碩其地距河數武雜云入林之深俗境相儕未許買山而隱妙公乃復遠想興懷終焉憩息于以窮年依古頭陀奮今抖擻道俗舞躍忽已改觀碩正搆未成檀施有待爰以募疏爲余嚆矢余惟今人士倦於布施甚矣且余也身愧宰官淡無無於義虎頭迷窮子病幾比夫痖羊卽欲建皷求之吹劒一吷誰爲落毛頳惟成覺業有成功迴前緣以啓後因宜多應者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凡我同心尚共念之成覺落成余業有誦言有如是舉也不謀而同不日而就還頭陀之舊觀踵百丈之清規將超佛越祖於是乎在卽予才不逮簡棲且欣然操筆俟之矣

恩平慕建茶亭修路小疏

陳公祠去邑城纔三里許而道路崎嶮遇潦則泥深沒骭暍則汗出如漿先將爲舊教場今荒曠幾同胜馳之宮且時開有樂人者矣僧人詠茆結亭施茶然未及修路事也余在輿中頗而樂之忽占偶語云去渴害心豈天上人想稱無熱修普賢願斯世間路一切皆平因命月捐俸肆錢資其爰茶之費而告之曰施茶爲結緣發願宜修路但有施心者一舉無得之以賑出途予應作如是觀

戒殺誓願文

古德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至哉言也惡業無大殺生行善孰先戒殺原夫無始輪迴畜或爲人人或爲畜現在多命安知先達不墮其中萬一有之是食衆生肉者卽爲食祖宗肉萬物一體儒亦嘗言推而遠之同室連枝有根不食其肉者矣引而近之生號死怖誰非我類然則食衆生肉者卽爲食眷屬肉令識之倫擾其一緒竊其一縷猶懊悉根况以可已之口腹命之畢命安有不索償之理此孟子所云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非自殺之特一間耳之說也然則食衆生肉者卽爲食自身肉嗚呼興言及此可下咽乎不棱箸乎矧予自弱冠

以來卽知有因果業報等事誠法者懼敢不思戒乃侵尋以至授官途遘剩疾幾不有命三十餘日中食味殆廢若尚漫不省發豈復成人自今日為始日惟肉食一淺蔬食一頻客主迭過隨分數品亦只一肉一切葷殺見召酒筵誓不敢赴一切喜慶烹宰大席誓不敢設一切葱蒜韭薤生薑韮等辛菜誓不敢嘗一切見饋鷄豚鵝鴨諸生命誓不敢領一切醲釅沽酒市脯餛飩肉粉特殺熟食之餽誓不敢受一切牛羊大牲若鱔鱉鰻鱺難死之

物誓不敢食一切廣索異味求精炮炙若自作若教他作誓不敢犯一切洸酒大嚼鬧勇等宴誓不敢預一切庖廚聞聲見殺之處誓不敢近一切朔日望日若朔前一日望前一日以至佛大菩薩諸天神祇應齋戒日暨祖妣考妣忌辰及自生日誓不敢用酒肉所願內外眷屬共諭此心又願內外眷屬共發此念更願在家善信漸持淨戒猶願出家僧道普守清規又願屠牛宰狗諸不淨人等啓悔心又願銃彈機械擒捕之輩遷業行善又願漁

世怨對以今懺悔獲免冤纏又願血食鬼神迴向慈悲不生貪害又願十方國土殺盜無犯囹圄空刑措又願三世衆生殺生業盡地獄蚕空將此身心同圓正覺

五戒約

儒有戒僧亦有戒忌憚微而猖狂勝戒若為僧擅焉可悲也已況滿世界多盜僧醉僧乎夫戒于方盛斯為人豪若釜魚甑塵而方止殺胃衰病見而方節飲陽道痿乏而始思寡慾者皆未免下劣人

也雖然猶愈于至死而后知死不戒而反笑人戒者款列自警

一不殺生

盡絕殺業尚矣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抑亦次之且閱禮文祭祀與食品限制正不知持戒多少已有戒殺頌文玆不重贅

一不偷盜

此戒似不為我輩設第問如何是偷心盡處孟子亦云充類至義之盡須當猛省

一不邪淫

若窮非色非空僅敢無邪非其至者第能以禮自持禁絶一切如世之犯倫損德變亂陰陽展轉夢幻所消惡業亦不知其幾矣

一不妄語

内典大妄語成墮無間獄律令說謊欺君者斬總之無妄心安有妄語試窮其根不是哄惑人家男女便餂取隱情文飾瞞昧一妄語中偷心殺機淫情貪意無不畢具識者懼之

一不酗飲

助淫憤事酒之害實甚于葷步兵柴桑別有微意後來乃爲無賴子擁戴爲非姬公斷斷待以必殺真無量功德王惜隆中魚水而後無有推明之者予頗能飲然彌月無酒亦絶不思也則徑可不飲豈直不酗未能免俗耶復云爾

右五戒爲在家者設也若論具戒萬行何啻大海一沫况又調停于戒不戒之間更多引世法

儒文道俗漢分明作賊心虚却隨著說婆心話且自忖益牖毛幾莖仔細仔細

恩平拜癸皇懺意

意者以某一介儒紳總沐佛光之照半生涉歷粗餘禪喜之心兹叨令于恩平愧難酬乎民社乃於涖事之初年冬生一女後於在任之三載复生一男是共生也適在陽江署中予以命之故取麗僧小字現宰官身而爲說法非口能之求智慧男而仰得男亦云幸矣思十方三際之往復悟三生一

笑之因緣是則世裔有傳即爲佛種不斷惟在家與隨任一門眷屬夙多奉戒之因况誥贈若褒旌累葉國恩積受禎祥之報僧來梓里成不速之客三人緣啓松雲值害月之期重九龐居士之婚嫁團欒于蔦蘿取張子韶之妙喜物格如是思惟滌萊蕪之飢塵設伊蒲之供養藥師經懺聊依任相布施果德圓成終證無爲大道所祈一方凈信三界善神上憑佛祖之機靈齊作證明之伴侶一願合思父老盡于優游二願合思子弟盡行好事三

願合恩人民盡有子息四願合恩士子盡得亨通五願合恩地方盜賊不作六願合恩營伍兵卒安寧七願合恩境内六畜蕃盛八願合恩土地穀稙常豊九願來恩工賈往來吉利十願在恩官吏盡獲安榮以此勝因同收善果

修關帝聖像引

古今來誦慈之至而無以復加者曰觀世音語義之至而無以復加者曰關壯繆壯繆之義於兄弟於君臣不易生死乃千秋百世無地無時祠奉惟謹從而聖之王之帝之天之嗚呼烈矣恩平有帝君廟其靈感人人能言之旣傷其祠又謀新其像此亦義氣在人有汲汲不容已者憶昔三分割據之日孫氏實地盡南海此墓爾者邑也無有於劉何有於關而今破虜討虜之跡卽學士大夫且有情然不省者矣矧婦人稚子乎且孫氏始而自帝終爲降曹而削之壯繆義不失臣乃至愈久而尊之孫寔有吳吳今不知有孫關原無土乃今率土追尊其相視何若也余嘉諸人士之義故爲引之

且爲書楹聯云義氣傳千古忠是明于春秋廟貌遍九垓那復窮其歲曆雖然壯繆烈矣而其英爽赫靈迴不與血食諸神等者亦轉機于静禪世無徒慕義勇之名而忘慈悲之有自尊

修城隍神像引

傳有之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城隍之神一邑之宰此必其生前有功德于此方者君之夫人而神之則藉其靈而実其報神而人之則貌其貌而冠其冠像不肅則民無觀瞻其像生其恭其可以弗餙乎哉恩士民汲汲於此而謁序于余夫神無藉余者也神之能使恩之人受其陰佑消其後灾愈無藉余者也無藉余而余且饒舌焉其應如響不待言矣

修文廟外左門引

文明之象開於黌宮係堪輿家合恩平諸署惟文廟居其脇處坐脉較眞宜有摶風禦雲而上者頗自成化開邑以來讀書通道術嫺于文辭者代有其人而科第閴焉毋其時有待歟抑催官培補之法

全未講歟文廟南向𨻶欞星門南達外亘以墻兩
隅各闕以通出入雖固亦無害然形家者言以爲
朱雀而開雙昧非法也法當於左方巽位開門則
從外向論爲木火通明之象從內達論亦合水木
相生之義此其說與鄙意合而諸生今乃發之是
文運之開于人心者也有開必先應不遠矣余不
勝踴躍而倡以貲且爲之引

時務類

代擬疏稿

某衙門某官爲

賜環有隕自天叩環欲報無地敬瀝蒭言圖裨萬
一事臣通籍雖淺已歷　三朝暴遭權焰斥歸
田里驚魂乍鬪葉落危悔更逐輪埋苦亦甚矣
伏遇
陛下龍興收覩更始臣雖永棄猶甘況復蒙　憐
臣舊物還臣新班者乎臣以言爲職此時不言

臣罪滋甚此時而或挾私意有爲而言或勦贅
說無見而言臣罪亦滋甚雖然臣撫臆而既久
矣臣晢肌而既深矣假使眇彼飛蟲豈無弋獲
則有關吏治者一事關理財者二事關學校者
二事關兵戎者二事關議獄者一事關吏治者
何也則遠缺也內外大寮勢得自錄縱判苑枯
不甚相遠若二司首領郡縣佐幕巡驛教職此
何等官也而堪以齊魯之產宜走貴滇川陝之
人翻來閩浙乎故或得選而不能往或能往而

不能來就或往來無恙而之官則需淹以治裝到任則覓將以度日其水土之不能習何論官方如是亦奚怪乎一切苟且不成景象也倘使酌定此等就近題缺必無使出乎里仍外則官職人情豈不兩便而或者曰缺少人多不得不任其如此則何不力持冒濫之源無使底滯而直爲此憤憤耶此臣所謂關吏治一事法當融而劑之以勿困者也關理財者何也則加派也則錢法也日者兵氣互起

大工繼之搜括不足而暫行加派固非得已然自加派急而正賦反緩且逋矣是明受加派之名而陰又受損額之實也今
皇上留心節愛所裕實多倘 勅諸司細心籌算區處足抵加派一年即令停征而各省直起解錢糧即以加派停征之日爲始此後逐年必令完納足額民既可辦官亦何辭況又佐以屯鹽諸務漸漸清理漸漸盈餘財不恒足固未嘗有若錢法之議亦紛紛未有臣所聞見諸省直用錢其銀錢相權也則有以錢五六文當銀一分者有以錢十文當銀一分者甚有以十五六文十七八文當銀一分者其新舊雜行也則有專用青錢黃錢者有兼用雜錢者甚有用唐宋古錢至窳爛不成樣而亦用之者淆亂若此豈
聖朝能同九域之文而不能同一錢之文能齊萬有之數而不能齊一錢之數乎夫各省直既用各省直之錢不能相通則各處行錢即就各處開局鑄造可也而準銀之數斷當以一分十文

爲定即銅價工價差殊亦只於輕重之間較量斟酌其十文一分請畫爲一勿使歧焉各省直雖用各省直之錢統率
王則一切舊錢悉令取償輸官另鑄可也而錢面之字當以崇禎通寶爲號即各省不能互用亦各于各錢之背增鑿二字如江西所鑄則曰江西它倣是焉此臣所謂關理財二事利在計經久而害盡一者也關人材者何也則人監也出貢也昔者成均之法嚴矣舊制科貢兩途

皆令入監蓋甚數甚設也今有其名無其實矣
舉人入監殆同兒戲其甚能中甲科者已中之
後初不知入監爲何事也即不能甲而就仕者
已仕之後亦不知入監爲何事也甚有橋門曾
未目覩横舍曾無一跡但以數金付該胥而無
何巳撥歴掛選矣夫舉人既能自得雋則其才
識必有可觀即授事諒亦可達假有少年聯捷
而遂服官者將亦未入監而拘之耶若謂授選
次第非驗撥歴先後則虞壅然臣弟見七科八
科不自量而不肯選之舉人罕見一科兩科輒
自量而輒就選之舉人也則何不直以賢書之
歳月爲揀考候選之次第而又增此一番迂濶
多此一番弁髦爲至廩貢事宜亦自有說今貢
之名一貢之途三曰　恩曰選曰歳
祖制歳貢皆上材也時方質勝于文士敦實學庠
序之員僅僅耳故學輒得廩廩輒得中即不中
亦輒得貢其後而增而附日以益多以至于今
人文盛極府州縣增附之數視其廩數至數十

倍甚至百倍於是廩者不必才才者不必廩而
貢者半是庸流得貢者往往昏耄而且遇當
恩選患其數多即用挨次將及之人充之此尤誤
耳夫既廩本以養材縱使舊章不可輕易亦宜
嚴加精考一體優劣不使久廩成庸而貢則即
常取之學臣歳考每學所首拔之一人以此充
貢必係英俊用充
國學庶足增光寧不愈于養無可養之庸材拔不
足拔之衰遢而猶曰遵制云爾哉此臣所謂關
人材二事所貴變而通之以盡用者也關武備
者何也則土著也則課試也
國家于兵事可謂深憂密畫矣内而營制外若邊
軍固無待論即郡國諸處衛有衛士所有所兵
降而州縣厮養在比則有馬兵民壯之目在南
則有精兵常兵之稱以至弓兵捕兵哨兵水兵
按籍而稽種種具在中飾訓練誰非兵者第明
著爲令縱令精鋭成群斷不他侖遠調止以驅
除當境之蟊賊彈壓本處之姦邪應有餘裕何

至惴惴所在爲警而憂無以禦侮乎蓋一方之
夆勇原足捍一方之患災而一方之材英自足
周一方之謀畧特倡率者無其人耳今有文舉
即有文學矣而有武舉何獨無武學文學有教
論又有訓導導一足矣二之四之不太贅乎謂
宜裁減止設一論一訓而于各州縣教場左右
稍置廨舍立之師長其長則或于文途中兼長
騎射之士或于武途中兼通論策之人取以司
教試募武生併諸馬兵精兵哨兵弓兵等亦令

設期拘集課其能否以報印官而次第其賞罰
其不堪者則另募充之如是豈復有兵之名無
名之實昔燕趙諸國皆以偏小一隅之力角逐
塲胡未聞不足而况腹内諸處又自可知此臣
所謂闢武備之事特在當事斷而行之以責實
效者也闢議獄者何也則盜賊也凡人性稟不
齊有有用者有有毒者有無毒亦無用者惟盜
賊則用即其毒毒即其用用即其毒則近雁之
而其心必異故古有投荒迸裔之條毒即其用
則遠驅之而力或可稱故古亦有舉囚使盜之
法囚徒編發漢武帝蓋常用之以勝匈奴矣
國朝盜禁甚嚴在強刼者必誅無赦然此屬實繁
有徒其有人獲而贓無存者或爲從而情稍輕
與竊盜三犯罪已至死而未可得决者此等誅
之則不可勝誅久繫獄中則乘間而刼牢越獄
者常有也且教囚反異扳誣無所不至曷若稍
議差等於一案中止誅其渠一二人而餘者盡
編發諸邊從軍每三年一清查度每省不下數

十百人討而練之皆精卒也旣得其死力之用
而地方之患且消去矣况犯者離鄉井走鋒鏑
則未犯者念之當有警也此臣所謂闢議獄一
事無妨破常論而從便宜者也茲八議者或人
情亦久扼腕而特見爲難行或舉世未暇致思
不免視爲迂濶然臣區區之愚如此若夫講學
勤政進賢遠奸事豈無大于此者禦虜捷夷屯
田開中事豈無急于此者而臣皆未敢剽以諸
臣條畫已悉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同邑彭广搏六息甫較

碑文

恩平縣新建黃河堡城碑文

凡天下要害之地必立之堡堡者保也恩平邑于全粵負若黑子之着面耳然斗僻片區通高雷廉瓊之走集無恩平是無四郡也且右連春

興若抉循以逞則端州有唇齒之危左界會寧若勾蛩作奸則廣州有震鄰之恐彈丸蕞爾兵力不支叢鏑纍方薦食不絕故談恩事者頗難之　制府張公鎮粵之五年德威遐洽遠無不屆纖亦靡遺屆分道維揚胥公廵行肇高之間所經州邑無不梟潰風生霹惲讋奮過恩平謁三忠祠知毛陶李三公有大功德于恩人而廟貌弗稱輙為請于　制府遷而廓之巋然大壯矣而去恩平東北二十里而遥有曰黃河前者其地川衍可作數千人都若來脈高出有𩕳樓下殿之勢前環龍水得迎潮通楫之資而且望羅漢山挾九嶠聚之區與百足水口射潮出沒之徑遺偵烽耳則如以我雙眼置其穴中發使出奇則如取彼三窟列于掌上前是農夫老古紳弁士人泊遠官當事或紊行其野或語及此間無不以為可縣者即不然無慮不以為當堡

者然事慮始而有待會適逢而乃與于時士民患苦搔搔汞懷汲汲群將建堡之利便衆籲之易成請于　胥公公毓曰可轉請之　制府亦輙曰可而力肩董成者則西蜀署令張君東吳新令江君此堡也成將可練可倂可屯可守置兵不多而扼要斯威轉餉不煩而人自為固其嘉惠也大矣其利賴也遠矣維恩人士將勒石紀成乃請于當事以其文使弓弓小吏也何能

爲役傾念晉衔罪愍士於思事頗竭力盡心而
獨未遑爲此堡之營則今見此堡之成而喜幸
當何如也卽不文不暇恤矣且安知無尊顯能
文者感予蛩吟而奮大聲以鏤巨公之勳德于
不朽者耶

修鎭龍寺碑文

一關之市必立之平不然必棼爲無紀也斁武
之國必樹之樊不然必混爲無界也況夫佛寶

所藏開士憑焉利衆諸天羅列化人居之稱尊
而可不共相莊嚴有乘行願者乎石城鎭龍寺
者昔長者龍其翁居士所建立也爲善冣樂鄉
里人稱少游布施無慳前身應是龐老固宜萬
石門風之衍而不窮緇衣功德之將大其後者
奕然自立寺以來以至今日雖香燈弗替而住
持無閒半鬉瘂羊尚艱義虎至於向上一路之
秘末後一句之玄祖道湮微空想香童擊竹衣

冠來往悒殺婆子燒菴好座佛堂可惜無光背
轉法輪噫爲有眼動識者之嘆嗟非一日矣不
意古羅之域英俊方興遂有應化之資雲遊來
集則得法天童日逈宵和尚者曾嘅虗高果德
已逈具大辯才饒方便智與予恒居士邂逅結
契印同針芥之投殞將證明共發總持之願然
居士不止一居士也道俗齊許無生矢詣於國
欒逈霄雖只一逈霄乎根器互通合相郗融于

表裏爰以　月一日迎入主鎭龍寺而謁余爲
碑之余自惟少年學道晩猶無成磨盤未轉于
天上故紙獨鑽于窓中若以宦學禪恐先失故
步于邯鄲若以禪學宦恐徒貽物譏于㨖徑且
引將僧隱焉用儒文抑復思逈霄和尚也業離
語言文字相而不忘使余記之是或一道也況
居士拳拳無非招同叅玄又可拂乎當復知此
寺近市近喧隨喜不無敬禮香火不無競爭彝

提不無累淵出世之魔羣歟玉杵能降之在世之魔羣歟未知抖擻何如也乃因援筆偶識而併口占戒偈以示告衆信 [illegible]

若論眞佛法　遍宵亦無口　遍宵既無口

六聰夫何有　忽然遍一機　在前又在後

何名僧持戒　不聞叙鉚聲　是名僧眞戒

何名女持戒　不入僧寺中　是名女眞戒

何名士持戒　內言不踰閾　是名士眞戒

何名官持戒　戒諸不戒人　是名官眞戒

頂禮恩明尊　我今本無說

募疏

題吳川建立縣學縣堂募疏

在土作頁是曰齊民籲俊克庭厥惟秀士惟民所止必立之官官者管也英俊之域作之以師師者司也非風氣之所聚難言君子攸芋如向坐之有乖將令鏵聲不韵以故式政堂上局必堂堂不肅而成製而蕭蕭吳川龍勢自北南趨實逈東西轉而鳴琹之所稗萊之宫舊皆枸於

南向以致前後倒其軒輊左右缺於抱環戶口雖仍樂輸未覩賓王不乏全盛無聞良有以也拱揖有特呈之峰應樂有文翁之峙上游則諸水合襟下趨則限口塞况審乎向背觀乎性情此亦吳川之天然生面也觀夫科甲蟬聯多乎上廓如林聚居亦復繡錯蓋得水者榮頂脉者旺山川即不能語人物固已傳神而至于東門坡下海防署傍人鮮竟居鬼堪書出豈不明效

大驗也哉今縣官一望蓁蕪文廟久成徙驥之壇守縣署強半頹燬一堂殆類蕭然之露光此時欲修但有心者誰無邪許修而欲攺則有識者所急乘趨所謂盡有事而可大物無敝不新成寻戎官也日與粗才爲伍時見牵馬來似是馬習或以督餉至庶無庚癸含軍實而襄文飾固事之所不得無也成人美而盡吾心亦鄙之所素有志也於今限稅無缺額之憂溢羨有可

移之數計當具文請于上臺以百金爲修學之費以壹百爲修縣之費而學所不足于費者則寻頗吏自捐壹百爲倡而紳若諸生共助之而縣所不足于費者則聽令君出若干爲倡而里若卿耆共助之如此庶二端可具舉焉雖然防之有官舊矣防之分署則自梅祿移今署以來鮮有終焉允臧者豈非亦有待於攺向也然時詘舉贏其能至于再至于三乎待二端悉舉之

後另欲闢地一區從縣與學之向構一海防別館以爲講論賓客之所諸君子其許之否

為僧書往海南化香疏 [illegible]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如來眞語實語非虛誑也雖然此爲最上乘者說耳日月燈喻光明琉璃光喻映徹蓮華藏喻妙嚴旃檀功德豈盡無資最勝香中何妨現像遵海而南募化沉香欲求作佛黃君此舉意可尚已嗟乎菩提妙心極諸尊顯或不現起而風塵下吏往往厄之官本臭腐晉人之語不乃太刻毒矣哉

祭文

祭廖千謂文

皇明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　月朔越祭日現任廣東高州府同知前任恩平縣勅封文林郎姻社弟宋　謹遣使賫具代儀命長男致奠于　明故待贈貢君尊姻家社兄千謂先生之靈曰嗚呼君之生年于我二十年以長也二十年以前即吾不得知然聞其幼即穎豎未

十五而能幹母之蠱甫十五而能幹父之蠱矣即二十年以後亦尚不得知然聞其所尊之師則盡名師也所取之友則盡益友也即不以甕牖語人而指囷自有餘誼即不以牙後襲人而道古自有餘資比君壯彊之交則予弱冠之歲也杵臼定交研席相向者甫二十年予有失無不相規予有得無不相賞風晨月夕酒後遊餘前乎此者所閱歷所襍記無隱不譚後乎此者所期許所感慨無微不吐嗣是即欲謂予知君猶有未盡不可得者道義之契中以婚姻至乙卯而予獲隽又逾年則君六十矣製一詞書之練往致祝君弗爲喜束而懸置于閒處老蒼頭慍而返然予固壯之及予再謁選爲介君以貢例請冠帶歸別而宦粤五年值君八十製錦爵歸遺之君乃大集同人慷慨嘀咨有重瞳子部署餘騎以明非戰之罪之意嗟夫此可以想君

之志氣矣余宦倦遊甚旦夕思得謝從君爲里游而君乃不待乎君四子皆業儒克家諸孫蜣爽宜無憾所憾者惟未得一舉成名耳然人之在世惟豪與賢耳若君五倫都無闕事而生平屢遭顛躓資用益饒視少伯再致千金猶不啻過之嗟我千謂倘所謂賢豪間者非耶嗚呼何憾哉尚饗

祭帥五寶先生文

維崇禎十有三年某月某日比京左副都御史
五寶坤公卒于家其執友宋某方任郡丞於高
涼聞之情惻惻以酸心淚慼慼其盈眼也夕陽
西下海水東流楓林來青關塞忽黑倏焉改歲
乃始束帛緘辭奠羞遥命子某代懸以告於公
公之文藻券於科名經濟見于設施恬㤀得三
寶之遺意清節爲朝野之共推其指識幾遍天
下而所與形忘意孚率真耐久似無逾某者盖

數年爲文字交公不以知名之先而挾長總而
爲德義交公不以聞道之早而挾賢晚而爲仕
進交公不以爵位之崇而挾貴至退而爲香山
洛水交則公意中固夙有某而某之心亦切切
乎思急就公也而乃今公遽已矣憶曩歲公元
配章夫人卒于家公在京貽我書中云有夫不
得視令無子以依哭泣至今念之聲有餘痛酉
戌之際某補令恩平公就某言别相對不勝情

語及後事則定以桑錫爲嗣子時某尚冀公盛
德必當舉子今公上賓則猶是别時語中情事
也雖然此亦何関公真宰事古來應化聖賢誰
盡能舉其亂者犄于生死交情不能不見乎辭
而終之以羽聲曼音其詞曰祕莫爵于彼于此
何茫茫金華洞天浮安里公從發軔乃桐鄉情
寄子孫能愛我雖然莫舍梓耙桑華林正棲崋
表鶴悵原不悵王喬翔公乎歸來樂洋洋丹真

爵慧心人遠逝何天東瞻泰岱西華掌星軺所
歷勝依然迹雲八百雖信美未若浮雲八百聯
龍沙會中無憂識龍華會上無畏禪公乎歸來
何傫傫三奠爵老成凋謝將安倣五雲多處是
三台六符正時無一爽雙手擎天力若何一莖
建刹同叉掌圖遁跡入老龐居鎖石高唐高璃
盡嗚呼哀哉公尚饗

方玉堂續文稿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晚學劉乙祥太乙甫較

序

壽蔣次垣先生七旬壽序

我 國家當萬曆中德化休明士君子官於其際者優游自適無所迫於其衷故或仕宦而不止或仕宦而速止皆有以得其性而怡其情其

在高京則有次垣蔣先生先生蚤負俊才甫及齔髫即已稱文學高第矣自是每試輒冠軍幾逾壯而已貢入成均海內知名士無不引以爲石交矣就試南闈益幾褎然爲舉首而竟阨弗遇時先生纔三十餘耳四方聞者無不謂稍需之先生於科第猶掇之也乃先生遽就選得辰溪令蓋先生意有未數數然者而不在乎爵之新與不新仕之必出於何途也既令辰溪五年譽籍甚以請假歸屬起復旦暮喬擢而先生以念母不欲再出遂堅卧終養矣歸休三十餘年今七十一矣足未嘗輕入城府望覲山之巔有竭高飛則指曰此鳥安可籠哉鄉飲禮大賓十有七次子若孫皆有聲横舍中俊於才而篤於行動履不失尺寸正昔人所謂見阿恭知元規非假而史稱萬石君家即號爲稍脫畧者猶且數馬尾浣剌牏益家庭漸染被服之深不可遷

而化耳今兹仲春七日先生覽揆辰也春酒方馨搢紳竹賀而先生窩姻有李姓者紳士約製錦爲壽其家世科第繩武翩翩愈奮跳中有與雨興栩雲三生與余爲文字交而余所賞鑒爲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者也徵序於余余時適在石龍之署念石龍奇響適然有觸不覺成吟而歌以言之歌曰昔有仙人潘茂翁手攜竹杖化爲龍忽然躍出州衙裹有時吟呪聲喁喁

分身燬齋亦有異總應生賢氣所鍾次垣先生
秉靈慧家對覩山數畝宮宅環修竹秀而野一
仕及蚤謝樊籠辰砂煉就了無滯至今七十尚
顏童當時化龍旋化石手中之杖仍未擲龍耶
石耶杖耶三神物護持世難識潘仙親授厕心
人先生今以杖於國桂蘭蟄蟄又彬彬絲蘿之
祝美且真石龍署人強解事蕪言局足爲公陳
非潛非躍徒枯槁我少於公先公老乃如小艸

救饑人作計仙身苦不早

壽次垣蔣先生七十一序

有詵宋子論異人宋子曰恒人是也或未喻宋
子曰予以爲異人者必異乎人也哉異乎人則
非人矣人而非人道何物乎等人也而或爲賢
或爲聖則異矣等人也而或爲仙或爲佛則又
異矣雖然賢聖仙佛豈伊異人高凉從古有異
人二焉其一閨中其一方外也夫當割據雲擾

洗太夫人以簪珥樹績可謂烈矣然再三定亂
終始一心得之恒也得之異乎茂也葆真煉性
而披以名披嶺以名嶺邑以名邑州以名州此
其人有則不恒有矣謂咄咄怪事則豈外吾心
吾性而別有取異也耶以余觀今次垣蔣先生
家本譙國夫人之鄉門對玉泉金井之麓遭際
太平經術經世裕其抱也而不必竟其功率真
養恬品水題山能其趣也而不必增其累蓋嘗

爲辰溪宰五年慈母興思征苗奏凱乃因讀禮
歸來痛父書之愴爾遂將母以終焉且士大夫
在　神考時優游少累即體無遠神朋無趣韻
者無不有以自適而望若神仙中人非有所憂
畏思引也先生方以名有司遂賦遂初尤所難
者年纔壯年後之日尚多於前之日而欣然終
養丘園之貞數十年如一日也自非體性冲夷
天然合道者誰可語此行年七十一而色若嬰

亢因其所也至若子姓振振鉦檀文藻於青年竹鶱騰於指日則盛德薰摩自有相觀而化不待指麾言語者所稱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先生聽此於賓筵至熟矣夫壽無期而諸福之物又寧有期乎南華之篇曰同乎無知恒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壽源之培培以此也壽域之開開以此也壽祉之多多以此也故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堯舜與人同耳

何以異於人哉不遷於物斯之謂仙弗立人相斯之謂佛今時上厭恒趨異視彼驕語縱橫好談抑閭若方且羣詫爲異人則夫恬心無競善氣迎人之君子能不目之爲恒人歟噫嘻狒韋旣波潘仙已遠吾何幸猶得先生而事之諸君子之爲先生乞言也或蓬開三徑求羊實來或村闢朱陳古心相烙余方簿書澗裏諸言無味而強之使言言而不文則諸君子使恒人操恒

言亦諸君子之爲之也余不任受褒亦不任受誹矣

公賀丁司李考績內轉序 代

昔人爲仕士擇官而或曰此官要而不清或曰此官清而不要必兩者兼而後有以處此士則士之品妙從可推已官之位於郡邑者除二千石覺然專城不論外如丞若判疑不事事而時鞅掌之爲使不要也亦復不清如州若邑無非

事事而若呼吸之難疾不清也亦復不要若夫無米鹽凌雜之塵而居平反封駁之緊既清且要惟司李爲兼有之則謀所以稱斯遂斯者亦惟俊于是兩也而可矣高凉亦一名郡三年來六條毗察三尺宜民使一方無愁嘆之聲者非我某某丁公祖是賴乎公祖生于滇南漢帝所遺祠金馬碧雞處也其稟氣異矣六代風流金陵都會籍紫而勝託焉其助發弘矣又爲隱君

予亦先世之緒而益厚釀之以有今昆玉競爽蔚爲國華其相得章矣發爲文人千言不了者一語了之人出言輙瞶者卽又展轉辨析而不亂才則清要之才也自來我粤迎而起其肩宇若濯濯春月栁耶更親之雖處極迫中絕無忙相愈卽之雖當極散處了無惰情品則清要之品也奉檄查盤足跡幾遍嶺表所至小大之獄無或爽也五過之疵無弗滌者嘗自揭句云不

得其平則鳴如得其情勿喜此二語非從清心要領中躍出者歟治則清要之治也署府端州以十一屬之紛爲其紛以十一屬之勞爲其勞且嘗居鎮下署既非眞近則多惧問兩藩屛屐供杏問四方客至誰乎此于應酧可謂至溷于綜理可謂至煩然且一切治辦　兩臺交推譽望彌隆是又至難清要處而獨得清要者也人第知釋紛解佫揮塵自得之爲清而不知汚泚

蓮花亭亭出水更爲至清人第知選言居簡把握尺寸之爲要而不知千絲萬緒抒軸在手更爲至要今茲秋杪期當給繇正當報成績于
九重徼逮親之一命而内遷兵馬之報至矣主爵者誠惟是　聖主方急得人宇内尚苦多事與其俊人在邉何如名賢在廷欲内之而故急之未極之而先内之則此亦第徐焉耳惟司城爲巡城之羽翼亦猶司李爲巡方之耳目其績

寄髣相似也須司理報政須三年而司城轉動特期月間事耳然則爲司理今日之親也者績奏褒加祕命榮之一郡人頌而祝之孝之始基是也爲司李他日之親也者功隆秩峻累命中之天下人顯而揚之孝之不匱是也其同官黄明府朱二守趙化州諸君子皆以吾兄某　某司鐸高凉之故因介考績之賀言于余而内權之慶適與期會遂弁綫之夫精微之識握固之功

宇內誠多才然嚴到眞處亦往往難言之是則
第一等清要之人必懸第一等清要之官以待
之理有固然不必問卜君平取裁季主也

刻瓊南陳廣文詩稿序

曩着余尹龍溪其邑之廣文則海南陳某某先
生也時先生年且老所携倩丘生兆昌兒卉芳
皆以制舉藝相贄而徐及於古文詞往復商訂
頗覺督壁絲音與令尹桑聲相爲响荅至今憶

之猶津津乎有餘味焉頃獨未得覩先生所爲
詩與其所爲文也去之數載予轉高涼丞且三
易裘葛矣中間丘生若先生猶子皆以赴試數
得晤談而先生子卉芳獨以讀禮家居數年未
一晤今玆仲冬歲且改矣而生乃擔囊躡簦不
憚海濶天遥而謁余衙其廷忽見其人此何時
也乃軒軒作一來耶其千里相思折瓊樹枝以
慰我饑渴耶抑宦風塵耳目塗矣生來且令我
目覩所不聞日覩所不覽耶已進而冊語則有
以識如蘭之味焉何所識之則瓊香之貽也有
以識丹青之信焉何所識之則瓊華之咏也最
後出尊公遺稿一冊則一卷泫然以爲父沒而
不能讀其書則手澤存焉爾又一若慨然以爲
父沒而必欲傳其書則孝思存焉爾雖然嚶而
承之亦第以爲謁父之執友行父之遺言固出
于常然而不足怪也已退而讀之鏗如鏘如奚

以評樂奚以評詩瑟如栗如奚以評玉奚以評
咏爛如燁如奚以評花奚以評文綜如緯如奚
以評機奚以評律無弗得全者而遇曾不出于
濟輪袍諂尚不免于餓不足則亦天定爲之耶
先生于此道自可謂無憾矣先生有子汲汲乎
欲請而行之亦可謂無忝矣因嘆奇何固多當
材丘海諸公而外又有先生第余向也不獲香
花沆乎于生前而今也乃藉子慮懷嘆于身後

豈非紫臚眛目傻劣櫬心爽胄衛之所嘗前失之至於今卽托于嚙矣聊成囊槖茲晏序乎懺悔文乎吾不敢乃之矣

會刻蔣次垣先生壽言小序

今天下文采甚盛所難得者先輩風味耳余入高凉見有次垣蔣先生先生夙負異姿終返淳樸蓋嘗一尹瀘溪緣經術飾吏治用鸞鳳化鷹鸇當事者材之方將吹送汲揚欲有所用其未

足而先生意倜倦游遂優焉游焉以園林老矣夫無積者以脫然釋負爲安然其中栫也重積者亦脫然釋負爲安然其中餘也餘之去栫也有辨則善養之與其廢也亦復有辨先生一應郎官之宿輒辱少微之星易祿難畜自得鮮營有數十年餅餌如步之適無一日攢眉鬱邑之私其所居最富高凉勝處與李太學日輒比鄰皆面對覿山傍環竦竹余每謁先生輒過太學金樂之一欽其質一挹其文也上日先生覽揆者之言洋洋盈耳余亦豫焉渠賢某某兩生請弁而行之兩生僉雋才今大姑布唐舉者流相人祿命動云晉此以爲後驗余作斯言卽謂爲先生蘭玉之券可也

何澹公詩刻序

何淡公渠園詩屢刻余得而讀之天下士亦盡知之矣今入高凉哀近作若干首示余請弁而

行焉余讀之欣然不忍釋手又惝然不忍竟讀也讀不忍竟刻又忍弁諸雖然澹公之爲澹也久矣請卽以澹之義味細爲可乎夫澹非鹹也然對鹹有鹹之澹焉澹非甘也然對甘有甘之澹焉澹非苦也然對苦有苦之淡焉對酸對辛亦復如是是澹能收諸味而諸味不能汨澹眞味在焉至味亦在焉矣且夫澹非獨于味爲然也居色則爲素居聲則爲希居香則爲幽居體

則爲靜君意則爲沖以故白旃檀非不馥終不若水沉之清牟脂玉非不珍終不若冷雪之艷雷門鼓非不震終不若鐵笛之悠波羅蜜非不甜終不若哀梨之爽重錦叠兆不華終不若野服之適青龍鈔非不精終不若擊竹之悟吾察濬公爲人蕭疎簡遠淡然自得於勢味之外而變化之道萬物之微一一從孤情僻韵中鈎而出之形而至之其人如是其詩安得不如是其

字其高安得不如是古之名人進于是者在唐則輞川在宋則襄陽在元則雲林於明有天池生今濬公出殆欲參而伍之嗟乎詩有別姿書有微情畫有天趣要之癖爲功發濬爲根基終身作無癖之人終日行不濬之事則人之不能如淡公也亦自隔之而已矣

奉贈董吉菴寅兄赴京放謝便道省親序

今士人至性玄通苟出于遂神之所酒濯衛行之所激越天未有不對嬰機禄以適其願者余于董君吉菴寅兄益不勝忻慕也君生西川幾秀應接不暇之鄉檀錦綉盤胸琳瑯觸目之譽其尊公某先生善卷得其息機爲善斯其至樂名駒有五而白眉最良崑玉無雙而鴻聲特起於是人耳三舍士讓一頭千佛名中誰存兄少五經篇外競詫才多時方挫萬里于毫端望嶮巇而勿迫矣然使百尺爭竿十年待字郎自願

鳴躍之探囊不存夫鍾鼎之與易是亦非理酌於趨時而情要於至當也爰乃義形棒檄慶贈佩刀揭來高凉展其驥足甫下車而清標玉立見者洒然既受事而斧斷霜嚴聞而凜若晁琴自韵纛務會歟是雖勤勞特甚不亦逸豫無斯而君碩隱隱有思也祇應而樹赤子自在眼前每飯不忘白雲渺其何許爲衆炙炙懷四方志豈云生不遑將人各親親終三年渙君日吾不

能待然使必勤拳得請懇激　心托謝雖以陳
詞決徹覆于不須縱令交綏而退善刀而藏焉
不駭輿情無聞轍在循陔之素衷言既遂矣須
致身之雅誼果允愜乎爾乃　聖主憂時信臣
建議欲添設夫武負用酌裁於廳佐在高裁判
而君與焉維時在同寅無不驚相諗曰邦國不
空別駕之功若之何其可裁也列邑之賢咸相
顧曰吾儕僅百里才耳至謹非嘗而修彊事惟

公總其成柰何乎其裁之也合郡之縉紳及士
庶人則無不竊竊然曰從來別駕賢能罕及公
者官可裁也公亦可留也安得顧于當事別有
以位置之使爲我德乎然而不能也然而君亦
不須也君所須惟是整駕而行速返里門侍親
顏將所稟奉廷訓以凝祉于高凉百姓者陳之
尊前討先生必大快于心雖尤章五鼎之奉不
啻也以報親恩之罔極焉耳亦惟是便道過里

赴京補任幸而得善地且近府以便迎養則尊
親兩得忠孝兼全也以報君恩之罔極焉耳且
夫急親之念君有之未能自遂也而適以一裁
遂之戀　闕之思君有之未能自致也亦適以
一裁致之則余所稱至性玄通若有冥湊機緣
以適其願者是又總　天恩之罔極耳君蘊才
而不以才先人負智而不以智籠人與人極婉
商周到而不失言于人不失色于人此同僚友

所共推而非余一人之私言者從此鬱庸移孝
作忠因搦成顯且未有涘然則裁之於高凉者
正俾之于海宇者也天之大有所取裁也夫

歐陽毋尤太夫人貞節錄序

歐陽蒼水公以副總來署電陽參戎事手釆所
映堂而知爲世胄之英也敦禮樂悅詩書壯事
老謀雍容整暇儼然春秋時名卿毋論後代也
公下大父昭毅公以武烈顯大父觀察公用文

事與業已世美相承經緯道備矣一日坐談倉卒間若有所不釋然於心者退而以其家乘數冊并母太夫人貞節錄示余且曰予其敘之蓋公父即觀察公冢子以襲爵奄逝歸途時太夫人年方二十公生纔五月耳聞訃慟不欲生存孤勉而復食撫孤成立至于子貴身旌則既稱恭人矣琬琰之譽貢于絲綸華袞之榻多乎哉匠何其煇也幺麼外吏自忖面目可憎安得語

苦有味觚欲撫而復問者久之已而思公通家意氣又躍然不自禁昔且人生婦以子貴即赫然榮封似亦嘗事頑榮封而出于貞節則自不多得也在今日天之所以厚酬苦節者人盡知之在當日太夫人之所以苦節者人豈盡知之乎憶予小子猶逮事予大父大母守節四十餘年六十六歲而沒又二十六年後而得旌所語予昔日茹荼咽蘗蘗傷謀生鞠育教子其端至賾

予時雖幼尚歷歷謹記不忘以今況太夫人想當然耳今觀蒼水公于蒞于浙于四方所在制勝底績腹司手揮即顯門儒生亦能難此豈幼不積學長不習勞所能髣髴者然則公之兼材與能淵源于昭教觀察者又何可謂不淵源于太夫人也繇此言之戶人家氣脉綿永必迺有人焉以繫之在昭教公府則繫于昭教在觀察公時則繫于觀察今蒼水公益拓其緒則繫于

蒼水而方昭教觀察既謝之後蒼水未壯以前此三數十年者非太夫人是繫而誰繫哉功勞愈茂推恩愈隆幽貞愈著不日即有紀太常冊勳階者在胥胥小言滋益愧矣

序黃明府平妖手卷

此卷爲我堂翁明兩黃公昔丞邵武平妖而守道潘公所與商略諸札彙而成之者也公事不避難敏則有功運籌而今戈氣壯於樞臂署邑

而膏雨潤及于隨車平妖而滌蕩熏除于指頤續在盟府望蔚專城節鉞行膺於駿歷絲綸終賁乎鈞衡夫國人人而仰之人人而券之矣而其當日指麾苦心寄畫有淵乎未易窺者公雖不言而不能不存於文移掌故[illegible]不必過徵之文移掌故而直見於潘公此諸札中讀其文即片語單辭皆握奇之神也味其旨即一寒一暄皆膠濟之寓也覩其字畫即一捺一鈎皆吉光

之片也嗟夫昔永興屏脚增蘭亭之光子敬書飛播游戲之奏況事關軍國澤在生民如此卷者豈非翰墨功能交爲不朽者哉自非解人相遇味如水乳之投知己盈章韻叶絲桐之奏何以有此茲予亦佐郡欣獲執鞭見公手揮霹靂脚走陽春每私嘆五經之笥有人竊自忖五臓之神皆醉而公亦不以予不嘗事不斬夫教誨意特切於提携得覩此卷一以感愧一以服膺又一以浴日能無欣然泚筆而自忘鄙陋綴蛩音於鶴鳴之陰廁墨豬于龍躍之間者乎

武舉録敘

歲丙子後文場賓興之兩月當開武闈三年一舉此定例也時方警報頻傳攙搶未掃　聖天子殷憂於上當事者靡不願得奇傑非常士遊于彀中以應聆鼙武力之想維粤東雖海邦固奇甸也豈乏其選維時愼簡精蒐拔其尤者

若干人以獻某宜有醮語以佐先資其惟今之時眞用武之時夫人而知之也然今之世又適武衰之世亦夫人而知之也於用之日而患其衰於衰之中而祈其用則未舉之先責在衡者既舉之後責又不在衡者矣十餘年來士之爲文者爭鶩於奇險跳盪尺幅之上有干戈焉而職干戈者正不勝紈綺文弱之習文畸武武畸文於是議者有激焉曰曷不以文還文武還武

至欲爲長槍大劍安用毛錐之說而不知此兩
者論其相詭則奬若相反論其相毗則效寔相
成也古來將家以兵書著者如太公陰符司馬
兵法以及孫吳諸子在兵爲兵法之祖在文亦
文字之宗此姑無論又若韓淮陰馮祭遵諸人之
於漢李衛公郭汾陽之於唐皆炳然質有其文
何嘗減色亦姑無論至若關壯繆之左氏春秋
岳武穆之壯懷激烈卽翼德爲猛矣而黃牛八

分書到今傳焉豈不皆武夫之特而亦復斐然
何也世徒見喑啞叱咤千人自廢以爲重瞳子
雄而不知其所得于學兵法者多也不學而徒
以力雄則一劍之任一人之敵耳且諸生甫脫
艸茅卽未遽當如郤縠稱說詩書之事而二藝
所載則童而習之矣夫誓誥陳輈書所詳也天
保治內聲自鹿鳴釆薇治外終自彤弓詩之次
也使武與文而絕不相資也則毋亦惟是荷戈

而剩發生氣有已耳而何以雍容委致彼曰我
有嘉賓此亦曰我有嘉賓彼曰鼓瑟笙簧此亦
曰鐘鼓饗酢也不寧惟是自三代之英以還論
人才者斷當以我明爲超出國初元勳如岐陽
以公爵司祭酒者十年其餘彬彬茂著尚自有
人就近代言之若戚繼光將種也則有紀効新
書俞大猷戎行也則有詩歌行世而俞之迹著
于粵尤爾粵士所熟習夫文與武若陽陰然老

謀壯事合莛而成功壯則武謀則文羣策羣力
迺馭以致用力則武策則文爾諸士試觀今內
外交訌　聖天子所以霄旰之思可以知激試
視今敉寧圖功　聖天子所以右武之意可以
知奮以四郊多壘爲恥以敵王所愾爲憂皝然
致其果毅于公家如獅子挺兎亦用全力挺然
堅其氣志于掃蕩如壯夫登塔不輟一層確然
籌其折衝于什全如良驥鬬馳不遺一蹶于今

期遠舉必到與日能奉勅以還將內順外威一
以底之又何分乎麟之儀儀鳳之師師之為至
也而虓虎桓桓鷹隼翐翐之為未至哉

壽黃太翁六十序 代

懿茲守牧廓爾 帝臣論保障定勝繭絲講催
科何妨撫字曹風之咏正國淑人君子胡不萬
年御所以紀芳名垂玉質臣居然千古爰從七
制而下以邇三代之英得一賢守焉貞勝強十

萬師矣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若夫嶽
降生申之異惟楚有材皇覽肇錫之隆於粵是
賴仙材恰領仙郡時宜不覺時艱恢恢乎游刃
之有餘油油然盛德若不足質有文武互運緘
慈先教化令人長憶潁川消寇攘奏勳還過渤
海不期月而已可遵十道以誰先雖云星言已
駕漏下未眠郡又民盡得肥貌仍無瘦萬石君
萃二千石之樂福德盈於一門一內主佐滿延
內之和錫類用於令祀先憂後樂壽國壽身則
我太公祖明翁黃公以是月吉日祈度膺華封
之三祝聚祇庶之百嘉諸福方來六月一息夏
大名也既授勅以如期卜云吉乎知允臧之無
淡且也公之敷政無不有無不宜公之休嘉弗
勝書弗勝紀言乎正辭則信法有千歲之固觀
其修舉則磐石貽百世之安左頌郡硯右揖還
珠則清風同其不朽士就引縉民歌挾纊則化

日倍以舒長至如蠍賊須臾過師桃席爰書立
成於視掌蓋地無濫於連株視昔者有西賊之
闖在敝邑若東門之役曠日持久少獲多冤即
巧捕遁速之頑懸信讁度銷弭之特妙所稱仁
者無敵益知壽必未央於今弧矢載懸惟慶駢
集六屬承休如乾坤之六子庚徵叶應疇離社
於庶民四面謳歌統流雅韵多方麗皓盡演德
音豈以紳衿之流獨乏贊颺之悃當仁不齒衆

筬易嘘爰栅筆而爲之頌頌曰漢世循良三代同風誰其最者潁川次公千數百載今公寔同高凉之堀惟公賜履儒肖東標大安西迤南盡海濱視道如咫筆山書院南寧関前中公祠畔演武亭邊諭道講約敬日經年端之南番廡之北際中有使君勞來風厲瞻彼榕陰曰公所憇蠢爾小腆敢窺信宜公遣統師不日殲之星軺未卸露布已馳文教既宣武功是邑前有明卿

今則明望楚産惟均兼長亦傚世躋仁壽澤遍邇遐矧也黑頭氣應亨嘉報以介福理豈倖耶詩作朋三台獨坐　天子萬年不遐有佐銓臣司銓里言用播

賀中丞沈公壽屏序文　代

宇宙間有關世道之人其爲天所篤均也而當艱難之會則護持尤甚何者重爲之任必優爲之賦不然弗勝也遠爲之程必倍爲之量不然弗竟也天下多故腹輿邊不殊獨兩粵似吾無事而實乃不然夫資其餘以遍給養其全以傍恢則非嘗之勲多從是出在唐則衛公騰驟於相業在宋則武襄獨美於中樞以至　昭代襄毅文成諸君子皆負嶺海之奧區職江湖而建烈武緯文經斯爲盛矣吾粵　制府雲翁沈公吳淞産也地勢南條導自岷峨演于江漢而朝宗盛處三江五湖實爲大風其鍾靈異矣文壇

辭苑領袖三吳公故杰然而積閥累資碩用武功特聞通材應節自隨所獨其時措異矣雅倖卿于必歸之試事視已成巧遜狩門仝起入閩而晉總制熱路輕車雖曠陬有分實則譬之左右廣也其閱歷異矣公臨鎮未久旋有連征之警將群議盈廷多謂連于粵東眞黑子之着而耳卯蠡茲小腆誕敢東棘亦惟是遣一偏裨討之人人火火滅此以爲愉快耳公殊不謂然視

歷行間悉心調度凡■閱月而要領悉符情形
無遁於是罪之在猺者與其不在猺者猺之可
撫者與其不可撫者皆各獻其狀于晶輝電耀
之下委其誠于心推腹置之餘如諸葛之渡瀘
且縱且擒而不憚淹久如晉公之馭蔡蔡人吾
人而不介疑猜功成事定飲至歡騰而公覽揆
之辰甫矣惟是春臺畢登秋爽新薦平猺之慶
正遹邇遐無疆之休且晉後命是則六銖仙錦

不爲華而續紀太常聲番竹帛者其爲仙錦更
燦也氷紈雪繭不爲珍而食土之毛歸王之極
若其爲氷雪更侈也鈞天廣樂不爲韻而倘鞮
華音鐃吹播磬者其爲天樂更鏘也以此頌公
至樂大年抑何加矣而公猶或未釋然者得毋
曰鄰灾吾灾無諸之境其尚有反側未安者乎
北望江楚流土震隣誰能無唇齒之憂者乎豈
北胡騎深入蹂躪何嘗一[illegible]驅而遠之乎北極

朝廷終不改乎中原攙搶何時掃乎以公純忠
必念此至切矣而余謂公固不得不深念也蓋
天下有事自北而南其勘定之機以次而及於
五嶺者正局也天下有事自南而北其勘定之
機卒然而起於五嶺者奇局也繇恒山至於南
河千里而遙居江漢之北戒是曰胡門繇江至
於衡山千里而近通嶺表爲南戒是曰越門今
奴騎長驅北戒棼矣而楚氛甚惡則因時度務

者不能不藉嶺海爲根基而以江漢爲施功之
地宵雅之篇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郎繼之曰
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夫既肇敏如是然後可告
於文人而拜稽曰　天子萬年亦可作召公考
而拜稽曰　天子萬壽而天壽平格之　元老
與　國咸休永世無窮矣余觀公角犀豐盈而
晶瑩玄湛如淨琉璃中邉映徹爲天之所篤者
一精明強固自天授固然而乍功方剿討從此

登黄閣老尚當佛黑頭公爲天之所篤者二以
建牙開府之尊而親祭匪懈瑣之務無不察也
亦無不耐嘗之神龍現無邊身滿空塞宙而盆
實坳堂之中亦未嘗不沂鱗㕡鬣也爲天之所
篤者三詩曰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征玁狁可以
威蠻荊平連猶不可以制流土乎以此語公是
知公之大者以此壽公是爲大壽公矣予延臣
也幸以予告家食得沐公膏澤甚渥余兄　某某

文學掌故也幸從高涼郡邑之後致諸君祝頌
甚悉余故爲識其大而比於華祝若此夫星紀
南極則壽域之所繇開樂操南音則盛德之所
繇闓化宅南交則協和之所繇遠余故始終以
江漢之什進猶日者振南風而拱北辰暨四方
而熙庶績則弘勳大業有公等在即　朝覲從
容而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岳綸可矣

劉弦齋先生紀年詩集序（甫徵吾先生行述）

弦齋先生紀年集非專集詩也而獨稱詩詩固
是其勝場且集中仿九不啻是詩也先生起
肅皇之初江漢炳靈旺氣所朶蚤服重積辛卯
登賢書逾年聯進士不謂不達矣含香粉署適
邑　篤南巡應制受知不謂不遇矣遂衾粤憲
卓然爲藩翰冠冕不謂不貴矣而獨其於詩則
一若有所廓落而不平焉一若有所抑鬱而未
舒焉要以期許大則不可一世之意倍溭執持

堅則我用我法之思倍振昔尼父論詩首之以
興而徐及於觀至於能羣善怨通於遠邇之際
物鬱關生無非是者而連類比物特餘緒耳凡
先生所爲詩無論其在白衣羈旅中即登朝涖
官一皆從眞意摯情揮灌而出而又非沾沾摹
擬等刪春風源頭活水之唾者若夫剪綵餕餘其
能傳矣靡然而羣悻然而怨邇事遠事荷關
切阻詭而歷諸性其何以擬之哉况先生何

潁滁儲之擬龍伯也顧先生所爲詩分江湖粵
朝兩集皆先生所手定而當先生之身頗未梓
行及猶子景醇先生監司廣東喬欲梓之而亦
未果茲先生聞孫宜楫公持斧巡粵竣事高凉
乃進小子而命之授以藁本曰其較而鋟之余
小子受而卒業俠筴而不禁廻環也夫江湖之
思岧峣蕭瑟廟廊之體剴奕肅雍覽先生詩而
進不充詘退不隕獲交有會焉則是集也是可

作年譜觀情無所不緣境無所不繪歸之乎片
語會心一言介道何必講壇特多一韵是集也
是可作語錄觀內行淳脩不嫌閫外之言朋友
益三是流切磋之聲抒寫自颺於祄盛偲偲亦
怵夫末流則是集也是可作約法觀詮世說者
姓號巧同仰十部者民譽斯籍曹王騶而公幹
獨出錢郎儷而長卿絕塵以至藜火映於累葉
篤論及於曾孫邢金世爰厥有繇來從此振卷

阿之休雅嗣江漢之弘勳召公是似之烈豈異
人異時哉則是集也是可作世家自序槪觀止
矣嗟乎凡宇內詩派盛於唐而叢於宋惟西江
詩派則盛於宋而極於明其在臨川則嗣蘇門
四學士而起者師川諸子也而當日涪翁實爲
盟主仓嘉隆七子而篤者義仍諸君也而槎翁
有作已爲先鳴反復弦齋先生之製作則兩翁
之間恍得其位置焉名山擬藏幾同秘寶家珍

重构若發新硎然則粵何幸而代沐先生之世
澤因得共窺先生之武庫也余小子又何幸得
先生之哲孫而事之因得領先生之遺藻而較
之乎雖然結集已定於生前而行世屢稽於身
後至于邅之遲而又久乃克命之梓焉彼有嶺
豹未全而次木已侈于代山前美無微而剡鵲
不忘夫累襲者其醞蓄浮儤之介何如哉則詞
先生絕年之集者不獨誦其詩知其人也亦可

以論其世矣

明故劉公敵吾先生暨配魯孺人行述

直指劉公出巡在高凉因發刻其曾大父弦齋先生詩集而併川陳大士先生所爲兩尊人墓誌銘俾刻而附焉且面命曰是尚未有狀東楷補亡代爲孝思是在子矣余小子聞命驚沮久之以爲自忖卑疏不足以任狀也旣又思命出自尊烏容不勉承而有所壅闕是懼且尊人之

德固無不可述也謹按敵吾公諱象祖字以賢別號敵吾廼嘉靖壬辰進士廣東憲司使諱廷範弦齋公之第四孫而萬曆癸未進士官大叅諱一瀾景醇公之猶子也自弦齋公以白衣起家成進士致位方幅而景醇公繼之後先相望臨汝之劉遂稱天下望族矣公少即有奇人之目初試爲弟子員邑令吳本如先生雅負人倫鑒衡以第一埋期之于時名噪甚識者無不推

轂恐後即公自視亦翩翩志不在小也然公故以穎異傾其曹偶而吾爲攻苦不倦嘗手錄三場至十七針有奇其他所襞績稱是所占一經爲毛詩而討所兼綜雜古稱五經紛綸不啻也治易得京焦微冕毋論爲人卜與自爲卜皆奇驗弗爽旣還道上之遺金夜夢有持狀元牌授公者公亦喜自負及一再試弗酧乃慨念曰行道有福吾其敢悔而委厥初美成在久自不妨

安而俟諸後耳庚午之役直指公得第一人甲戌而登第雖夢中馬上所迎解者猶云未應然固未爲不驗也且鐘鼎之勳久大之業豈在一科名間定雌雄者耶公性至孝其事父仰弦公色養備儀不具論所難者於風疾中支持煩辱十數年如一日事毋吳孺人雖老孺慕不衰雖疾革猶以不及終事爲恨從來談事兄者以司馬君實拊背爲美談而公生平克恭有過焉者

吾宗處于奉新最東偏而界于新建高安安義三境之仂前爲義井之熊今爲兎溪之宋爺來遠矣頋義井之熊德甫公前原有譜乆已不傳今譜先修于雪坡公再修于塘季公斷自德甫公而下支派犂然可攷然僅謄寫二三册藏之梨棗之無災金石之易泐也余小子共共自有識來即有論次編鐫是誠在我之意補宫令恩平念無以神地方因取邑志剏而刻之夫

國有史邑有志家有譜其賴一也佐郡高凉之次年適從弟特所較核世系名次來任詳及譜事余不覺泚顔何泚爾業已席前人庇爲二千石副公私之計不得以無資辭且雕棗篆刻自童子而已能擊鉢燃毬卽吾衰而未敢而獨于修譜之役以不文辭乎於是跳石龍之署乗暇編摩其圖記較訂則從弟一力任之論次義例則余小子實竊取焉如支派有圖原貴分方不

紊若塡塞行實溢格逾幅非圖法矣今於圖下止註數字不然不雅觀也其源流有當載者則人之系傳其事業有特茂者則加以特傳而允儁又皆以第几世第十幾世貫之不然不便閲也如　國典衮褒理宜悉載其他題像餞行祝觴誌墓之作縱有可傳亦俟各家自爲傳流而已不然不勝載也子孫于其先人無不欲奉揚其美頋事貴肖實徇情則濫如畫祖父貢容者

本瘦而貌以肥本紫而貌以晳本葛巾野服而飾以幞頭鶴補可乎則請從吾父毋始吾宗世有哲人三立未艾或言于　朝或言于野一切著述唫咏總當另編案梓入譜其能妝乎則請從吾兄弟始譜成余小子猶復沉吟展想數月而不釋然所猶不釋然者何也吾家居于磽瘠無竹木紙麯之饒有寢丘石田之陋以故農恒爲農士亦恒爲士代有顯者然瘠土之民易與

爲善固也因稽而溯于賦仁里之謂何是所未釋然者一華林前矗厥原後環左點虱峯右障資峯雲居歸宗諸山憑高遠望風日暢爽遥青一抹如魁父之丘者其匡廬耶則所謂遠蔽其大也然山澤龍蛇出沒漸染保無慨于家訓者乎是所未釋然者二自吾祖莊靖公力辭省會建坊起廨之舉從來宗賢長者並以卜居市廛相戒蓋畏塵囂怵誘引也此段素風守而勿失侈靡佚游之釁必知免矣是所未釋然者三要以人衆則品類齊勢盛則釁易集鑒前之所以得亦有所以失即一圖譜中有金鏡矣庶不負今矻矻修鐫之苦心乎

補刻萬氏家抄濟世良方序 附射龍將軍事

醫之有方猶兵之有法有一病即有一方當其方乃已其病故曰人之所病病病多醫之所病病道少萬氏家抄濟世良方輯於總兵四明萬

[illegible]而發刻于高涼之署者則雲間張公也當時郡縣諸賢贊而成之去今未久而板之被焚者凡五十九入高涼者遂不知此中曾有此書亦可惜矣余忝高涼之第五載余友朱仲韶見客乃言及之余愕然因求士人家有藏者得而觀焉夫以兵官而留意于方書以家藏而公惠于傳舍則萬公苦心與張公諸賢盛心俱不可當吾世而失傳也乃損貲剞而補之俾復爲完書如故嗟乎今天下病矣有能留心補救而以道少爲病者余能無忻慕於執鞭也乎

書射龍將軍事

余既爲補刻萬氏家抄濟世良方而補序之矣乃舊巡簡周君立敬素習醫藥喜方書與快是舉輒爲言射龍將軍事射龍將軍者即抄輯良方淮安總兵萬公表父也其先爲鳳陽衛人其名即巡簡亦忘之矣將軍奉　旨征寧波海寇

舟過鄞縣巨門洞夜見三光如燈籠以爲賊船非燈也引弓射之滅一光卽時風濤大作兵船賊船盡覆沒惟將軍船未動人謂　敕書在船也始知二光蓋龍云其後相傳海濱時有見獨眼龍游戲水上者射龍將軍旣以武烈顯于鄞爲鄞人所留遂家焉卒之日遺子表纔數歲時無旁近枝功可倚之親獨其妹某娘有女俠風憐表幼而無依遂終身不嫁而撫之笞聶政之

姊不惜一瞑不視而以身明弟之烈射龍之妹不惜終身不字而以身立兄之孤蓋皆鬚眉男子中猶難之矣表旣著武功而一生精力尤著于濟世良方其子達甫參戎于廣而其書遂流于廣其孫邦孚總戎于閩而其書復布于閩總之演射龍將軍之緒而藥餌之大花樫奇思邈之千金附後其歸于好生一也邦孚之子泰憐學能文中崇禎丙子浙江鄉試吾是以知萬氏

世有陰功食報且未艾矣故樂而書之

洗廟添募小引

古語有之功德於人者則百世祀此論鬼神之精者也高涼香火之盛莫過冼廟而郡城尤其精采憑依之地奔走趨承赫靈無數豈歷加也乎哉當年功德實有天壤俱敝者矣廟貌之有時而盡敝也亦成住壞空之常理而隨時修葺則存乎人承先倡率則存乎官乃修之而不竟

修成之而不速成毋亦長民者之責乎余因新祠有聡肅拜祠下見前門尚未訖工而左爲潘仙祠右爲花王像彙多未飭因取昨歲何廣文所序募緣簿觀之鏤金爲助者寥寥其人亦寥寥其數不覺憮然屬吳生熙朝黃生可宗輩更立新簿用勸新緣重吹劍以爲助發之因云

爲廖千謂婣家求壽言引

不佞婣氏廖邦英字千謂同邑人也生而具奇

杰之氣不其與流俗伍好博古工文詞作舉子業出入子史以此驚座亦以此不入時眼小試屢冠軍餼廩者三十餘年中間屢遭蹶終以不悔其嗜爲古益甚蓋其天性然也生平好結社嵩於師友家稍饒梢貲不惜社常爲祭酒府壯則師錢岳陽先生而中丞劉元丙魏濬明諸公孝廉黄貞素鄧太素陶白夫諸君爲其伴侶中歲則師洗玄礽先生而里中諸英俊爲伴侶晚

歲則師舒礀石先生而總憲師五實藩伯涂映薇諸公翟玄錫彭晏嶂徐孟門陳星卿諸君與不佞應昇爲其伴侶諸君子各先後仕去而千訒獨渫而不食若碩果繫而不食若匏瓜其後且老矣生有四子皆蚤入庠斐然有聲遂以貲援例貢亦不復謀仕築小室于其居後深僻處朝夕繙咏其中賦詩自樂若不復知有世上軒冕者然二三同人過而談心言及天下事又未

嘗不龍惟淋漓若不自禁也其最暱者爲不佞

某某益朝夕同研席者二十年晚而申之以婚姻古之所謂耐久朋忘年友殆庶幾可以當之乃今耄期其覽揆之辰在茲八月度里中親知稱賀定不寂寞惟不佞牖遠在此將就此製軸乞言借名銜貸名筆以將遠悃而寄遐情嚮藉寵光在此舉也謹草其略以俟椒擇

瓊臺先生詩話叙

文莊丘公生水窮山盡之處而具掀天揭地之才其所著若大學衍義補瓊臺諸編業已揭日月而行矣今踰二百年而玄孫兆昌乃得瓊臺詩話於鄧君宗相所蓋公門人西粤蔣公冕所手葺而刻諸家塾者也兆昌旣已翻板而藏之且有名人叙之矣乃復挾以示余俾余序嗟乎余也而曷足以叙公詩話哉記余兒時曾於肆中見所謂鍾情麗集者或曰此瓊山作也因恐

人議論輒一夕編五倫全備以自益余將心艷之心疑之比既有識則嘆曰此固不必非文莊果文莊也毋論五倫全五倫備卽鍾情麗集亦何不可者神女荒唐不以玷玉閑情綺靡不以損陶風雅諸篇大抵多星前月前花邊艸邊之所感發也人話詩乎詩話人乎過此者可以話詩矣可以話瓊臺詩話矣古今詩話亦至夥其在近代如楊用修徐昌穀王弇洲以至胡元瑞

則汪伯玉稱其博而核核而精以爲觀止矣乃今閱瓊臺詩話而又覺別有會者何也則彼所論在聲律中而此所通在聲律外也夫話也者話也畫也者畫也不越一畫兩畫而奇偶躍然易之畫也不越一韻兩韻而性情躍然詩之話也且以蔣公相業文章在當代固未數數然者而服膺文莊至舉其一話一言之細而實而刻之惟恐遺失前輩風流大可想見而爲文莊之玄孫者又汲汲乎欲弁而行焉顧不知余之不足以序公也則珈之所嗜情之所鍾又有非偶然者話與話話余又烏知其所竟也耶

序華廷鳴匡廬紀游

世間好語佛說盡天下名山僧占多余少時每從斯語輒喚柰何恭亦煙霞之趣不可過也廬山於吾家猶几案間物耳結伴宿舂裹糧從之不三日達矣輪蹄經焉虎溪匯通之交旅而南

旅而北舟航屆焉柴桑星渚之境溯而洄溯而游烟雲之所吐吞巖壑之所奔轟詞客墨卿之所記詠得於神游卧游而一往不禁者久矣而未果也華君廷鳴以着笏蒲床之世家負射石飲羽之才穎而頹收其鋒於騷情隱趣螢謝驅馳自標第五之名相期第一之理肉未辭藿宦不救饑乃獨能乘閑賈勇游而紀之玩其辭嶔崎歷落如其爲人諷其詩弘崢蕭瑟如其爲文

壁之峯挺峭巖因爪拔韵雌乘飛瀑隨風生姿遊心象外則水窮山盡吐奇幽取義眼前則運水搬柴皆妙用蓋舉神鏡鬼剞化工所不言貝葉玄詮佛語所未盡者恍恍從毫端現出介如石夫是以得趣于石也澄如水夫是以得趣于水也瘦不枯故以枯瘦爲勝也樂巖居故見其便于居也嗟乎猶龍未生匡君蛍著隻履未至芸遠先鳴周妻何肉誰堪與五老結隣三獨八

騶未可得門生昇輪康樂緣慳于心亂白傳咼敗于除書若乃株菊鴻冥雖破戒而弗擯龍眠彩筆與高隱而常新則茲山寔仙靈奇甸佛祖隩區非名利絕于心胸眼眶過于世界者固不可與語斯遊亦不能與作斯紀繇此言之頭顱漸禿襟次漸寬三徑蕭閒五株挽下吾廬自在延鳴即仙仙終不能做予以紀游矣

燕林藏稿序

余猗叔集其前後所爲詩若文弁之者三家而於數千里外猶謄書相索曰子不可無言噫余誠不可無言也猗叔生而負癖性故好之者希因病學玄不得志於儒而學禪故士大夫有奇尚者與實水客之噉名者多有過而問焉然皆未深知猗叔也余於猗叔豈惟同道古之任弁生平不可對人言之隱亦得交揭之豈惟同出世之想即瑣屑不能論妻孥之事亦得互鳴之

夫猗叔于文章自天性耳然生平遭遇大半輒軻不能無移奪于經營也詩句一遵七子而盛約法至五言律澹宕清眞即襄陽可奪座矣文不能多作作則必嘔吐心肝正昔人所謂使般仲文讀書半袁豹當復過之猗叔之未竟其志也則少而病也毆之以羸疾而每至于廢書即毆之以從玄入禪而究不能忘語言文字是皆具有宿因不可解者而或者好爲大言則謂猗

叔卿負奇何竟不思一遇彼襄陽不才主棄之
語豈眞不識忌諱而自貽伊阻乎其識度有遠
焉者故借以自遯耳又謂猗叔清玩之嗜太重
夫從來奇癖中多隱偏至異人如陸鴻漸輩往
往是也然則孟陸之問吾有以位置猗叔矣或
有進曰其禪不留名相大乘不落自了縣猗叔
之語言以卽猗叔之造境兩者得無尚費商量
乎嗟乎譚何容易以彌勒之先牟尼修經多刧

而末後付囑猶曰無盡意菩薩我身是也求名
菩薩爾身是也更終浩刧乃卽補處今猗叔趍
證上乘而尚不能含金丹四百字是亦自了之
一證雖然須彌山頂易臻如來頂相豈易臻乎
且人不能自了而姑作不了人耶先是猗叔有
譚禪辦宗等語不屬余序蓋其愼也晉人有言
劉尹知我勝我自知夫余而不知禪也固不知
猗叔猗叔而以余不知禪也又何以知我之知
猗叔勝猗叔之自知乎哉

蔣次垣壽昌錄序

今天下文采甚盛所難得者先輩風味耳予入
高京見有次垣蔣先生云先生幼負異姿終返
淳樸蓋嘗一尹辰溪緣經術飾吏治用鸞鳳化
爲鷹鸇當事者材之方將吹送汲揚欲有所用其
未足而先生意倦遊遂優焉游焉以園林老
矣夫無積者以脫然釋負爲安然其中楞也重

積者亦脫然釋負爲安然其中餘也餘之去楞
也有辦則善卷之與丼廢也亦復有辦先生一
應卽官之宿輕辱少微之星易祿難畜自得鮮
嘗有數十年鮮顧安步之適無一日攢眉嘗邑
之私其所居最當高京勝處與太學李曰輔比
鄰皆面對覩山傍環疏竹余每謁先生輒過太
學意並樂之一欽其質一挹其文也先生覽揆
觴者之言洋洋盈耳余縣焉渠賢圖冊延齡兩

以下原缺

方玉堂續刻四六啓藁卷之一

南州宋應昇元孔甫著

汭任余天佑申公編

求親啓

伏以淑德出名門懋識宜家之吉蔦蘿附喬木
敢逼嘉耦之求希禁臠以爲榮忖蒹葭而自愧
或資夙眙得結新盟恭惟 台臺世家經術冠
古文章發迥簕夫金閨獨推班於玉笋出司榷

政惠蔡洋溢於逼商簡主爵銓玄鑑縝紛於楊
歹遂借何宜之重俄除方伯之猷是宜琳琅珠
玉之英庭芝競爽亦生福德智慧之女月姊齊
馨引凰誰可吹簫綠鸞曾鬧寫韵樓高百尺仰
扳未易於繁援緣結三生敦素似叨於聲氣敢
因夙昔祈托絲緡昔朱陳婚媾之延誼特基于
淳樸而潘楊締結之羨契亦始於盟壇雖 某 某
名德非倫乃先人忠厚可托況師門之同出且

年簕之獲逼爲是胃昧朴誠覘斧柯之有則脟
臂結碩借飛鴈以傳音使小子得尚冰清而老
生永逼世講其爲榮幸何可勝言 某 某 無任悚
躍惓企之至

又

恭惟合臺道學主盟才華命世遥遥華胄登庸
起候人之歌奕奕前脩枉下發緗書之秘到處
聲高北斗于今望重東山慶譽彌弘布施不乏

蓋匪獨蘭枝香郁盡是朝家秫儀而亦且清心
玉映一皆閨房櫃秀者也 某 某 獲依桑梓之緣
幸厕枌榆之社既逼譜籍愈切仰瞻雖雌甲自
限於逢年乃交誼叨敦如袽日加以王陽貢禹
引重不處仲長無功道味遥沁綢惟締結以來
不在鄙夷之列至於辱在末契尤頎申以婚姻
固亦恒物之大情也惟不肖 某 某 生有四子卜
諸月者諸家惟第三子爲優雖箕箕未可決耶

而區區實有積悃敢以一介韋兒欲求千金闇
玉而未敢必也躊躇久之茲因長兒歸候考試
謹此奉懷餘容別布不宜

迎孫道臺出汛

樽俎折衝彈壓方張于海外謨謀籌策風聲久
若于寰中適逢防汛之期恰倚蕃宣之重敢候
風駕竊効前驅恭惟質兼文武道備修攘胸藏
數萬甲兵鯨鯢聞之而膽落貔貅麾十部從事襟

胄見焉以心傾氣象並揭于中台疆理宜加于
南海飛風霜于重鎮沛雨露于高凉廓夏屋以
帡幪是處有福星控馬順凉秋以布令何方不
巽類懷昔武夫洸洸虎拜自天新授鉞戈船凛
凛伏波横海舊登壇不聲色而禨祟潛消乍指
頫而山川動色某材謝請纓拙同線蟻識因病
藏何其防之能周力不心從信備負之貽誚惟
大人之利見一檄猶堪以嚇蠻使小吏之蒙休

半通不至于負乘敢操弩矢用迓旌麾

許道臺啓

憲節于宣簡命新膺來北極巖疆攸寄安攘兼
裕重南天寧惟胸富甲兵宜將折衝樽俎廉生
威肅雷動風行恭惟德邁儒宗道先民覺心光
遐矚吳門疋練長飛籌筴弘開海外妖氛不作
頓覺海邦倚賴之甚遂紓九重睠顧之思相公
何以不在中書暫借一方鎖鑰中國終當爰立

司馬先施半壁金湯旂幟改光海山動色餘威
慴殊俗真人向奏東行德教溢遐陬天馬來從
西極共慶鴻飛在陸立看帡拜楊休某剌鵠雕
蟲學游雖斯到海嚇蠻驅鱷其防深愧周防原
在憲臺鞭弭之中幾蒙芘覆新得近水樓臺之
幸豈勝瞻依然而心同戴斗身等縶匏謹遣役
以代躬又負瘖而轉愧惟垂鑒茹不盡惓棨

迎新刑廳

執法須才六條襄察吏之□□明克允一方占
尚德之輝栢臺拱手以受成項闕□晬而發軔
崧雲伊始就日彌殷恭惟天之俊人民之先覺
天馬來從西極騰踏誰先祥鸞炳若中霄丰裁
獨上茲惟嶺表遠矣高凉恒燠氣偏燠乃冬常
如夏嚴凝道少寧惟著不飛霜自非酌三德之
平難可嘗　九重之簡使星出巴蜀懸知貫索
之當虛紫氣映江南每計亟關之已近再民色

喜六屬惟膽共佐郡無能嚮符益愧惟好音久
通于騎竹而快覩尚倘于登龍來自日邊溪幸
依棨之有日頃茲溪潤徒懷桃李之成蹊

清黃堂翁慶壽啓

紫氣冲霄快覩奇峯開壽域黃堂揆覽欣瞻台
斗發祥光憤竊比於稱觥辭難傾大作頌敬詠
上日奉迓高軒恭惟氣瀉江湘胸蟠錦綉自天
生德廸英秀于亙三雖楚有材吞雲夢之八九

足跡半天下所至有辨美譽逍寧城于今無兩
高凉禔福一天雨露齊來士庶蒙恩合境歌思
勃發君子之正四國胡不萬年善人之化一成
豈伊朝夕休哉初度政爾朱明行依日月之邊
長發春秋之富其叨分寅末莫贊崇勳附蒲椰
于大椿慚憏已渥榮藿葵于永日注向方新似
聞華祝之至三彌覺蘇天之有二猶慙采菲冩
遂紆丹惟幸在滄仙玉井之傍或易邀西母瑤

池之賚

接董查盤

珠還合浦映湖允於愁犀風偃高凉邇綜稽於
熠膽惟再巡乃從昔之所無而六察又于今而
有助先聲所至鄰壁俱光恭惟胞與爲心夔謫
在手雕龍綉虎蚤揚瑞世之芳名威鳳祥麟原
是救時之神品恨鵷班之儀羽豈伊異人眺鳥
栖之丰裁共誰舍我嗅廉泉而知潔沛惠澤以

方新自西徂東仕學無雙過兩粵縣南以北慈
皈有象協三台乃憲節之重行肆盤查之借重
二紙書賢于十部六條氣肅于三秋積敝劈紛
正藉驅蚊之扇仁膏蜒動恰迎隨雨之車闔郡
心馳一天喜溢某欽風已久御李尚慳瞻紫非
遥海潤寧惟九里近朱伊邇光依已不多時雀
躍難名翹勤布候

署陽電恭將啓

玉帳成嚴電白山青龍曉日轅門靜肅蓮頭海
而蕩雄風三軍旗幟方新全粵干城攸賴汛防
係命文武同心恭惟偉畧超羣雄才邁衆師中
長子建標久迴於兩藩天上將軍推轂誰先于
五嶺原具封侯之骨右之有左之宜暫署陽電
之符陸之讋水之慄從玆壯猷愈展何愁功次
不高某一介儒冠半生書簏射難穿札虛附海
防之銜望可嚇蠻賴仗元戎之庇一則以喜一

則以憂憂借寇之無多日脉然所思悵然而悵
悵識韓之尚待時謹奏蕪緘藉薦芹菲

迎嶺西守孫道臺啓

伏以台斗經綸久著三階之雅望蕃宣寵貴新
騰五嶺之惟聲覩仁風首路之先翔若膏雨隨
車而已動況在下屬倍切翹瞻恭惟光岳英賢
海天間氣標奇藝苑六經表外號無倫紀籍金
閨千佛名中爲上首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名世

舍駕其誰降大任者試以勞能分鎮于茲特畀
天開嶠外地鎮嶺西在蒼梧合浦之交兼彈壓
樹術之託若左右手一在肇而一在高惟文武
全無不宜而無不有茲辰玉節即日金甌某餉
潤西江鹹員南越海防無補苦李嘗擲於道旁
郡佐空名叢祖強珍於席上惟幸大人之利見
或收小巳之材誠欲戒吏役以代躬伏乞崇臺
之垂鑒

秋汛請道臺啓

伏以詰戎海上惟秋汛爲至嚴問冦水濵非憲臨而未肅欽遵歲事槩動行旌恭惟氣備渾龐憲兼文武半部論語邁郤縠之敦詩數萬甲兵陋修期之露布柎摩念重固知日有事者惟茷茷之雨膏銷弭廑深誰謂軍未學焉忽桓桓之飛旆况頻年海警失事時聞此日汛防飭戎宜謹維嶺西閫憲曾坐席之未温顧閫外握奇何日營之弗遑聞大武何虞遠涉刻移軺亦只數日之間知樽俎可當折衝倘親行更增十分之色用是恪遵故事敢請前旌同哨卒以戒嚴預簡稽以待命伏願旌行風動令出雲從限門仰是河陽旆幟新時鯨伏影蓮頭以及海門風聲過處鼉潛蹤將威建萌銷成一方之固而陸讋水慄舒南顧之懷矣

又迎孫道臺

伏以天惠南禺一道重旬宣之寄望尊北斗百蠻資彈壓之威控合浦而引蒼梧有開在昔走陽春而揮霹靂利見惟今仚翳瞻依羣方愷懌恭惟人中冠冕心上經綸籍早紀于金閨聲獨隆于玉筍高文大筆誰不仰一代之宗工壯事老謀何難遒四方之亂畧化刀劍爲牛犢猶聞巖邑絃歌使金粟而馬羊現在雄邊戸嘯固當遄返于夔龍沼上何須卜度于鵜鶘灘邊煞而滓不遐遺卿月先移于東粤才方遠馭福星偏指于高凉嶺頭梅信蚤傳部内雲霓久切移來岱嶽千峰雨散作海邦萬戸春蓋將旦夕以幾猶恐須臾或緩若矣恭瞻纔局促望絕冲飛蓋邑具員安得去天只尺五炎方佐郡空思向日若旌懸蹕敷祗以陳辭乍鳴自愧拜自獻而緘奏曝獻何堪惟恃慈明原容光之必炤倘蒙鑒茹庾仰企以知歸

通恩平江令君啓

望重調元輔相才先作宰恩流治化經綸意寓栽花爲奕異駐於一同棠蔭欣傳于百里新硎斯發大受森嶠恭惟江海名宗嶽崧真氣光鋩逼漢闘四燭于詞林精識印沙澄九流于心鏡直宜登之玉者乃暫尹乎恩城惟鸞甯爲山海之衡聆孕池張擬文武之界庖刃遊于肯棨技者爾其謁神化甚攻而更張俗翟然其至道開闢

蒸蒸動色山川處處更新占卓異莫之或先已於此日擬衔艮無出其右豈待他年某遷郡未遥廻思猶睢桐鄉之愛未上并州之感先殷錐隔芝眉情未抒于把臂切瞻台彩誼恍托于周舟向冬日而登春臺想兹際恩士燕熙情難舉似乘陽月而快背炙在微衷有懷脉脉意切翹勤

林方伯稟啓

恭惟世表儲神天中介瑞此時十部從事洋雅化于海甸此際五福嘉徵騰聲華于斗極周下屬所欣瞻非名言所能贊者矣某防海無功佐郡有忝兹復叨府篆之委所謂任重于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慱則凶長慱增舊疾之劇旦夕懷性命之憂恙在于心而艾不能炙毒蒸于體而從不能攻嗣將具詳懇求别委庶循得保命護身耳從欧叅戎所捧德音不覺感極而涕

觴極而悸無論宛覓若何而只此已捐糜莫報矣倘繇此竟蒙台恩培植到底毙猶致草雀亦啣環炯比于人數者耶一生苦心千古知遇言之哽切芥猷滋瀆于台嚴所祈海涵不罪

朱道臺端午稟帖

恭惟知覺開先文武爲憲之屛之翰德教訖于南交于蕃于宣聲光騰于北極際此天中之節懿哉福履之新戶服艾以怡情家浴蘭而媚景

皆樂與人同之象見物各得所之微相公當在
中書應可計日大人施及螢須豈有冊愁其礙
線短材敢希續命之縷滿姿嗟質空想引年之
觴曾一再奏記于崇臺乃頻紫惠遊于下逮似
謂可與言者其如無能役何雲盛而頻弗堪乘
朋懸而醻詎從吸僅有感時而獻聯轉懷莫報
于瞻穹

賀化州接新守啓

恭惟孕三山之間氣拓萬古之弘襟振鐸儒林
教授樵湖原有樣儲胥仕譜簡掄卓磨孰爭先
惟陵水之爲州乃粵東之劇處欲务牧而撫禦
防之畧須文學以飭吏治之英爰借全才拭觀
偉竪除書紉報石龍鱗甲動秋風書信遥通竹
馬惟愉生夏歪已若炙毋至矣恨不須臾叉思
閩粵鄰哉實惟孔邇計今與情熙熙如也印求
脉脉有學幸焉代庖正苦於謭材濫竽惟俟乎

諧手雖日前已奉撤於轉委而扐接須夙戒乎
僕人謹藉書役以先迎藏致鄙忱而胥命

賀歐叅戎中秋

恭惟三槐名閥八柱英聲世德發祥生本封侯
之燕頷精心重積學成濟世之龍韜恭遵之雅
敎投壺圉獻自迹而不覺羊祜卽輕裘緩帶雄
風狮振於無方閫外丈人爭先推轂師中長子
閫壇折衝鎮海何烽不銷建茅可立而待某家

安薪乎飲德醉心訓練動鬼神兵令小儒自愧
咳唾落珠玉疇言勝事難兼試看桂魄揚輝萬
里無波伊誰賜圻聽金鏡高揭黃河如帶畢君
觴盛既先施崇情淚佩

林右方伯啓

恭惟存聖賢心立生民命海濱鄒魯名世出自
名家經濟文章儒雅大乎儒效一時軍民倚重
寸裘慈肅愈施爲在所天誰不勝惟予卜鄰人

如有技皆蒙推置于同心至于其學僅小儒仕
亦小草耳曾無根蒂于崇臺之側忽蒙過舉以
同舟之言飭溝斷以青黃加極伏于剪拂獲隨
諸人之後猥叨制府之褒肆考察倖免于震呵
迴載墀伊誰之賜植心哲腑有報莫恩酧崎嶇
下邑之攝符荏苒流光之虛度省循愧負幾番
無地以自容契濶瞻依兩念交縈于此日伏祈
蔭茹不棄駑芽

接同寅聶別駕啓

恭惟淵雲墨妙鼂董才華嵐眉山上月如眉抒
成五色灌錦江中霞似錦染就千章將解全牛
特資別駕洵高凉之有幸在下風以同欣况某
誼托同寅能漸無似既攝篆而復攝挪總愧爲
而又愧僚茲聞新佩乎贍刀不勝懸思於執御
愁雖登龍之有待已卯瞻釆之非遥謹屣微忱
用馳一介升緘殊怍得茹爲榮

答譚林劉州

恭惟有技若己無能不新桂林桂以芳馨鬱水
欝然淡秀呂想書而後練使君於此處不凡室
擬入而遷仙名士無多人可比其雖隔西粵久
貯下風雖尚慳御李之緣久已積識韓之愿何
圖鄙陋忽枉瑶華

傅相公啓

恭惟當代臣鴻千古人豪存有技若己之懷廓

以人事君之誼誠惟意氣所包豈直名跡相慕
棲賢祠畔壇石峯前無時不是東山有客還開
緑野加以文章命世翰墨蜚芳詩酒淋漓竒英
絡繹呂想書而後練室擬入而遷仙能事日新
嘉績何限倪具群麟威鳳之羡原饒騰蛟隱豹
之姿下士即極揄揚鄭抒尺寸者矣某綿惟嶠
昔曾預龍門自入隊行深慚爲走承吹噓以無
報毎躑躅以難言嘗緑考滿之期貴致消泆之

悃又逢晝錦未遂通名歎積至今屏營寔甚用
敢特寮葑菲敬達崇嚴回憶布衣之游把臂如
非分明發軔之好撫已忽逃

涂方伯啓

恭惟積最藩垣名高屏翰封事幾騰大北極籌
邊首歷粤西頭衣繡不以夜行賭墅何妨晝接
吝生一也隨時豈有常家君子多乎從好皆為
樂地咲安石捉鼻但恐不免猶是捷徑終南嘆

元亮攢眉庶幾無懷眞是清風亘古功已成矣
名已遂矣身將隱矣焉用文之前有人焉後有
人焉書可著焉何某適也其昔同雞社兼附鹿
鳴自甲乙之殊途若雲泥之逈隔六年於粤似
分大人鄰焰之光兩任無功空斷小已竊經之
恨且踊涔自小奚爲偏僻與波螢爝何輝乃亦
傍逢姤燿緑此身若在異域思勝氣正集里門
不勝契濶之懷罕致殷勤之念

上鍾少宰啓

恭惟美檀文雄才爲世賴致身青雲之獨夆時
望黄閣之変推炤世有杯裴楷清通誰比李下
無徑徐公風月平分夾袋儲材氷銜鑑品德惟
一而階占任有异而同條雅望愈澄高名益重
于今客過緑野非久公尚黑頭毋論鄉里小生
莫窺萬一豈惟當時英俊宜儕三五者矣某本
甘馬走曾蒞龍門爰從吏粤以來不覺六年之

久有懷契濶固苦泥塗思嘘植之屢蒙愧結啣
之莫致兹抒芹菲敢瀆尊嚴酌水獻花或有當
于清覧負暄快背庶無戾於村儂

接姜道臺

恭惟望隆四岳塑朗千秋維藩維垣大邦溥价
人之庇之屏之翰南天積北斗之瞻再朝天而
言旋復踰山而至止蓊渓其閱歷必茂乃登岡
行坐席之未温卸崇階之倚重無非粤人有幸

又霑數月之膏澤政使計日無多轉覺二天之戴切況如某者自學製於小割已獲蔭於鴻慈種種栽培即欲言而難罄區區簍藪亦何報之能圖聞憲駕重蒞茲方即私衷恨不縮地其如匏繫未遂努迎以一臨兩邑之樞据如左方右圖之徒倚敢馳下從用布微忱統希鑒詧叟之懷芹宗藉伸大人之利見

肇慶府太尊啓

恭惟世道琮璜人倫冠冕敏學則真儒者救時若大醫王恰追却硯之風正用驅蚊之扇蓋虔關未度而聲望已馳即皂蓋初張而崇弘可卜者矣某以鄉里之小生藉鄰光之遠烘喜而不寐在闕報之初已然尊而實親固景仰之懷必至况昔曾為小邑之侯今猶儼末屬之視事鄰府如大府聯二天於一天祈在崇濟毋是剪棄惟是邊豕空白凋芹謝馨則不覺愚過而慚愧深於怍者也

候姜司尊送年稟帖

恭惟材裕救時德隆名世一个臣手度逾焉寡儔凡五天光輝嶄然皆仰紫薇花對固宜即傍北辰華黍胥隨且復來旬南國薔伍洋百粵之地應尚有數月之沾濡而增高累厚之功總彙為無方之與望蒼生繫命寰宇共推某樸樕小才羽無根蒂慚幪嘸宇幸得依栖頂踵皆恩髮毫莫報茲者初陽已游改歲將臨念孤遠之微踪侯聽當僭于遲久想台垣之華祉燕喜豈類于尋常地煖無需負暄天荒亦思采沼然遵三令五申之約束不敢為紅批套啓之辭文統冀汪洋俯垂鑒茹

迎守道孫啓

恭惟道崇嶠邑韻叶笙簧八面才鋒到處福星控馬蒲腔德意當時甘雨隨車賢者急病而讓

夷左宜右有利器盤根而錯節折矩旋規謀猷
不藏龍閫數萬甲兵業已儲就于花封綵署
理重來虎節十部從事知當遍鼓于全粵羣方
李成蹊于不言木惟喬而可息海天預穆山斗
恭瞻惟是冀望已殷竊願雲車蚤動至如某者
毛錐無力小艸不芳襪線其材敢謀希于結襪
光幬在□渥幸托于容光一天豈曰二天三接
正當物换忽想蒭陋之語燕之葑菲之陳轉多

冰兢惟祈海宥

恩平縣江

恭惟秀鍾九子學富千秋大江之南風氣所萃
偉人江表繫望登飛茲秉新發之硎方製花封
之錦惟恩平祕非難治而寇攘實爲繁多要文
武之幹兼弘自撫禦之宜允協從此大有造于
龍雷卽看高展舒夫鵰趨計日以券私衷實殷
某思舊游之邦竊擬得朋之喜獨愧未修候于

遠迎而徒托馳緘于在後此所望而若親轉而
自作者也聆教之日方承仰止之頌終伸率爾
芹緘幸惟荃鑒

預送嶺西道中秋

伏以瑞靄行臺八月仙槎飄桂影月華卿省千
秋金鏡度薇光恍映慈輝彌殷葵向言難盡意
愛莫酬恩恭惟法肅秋霜德膏春雨片紙而十
部遍德惟篩于宣細心而八面揮鋒愈多益善

燕觶六符之半壁弘儲四岳之全施邇屆中秋
可勝介福在四方則欽光華於逖聽佇聲譽于
清宵在閫觴則同輝被于邇遐均向向于小大
况如某尤以孤清之跡獲在普鑑之中感念椎
恩叨勝頂禮今雖長安日近未分得月然而蒼
梧雲遠暫若聯天况桂子飄香將借星軒於棘
苑則羊城欖穗更隔孔邇於遥瞻敢不預將悃
誠庶祈無遺葑菲

署府接某道臺啓
伏以白天來斧鉞羽林十二動星文撑日麗壇
場組練三千開紫氣係蒼生之夙望行開旌節
重新播方叔之壯猷海外雄風有截先聲所至
誠服無方恭惟三五鍾奇半千毓粹周情孔思
粲六七之文章韓膽范胸藏萬垓之兵甲連文
武而爲憲隨左右以皆宜八桂在賁禺之東久
矣山爲鐔海爲鍔五指亘南交之極誰將鋼作

柱先作封乃惟上公克當重任蘇門長嘯大孝
正裕顯揚深交孤吟燕處彌深籌筴眞東南半
壁之幸誠朝家全局之資簡在樞衡時惟瞬盼
伏念某吾伊末學樗櫟散材以佐郡而犇府徬
遑乏人之故也恐代庖而覆公餗愧勝任之艱
焉惟是列郡皆有望雲之迎而某某亦敢附順
風之請仰青霄而泛溟渤難測高深噪鳳劇而
快麟遊亦知企躍謹端肅以陳辭礼微差以恭

迓

考滿上憲司啓
恭惟天與元精岳降靈氣周孔有大道所烝心
計何庸方虎足壯猷申骨刑名不事總司綱紀
之重丕振海山之猷誰保障誰繭絲察吏群如
水上立爲源流爲開節持籌總作鏡中觀積之
于不涸之倉富國強兵至足矣奉之以無私之
覆刑措囹空豈偶哉某鞭筴無能即戎有愧春

秋防汛多驚乘障之疎日月課勤謬上及瓜之
考曾淟廻夫清所縱有技不過毛錐問嘗竊於
代庖忖所能無加毫末斷之溝而假之飾是在
崇陶憐其舊而予其新敢忘鞭策思竊芹曝望
等辭事

迎肇慶府王刑館察盤啓
恭惟學淺淵海義薄雲天王文度獨步江東久
高評品海沂公克康邦國養就丰裁居兩粵之

咽喉宣六條之脉絡繫四方之想望作萬里之
干城有識咸歸無思不服風教彌馳于南甸察
盤幸借於高凉法曜所臨到處雖如氷上立福
星攸暨無人不向道傍觀先德化而後刑名民
歡吏肅左揆文而右奮武雷動風行共數載海
防一無善狀限門非限自嗟元不如兵司馬何
司斧覺古而過實惟功令之赫奕清弊尤急於
明刑頊職守之憸承根揚實闗於綜核况惟蕪

篆益愧専官閫憲旌之已戒凜凜乎計過已愆
知盛德之素隆藹藹然弘慈可挹無方馳想統
幸濡臨惟負紓之兆躬頌獻芹而轉愧

接新定道鄒

恭惟根源宗工經時哲匠旭延陵君子之後邁
知覺斯民之先游禁文衛門下美材收竹箭姦
揚武節師中勝氣壯龍驤海自晏然聲實遥傳
直攝乎裏海外海山其清矣孳萌芽息何分于

東山西山若夫台鼎增輝譽之鳳凰自翔于家
廟而揄揚莫及豈伊燕雀可窺于咫尺若也共
豫章末品樸樕小材激水西江纔沾升斗觀光
上國空涉河山蓋自幼作知讀晉陵大社之文
沐芳華之已久迨于崇臺得借江藩文宗之重
幸臨炤之可披况曾出雲門老師之門益當有
仰止高山之仰直以望隔清塵自安謭劣茲蒙
宇下之遥庇猶復桌逵之延遲是所切切於求

通又怦怦負愧者

水道尊端節啓

台臺德茂民先心周物則吉祥萃止嘗凝扈白
之光燕處超然自廓範圍之化際茲端五時乃
函三江心之鏡彌輝引年之觴斯舉戶服艾而
錫福人競渡以騰歡信哉樂豈無疆獨恨趋陪
莫效者矣某織線之材五絲難續磨鉛之質一
割奚功蕪府篆之復叨益瘝躬而罔措驚上公

之復命鶗鴂乎榮辱之有分僉新院之時廻凜
凜乎功過之何狀進思霄漢則恐雲泥而蹟不
能遊退想泥塗則恐鴻冥而弋猶相慕不禁乎
情之切轉覺其說之長所望杞蘭湯以洗垢賜
雄酒以壯顏能無望于憲臺之漑耶

賀譚道尊進表

伏以一人有慶八荒壽域齊開三祝無疆五嶺
使旌爰發皇華可樹憲節匪紆凡在屬員誰不

跂躍恭惟天地立心知覺開後旬宣嶺海人人
典十部之思彈壓軍民處處起二天之戴雅化
而稽中德俯銷隱隱奸萌欽福以錫庶民上賛
明明我后乃逢萬壽頂戒三呼虎拜揚休暫乘
彊理餘暇鸞和發響懸知福祿攸同雲當五色
以近蓬萊班列千官而參方岳流民圖隨意可
繪臣忠豈僅寸嵩呼宣室席清問倘前王眷應
隆于既卜至回光返照之速乃下吏叨庇之私

菜質類蜉蝣鳴同蟪蛄幸在帡幪之內恩逾久
而愈深仰惟跋涉之懷愛莫助而莫報馳思秣
馬空想驅車

姜方伯啓

伏以詔從天上名高屏翰久無雙履自日邊寵
錫邦家能有幾在中朝積欽手采乃重來益見
精神惟再溢于大東慶更深于小巳莫從負弩
得逢迎風恭惟維嶽降神自天生德潮非熊之

遥肖偏啓韶年騁良驷于康衢登蜚青選推尊
者天下人齒頰自覺生芬擬似者千古上標楊
未知誰比肩行攬轡每被行人問大蘇雅望彈
冠應得傢躬如仲甫凡茲諸方之共景仰豈緊
下士所克揄揚惟是本彝好以颺言亦似群禱
之噪鳳更燕沐栽培于垂將能忘微藿之傾葵
居恩而識篆恩之蓮蛇啣匪報攝陽而感隨陽
之鳥雀躍良殷伏頭灘瀨灘頭重壯山河百二

夔龍沼上豢數禮樂三千直紓宵旰之憂勤求
若何宜之榜樣紫薇花對爲兆已卜于金甌棣
萼光輝名世齊占夫玉燭

候曾道臺啓

恭惟全才文武備福和祥數載旬宣到處有福
星徵馬無涯愛戴縣來是古弗出生周宜英英
乎池上之毛家肥國瑞更且優優乎久深之渾
實大聲必受幈幪不知幾群經品題便作佳士

豐年玉荒年穀于今倚賴誰歸左執弭右執櫜
自得修攘命聯如共備負楪棫佐耶閒關黙數
推恩更僕難終其物仰瞻慈晦逢人未倦於施
乃以材木拙遲病復膠滯他人所觸手肆應者
而某僅守其方鬧他人所咄嗟立辦者而某必
假之遲久此所以　憲臺局篆日新月異而循
多未知　憲臺福餘川至駢臻而屢失致候者
也推莘鴻鈞之無棄物或者海度不責細流謹

遣下役奉致微忱

回林忝戎啓

恭惟功施疆圉望重干城輕裘緩帶何年儒將
之風隱豹登龍此日明農之樂然壯猷尚當燮
鑠未衰與其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如何九地九
天尚可焕也謝安石之東墅亦有意乎庾元規
之南樓此日是已半輪明月乃念及于腐儒之
餐一杞雲霞忽賁來于代庖之室先施有愧報

章不成神隨使乎謝非言盡

棱方道臺

恭惟峻節干霄弘文映日以天下爲己任作秀
才而已然拓萬古之心胸論名世其誰舍大人
原自應時以利物賢者固將急病而讓夷何妨
險阻之備嘗政視光輝之愈著　詔從三殿杓
向百蠻符年元老壯猷久騰北極此日召公蕃
理立暨南邦相君當在中書將無疑梅信之來

經中國已相司馬應知卽慨卜之幾先至若彫炳羽儀百世以俟猶典何况親炙激昂手釆三代之英斯選誰可比肩中區之想望惟殷乃下吏之依光此日回首公車初造惟時歇納無雙不圖今者復見漢官遂使翕然若遇旦暮樸樕自慚嚴童之品雲霓空切葵藿之思所冀菲葑毋是前棄

萬載縣啓

恭惟名家淑德曠代逸才韵叶猗蘭神仙中人不易得器高懷玉風塵外物有誰知旣教鐸震於天南乃聲華騰于斗北鳴琴而治笙鏞生與梓之鄉飛舄以臨出君子愛人之道庚關未度福曜已懸宰一割之祥如於萬載乎何有某自入羊城卽欽鴻範緑大令之把臂忝八拜之知音幰慕雖勤只作天際眞人之想芝顏未覿先邀孔邇父母之光頌風傳弗效其區區而蒸旣吏承大造莊此某所一以躍然載以悉然而甚難爲情者

賀道臺中秋

恭惟心弘經緯化運中和秉德先春以後秋與民同慈而偕樂茲逢金鏡之節聿觀玉兎之輝景入平分飈生爽籟卽一坐此談風月而十部俱淨烟塵逸豫何期鴻雁可卜某獲居宇下又値秋中旣防海之無能又攝符之屢竊躧跎爲

刻奄忽歲時忽暑退以涼生知崇臺之燕喜旋芹香而縣快動下吏之葵傾百爾所思寸無能效天之歎空有此胸唯希鑒茹曷勝注切

送郭道臺陞江西巡撫啓

恭惟雄文命世偉畧經時名第一流原應岩岸塵不到之處係半千望終當備諸艱歷試之功曾坐席之未温儲胥嶺表乃高牙之已建斧鉞天端蒞呼吸之安危將于斯而忽轉故節旄之

選擇特親近以新雅惟兵防之在西江雖諸鎮月爲文弱然遠者太眞慷慨于討逆近之文成指顧以定傾並出不意之運籌遂銷莫大之隱禍豈非以扼吭拊背則賊雖衆而易乗批亢擣虛則力雖半而功倍乎托重有明公焉必匪異人任矣某嶺海散目鄉國簷心竊以管窺妄意粲土質三千數士于康山等處則水寇可使息心設三千猛卒于鄱江諸村則山寇可使遠跡

水兵宜募閩人爲長轎以本地長年陸兵或募粤人爲師輔以土著壯勇如昔年姚源華林諸賊一渦西粤狼兵岑劉乜氏等兵不踰時而蕩滅其已事也然其瑣瑣具員旣不免肉食之鄙悠悠文吏復不免腐儒之酸惟以在末光之中終惟有惝懍是藉雖不敢擬于繞朝之贈策猶竊庶效乎弦高之犒師

賀江西熊啓

恭惟偉畧匡時玄心證道塵無半點玉壺淸徹一條冰大肉不容雅量弘開萬間廈原來同人爲善何須強作親人政使與佛齊肩豈是欲圖作佛暫歸錦里終敞周行蓋大受之品自殊抑遜爾而望愈著况治亂日亂維今豈非多難殷憂之時若用人之人所關更匪能文會武之比郎欲不重膺品藻兼豐玉荒穀以共濟時艱愼爾優游操冰鏡衡量以速臻順治罔有不得者

也但某賦才平鈍入官小草所謂少也尚不如人需次等閒及其老又何能爲後然而海不擇細似猶假元龍百尺之梯頭幸有天未嘗棄行冲藥籠之外般齒牙于當事矢接引于同心情每用于不知施至再而無倦茲聞鋒車之將駕洵乃泰道之方開慶幸何有于小夫瞻企敢懈乎私請第或念物遇老而衷傷不忍鞄瓜長繫資已深而疑滞爲想土牛可喚予以慈航俾之

利轉毋使陳咸在外鬱鬱乎自嘆無奇顏駟爲
郎悠悠乎不覺已老則鉛刀亦一割可效而馬
骨且奇貨可居矣

回顧別駕啓

恭惟文章宗匠經濟名家日下無雙茂嶺挹其
仙氣天南第一儷石龍表厥奇踪蓋自厥初學古
之時已知具有匡時之畧析珪剖壤辟星元是
槐星使驥延平別駕爭占長駕幾栽芳猷之淪
洽邦國不空旋看殊擢之繽紛朝廷借重某西
江小品東粤濫員新佐郡於名邦尚未諳乎府
務事是邦大夫之賢者黙黙多慚望此中上仁
之所廬盈盈一水乃勤崇誼忽荷先施南有木
以維橋見阿恭識元規非假冰之清而映玉覩
衛玠恍樂令參前覘遠出于推賺拜登未敢情
深見于儕物銘刻則殷惟夫啓之瑤華未酬以
空曹之隻字猝應殊增蹢躅總冀優容

回恭戎年啓

恭惟方虎壯猷夔龍雅度長城日聳但恐宮賢
來過人嘉績久聞貞視頗逆若懸已雖謙謙乎
常存豁谷之念已駸駸乎翻揚霄漢之聲乃者
栽篇舊新陽和旅進受祉燕喜清尊玉帳方開
佳氣鴻儷介部金戈不警篠浮栢酒頌壓椒花
乃當將春之辰倘切先施之念華章軫輵既寡
和之爲慚雅覩紛繽復驚承之匪易灌登一種
用志有朋報魚素于言筌服之無斁鏤鴻情于
心板仍其有諼

迎某道尊啓

恭惟千秋駿抱一代龍門來兮來宜碩盼中區
飄紫氣于驪于理指麾南斗避文星蓋百年名
世多出闔瀆是稱海濱鄒魯而望郡賅胧起分
藩服終當宰輔襲黃枚枝將騎竹交喧戴胄與
莪冠恐後翳萼而爭懷夫利見譬諸禽鳥亦能

得氣之先旦暮而若迫於瞻霓誰分梅花猶綏先春之信矧高涼之鈌坐鎮已久如徵祿之思慈煦倍深第日計程欲其來尤欲其速占風問息愈疑近又愈疑遲此其所目擊夫輿情之殷降而與仰邀乎台旌之披拂神馳夫載道之輝光而恨不獲予弩矢之前驅者也

回某二守啓

恭惟梃幹豫章滙波彭蠡治行第一三刀久奏

乎奇猷經濟無雙貳郡新推於南國暫對薰風之韵羅滂潮清立躋晝日之榮斗垣瑞燦芳蘭競體何須借涔于蘭湯服艾盈腰正爾坐觀夫艾虎署凝清福塵動文星某里接枌榆任叨鄰炤報開樂轉尚修賀之未能驚覩藻頒以焦辰而下及捧函如見沐誦殊深頓唧感自有中心竟當藏之無斁乃鍾情之特出分外何敢冒以報頌率爾回緘總容嗣布

請汛啓

伏以白露爲霜漲海無波邀福庇青雲下呂輿情暴向望星臨時當發汛之期僞有裝防之責謹遵故事敢飭候迎恭惟德茂日新功崇世則至于南海新增弹壓之雄譬如北辰方倚何宜之虎患撫摩于保障二郡一天仰騰踏上輝煌三台倒半雄口現在無佛偏回東粵陽春眞稱維嶽生申以作有周良翰某祕叨恩寵已蒙恩

庇之深新佐高州仍居高瞿之內惟海防之劇任恐負來之寫孟竊觀地方殊多積玩營哨但以把稅盤鹽爲能事不思守禦之實着爲何衛所只圖食糧養安于目前罔顧整軍之初意焉在日弱於私鬬軍民每至于交爭習于相蒙文武難通十一休欲翻然大爲振起恐積弱無足威行幸冬汛之届期謹布箋而候命倘蒙大武遠涉嚴駕遙臨則壁壘改觀海山動色如身便

胥膂使指麾可望有一齊之功在兵先實資先
聲斯盡挽夫無實之弊其於先奸窺伺地方寧
戢所裨益非常矣

與滿道大老書

共惟清要群驤望迴雲霄之上絲綸在掌身依
日月之光才名天下無雙手采朝端第一至於
博雅家世惟喬皆杞梓豫章攬結英賢綱目見
詩卿咏上窮漢六朝之英字匹媲漢五經之表

有人轉盼當作黑頭公意氣久傾黃閣老鳳凰
自翔寥廓鶩鷁終荷樊籠想望空殷名言易罄
惟自念曾棚扮榆之末雖在今已墮坑塹之中
或瞻溯之所存亦崇宏之不外叢爾叢封數載
形神俱瘁荒茲防海一麾飢兀猶多相知關心
者幾人當道着眼之弗及蓋以資分小艸智等
挈瓶惆悵窺可守蹄涔培塿何須論松栢不惟
久矣清華愛經抑恐忽焉路鬼相逢矣唯宇內

第一等名流偏能念耳棲若况雖尋常無比數
微品亦不忘知己哀鳴是某所敢因風陳悃而
仍冀見察者也矯首雲天曷任翹企

回鄒武陳別駕

恭惟材高繡虎采著彎龍品邈焉以寡儔軒軒
作一來便堪驚座才居然其入而汪汪對千頃
誰不傾倒益自脫穎鑑江之濱而超羣遠到已
知不同於尋常步驟矣有是萬乘之器屏星耶

借作福星原非百里之才驥足豈久淹逸足督
撫自冷政堪明志於茲時別駕之功固已儲胥
於邦國憶談心於昔日想拭目于他年祖生自
快着鞭誰怨美人之遲暮繞朝莫漫贈策惟看
知己之騰驤此某某所一鼂美報而不禁彈冠
欲舞者也承遠使之忽臨燕多儀之見及知素
交之無斁感惠顧之實深對此先施有為圖報

賀糧道年啓

心遊化始道契陽亨幾年五嶺降藩四岳千秋的系在召公之分陝懋崇歌惟碩之獻吉甫侯之翰周作誦紀于宣之烈國賦有餘于儲待伊時乃休民力不盡于東南未知誰賜獻歲卿茂恰當大人書勳茂績之期出日寅賓想見崇臺告朔賓陽之竟寬　九重之南碩蓋亦有年瞰四裔以撫捘庭看此日勤旃常而有待新榮戩以何辭戶醉眢蘊正爲栢酒黍膏方沐卿勞于

樂國天開泰運縱有椒花彩筆難摹吉祉于春臺試觀遍地之軍州孰似茲方之疆理榮施無竟欽福何涯某久沐惟恩新叨佐郡日予叚歲嗟婦子之不隨身與物皆春幸尊親之猶在望見弹而求鶉炙鳩計拙以何禪棌菲欲薦辛盤葵心殷而彌愧

候福建刑廳方啓

恭惟心作物宗道先民覺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家有淵源性天之德業總待其人時難比擬化肺石爲嘉石昔彪攜李之雨膏進無究爲不究今布關方之海問風憲獨誇于烏府政聲媲美于黃堂固當亟登者作之庭高議省垣之上立踐台斗弘展經綸其向篆桐符深叨樾蔭恩欲報以無自心至今以不忘項承匱于恩平其創巳甚茲遷任于防海我勞如何瞻三山二嶺之間如見五雲一道之喜徒懷逍候久擬馳

箋家書未抵于萬金芻因舍弟之便積悃遙將于尺素聊守積戢之私伏冀鑒涵倘任縈溯

兼山集四卷

〔明〕楊廷麟撰

清康熙貞齋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兼山詩集

貞齋藏板

篆山集序

[illegible]南州年媿弟熊文舉頓首拜題

機部楊先生予同譜而聯姻者也理學經濟文章節義炳炳烺烺　以内圉莫不知之矣我

昭代定鼎巳十餘年其次公琦始長乃以先生所刻篆山詩集問序於予予誼不容以不文辭因拜手受命焉余惟先生以殊尤敏妙之資而　志于念典修明之業窮經史不屑以帖括封其靈智每下筆輙領異標新谿深[illegible]山入史漢鞭駕唐宋庚午若

未稿、而貴洛陽之紙天下士小其衣被者多矣追讀書中秘旁搜遠覽學彌富才彌邵丁丑分校禮宮所拔皆當世知名士先生悉淬之　以守而振之以有爲故曹君溶劉君顯績俱虔奉先生之教而出其才德以佐

昭代至于蔣君鳴玉尤推三吳之秀雖含華隱耀而虎臣以賈生入洛之年蜚英翰苑行業卓然則亦可　先生之淵源甚遠也夫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先生之在當時[illegible]推引成就凡以詩文覘正

兼山…

聲韻之學用一生心於五字宋儒鄙不屑宣非以其為之者避之其言是其人非與然按尚書所稱詩言志九敘惟謌是虞夏之世未嘗不以詩觀人古三百篇多忠臣孝子貞女之嗣是離騷九章前媲猗蘭龜山二操鼎峙千古逮漢之子卿江右之靖節緯有古風雅之遺焉迄其人侶然聖賢之徒本諸天懷溢為文詞無

異乎絺章挨藻而鬱勃蘊涵砭人性情而其言而足以戒且勸匪規規名一技之奇也自唐以詩制科疲一切才士精力于風雲月露間法念嚴體愈工而去古詩愈遠學術浸以…乎王氏有絕根之譏也廼當時工部謫仙兩公猶能不囿尺幅噴膈嘔心悉其忠國憫時之隱于古風長短歌行之調雖其人行介純疵而一往忼…足今誦其文者想見其人又況

…譜…正氣如文文山之指南集杜諸篇乎吾師楊文正公文山之再唱也升以掊材幸得從遊親炙其生平言論風裁與學術經濟之大端將一詳之本傳以快天下後世仰止景行者之心而兼山詩集之刻區區之文足盡先生之全神肰使向慕高軌者朝夕置案頭時以經史之餘取一二首誦味之則見其隨體變合或和易敦厚或莊贍典核或激悼流連

往往足以振怠氣閑逸駛動人存本赴義之思如洪鐘醒熟睡澄波淨積穢則先生固邈不可即而後人未嘗不可以是即先生也初先生…身為從龍之役步過升齋投以是集…行余既竣厥事且從沸議赫赫中展轉山阿間備歷寒暑風雨以羸肋持梨棗得存吾師半生心血之緒餘以不朽者先生之靈為之與抑天地鬼…生護持之也吁先生何求于後

入後[illegible]乎先生也先生不必以詩文重
詩文實以先生重也前所謂聞言足以戒且勸
者洵有望于吾輩矣不則徒傳誦其文詞寶其
墨跡于典型模楷何與哉讀兼山之詩與文山
之書者源為維厥所以命名之意而[illegible]
其行事焉庶先生無重悼獨賢于泉下也歟
順治戊戌年季冬月同邑門人余士升盥手書

從來忠臣義士之正氣足以亘古今而不泯

者其神全也麟少受業于金公初允師因得
遊　兼山楊先生之門講學課藝多所指示
甲申闖變先生矢志勤王即以所著詩草
金師梓傳時震驚鼎沸欲求為名
不可得師遠笈至金川寄以付麟曰楊先生
之精誠在是子有門誼當互為秘藏俾他日
得以行世為無負也予受命兢兢卒幸保全
以[illegible]數年先生次公世兄仁叔歸師
乃[illegible]亥彙令其續徵全稿自是名公巨
卿特為崇祀表章而先生之文章節義炳耀
天壤矣後次公殁賴吾友彭君顒若維植其
孤裔而珍襲其遺文今康熙癸酉春余復翻
閱近編板刻已就湮蝕且金師之手[illegible]
無存即以原本序稿麟為重梓郵致先生
裔宜爾氏並集以傳庶兩先生之詩文宜當
與鼎彝竹帛並永矣敬述數言謹志篇末知

斯集之傳歷經艱阻而麟奉兩先生之遺訓
亦可中悃忱而無憾俾後之覽者將有感于
斯文而重新之深有與于維持名教關志之
君子云

金師諱士升字初允清江陽溪人學問行誼
為陽先生所重時闖兼山先生靖節遂棄冠
道服以卜筮隱著有天文圖說易經疏解史
畧諸稿年逾七十自甘貧窶以終後進知名
之士多遊其門學
者稱為陽溪先生

金川門人胡麟兆謹識

兼山集卷之一

清江楊廷麟著

感遇詩

吾聞神農世網罟日相尋涔洞不足慰厭慰龍蛇心紫雨

狮木石支祈因古今殺機發者誰從然天地瘠區區泰君

臣荒唐海物浠大魚幸不至中原已陸沈不有[illegible]

蜒起雨林爲我語枯魚結網亦何深

爽風未至時古木無顏色雖無根抵谷蕭蕭南山側鳴鷄

不敢啟飽樣長大息達人貴心知愚者恭肉食各云中所

適嚴敗亦力力驚桀望海魚蛸網離山蜮震短日何長終

歲無録得南山有盤石衆草不相識

呈韓國子丞赴永平判官

孤石崇雲起行人問誓臺龍沙連壯叢秋雪逐風開

舊時貴車在躑虎向花開無復令支慮春徽滿碣山

送熊給事歸楚山

酒深勞楚辭秋雨慮功篠省過不自知小安從絮蔦響柔

功既成艸緻思爲悄之憂百難忘胥濤念蟲蓼 聖明有

如此臣心畏皦皦

懷人今夕去草服效魚遂牧芻謀自野僕妾亦稱思盡言

本所悅[illegible]鍾石鳴不已悲風感弱燕汝水吾家

在前傳託[illegible]

別王刑部奉恤 郤視江南

離心孤夜動蹙然秋氣惻矜聖南征意 天子憫萌蘗眞

正如君子惠良旭從頑求生深道法祥理及先蠻若彼幽

婿鳴哀哀離東鑾閣書猶未絶形義天地間飲食賡君賜

仁恩艸木開東方闢厲魁風雨自車還

張太史祠上仁趾文玉說契誦芬良友也

若有千人意眞從一宿看同局惟物厚故故畏心安義調

因風集勞思賴友寬如何多永夕受久學深寒

笑以彝嘗隱能忘風雨尋樹蟬來自靜酒語去猶深或有

山川事離分出處心不堪情性定滂漓付秋砧

贈友武南節

積雨蕭蕭聽石鳴高人深穆向前城風枝定夜鹿龍[illegible]

欠絡春遊靈名手獨遺編傳蔚莛十行旌節擁安卿化

吉丁發知誦闢畫峒溪鶴有聲

寄婁如農

寒情託蜻蜓愛子望若深古道存乎恕而知介物心清者

良人知此理自古今山水無靜力靜喧因所尋言避淮上

路秋風木石侵良夜如有斷勞思在霜林念昔不遠得内

感竭知音

國計關生理。[illegible]見古人繇來明主慮未必穡夫貧杼柚
三時盡爽花萬里親和平神所聽爾汝意偏眞
亦知良夜少賴有月思長聲味存貧賤文章別狷狂衣風
追遠遂蚓語近匡牀敬義猶[illegible]幽深不可忘

詒張無逅

之子寧辭遠相逢夢後看託情依所好池艸別生寒[illegible]
菁菁者空憂媢世難圖班迷月粲花側闘雲殘蔚蔚裁爲
丁[illegible]君數碧玕披經疑乳石吹律別宮盤洞歷鳴网谷世
人那能彈信知吾道貴逖矣江之瀾規表矜明鑒玄螢炤
寶珊以弦懷遠遇歌衛觴思繁進憶孤山月蒼蒼逕水漫

[illegible]思帶

驪懷誰與極當夜思酒深悵此虬蝌渺如聞鶴唳陰蟄蟄
君子在歷歷古人心遂絜移雲水玄眺遠海琳思之不可
邇餉月縱長音吾亦欽吾寶遐將否上箴

雪際見有驅車自南至者

壯地風傳析遂入錯認車樹深迷雪徑泥重怯關書此日
家安在相看歲欲除如何三月久鴈影入雲疎

寄姜如農

瓶風依壯發雪後倦歸人對酒懸思耿臨鞭着意親條霜
膽鳳力寒[illegible]仁爲戀江東樹梅花度遠春

呈別[illegible]之

道尚時難絜名與衡融夷博譽依情立易以世服爲危苦
勤國計憂歷不乂私翼[illegible]夫子志仡然不可移文成氣以
樂廓矣古人師自非靜狂人幽求祇黙知練要終難即湘
靈任所之石魚湖畔艸風細留春池披縢琢鳥印開卷釋
前疑獨有士原者呼之匯水涯豈必懷滓芷山澀[illegible]
桃風悲人酒依依別影凝誰云匡水遠秋深以爲期霜[illegible]
迸夜起鹿跡間相隨庶以永斯夕龍門花笑時

別徐簡討

明月知人意因入遠及今良秋成弱屢識物廣親心窅游

噫春冷家貧業歲深見聞無多愛吾道樂升沉
求倫堅歲月正直賴君仁聖賢同家事行藏一處身義心
多樸近道力餉文眞愼我知能遠江風避客塵
良人取次去思古復何尤信託西山竹簃閱壯地秋鄰[illegible]
仁智卜選在樂憂求此夕離歌飲循陔賦艸桑
當代希文在歲深醜及門論人如學為思過識 君恩苛
詿慳魚跡攻閑保吾根四方恒恐懼許國有親存

讀彙書

日月何知蠹蠹封自此生或云天地偸未許見聞爭鼎物
多爲怪丘垤[illegible]然無一跡此事古人輕

是書皆可信身已聆聆世事從人補思端自古經簡繁
終必敝得失各爲刑愚者空勞爾無言何處聽

咏史

山水從名隱心期動靜分得多無止物託遠有深文毀譽
猶生氣高堅自學耘濠梁機已息木石媿吾群
尋常仁義事遂使兒神矜學問今人廣詩書上世[illegible]
學有術黃石未爲能百一存風托干戈自此勝

別馬嘉善

兩年重此餉王塵之子清和不畏貞春自茜溪新竹木家
從袁澤長蘆尊且將康儉師良士只爲高狂憶榜人带竹

凡能貧客共幽瀾何處咏苓榛

張大史假省

不爲種樹去江野戀朗君囈語猶山夢移文盡日焚感恩
多著論愛力訓辭聞此意何時達辛勤慎夜分
憶昔驅車入偕爲風雨求賈生諸策在元子五規酬
聖臣難使君行我獨吾思玄不敢賦深夜憶南州
亦知行路難雲谷豈云易靜物無身國匡時有義類誦書
恤國勞論史憂人費吾道同行止最哉唯勵志
念予行役勞戎戎蜩語蝎山中師友多天下忠危切忠信
存風雅艱[illegible]摇事親有至情粲粲無淄涅

周禮[illegible]

歲寒思質友況復遠相離露草羞前輩傳經慰故知地天
南北共兄弟古今期慎矣多賢達無勞問所之
驛路山[illegible]艱難感 聖明蘇儀古問馬當髀耻從雕世
道嬾兵分吾徒畏貌榮友生聊足慰風義重宵征

寄許給事

吾道無朝夕殷愁思曲爲且將書自[illegible]不用酒爲年民
則相濟臣心愧獨賢深山飽孝術憂國托湘茶
脈危天地信君子敬其身寬政無深禍罪言多至仁自慚
多野恤不敢溥時入草木猶微過辛勤念束薪

憶予行邁日至性通辭璽余病不自知知之增達感誦此
懷中草如得愈風檄自昔汲史愚濮廷多媿激秋水隅一
方可望不可覿 明主豈難悟爲君賦昌[illegible]

石間書躑躅花

石心欣得託不以貌榮移別有嘉名在難將小草知[illegible]
良自貴封巳 咏何爲物理固如此深山賴可期
靜甚鳴蟲共耻爲蒼蔚名空虛遠夜聽道氣背陰生風雨
持昏晝春秋練替榮饕修從所與穆矣有餘情

別于工部

竹爐當夜[illegible]古語[illegible]深未深風雨多時百姓力山

慨徐庚任過逢孔言知雨似逸引待星斷
史玄成大隱笑語集松風篠調文而朴原規窮乃工滑厭
叢務黍草趣寄蒿蓬時化飾相就遲宵感息蟲
鼉鼓兼風㻺徑鴉草盤刻羋集寒鴜石經荒忽中郎在桃
竹珠深少府奢高木旋枝陰雀屎短簾曲瑟靜牟兆入如
勦雒難爲躬禪鄰妻眷不問家牧右有將笑體鼎書斗何
事惜蟲麻孱嘗十年猶堪醒娩殺當遮聽數撾

陳留子下第

南方多櫃木群匙式廠之群兒處其下采采道傍芘丈夫
重譽違感遇惜心期文鯢振石鼓驚刀鳴服戮誰能獨居

此壯山多草萊

曲曲魭梁遠良人近水居周才度世務修儀見右初同時
齊所頭休待耻世儒所學無睽理旨我百弗如彼士而相
擊或以爲任且相將拳鬣去登車莫躊躇

別莊給事

逍遙津水舫刀寒十日思君九折灘壯望紆深雲莫任涉
江歌罷不成彈

西溪春草去遲遲宣室重來夜半時羸得書生同雨在祇
今猶記石泉詩

山名小隱竹風明家見君王問于卿十二策中猶未已逢
人猶自訖臨乎

西有崇丘四章

西有崇丘嵩雲□□遷之抗只志確道周伊何從之古虐
則謀

西有崇丘台否濕潤春之抗只達力制幽我之懷矣先民
是邈

治搓之支不集汲汲之子㒒㒒如隧在淵左仁右義其樂
孔湛樁彼婧惠赫曦之閒

蒙蒙者蛛艮士乂之言趨矩曾皇則刑之其室不遠以德
湜湜懷哉懷哉百世風分

壽野翁

榮木當秋茂融然見遠春久悅從所性鹿遊娌深林佼辯
不可得訝此御窮心側側驅悲愛萬物自高深聆尊以遂
霧愛奇無外侵南蕙采辛苡西術晉弱葠元生窺蠱化仰
蔚芸武吟古人良達理悟者分靜潅咄咄彼蒳于步車聚
召蟬亦有躍稍老蠕蠕懷我音良士如可覯於今胡不欽
慎矣堅貧樂㵒義厭足箴苦調以爲餌養生抱衆斟

擬上巳應制

惠風深穆秉節遊介祉猶傳積石罍似出不夸池飲在渭
濱應向羽杯求花當御徑盤龍水春入名川薦鮪舟何敢

蓮池歌未竟抱琴猶奕有虞休

送劉都給事

秋水晉莫在何人問楚離騷不懷苓椽南服重申椒御曲
既所賤修能胡爲脩自云不可使敢謂士也驕　王仁思
臣直泣漢清以廖郢言慎晨夕如草望未遥天下尚足爲
春風感鳴嚶

別章格非兼懷吳黙貞

寒風生邊夕春水廣以阔巷音將行游靠期不可留朔務
白河津暮望沿水頭歡戚非所繫傷心感繁鳴衰辭多中
惻遵滑米辛猶

豈不懷修阻□道復何託行矣慎服攸披□春草□□□
避世人勿與智者謀我友寧效逸檜壞思悠悠
悠悠何所極迢遞在一方之子多愉鬱臣諸習賀脩勞思
託若謬亮節娩裹裳白云負聖明不敢居清任桁□何必
懲濮莊何必康如彼逐世者變機卦瑞梁
綿綿無大慮辭費亦奚爲有適必歸己古人或未知樹福
不樹豈真業乃用疑乾谷既所求越班亦能悲彌彌度淮
濟渡纏接魚飲我友日以遠我思日以邇
邇思不憚達音徽詎能隔東臨探禹穴西睇循游磧相望
彌歲月心期在匪石骨凝不解研秉躬惟以攖世人知名

斜與與間所適飭目以爲好驂竹笑惸惸以茲不可忘我
心重疇昔
疇昔從之子風雨共慰教靜理規摭尺敬身耻吱吉蹄咻
同所依意氣不足詩一旦在山去使大歲在門茶至辭小
状忠信懷命思珍重故人情所畏惟裹殞
□娘復何持大義尚可尋仁人多惟慨乃志彌高深嗟予
察予意直名非所歆庶幾成君德谷居無澤吟豈謂當耶
別激響起繁林翹足視群兒毋忘江湖心

福側送龔劉兩同年下第

福側勿復言與子異姓爲兄昆當時亡火若侍豈相持不

窺園家臨細巷小橋西十日不見忘寢飧自我辭家來賤
壯咄嗟二子復南轅既不得爲戰士復不欲爲潛見　尺
子用汝且何爲區區文墨賴深思以茲驅車向長道短得
細絲不彊勞山書作精状脫黍否蛙雨生穗蒙好嶽形負
倒如舊識弱泥晉馬怨危深遺子鐵襠心自知依賢那畏
蚍蜉傲與子宿昔同運拙蘆水齋花窮且學男兒同時自
有爲莫將富貴驕相告

示隱者

家似濮溪壯春深靜在轆籠書依竹課耘鳥習花勖萬物
得其理十年唯所娛分疏濟逐臣薜杖笑支雁爭道欲何

大男侍門戶終歲在城市中千方剛任何丈前者是獨有
三男兒十一同諸鄰舅日暮了事行役聊留獨稚子不習
耆代父以為喜畢文從客去短足退奔駿目小無暇日力
事從茲始可憐負不飽忍饑為乜使南訟治不得何以供
叅餘復以者何在㳙隸卒已在里使大而兩來豈敢惜毛爵
中知未知鄰來甚如此使夫陌阿翁朝不慶而士見此
長大息彼亦憂其飢呼嗟于爭在費錢一何鄙人臣岡念
哉何以事天子

宿汝上

三鼓門[illegible]孫翎中夜遲燈說采椿過表弊於尊子在草

蟲深[illegible]飲食時來了猶乎訟問俗無勞只一魚蝦事
於今會鄉夜大與逃日復何如

別李御史歸來諸子 次見貽作

南浦春游風雨證別時信信且停驂于邊自北勞行路我
亦從西問攀蘿擷久高年思戴胄綃愁猶看數周塔古人
[illegible]觀石潭在為倚稍生觀舊錢

贈劉司空 次臨淮齋上

度國量時切舉公仗節雄帝心深錮鑰儲事操邵于江漢
流何遠崛嶠樹乃豈靜官息地力庶可亮天工難期重臣
在乃心王室同幽韡如賊于感慨獨明公義謝生眾雨忘
交況大風未須三斗盡已復十年遂罄石親絲竹溫泉近
焠筒圖曉蜀大小版望表西東始識古人在無憂吾道窮
四方猶未靖賴以涉川功

行路難

前高不可治刈草縣蠍尾兒迷水荒不可即揭車觸石碎
濁泥安得蛇與虎代有人心驅穴蜜臨百物意自知斷
路一生不敢怒

次臨淮酬劉中丞

咨謀群公在艱難 帝念哉君臣同感嬋治壯一壯隋為
慰蒼黔蟄無勞漢使來于于馬石靜勒勒龍門焚觽雨騎

新[illegible]草萊崇朝天下偏暇日寄中間流水分風雅
徹文[illegible]微生安簡界上策扶雄才感慨懷知已慈危
虛不[illegible]通渠思萬里獻玉陋三陔當代成功達前賢勝勢
推[illegible]處夏際不築望爵臺

公讌[illegible]張周吳三子

繁雨傍高會言登君子堂開寫適物意古今橫渺茫遙聲
震華不幕辟隱魚梁遠近同異聽花水生微凉自公多暇
日絲竹寄滄浪流響何廣深抗言皆義祥寤懷永晨夕職
思勤國花

江南曲 昔賢託思方遊懷湘水何必不今之人乎

漢渚通江路春潮夢夜魚逝青生逝水小沭[illegible]同車將謂
君心遠獨能草力如桑微蟲不化鳥濕乎難盡遊草為情
待無言持彌居
獨生不斷絲草深不埋愁盈盈大隄女寂寂小遊鄉幽感
通衢淹懷新上迷樓思之不可至持此復何求河鼓泣清
曙傷心埋怯襴
探意用儂息撚梅感儂心顏氣非復一幽芳自能深沐雨
沉淪葉開晨延小鶯蔥生無人茂梅苔為誰陰微得從儂
去遊風約滯簪

家住橫塘口門臨楊柳津津水流不返楊柳自為春朝朝
潮水歸暮暮桃花泪飲脊生與傍人猜東心牖就寒桃李
不知蕩子今何托憎他雨雲為他苦
朋朝樓頭蛛蟵延盤絲四鳳不敢前謹身待君君只知遊
女如雲眶我思脊濤露堤蘋[illegible]歌初罷朔風流桃李
蹊載入未歸春衣就手露痕漏江水無情來去船笑問東
風然不然安得大江移屋裏朝夕與君一周旋

萊山集卷之一終

兼山集卷之二

清江楊廷麟著

陌上桑

陵石衆衝華竭羽林諸將新持節拆道弓鳴夜舊㓂去疾忽內手袖鐵很目張視牛牟滿谷畏死憤訣黃鳥飛飛飛羽頳血朵葛作絲緊黃蘗織未成杼先折君王憂移絲素拙謗涼風煎熨方一切且代桃樹殭莫自泄

戰城南

朝從軍暮覩人河北野老西走秦自信生男頗爲健兒驅馬恂咆燐燐横道上王將知鷄胡以弟狐胡以衆野老亞

棠泣健兒挽弩驅鼓山鳴但見金不見人戚陽火起嗔人秦且將羸賴瘵饑貧切莫內徙內桃捐丘塞馬依土能寇至不思

明月皎夜光

流水踰南牖髮艸覆女墻古冢聚燐火銀餅熠在長宿烏夢不成求旦月徬徨頹垣歸荒獸嘷疾難飼允莢人隅秋水發棠貽青棠云當即去于愛促怨河梁豈爲兒女仁微軀惜濛芳萬里不可思君恩不可忘

青青河畔草 憂壯方噂也

蒲生祠在雨荒深滘鬼怒鬼怒猶群蠶蟲飛草骨瘦不關

土木災安用鬱汙萊汙萊以歲還寒風悲石田殀殀生畜蒲坎坎從袖皺早蝗方擇食驅土肥巔棘

灕水渙渙 長沙作

澄練安流勢旅魚亂欸曲族族機未息遥遥相屬屬浴潛邏上下無意水自淥靜觀造物心不問纓與足祭山幽幽室秦人義不辱吾聞湘沅間有人呼帝閽

噴霧崖觀瀑布泉 祭山作

兒聞非一勢動靜窮無端潛石流天地深壑化暑寒草思光氣蕩鬼怯意聲湍何必三山外移情良獨難

過釜生寺 寺前有木秋懸巖臨澗瀑布者甚竒則可以忘倦

群木一處翳延陰自古今石吉薪積甚山動鳥閒深哲共風檐論高知秋水音相將扣寂樂時化爾何心

擬古

綿宵小整竹裂長草心秋氣來無方尾皷夜閒星辰濕青粿難逐夢荒荒潮兒夜宿迎漢水楚火冥茫逝揭芷君心不信朝復夕倒注黃河爲君死誰將紅豆擬寒初桐鳳叙頭總不如手摩鐵鏡羞傳燭側身抱魄光黍除竹尾交交龍影吹銀光泣雨欲訴誰任家少女相思守心起秋風關侍兒蠟封花思待脊方露叩令愁啼服翼氷蟲織水字難成叶絲納心蟲不識

下如公句不幾風雨鬧村驅癘虎星辰入水亞鬼先生
山語數千言鍾鼓從容淬礪尾

烏龙山

乙得山中十日回烏耘繩處不知猜石蟜手倒唇無字尺
刺尾開魚有材巴右幾家竹女部漢江別後雨花臺風流
刺史名猶昔載酒時從明月來

月在

月在河之曲持情不熖天荒城勞魍魎流水識嬋娟虛梵
風生怯遊絲影畏延私將夢前路爲爾辨山川

示義山虛肅上人

無羽而能騰是謂了能騰無木而能佫是謂擊爲虛角音
愛寘寞酬森聖石經將文必爲樸物理歸其初思者不可
移瘕骨而妍皮天地空虛在情性忘所愛細入乞其中香
彼一吹風安身身未安憂喜了無端于目音勞甚風蹄
蒸黔葷之猶幻波石火變山河色相豈必然愚人昧樓析
當其得筌時無明亦爲私釋氏在養靜靜即動之性若云
動有根根即靜中存云誰滅此識苦共歸所息悠然愛與
惡息者若脫霧愛亦不辭懽惡亦不着癡是名大哆囉拍
拍笑雲魔以斯善而身何云起滅因福有凡知有兵慎持
之安徒從山叔海升等市兒

登大我諸勝

良游不擇月勇涉無物營屡遷忘遐怪耳目晝夜爭所愛
風雨至無以悅衆情之子欣獨往聞此慰平生開涂拮辰
漢歷歷披榛荊是田山之陽高隆磵氣明鬱辞不寒夜鶴
陰息遥鳴魚爆聚飛鬼猜與隱空精丢人得我心流連寡
世嬰黑壁暴斷宇淆田蜒象耕險力鬪虎蛇危跡懸磴展
泄雲荒近遠隱隱車馬聲遙瞻西徼外有如草一莖僊化
何言石樹古不置名禹功所未至萬物皆虛盈吾聞楚有
犯天祖開逢迎安行不累僭寬衍通廣成貌言難一過無
爲天地攖

過蘇宿

高雲不易託偶與靜者同鬧水知魚穴因僧記鶴叢未須
明月宿已見古人風嘗恐瀟湘路勞勞娛此中

立春効少陵體 巫山作

赤岬城齊暮雲愁春生百際雲勞坡學人細飾元修桑久
客慣聞蠻子歌滕引鈎驢猶楚俗魚封豨口稱巴醡此時
應知寬大令山中何必狙砎多

又 夔州作

春歸夔子國風廣楚王宮草燠干戈後星明雲雨中小鷄
猶漢女載酒自南豨尚憶田車載勞躬問草蟲

漢陽江訪隱者

涓水移人閒芳莚昔日墓田埋露雨不見老翁復幾年隱
髮短褐學傴僂視我無言笑不止呼兒爲我設褁栩依稀
猶記元年事忘情日月漢之浦祇今行年七十六大兒初
成持門戶亦有中男驅之去乞授詩書非空窶問我分從
何者來巫峽春深畏猰貐五年勞事今未歸西走巴獎何
所補滾入不復昔時心吾子勞矣良用若吁嗟負此丹崖
翁公卿何必皆愚魯莫將魚鳥織車馬時見山川圖狠虎

集渡青閣

湖歸青棘雨歸雲山氣尚寒水外閒月託淵人看逸勢酒
移焦核裂玄文蟲魚渾沌地天宅熊虎縱橫草木[illegible]
自言從大隱登樓何必復離群

病起過王園

小沐通秋力聞聲樹不知心驅從鳥倦肉任飢[illegible]
醉誰醒一園官亦私物生皆適已何必羲農時
東身延草際衣屨古人俱灌園知勞事徵香辯水臨[illegible]
得我樂因谷號公愚不及東家子徒言蝶夢無

夢追倣李長吉

龍否割寒天恐曙明明闢山此路去手持鬼草問㐫公葬
汤不生夜守宮料髮微嗔晢若逐黑地吞聲氣[illegible]一過滔遙

目語喜難定鬼欲在[illegible]鳥暝追風莖下心不醒

戴初士游番州有感

不到羅浮二十年夢遊荒館于漫[illegible]水通[illegible]眼[illegible]
近北城懸崖先韓子碑深鬼化鼎湖王[illegible]有用宛田春風
自在寒衫儉待爾堯山勒石還

九日黃三大生以菊見詒賦答二首

冥冥不在酒花路許泥封澤葉勞孤鳥寒莎號葉蛩人言
勿復倆佚病未能從容易秋風老抱魂歸短節
坐卧可三月攢眉杖草蘂幾年[illegible]有客似洪崖寒氣
衣聲辨故鄉風夢隹約心菊未倦狂特猶吾儕

立春後起觀紅梅戲爲新句

草心我心春并起望梅肅肅不敢指游絲拼[illegible]紅昔辭
魂吞火出寒水就手之時露未歸飽思東風[illegible]微[illegible]人
自嫩生身小抱冰決絕笑雀肥夜光未了[illegible]
烟明月熱呈天后土胡以爲使子無忘猶與雪

盆中紅梅立春作

生小持情何時已端居飲髮展色洗舊[illegible]甲龍之睡風
西凍血公有鬼匝樹閒遂學夢裏風定心危薄於紙萬物
莽莽私路同相謂以我爲終始

示別閣中叢竹

䛕聖朝希心虞夏前恒兒多置望國□□許憐吾子倘通
㑹定交已十年嵩山閣辯玉觀海有智泉漢代師駢骨諸
生讓孝先嗟予辭家去慷慨赴幽燕有子憐希逸有弟似
惠連庶幾安期在能令年道傳艮朋欣可託譚笑五原天

示城兒

歸舟今夕遠西望獨沾巾骨肉天涯隔山川枕席親誦詩
思有汝好學或如人以此發深省鄉書不厭頻
□馬山前路漢火西陵樹白塔徙秋風太原無鐵戍許書
再敦促定居艮足懼念汝始為婿三日未成娟鷄鳴驅汝
載娟還余亦褰裳涉江去北去烽烟何時息望湖淵草裹

卷之二終

至聠鵠鵰嶺外黃雲號野鳥川邊伶兒諸丈夫致玉一身
整耻將斗酒酧兜瓠十月江寒天易暮但聞鼓聲虎子怒

徵兵

群國徵兵無寸鐵短衣奮臂入狼穴長鞭鞭舟何可前傳
沙作黍鼠不豁湖水怒立猛士呼饑準孩虎口濺血將軍
逡巡無一言金丸入手顏且熱吁嗟木鳶向日飛漢人馬
耕□人肥城烏遠尾少娟流朔風晝起陵木非我閑天子
重徙兒公侯好禮異昔時三千漢卒成何用蔡置大將如
伏雖中國自有艮家子區區納降蛮遠□河北未滅□氣
驕鐵騎一入内地危大臣只今謀社稷鷄鬬蟻爭胡僞為

清江楊廷麟著

江口逢詹侍御南歸

脊清風雨怒龍角鶴唳九皐菱水濁嗟子舊衣呼殿楯華予爵酒歌河䌷梅花赴雪燒水蛆白吞幻羊化鐵駁比舍三年成獨往相逢江上曹山遊

淮陽晚泊懷古

淮水遲遲月不流霜天抱霧托清秋魚燈照鬼凝秦鼎鶴影分人瘦越裘逢近雲疑王氣險窮忙由起野心愁隋時尚有吳儂好可信遼西罷魏犨

我聞塔上之明月照盡令人不復移一夜幕寒吹小角三星留住泣爲救群兒入海見神物榜子揭竿走水樓鐵架銅楽容易事官家或有鬼輸時

宿界河驛喜雪

霄策叫雪河漢裂凍星化魄山精饑谷蛆吐字延藤篆飛鼠游屑護石衣削水不勞笑楮葉吹落自號泣江妃風塡青海龍鱗隱草沒平田馬骨肥蛸戶鎖寒饑腹冷竹橋封浪唼波稀棲烏夜半啼天瞖壓羽埋毛不敢飛

贈朱嗣昭下第

系乾橋咋畏鳴烏孫子祠前湖草陰龍玉不疑江海在鬼諠空化雨雷深還家且續南陔賦剡客休傳文韓吟知許十年慙歡納漢臣誰識貝生心

送劉侍御

北華高處白雲田南涉歸時草姻好去書成陶子肴傍來谷化泥公泉驅車六月臣山路泛宅三江秋水天淮汭只今思汲黯鹿門未許學[illegible]

冬夜同熊雪堂飲王二彌宅次黃宮諭先輩韻四首

頻有幽期在相呼忘去來樹將紫菊徹爲待野人開世事巢風鳥安懷戀花栢知君方大隱泥飲指家醅忘交態不次高論接山等不必移愚谷依然學夔園壯風

游度月衆湖水閣村衙門滄洲去溪流漪右侵棲約推吾子蕭然雞鳴狀明月夜上壁醉吟入東舍唯應善西家已得隣河魴何費江上有鱸鱒悠悠天地意孤矚在花前但有心如水何當酒是年彈巷閒靜論詩古洗清泉宅尺隣遠陰應問楊子錢

再呈黃宮諭先輩二首

蝸冷曹分枕展封水化蟲先生方痛嘯童子見鴻冥有賦能招隱無居可避風憂心十年事悔不學從戎但有[illegible]窮術深懷馳短弱直身驅夜鳥鑿石註冊交讚髮搊胡越地天近窟巢不知飽食者封耳笑康瓠

知予年俱少同將佩璲符士諸家未遂風聽鬼非恩褫帶
江淮會笙歌日月湖不須還見憶篤信賴吾徒

別席侍御

莫辭今夜十千酒好積他時百一篇車馬逢人稱禹貢鳳
謡臨地入周縣门城直卷東西水湖草平分冷數田蕤薦
同官爲勝友挑燈綾說不成眠
南林十日人如玉東觀三年我亦俯正是高宗思舊學何
妨永叔有奥朋豹狠避遺諸陵靜石乳懸山泉整冰却憶
向來長嘯處死繫秋雨聽寒蟬

送廖嘉州

十年司馬鎮南交今日求賢蜀道難海内蠶叢蘆花荻故
人依舊湯爲官荒雲野戍秦將水初月秋聲楊子灘如此
雄州不易得山城鉦鼓不盤寒
洞庭木葉晚山楓數部逢迎幢戟雄豈有泥昆當否拒但
從童稚問黔窮竹戚變門九千里虎帳碉門下半功田皆
郭生巖下路扁舟漢火渡江東

別葉侍御

潭水橋邊寺北田行勝東去雨如拳桑村古渡沙移路茅
屋人家鳥航烟江左衣冠悲楚澤淮西烽火接秦川更聞
群盜飛廬集欲下潯陽萬里船

蘆花六月滿浮州旅米初肥雁待秋兵論唯聞諸拒在內
謀猶向蛇當求遂峯否落糜燕澗曲水氣生霹靂滿直道
只今懷表聖應知　天子重南洲

贈何督學

少年持節獨何公五道諸生別尋同藥谷風泉秋菊後韓
山沙樹雨潮中其言否馬非堅白不信辦爽有拙工明日
送君西舍令誰將濁酒過牆東

秋興

壯湖菱雨近漁家烟沸荒荒雁路斜聲鳴立沙尚社鼓野
人當戶祠田風月明秋漲蒲萄水露下冰盤蛺蝶花悵望

故園溪外渡一聲猿嶺吟數段
寂寂平田卧白茸西風江上黑雲翻擾志人似点客於乞
米鄰非壯郭驕靜樹術鍾悄兒雀溺泥秋水落万勞會須
采杞從魚蟹一泓錢塘八月濤
司戶祠前黃草哀□騎未入國書來漢臣謂有和戎策楚
子誰稱執政才半壁天城白海笑三關地市黑山開不知
塞外酋犁酒可是當年炤世裕
憶昔　先皇全盛時幽風亭畔萬年枝天封草木酉西苑
否隱魚龍入北池今日遺弓幽玉化秋山古樹泣笳吹諸
公試向　高陵望射獵城頭菊酒悲

強弩將軍七萬營馬裹金甲耀東征□兒餓飽輕言戰中
國安危慎用兵海鳥自啼狼虎嶺漢雲空度鳳凰城河西
百里無消息又遣青山夜火明

漢家歲歲戍居延新築渾河壯斗邊文學未諳鹽鐵論公
卿誰進度支錢高城寒聽萩萩雨戰骨秋枯蒲蕭田壯士
不還易水在蓼花深處淚濺濺

前年荆棘滿山川今歲巴人犇鬼田鴟掇蟻巢屯影國虎
耕丘貉化狂泉九江雷雨彭城闕百丈戈舩獎口眠此夜
遥聞砧上月鐵衣片片落涼烟

胡家村裏草蟲悲爆子峪邊戍婦愁齊國未歸遼左旄燕

山巴失海西矦書生文黑成何濟軍使誅求莫肯休聞道
徒兒踰千萬壯風閒嘯五原秋

偶然作

梔櫱姝良苦鮒鱮感清濁天地有至仁萬物自憂樂侏儒
容易飽漁父不輕濯性才各有宜貸在問與學軒黃雖云
徂神理匪遼遐不聞鳥及獸歌舞致脊鹟
樹草莫樹棘棘長不代食養獸莫養虎虎肥不威國豈繁
不國威負山竊兒力豈緊不食代刺蔓傷心纖賢人社稷
衛信之恐弗克農夫慎疏稗兒神聽正直不患知不早知
之能弗感采葛箏長秋祈極先得械聞右之仁人敬哉□
有德

愛鳳亦愛雞鳳飛翔千里雞雛挽高枝小鳥欣所恃夜鳴
呼其曹毀室復啄子雖或在羽族不仁有如此隼鷙未忍
擊鳳兮以爲恥朝食麒麟草夕觀鰭鮮水振羽十二樓秋
風箏蘭芷吁嗟鳳與雞天下寧治否伯夷不可聞碧篠不
可髮悠悠三千載誰達此微旨

杖也不可薦士也不可賈選人不如物中世不如古刀筆
爲公卿滑吏蓋冀伍敝國爲弟兄鄭公恥其傷嗚呼彼何
人忠信不再瞻使雞能激風使蛙能集雨自非孝友者安
問文且武

詩者兩安翁芽茨風雨至聞道十五年畏饑見仁義權憎
上古情散帙無倫次有子學淹關立義方自治前賢既如
斯詩書復何事雖不事詩書父子已不愧六經聖人餘學
者因爲利豈有典與誤徒爲四函地家廢僅予禮見泣背
顛字焚經經乃存此言良不謬

送劉署卿歸舞之太史

高風傳四諫當世見斯人抗疏存家學臨文憶舊臣皆□
均出處吾道繫亨屯他日匡山下逢君莫問津

正是懷歸日看人上客舡寒天壯鳥勢明月海門烟闊石
秋衣外溯家鄉菊邊無將酒皆世從此學忘年

瀟上風波少鷗心不亂群黃魚飽客飯白眼待花甕雨漲
鷹焦否潮逃葉壁雲當時封事在威武至今聞
行止成吾是君親此日尊讀書員有得倅地已無暇近岸
開吾橋移山到越門亦知撥火後相戒勿多言
共直承明久憐不得尊顏奇才勞　聖主高策亞奴變水
驛江魚市柴村市虎關岫雲開未得鹿吏笑三山

零陵行

湘水盤三關發山接九嶷自古稱難治前賢重不移況復
沂寇熾西南緊安危嘯阻諸源險荒巢百越馳十年二月
始祁陽無子遺今歲東安潰瀾捐軀女兒血畦肥楚棘野

火燒豹熊十室九無存[illegible]不免餓[illegible]
已衰鎮卒天下徒[illegible]
呼嗟乎將吏[illegible]
日乎樂偷安之此其時[illegible]
南國命吏起豫殃大夫既受此拜稽首[illegible]
治亂如治絲振敵不在勇所領在有司恭惟[illegible]曰今
之熊戮平生忠孝性先憂不及私兵者刑之大威乃神所
爲斯人文且武學道義而行　天子謂汝往知人念在茲
吾觀彼楊子勞拙猶可追又云浯溪側粲粲令人思大才
典刻地高山懷右儀虛肅藏風雨深[illegible]蛇螭安得數[illegible]

載贊於十萬師眞恩處更理有道守四夷

贈林侍御謫湖上兼簡何都給事

潞川向南注黃河直北流相逢不相異歸棨滄海秋丈夫
事　明主義道復何求一言振忠孝孤鼠畏書游古人恥
不與今人執若化蚌蟒蛇楚獒朝夕奚能謀貞嘿貴在山
仙人並在樓五城雷雨壯九霄不龍浮醉歌環水畔無忘
江湖憂

呈黃宮詹先生

豈爲道名放賴陽欲將尺木掛扶桑丘陵樹確歌祭甫山
海荒壇麽鴟鴞　聖主如臣何處得令人見此乃眞狂自

從三折鐵擿後靜坐春風薜荔牆
曾聞大隗且談無獨詫三千瀨池圖宰相錄來不讀易諸
君何事欲逃儒火田種黍雞鳴樹竹嶮驅泉水灌廚剩有
䔍懷日月在藜林苔雨浸蘼蕪
葛衣蒲屨負葵藿手勒洪崖第幾層江上雨來山望鳥瀨
門秋閉草懸冰卷簾不到鳥蛙怒隱几從教狼藉憎東走
若尋陶令宅荒茫水氣接漁燈
五月宮除七上書幾田焚草獨愁予營州降將驕麋酒渤
海口王鬬狗車肯使辱金終鑄錯何須視肉漫憐餘漢庭
一語公卿愧不負同時讀子虛

兼山集卷之四

清江楊廷麟著

警急

九月秋風鎮□營薊門半夜鐵戈驚南牙月暗佛歌好壯
塞霜飛石鼓鳴樁矢狂逃兔子嫁龜裘達傍狐奴城矣聽
上策推張仲不數中興鄧禹名

征途

漢宇耳泉首猶頭馮唐未老不堪愁千里耕戰成何感慨
路金繒奈可憂雄鎮齊呼左僕射宅兒字僞大長秋莫言
天下才如許皇甫猶能傲六州

入晉州

寒驅肥子屈火燒鮮虞城魚麗開山面鷄鳴亂水聲儒胥
燼上楊□服試年羨幕府稱狂客相逢妮倚卯

再渡滹沱河

驅鐵紛紜渡鼓城西來諸水盡東行自題漢後將軍樹不
見當年君子營河上風旗魚鳥出□中夜偶磧沙明鎮州
自古稱雄險誰說山前壯府兵

元日

鐵馬西南偏登樓感歲除關河一極目城郭半荒墟幾處
思廉老同人婉愉樗楚將春日好無復徙民書

古來百戰地此閣至今傳山自河東路佛知開寶年滄溟
聽馬石搶攘種秋田多難身猶寄傷心滹水邊

立春

高陽聞鐘山在門家家代鼓土牛喧人從亂後衣冠貴春
就軍中草木寬新市城西流水曲滋溪河壯讀書村遥知
渤海微兵急順節三千半吐渾

悲鉅鹿

崇禎十有一年十二月盧大司馬以陽和朔西之
師遇□賈莊己亥馘獲姝衆生擒酋背一人明日
虜千□數萬麇至日中司馬死之余哀其事爲作
是詩

季冬王師臨絕谷萬水橋邊鳥啄肉衛佐猶能捉生手縛
取名□馳馬旅歲星夜半犯東轅群□熾衆穿林宿木羽
飛山晝氣昏日中未食我師覆尚書白羽落鵰兒奮呼背
怒聲達目自言丈夫生不封侯死不辱握刀袒甲上下逐
血染首巾四鏃立死君傍者一掌牧書生獨死武臣存贏
得將軍從楊僕上谷諸騎喘未定半學□語入人壁避兵
南屯五十里謝使退舍如鼠伏噫嗟義軍忍饑搏飽狠千
日不待呼变魏一炬焦土忠人心猛士八千什亡六蕭沙
風化魂未歸賈庄夜夜鬼哭吾聞宣王中興年内有張

仲外方叔他時

聖主恩李齊安能一日忘鉅鹿

塗嘆

爲有淵源在蒼生奈汝何 山兵鴉鶻冷鴈戸駱駝多風倦

沙容樹春深馬畏河遼西 諸將入揮淚且長歌

不敢愛吾軀短衣聊荷戈 漢皇方好武文吏悔稱儒三輔

新開府佯公舊擊□如何 十萬衆忍耻待龍屠

薊壯三城戍江南五月書 諸侯憂衆弊群小梟梟醮吾道

干戈際入家水乃餘隴西 多猛士何日罷[illegible]闊

飛將今安在春風獵棘成 公卿多野戰驃騎慎隹兵[illegible]

潮初落削松馬夜鳴□入 方內牧憂國頹諸俗

病後作

詩書從所好牛馬任人呼 白訊蘆花斤青芻石灰爐不[illegible]

何涉病共笑秋山恩寄語 蛇溪水迦名已得酒

任物忘狙喜貪山聽虎苛 大都荒飽易何須說苦多

殿直分三等

朝庭議一科獨憐狐狢者歸卧石門裏

馬上口號

部分南壯驅三衛山斷華 □入兩河春水馬肥魚子長仔

巫鬼厭鳥群多

漫許衛融稱佼僥幾輸衛[illegible]人奴事前番落燒年甲矣

展塘家王會圖

遒左孤盧度黒山殿前番漢進崇班可憐絶谷村邊水血

化凝氷春不還

春入蕭吹楊柳湖月明花柬鴉鴻橋內家見說王孫去額

逐東風侍玉蕭

營州褒鼓醉屠酥關道河西接海嵎少婦笑啼容易錯莫

將心事問神巫

細腰□□□明駸帳底葫蘆廷小娥學得笳吹翻漢字不

教白 歎

山東三章章三句

山東老將亦防燕三百八十傍灤川青牛良馬委草閑鞭

箭首矛鋋來好何事砮石據銀鞍

大小水寒飛鳥靜東西林竭石白冷安能勒在野狐嶺火

種河田卧狗腿直烽北立廻南影

狠居烽頭皂尾竿鬼子夜號十八盤可憐死後骨已寒憎

逢達軍充官賞無頭亦好向誰看

高荒

高荒日月蕩飛鳥不敢下在昔覇王城終來東北馬山鬼

親歇面水草泣春社但聽流入心欲言淚如瀉

恒再過燕城追憶前事

肥梁城壯運□壁毅州諸騎夜馳鈴逵山莽火桃蘆曲氷瓦寨烟牛馬形風驄鐵衣愁短樹霜炊草屋望明星東雨觸手心先折黑徑荒村鷂外崗

雨雪治兵

龍江百里蘙枯蒿灤水千屯猛獸嘷天子馳金勞馬服大夫仗劍誓牛皋曳柴燃草依雲翼木涎毳衣新虎韔或有強人闘代朔更無年少数臨洮鐵林節鼓聽鈴狄蛋巘黏天洗䖝勞絳袥畫寒需雨化春山地闘豹狼獮祇今亀口走銀鶻役道會州飛枯棣東峪火逕西

峪動南河石立壯河高峁吳崇卒終強晉御叙謀臣紛定曹漢戍干戈犄日月津門楊柳壯風濤中原長枝嶽大火東海小魚何足豪

夫九變察功六形象物昔人所慨歎語李綱嶽人咨咳於中行幽州杖乎孝肋制四得五從仰内史之書策十爲三乃著雄武之獮處於今世謙彼良將雖復武豐再蹭登云廢車從而中騎逐乎爰賦是篇以志所專後之起者或有感焉

建昌營雪夜示張僉事

二月邊城雪橫河草尚殘皮車何日靜水樹白鞘寒大凝

鄰山夜魚來石子灘不聞漢物貴諸部盡呼韓

握槊非吾事從君問欽彈□兒原酒熱單吏帶袁寛國法苛三勇誰人嘯五寒石門今夜月猶作海雲看

大平寨　三月辛酉大雨雷壬戌曾將軍奏捷

風雨跳騰赤白分橫山半夜鍘裘分貴人抱馬聽齊語□□聞雷望海氛西鎮曾前三部落南平壘丁五將軍未知千里鷄林塞追逐猶傳走虎雲

青山營

漸石中流深水間雄邊數萬擁西山虎屏七萃班蔡晉馬鼠三馳罷海雞漢火猶遁秋樹鎖春風空閉鐵門關遼人

歌舞南人泣諸道何時勒石還

建昌路

東來濛雨問津難馬背魚蠡雪可餐都尉誰徵肅慎矢野人漫效方山冠青城鐵石障狼穴滇海星辰過鹿灘今日何須阿骨打漢家未肯褻泥丸

薊門

洮州年少戍魚陽十二關城壯斗傍濟上今無左廣長海東舊有右賢王百年古木牛年盡半塔蠻燈風雨荒社稷安危公等在無將酒縫秦豺狼

從軍行　昔有從軍樂曰威雖貴勉不如其勿樂也皆從軍行之人則憂之哀辭異將得十四首

今日桑乾河明日鹿鳴壩啞啞新城烏飽飛目盡赤宿草
望氷槃并命朝及夕壯宗爲主人薄身安所惜
□騎晝夜趨錯地無完郛將軍擁宅兒賓酒聽歌歡無能
聊自慰非爲窮日娛賴有降羌在躍馬向前驅
旦起走河梁萬屯立如植誓將死報君左右淚盈臆努餒
中道絕追奔窮髮力三軍未傳餐日旦不敢食溢肥者誰
子高義方偃息
飲馬滹沱水寒光蕩不定日出炤霜霜駭獸衝仄徑懼法
絙得饑乘氷安葉恒野老哭城南中夜難獨醒
用衆用其鋒諉久學疑長申期云有待當恐衆口誹戍徒

日以驕大將日以貴僕夫怒難言拂劍獨長慨
善守不在邊善戰不在多雖古之謀人其言不可磨壯心
逢白石剖血下濁河偷生無後誅死敵後如何
入水莫射蛟上山莫搏虎食人大路傍閉手弄風雨哀哀
寡人妻刺裳未云楮袖刃當門立一怒成焦土生男不好
武不如生逢□
征人易爲哀春深雪滿山沙城五百里去爲終不還十年
養戰士三歲歷高班□雛髮未齊挺鞭出漢關
□運有盛衰不關治與亂燕趙多慷慨敢死聞里閈揮戈
滌海上兵氣濕河漢國耻不可宥今人棄如灌

走馬鬪平沙黃雲四面塞山莽不見日風塗開豹竿曲身
棘莽間心力盡危鞍聞鴈落霜聲壯士未忍看嗟彼各爲
心引日幸苟安而我懷側側悲激非一端自卄生死易萱
信行路難
候騎中宵動潛兵過壯城蕭蕭時有聞深村夜數鷄野火
蹄驚鳳宿馬飛且鳴頹垣傍銅斗滑泥背馬聲斷指不知
慰義聲 惡氣輕請君勿復嘆豈爲功與名
石門何盤盤冰雨見星辰征夫不遑寢行行忘艱辛山高
明月靜弓矢嘶新燐林深不辨馬部曲且自親流水潛氷
底撥柝知爲春愼諱雕洮士憂國莫憂身逐胡長城下成

功歸一人
片片明光甲虎刀坐廣驪瞋目視邊吏自矜羽林兒羽林
多雜種龍特衆所推殺人不敢問但云主將知談笑戲捕
□二至問爲誰仰天開鐵面游矢已中眉失道馳還壁百
步三矢殺歸來上幕府論功志氣施
王師昔何銳壯出會州東老婦來艮馬大人懷貊弓荒涼
狐兎路今古山川中遐望雲不盡萬樹變悲風戰勝在廟
堂一劍何足雄
古三閨怨二首
長相思空城火燒人語寂戍樓鼓濕吹鐵遂夜深挑燈不

戍眠馬草覆衣霜壓覺行人此時淚如雨一枕鷄聲兩地苦歷々窓前鼠心怯啞々枝上烏肉腐吁嗟東望恒山山盡頭朔風背立祭天愁不知今夜有夢戍何許但聞角聲泣寒杵

朝見[illegible]風夕聽潮生月青髑何邊魚骸碧石子關頭洗骨可憐深閨多病身百里見雲不見人床前愁抱丁香雨夢後心歸揚柳津桑乾之水向東流我知卿在卿知否阿毋啼時阿嬌笑誰解春風處々愁去年雪滿邯鄲道今年花飛轆[illegible]樹口馬帶鐵嚙氷橋征夫披裘春已暮

豫山集卷之四終

王叔聞先生詩鈔五卷

〔清〕王鎦撰

清乾隆七年清芬堂刻本

虞山錢陸燦原選
錫山吳蒙泉重訂
金臺三卄閒詩
乾隆壬戌春鐫
清芬堂藏板

原序

王遺民鎦字叔聞金壇人恭簡公𩔰之諸孫也敦踏省门不得舉閉门下楗讀書尚志欲期古人於千載之上流俗無知之者中年薄遊荆湘又依其叔三山之長安國事日非東西交訌登臨弔古憂時嘆世胸中塊壘發之於詩往往牢愁結轖不能盡其百一歸里益不自聊屏居郭外游於酒人日沈飲自放而已亂後每振衣循髮以不即死為恥悲歌流涕有沉淵立槁之志一日從里人飲大醉病卧三日遂不起丁亥之九月也年已七十矣叔聞送人下第詩有一夕殘秋常客還之句吾友于中甫見而激賞之命其二子從之遊中甫二子之能詩多自叔聞發之余遊于氏父子間最久而不知叔聞丁亥冬過金壇得其遺於御君篝燈疾讀俯仰太息當吾世有叔聞而不能知且叔聞或知余而余不知叔聞余之陋則已甚矣然世之習叔聞而不能知讀其詩而不能識又必薄之者不少也昔人有言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又況以其不雅之辭深婉之致進於掇遺拾瀋東塗西抹者之前能不嗤然而笑乎然則叔聞生而不見知於人死而無靈思之為之彷徨追賞亦未始不過也若夫叔聞之晚節又當與謝皋羽鄭所南齊名於千載之後後之君子頌其詩論其世將有取吳立夫程克勤者采而錄之余又淺之乎知叔聞矣

虞山錢謙益撰

近叙

嘗觀古今來革命之際遑遑多逋臣遺老幽愁鬱結發為詩歌以自遣而沈溺不返韜晦以終不欲示人傳世然而塵埋之寶氣燭斗牛其精神有不可磨滅者歷觀唐宋末季諸賢之詩不禁掩卷三嘆并聞先生生當明末天地閉賢人隱抱璞有刖足之泣含貞類埋照之跡山河板蕩飄泊風塵身世滄桑沈酣市井嗚乎可悲也已其末集自名為羅隱秀才遺稿蓋以昭諫自況也虞山宗伯刻有明列朝詩集摘先生詩數十首為叙而傳之今觀其叙文俯仰歷落感慨繫之蓋亦自悲其末路有不如先生之高潔者故錄其詩想見其為人而流連慨慕情見乎辭先生應藉是以不朽矣予司鐸上元得文前輩王禮部巖夫先生乃其從孫也出所藏雲谿存草病餘存草楚游草北征草羅隱秀才遺稿凡五卷示予謂虞山所錄止什之一二欲以全稿彙梓予謬為刪訂叙而歸之以成先生不忘先澤之志至如寞山所云後世將有如吳立夫程克勤者采而錄之与謝皋羽鄭所南齊名於千載之後則更以俟後之君子乎酉嘉平月錫山後學吳培源書於秦淮學署

白下後學秦大士頓首拜書

王叔聞先生詩鈔初編

雲谿存草目錄

病餘存草目錄

萊遊草目錄

北征草目錄

羅隱秀才遺稿目錄

雲谿存草

賦

折刀賦

家有古刀長二尺餘蓋疆埸物也昔遭[illegible]語惶急沉井中久而出之剝殘三折余取其首以為削刀置之文席几案之間對而太息因賦之

若夫荆雍精質吳楚名工生辰蝕月殺氣無[illegible]攫毋腹呼飛父胸鬼[illegible]千莫神[illegible]

金精淬鋒摘烏頭於帝柱隱魚腹於王宮[illegible]兮夜哭虜欲來而秋沖懸幕則神光遶壘橫腰則意氣生躬固嘗倚天以却敵亦遂指日以平戎著矣一旦壯士不還將軍戰沒寶氣泥緘寒花水蝕蝕鍔爲錞破環爲玦裹屍疆埸歸元故國斷帶截翎半氷隙月蛇肓絕尾龍白摧骨一片輌心三年弘血疑陰鬼之斮藏恐風雷之倏忽餘溝血古腥含猰貐之風剩夕霜新影却樓蘭之月乃竟千金毀價一割收長乇公殊調楮先異鄉侶弘湯而落落伍絳灌而鞅鞅俟對筆刀猿臂之人易老久事丈墨虎頭之士堪傷徒爾詘躬齷齪俯首委隨雕虫小效刺虎長辭隨時削竹雜用刈葵遜光雷劍爭頴毛錐豈知曆作田中嘗共悲歌之酒受辭牘背留麾百萬之師哉

白鷴鴒賦

海氣三山蠻煙萬谷銀色仙衣雪姿靈族應謠識而東來托語言以自媚穴居之王毋冰顏細得之西施珠絜抱長歌於促節決悱口於慧腹烟霄萬里之晴雲雨數峰之足出晉市而辭璧入蜀宮而妒玉蹈鶴席而徘徊聽雞櫺而躑躅妙翅規旋清喉簫續教佳人以廻裾轉巧妓之曼曲王子珠拾以輕翔杞婦縞衣而婉哭惜儁慧以致身恐皎白之異族坐吳樹以心摧飛楚煙而矜危詎喪志於雲霄竟具翫於耳目去故國兮何年就新主兮半菽犀樊縶之雛鸚夢蓬瀛之老鵠

枯樹根賦

余自昔好行於山椒澤畔江濱岸側見述

樹枯根蟠屈奇怪則顧而樂之取以歸手自洗剔不俟刻畫而巧環天然積數年來凡得數十雖復棄置為兒童所掇拾然所存一二亦自玩之不厭今歲歲晝方為有司所擯棄行吟空谷中復得一枚螺腹繪背益復奇勝遂甲於前嗚呼此樵蘇餘魄也猶晤賞於人而山林巖穴之士或終身修飭而不得以備枯木朽株之用遂感而賦之

嗚呼嗟嘻爾殷竹文之枯槐不翅矣生不得與一卉爭妍胡為乎錄此奇於既死百瀑峰顛千霜浪次蚖蜓穿心神霞凝髓虫鳥雕鏤風煙組織或癯而仙或幻而魅或盛而紋或竅而積或鱗堅骨出而龍蛇蜿蜒或怒威力強而虎豹贔屭或鴻鵠巢其上而勢雲騫或蠧蠹宮其旁而理波怪有象者類萬物之自然無象者補造化之未備遇逸士於蒼茫背榮華而相契賞莫繪之奇章嘆不消之孤節悅空谷之幽心托吻懷於偕棄噫嗟乎不聞鄒陽氏之言乎明珠暗投則遭按劍之眄枯木先容而為萬乘之器今余既以不文見擯於時而此蟠屈奇環者又以遇余也而不得邀青黃之貴其亦不幸也夫雖然今之貴人未必以是易其肥梁紈綺之嗜而遇樵夫牧子則灰燼久矣是未可為不幸也余方頌老氏之微言契莊生之渺志物以無用而年道以知希而貴辭意穰肷投身煙暖玩麗藻於川岩食精華於流瀣匪雕琢而成文雖枯槁而不頹亡赦棄於雪霜存不朽於天地此亦足以自喻而適志豈必推還王公之庭而後身遂哉然則吾與爾蓋共處窮通貴賤之間而未有異也已

墻頭過濁醪賦

己未夏余卧病宅之西偏地接南園南園者世父潛齋先生隱處其家孫念超居焉與余居隔一垣而草木蓊蔚未達人迹一日聞屋角喚聲視之則念超使婢餉酒垣上也出于不意余既喜得酒又喜其樸率之致遂作墻頭過濁醪賦即以五字為韻

唯幽居之接壤邊夏木之蒼蒼䨥鬱通乎蔥蘢之
邃鳩鶡共乎梧柳之涼胡子與我限此猪牆於帷
小阮實景前修仍皆庭之空谷襲徑巷於深北室
遍人遠木靜篁幽蟠根觸趾垂葉妨頭俄赤腳之
雙繫梯虬藤而懸坐捧蟠腹之鴟夷越荔蘿而竟
過縮地以至信醉鄉之無途從天而下知酒兵之
尚遠呼餘夢於藉糟救垂涎于逢麴過落莚而浮
香出叢枝而沉綠斯斟斯酌何清何濁君如文侯
之求干木失賢者於踰垣我如孔子之遇宜僚
[illegible]
聖人於登屋兒童怪洗醆而不[illegible]野人[illegible]門而
巳足北窓風細南林月高何人解陶公之趣即事
入杜叟之謠嘉幽貞於令姪謝跋涉於香醪屬耳
於垣疑伻來之穀簌用蹊成路必惠我之滔滔

魚腹蚌賦

暮揮輪於渺汚弄縮咫之青鮎砉剖中而覓素得
寸蚌於喁唼食此其何味信目貪而腹虛斟杯
水以潰之蠢吐肌之纖纖映羅呈於錦雲廳珠胎
於珪璐脫靈均兮冢底纂曾娥兮鋸尖乃烹蟲而

飲客問造化之何潛方無辭而吞介困陳實於諸
闍欲以大而易小屠鯨秦而拯黔杳理數之洄洑
紛巫史而莫占胡吞舟而終漏胡持鷸而猶淹胡
弱肉而永壽胡强噬而就燖扣萬化其若夢試二
蚩之是拈客既醉而忘荅烔月箄與風籞

五言古詩

梵川

蟬脫遺樹杪精幽苔雲霄上野人住黃埃空澈煙霞
仰偶然一樽酒共水晤清[illegible]幽[illegible]
[illegible]
籬[illegible]篠密午[illegible]楊疎秋更長[illegible]花禾[illegible]
東西瀨斜日映蕭條涼風動悲興悠然共會心適
爾一鼓掌安知習家池足慰萬高想客散鳥成歸
破月照歸漿

秋夜與友人燕語

長庚映水堂熒熒若殘月烟波渺渺生木葉[illegible]
脫桂馥滿貧居蟲音度疎櫳清言坐入夜如燈影[illegible]
枝杌嵬無沾酒共負黃花節

七言古詩

醉後歌贈張侯二子

客舍酒醒燭未滅。鄰雞咿咿鼯鼠出。歸夢凄寒不成寐。燭滅牀頭見明月。都門病後背膝寒。亡人絮袍裹不完。歲暮旅館夜相向。長歌無救柳瘦乾。東門侯生亦酒徒。酒酣悲激拔劍呼。奴隷盜賊寧爲儒。斬頭不過劍石血。直須一馬取單于。斷骨一落黃雲沙。中原巳復不相惜。要遣絶域驚丈夫。安能寂寂效此囊中蠧。乾死秋燈伴經生。

貧賤別

東郊野水滿雲[illegible]。萬樹嘶蟬[illegible]暮色。君兒貧賤[illegible]分飛。氣惱樽前辭不得。更須貿酒送君行。酒盡須還不計程。細說江頭岐路錯。共眠船底月華明。人生三十行巳知。榮槁存亡未堪擬。一屋同居愧士儀。十年歲崖知張李。相望行舟一葉疑。孤舟倍覺路迢迢。轉喉有意淚相噎。背膊無言魂自銷。寂寞歸眠對菊花。對花獨醉更咨嗟。寄語莫言爲客苦。縱非爲客亦無家。

五言律

晚晴

雲碎收殘雨。山青剌暮天。餘暉桐葉底。織月竹枝巓。草露青蟲濕。花秋細蝶妍。涼風一斗酒。能使宿痾痊。

蟬

何處蝉輕翼。江頭獨有聲。如歌凄不斷。疑怨意原淸。露白千山冷。風高萬樹鳴。秋來須擇葉。秋葉易凋零。

江皐晚飮

酒席潮侵却。頻移入石叢。雨消千[illegible]石。霜老一江空。鶴冢殘銘字。鱸磯曠釣蓬。誰知鄕縣意。老大更飄蓬。

其二

樽盤沾仍得。溪危渡未窮。風岩聲譲謫。月壑樹蘢瓏。樵徑懸空晷。魚群盪晚紅。誰能間幽意。山露水聲中。

避暑于氏園林

烟灶燒殤竹。風門搆老藤。幽池醉山節。朗月[illegible]

登遠落諸峰磬孤懸一室燈夜深花影合清露濕
層層

七月十六

歸眠秋寺鐘露氣撲晴空叢翠安圓月莖朱杌細
風翻翻還樹鳥唧唧傍燈秋坐想前年夜清江泊
釣蓬

同建寺

雲白秋林淨花紅野寺幽偶因雙樹好遂果一帆
遊[illegible]憩消元亮詩情起惠休臨池分午供鶴[illegible]
晃[illegible]

丙午歲寄食雲陽野間嘗過延陵而作詩出
之久矣今冬家姑之喪復過此悵然有懷
聊復識之

野店倚喬林蒼茫秋色深空村星欲墜古廟樹多
陰月照題碑處霜寒挂劒心高風不可挹酌水托
微襟

西樓殘日

西樓吞暝色萬木和烟深松鼠啼清露山禽坐碎

人風篁全入枕霜樹半欹瓢好待團團月南窗坐
石鱗

弘濟寺

浪脚鳴孤寺山根渡一艘風煙兼絕壁雲日互空
江白晝魚龍夢清秋草樹廳更無貪佛意貪酒宿
僧窗

雨花臺對客

日沒長江細風生遠壑盈荒臺臨落木旅客聚滄
浪野鵲隨時泳孤鴻着意鳴數聲煙霧合相[illegible]
勝情

北固山後石壁

北固巉巖削蒼波洗削成入天翔石勢積鐵障江
船壁影蛟龍動枝風鸛鶴鳴孫劉千載意未與茶
湖平

白龍潭晚泛

澄潭面空霽一葉點汪洋哀柳搖山影寒蘆積水
光晉晉圍綺練竹塢裹朱黃誰和滄浪曲漁歌紫
暮歸

夜泊南洲送從父霽宇先生宅夕

遲月金盆湧。餘輝欲絳霄。星稀纔背斗。霜重已明條。大澤魚龍氣。嚴風鶴鵠號。山邱與華屋。長嘆一魂消。

步經南洲酒肆

當年家宅畔。沽酒幾迴過。白浪開窓遠。斜陽暎[illegible]多。經過識樵牧。還從憶藤蘿。繫艇悠悠客。酣眠[illegible]脫簑。

七言律

燕子磯送谷下第歸天台

磯邊信宿繫離帆。一夕殘秋帶客還。世已無金沽駿骨。君原有屋在名山。江郊星斕鴻相叫。石閣烟[illegible]寒木自刪。莫憶扠孺少年事。直須長嘯下吳關。

立春一日之夜自戲遣悶

潦倒胸懷吾自笑。支離身世孰相哀。豈知蘇子[illegible]碑地。可作周王避債臺。社南難分恐拔。鋤春[illegible]溢已空盃。夜深吟罷無歸處。醉倚疎梅幾點開。

卧病秋郊

自卧幽林白雁來。西看圓月破蒼苔。美人曉隔菸枝露。村釀宵寒袮瘦杯。山葉搖搖待黃落。溪花冉冉退紅開。愁心正似歸棲鳥。每到斜陽有一回。

燈下無酒戲作

垂簾深草映秋缸。上架秋虫鼓翼雙。欲採蘋花招楚客。俗因蓴菜憶吳江。和煙樹色時沾燭。帶雨鐘聲夕般窓。畢卓有愁禁獨坐。比鄰白藥未開缸。

寒夜獨酌無燈際月來照

有樽無燭坐凄然。明月窺人似我憐。斜注雀[illegible]破裡。正當蛾溢醆凹邊。[illegible]研龍[illegible]白。照[illegible]珠蕩漾圓。准擬開軒看玉浪。敵寒須待酒神全。

京口寒夜

江城月動長潮時。烏鵲驚飛乍著枝。寒截雁書峰影銳。光翻龍窟斗杓垂。慚無風翼資南徙。賴有霜鬢伴右持。可愛主人扉板白。夜深酩酊為題詩。

過舊居鄰里

浮屠桑下懷三宿。况我於焉歴罢歌。輕去定緣家具少。重來還喜故人多。西鄰牛税逋應少。東道難

觴喚即過。个个摩挲舊修竹。相逢如夢奈君何。

五言排律

留別白門同病

濩落猶諸子。蕭條更此身。自知行有恨。敢謂至無因。是石吾宜削。非竿世莫珍。匡衡經易詘。孫寶道難伸。峽冷囊螢燼。門蕪食雀馴。秋期松寺杳。夜逐酒壚頻。瘖苦揶揄鬼。貧甘俯仰人。奏庭書未已。丐縕紙徒申。洞口投蔡局。城陰結釣綸。叩門惟劇孟。斷腸共田仁。醉泥寒雲外。行迷夕水濱。自[illegible][illegible]跡。誰落一冠塵。山黯浮雲髻。江明凸地鱗。深林楓色貽。薰画柚香陳。旅食嗟何賴。鄉醪報已新。扁舟東下疾。烟霧隔汀帆。

夜雨

獨坐青燈爐。荒村夜雨涼。豹聲深巷犬。人語敗垣蛩。颼颼笑萘沸。蕭蕭蘿薜墻。愁中人欲老。塵外酒初香。傀淮湛堅縩。塗泥好築場。農夫幸閒夜。莫禁倒壺觴。

五言絕句

同從凡伯效遊牛首雜詠六首

奔峭出林止。飛闌冠其巔。四窓疎木落。掩映青山煙。右文殊閣

漢武求神仙。僅見海上跡。真人不可逢。惆悵風烟夕。右佛跡

黃葉已滿池。樹頭殊未稀。紙應遊客去。細細滴斜暉。右銀杏

秋螢青一點。凡照幾存亡。未必人身火。能如石火光。右長命燈

鳥道盤十里。牛岡開兩峰。迴首樓觀處。更在紫烟中。右自牛頭至獻花岩

飛龍拔石去。石勢霹靂動。草影一胡僧。銀瓶汲清供。右龍井

月下舟過鄧纓洲先生銅馬別業三首

湖漲水圍天。煙村雲水間。微茫不可渡。帆影逗蘆灣。

其二

波心隱者居。白霞覆銅馬。近聞更逃名。亂樹深雲

下。

其三

洮湖明月陰。處處罾魚舉。何處釣磯上。羊裘老客星。

題文三楚畫冊

楓橋

鐘響來孤艇。漁歌入矮垣。山光雜湖影。搖動兩[illegible]帆。

[illegible]

碧虹跨平湖。遠岫參差映。門影今波圓。五十三明鏡。

七言絕句

題文三楚畫冊

壁含雷雨氣成霞。流下青蓮幾瓣花。絕壁樹深鴉噪處。雨開紫氣漢卿家。咏天池

煙巒數髻鏡中琊。邊伴帆墻一點無。錯過曲終人不見。包山洞達洞庭湖。咏太湖

病餘存草

五言古詩

種菜

荒園莫菜根。地面如織組。鋤開十指痛。掇拾莧生土。雜蔬不暇擇。埋根趂微雨。一人栽一席。數人忽數武。婢僕勿言勞。生計於焉取。明年春爛熳。豚耳壁芳圃。情親好客至。小摘為烹煮。傾筐入市塵。秉把當錢數。賣菜吾則甘。不乞厭生語。

哀水[illegible]

水禽宿湖澌。欲避鶻狂驕。顛沛水自衛。當謂世患遠。一夜早霜降。冰合兩足膠。天明飛不去。百口開呼號。漁人放篙至。掇拾不用勞。烹燖亦何數。滿釜恣飢饕。郊行偶聞見。太息發長謠。水居網罟深。陸棲矰繳高。柰何无安禍。又及水陸交。世路一嶮巇。何處無薪刀。何況生人身。六欲自驅熬。造物胡不仁。觸事增鬱陶。

七言古詩

聽魏生彈三絃子

箏紡已滅瑟絃半。七絃不及三絃思。魏生本是班門吟。指尖能語增凄斷。愁嫁愁婚老向平。每聞一轉不勝情。且將急急追煩促。莫学江州空淚零。

七言律

晚郊遊悶

鍔鍔西峰噴紫嵐。夕陽金碧碎幽潭。醉依風樹[illegible]身動。俯眺霜原恣眼寬。隣徑苔連僧寺古。[illegible]照貫帆寒。等閒何必驚非意。胸有秋星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

店依喬樹臨官路。路上人多識醉翁。那管[illegible]共白只憐對酒葉偏紅。樽邊籬落生涼影。林外風煙積暮空。不是此流南巷客。深村誰肯遠相從。

謁張睢陽廟

並推逆虜滌氛區。郭李全師公一隅。六矢將軍寧計死。千金愛妾自捐軀。荒宮雀鼠兵威在。遺貌[illegible]髯尖俾筋。史稱公鬚髯若神 自笑經生老無意。只思架上試抽書。

荒園偶題

巔。

獨醉

秋蟲何唧唧。白酒熟東壁。獨醉不成眠。挑燈照磨墨。

六言絶句

題雪沽圖

黄冠溪亭落木。戴家賓客停橈。座上聯詩墨濺。闌前望酒僮勞。

七言絶句

無題

煙幃琵怨九秋懸。霞錦書濃萬里遥。未得振衣千仞上。且須埋照一杯中。

卒歲歎

已償私債未完官。得杖追田總一般。羸得甕棣堪種火。一冬愁餓又愁寒。

澄江舟中

敲篷雨點寒侵瓦。背郭潮紋颭動林。山翠搖燈風淅淅。蟹螯沽酒夜深添。

楚遊草

五言古詩

暮江

寒霧塞空江。山色暮乃見。瓏瓏耀西日。紫翠堆[illegible]
岸。織蘿淨崖根。綺花迴鏡面。霜餘渺虛林。烟[illegible]
行雁。往來帆總邐。南北緯屢換。經途十舍彌。出[illegible]
一甸半。風浪習處遊。淹留成佳翫。

晩江

初陽上高峯。總總江北岸。潮頭海外[illegible]
繡崇稀浴浪袍。輕鷗翔雪片。渡江未有期。且[illegible]江
南戀。

函山

洪波搜石根。土盡石傾攲。虎豹攀崢嶸。霓蓋路[illegible]
滑。雲膩古洞寒。雪浸芳洲茁。不知灘渚寬。妄議[illegible]
濤俠。尚注湘江一。循吞雲夢八。羈客攬舟暮。屠[illegible]
収市臘。不辭鄉國遠。直感年華邇。村雨衆雞鳴。江[illegible]
煙一鴻發。

衡永道中

尋烟繞谷扉。撥雨開山面。林池雙嶺合。篩石孤花
倩。嫩黃斷日糢。秀綠發桃艷。樹勢相軒邈。溪聲自
迴轉。桃源昔曾聞。柳記今纔見。離家已隔年。適遠
方乘傳。江山媿風騷。置驛慚卑賤。羈旅不暇嘆。幽
曠皆深羨。誰能此卜居。便絕家鄉戀。

曉雲

白雲生曉谷。層齡烟霜潑。輕明出林表。荏苒及山
半。風引向西移。樹深留遠看。定有山中人。朝朝自
怡玩。

七言古詩

利風

江稀吹浪東風急。合抱長檣梟欲折。萬工百手捲
生蛇。雷掀電攪誰能掣。枚頭雨雹巢且墜。足底風
霆恐地裂。同舟喘汗秉燭坐。醉客神全卧席帖。平
明五兩指前途。雲帆百尺初開褶。此時寧嫌風力
勁。昨夜顛狂又何疾。寸陰定可責千里。經旬逗留
収一瞬。迴看青山識未真。前途白鳥飛猶及。宗慤
長風世將笑。平生快意今蕭颯。也將樽酒攤紅[illegible]

夕照水村横翠抹秋煙纖纖漸下兒童釣戢戢

排賈客船從此歸途四千里到家始見月重圓

蓉山

過盡千峰萬嶺巡烟蒼霞紫簇深秋每迎客棹江

廻口都疊漁村衬上頭缺處輒餘重處補晚看不

及晚看稠從玆百變陰晴態送到朿洲與澗洲

落照

落照秋岑一面晴白鷗群雜浪花明雲連匡阜

與頂江到潯陽暫有聲帆席好風歸范蠡

月屬袁宏到家自有清溪釣不羨滄浪唱濯纓

五言絶句

同行

同行四五舟前後棠錯落相過擧手招風利不得

泊

湘江絶句二首

崖石列唅呀江漲呼噉出谿如無齒口軒笯不得

合

其二

明岑與芳岸進退相摩行蕉之白雲天秋色凡三

疊

七言絶句

九江城外

百花亭畔梅全發五柳門前草不凋賈舶分風

頭去渡船雙槳一人搖

撫州蚤發

石岸松聲曉色開蘭棹欲發鼓笳催艙浮匡

烟廻凱瀛江州夜雨來

蕪湖

可憐銜永飄流日望到蕪湖即是家今夜孤舟

雨裏依然萬里隔天涯

北征草

五言古詩

月出

月出藤蘿問。光照藤蘿色。照我虛牕紙。畫作藤蘿碧。幽人酣欲卧。戀此壺未竭。清景發孤吟。酒盡須盡。

七言律

淮安城樓

匯注清流作帶迴。高樓三面擁遙[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光動。天水分開岸影微。梁帝人民魚鷺起。淮王犬井盧非。凭欄喚得南飛雁。來歲於今伴客歸。

滕縣

修堤百里古垂楊。風露陰森作晚涼。井里蕭條春枝外。界碑欹倒蕎花傍。疆包齊魯彈丸小。路繞淮河衣帶長。風急天高送孤雁。客途無賴兩茫茫。

七言絕句

德州途中咏柳

百里村堤一種楊。風煙欲變未經霜。可憐無限傷

心。染盡作江南二月黃。

次回姪哀詞

子裕以來季絕病。君常憐我酒徒稀。如今南巷真寥落。自喚漁船乘溺歸。

次回殯發夜送之二首

鄰雞呷喔已三啼。大雪垂篁塞寺谿。若是生前還行處。能無詩句悼衰疲。

剩有生前緣未斷。停棺兩載對柴門。如今一別斷腸去。慟絕何時再撫墳。

跋

琳聞先生予四世從祖也予生也晚不獲覯炙先生少時讀家傳及錢宗伯列朝詩選心切嚮慕而以未盡覩其全稿為憾康熙四十年挨琳來致仕于家出其笥中所哀輯先生雲麓存草等編與詩千餘首予等錄而存之時方從事場屋後十餘年宦遊楚蜀將補春曾崎嶇萬餘里罕遑[illegible]翠叢雍正壬子冬請假南歸[illegible]發而誦之溫醇雅健沈鬱若涼風於不落中晚以後而閑時悲遇直寫胸中字句或多不檢予於重加決擇會錫山吳叢泉先生掌教上元雅以能詩名予以所錄本託而是正之請嚴去取即實山選本無拘也兩月餘訂定其可存者若干首屬予剞劂付梓予惟先生高才博學生不遇於時僅以明經終老晚年尤得嘔血疾其自敘病餘存草有曰念身世無可慰唯平生吟詠足胸懷所寓而恚妻墮不收不能無念既而不死取殘篇斷稿另寫淨本自攜客遊衡湘時流寇猖獗道路梗塞在邵陽僧舍題詩云風波盜賊五千里況是衰羸近死身悔帶病餘詩一卷不將淨本付同人蓋恐其與此身俱沒也嗚乎片羽吉光皆吾[illegible]惜先生何獨無情愧予力不能表彰前[illegible]而區區編纂之私至今未忘是編鈔出世有誦其詩想見其為人者是即先生之藉以不沒者乎乾隆辛酉冬日四世從孫霖謹跋

湘帆堂集二十六卷

〔清〕傅占衡撰
清康熙六十一年活字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傅平叔先生集序

世稱臨川多才子余年來長臨川竊搜博覽後知此言之不誣自前晏同叔王介甫兩公以後理學方正吾敬明水陳公才氣豪放吾敬毛伯丘公文采華贍吾敬義仍湯公隨起群贊之末奮然力爲古文以爭雄於前卒有傳於後傅子平叔其一也夫三代而上有勳業因而及文章三代而下有文章亦以兼勳業士

固不貴以空言見矣然窮而無所用其身不有所以自存流風泯然終與艸木同其腐朽君子有深感焉感之也深其爲之也力冀後死之得與斯文人與言俱立乎平叔蓋嘗與人論傳世之業以爲苟得其傳雖面南而王猶不與易斯言也實于斯文津津自好志爲傳人而於諸傳人中尤爲有意而爲之者此其少爲貴冑郎嗜古博學後當喪

亂屢値即身可亡而志不失當夫志之所至才亦至焉故於象體之中巽義而發揮言而出皆精確而沈摯昔昌黎起八代之衰廬陵於後又繼其志史漢互相神明各踞其

長平叔奉行其間規矩繩尺犂然不爽今取而觀之穆如其爲可敬也又取而論之夫人之著書以成名者其中亦誠有異焉達而在上則此身在於天下而附之者多故德

之常易窮而在下則此身局於一方而知之者少故得之常難臨川洵多才子其人多以科名通顯然猶不能盡見作者之林而平叔以韋布平進儕伍可以無媿雖無高文

大册會經其手而史漢以有其一體抑不謂之不朽也哉

康熙己未歲慈谿胡亦堂二齋撰於臨署之憂川亭

士然余自下車以來求所謂區册吳武陵者已不可多得何哉今大叅石臺李公數爲余道其亡友傅子平叔嗟乎若平叔者洵當與把臂修區吳之好者也平叔負才跌蕩

淹熟經史雖亂離奔喪之際靡不卷帙自隨以故發爲文章皆蘊籍有法度求其旨或悲婉抑鬱亦無叫呶憤激之習不樂形似大家然神詣所至時與之合不識武陵區册

當日文學何似即起昌黎河東當不吐棄者也然平叔已死余不及見雖欲賦咏相屬言論相和以自托于韓柳之後而已不可得然後益信昔賢仕其地必有與遊雖巖居

川觀之士亦怡然有朋友交游之樂艮爲一時盛事後世誠不可及因爲論定平叔遺文刻之且爲大叅曰士之能文章老巖穴以銷聲滅釆於天地者豈獨一二矣哉然其

尤者英異靈爽見光弄影不可磨滅多能自見於後世譬之山陰老生徐渭生右文之朝能見知于唐中丞荓副使胡宮保張宮諭之屬然其所以能傳不能不藉手一陶周望之傳周望又不能不其信於一袁瀟碧之擊節歎賞夫韓櫟之附吾烏乎敢或者亦平叔之中郎乎然則為平叔立一嘉傳又必有在矣燕山劉玉瓚題於撫治横秋閣

傅平叔手定遺文原序

嗚呼余乃今而序傅平叔之遺文哉夫余則何足以序平叔哉生質凡下盡心力於時文庶幾自信者十之五六耳至於古文其理之至處卽未有二而取材浩博馳騁貫通則固無以相及矣平叔天才絶全性過人生為貴公子藏書既富下帷遜志不特無紛華之習併無聲名之習年未壯而中之所就有當時老宿所不能窺其際者嘗語予曰自有文字以來吾皆得而衡量之矣古今何遽相遠哉而其所契於余者則又似不在學問語言間每日於竹林中當以山公相推矣余於此道雖不深亦嘗論其槩謂平叔曰文自秦漢以來分為二家而不必相兼且適以相非未免為大雅之傷今得子而甄其粹辭其累極諸家之體致而相安於無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嗟乎予老且朽方將藉平叔之文存姓名於天壤孰意平叔之文乃敘於余哉平叔僅中壽身未顯朝廷大制作郎其上下古今之論亦足見其風矣經患難後所著如杜詩蘇文於遷謫流離彌見特竒其書𤃬軟而

手定者止此貧不能刻相知者亦愛莫能助存以有待悲夫雖然平叔既爲其必傳者矣天之生才必有以用其才其生也不偶其用也必不輕非若尋常耳目近玩倏而成之倏而敗之者也則天之壽平叔者大矣遣矣平叔未有病徵而汲汲與二三知己商榷舉事甫竣倏爾化去無一言嗚呼平叔殆洞然於天人之故者豈僅可以文人相器也哉余既以聲氣忝婚姻年最長交最久雖欲以無文自謝而又若有不能已者故爲追述疇昔一二往復相質語以見意焉至於窮其涯涘探其要領則同志中有能言之不在余也通隱老人吳堂仲升撰

天啓丙寅歲晝始交傅子平叔氏今三十有五年時相講習不爲雷同庚子仲春平叔降余翰齋話言連日率如余意所欲出竊自喜頓恐平叔合如是庶老聚一方共竟斯事乎及夏五而平叔殁矣天乎何殘吾良朋速也奔哭西溪因索其湘帆堂集讀之乃自恨前此未能測平叔所至而沫浴其教澤殊未盡也蓋平叔天高而人深經史百氏靡不博覽而妙變化於一心故其文與詩弘通超卓見若秦漢者見若六朝者見若唐宋者然皆古由我裁非我爲古後也談學術儒其主也釋老亦其賓談治術皇帝王其本也伯亦其蘊以獨智發以奇氣其理毅然特立而拘牽文義之士跂不望厓而返焉然平叔當論家興覇少游晚年有進別著一種精微簡易文字倘天假之年余又安能測其所至哉猶憶丙申冬西溪夜話余語平叔士不爲世用亦思垂身後名爾平叔笑曰寄名後世乎雖南面王樂弗與易也嗟乎平叔世當流離之際身居夷惠之間固傳人也所爲湘帆堂集固傳文也然則平叔之名後世也決矣陳書惟易謹敘

叙湘帆堂集目錄

此友人傅子平叔遺文也首序四卷次書後一卷碑墓誌銘傳一卷祭文一卷記一卷論說一卷賦雜篇一卷辨一卷疏引戒贊一卷書啓一卷詩十二卷附以詞一卷總二十六卷湘帆者取水經注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之意平叔本以名堂有微指焉初平叔讀書羊城所居爲香壁齋故有香壁齋詩青雲峰下有別業爲天旭樓故有天旭樓集兵興後流寓高橋故有高橋覊旅詩自高橋遷黃獅故有谿聲自黃獅遷南濟故有南濟草自

南濟遷西溪故有西溪集余序之丙申丁酉曾一遊苑秣濛淝故有江上篇其已刻者爲巾笥集十燈唱和詩濟河聯句癸秋詞四松堂飲酒詩合之爲今集云平叔當亡恙時携其衆稿就商去留如凝山初集序砌蛩序賀人等序丙飩刈傳纘蓮社引檄虎小文詩三十餘首則余所欲刪而平叔存之如江南江北泛舟三遊記隱石記和韓六首韻經三十九首則余所欲存而平叔刪之故今集悉其手定而余參之於生前不敢易之於歿後者也嗚呼平叔有此可以不死然而平叔則已死矣

次第其書且畢家惟易屬余不可無言予謝不敏不忍言平叔抑不能言平叔失平叔於時似不似之將不若存平叔以俟鴻筆之士兒吳仲升一人惟易一人足以重平叔於名山安取余研匕者乎雖然余亦有所憶頃歲入吳晤錢牧齋宗伯宗伯久習平叔名問余平叔之學惡乎至予沉徊而對曰是固今之善爲經術者也宗伯驚謂平叔遂能爾耶予曰某固不以二字許人因誦平叔翼經五六則以答宗伯深相然可已而聞吉州施偉長見錢對如予錢以不得平叔確談爲恨裒世無

師矣學者當求之于經夫經豈易求哉平叔眞其人也又憶平叔編集甫完握予手咄咄曰道身不關世用無由預廟廊制作而研窮天人神鬼之精微擬六經三史之簡要著一家書又大不逮況饑寒逼索多弗暇區區草野應酬縱甚能妙要無足存者予於是喟嘆造物之成平叔殊未盡其理也平叔幼從其先大夫宦遊長安有遠志卑論而諮時師友又世所稱偉特故不爲浮靡無用之學其學不苟同亦不好立異持論公平精核絕非儒門意氣通達世務又熟本朝故實因尊與裒是非

邪正有閥閱之胄敭歷之縉紳所不了了平叔了焉將以施之身施之家國宜無不可者多難之際欲爲歐陽澈陳東復欲爲季孟柏耆皆不果嗚呼平叔少阨以科名終錮以泉石且蓬轉於桃穴榴洞之鄉無定宅雖復意寄綿溆招不來而麾不去平叔固不失爲平叔然而非其素矣平叔晚來居西溪距予燕子閣纔數百武未嘗三日不聚語約更讀書十年整齊意中未竟之願功德不見於天下姑寄之高岸與深淵悲夫予所以序湘帆目錄而併及之別有臨川記三十三卷編年國策四十卷葳翼經若干卷鶴園筆略若干卷藏於家他如董糟丘雜劇崇明寺塯曲俱有義趣並不附本集文長之附四聲猿玉茗之附四夢非古法吾不敢效也同邑會衲弟陳孝逸少游拜撰

刻湘帆集序

湘帆集經劉胡二先生選刻矣今何以刻蓋始得其全以公之天下也初公以國士才不得已屈首撰述爲不朽計晚而窮極成書雖夥藏焉以俟耳閱今六十餘年既殘於兵復燼於火其幸存者又浮沉於都人士大中丞白公比來索是集公家幾無片幅他書尚有在哉間嘗覓公之遺自湘帆登刻外其爲琶之前輩暨海內諸名貴交相傾倒者首推五經翼次則編年國策次則臨川傳記鶴園筆略大都足以垂不朽然而鳳亦徒得諸傳聞矣當是之時固未有出其貲盡取公之書而授諸梓有之誰爲寄書郵也刻是集者向亦僅拾其略耳顧後先官遷載板以去既不得廣其傳而一二抄本流落人間又爭作枕秘矣先是先君子宿全公從公學詩古文詞曾錄其稿十之二三公歿得全集于叔朋多欲刻未果遭甲寅之變雜諸書置夾垣中悉失去鳳不才少末未能嗣先君子志留心古學長而雅慕公集適當諸本散佚裒輯良艱嗚呼此所以積三十年許而今乃得刻其全也雖然刻之矣而字讀偶譌曷不爲公校正曰

此則鳳之所不能亦不敢也且夫公之才名久矣走天下是集出安知無不妄點頭之知已如中郎之於文長者倘其名出手眼標而出之釐而正之而懸國門而藏名山俱爲不朽盛事矣

旨

皇淸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歲秋七月

族孫士鳳羽人謹識

湘帆堂集目錄

夜話呈天門及在坐諸君
送默成開士入廬山訪埋庵
同天門送呂卿月歸越四首
簡天季雲舊稿復作四十字
答羅干蕃并棗無美先生　貧交行
書麥　麥仲升歸廸對朝雨書懷
寄齋仲詩　蔡介甫先生哀詞
簡萬茂先園居詩感事二首
西望懷廬山彭蠡間　空山夜月歌

山中之日歌　讀陳子昂觀荆玉篇
懷友人劉惟禎
卷十九南濟艸
論俗　黃陂觀燒
贈丁時之　掃先孺人墓且卜先太常宅兆
效梅聖俞武陵行　答次柳寄東帖
賣漢書　待暖
古意　寄湯尊伯先生
山口石　晴

遥慟何玄子生先　寄仲升遣遊四韻
酬白乘借韻牌并貽建茶
同諸友河橋晩眺　喜少游病愈
太平橋吟　盱城吊古和子白
贈鄧力近事女生不茹葷者
村虛　逐虎
涼棚　坐暑
伏日懷書　聞農歌
行屠歌　聽蟬

多鼠　咏碧紗帳
喫菱角　南濟生子
秋風二首　仲升清明前寄詩六絶
卷二十南濟艸
懷章椰州大力　和胡爾章給諫歸田二首
七夕前後　解悶十二首
獨遊　燈花擬玉臺
坐欒祠對句櫝　圓通菴聞鳥雨中作歌示僧
贈推命者　求覓壞

湘帆堂集

序

陸宣公奏議抄序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三代之上何其君臣皆賢歟其所以養而成之者必有其道矣自秦變古法君尊已甚而教養之道不明是以人材不足以致治而君亦自謂其臣之不我及也故天下之治日趨於苟簡甚者亂亡相續而君臣皆小人之徒也可不哀哉幸有傑然特立受不世之材者出焉而或在乎下位或阻於匪人匪人勝則中材之君子往往

爲其所忌而不能容又况於賢聖之徒者哉千百年不一遇而又使之在乎下位幸而在於上位信任於君矣而其君不學又日夜與小人從事以敗其所爲則天下之治幾何其能成也昔唐天寶以來中原多故以德宗貪昏庸忌之主而有命世之陸公以爲之臣雖以方鎭聚斂彝狄宦官外亂內姦蹙無寧日而公以一人盡心力以爲之用能使人主愛敬不得不生而小人亦有所畏而不敢肆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亦可知矣不幸天未悔禍裴趙之徒相與日夜謀所以去公而德宗恣欲不悛卒以中州之貶狥小人而忘社稷雖德宗之過蓋亦以唐自太宗已下皆以不學之君立於人上不能修身興學以教天下之材是以正人孤立庶幾三代之佐亦無以成其功也可勝嘆哉公之奏議自歷代名卿碩輔莫不規摹稱引以告人主若將見之施行而其中豐財練兵恤民除吏大抵資變通以宜時會者多獨於其端本清源足以爲君臣之大戒者則又以其出入六經幾於聖賢之旨非人情所便者以故不能踐而實之而治道卒於苟簡無以復於先王之意及其文詞蓋沿唐代

之遺而易之以切實疏達明晰事情彬彬乎質稱其文焉顧論者乃以四六爲嫌而不列於古文之業是簡實學而工詞華也愚切惑焉取其書而手錄之凡若干篇編其年月稍稍次其事實而發明之今天子勞於庶政所以教養人材而成之者庶幾三代之盛將必有如公者出焉則君臣相遇不可謂非其時也已崇禎三年孟夏書於白門寓中

抄三國兵要序

庚辰夏予客寶應筍中僅齋三國誌一部時時讀之反

復再過因取其御兵制敵言最要妙者錄爲一册而國
容不與焉但依傳次不以事爲先後其互備者或兩存
之中間參用本注所載漢晉春秋及吳曆蜀誌江表傳
諸書魏誌特多蜀最稀簡陳壽固云先主機權幹略不
逮魏武矣他棄取芟截皆出一時碎意不能無遺也實
廳北達射陽湖南通廣陵江於下邳最近廣陵魏文帝
望疑城波濤洶湧而還軍處也數百里內則元龍父子
之豪臧洪之烈張子綱陳琳之文皆在焉使何大將軍
聽孔璋言卓不至雖天下未必大亂也余謂與孫破虜

勸張溫斬卓魏武當誅元惡之言同其先識而誌以章
表目琳過矣此册錄竟令劉君適見顧時江淮間大旱
蝗蟲蔽天劉有憂色余曰君不見曹操與呂布相攻時
平是歲蝗蟲大起穀一斛五十餘萬錢百姓相食操軍
食已盡衛能籍黃巾精銳爲兵卒定兗州今天子明聖
令行萬里外而文武諸大臣徒爲白繞眭固所困何哉
君家豫州有云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正坐許汜輩多耶
劉嘆曰子之言是也

撰編年國策後序

余嘗譔編年國策四卷起周貞定王至秦始皇帝以甲
子歷之使年有屬始智韓胕足之禍盡田建松栢之歌
稍依通鑑綱目及史無明文而爲註家攷按前後者序
之使事有聯溫公通誌惜未見覕袁機仲秦幷六國之
篇爲稍備矣繕寫半而城陷捐水艸中尋得之則斷爛
矣手綴緝未訖功再寒暑而此本成成之者弘農楊翻
也翻被酒臥庭中有驢登堂啖去目錄數紙竟不得其
先後之序輟以國別終卷意要取史傳正之會予四十
初度懲往咎自作六戒而撰今古書居其一遂不敢詮

次凡全書故在可勿復爾爲也卻計十年許識似少長
而心力歛退多矣或曰覺衰或曰損者益也重棄紙墨
聊裝演記之云爾

校兩宋名臣集序

余老諸生嘗恨不通天下事慕賈誼治安疏及漢人言
時務如昌言潛夫之屬崇禎末有教予宋國勢垂似今
當熟脫史者又宋制科諸人好揣研古今其文中場屋
用於是銳意取宋人經濟言錄其炳炳烺烺者而他文
不與焉又擇其才盛者人別觀之因攷其時成敗治亂

以論其人之本末始家君令閩門生半莆產以蔡君謨
集餉予少不能讀長而後知其文絕微愛之首錄忠惠
公集同邑前輩念庭周公家多蓄書諸孫以蘇范氏家
藏本乞予有陝西五路圖者每讀之未嘗敢不冠也已
復得忠宣公奏議偉哉可謂世臣故錄范文正父子集
粵肇慶府古端州也包希仁嘗守是郡刻其奏議八卷
吾鄉張比部璵守肇載歸故予有孝肅集南豐曾宗伯
澴與予善澴文昭公肇裔也數詢其遺文有耶則對曰
家一策耳無一人知問者今請贈君再拜受之故吾郡

惟余有曾文昭公集庚辰客淮南射陽高郵秦太虛邑
也錄淮海集是年撰三國誌兵要書以摩世務矣壬午
行七閩幾遍到延平邵武得李忠定奏議舊板精好買
讀舟中至靖康傳信錄建炎日錄心動膽張若有告予
天下將有變者歸而錄李丞相集同郡歐陽澈以布衣
爭忠定忤汪黃與陳東等俱死市中予展轉崇仁求所
謂飄然集觀之文無可頗採者獨錄萬年書附焉丙子
罷應天試歸而病作余閉危坐讀書可已瘧時錄陳止
齋楊誠齋論策三之二而病果瘥葉水心陳龍川集者

丁丑遊吳興所得也擊節撫掌如當其時見其人故錄
二書獨多近年吳中新刻文信公集余所流連惻愴不
能已者指南錄及獄中詩諸篇然以經濟言爲主故不
暇錄錄其論事者爲文丞相集總千餘家先宋六大家
以全書自隨不具錄他所心折欲次其集而未逮或散
見諸書而不得其全者自田表聖王元之呂聖功韓富
文司馬之倫皆有條章未就而邑井改矣諸所購原本
皆棄去唯李泰伯黃叔直集獨完而向所錄十餘家者
余雖流離顛沛不去身也嗟乎始予錄宋諸公文以其

議卑近今而易行也上之會如慶曆熙豐元祐諸君子
以文學論議顯於朝次之獲爲邵武永嘉括蒼諸君子
練荊襄兩淮金陵臨安之形勢抵掌借箸以警動當世
若信國科名大節余固萬萬不敢論最下亦爲歐陽布
衣發憤叫擲以附於李綱之黨而死則雖身亡家破不
與草木同彫腐尚未可知也而唉嘍汨沒於糊名易書
之內者二十年挾殘袠抱故紙以竄於山壖水籔之間
雖使文章巧於楮葉而無所發其狂言已矣天時之難
易人材之盛衰今視宋諸公竟何如哉余所以紀諸本

所由得而歎獻溯湊者以此

巳吾集目錄序

巳吾集者大士先生最後所自定集也先生稱弟子一紀始克成編云世前行大乙山房文集太倉二張公序之然其書皆好事者竊錄傳合去存多非先生意又不具詩詞然板亦漫滅崇禎十二年先生典貴州試還過家召衡及他門生置酒中夜讙甚握衡手謂曰寧覺吾老乎平生父諸生間頭白爲郎無廟堂大著作然撰述頗走海以內者繇時文字故吾爲時文字意酣紙盡摘

蕉代匱圜蕉皆禿及其撓於應酬雖古文詩詞亦時以倒毫潑瀋出之退未嘗不爲歐公之黏壁屢更杜子之改罷長吟也顧小易置猝無可語者罕以示人人或匆匆例刻之不厭吾意且其書自通籍後盡無之夫黃魯直始集夥矣晚乃自芟其卷痛絕何論篇句字間而雙井後賢復取而附入之失魯眞周孔意甚子謂得失何居因顧隅坐諸子曰汝曹勿爾爲也孝逸最少能書字掌錄父笥中自定古文藏其副毋忽復笑謂衡書成子所不序吾目錄者不如此酒耶是時先生健甚忽諄諄

語及茲事若身後慮者私怪而誌之明年庚辰奉使至濟寧果不復聞曳杖之響矣又十年先生叔子孝威亦卒獨孝逸穫較笥稿繁簡異同視初本幾十三四未刻者以手澤處其去留繕寫定庶幾成先生志可以俟後之君子先生既棄孝逸躬負書入吳刻之衡欲從佐病不果念亡以塞弟子責謹述巳卯之誨序目錄如左

筮考序

友人惟易好以周易筮多中其說專修本義紬雜家學者莫能效之將纂筮紀以俟其人衡佐以沙隨占法明

年見余謂曰可父中失半殆踵丘明而鑿焉者乎不能央因記杜元凱春秋後序晉太康初得汲冢古書中有周易經上下二篇及陰陽說又別有一卷名師春者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時近古必愈於程氏請粹爲一篇以補師春之亡可乎歸而取內外傳理之都二十許事凡龜繇弗取主筮也有雖非命筮而言及易卦者弟傳之爲其有所受也事具本末註依杜帬無所增削孔疏當備載者略存焉愼也既成以視陳子陳子喜且屬予是非其後謹復書曰衡答按晁朱本次古易十二卷及

故司農何公授以易詁始罷之嘗自悔曰吾於易如漢制氏之於樂矣說其節奏而不解其義論而定之吾子之任也衡何敢

壺山集序

興霸吾師大士先生仲子也先生少讀詩自關關至寢成孔安七徧上口興霸八歲授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亦三徧爲時文氣魄壓千人嘗有齊神武高昂藏君臣間意日十數題題十數義如父風古文稱是今曰壺山集以行者其什一也予侍先生時興霸與弟少游皆幼

藝洽通矣先生懲其才高故嚴苦之夢中呼覺令誦考工記一字躓輒蹴下床與杖甚於頭觸屏風然觀其文則喜不寐興霸嘗私謂余吾他日訓兒當以一寬余笑曰處子性範始有甚焉興霸卒所能自立於文辭者先生教也興霸熟古今事欲有以自見其才不肯屈首著述故容然南方偉遺其書所後兒子二人亦不及親見訓之而余時出戲笑之言猶在耳目悲夫雖然興霸之文後之君子足以想見其雄傑瑰偉之氣而慕悅之然則興霸益不死也

癡山集序

余長少游八歲而學爲古文在少游後居恒相譆嘗引歐陽公尹河南事自比蓋妄語也然予與少游登堂拜母實在乙酉後其相與朝夕文章之旨觀其治身居家以交相切劘則又在予遷西溪後也是三後者人見兩人晚而愈篤而不知少游之益予者多矣西溪者去大乙山房里許去迎仙山二里許迎仙郎少游取以號痴山者也山形癡板故云癡山集成於丁亥戊子間余曾序之其中於世少可見之有畏而服者有愛而戒者戒

者不可謂不厚然四五年來少游不獨於人所戒者無之而於人人所服者亦旋自悔矣蓋其論文一以簡以婉以淡以深以不作文字爲主則少游之學其可從知也余則謂癡山少作時時有深瓜出沒作其鱗之而之意亦故不可少者乃參新舊作合爲六卷以從已吾之後而要予故序少游謂吾子文可當吾家木假山記子光陳氏乎陳氏光子乎衡不自意得承人乏至於此也然幷處三後之下亦安敢輒任斯事古之文士多晚而不倦卒成大名少游才出乎上遠所學日益化獨予歲

跼差迫天分有限倘獲十年之假勿去西溪將隨日夜考鍛冀尺寸進以無負父師之訓庶幾其可也

癡山初集序

天下有癡山乎冠天履雲浚海亂河浮青點黛含霧不窮山無癡也天下無癡山乎郎之則頑若撼之則不動有草木以爲英華人童之而不戚有鳥獸毛羽以爲文章人獵之而不惜有奇寶怪珍以爲光輝鬱秀人穿之鑿之而不知秘以匿也山誠癡矣今之文人以有癡山自號者其人絶癡與世異故其盛遇亦略不與世同癡

山在宣和間海內望其去諸生不得請康建炎以後自請去諸生而得之癡山欲去諸生久矣癡山無所用於世世亦無所用痴山故得之癡山何幸遇斯時哉癡者之遇一也既不去諸生卽不得群麋鹿雜耕者間方領矩步言王行儒製科舉之文若老婦戴髻步搖使人意盡一棄諸生不巿不櫛時從樵夫漁父遊放浪山水之涯野酌暮歸酣歌無懼或搦管爲古文有死言有任言有謬言歌者哭之哭者歌之如桓宣武起舞長矛或擬殷或擬劉還坐自若此最癡山得志時耳癡者之遇二也人聞癡山風而起者乍癡乍慧其道在市井艸莽漸臣間獨癡山掉頭不顧冥冥之鴻少有識其面者支離既以有疾不受功又不攘臂於其間故有癡福而無苛禍其遇三也癡山未冠前累於乃考既冠後累於身姓名在海內如星月不可援四方之客輪蹄雲會囊札日至著作雖富豈暇成書幸而數年間帶甲滿天來魚無水故癡山得以纂輯先文旁及父執大軒細腩部列臚分因勒其一家之言以自見於後世古不云乎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也癡山不聞

寂困厄爲能奮乎其遇四也蓋癡山盛遇與世俗略不同者如此書既殺青初不示人人或見而讀之則舌有嘖者鼻有酸者面有赤者心有若刺者手足有舞而蹈者慧黠之人輒相告語以爲癡山果癡甚不可療或曰黠也非癡也其身隱其言章其名立最後一人曰痴山其眞癡乎夫一世之目捹於膏肓當時癡者不知幾億萬人也然既漆之而已炭之聲妻不識而其友識之天下黠者不少矣多爲之名又焉所逃名吾懼癡山黙未容而言且與也相與譊譊乎偏人之字於時偏人飲酒

方醉兒鴻鵠高飛覘寥廓而不對賓既退乃取癡山集而序之曰使天下有癡山不可以爲天下使天下無癡山不可以爲天下

癡山蚊語小引

食魚者不骨而骨魚之所以爲腴也食蟹者不甲而甲蟹之所以爲美也食果者不核而核果之所以爲甘也人皆知棄莫知其取樂山者樂山之所不居樂水者樂水之所不及玩雲霞者與沒之空也悅聲音者作止之際也皆從其外而後得之雖物之言非妙言也附事之

理非通理也言而無用有時而用其用不屈說而無謂有時而謂其謂不既後來者將遇之故癡山一人也外子一人也蚊語一人也其實一人也此之謂能立

塋經彙旨序

世有識朱晦庵癖地理崎嶇輀車五六日而塋者又謂卜宅兆不過時日吉凶古族塋有封域墓地爲用擇爲是其論大悖不然觀史傳所載古墓亦不盡族塋如樗里子及杜征南言鄭子產營處是也予嘗思物理淺近使人聊然以思惕然以畏且如髮隨風飃則夜夢翻飛魂魄逍遥雞咮啄矢則嬰兒驚癇善啼不止夫去身之髮已出之穢猶能感神傷性况血脉體胤萬世不乖焉得漠然無及乎又有顯者生祠土木綱蟲入耳而貴官君家失聽數年滌治乃已前身所葬樹達棺旁而文士現身腰肋楚痛改窆始康然則生人與塑像通休咎後身與故塚共禍福形家有驗益無惑矣然地理之書繁多難讀牴牾難通郎紫陽發揮玉髓亦觀之恐臥欒括爲艱耳新安汪仲徵隱於廢著居積間而兄弟怡怡有孝友詩書之氣其尤長者則青烏家也自稱搜討群

書無若紅鸞爲妙而喫緊第一義則在消納龍穴雖精必審此而後盡善又懼學者茫然萃爲韻語名曰塋經彙旨而羅盤之準選擇之要以次附焉文儉義該辭淺理與雖余不解風水知其本於黃帝郭璞之傳而於吾儒孝經禮記之言未始不有助也會僧一漚來持其書請序固辭不得雖然其書自序以安先人爲言既有經据而稱引河圖洛書體用之說意者諸家之術莫不分大道之餘緒以成而仲徵亦皆傳其遺指有所從來久矣晦庵固歙產而通儒也仲徵隱者浮湛市里間[illegible]

其不有所授乎姑序之以俟博識君子論而定之可也

荒庄漫筆自序

陶潛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加以晨出肆勤日入負耒猶至瓶無儲粟顛回郭外之田五十畝郭內之田十畝卒於婁空娛琴而已况余自愧老農能免長饑先人所遺日不足給飦粥爲稼㢘也秋初聊復庄居塊無談客時有莊牛村叟殘詞數帖寓目遺破紙隨書命兒童揆次號爲荒庄漫筆莊則荒矣胡取禾三百廛兮吾去彼存此

序

陳惟範專稿序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丙乙寅惟範與余並謁大士先師以文二十年間予業日落惟範兄弟日振行方而文古門人滿座其書奏天下遂有二陳先生之目二陳者二程也陳程音相近同產事相若也文卓然古儒先之旨操繩履準壹於正又酷相肖也惟易讀頃海內名文愴然悼之曰師友道喪夫上風指不一故滔歷抵月夫抑下議橫辟諸群國人

狂而不狂者夫因與惟範裒同學洎受業凡文之粹乎理義者爲一書既則二子各以專稿行殊之而予別序惟範云惟範門人或轉學惟易或反郎惟範惟易門人亦然其學皆以明理爲本非法言不言蓋其同此及審營之徑全九軌趣於至而已昔漢人六藝專授一經後以名家傳數世守讀或異指意反乖弟子口述筆書循失其眞慈毛歐陽夏侯戴皆有大小不相謀道固同也二程語錄非朱氏精擇而明辨之存其主當簡其竄入雖游楊呂謝庸無悞乎世讀二程書而輒辨者至同也某明道某伊川則寡乡此事稿不可不勒也或曰八股科舉物耳其體少變於論而起於律賦八韻直土梗耳烏用此乎是大不然明理之文譏其異同而後其人之用心可見顏子所好何學是亦當時伊川之時文也是故吾所序惟範與序他人者不得不殊也

淯溪會業序

文者皆其人之言而已獨今所號時文取古人而生之而鳴之其言微也彰而顯之其言短也引而長之直也曲之以盡之正也反之以輔之蓋幾全乎他人之喉舌

而喪去乎我焉者然及其翕闢聚散之方參伍因華之用體氣之柔剛才指之甘辛作者往往恥於喪去其我必使善讀者覆焉曰是某之言則今時文其百倍古文難宜也而所覩學者成古文以數十年猶恨其疾攻制舉不期月輒高第去何故哉予嘗疑之今年試歸始得交吳興周子部子部勞我郎數我曰若故宜爾耳制以七題竟日限士而文之妙或精思通神或率爾造極是兩妙者皆不當於鎖院嚴鼓時求之譬之鶩鬭見鍛舞鶴在樊精神少矣余乃爽然自失無怨色既而通子部

前後文讀之益有味乎其語若其浸醉篇籍網絡今昔無論獨淵旨宏辭頹然天放豁如咏懷之作莫測其端崖也余嘗一至苕霅今手其文猶若俯仰眺弁諸勝而艇寄於汀蘭岸芷烟霏霧靄之間藹然後嘆子韶之所得深遠矣精神開發見於山川其妙有在於巧遲拙速之外者顧久困制舉中如余曩所交菰城十數子亦皆落落晚遇何也余猶終疑之豈鸞皆鎩而鶴皆樊耶無乃既取古人而生之鳴之而又不能喪去其我故以數十年之專而遜彼不期月之功也善讀子韶文者覆而知之矣

魏氏兄弟制義序

余亡友曾子上平好聽吳音問予吳人曲譜口者△者○者何也予曰此為吳人設耳吳音妙天下而呼字不通於中原者多故為三形以別之口者合口也△者鼻而○者唇也若夫方語不乖於本字則三形無所施矣吾鄉聲歌一道鄙甚獨三形者無所用而吳中非士大夫往往不能究其理卒便其訛而讀之他效吳曲者無抑揚吞吐之妙而於是三形者類皆拾吾之本是以就吳音之謬固已然矣然吳人善音雖開合鼻唇稍謬而能以其抑揚吞吐妙天下而吾鄉既承其謬以失字之本是又終不能肖其聲為分一也毋乃尤然而可唉耶孰若雖遜其聲而無失吾呼字之正為可慰也文章之道何以異此近年以來文之操吳音者衆矣聲音出於風土與時好日遷吳人固已厭其抑揚吞吐之法而雜以跳盪激楚之音矣益往時詞客最著如沈青門梁少白輩詞雖絕勝然其都多相亂沙遮互叶以至於清親枕軫雖西春嗔之類率便吳音不免於中原少戾而况今之嘔咽嗢噺聲與字而俱謬者何可勝道哉然則有能善學吳音而精於開合反切無四聲不辯之誚天下少其人也瀘溪魏氏兄弟走數百里欲訪曾子上平於臨而是時上平墓草已宿矣乃郎其舍旁結精廬而居求遺文於其子而讀之余嘆其行徑大類古人往觀焉及覩其文則眞余所謂能抑揚吞吐而又不失呼字之正者也大魏閎放多奇小魏沈雄獨秀大較撫建之風本不同而二子之才之學又有以移易而之以故激盪高唱有足動容而改色者既不若吾鄉之聞於宮商又

文非如吳人之訛於開合也則二子且將以其文妙天下何羨於臨人哉然二子最慕者上平上平爲文孤潔深苦類其人大少吳風所長者呼字不訛耳每劇談文事度曲分刌傲然無人而不幸蘊志以殁嗟乎世無鍾期其人能知上平之文與人者而二子獨如是二子豈獨文妙天下乃其人亦可知矣余故舉上平所好者以序二子之文因以志答者吾友之爲人也

梁次椰餘艸序

陳晉州弘緒崇禎中嘗爲衙言八股學問聰明之會也

三百年人主玉帛在是卽人才川嶽亦在是故辛亥以來八股未窺而能詩古文者鮮矣予初疑其過比棄擧業間從騷人詞客遊始甚喜之然聲咏旣難遽精而舊學頓弗所謂未得國能已失其故步矣曾不如作弟子員時日有課月有程雖頗旁窺百家終無叛經傳外者其御心後智優優乎有餘也譬之樝棃柚橘克腹盈吻而饔飧或缺飽能幾何且有甚者山僧林叟不無隹句大抵行麋鹿徑作鳳鸞聲於身心得失古今治亂之大往往瞢而不通至有偶窺半解輒引唐宋故事以詩賦取士爲喜者有識笑之顧已自靡風雲月露中進退無據又何道哉吾友次㮚兄弟名天下工爲文二十年次椰八股義顧盼光芒奔騤警俠曩余城居朝夕過論文屢欲焚筆研者乃亦鬱紆而當此頃入琶相與語破瓦頹垣下遂出所[illegible]奇義若干篇示予予往時厭此事疲於奔命今讀之乃反似馬援聞戰鼓時何也今之修談詩古文者得無類陳晉州所云乎賦比興風雅頌此詩人六義特時文中一體耳古文亦然奈何薄八股五七言下郎不應舉故當錄此救之矣椰因題曰餘草以行

夫餘者才道湯先生謂古今才皆病不足無有餘者次椰之文動而愈出變而不居非有餘才耶人患才少予患才多張司空陸氏西頭語余以品梁氏東頭亦可

歐陽燕及文序

燕及之捷匆匆北裝余未暇序其行稿今夏南歸甫湯沐卽展轉寄書臨川人臨川人在汝水東予在汝水西南山中經歲臥病不出其書仲冬至亟發之則曰必子也爲我序者嗟乎微燕及言中缺然久矣特未暇耳今天下士泛交燕及者比比爭欲得序其文甚衆予顧何

有然余尤不可已非比比者比嗟乎燕及之售其文爲之也燕及之必使予序其文非獨其文爲之也予與燕及定交十五年矣中間所與求立身理家交友治人之際可成一書所與黃華橋竹能濵患難相呼朝夕十反商榷詀默出處合於中道者又可成一書所私論數千年經史離合治亂消息及諸家文字義理之略又可成一書別所與窮三百年八股盛衰奇正變而未始詭於常者相視而笑尤多雖不足記錄亦可成一書待未暇次第耳予魯人也得燕及日益燕及亦自謂不受予損故予之序燕及非泛交可比至於燕及文予嘗題目之云有和風甘雨景星慶雲之妙天下皆久知之不待余言亦不待覽書而後信也

車玉虎續四編序

臨之人能以制義古文淯微之致相御而無窮者實自玉茗先生始當先生初起時閭巷爭誹怪之後乃翕然傳誦者用科名故耳玉茗知里中猝無類已者教後生平平深推湯許不得已而爲中根說法矣夫遇合者命也湯許適當人情偷安貪常嗜易之運故橫厲中原二十許年且使玉茗標以訓後進豈可謂非命哉其後吾師方城先生洎大力文止千子皆常割修㪷酒於玉茗之門奮然欲以清古一道變化而神明之價久不售於是向之傳誦玉茗先生者浮持其說以誹怪數君子而不知似玉茗者莫數君子若也當是時玉茗亦愛其才而愛其不過愛之甚欲其蚤第春官耳至文章原委曷當少牴牾耶文之初終離合久而愈定譬望山者遠則純爲黛色郎之則向背異勢雖玉茗未嘗見究竟之方城數公安得不內憂而況傳誦以時者乎甲戌來海內頗傳誦臨川未始不用科名故然久之乃反以大士先生輩爲平平何預此公文所謂笑曹劉古拙非歟郎亡論海以內而一邑之中能始不怪其奇終不詆其平者罕也吾友玉虎車子以奇文取誹怪者十年而吾信其終妙一時亦十年非予能勝玉茗之知四先生也處好新數變之時鑒其前之過慮而欲以堅臨人之竒且夫竒如玉虎其淵源先輩特不標先輩名如玉虎多讀古人書不爲古人欺如玉虎又年盛也雖使起玉茗而私憂之方城數先生自輟坐坐之猶不足爲玉虎沮勸

於閭巷乎何有於予之推高何有而玉虎則曰臨之文清古至今如一日予逮見四先生以逮聞玉茗緒言者夫予文質亡所底又劾遣出䕺州儀部一等下何當序玉虎而他屬不滿意若此嗟乎以是見玉虎者生當玉茗先生時不煩拈示湯許者也能始不怪其奇終不詆其平者也誠臨之人也夫

黃旦上稿序

凡時文之刻有三道焉其蚤者以諷人曰此異日將遇者也徘徊諸生中數遇知已而不能挈樊香嗔目之權以自予則刻其文以警動俗人此未遇而必遇者也及其果遇於是盡出平生文爲世楷則固曰遇者當如此刻遇則護前刻初則侮老譽所不能感非所不屑受也唯以天下才困於一第之得失而閭巷之能鬬者亦從而憂之遇者求其不遇之說不遇者亦求其不遇之說雖已亦半疑之得無有是此其刻文也誠不得已非以遇爲輕重直爲文章鳴不平耳若吾友旦上天下才也雖盡出其文爲世楷則不曰蚤猶伍州里間爲戰國士所稱不必且爲大人者何也然而數見嘆於王明府春孺先生之口矣吾聞春孺先生天下名能相士者也去年首吾友仲章於房夫仲章之於臨與旦上之於宜一也糊名易書時乃不得當明府處有司物色之然先生知仲章於一日而知旦上於四年才行迭試之餘則其知黃審於知李必矣旦上茲刻明府實敦趣之亦曰惜吾不能復分江右焚香之權後當有知已者以爲符璽別券云益其誠如此旦上之遇不遇可無問天矣雖然若余者終不遇人也異於旦上旦上樂其序之曰吾非以終不遇嘗子者旦上識豈獨出閭巷上抑亦不亞明府下哉夫予固不自悲不遇然亦未嘗不恨旦上之不蚤遇也

湯小岑問海序

古文後有制義如教外有禪禪以悟爲上根義亦以悟爲到境蓋八股不落文字之文字也嘉隆以上教縛而未關啓禎以來源遠而末益舛得其解者終日焚香燕坐手一卷時文不病腐穢其惟海若先生乎小岑生不及從王父時文當文體百變之末勢不得不出入諸家受鋒八面以壓服鋪張奇麗者之口乃其聰明種子

國清追房卷中第一流也余見其文篇篇嘆賞皆有雞鳴剛燕昳秣越之意然要以神悟爲主所謂恍惚而來不思而至靈氣自然行乎其間是矣夫時文之於靈氣如人恃喉息非可暫疎悟之所出必如銅山西圯靈鍾東應蚕餌繇於室而弦絶於堂此玉茗之所獨標而莫追者也小岑志之故顔曰問海伯父尊宿序之亦曰家才不窮有以哉乎獨謂才不窮者悟不窮也才不妨多悟不憂少才不求全悟不疵半才不惡老悟不厭少少之多之半之全之少之老之特不能爲無者有之耳嗚

呼如小岑者是可以問海矣

茲社初刻序

盱與汝古同琵邑也術於盱前哲最欽味者如鄧孟擴之節羅景鳴之文張長卿之學異代同堂若嚴事吾玉茗黨林諸先生也獨生俔晩則嘗幸交其土賢傑才士冀有豬聞若書佚弗載者庶幾乎是歳入盱而十姓十二子之社興得厠遊其間甚習其人行同能偶皆天下才也而進志古顔其堂曰古照社曰茲言文之在也龍媒吉良騄駬服褭雍雍翼翼少長以齒嚘盛矣蒞牛耳

者官元建氏載書而讀之不翅播扑而誓之矣而大自諱復則謂文章勿爲今染勿爲古愚寧取開弸無責依附乎益三嘆以思曰文信在是矣且士先器識後文藝是褻聞喜讕言而今之文士所諱勿出舌而項勿提耳者也衡鷄於是乎觀十二子之志置唐四傑不論論其顯朝廷而爍四裔者夫韓柳一耦元白一耦韓於一唐中得一子厚白亦于一唐中得一微之與相終始交可謂上然四氏皆貞元中進士也少年颷鋭時介各亟以易比六三之義動色相規切磋而不舍柳氣骨不下韓

何至爲伾文誘之而去使白簡其百韻五十韻唱和之功以講進退邪正静躁之學而攻元病根則元前可以無祠部之名而後可以無同州之出半生風節輕於敝屣得非良友之責歟及至順宗實錄時韓無以少剛子厚寃付之一唱而白傅於晋公氣類親密亦獨不可從容調合爲微之晩節計也無亦唐已下之石交而已茲約所云常變一致顯約同期誼在則然交情乃見持以箴儆於名賢古處之末未爲不可天下古今猶一社也況所稱古一琵邑者哉雖然余所序者交文升降之旗

不一言而撫元建氏之約以序何也夫今天下文備矣備有不備諸子之約脩之備者也盱文圀哉雖汝亦然前輩典型故老風味近罕有問者郎以盱論文肅忠告西涯絶竊與古人君師隱犯之義合長卿之於函也顯者揚之幽者闡之小誤箋之大誤移書改之而後鄧先生之書完然純粹以精也此友之盡者若笙簧羔鴈之先貿方走天下寻不必爲諸君導揚也今之序盱社也幸盍始獲道藝先後之隆指一爭號之海以内江以西衛無敢與聞且以盱之規歸規汝矣其敢拜諸君之賜

李亦人全稿序

亦人吾兄也今方使刻時文字不亦悲乎亦人曰吾何悲吾悲夫今之爲文者寧存吾文丁寧以俟雖韓歐之主司錄不勸擯不沮蓋有孔孟存焉孔無敢論孟起齊威宣魏惠襄間性善於滕井田於滕其同時滑稽優矣之徒得黃金白璧者未曾不指五雞二彘以爲口實而孟氏不恤曰守曰待心苦而深亦人之衆選亦選衆刻亦刻猶此志乎因憶余癸酉白下與君緝揭子中夜論文語至亦人揭曰渠如麗人明艷非常被以翟褘之服而端莊靜一眞是貞女吾與若弗如也旣則君緝先售而亦人待價余困篤下然使亦人一旦飛鳴則舉國復皆翕然厭伏無敢以陳橘戲榜者矣噫此流俗常態於人於文皆不足損益而爭輒及之盖亦悲談者隨時抑揚殺雜孔孟非獨爲亦人感耳

書目題詞

衛賤貧無購書力自先太常遺監本及衛所市白門菰中最後者閩沓俗間行本少異本故君小齋名香璧甚庫陋環三面如軒縣然乙酉以後存什五轉徙自隨復

喪數百策中多要書若何氏易詁尤悼痛餘者壹以部計之過百或多複重或稍缺佚以類次之叢壤者不與然充做廬東壁猶不下五六丈許顧而樂之嗟夫財是錄雖不足以誇富若夫娛老穀後經史之大者盡在是矣吾懼是書之詒人也序諸端以自儆間與朋友共之必汪其隙間旣復而去之以爲常云

湘帆堂集卷之三

序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清暇吟序

詩以道性情惟高閑者近之高其分也閑其遇也兩相遂而與詩與焉其人故難余往按古今隱逸之詩冠陶元亮而王無功次之元亮得酒而酣有會而作日月既久紙幅自多無功詩文高妙其自言曰不必與夫悠悠閑人相唱和也此二子者全乎高矣然適處晉宋隋唐之間猶得盡年於江濱河渚從容翰林死而言立望古

料今則是其遇可不謂優乎明之季有隱君子嶽伯先生者潁川宜都之裔而雲陽公之冢子也長貴胄不爲裘馬之習紛其外雖擅文章通經術而早謝科舉之縛不以俗學滑其內平生居城市交無雜賓蕭條高寄若棲雲林之表洒掃庭內盆花魚石清韋疏簾時復一觴繼之篇咏蓋頹然天放而自得者所謂詩沖淡散佚發情以和歸於性之正非世之以詩自敖表者比也而亦幸產盛時有無憂之遇以能擺落世事發爲順成和動之音所稱物不平而鳴者十不一二既而喙谷初移琴

瑟輟響數十篇者備自殘笥斷楮中出其漏脫多矣二子曰晝曰疇捧之嗚咽絕痛奔走中衷錄授梓以衡最親杖屨宜抗筆形容乎涕洟久之不忍辭乃先生始自目其稿草曰清暇吟意殊簡遠詩故不多淵明東皋片鱗隻羽不使汗牛充棟者類有訛耶詩故不在多也先生高致何減古人獨恨無廬山諸賢爲之群輔如仲長子光輩相與賡答爾雖然王氏入唐才最著者子安其從孫也宣端蕃郎欲自晦文章筆硯竟靖節所禁哉何泯泯也先生有二子在可謂傳之其人斯集也乎將以

宋嘉祐伐檀二書奉之蓋伐檀精麗聲栗山谷所不能擠即明允少年喜奇然諸詩落落雄古固亦二蘇江源之濫觴矣然則先生之遇庸詎不優於陶王歟哉記曰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又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所嗜余既序先生之性情以哀先生之不及以清暇老而又欲以釋孝子之深痛於萬一也儻庶幾乎

自娛艸堂詩序

金谿友人胎仙黃子手一卷示余曰吾詩也吾春耕乎雲而殆乎霞秋圃曰於曝泉於濯倚樹而吟歸休乎草

堂攴今之古人者暇則丘遊泳釣而石奕也或倡或和或獨吟而詩積焉以什數之得若干篇然是放言者之言乎僅可以自娛而不足以娛人也故名余曰子謙乎倨也吾聞古高士著書凡自娛爾不人娛也讀其書亦然滄井丹高潔而賞長卿慢世自娛也翔詩之靈而人是娛逍遥漆園咏懐歩兵劉頌酒德陶記武陵東皐睡鄉嚴易向莊庶幾乎以自娛謙吾未之聞也黄子曰然則請更之何如曰毋若之詩當其名矣而何更爲且夫挾拍抱弦引吭鼓唇不敢告勞嘈嘈雜雜盈市喧堂而

人斯賤之者是娛人歌也詩類此者繇其字傭其聲其哭不悲賀則諛也倡和則牽合課程而形神不親里耳喗目悦其周用而便事是娛人詩也今子詩一切反之自娛名固當而又何更焉黄子曰若子言吾不堪也雖然吾聞九韶奏百獸舞二十五絃鳴六馬聽至樂作而上下和不足以娛人者詩之至耶余曰非也吾語子自娛之至天匝地杳風鬼神雲變化霞興没日月出入大木百圍爲風笙簧水琴於澗皷於潭霤於瀑玉珮於灘瀨而鐘聲於洞狀之空石大而松偃稂蒼而草眠露清

蓮香谷深菊黄徑絶蘭芳鳥変変而嚶嚶若此類者豈娛人乎哉而今古者娛之不已可以悟詩已於是胎仙子作而笑曰知我者子也

問天樓詩集序

中丞毛伯丘公以風雅號召後進者三十年公子予元子旦皆以上才馳騁詩詞欲紹之竟紆志以終今子白起而當壁予登其勢將大有事於壇坫間者其讀書似疎而實寄碩儒老宿窮年未竟渠以少齒一茶頃立盡之幼時授五經古文敖戲座上或嘿無誦聲少焉涯略

上口塾師吐舌失色其天姿如此甫作詩詩工作小賦小賦亦工他雜文無不令日學明日工者問天樓集其初機耳予已畏之譬諸日子白加辰也余加未也譬諸水子白桃花時方長也余菊花時收潦也他日予安敢序之竊意雖中丞公出猶將畏之何者公自爲諸生作詩古文傳天下其體流美俊逸落落不窮顧律勝古五言律勝七言律蓋不以律爲律故律勝以唐之古爲古故不勝矣子白才入律輒妙於律而性獨好古誦古詩自謂芳蘋沁骨搆律至四首壓唖矣嗜潘陸顔謝江鮑

陰何諸人如目遇其前身白嶼其精魄難唐李杜不易也孚故曰中丞公出猶畏之况孚輩乎然孑白獨引孚莫逆兩人倡和聲盈空山余雖應之而終畏之叉嘗同余戲爲魏晉以下陳隋以上才人等第如有司考案然凡帝王能文者皆在獨於魏梁父子兄弟之才置兩武帝不列其意謂不樹統綱之倫既與諸才士分路揚鑣兩帝當以創業見尊復不宜高下父子間也於是推陳思王爲冠軍孚無以奪据觀足子白意思深長之一班矣

李方中燹存詩序

燹存著不遇時也且志幸也昔杜號詩史方中詩可以觀亦史也然回視十燈唱和時與大曆望開元孰優所爲詩與夔蜀之去秦華孰苦哉嗟夫今日聚啓秀堂明日載酒青雲峰上於時方中友鄭鄒余三詩人尙在爾後風流雲散方中跋踄走備人世苦以歸歸三年始遇余中洲前驚孚老瘦共憶臨風雅領袖惟玉蒼二惠谿然啓宮然亦各散處窟澤希合并時五峰三市闘曳溝𣏌草求如前時譚擬陶一客了不可得獨幸孔生捿道路一杯酒耳孔生又躡屩難朔告方中與孚以中洲爲會盟地差愈諸人闊絕不寄半行書者然告別常苦匆匆矧孚自顧日老比與不深而方中雖年少於孚詩益富益妙亦益窮矣能不悲哉雖然漢人言詩始萌芽而咸陽炬不息更數十年挾書律尙在齊魯燕諸儒吟誦間何物危哉天將存之誰能燹之頃孚贈方中句云此生無崖谷未死郎詩文後世不諳守尉雜燒子且萌芽子否亦史子咄咄李生可自幸無不遇悲矣

桐餘集序

桐餘集者楚人瞿君天門之詩也何以鐫於臨吾臨處士了翁游子與遇於湖湘鄂岳間相得歡甚然皆癖於詩故其交因詩而益固賡酬費日至歷死生之候弗輟也了翁既歸嘗爲所知者道瞿君曰天門才士也詩人也楚全盛時所爲社黃鶴樓者也顧謂徒才士徒詩人則否其爲人可與經患難然生而不可釣以富貴僕嘗痍於賊爲僕梘藥封創如已僨困阨時邇有無以活孚如已僕跳身獨歸托之一女子至今撫字之如已也前年第明經又明年領鄉書消息所定其地有司索之幾

不免已乃召而欲官之以計謝絕堅餓山中不復出此其人何必詩即有詩何可使君不一讀乎予受而卒讀之其風期眉笑皆見於行墨中矣大抵如望飛將軍幕府劍抜弩張旗獵獵俯而過也如水人泅於淵所見奪目畏睡龍寤食而不得攖也如風雨雷電其中有鬼神焉止衣冠窺牖不敢迫而視也然後知了翁之傷於瞿君者其詩體亦酷類矣唐人以詩相類者元白其交膠漆不以升沉遠近變者亦無如元白世推爲元和體者然牛童馬走無不道婦人孺子無不誦而郵館市肆至

於假竊攙竄以自售者未免爲二公累何者其體流靡輕艷故易以僞若天門了翁之體庶幾乎騷經天問者自卜居漁父以下尚不屑效也篇什既少人亦無能亂者寡元白之累而有元白之交詩庸得無傳乎了翁固嘗曰吾詩格律得瞿而深亦微之之差肩於樂天也時時念瞿君不置乃刻其笥中詩於臨以自慰且嘆曰安知天門不亦鐫吾句武陵石上乎嗟夫其人如此其詩如此其兩人朋交之際可以並古人又如此是故不當與黃鶴共頹燼者也

亦騷篇序

唐君子暉崇禎末與予偕學爲詩俄別去數年詩益清怨苟亡作作必關世變覽風教國殤厲鬼章三致志焉至其餘山川之容優閒適之趣秋荷夏竹禪音樵唱未嘗不有以自樂者猝數百章爲篇題曰亦騷予既讀而悲美之或以爲君非若平宗臣羈士幸得從容衡澗中飲酒彈琴與予輩相上下亦樂矣離騷者離憂也憂固有之且篇宜乎予曰何爲然何爲然顧其人中多憂與否世不可以樂故有憂者世不可以樂又不可以憂則

有以樂憂者憂一也騷何常之有夫人憂則慽慽則菀菀則噫噫則吟吟斯謌謌斯舞甚且醉狂激蕩譹呌聲振林木動天地而聞其節奏者乃或爲之流連泣下不能自止何也然則人又烏測其憂樂之一氣哉且而亦嘗聞靈均後有仲連子之騷乎仲連逃隱海上其言曰與富貴而詘於人吾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是騷也憤當世富貴者之不能匡國家存弱緒而詘於人也故曰三晉大臣鄉曾僕妾使連如原處椒蘭之間必不能沉沉若水中之鳧使其身更壽及見共松柏之事則蹈海

之言騷矣何必汨羅哉故太史公嘗合衰周盛漢兩人同傳者蓋二嵩并特以屈攜賈以魯挈鄒也實以連與原提衡而論之原恥一王之入關而連憂六王之烹醢也其居時勢不同要以傲邁浮游陸湛齊中極其樂之致乃極其憂之致可與原横千載一心爭日月光者微獨連乎謂原並世者雖陳軫之策辨亦騷也獨張儀不耳連並世者如信陵君之賁介亦騷之深也獨辛垣衍輩不耳嗟乎嗟乎唐子始與乎相期不敢高庶幾作爲變風雅以達其怨刺忠諫之旨卒降而爲騷何不遇也

然世異時變益不可憂憂則無以全我於是自放山巔水涯觴酒賦詩以餔醩啜醨之戒日窮其樂若無所懟恨於物者如唐君諸什可見矣此則乎亦庶幾能倡和之豈非騷之又變尤牢落不遇可悲者耶雖然唐君詩且必傳傳之其人有能熟讀子暉文者亦可爲名士矣

和陶飲酒詩序

和陶飲酒詩者登小惟易二君子所相和歌也陶公千載一人也或以匹騷有之然怨也而知道矣故居其地可以不爲湛身之屈而自與日月爭光者陶公是也東坡迴旋兩制游戲大秕欲以晚節自範其萬一詩固華妙形神尚在離合間至若近年以來人率以陶相奉無論其詩似也酒之腹饑具而醉之神不全至以麴糵蓋柴桑之面目則陶公攢眉恐在此不在彼也若二子之和陶不然形神合矣非獨其詩似也乃二子之峻有不敢苟同於前賢者蓋陶夷惠之合也效之者必夷惠半其勢必且有惠而無夷有夷而無惠郎有馬隊之積之而無栗里之元亮矣古所稱詩家伯夷者何謂哉故二子寧右夷而左惠如王休元半道之邀必不爲所得而

門生籃輿終不可以入江州也殷晉安輩之交寧隘無濫也道濟之粱肉不待其至門而麾諸千里之外也甚至顏監之錢最顧有必不使入吾酒家也永初甲子在陶公猶爲好事之訛傳而在二子竟成桃源之實事矣夫曆久而更其法審其算然後可以追天醫不明於古今之變而能已疾者罕矣今世之視陶時不啻歲差而執陶迹以藥今病懼非對症之砭也然則二子之所以和陶人烏能知之天壤之内一彭澤爵躍而遊不爲孤何至引爲門以足三隱之數且倘然一笑圖爲口實此

皆擬人而好三之過也吾願孔〻而外勿輕和陶哉愼飲酒哉雖然之二子者亦無得而三焉

游愈上詩序

愈上少而企上善屬文已復善詩五七言古律排絕旁及小詞無不欲傳者予略窺其樸而嘆諸游才情殆不易測也愈上姿韶秀筆頴發韻流其有風人之骨乎蓋予近自撰年來詩數輟愧也曰是何物是何物苟頗合者亦有止乎禮義而無發乎情怨誹而不亂或妄志之好色而不淫槩未有之矣夫詩情物也二雅尚屬安排

惟風直脫胸口風天也雅人也六詩一曰風雅亦穆如肆好其風耳若爾予何敢言詩如愈上者年方富誠極其情用於風使誦之者搖蕩而不自主今之擬騷效陶者退矣近詩之不風二病爲之也忠孝成蹊窮愁亦成蹊蹊則成矣而無桃李之實非宗臣而惜往日屈乎屈乎攤重貲而咏貪士陶乎陶乎固不如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玉臺香奩於三百篇疾合耳且閑情一賦賴以見賢者不可測而睫目妄訕如視乎戴澤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新相知兮別離騷中無此語卽風人之妙幾乎其絕又焉能一〻姓而深生百代之情哉然予非不知而悔之已晚故願亟爲愈上標一幟庶國風之指不墜毋使雅降爲風之迂說蕪沒詩逕也試質諸日生父子廓治兄弟間皆起家三百篇者謂何如

悲歌集序

蔡介甫先生前捐館之三日以書呼予爲訣既至坐小榻上雖瘠而神不衰語予曰吾自卜宅太華山在岍汝間塟後君强至其處遊而觀焉文以記之又以易汪幸審定付鍥因略道其出入京焦太伭諸家之指最後出

悲歌集且嘆曰是勿作詩觀後有君子知我志者謂吾年譜可耳墓誌銘狀傳亦可耳先生既塟衡奔走衣食之務墓草屢青而太華一記至今缺焉其易簡策多家藏以俟獨悲歌繕寫定有戒弗出者今年先生子允恭持其副本來則登小惟易少游三君序咸具予安得無言益先生故相弟以文名行天下憂憤痛悼以其身代其兄爲邵平之事本無足怪而不知者顧訾先生好名嵩殆類顏延年畏見要人耳嗚呼何其不學之甚也蓋余嘗讀宋學士所爲東陽戈櫳三處士銘及王忠文表

金華俞先生墓而嘆之矣以三處士皆元至正間人幾
百年矣猶各製古衣冠揖讓步趨而不奪於方笠窄衫
之俗自謂故國之人義當然也而宋於是時方仕於元
者猶津津敬愛書之以爲美談今鄉里宗族之間至憎
疾覽者如仇讐至其論詩亦復如之余嘗見一妄評者
其詩蓋悲歌之類也輒詆爲憤激號呌無三百篇敦厚
盛唐和平之音余笑曰公知人有七情乎乃欲以已之
喜樂而廢他人之怒哀耶固哉高叟使其讀介甫先生
詩當有又甚於此者雖然古之人有言巢許遇稷契當

不相非乎近見錢宗伯明詩選冠以元末隱居不出指
斥孝陵之詩多矣然則戒勿出是集亦未必非遇計也

四松堂詩選自序

僕早解四聲遂爲所悞近體入門淺俗纏骨既缺移情
之域又年少護前無肯面詆訶者後乃知慕古詩然妄
涉耳根無補手滑里趨巷艷隨年猥積脫稿喜溢於眉
追觀汗洽於背然則無及矣今所集總雜剪者宜焚徒
以經變來風雨子衿之鳴粗在於是忍爲十年日曆而
已自庚寅而上通號少作[illegible]置篋中私誓十刪或願有
略出者辛卯以後屬改人東孝逸[illegible]之仍別有序庶幾
覽者明吾自訟意焉

湘帆堂集卷之四

序

徐太史砌蛩序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蓋予讀徐太史詩而嘆才遇之盛衰各有天焉盱之先哲姑舉所知則有若羅文肅以館閣揚聲鄭愚公以工部名集其選也然彼皆遭成弘萬曆之際雜以富貴聲色之音忠孝掩於嬉恬松栢亂乎桃李固宜然矣若乃當變蜀之顛沛甚夜郎之流離挫廉逃名息陰滅迹而志節益爲文章可傳於後世攷其所遇合供奉省郎爲

一人則徐太史之地最艱而其得不最盛哉徒覩其篇什敘注君親遠邇師友群怨寢食以之墻頭悲喜何止鄜州鶴髮桑榆揆余初度力窮支木心碎懷沙被髮不能佯狂未可斯言有足悲者是歲丁亥也以滔天之水織市地之陰而太史粟不儲瓶履且决踵若平通之種豆而非其淫荒似於陵之灌園而不爲離避移松陰之秋坐則溪有荊林談幽瀑之暮花則巖名石燕由風蟬而逮寒雀自元日以及歲除罔不入想而深洒墨便韻西臺之哭可啞而東陵之瓜逾悲矣他如孀女之篇幾

通晝夜上人之寄足暢僧舍燈花與復旦之思薰籠托春風之嘆抑叉翡翠之傍描而金石之偶擲也說者以爲胚胎蘇李膏沐庾徐竊爲太史夷然薄之蓋以漢故獨存蘇以周故偏黜庾矣然則文重人乎人重文乎夫以偕計臨軒尚遲入雒之歲牽絲解組並在典午之年加以宬匱手筆方布雞林澤潞口碑猶餘棠樹德並功傳人借言立太史有焉而精神貫乎霜雪學問愈於饑渴比興之風不墜雅頌之屬何人此所以差鄭睨羅左浣溪而右秋浦非意之也然且沖抑不已目號砌蛩夫

縮花磚以之苔砌化能性而爲蛩吟者誰哉後世必有考者天耶人耶盛耶衰耶毋以詩細故耳已

湯子蕉尾序

湯子蕉尾者吾臨川尊宿先生詩也先生家世過枚叔胎孔類徐陵接七子之餘賓記兩都之舊事鬚髯未戢篇什已工圭組稍牽山林旋逸故其詩波瀾老成源流獨遠錚錚佼佼之士未有通其使事識其用心者焉既不隙先民善誘後進身合道而委蛇志悲歌於忠孝逃禪隱吏玉壺錦瑟之閒許可被竹絲而趣若窺江海矣

嗟夫定州草木幾因玉蒸而枯金桄風流恐與峴臺俱
歇大雅汨湛巴里競唱孰肯移習情而師成連乘故方
洏受陽慶者哉衡數親辟唎之教略解漣蜷之音比年
亟請出諸稿以靖群譁先生矜慎再四僅梓二三然則
首標知巳於范公孺傒中郎於異日先生不朽之盛事
良可知也衡豈其人而敢序之

釋竺喬詩序

答巖儀卿以禪論詩余嘗申其說焉教外有禪始悟律
苦詩中有律未覺詩亡兩者先後略相同異然大要縛

律迷眞無論詩之與禪皆是病痛耳竺喬上人以匡山
之法器創汝水之招提嘗鄙僧侶甚於俗人極知俗中
不無僧侶故一意游行自在寄托高閒又以爲盡絕檀
施則法堂岬深一夾簡擇威儀則胸中柴棘不除是以
聽月之菴賓客恒滿巖電之眼青白內分也具此懷抱
眉笑照人比年以來頻對香茗不驕不諂有情無情若
其詩骨寒瘦渚宮莫問之篇字勢嬖盤湖南自序之帖
固巳句中有眼筆下有神總與夫粘而不着立而旋掃
者同一機矣縛律迷眞於斯平兒既迥脫流輩恥談俗
禪儒書可以代藏說偈在平長吟酒肆不入而未拒鴠
𪻐酒坊不行而時參吉席故知稽貧女之首乃見弘通
揖高士之眉猶爲狗象且古德云心若浮雲詎爲泥染
臺非明鏡併覺塵空若然悠悠者又烏知竺喬之詩之
所以與竺喬之禪之所在哉予少知闢佛非儒長而知
談禪非佛始而學詩厭律令又知入律不必病詩何以
故偲然於繩墨之中郎禪而不禪也不律而律也飄然
蹊逕之外郎律而不律也不禪而禪也余生平所論於
上人風指相近故爲序其詩而傳之試質諸儀卿之言

不能令匡衡顧解侚亦合迦葉微笑耶

賀陳止宦太守遷淮九道序代

粤十有七年陛下嘉惠民黎求司牧臣治狀尤異者置
左右御史中丞方公縣松江守不浹旬而入參大政維
時江以西二千石歆陳公陳公者天子臨民十二年命
自職方氏出牧撫州者也吏部既奉承德音條上百稍
侯名以備問有詔晉公藩臺持使者節鎭淮王國中饒
南康九江𣆶屬焉西控漢上游東南引甌越於是撫六
城民數萬走遮繡衣㫖指車乞留公如漢法加秩不則

請兼祝湖東亘指曰上且大用汝守不可耆老告其衆
以出既公吏士暨野老閭嬰謳吟呼喬能者次爲文章
詩頌以永休德不佞某於公誼尤重也既知公不可留
行有日矣族而謀曰我父子兄弟嘉蹟堂頓首揚一言
以獻公僉曰都如何曰今稱我公者撮其要不曰治我
民寬若家人父子賢者親不肖者化歟曰然然公之政
不獨以寬也傳不云乎豈以强教之弟以悅安之有禮
而親威莊而安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公於賢者愛
而成其美故濮惡者無所疵其私而卒化於良公之道

可以而保萬民不獨以寬也子弟皆曰信翁言吾進見
公加莊退而思其教令公去惘惘若失奈何曰已邪以
前群尚完賦役雖煩水旱未數更也歷數二千石矣政
亦時寬而刑不得息民無餘思何也毭之諸士賢而知
大體者牧優禮之已甚壹用其言則群意牧以偏任爾
以故諜不敢及下而不肖者稍梗輒姑息不復懲故上
下日隔風俗日訛此愛之而非所以愛之者也及公來
端平闓訏以接之儼恪和易以達之虛登進而衆用之
登其賢者而親之然子弟弗率輒加督誨不少假即賢
者有言不瞭用用不使民知所出何也公曰賢者不良
其子弟傷德使賢者自艾創其不良子弟傷恩吾爲守
而使賢者恩傷則無以厚俗也使賢者德傷不肖者幸
而駕其說矣境內有事於賢者言公采而緩酌焉施實
德不名其功毋令賢者以權首自戒而怵爲黎民懼也
公用意懇誠周備如此是以政成六年民小大協輯雖
水旱洊至百役並興而民愛戴無敗法梗治者公不私
賢者而棄不肖於惡之效也皥皥蕩蕩不其然乎故以
是言爲公行之獻將書客有言者曰方公廉公有威民

懷其德然蒞恷江久凡十餘歲公居撫五年所而積媿
之且夫清飲其水剛訖躪欒慝惡必得省獄訟訟無隱
情獄無冤民躬禱霖雨立澍於荒以政保民無流敬祀
祠類政畢修文武登整宼摩吉袁擊析鬬於撫撫以公
恩威屹然不兵而靖類是者易數僕不盡颺颺一言爲
獻何也不佞曰是皆然矣某聞書美者從東儗人者於
倫天子且相我公公成賢者於德無棄不肖於惡持是
道也可以秉國鈞輔皇極三德之化矣將天下賓賀矧
吾父子兄弟其得私公賜乎若其他云云則漢所傳循

良卓異自京兆馮翊扶風潁川以下皆能分公之一節也何敢爲大臣誦哉遂果書以爲公歸衮之祝

賀南昌沈侯行取序　代

今皇帝既中興詔吏部亟簡中外七品官才望者名進吾沈侯取焉南昌民驩侯如母士親侯若師意悵悵侯去群曰侯倖未及期柰何部檄至不得留或曰天下治亂在令商盤庚從先王居告邦伯師長百執事惟曰念敬我衆漢光武初卽位倥偬戎馬先求密令茂爵以三師盖重民如此用克中興今天子兼盤庚光武之業侯

南昌之政且冠寰中乎是未知侯是名不獨以令績也僕昝作令知侯文字間以侯文章知侯行誼以侯行誼知侯經濟及侯來南昌得觀侯行事用意益乆嘆予文字尙知侯未盡侯豈若予輩優游無事時起家一令需次改官京朝已哉然僕揚令績中一二大事知侯眞廟堂器將來中興一人耳何以言之今朝廷動乏才才非乏也消長徃來識者憂之未有處也侯以知名士釋褐治豫章豫章矜節重義太尉陳蕃官其地徵士徐孺子産焉故人才遂與潁川南陽相倡和侯所交皆一時人望一日立帝左右必正色偉論引綱淩而紲汪黃爲業賢幹國無患矣今天下大賞大刑彝夏式瞻南昌一邑耳然小大之獄侯論輕重測淺深皆原父子君臣之倫罔弗審克緩邦昌於僭逆赦張泊於僞命以啓後世春秋之責侯必不恣則綱紀張而撻伐可弛南州賦重後繁吏奸民困積逋宿弊及侯而淸卒使民不告勞而司農按額侯獨稱最今朝廷發德音蠲半租以幸天下軍食至亟也將來郊廟祭享洎孝養東朝建立長秋諸大費持籌者安出侯入而造膝陳謨裕國足民必不若南

宋後設經總制錢致上下俱紲也迺者寇未滅苦無將無兵今寇垂滅江淮間苦多將多兵天子爵通侯分守地以恩使之盛德至計無已癸未之春偪驁將驕卒林立會省幾爲大憂侯以一身聯合彌縫其間竟帖帖成袁吉功侯力獨多朝賢今鰓鰓矣近則寇賈之爭違懼朱彭之搆侯將入天官省臺之席佐眞人以駕馭群虓虎復何難者此四大事余皆於令績中決之固知文字間知侯不盡回顧謂吾兒曰汝叨天官屬當品人才以數沈侯布南服與以一沈侯立朝廷上孰利吾兒曰信

雖然吾恐廷議且使侯爲其易者侯文章妙天下宜作詔命以風動四方代策誥以對越天地宗廟旋及政事之堂則一切兵計賞刑總雜龐紛侯尚不屑批門禁屏天子所自擇也何吏部銓敢豫耶余日文章莫大乎是方今王言日出講帷將閑侯固大手筆也吾聞陸贄爲翰林時召爲內相奉天一詔將卒泣下宣布德音懷光殄手其制馭惠元楚琳諸師而令韓滉竭力東南藩鎮貢賦繫路者亦文字功也若夫忠誠縝密乃心王家與蕭復姜公輔同而爲劉從趙憬所疾贄大節宜爾若此

者侯優爲之安在石渠之選顧易於臺省若尚書郎乎僕終自喜以文字間知侯殆盡甲子之後飈而飛天者侯一人乃遂爲中興一人如侯者在天下一不爲少況於予門然則予不暇賀侯而且引觴自賀也

賀曾銘西夫人七十壽序 代

大方伯銘西曾公洎長君吏部適偕入里門是歲季春公夫人屆七十辰里之列葭莩凡枝附棠從者若而輩及嘗執贄交吏部長君者若而輩及同遊於公群從孫曾孫者若而輩以是日咸詣門稱觴以賀謁入自庭及堂絳楮緑柱吹鼓亟作堂上高冠緋衣望若泰山卽若慶雲爾賓以進者方伯公也庭中衣金紫欽欽峨峩前趨揖容後斕袍拱立若垂帨者吏部君暨諸季也餘數十人儒冠華履言言鏘鏘侍兩堦間幼者娟好冠玉錦朱束髮或趨或舞或抱者諸孫若曾孫也中門闢夫人衣金翟笄六珈帶通天居中簾內璣珥褘鞠夫人婦吏部內子也群以次侍者諸婦皆公卿薦紳之女若孫女女皆公卿薦紳之婦若孫婦朱綠蘭茝雜佩鏘鳴寶瑟鳳笙駢羅間起賓在外稱觴加額以壽公壽公夫人衆咸

以不佞曩在北門習爲詩歌文章於公旣爲娟好而適得與茲會其歡幸實甚俾揚厥詞雖然夫人之德比於周京在任姒間而公與吏部君繼踵卿相璽軸櫛比其視詩史克作頌稱令妻壽母者殆爲過之則予豈復能炫燿鏗鍧以張大其盛而今之偕賀者抃躍稱頌有踰曩時何耶夫婦人貴以夫又貴以子盛也貴以夫壽與之齊貴以子而子且有其孫也又盛矣然貴以夫從夫以宦或貴以子從子以養當其誕期或異邦人賀之而其子宦學在數千里外不及側也郎其于走千里稱觴

而夫人所愛念者其孫若曾孫也女若婦也孫之女若孫之婦也以至於內外枝附葉從之親及執贄同遊於若子若孫者之家也是安得盡拜且奉觴於一堂而效無疆之祝乎夫人之始五十也從公金華士大夫吏民皆能爲君夫人賀而吏部君走千里稱觴於官舍若乃婣婭男女則東望祝釐壽耳當此時夫人豈能無介然於懷而托葭莩之末者亦以不得拜公之堂爲歉也又十年是爲甲戌則公方以東西川方伯入覲天子召見錫卓異宴而吏部君亦初登蕊榜在長安邸中於時夫

人受婣婭男女之賀於家而公不及爾客以進也吏部君亦不及走數千里損賓於庭也今進而七十公均勞中外吏部君黜陟百官卓不亂群以需疇祉予亦屛新命徘徊桑梓間而適當公與夫人並坐堂上吏部君已下皆翔翔趨揖延登賀者乃得一申葭莩之誼而效無疆之祝是豈不爲盛之盛者歟雖然夫人母道也妻道也公與吏部君臣道也夫人之福祿固單厚於家而公與吏部君之福祿方同體於國則予之壽夫人於八十時也公必如文潞公之在宋給扶賜杖趨拜益恭其壽

夫人於九十若百歲也公必如衛武畢公之在周吏部君且踵漢之韋唐之蘇及答人屛風隔座故事而諸孫曾以次集闕下矣計是時夫人居兩第中後官之賞賜八座之起居門生故吏跪而奉觴必有如史克誦成風之句以美世臣貽國瑞者與夫區區婣婭男女拜且祝於其堂又孰爲盛哉而視今日之稱觴揚觶以壽公與夫人於家其爲里中希覯尤如何也予是以獨甚歡幸既以侑衆賓之觴又以見公父子之不可久於里也

游廓冶詩序

廓冶於詩尚王孟而悲長吉于論詩詆歷下而好竟陵二公近得五律數百首蓋能如其言者摒去聲病對屬之陋以閑遠爲宗以縞素爲麗曩所盛傳倡和諸篇且自謂四十九年以往而先日損如予輩者乎乃予嘗一嗜長吉不爲廓冶言尊及見賀集自序州客詞賀徒能長調不能爲五字詩直強廻筆端與陶謝詩勢相遠幾里因擬錦囊歌塞之遂命花娘平弄配聲爲壽余按其詞惟今夕歲華落及中坐時時驚十字差近餘皆古錦囊中故態耳視陶謝天然寧直幾里然後悟州客雖大

宣攀觴未必心死而昌黎稱許雅欲激揚後進豈肯以皷蘸授此鬼才耶韓畏杜光欲甚杜有詩云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然則王孟固杜之友而陶謝又王孟之宗也宜乎廓冶之不屑長吉而余識遜廓冶早矣獨以五律行者詩品不云乎五言是衆作之有滋味者嶸特律未具自沈宋以來唯五律上可近古下足包律此滋味之尤深者而歷下沾沾自俊七律以微擬少陵其陋可見此亦廓冶微意如竟陵爭唐人專精五言之說也

孟浪吟序

痴山於古文惟作詩最後衛嘗激之身豈效殷仲文佞耶而子以畏解故不畜也君家同甫言特不解今世詩何等耳詩何可闕古文不盡者詩盡之文以不盡盡之游矣曰易爾無何古今體徧爲之夾尋廿七大軒細膽楹鼓枋襍靡不絶者乃自引孟浪吟謂傳子牽臂悲之誑哉先是衛數有小古文凝山題其上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至是亦報游曰慕容超宗更當從問兵法耳調謔無間如此既則類次前後諸詩使痴山痛刈之文戲爲盟曰我無汝詐汝無我虞然吾兩人詩歌往往如酒人筑相和燕市中矣嗟乎盖其時云

高橋羈旅詩自序

僕以乙酉秋冬翔乎此邑開歲五日如沸如羹爰自金谿之塢遂循白馬之麓於其時也衣冠故里縞紵新知詩酒琴歌樂可忘世無何旅次喪僮巽床失斧嚶其鳴矣或遷或出乎則就昏姻而采野蓬感繫維而食塲苗殊多授館之情亦有致困之侠家先生齒及杖朝心存遯野漁樵亂席海可以狎乎鷗兒童知名兒無所投其

角故得摩足於谿谷之間寬身於茅劍之隙處險以說庶無悶焉所恨者僕擂拾少能俯仰变作不無咎矣之嘆兄抱伏焉之悲越鳥南枝沉波舊浦飈塵路阻鴻鴈不來望三廟而生愁夌六親而若割月令之味自酸以徂鹹山中之樹從稀而閱落時復惛惛棄日纍纍宣勞雖非當律之鳴鄉動長歎之泣妄驅烟墨輙穢海苔既乃突如其來雜燒都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去此久客之鄉如違根生之土何哉豈不以人由情合事與時移感慨係之矣嗟乎嗟乎饑寒尚可離索傷我故理其殘

什以䏶良朋命篇曰高橋羈旅者本庚子山自叙之句
也地名偶協郎而用之云爾儻峄鍪未戛終懐游衍

湘帆堂集卷之五

書後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書老子私箋後

衡昔以丙子冬瘧餘善怒自錄老氏書良多已彛以老解老稍汪隙紙號爲私箋欲序之念如此作孔廟碑文苟頌聲之則妄也遂止十餘年書在笥中深愧濡首且至强舌項過金谿與二三友人語次及此桂言叔大見規讓何孔子徒而讚彼法爲周繡章雖重老莊而尊之又以余不解仙道安知老子其論紛然詘不能答歸而

反治所箋復思答難以暢三隅之懷未果也適讀太祖高皇帝御製三教論曰老子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不可闕者是也今古以老子爲虛無實爲謬哉老子之道宗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宜又非昇遐禪定之機實與夫子之志齊言簡而意深其後爲道德經序亦演此旨嗚呼至矣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惟以蠡測之細有合聖聰不勝抃舞謹跋諸私箋之右他日講席重合庶無煩辭

書離騷後

屈原辭賦鼻祖然非文人才士所敢望也楊子雲音節酷似而旨意大乖至云何必颺纍之蛾眉又云何必湘淵與濤瀨平中不怨宜令景行高山索然無味此三閭勅寇爭日月之光者豈可續騷余嘗問友生以古今扶植人紀寧非聖賢若詩書力耶曰然余曰否否良以時有過情獨立之士震耀耳目始足起頹風砥倣俗若耆援大中至正之道貪常嗜易世必有人相食者故忠至剖心沉江孝至一慟而絶節至抉目毀面雉經於樹舉賢不爲而亦不能詩書雖不載以爲訓然未敢詆呵之

也知此說者汻恒狹朞屈子過忠之評雖不適中之論口不能道況忍公然題一友字如楊子雲者爲乎夏讀所錄離騷經識此

書唐宰相年表後

唐宰相合眞拜及他使兼官計之凡三百數十人可謂衆矣惟秉政者計之亦不下二百數十幾與國年相等苐令一人綰事一歲以輔王室當安不危治不亂而考其時何多故讀其傳何纍纍可爲置卷而三嘆也嗟乎就其間大賢大奸固亦不數篇所載可考而知其餘皆

不能爲有無者也世徒恨大奸巨憝產禍覆國至於不能爲有無者乃大姦巨慝之所養而成或以依違澳涊遂昌其勢顧沒其姦惡之文祗以膚虛置勿論可乎方其宣麻引拜班見百官於廷要封爵於前銜贈謚於後人咸爲榮烏知遷董據事直書學士探文即見一至於此耶余因次唐宰相拜罷日月而考其傳未嘗不喟然三太息云

書拙龍川集後

南宋孝光間和議入骨髓於是時譚恢復如枯楊不可再華矣同甫生於其間顛躓困阨老得一第受天子絕世之知卒缺事功而後余讀其酌古諸論拔劍撫掌眉宇蜚動已而卒業喟然以嘆不知夫溺之無從也觀夫何茂恭之特達情溢於詞至於親友反眼當塗下石滿目寃仇海內雖廣容足無地一二名儒相與辯論者亦有愧古人聞流言不信之篤而同甫之才乃卒使終身銘閭里富翁之墓誌閨房老寡之石廷對一策謝第諸啓文章甫見於廟堂而身已不能待矣嗚呼同甫之言事功誠若迂闊藉令不中時用得循常例浮湛於磨勘

差遣間有餘矣何至數搆詔獄妻歸外家而庶弟養於他姓哉然流離潰絕所以發其慨憤之氣而童汝能云云者終遂其妣祖之祝則夫人之榮辱安危豈可謂無天定者哉若其書九死百折而無一毫屈挫徇俗之說可以勸志矣無同甫之才而狂吽者是陷親棄身也亦不可以不戒

書司馬溫公詩後

此司馬溫公詩十五卷余得之人家廢紙中歸而整緝之余雅嗜公與韓忠獻王文嘗息論前輩推數大家宋六人雖固當其於此兩公如嵩岱然向以故文人之指元臣之度固不得而同也讀六先生書久之使才者喜爲文讀兩公文則不敢復搆一語而溫公高識博學正詞直氣介甫動曰君實兩漢之文有以也公詩即不佳見猶寶之况詩乃佳若此蓋公最愛得梅聖俞詩其謝梅詩曰名字托文編他年知不朽又曰留爲子孫寶勝有千金珠其重之如此然余間取詠昌陽括著石屏二詩觀之輒嘆公之所以籠罩朝野固自有以而聖俞窮吟有意乎工者瞠乎其不相及矣公詩末云愼勿示要

人坐致求者槃將使括蒼民吁嗟道路閒嗟乎此則司馬公之詩也而畢俞何有故余恒論宋詩文大家之指毋如此而兩公皆非強爲力就者至如銅駝陌上桃花紅洛陽無處不春風卽何遜宛陵諸公哉喪亂來失公全集將購未果而今得是詩喜因記冊末使後之子弟毋得廢書觀云

書危太樸曾子白文後

偶遊僧庵遇曾蘊魯談危太樸事因告余陶源曾氏家譜中有太樸所爲曾堅子白墓誌予以太樸文集湮沒

散見者亦罕矣欣然請觀蘊魯抱之來果見危誌二篇其文淳健有法爲元儒筆不謬而堅子卿卽宋景濂集所亟稱其人者於是始知曾氏之在臨川傳家者如此又得子白上吳文正公等書則其力學能文用意高遠蓋以文定文昭爲師而攄志雖辟舉表有其名不爲立傳可惜也又有葛元喆與堅書及黃公溍宋學士諸文余特取其無集可見者錄之而稍按其譜譜稱陶源自南豐而上泝周漢之間以爲始祖鄫太子巫生夭夭生阜阜生蒧蒧生參參生元元生西西生欽欽生昇昇生羨羨生遐遐生盈盈生樂樂生滉滉生旃旃生嘉嘉生寶寶生琰琰生據凡十九世據則所稱不仕王莽避地豫章居廬陵吉陽鄉者也文定時常求族譜敘於歐陽公公復書謂世次久遠難詳而都鄉侯年表以封趙頃王子景未嘗有樂據姓名是矣然歐公謂自元至樂似非曾孫自樂至據亦非四世今按陶源譜則自元至樂乃玄孫之孫自樂至據乃七世者蓋文定得歐公書後而其家始改正之者也文定荅歐書末曰所示世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疑當他有所參證必無妄造名字以

附會年數之理而稱都鄉侯者猶不敢刊去蓋先祖傳聞已久不得而輕廢之歟歐公又言鄫子之後不皆姓曾顧今絕無作鄫者余亦竊疑譜中稱夭爲巫之子阜爲夭之子者皆無明文如昭元年傳叔孫歸自晉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其下載曾夭曾阜相荅雖各爲其主都不似父子間語也若阜爲太子巫之親孫莒人滅鄫正曾氏仇國曾雖以代莒見討於晉而阜遽曰貫而欲贏而惡囂乎對父詬詐不啻匹敵豈人情耶然則夭阜之爲父子與其出於巫而生蒧皆未可信

也作曾氏譜者宜依歐公博士誌銘眞祖葳參而闕其所自出之祖可耳予故考詳所疑以訪於譜牒家而歸其本於曾氏

書營前張氏族譜後

予居西溪聞其近地曰營前張氏者宋時科第甚多因詢之友人吳成玉果言其家雖微而族譜故在予甚重之及得其譜來裝潢靡裂然尚可讀如嘉定丁丑之宏紹定壬辰之恢端平乙未之桂嘉熙戊戌之浚民開慶己未之叔英咸淳甲戌之應龍與郡志皆合特譜於桂

事未著一語又誤以戊戌爲戊辰己未爲乙未耳獨有淳祐辛丑之棟與其始祖宗文字周道者不見於志其他鄉舉曰茂曰應又有官大理評事司業中書舍人及侍讀澹諫議大夫涇等與他冗散之員凡二十餘人文字皆莫可考據而所謂宗文者其族之始祖大不宜不加愼而詳然則擢政和壬辰莫儔榜第又換入武階何至爲宋藝祖得天下後子孫所不敢復襲之官則予不能得其說也抑其官乃中書舍人通領檢點房之類而族譜指爲右階耶然其譜亦更三四修矣最後出於其族人名欽字子安者之手觀其自序凄苦質眞蓋亦讀書親師友鄉里之賢者也譜末復博採先儒譜論數十條丁寧後人俾勿失墜意尤可嘉此嘉靖四十四年時也張氏衰久矣而其間猶有執筆之士性行醇謹令人慨然而想見者是固不失爲故家矣雖此地僻遠兵火稀至然能守其譜而不失亦可謂難也若迎仙山故名蓊山野橋故名野鴨橋亦曰蓮塘坡烏傾舊龍岡寺又傅旬姑之節爲太守曾廓菴汝檀表其墓此皆嘉靖志所未載賴此譜而知之余方次臨川記喜其可以助

吾書者數事故吾書其後而歸之且以志慨云

書韓詩後

韓詩者亡友茂貽韓子逸詩也吾交茂貽菰城別去七年甲申乙酉間茂貽幾爲陳東歐陽澈以死幸而獲脫志節益高又七八年幾爲吞炭矐目之事以死予友彭達生之自嫣茲歸也持茂貽書來書言某幸面目不改今日可與兄相聞他日可與兄相見又裁詩扇頭云垂老卧江潭人生何以堪朱絃難寫恨青史孰知慚歌哭空山和興亡落日諳折梅如贈遠記取一枝南捧之悲

喜郎作寄後雲門僧詩二首無傾也彭子壬辰再理棹則茂貽以是年八月死鎮江矣茂貽少余一歲見呼以兄常憂予拙不偶俗儻得一第必顛躓盆世孰謂吾茂貽抱濟巨才竟齎漈室之恨流連萬死卒不慭遺嗚呼天於賢且才者當如是耶逮今余猶浮湛市里拙乃遜茂貽遠甚予媿其言矣達生比遁山居得茂貽數律興觀群怨遷迴之義畢具予同友人少游讀之吁絕則歌吞聲則哭頓錄數本題曰韓詩而分藏之懼久而湮滅也先是見其追別彭子有櫟欲全生依鼠社桐難半死

向能門之句惜全篇已失嗚呼闕其詩而不稟然興起者非人矣茂貽僧服自鐫圖記稱前韓繹祖後雲門僧云

師母陳大士夫人八十詩跋

師夫人八十壽也𣆶之獲友於爵瞻少游間者皆比聲律善辭令以爲賀陳氏子擇其人而後受之聯爲一卷以享其母曰是舉也世多有效之者顧其人不文文或不實既文且實則與二南之歌登於房中何異於是繹客之所誦道文詞以告母夫人而母夫人笑曰此固吾八十年勤苦𡨋錄也爲歡加一觴乃衡則以他人之姊他人之母故可不實亦故可不文若吾師大士先生之婦而吾友伯仲若少游氏之母故不可不文也其人擇其文擇不期實而實矣蓋衡二十時事先生先生嘗舉一事告衡云其論冬夏之異人口中氣出或見或不見何先生謂人暑則氣散在外而衰故不見也寒則氣聚在內而盛故見也師夫人曰不然暑則天地之間皆火也寒則天地之間皆水也氣暖物不與寒爲類猶火之明於夜而黯於晝歟先生少屈後謂衡吾不意荅露論

衡之辨亦有出閨閫者衡對曰東坡王夫人言春日可愛不勝此也退而思先生之讀書析理益如此庚辰見先生京邸家問云吾於若母夫姊也而有朋友之益焉然則其爲大士先生之婦爲大士先生之子之母而又如師夫人者然後受其詩若文以獻於庭可以無愧矣乃其稱舉孝慈悋順儉勞寬仁諸厚德以頌以祝則固諸君子備之予不復詳也詩四言者幾五言者幾七言歌行雜體幾凡幾十章衡也先生最愛門下士宜居末跋焉

書仲升閱雲將文卷後

余友仲升久爲制藝家宗匠而於余文謬有昌歜之嗜嘗求其針砭詔予文工於要眇曲折而或過爲詳緩予謝去場屋不事竟未能改能故吾如仲升言今春命題課兒題頭緒多而文少裁剪余病焉兒因問四書全章內有過千數百字者隱括入文殊難裁剪聘尋鄭埜陽短篇長題略爲指示其隨題位置包舉無遺而出以遒領獨有其能憶及仲升砭予正宜于此掉回筆端乃取四書中要旨大篇各撰一藝策其緩而出之提約其詳

而運之簡雅不欲習前人音節率意爲之得文二十三首於以成帙題爲手戰篇推廣鄭意以之曉兒旋取追觀但覺荒謬値仲升在亦人太原書院携往就正仲升既將予卷帙翻閱一過遂謂予曰子何壁壘一新也予謂此非從超宗轉授兵法乎仲升高弟楊子雲將同在座中遂袖予文歸一日夜抄遍并細加詳註余偶見之其間頗隱發微多出作者意表緣促仲升評予文閱完後徵云將出所抄者云將秘不與仲升强而後出爲之參較若將印合篇有兩題爲仲升摘其一於雲將亦在

不議之列一爲賢哉回也節題仲升摘批語多影響雲將獨擊節標爲二十三篇之冠摘精要際自矜玄賞仲升諦審亦且移而從之予急索雲將文觀仲升日今春於予會課悉峭削短篇韻度亦雅余特愛其歸根大單未免春冬易伉遠徵[illegible]其他日之文所經亦人批判又皆長題大篇畢業至千七八言然謂不易轍復錄過呈正於余約有六七十題予已論定宜其於傳先生今日之作有契合也予取覽摘錄不暇亦人忽予見雲將文爲仲升點次反謂此制皆未經予目仲升大笑呼云將

出原本相質雲將同居合此[illegible]之何雲將不測予三人[illegible]來有以定之也方予在南[illegible]同[illegible]友登臨賦詩二十餘章[illegible]寄[illegible]雅易兄弟宗有儁才[illegible]仲見而錄之爲賦長篇逢其旨且以誌吾知己之感今於雲將之評余文亦復如是夫以雲將之英少余得之暮年卒業抑千出其範圍況從此精進超詣無窮誰復能限之哉遂將仲升點定之篇題于卷尾以識嘉會亦因以詳予手戰篇之端的也至雲將之文仲升已有定評余不復贅

湘帆堂集卷之六

碑銘傳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太翮山廟碑

秦時官獄務繁雲陽吏程邈減省小篆創爲隸書以趨約易于時上谷隱君王次仲年及弱冠履眞懷道窮數術之奇觀古今之變乃極精殫慮更波折爲撇拂形體力正號曰正書即今之楷書是也始皇聞其要奇欲召至咸陽三徵不至詔檻車傳送次仲首發於道化爲大鳥出在外車翻飛而去有二翮墜於茲山後人重之故

稱太翮山小翮山焉於戲秦之前篆體艱深吏不能究民間學童蓋可知已傳寫役受難以流通故雜燒令下五經湮沒逮漢以來則文仲眞書遵用迄今經史燦明五尺之童咸可諷誦黔首不得而愚海內稱便藝文浸盛雖嬴政之王復出弗能焚矣恥佐嫚秦之功卒竢皇漢之兆鴻蜚冥蹟渺若仙去何其高妙哉山有舊祠碑湮遺焉敬製末頌鐫諸巉石以補太史遷班固之荒闕其詞曰哲替古初運將更播篆降隸興書用茲茂暴焰既揚神人懲舊建此楷式簡而不陋歷世同文作者靡文伉志雲飛驕君莫媾倉頡居前爰歷起後斯宜諂諸高賓于咎飈颺二翮與山相壽嶍巒截雲雙峯共秀民祠廟下我詩以侑嗟爾驪山芒芒土阜

方伯吳公墓誌銘　代家君

公諱之仁字長卿別號育禹其先後唐同光中自宣城徙臨川新畬里七世爲宋丞相覺齋公居厚十六世爲公大父某而公之考存吾公應以靖江令封御史則公官也公以進士授中書舍人擢御史再入臺出監司閩中稍遷浙江按察使以太夫人老乞養服除久之起臬

湖廣晉大方伯而終官外藩二品壽止六十疑公才不盡用然亦天所以全公云公與子同年進士改官立朝先後凡三年將論建兩人必往復求其當公精愼能立同異意所疑不以上旣上執之不沮權強終始泊如也筮仕中書數奉使稱旨典試廣東多得士然常自念起貴介又官淸禁懼後不耐事無當也已入臺巡視北城兼理九門鹽法所治地勳戚中貴第宅駢列其中奴客多干請撓法號最難治公顧喜曰吾藉此學從政矣事猥至詳稽覆考務裒法情天啓中璫忠賢新寵其兄魏

雙樓者恣捶人於道公立縛笞之數十京師肅然自是
亦好學問觀國家故事習勞苦吏民情僞洞視如指掌
甲子巡關代閱奉詔嚴新舊兵餉時閣學士孫公經略
關外邊務廢弛公檄道將各具兵馬錢糧數以來往往
阿樞輔意不報即報亦虛文公終不爲奪盡剔抉隱弊
大異他時閱使者既以此失衆意而是時內臣益放橫
遊關鎮者如織公一切無加禮會兵小譁公欲繩以法
群璫遂嗾忠賢矯旨勒公冠帶閒住先是孫公請大出
師渡河公度其必敗疏爭者再又三移書樞府言中國

湘帆集 卷之六誌銘 三

力用實不齊集深入兵家大忌孫公愎不聽竟逾柳河
喪師二十餘萬匿不聞然朝臣莫不嘉公有先識也烈
皇帝登極召還尋視鹺兩浙通商惠民政無不脩浙濱
海諸縣苦水海寧尤甚西南有山曰鼈子門者沙岸阻
潮患且大公亟檄所司修築有方法至今塡埠爲百世
利已分守延平建寧門無賓迹政清簡百姓便之壬申
粵寇毒三省界建撫城守公部內迫汀贛間民洶洶不
靖公先事練鄉勇飭守具塞山谷間道出三千人杉關
爲江西聲援賊聞道去而虔無左顧憂公訖不論功其

績寄退讓皆此類也晚起長楚臬楚多故滯獄大者數
百事々遝每數十人民破家瘦死相屬公至取積案讀
之以次讞決平反無一寃者當是時公以舊德家居十
年所同事兩臺使者名輩皆出公下公虛中坦懷然常
守故事不迴撓無賢愚皆敬信之先帝倚大帥討賊假
武昌一城兵犢而驕頗爲楚大害中外莫敢抗者公初
至巡撫宋公謂南寧曰吳公在先朝久某事之加謹公
當一往南寧至公使吏止其騶呵儀門外送迎視兩臺
使者及報謁亦如之南寧恚告宋公宋公以爲問公正

湘帆集 卷之六誌銘 四

色曰某以待老先生者待左公于故事少貶矣按察使
拂袖亦可如朝廷何然卒莫能害公也癸未入奉計遷
右轄過家泣語子曰久與少年共事誠厚顏獨荷上恩
得一死國爲幸且楚干戈瓦礫之餘也不敢辭及蒞藩
益奮厲率屬規久遠如初任御史時而是時楚蓋圮天
下事益不可爲矣甲申國變痛哭欲絕竟以病去官行
至蒲圻憤抗不食卒楚人尤哀之公性沈深而通敏與
人交必敬家食後不妄通賓客州府罕見其面治門內
嶄々躬瑣細皆有綱紀七歲侍御史公寢御史公教公

嚴而煩中夜呼公覺令條詳小戎篇名物曲折句畫無訛謬御史公大奇之故公雖少躋仕籍多讀書練詩經世務其天性也與余最善又兒女姻余性踈闊好書在班行直行胸臆既爲中常侍所疾亦不敢傅會黨錮人坐此汗䘾常以是愧公周愼然公實不吐不茹動適於理終以暮齒秉危藩勤勞王事以而余投老山林無報國之路則公之遇豈不爲天所獨全哉悲夫公元配豐城袁氏有女德早卒贈孺人繼娶洪孺人臨川人也逮事御史公及奉太夫人孝謹佐公敭歷中外具可法撫

袁孺人女甚恩先公六年卒公男子三徤杰廪生予壻徧杰庠生娶職方郎鄒公繇祚女旅杰聘學士謝公德溥女袁孺人生女一適豐城府尹袁公季子秉鉉洪孺人生女二一適大光祿徐公汝陽孫燁武一適刑部侍郎章公光岳子炤孫男二孫女一丁亥九月某日徤杰等將奉公及洪孺人葬於黃箬之山書來曰莫如公銘予耄善遺忘公諸孤幼不及詳公立朝居官時事獨㩀括其大槩納諸壙而銘之銘曰齊晏大夫其儉不逼詧叔孫豹其卒不惑嚴如子產惠廾一國藝如冉求利在王室和恥波頹剛戒暴折黜彼奇名勸我忠力人亦有言孝思維則保身全歸致命靡忒既固既安有琴有瑟楚碑漢水吳公不溺黃箬之山以永公宅琢是貞珉以貌公德

陳周生墓誌銘

我臨當明正嘉間以江西四君子稱者陳明水先生國史府志及念庵雙江王遵巖湛甘泉諸集並詳其事一傳而荊門守龍津公木舉於鄉其季弟休名督學孫公岱奇之更曰經世卒老太學號虎谷者是生周生諱文

郁一字匡叔學博行端宜振陳氏昌明水之業而遭時坎壈齎志已矣嗚呼夫於名德貞節三世而其報尚微如此豈南巡之杖大禮之戍與夫羽翼新運爲東南人士冠冕固所取者盡耶抑又閼之將篤厥裔孫耶而吾周生遺訓諸子方抱經遂槩於塗無通變者他所稱舊家稍相踵馳騖貫仕則或我道固然在此不在彼不然是安可知也陳氏本始自龍津兄弟而上互見前碑志中予獨記周生性行才識與人交相切劘之槩以悲其賢不用於世而無恢奇震耀赫赫若乃祖事可書者惜

之也周生母曰馬孺人其君母曰何孺人七歲而孤然甚孝曬何孺人愛之如已出常謂人吾兒非凡兒云而伯父荆門公尤愚之倍他猶子亦以周生少莊慧不群故及長孝友愷弟和不越禮門除之內肅若無聲視身處物歸可對人言而止疾言遽色遷怒逆詐不留身心雖使人如借也行市陌間遠望如引繩秩秩然雖曹伍行出於淖衣屨如拭卽顛沛有常不失尺寸識者以爲踐履方嚴勤小物矜細行哉無忝爾祖者故御史艾公千子常稱曰匡叔飭愼中和在明水先生得之亦尼仮

也至其料事中爲人謀必周盖兼古義俠之美而不以爲名迹使其才剔歷盤錯所謂履履間皆得其任者庶幾焉周生旣不遇人無能知而予獨眞知之予年甫二十與交時好遨遊吹簫度曲妨於學周生一再諷箴之不激而動予大感乃周生治春秋予亦好三傳遂窮日夜相論難不肯休矣予問病今春秋諸生命題瑣碎無理有傳無經且所發明文定傳何等也王者豈不更寧適如荆國譏斷爛已乎周生曰有之然士去古遠猶知有春秋者瑣碎力也今徒治三傳專家說無傳而胡康

侯其論近今而易曉有豪傑者宜悟聖筆應不數人耳否則毋爲愛竿之唱使人不復讀春秋也予深肯之又謂予左氏傳固非一手所裁不然後傳定哀間偉辨無精彩何也予以其言詧之良是他所共權古今事多詞寡而疾中然深約自持不爲口辨亦不肯逐世好立文字名凡角藝於闈七卒罷困矣而家亦日落男女婚嫁黽勉傳於禮毋馬孺人壽高經亂濱殆求甘旨力爲痒與予同居黃溪時猶交約堅頓經傳忠有所論述以不虛生夙者平生善翰札不擇筆墨書自姸勁別去一年

是爲戊子是歲周生遭艱且病居明水之側也省書問至再楷法宛然明年己丑二月二日遂以病卒尚未終喪距其生丙申五十有四年時方困於兵藁厝於山寺寺之側祔其小宗祖妣聶孺人旁周生娶瑶湖黃氏庠生某女生子三長成韶娶馬氏棄博士弟子不事教授山澤間仲謙光娶周氏幼鴻儀皆修謹嗜學有父風女二一適徐生觀明一適湯生孫謀家遷徙亡產業積錢買石出入二年始納諸壙五尺外銘曰唯儀部之宮廿

銘實文恭峩峩碑豐則有雙江哀乎吾周生子學積廢

躬蹇莫娠空同時哉宼隆鄉族稱孝爲俾從於小宗斬

板而封三尺其崇後樹之松忍而不哭視墓草芢芢予

友也忠孝茲銘以風

明孝廉陳雲陽先生洎章田兩孺人墓誌銘

予友陳晝之祖號雲陽先生諱千京字庸之其先宋奉

議大夫待由德化遷金谿奕世科名爲邑族甲十七傳

至先生考諱玉廷縣諸生娶張氏以隆慶巳巳四月十

九日先生始生稍長好學夙成敦重偉儀觀萬曆乙酉

補邑學生家故清貧娶李氏踰年卒葬喪父盡禮養其

母備至育二弟千衮千玉督之學以故益困時縣胥捕

賦急先生方廬衣衰見之門恂恂寡辭胥執至令庭令

望見異之慰薦加禮扶胥以謝同邑章公一清者善相

人亦訓先生壯士洪當貴聞其獨居妻以女每讀書寇

帶不釋几案筆硯必端以潔卷袠如新尤善楷法見者

肅然輒藏去爲書倣而是時先生困塲屋十五六年矣

稍治家人務少暇即後杜門不適人及癸卯舉於鄉出

周公應稱門而弟衮亦補弟子員王得以婚娶凡勞費

皆先生任之性孝友坦豁家族鄉里無間言甲辰居母

憂足不履市父故時貽田宅皆與二弟曰我猶孝廉也

汝爲生難自僦舍以居然不忍分爨別飯也久之始異

炊僕使什器畢亡所取清苦滋甚生平見干以利者必

變色却之與人無貴賤老少必恭常小輿行陌間惧觸

道上人亟下謝過其廉直溫恪多人所難者癸丑下第

將補教職有一生求讓選先生哀其情許之吏部郎謂

先生以貧故乞一官而讓何也得亡有夙交乎先生對

以其意即執筆不下熟視久之曰子容貌風度非藉一

氈乃器識何遠也勉矣南歸而先生體素堅强不御藥

盛夏不扇冬不附爐邑之人無不望先生卒捷春官

或膴仕者乙卯八月十五日日加酉時方在豫章以疾

卒享年四十有七耳識者皆痛惜之初先生弱歲艱難

其族父所學所文時時佽之得以振及登賢書報無息

而諸父從弟常以豪橫相加者處之如他時雖臧獲有

罪無怒恨色至今稱雲陽先生盛德若出一口云先生

初配既死娶于章氏章孺人性純厚寡言笑事姑恪謹

語不先問食不私飽事先生尤謹紛更倉卒時詟珥無

晉撫多子衆婦有殤嫣之仁生四子年三十六早先生
十年卒復娶田氏居七年年二十六死死時將報塟之
先生不忍其亡子後之祀也曰昔塟李母已遷吾悔之
他日當使祔章墓以從吾耳先生諸子泣而識之田孺
人卒後娶嚴氏復生二子先生凡四娶子男六人曰大
咸有隱德娶同邑知邳州周公世臣女曰大章貢士娶
諸生戴君一祥女曰大猷娶知州張公熟女曰大韶縣
諸生娶知州王公亂夔女曰大夏刑諸生娶熊氏曰大
護娶左氏孫男七長郎畫所謂籤人惟易者也娶進士

吳公濕曾孫女畫弟疇縣諸生娶黃氏儀娶周氏圖娶
傅氏岳生太生及生並幼孫女七一適徐應徵一適何
從業一適黃錫爵一適何鄴一聘王妥侯一未字曾孫
男三女二丙戌之春衛奉先太常從惟易避亂金谿山
中先生冢子嶽伯處士君偕遊請先太常爲誌雲陽先
生墓先太常公車時嘗識先生有學行者巳而先太常
病塟日尚遑不暇爲草至是先生子明經君及冢孫畫
等將以癸巳月日之吉合塟先生及章孺人於陳家源
以田孺人祔禮也孝也書告予曰先公諾之矣若習爲

文其終之謹按狀次其事行歲月而係之以銘銘曰
有廣其額達於鄉有美其章施未光有敦其行流且長
有文其孫世方將有高其封萬祀無崩

廣昌王太孺人墓誌銘

孺人南城王氏女父曰映溪公當官爲郎凡教子女有
方年十餘歲歸於廣昌心默黃公有仁之室心默者以
志其父隱士默齋先生號也由太學生入仕歷浙會丞
蘭州同知冢子十晉芳侯卽孺人所生與予通家相友
善故予冠時猶見心默公杖履問其謦咳之末後乃詳

其行事於永嘉王公龍友所爲誌墓文而孺人淑懿慈
良則尸常娶少婦明中綰其旁舍習尚芳侯文士將塟
其母不以屬能者而卑屬於予余何敢以不敏對乃直
叙其槩始孺人爲婦時心默公母尚在堂毋偶諸族里
姻連曰婦非吾姊而吾女也且孝女也爭君子婉而徵
不以燕私廢規心默公交遊徧吳楚能詩文於鄉曲少
所諧下蚤歲徵羅家難賴孺人左右其間覓以帖之心
默亦友敬之如賓姊姒妐叔間歡若同產御婢使終老
無厲色誶訶聲而下皆服愛對覊比合之家技附棄從

之親恤緩急通有無不倦也而身質儉衣不樂華飾巾櫛笄珥取具而已心默公將之官金城孺人諫曰君常與趙凡夫先生遊凡夫亦太學諸生也高隱寒山著書自樂今屑屑五斗萬里外將欲何爲公莞然罷行遂偕遯暮齒偕老數十年時聞者以孺人爲不亞凡夫妻賢云初心默公去廣昌居稍復得聶氏女子爲側室孺人待下有恩字所出子若女三人若已出也孺人生者曰士晉縣學生娶大司寇何公心泉女孫亡出復娶南城周文學尚文女聶生者曰士弁娶南城周孝廉某女晉

生曰應南城縣學生娶傅氏女繼官氏華應娶南城吳氏女弁生鍾應孺人三女大姑嫁廣昌揭文煥大閨姑嫁南城徐中敬細閨姑嫁廣昌何如玉聶二女引姑廣姑皆適仕族詳心默公誌中孺人少公十六歲終於丁亥六月十七日距生之年戊辰七月日二爲年八十心默同壽既五年卜以廣昌縣之某某爲宅與田心灣相望田心灣者心默公處也於是臨川人傅占衡撫永嘉王公銘而銘之其詞曰　爲地爲毋亦炳坤靈閨中獨秀亦何亭亭我相淑援毋甲群英孝慈覺平人亦莫能於赫子孫皇皇厥聲繩繩繼繼亦有斯銘

湯母傅孺人墓誌銘

予從妹婿湯秀琦少即名諸生中其母傅孺人疾秀琦禱於華蓋山神請身代毋死孺人明智姊也知書聞而責之曰生死命也縱可身毋在而子夭孝乎禮以不勝喪爲不孝且汝父在後將以一人代耶秀琦謝不敢已而私禱願奪已之算予母遂有間後三年而沒人以爲誠感古有之安知其非延之三年若金縢事不可誣也始孺人四十左右疾幾危以克孝于太姑李夫人而愈

李夫人者若士先生庶毋也亦知書史事其君子承堂公而龍承堂公既以子貴所欲者長生也喜延方士讀養生家言常以語李夫人李夫人亦能之壽八十餘色若孺子諸孫婦中獨愛傅孺人引與坐臥教之屈伸吹噓呼吸旬日弗藥而愈於是孺人以已爲可養如李夫人壽也故雖滯床褥猶督其子于學不使入中門問其問御者安否聲即不晚及疾日甚秀琦乃得待湯藥廢櫛滌肴睫不交目者二月而孺人屬纊則丙申又五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一方病時孺人間獨命秀琦曰兒

性慧敏下急輕發父知汝才故推抑汝吾不從旁解者愛汝甚也我死汝愼思而毋哀益婁婁子道吾其瞑乎秀琦哽塞不能答至是慟哭幾毀念孺人前言抑郄終喪是歲某月日將葬於武岡之先原秀琦諆諸父及三弟曰以何人銘書來辭不可謹覩狀次其事按䓪城西傅氏邑名族也孺人年十八歸於湯孟徵氏應台之室孟徵若士先生從子亦諸生善爲文父曰義仍公元配胡孺人生孟徵兄弟二人而卒繼室陳孺人生子三女一義仍公卒於是孟徵以元子理外事孺人以冢歸任

內職蘋蘩不失雍雍如也然陳孺人性嚴初亦訶責過當孺人下氣柔聲終以輯睦久之比屋東西家或告以陳孺人非親姑者皆不之信陳孺人旣歿孺人以嫂代毋處分三叔皆童子幼者六歲戚嬉匕如陳孺人在時女叔之嫁組紃織紝躬自料簡無不精備撫俗遣女禮服必攝盛以徃孟徵欲他求孺人曰吾嫁時衣尚在取之箧鮮明如初孟徵喜曰此復何異汝女秀琦兄弟與其小叔就外傅少長相匿未節以禮孺人輒跪之曰三叔父行也又孤汝輩漸長宜知尊卑之分小越軼扶扑

必加未幾隨行恭謹路人皆歎湯氏子弟㑹不知孺人之豫教深也性端靜燕居無惰容毋課諸子篝燈分夜女紅不輟喜令從長者文士遊爲酒食賓之無倦色尤周困乏丁亥大歉日盱一粥推與鄰里孟徵以是得好施名甲午秋試秀琦罷落不即歸孺人詗若何來遲對曰恥落魄爲毋憂孺人曰僮子不學人得百苐無行獨不憂父母耶顯親揚名豈在區區且汝盛年也秀琦由是益自矢力學毋汩沒科舉之習而孟徵聞其言亦顧解不以得失咎諸子矣曰亡婦達識我不如孺人生男

子四人伯即秀琦娶傅氏繼娶胡氏生子震鍾覲鍾仲曰明德亦諸生娶艾氏生子鼎鍾艮鍾女一叔曰懋德娶　氏生女二季曰讓德

銘曰其爲之婦也舅姑以寧其事君子也家以成其爲之毋也子有見焉使其朋友爲之銘

陳平生別傳

平生諱商才爲人簡易不屑威儀讀書著撰出常情之表建安中魏武帝引軍行盧龍塞外塹山烟谷經白壇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敵入乃覺鄧

艾破蜀道陰平無人七百餘里鑿山通險造作橋梁以
趨月[illegible]推轉而下將士攀木援崖遂達江曲唐史敬奉
以三千人援翼州十餘日音問寂斷朝廷謂其已沒忽
繞出吐蕃之後戎人大震斬首獲生解圍而還田頵攻
常州中宵自地道入旌旗戈甲出於制置使杜陵之寢
室平生意徑皆如此也著意略十餘卷所經營甚衆家
貧繕寫未就性樂講授與弟子門人居一歲中率十分
之九妻子莫能留焉常謂余曰南豐南城新城三縣間
有小溪僅通竹筏兩岸篁竹幽邃山石奇瘦夾立深入

嵒曲惟聞鳥聲行人至少而景不傷神吾眷眷於是且
風土質樸大異外人可以卜居子何不從而遊之予欣
然願往羈事不果平生晚當以明經薦人或疑其不就
平生笑曰功名譬之圍棋科目則兩人對壘也歲選則
獨坐布勢也殘局已畢耶復自了之耳因勸其計祿廣
文爲子孫計笑而不答頃之果謝諸生教授如初去十
二月間平生久病且篤予與少游往視之道中怔忡相
謂恐來遲非倚戶之歌則怛化之叱矣柰何柰何既到
平生齋傍問知尚在舞而入大呼平生唯唯相與大笑

顏色雖減眼未劣往答語音猶滿屋也遂沽酒劇談而
別於潭橋之側此臘月廿六申分事也兩人至家已呼
火矣正月三日平生輿而往研館中馬日疾作復輿而
歸竟不起余二人以新歲多務聞之甚後以平生歲歲
如是當留研不即歸也平生病時數欲呼二人有所語
而妻子以召客不便或無人可遣也及聞欲往哭其家
氣力盡矣心膽寒矣出門屢返念丙寅丁卯同起里中
如曾上平吳先民舒柴芬曾子敬游公大劉文伯陳輿
孺平生在六七知已中評之最賞矣然壽亦不至中少

游非語予人命如哀家梨近始悟以脆爲甘此言達而
絕悲予故急爲平生傳存之朋友間以爲吾儕老禿翁
長少相望如山頭烽火尚安事哭耳

陳烈婦傳

烈婦字去華金谿名方伯若水王公孫也嫁諸生陳謂
正夫有才色年二十二隨母避亂咸塘正夫時病足謁
醫客路會兵數萬自石門躁縣西諸村落殺老弱亡算
將近咸塘初正夫大父蒼梧令玄亭先生生平癖書書
多秘珍者盡以予誇謂尤愛蘇文忠書醉翁亭記眞筆

常自囊之出必藏烈婦所是日平明烈婦改服蓬首弄髻垢衣襆備持一手眷著胸前與其母倉卒離鄰家源脇時兵噪呼自後至烈婦孱不能前哭地上欲遲其父翰卿及弟懽而翰卿以晚行見殺不來母强掖之稍前行得一池汪然深淺二尺許烈婦止不動麾母曰娘老矣疾走走毋返顧告陳郎求我屍此池忍置巷池旁一躍入池死母幸亦死三日兵盡翰卿屍先得或傳言烈婦入軍中矣當是時民追贖妻女係道正夫意不樂眞覩久之弟蹦且哭曰若尚不知吾姬耶吾姊前與母

發成轉語絶痛誓必死者但南求無抂索我保姊不妄言遂其行到池上亡有衆皆曰死三日半而肉不浮乎惟歲不聽使人涸其水則烈婦在焉出之泥若一折藕洛而斂肌顏玉雪惟十指中盡脫血凝碧時兵所過女子無年惡馱以副馬或連繩縛去踣溪水輒衣帶漂波面長戟鈎取無完者烈婦脫不自奮入泥中入泥中不力者幾不得死正夫及是慟絶矣始謂祖母與孺人徒時特孝烈婦常讀書見崔淡之妻及呂正獻夫人事謂君子曰妾學此足乎正夫不答而甚大其志雅相賓客事舅姑孝謹温温無間言家人以爲長者然立大節厉在宋其姬曹娥間近世儒者不能及也正夫痛之不已以書告其師陳惟易問所以禮之者惟易報曰必某也爲之作傳其喪之也衰經而出以杖拜賓不辟尊者卒哭而床期而除食肉飲酒必戚三年然後娶有子則服烈婦之黨如其母之黨皆加於禮一等

林泉汪孺人傳

汪孺人者高士价甫先生妻也先生既隱於林泉時悲歌不樂曰吾奈何老死婦族無一塊土孺人從容請曰

先生何以是爲哉且先生居於此豈獨避兵避貴人也林泉地僻車馬所不至妾聞大人君子安土樂天以全其身且身寄客也又焉往乎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先生悅曰子之言近有道者由是琴書一室寛然自足怒而不激哀而不傷遂以詩酒終焉病且革謂孺人曰吾德不及淵明汝家不及翟氏然吾得全其天者子之賢也隣靡二仲我則有之室無萊婦吾差勝矣死何後恨吾所恨者大也孺人泣曰妾固知之獨不記曩時西僧語乎凡生死榮枯治亂興亡皆天也先生曰然西僧者先

生未壯時羸病幾殆有西僧來强起見之以手皮其臂教以養生導引之説曰君從吾言壽六十八死是年正其數也先生嘆曰嗟乎人果不勝天吾巳矣夫孺人慟絕欲從死而先生前妻所生長子及李子他姬出者孺人撫教之如已子皆哭泣跪諫曰毋後棄諸孤豈事先君道耶乃治喪如禮及其卒也諸子以父母平生之意請同縣惟易陳君登小孔君狀其懿行而爲之銘以葬云先生金谿人諱國藩字价甫姓蔡氏

論曰德不孤必有隣夫婦有之矣蔡先生無四海交而

與一汪孺人偕老孺人之不幸也雖然非及先生晚節則孺人之賢不難不章孺人之幸也嗚呼孺人之幸其先生之不幸也歟悲夫

丙飪列傳

丙飪者瑯琊麥人也武帝時徵至長安客新豐市雞越家未知名平陽縣王子襄見而悅之爲上言曰丙飪賢於枚皐郎有急可任使當是時漢將歲以擊十萬人出擊胡轉漕山東甚遼遠而太倉之粟皆腐敗不可食董仲舒上疏請勸民種麥以佐官用帝方圖其事及聞襄言從覇上祓還召見飪尙食軒中甚喜令待詔湯官日以親用上巡幸河西隴西二郡守不意行至卒供不辦從官乏食上大怒以飪故得觧上令飪徧勞從行者而畢拜贍食令百姓便之道無捐瘠太初元年關東蝗大飛有司奏請賑饑民流就食者詔以飪領大農丞而是歲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數萬人伐大宛出燉煌士皆乏食怨恐上令飪持節餉軍車轉人徙相連屬於是貳師兵復太振有功還天子以飪爲能封麥侯勑大官器物烹炊具給其家甚盛飪由此交結長安中貴戚公卿

賓客造請無虛日然飪雖顯重貧士詣之者不避寒暑見之人人各自謂厭所欲而去毎燕享飪未嘗不與其間廷尉張湯常晨朝方寒過飪舍望其上臕嗢若氣蓋有光焉問之則麥侯第也因入輿載而去飪奉使到雒陽雒民爭來持其輪小兒不得前有泣者飪傾裝分賜立盡父老皆曰民餓矣見使君之面如望歲也其後上封泰山飪從臥奉車帷中奉車子侯幼戲裂絕其衣緣上以此絀飪車子侯及太子用方士言辟穀學神仙術飪亦寖疏希御矣一日上如甘泉宮饑甚飪因進曰仙

者居山澤中甚臞不足法且陛下聽朝或旰忘食寧能久事此耶臣願以身補闕拾遺而盡罷諸牛馬冥牟乾魚之屬上由是稍稍却方士不用然飳頗專幸時出入後宮恐且得罪有所善六安侯武夷君者進之上輒隨飳侍中左右之上愈益貴飳賜累金千斤飳售所客羅懋家亦斂百金惟大中大夫東方朔與光祿勳陸酺善雅不嗜飳常相與譖之曰飳徒面諛以餌人外雖澤有陷心非苦口良臣也天子聞之以問飳曰外人必有惡君者乎對曰奸臣者臣所厚也惡臣者臣所薄也是

臣之罪然臣備員湯官皇子在襁褓陛下輟臣御之忌臣者衆矣請歸侯印綬補中郎將以身効惟上幸許於是天子詔有司曰麥侯飳飭身柔嘉補朕不逮忠誠之效著乎表裏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惄如調饑往時貳師軍困及從官匱乏得飳而甦其賜飳號曰甦鄉世爲國屏爲甦鄉囊子囊嗣亦知名及孫熬坐讒有罪國除居下杜在宣帝時數微行至其家丙氏復暴興焉

贊曰臣嘗謂壺遂曰君生平毁丙飳不値一錢及王家開說昭天子慈旨貴震京都依日月之側國家特賴其便矣丙氏復茲茲不絶租入之奉比於有土豈非命哉

簫洞虛小傳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近余臨川車家擅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袁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藝凡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於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簸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已意然好彌甚至妨語食剡㓹刻鏤大變舊法晝則操造水濱怪石傍或入幽岫林樾蒼蒨中當夜月野霜庭烏睡虫醒之際啓塞抑按未嘗去手

一日悟其法起舞拍床罵前人聾鈍不聞此妙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過胼音客購之萬錢雙絹由是洞虛子簫聞天下顧産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場家居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眞洞虛子家故貧身苦也時淡蕩以涵人客高門雅士間語次屬座衆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歡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爲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簫表裏灌治得議制之妙無瑕聲無累氣餙以行草秀句山水魚釣宮觀烟

樹人物花鳥蟲豸雜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竹至千尺取十一莖有柯亭爨下遺識乎嘯咏之頃輒以斤鋸身隨園公林監或識病之好事者賞其癖不問也予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峙隙間題咏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草蘇子瞻贊秦太虛記皆具常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明孤吹然非洞虛簫寧稱子山文乎哀大喜孫別琢一枝遺予彫以一丘一壑一觴一咏而題其上云青雲欲托王褒

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予笑語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衷乃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宜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徃予愛其聰巧絕倫戲爲蕭洞虛傳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陸伯嚭小傳

陸伯嚭元伶人也不知名初號陸丑善俳諧至元中叅李留麥炎賈餘慶等與南人通貴十餘人醵飲燕市酒樓中演吳越春秋雜劇至夫差將亡使伯嚭行成越王且罵且遣且泣丑爲驕倨自得狀盡去故時調謔語不用待王罵畢從容彈指笑王曰扯淡扯淡我伯嚭在吳國是個太宰明日到越國也是个太宰我太宰無失其爲太宰因拍吳王肩曰誰教汝作這一家貨時場下觀者萬人笑沸天不可止坐上色如土灰矣丑復下古門酌酒一鍾對衆人自勞曰我這科渾妙不妙飲畢大哭十餘人立罷坐遁去丑亦不知所徃當時以此著名故號之爲陸伯嚭云或傳文丞相既北後有一幕府客失

其姓名亡之江淮間爲元將所得降之不可釋而禮之終不爲用一日將置酒會爲客輒就上坐飲啖如他時伶人請命雜劇將讓客郎曰吾生平好觀韓蘄王故事將不得已曰諾至苗留兀术內外交訌之際輒浮白拍案及世忠慷慨勤王伶人知客意頗盡其技忠勇淋漓客乃命酌大斗置燈前連數十斗大呼一躍丈許眉出于梁將與諸賓客及堂下觀者千人皆愕眙立不敢出氣凡數十躍復大呼嘔血如注立死堂上將明日厚歛之是時吳中士大夫惜之隱其名不傳陸伯嚭在伶中

湘帆堂集卷之七

祭文

祭謝培源閣老文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嗚呼星之隕也典型盡矣誄公而哭者多矣賤不誄貴少不誄長而況小子之於公乎雖然敢晉言之夫以我公華貫近日月之光鼎望增朝野之重盛德爲縉用之後大節著沸地之餘方其史館講筵可成分考畯如玉樹爵爲文程屢更歷卜則守難進易退之風蚤請循陔則洞一日三公之介既而卷舒合度存亡一心家爲孝

子國爲儒臣前爲良臣後爲貞臣生爲名臣死爲明神抑何恨哉竊復旋觀公之終始宋末三賢殆無可愧處公之地處公之天既審且安不缺其全何以言之蓋公之官近文丞相而不必踵其握兵公之鄉近先疊山而不必效其賣卜公之詩文老而益進似家皐羽而不必爲其流離而慟絕此公之處已者審也然而猶勝前賢之遇者拍家如蕙石子孫而可以無惠州勉降之憾翻光如桃源歲月而可以無天佑驅北之害阡陌唱和如栗里南村晨夕而可以無部鄉子善收骨許劍之事此天之所以處公者審也以是正人服之鄉人愛之異類亦安之衣故衣冠故冠臘故臘從容坵墓以從祖宗耆舊於地下而見先帝諸忠於天上得名得壽全生全歸非我公之謂歟復何待後生小子雕鏤刻書鋪張揚厲厠於炙鷄絮酒之旁以附於豐碑樂石之訓乎哉爰寫末辭用先菲奠庶或領之不遺少賤尙饗

祭陳大士先生文

維高皇既授命兮整百代之典文立九經以一士習兮別白墨而定一尊雖英人之傑由此而入兮道稍遠而

漸分洪永熙宣譬諸大輅兮猶未斲琱乎兵醇本經以製式兮澤乎雅而調均慶曆樸散而教弛兮工語言而寡聞士競吹空以絺緒兮曾莫知古之爲敦先正如可作兮世或嗤其守墨後進彌以馳逐兮欲追亡而反惑先生起於二百載之下兮芟戎燕亂而闢其宮宇橫終古以貫穿兮破圓方而合則芻雜白氏不以屑意兮陋有司之法式天固淹以歲年兮俾海內皆被服推略廓消於斯文之域兮譬騷除而清中邦彼神武其莫遏兮孰細大之弗降東西極其壤兮南北齊其疆風無上而

不被兮日靡物而弗耀初徒駭而莫辨兮曾繼之以匿
笑通經學古化爲一家兮疇騰躍而自耀毘㒸不知其
身之小兮終廻旋於大造岑嶁如蛾奔傾络圖以爲高
兮尚仰觀乎太華之巍陂渠湯湯逹大川兮會是肆乎
海之隩自先生以文易天下兮舉一代之士而㑹以立
名公卿非貴兮科目何足以爲稱甫一官未改兮朝野
傒其大用銜王命以南征兮胡兩楹之遽夢文衣被九
州而不可以續生兮盖自古之所痛況門牆之諸生兮
又誰人之爲慟先生收賢才如不及兮譽俊髦而不去

口某等親登於南嵇之樓兮嗟梁木其頹朽傷先生之
未貴兮此愚夫之憾憾恨先生之未壽兮亦皇天之夢
夢先生之哲亂兮方軾轍而莫過名掩於頴川兮敢拭
淚而相賀逹生死其必明智兮諒先生之無悲爲星辰
而復其次兮或河岳爲靈歸附卮酒以寄哀兮群唱和
而陳詞倘喬公之肯戲兮鑒精誠而下之尚饗

祭安所公入鄉賢文〇代諸父

嗚呼是舉也雖孝子慈孫不能得之於衆論之不齊而
况以某等之不肖猥伺力而至於斯盖議發於庠序之

英而質於州里之口齊於摠邑忠信之長而俞於督學
陳公雲怡者也先生之德後人不能追而鄉黨之推也
先生不能辭今世所尚者封爵不足以爲榮公之器而
人所知者文字亦適足以爲有道之唉耳此躬行之君
子所由獨貴於宣尼然先生之祀於此也非所爲自幸
亦非所以爲子孫之貽苟塈道之大明而不晦必人心
之皆公而不私作德者或將以是而興起而况於先生
百世之㝡支敢不敬肅前軌以上負先生之教而下辱
縉紳學士其父析薪之譏乎消酒釋菜庶其格思既諏

吉日而忝國故之席遂梓群議以爲家乘之稽後之傳
高士而誌隱逸者其取於此亦未可知也

祭李南埜先生入鄉賢祠文〇代家君

嗚呼先生而今始祀耶先生不祀誰執其罪先生之必
祀誰論久而後是也在郎署則直言不忌知梧州則惠
政是勤時事棘策籌於彌土瑠氣惡而先生歸田若脫
屣矣當途不爲之表章遠近莫爲之論次祀不祀向貶
於先生而識夫之昌亦可畏矣然使先生浮沉物情之
內周還悠悠之議深中以自屈而濁行以取媚則生有

九卿八座之貴而死有遊人顯者之寄方且贈之官方
且予之謚方且子孫累世乘堅而策肥何以鄉里不能
指其腴田與美弟淸議雖已揚前用苦不繼曾不得如
某某之儔而顧與享乎庠之西壁人咸以此爲先生恨
而吾且私以爲喜夫事之得其常者恒恐淇沒而無記
惟其可怪也是以啓問者之疑而相與深求於其義先
生沒非久而得祀則或將與群主夷空存其姓氏故先
生之不隨衆以爲神亦猶其不徇俗以爲吏也某不敏
少而居城南之里習長者之緒論交先生之後裔忝登

籍於癸丑而上望先生於弘治雖不能庶幾其人乎蕬
亦私淑其遺意悲世之橫噬於一時而久莫白也此與
以耳食何異今先生既祀於鄉乃有以勸夫淸廉剛直
之士而向之誹謗成群者亦或開壯矇瞇也歟然此等
已與荒烟野草俱盡矣而先生固未既也酌明水於一
卮焚蕭光以達氣爲斯文以舒嘯勵吉人之高志儻先
生其醑而鑒諸亦足以破千古之溯也

祭陳與覇文

是月有自崖山來者道陳君與覇下世事已備且述臨
盡手書君恩未報母死弟苦奈何十字擲筆而逝言不
及他嗚呼哀哉嗚呼哀哉越某日友人某集以樽酒炙
鷄詣堂爲奠將西嚮而哭已乃止曰吾過矣與覇忠孝
慷慨道盡一死無可憾者倚門之歌吾不能失聲之哭
吾不爲也兄試歆而聽之今稍稍與與覇遊者莫不腕
惜與覇年三十七若使得三十寒暑便足又客床旅殯
僮客凄然若及歸家人環向而瞑亦使足嗆此庸俗兒
女子之見非不暱愛要無足論者與覇浩魄熱腸聰明
學問修短有定獨思一用世馬首不西終與草木腐矣

答謝辦幕府客耳猶感知己之誼釣臺一慟天地改色
流聲至今兄書生得親覩玉卮痛哭指畫聳身臺寺去
開府置屬無幾奴未爲不遇也成敗天之爲敗亦成成
亦終奴如兄何恨但恨束髮困塲屋秀才好唱名殿庭
或小介意然數十年中初自號能虎榜者其人生而死
死而未嘗生者甚衆兄古今文字及今收拾尚可得五
六傳世決不泯泯惟是閫徽缺焉天乎太酷雖少游言
之摯然可悯者數矣自我所見了不足怪且如文丞相
既北妻子如何道生佛生相繼淪沒卒以其弟惠州公

壁之子爲後萬里寄書命治春秋儼如庭訓兄弟之子猶子竟可勿悲興覇言不及此夾夫哉固當矣獨老母在堂眞孝子餘恨雖然余又以文山相譬夫文山豈不能力辭朝命遯跡深岩終養板輿以爲孝耶太夫人百歲亦付之惠州公無可奈何惠州自苦文山自安已矣興覇吾是以哀而不哭也所歎者戊子之秋兄久遲一別余病不能來當斯時也風雲之衢尚思接翼望春氣盛何渠悵別竟詔永隔遂在爾時然事已至是亦何道哉於乎尚饗

告亡友湯季雲文

歲在己丑月在壬申乃告郊牧爰思故人故人維誰湯公之季文章克荷風流未墜自我分背於今三年但知生死豈職肥堅栗林予心承闕凶變跣足投床寒痾哀戰十年以長事君之兄初変不瞧歲晏疑亡予秀而文吾消以短聯袂三山鬢髮一管攻書治篇命不我聽相期言立輔若蝸匕啓秀開堂長年敞戶惟敦于兼寶億弗禁絫不徹書稿不避文傾僅心匠發隕庭闈落壘流泉與詞撫瑟自有機雲思銘金石國體王治羅絡心胸妙年廷對兄君貫終志雄命儒策饒事乖龍隨蚓縮鳳設鳥棲子君剡溪我居魚尾笑爲號咷其詩有匪麋鹿難游挾策如丘十日不過以我爲猶俯仰饑寒衝胃冰雪寄聲交問何曾相訣疑難當新斯文錯賞恨不呼君風清月朗郢人質死郢匠傷雖非闔吏誰共濠梁俗亦有言無後爲大玉茗之枝又缺一个我獨傷君清文祖化所忠爲求文姬安寫竹素必壽碑版無名定點潤餘孰曹孰丁嗟嗟湯子時代其死世疵文雅弔者笑矣子安吞恨孝標罹禍長吉侍帝軸嗣夭年望古較今君

壽且考雖生不滅神明是寶逝者自達存者自悲單顏豁齒無復盛時緒意鋪哀聲變節促魂兮可招登山一哭

哀陳周生文

周生明水先生孫與吳山玄劉文伯皆余三十年老友也死於游頓僧院屬文以哭之其辭曰嗟陳生兮可誅不靑弦兮剛柔祖杖臣兮言立韶僞策兮高丘冠孤子兮當室斷經獄兮康侯贈吾紵兮肩隨夾閭里兮湛浮排晨曦兮君闕酌夕月兮余樓箴膏肓兮起疾笑歡歎

兮莫逆書相斫兮麟鬬兵方挐兮彗擊先朝露兮吳劉
爾不忿兮頃果採橡栗兮赤野復披襟兮石獅下吾歸
兮故郷子涉秋兮西行浴明水兮澄澄嘆鴻鴈兮無粻
鴈來南兮再北御屋梁兮顏色各祗哀兮桐苴條存亡
兮今昔相天政兮無爲問鬼伯兮焉知焚蕭艾兮不死
傷黍稷兮摧之哀時命兮不臧送故人兮秋葉温五始
兮待君何郢匠兮傾甑雖議辨兮忌言執醇醪兮我慨
署弅匕兮無門望殊峰兮招魂游地下兮敦子報未隊
兮後昆寫其誠兮僾俋薦楚聲兮潺湲

告游公大文

嗚呼痛哉公大死矣余聞兄之死也蓋久而後敢登其
堂噭然一哭不能作奠兄一語非不能作實畏作也何
者予知識中數年必者亦多然或知名乃交或壯大乃
篤惟予及兄少長相踵門第同入泮宮同連蹟不遇同
郷里論其文章修立亦同性趣稍異予不病兄之嚴兄
不病予之放莊諧相對莫逆於心雖異亦不害其同余
志緊神明骨法不逮兄遠甚而兄且止此矣予早生二
歲許比日益衰故始聞而膽落既思而魂銷甚而不敢
作此哭兄歸來是爲除夜前一夕家人妻子各春揄斗
米備酒漿營歲具去予獨篝燈小樓兀然而坐雨聲淒
苦能復堪之因憶崇禎庚午初遊秣陵以歸會買一扇
生平最愛老蘇廬山長詩乞兄兩面書之竟摺字既遒
勁跋語亦妙絕爾時兩人志願所矢都謂如何今去彼
僅三十年矣各一老禿翁置勿復論但今茲之夏吾以
饑軀再遊江上兄別我語惟以山川聲氣勗予勉力領
之而去嘗計歸時當携風景人物與兄劇談且飲而堂
中隆然一棺矣嗚呼痛哉吾嘗言賢達之士每至死生

之際不無介意良由血氣未盡諸障難捐若使知氣上
浮自然了達如琉璃明不足爲喻故重寫此篇焚告靈
前庶幾古人朋友覗殯奪情之風亦效莊生叒戸反眞
之意假如兄缺體祇孰不興悲吾則不爾凡常俗人以
子孫爲輕重若出群特立之士有子無子輕重不存旁
人但貴求厭頭多一二哭泣聲耳然不哭之子往往而
有吾今不幸生四男子平常而已令人悶悶將來或不
成立譬之豬雞狗馬種類不斷復何賴此曹哉丈夫生
不諧世違志不就雖壽彭祖與枯木等百年鼎鼎何啻

胸臆付人聽此謂闊今兄已與造物者遊矣恐笑予噭
然之哭去雖堂姊人幾何耳嗚呼公大葛事已矣宿草
之悲何特止矣倚門之歌良有以矣吾亦自寬用是告
子矣嗚呼痛哉尚饗

湘帆堂集卷之八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記

隱鴿園記

丘子元築書室於城南居第之西其前爲齋其後爲軒其牆仞有三尺周廣百步許庭植修竹繚折以東日月之出景布前楹門落而左客有題其鏡門之石者曰隱鴿園既成名親友文士自予以上十有餘人飲酒落之坐中或字余而言曰平叔敢問隱鴿者豈晉世所以目陸清河士龍者乎曰然方清河之少也人欲爲龍駒亦日鳳雛然於以名園不若隱鴿之語佳也客以子元之才力之名其才略其遇可也子元前謝且曰客之意則然矣吾猶拾遺焉皆曰何如曰某先司馬公儀天朝鎮河維功德足以垂後嗣而某同產五人者今並往讀父書知名於世夫陸氏者其族之貴盛極矣自乃祖丞相有大勳江左而厥考司馬繼之至士龍與兄弟齊名海內遂爲晉室文章之冠吾竊感其當興亡倥偬之際而能各成英斷之才豈非兄弟相與爲師友克自振策不隳家學故邪先司馬公生平好文章爲諸子各築一書室北山下顧吾頃以奉太夫人養入居城中頗以其暇鑽討百氏故爲茲園時與同氣連几席分晨夜其間自以得託大臣子後而當明天子一統之盛優於二陸之遇力將盡發賜書讀之庶幾著爲篇籍作爲事業以彰先司馬公之志是其願也而吾猶有羽毛未豐之歎故客或以隱鴿之目勸之吾敢不勉其承抑旦夕與兄弟不敢忘先司馬門戶是念豈自謂才於是坐者皆嘆服曰諸必及先君孝也稱不遺昆弟友也盛而不懈材而善讓推子元之志其何陸氏之羨乎乃興扣竹而歌曰閒居外物靜言樂幽纚樞增結甕牖綢繆和神當春清節爲秋天地則介戶庭已悠蓋士龍之詩也歌闋遂使余爲隱鴿園記

五石記

予家破後猶存五石五石者端州硯三泗濱浮磬汀金山石佛也先太常令閩漳時非遺書及硯不載歸築醉墨齋貯硯八九使衜掌之唯謹有荷華硯飲水數升常自滌之令衜銘衜擬梁簡文紈扇銘製其文曰清潔斯動明哲宜用周旋書之次第反復讀之凡十六變先太

常熹恒以作大字如撫治堂天旭樓之類甚愛之亂後喪去獨存三硯靈谷之野然背隹發墨異常品其一圓徑六寸覞日中有若雲龍文而筆不搬其一方平無池廣如圓徑半其一圓長外粗而中澤其厚殺方七之一其陰有八分石子二字云先君歸田後用圖者卓家譜族約著詩詞小文以自娛及點撮諸傳記抄方書數十卷尤愛幸之方者衡與朝夕石子或轉移供賓客焉以故雖急不棄去先君且病顧謂衡曰三硯來吾以分賜若兒泗濱浮磬走將留宜黃氏家汝女平生硜硜老死

令向鳴我床頭數聲足矣衡亟使人荷硯以至循撫之而嘆既而磬歸先君不聞嗚呼痛哉石佛者第十尊者手經像也何玄子先生見寄二千里外明潤如賴玉先君供之齋閣中常擊磬效唄聲以爲樂嗟夫世所稱便利田宅貽孫子先君雅無有郎傚廬短褐今廩廩乎難之獨抱五石呻吟於空山絕壑間能無零落之嘆乎悲而記以示後之幼子童孫庶毋忽哉寶此爲陸氏欝林之物其可也己丑秋八月朔日孤子衡謹記

本易堂記

弘農楊君次庭常欲度其居東偏爲堂以讀書而名曰本易使傅子記之傅子曰何謂本易曰某少受易太史公傳漢興言易者本楊何又世俗呼吾姓曰木易楊雖非從易從俗云爾吾聞一陽在木下本在木上末故因以識吾姓又以別於子雲之揚也子曰君之名堂則善矣其居於堂而讀易也如之何曰吾堂乎靈谷之陰帶湖之陽西去大河里許官道左其旁不百步然而林薄紆鬱在嚣若偏故於讀易尤宜抑吾所謂易者非臺書而已今夫天頫地仰日來月往山高澤平雷殷風鳴斯

堂之前歲歲皆然吾視之聽之易也方者簞門吾見卦之德圓者圭竇吾見蓍之神籬藩如環以周四廂簾隅如渠以峙中央吾見圖之外員而中方也家非素封且漁且耕目棟宇感大壯焉動杵臼啓小過焉沉網罟於淵行耒耜於田思宓犧神農氏之易焉不寧惟是譬諸堂也則必背中賤偏背貴面浮楹偶極奇庭厥宇幽門闢戶闔晨與夕休無往而不易也何必堂上讀書然後爲易傅子說曰旨哉君言易又善於名堂君眞楊何後太玄之族誠不足慕也請爲記矣楊君曰雖然吾未庀

材未竿庸媄堂成而謁諸子傅子曰不聞之也畫前其
無易乎夫畫前而有易則雖堂未成記之可也次旂起
曰唯命

大乙山房記

占衛事大士先生十六年辛未嘗到所謂大乙山房者
比年來數過其里與翺翻少游二子抵足而臥貫宵而
談間問山房所在儻得登之則日去是里許臨南徼竹
環山房皆山蓮華岡巡仙潭山之屬繞座竹樹扶疎搆
設面勢皆有意趣風琴烏箏悠然池上恨不暇終當挈

予遊焉雖然予亦知山房之所以名者乎衛曰知之㑨
久矣予聞諸先生知之大乙者以地形名如大乙字然
也四方謁其音讀大爲太至取太祿青藜之說詁之其
義凡鄙何與聞一夔足誣夔一足也或書作太者金銀
車彌失眞矣先生平時率爾命意皆前無所因後不可
襲蓋胸眼之所放類如此必待晉書世說而後能名亭
館者非大士先生事也其後以號本集然未嘗有記故
坊刻之訛如初先生困場屋庚午厄元辛未上春官不
第嘗笑謂予曰俗人多諱忌議吾名讀書房爲乙大不
良乙乙也終不甲矣是惡識字古文乙一一也吾不元
江國失小一耳安知其不究大一耶已而先生竟甲戌
第二人雖不元而元之氣色厭然伏先生下海內不以
禮部榜爲允也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郎大一何足道哉
蓋一時戲笑之言予猶及記之陳氏兄弟曰甚哉子於
先子可謂曰篤不忘試爲記之以補其缺以正其謁如
何衛門人尤寵者也固宜書書畢喟然嘆焉夫以一山
房之名而字讀失眞傳寫彌亂雅俗相懸去而千里況
於披先生之書其深鴻淵懿烏能殫其蘊而測其際乎

予嘗疑先生之微言妙緒猶有及門不得而聞簡牒不
得而載者以此先生往矣山房故在後世當有指其圖
而拜若今廣川之下帷處者惜也衛不及先生無恙時
問業其中香山飲酒攬筆爲先生賦之

南濟石記

客南濟四改歲而得辛卯辛卯春而石見其冬而石開
又春而其上可以登其下可以憩然石之居南濟不知
其幾千百辛卯也始客之未齊茲石也草交偁之土冒
後之竹在阜中藤在土中石臥其間旣其出也艸之蓬

如者薙蒩剃薈畚侮茲莽土之蒙知者蹶頹滌楂罔敢冐沒石凋以蒼錦苔衣之竹箭挺青藤花樛紫柏陰冠頂蕉影布地由是全潭之奇鍾於一石潭中居民可數十家東以山口石立其外若屏若拱若可圖書諸嶺之泉十道奔洭皆合平石之前始落而爲潭下瞰黝黑鼉怒霆激丈縣尺折東入汝水凡十餘里之勝以是石爲宗焉余時離石出山則徘徊彷徨若壇以餞倦外而歸則望石喜至若勞於郊廢卷之暇無所與語則必之於石有自然磴道升上由右或踞其巔以眺凭藤爲几或

渡溪北去石數丈坐而眘之大凡遠近佩繇不出百步而景勢迭變然其可樂者不產於通邑大都之旁名山巨谷之境不稱於達官要人與夫貴遊豪華士女之目而又無架峰陟險舟筆砌鑿之勞於客者尤宜乎泉雖美而終悲於與廢萎溪雖巧而預防於爭奪皆未若茲石之閉遠焉或請益曰石不遷矣客能載石而行可也不然後之人將有棄爲墟壞蕪榛以屏茲石者焉誇水而閣焉又子之名與石相臧客答曰然吾恥得罪於中央之庭也則從而歌之歌曰石碕礒兮何時臨周道兮人莫知懷文質兮蔓艸間之出尊以光兮吻不悲嗟吾來兮遲遲顧聪兮以思遊石上兮暮歸望青天兮夕鳥飛客有去來兮石無喪汝之不爛兮我歌可爲乃以爲記

吳陳二子選文糊壁記

山中織茅爲壁其土㘼惡不塈三日乾洞如牕楞奴子從城下來抱一捆文字爲余糊之試閱焉皆吾友吳仲升陳惟易二人選丁丑庚辰進士文也中多朱墨細批惟易字不知何從奴子得也予所處無帷帳既以避風

寒蟲蠍之害暑中跣脚上床遇不睡時或橫觀或正觀全其與文爭題不苟同世處時有鬱然思者已復啞然而笑前十年從二子銖銖兩兩於此今何輕之至是二子嘔心肝爲文不能豐豫稿飽邦民又不得以所選文之息諷動有司移易風俗一則老得一低鄉舉如今漂零海上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余日日誦之一則塈父無具頭白毋養無策流離寄食時文衰則師座廢雖金谿人如無家人靡生效如是安得不泥諸壁目自洪武辛亥以來名儒鉅公照史碩老皆事出於是成弘間

始微標名目如王唐薛瞿到崇禎末房如蝶社如蝗言理學則周程張朱之嫡派在是談文釆則左丘明司馬遷劉向楊雄衙官奔走其助朝貿禪世用則二十一史治亂成敗爛劍未嘗不似然其末也上不能當一城一堡之衝次不足備一箭一砲之用最下不可言由此論之糊壁爲幸昔漢文帝恭儉集上書囊爲殿帷二子雖不幸無上書囊之遇然未至門所學添禍人國玉石同詆存其樸論安知無河間獻王者故余臥則已醒則睇雖啞然笑而猶牂鬱然思也作糊壁記

趂墟記

耙西南上頓渡其地販夫湊集閧儈如雲予偶行市上見一少年坐肆以賣買者遲呼稠衆中老翁前近旁午人語止聒重問曰五代何五代也老人曰前言之汝忘耶屈五指曰梁唐晉漢周也少年曰梁郎朱温否老人曰然唐李存勗李嗣源晉石敬塘漢則劉智遠周郭威其後柴世宗而趙太祖奪取之是爲宋矣其人又曰宋幾十年有許皇帝老翁曰宋有太宗眞宗仁宗年代甚遠吾事多且急去矣行數步猶回顧大聲曰李存勗是獨眼能于坐肆者審聽曰唯然後坐時予睥睨其旁久之大抵皆俗所傳傳奇演義等書也予獨怪其方擔夫爭道時乃爾以彼其儕亦有學耶老翁其師道尚存者耶蓋傳奇演義之書市肆多有比亦煩煨燼泯滅而獨一老翁能口授故後生者賴之猶耆舊耶予感是焉作趂墟記

白狐嶺藏經記

大方伯吳公崇禎中以御史視鹺兩浙嘗購嘉禾藏經歸奉諸別室公殁後四年嗣君伯乾葬公黄箬之山望

墓通數里曰白狐嶺者公讀書處也穿巖入峪環流若帶上有禪院緇錫魚集嗣君將施經其中而搆傑閣以居之書來告曰此先公志也先公累持使斧幸以祿入之餘致藏書千卷詒厥孫子皆國厚恩不忍忘而茲經者則翁未諗予時欲以爲壽母太夫人祝也健不敏於文書懼析薪然周孔人倫之教家所被天言與祖考遺訓業兢兢奉以周還弗敢墜獨置佛典緝宫俾其徒諷誦而傳守之以悅君翁於大上鳩工度材有日矣敬籃記者敢君是屬衙發書再拜已喟然曰嗟乎吾父事方

伯公久且暱公爲談經術舉業旁及古今成敗治亂吏方將略畢共下至稗官小說方技算數皆靡靡可聽終未嘗告余以是書也乃今知公學兼華竺去溝猶瞀儒遠矣然予綜公生平言行可述者多皆合於道雖雅不爲禪律言而升沉榮辱不入其胸死生利害置之度外其馭俗耦變廣智圓機疑非有根器夙慧者不能及而要之以忠孝立本以公清勤慎守官以愷澤悌馴不剛不柔化吏民以誠敬易直不諂不瀆感僚友俗所謂理事交融自他俱利者庶幾近之則儒釋通流已不出公

神明黙成中善易者不言易而公之於佛埋其庸可測哉公自浙請養歸家食僅十年命發所得群書讀之晩起家至行省長官承楚魚爛後功績愛惠焯然居近代名臣上而道德高妙尤將之無迹惜世無能具知之者然趙襄子能舉簡子之策卒大趙宗田建請箕牘受言而君王后知其不任今伯乾推公初志惠彼來學既以闡忠孝之微又自以腐廿墝龍桶几筵杯棬手澤之思於無窮也餙棟宇而不重謹藏軸而不息匾區釋典公所罕言猶篤念而慇懃若此況於先王之法言法行爲公所庭授而身教者乎然則伯乾之以忠孝文章發聞於世其可卜也已撒記其事而復之且以質於公之靈云

重修撫州府城隍廟碑記

撫州府城隍相傳祠漢潁陰侯灌嬰侯嘗以兵定豫章故神像至今赫然能見光景降福威水旱札瘥請必響答爵帛登鍘簫筦籩豆之數守必躬親以涖其事明洪武中太守李公廷桂始創廟於治之北崇禎中太守蔡公邦俊加象六邑之神配於兩廊爲重門廟事必餙國初燬焉十四年紀公初以進士由刺史來牧搴帷顧

瞻戶不充郭砦廟之日拜於門下怵然傷之告同官曰是非所以妥神而祐民也既宣德意布教條威惠洽流封內悅服首修孔子廟登講有地乃新斯宮俾還故規嫣奉之贏以帥群吏椿贖之奇以餼百工舉廢興舊民不告匱由是可以陪風雲雷雨山川國厲之祀可以慰公私禱祈卜筮殘祈之願教民敬鬼而遠罪尊君而親上公之治化洎乜焉弗難矣公寬良愛人文雅好士簿書閒所紛叟獄訟各得其情雩舞於廟應時大澍弄兵之盜旋就寢殄井邑閭里烟火始復相望而仍歲饑而

不害非公有以享神之心而神克相公之績以有成耶夫城隍之祀盛於宋元而實肇見於唐高齊蕭梁吳之赤烏徃徃散於文字然以余攷之魯頌泮水閟宮諸侯之重事也而春秋策書惟有新作南門而已然則城隍之祭重豈可謂非古哉撫收瘠土重以丁亥戊子之間救荒扶病瘡痍未愈城之楬然僅存繫師帥牧尹之力爾傳曰率民以事神又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公之來也無侈觀遊無燕臺榭金泥之亭不築浴雲之池不鑿倡其僚屬共爲保障惟不恪於神以貽民蓄害是懼

公之幸惠我民者厚矣信乎其知所重也哉

湘帆堂集卷之九

論說

春秋三傳論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孟子曰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然則春秋之作懼莫大焉弒逆之誅事莫顯焉不待於微辭與義亦非可以游移而前郤也今公穀之例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然而不討且葬者有矣鄭伯髡頑是也曰髡頑之弒經不書也蔡世子般弒其君固而葬景公何也猶曰般立爲君矣無所討也許世子止弒其君買而葬悼公何也則又曰君子之赦止也盜殺蔡侯申國人已合討公孫翩矣而經不書其討賊因葬昭公其義何居至如齊人弒悼公則經不但葬之而且没其弒文矣凡此數條皆牴牾而不通故知不書葬之說未足據也公穀又曰弒君賊不復見然趙盾復見者以明盾非親弒猶許悼公葬者亦以明止非真弒非弒而弒之既弒而不弒之春秋豈兒戲乎且盾復見經以事必經見也猶之公子翬也其他弒父與君而立乎其位者多矣春秋不能以法施之而施之他人平乎故知賊

不復見之說亦非也左氏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其說似矣然君而見弒孰不有無道之積者乎臣而弒其君孰無罪者乎諸兒乎歟齊光蔡固皆無道也可謂不及民乎莒弒庶其太子僕也晉弒州蒲欒書輩也密州之弒實展輿也蔡申之弒公孫翩也而槩不稱臣豈不傷教而害義乎然則左氏稱君稱臣之例亦未足憑也大抵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而有書有不書夫弒逆大事也而有書有不書則其書之而有詳有略有同有異固不足怪矣或者一斷之於經而棄傳不取乎則夷皐之弒盾親之也許買之事止操刃也髡頑卒鄭實瘧疾也盜殺蔡申非係翩也此其於經快矣然則歸生之斵棺非由權不足矣程滑之弒厲未必爲實錄矣而乾谿之事誠出比手問疾之縊初不關王子圍也而可乎或者又以爲傳不通求之經經不備求之傳然於盾見忠臣之至於止見孝子之至此二事者三傳皆合而其義皆不安則其他弒君之獄未易斷矣弒君之獄尚未易斷則其他大義數千微文數千又可知矣

叔孫婼論

談者多以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然移國之慨二邦爲最權强之勢三家猶薄乎爾若乃惡艸成林蘭香不墜汚泥積阜石堅不泯吾於叔孫昭子一人見之按昭子立於魯昭五年之初暨牛受討忠孝大節炳然著見及覩日食用幣之論而知季孫之志不君君矣不幸當如意柄事之日承三桓積習之餘力難討亂卒以君故自殺豈不悲哉方昭公將攻季氏事起倉卒婼實如闞及公旣棄乃自闞歸則平子稽顙若司馬昭之哭陳玄伯矣向使婼不出國門當爲王經侍衛之事家臣騣戾

豈敢陷西北隅以入哉昔唐田布拒河朔舊事而史憲誠爲逆史策美之婼之父子繼美終始篤忠無媿斯義也葢陳思操子也慟於禪臺司馬孚懿弟也爲魏純臣桓冲溫弟也盡忠王室呂强宦官也而右黨人古之賢者天挺貞烈豈可以儕伍見累而學者徒惜子家覊不用盖未考耳婼兢言懿行不可枚數傳備載之至與梓愼望氣策宋亂之爲戴桓此與先師在陳聞火而知桓僖之廟亦何以逵春秋諸賢不能加也太史公旣不爲立傳而班固人表復置中中之列益爲妄謬及蘇氏古史而札僑欵之倫並從傳例而昭子獨缺至劉向五行災異傳又以魯逐昭公三家並數曾無別白故劉知幾駁之曰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媿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嗚呼此實叔氏之誄銘史家之木鐸也故發憤而次論

七國之變論

吳楚七國反條侯以重兵往討之趙涉進說使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入武庫然後鼓而皷之條侯用其計以卒破走諸侯陳止齋謂吳出祿將軍初欲以奇兵循江

淮而上入武關與楚遇假令吳用其計則亞夫之軍不遇於武關必接刃於洛陽武庫鬪而趙涉之說適足以爲亞夫危也予以爲不然亞夫用兵持重當其寂皷什旗馳入梁楚之郊豈不深備軍戒不慮淺者猶知之觀其至洛陽見劇孟而喜則出師之後其必時時防諸侯之師疾馳入關亦明矣吳楚兵未分厚集其陣以當亞夫卒不能攻况田將軍分兵循江淮而上收淮南諸地後而遇大軍於洛陽武庫閒遂足令條侯猝破平哉亞夫軍終關中勁卒不懈而吳楚剽輕詭靡終非其敵此

其勢不過如寧熙人之下安慶耳故以一孤梁城守條侯不救猶能堅持以須其敝而況以周亞夫三十六將軍之兵臨其前耶盖鄧都尉趙涉輩之策吳與薛公之策黥布不同布爲帝之所畏也一出下策爲漢所擒而吳雖用田祿伯之言爲奇兵入武關亦不能成功也

條侯論

條侯用兵持威重史皆稱之然愚竊謂細柳一事亦亞夫不學之過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軍禮雖異豈有上自勞軍而先

驅不得入入復需士吏傳言開壁門若平時交戟納賓客然者哉韓信强勇甚於亞夫酈又當天下未定漢兵困滎陽成皋間然高帝乘其高臥輒入奪其軍易置諸將何也豈可言韓信用兵亦可襲而虜若霸上之劉禮棘門之徐厲耶盖用兵威重不係此也條侯幸而遭値文帝不惟不怒而且曰此眞將軍且屬太子以卽有急周亞夫卽可任將兵便前當高帝後當景武其禍必立見矣雖幸而無事至其所謂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者猶非也昔唐裴度之入蔡也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且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君子謂愬於是乎知禮矣請其尊晉公以崇朝廷也韓退之集中載嶺南節度之體其四府帥郊迎大府及廷見趨拜必以戎服握刀屬弓矢均之府帥猶虔若小侯之事大國焉將軍之於天子愈矣何乃言不聞天子詔也嗚呼悖矣不學豈特絳侯哉故亞夫之心不平於賜食頃也是卽其襲持兵揖不拜者爲之也其買塋器誤也無異於父之執兵自衛也且將兵在外則可令天子將入而待按轡徐行賜食禁中

乃不恐於尚席之不置箸乎雖微景帝亦孰有不責其怏怏者哉夫將居軍君命有所不受自朝廷言之者也如亞夫擊吳楚時守便宜則可耳且人臣有可爲而必不敢爲者如後世郅惲之不納光武與鬻拳之諫楚王何異然楚人以爲大閽而光武旌之以勸美楚王光武可也若遽以爲宜而行之則繆矣然則霸上棘門軍天子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者爲當乎曰然禮也何可異也

建武邊計論

後漢匈奴叛立北庭雖爲竇憲之罪然寻嘗綜其本末論之則建武之末光武恨少雄略班彪擬答北單于書已開兩端而袁安任隗朱暉樂恢何敞之倫雖忠於朝廷而其區處二虜亦未見其能制匈奴之命也何以言之方北匈奴之遣使求和親也如漢之立南庭而姑以是當我也顯宗時爲太子一言以決之曰交通北虜南單于將有二心而北虜亦不來矣於是敕威武太守勿受其使此乃斷南北二虜宜撫宜絕之首案也是時虜中人畜疫死旱蝗赤地數命在于中國正如唐太宗言

突厥五日並出群犬夜嗥可滅之期孰過于此乃臧宮請收漁人之功帝已笑而不納馬武請發推亡之旅帝復拒而不從稱引黃石猶豫傳聞以爲偃息休兵君人之大度豈知北虜覘其不動遂乃再乞和親而班掾騎牆之策適中其狡謀矣夫彼曰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貢獻此虛詞也正宜如其言而期之入見彼必情露勢屈我則聲其罪而滅之我不爲無詞而彼不得以虛請縻我矣不知出此而姑與贈答聊以解一時之窘北既不可絕而南乃不得不狐疑矣鄭衆已迫於王庭耿恭幾

沒于後部司空第五倫且以爲恭不宜救倘非鮑昱之固爭范羌之請迎忠臣効死誰復知者無策甚矣後此數年北虜愈耗南部前攻丁零北冠左苦鮮卑右患西域當是時何愛於殘虜而至倍雇南部所略生口以還之乎既而欲慰南之心則又論其斬首獲生之功崎嶇兩虜間此尤可笑也倫安輩之廟謨蓋如此及竇憲求以立功贖罪而諸君子免冠固爭是已然其所以爭者亶以憲小人不宜使之立功也亶以憲弟篤景等起邸第爲百姓苦也至於天奪憲魄而思兩立單于然後諸

公持議乃中邊圉之情耳然憲出而逐北竟滅其庭則何渠非絕世功哉嗚呼憲非其人而爲其事國有其會而失其時向使建武時乘機蕩定不好息兵之名不用班彪之策則亦何致紛紛若是乎故吾謂光武拒馬揚虛班掾畫答北使此卽後來竇憲請立於除鞬之根也憲貪大功復蓄大患猶朱異既謀受侯景之降又勸許高歡之好而袁任何樂諸臣之於邊計萬萬不及崔浩之策桑然矣

太史奏德星見論

漢末士尚標榜互相題評至於名稱過實海內風靡橫為濁朝所見戮割非不幸也當是之時潁川汝南家家賢傑或父子兄弟羔鴈成群或門生故吏去官行服各譽盛而賓客多矣載之竹素焉得無謬乃言太丘攜子孫詣荀朗陵諸子應門下食一時盛會上感天文太史奏德星見又云眞人東行又云五百里賢人聚不亦異哉按通鑑荀淑之卒在桓帝建和三年淑本傳云年六十七自建和三年己丑逆數至章帝建初八年癸未六十七年中並無德星見也范氏荀陳二傳亦未書此唯

世說載之他書或多有是言皆不足信蓋當時傳會之浮譚齊東之野語乎不然蔡邕碑文絕不之及若削去斯言亦君子賢達之所棄矣且以其說考之其云陳長文於時尚小載著車中文若亦幼抱置膝上蓋言其時老少皆賢人也乎謂荀之八子不得盡俱爽號無雙迴旋董卓之召猶不得已若緄之畏禍毀方潰其子壻唐衡可謂龍乎文若助謀曹氏以成其業而禪代衆事群列佐命乃陳荀之不幸也又何德星之有星聚之譚既為鑿空八龍之目亦實乖越乎故辯之焉

劉曄論

曹操已破張魯劉曄說以乘勢取蜀操不聽論者咎操失此事機令蜀得保險用法正計遂破淵郃軍得漢中乎以爲未必然操用兵常持畏怯方既平張魯兵威已極士皆思歸若復規益州艱在轉運是爲强弩之末非所以自保而全勝也定河北討烏丸猶躊躇前却荆吳果各謀襲許幸而未成耳烏林已來操有戒心於江東久矣安肯遠涉巴蜀乎然曄謂先主得蜀日淺民人未附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者其謀則善矣然蜀雖可擊

而操之勢未敢去中國也故知敵之可取而不知我之未可以往非算之上操之用兵必顧萬全皆類此也其後蜀吳二國數有希闞之謀當時智者亦不敢用魏延朱桓是也延常欲得精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出十日可到長安武侯制而不許吳周訪誘曹休至皖朱桓請以萬兵柴路擒休於夾石掛車兩道之間遂可長驅淮南以規許洛而陸遜亦以爲危何者其計聽之雖善行之未必如意故也若使曹公聽曄言是時蜀將趙張之屬銳氣方新陰平劍閣必皆重

兵固守而魏兵道遠且險難以出入能保其不失乎然魏雖紱於取蜀而國中人才衆多奇計迭出始終不衰故功成於鄧艾卒究於平吳而吳蜀大臣習於持重遂成退怯姜維思誘羌胡以斷隴西每欲大舉費禕裁制與兵不過萬人陸抗與羊祜對守謹保疆埸及張悌輩徒能策晉必平江南拱手授命而已蓋吳自建興以來知懲諸葛恪之敗而不知畏事太甚之不足以保國也孔明有言雖不討魏王業亦亡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恪亦曰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耳嗚呼謀國用兵者貴慎慮而動亦不宜坐而須亡若曹操者誠孫吳之亞也

張說論

通鑑列張說不證魏元忠事以爲說美或者又謂說有所迫耳以爲說惜以愚觀之特謂說與宋璟保全同列可耳未足爲萬代瞻仰之舉何以言之天后已老挾太子爲久長此實忠臣義士憤恨不已忠不顧萬死以出此計者若謂元忠實無此語則將終事女主令廬陵不反正耶當是時蘇安恒之疏且再上而天后不之罪矣方詰責時爲宋璟張說者宜即對曰陛下春秋高太子宜即尊以爲社稷主繫四海之望臣等竊懷忠慮實有是心特恐陛下計之不熟一旦山陵崩何以荅天下之望方欲陳白不謂昌宗獲以此爲罪也如此則天后語塞即不然死則俱死耳而乃偷取爵祿冀保目前之患卒之高要之貶嶺表之流亦復不免雖賢哲暫全而節義中虧矣蓋宋璟以下皆畏死者也惟畏死故仕武氏之朝而不去仕武氏之朝而不去故武氏得以其機術籠御英賢而爲之用遷延改物爲振古大變而當世懷才碩望咸俛首掩耳甘心効力曾不及一武攸緒矣雖唐祚未隕五王成功要亦乘其病困揜取而欺奪之何足言哉

王猛論

王猛之伐燕也恐慕容垂父子爲國深累詭走其子故師若破竹垂不敢動何者令既去秦翅孤負曲雖有慕容翰歸燕之志計無所出也夫翰當瀕死托身段氏尚恐獲國阻段蘭長驅之兵況垂近則有令遠則有麟間道相約豈能入鄴無遺顧哉又有宗親在秦人有遠志滅燕之後垂受恩益渥卒颺而去論者以垂恨猛計因

以自危此猶見七國削地起釁而信吳王之不反追鼂錯之失策也夫由余伍員陳平許攸垂之在秦非其比也其後冲爲西燕兵逼長安地堅以錦袍遺之冀感舊寵爲冲所笑若微子啇之賢親然非垂之倫也周建宗親布滿海宇區區孤宋能何爲哉堅不度才而慕大以燕諸王悉補邊鄙周道之寄寧若此耶或以垂當秦兵大敗猶不殺堅及苻丕開隙而兵名愈旨其議亦非是堅敗於踈暗滅於好名雖不伐晉禍必及矣

禹貢錯法說

孟子時近古已明言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矣今曰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爲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是等賦也然則年有豐凶雖復間有錯法安得使是州之賦必出於此等而載之於典何耶竊考禹貢大略如後世設爲則例使諸侯不得橫歛當時必詳悉特未見於經耳而其所謂錯者亦非間歲出第九等之謂也如今之郡縣同隷一省而其賦法亦有本色改折輕齎重運之不同一縣之田有上中下則之異則安知非一州地廣其中之賦則盖有不同而錯出他等者乎其錯或言於先或言於後者蓋禹貢九州各爲一等之賦其雜出者必當州之內無幾也故不以名其正賦而又恐不知其雜出何等故言於先則知其雜出正賦之上矣言於後則知其雜出正賦之下矣如冀州賦上上而雜出上中於文不可云厥賦惟上上上中也是則立文之法自宜爾也不然地力有年分上下不同九州亦皆有之何獨冀揚豫梁爲然而餘州遂無之哉先儒但知有一州雜出他等之時而不知其有一州雜出他等之地且欲爲貢法回護以爲非以是田而責是賦而不知貢明言九州之

賦定爲九等則孟子之所病於貢者固不可掩也且蔡旣以地力不同解錯法矣而於荊賦不宜云地闊而人工修也於雍亦不當曰地狹而人工少也豈冀揚豫梁人工適與地力合而或出正賦或雜出他等如此耶要之貢法惟有定額故雖歲之豐凶戶之增減不同而一槩不問後儒解者終滯而不通耳唐孔氏謂此非永定之制盖亦知其說之不通而爲之解與吳幼清曰或時錯出第七則揚降於下中而梁爲下上或時錯出第九則升兗於下中而梁爲下下按此說尤迂而可笑梁自

雜出下上安得降揚於下中若必九州相準定合九等之數則萬國星羅那得如許移文紛紛知會耶

盤庚篇首解誤說

自盤庚遷于殷至底綏四方竊疑皆史述民咨胥怨之言耳按序曰盤庚五遷明盤庚身五遷也是時民皆煩苦故率呼籲衆慼出陳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奚華無盡劉我民使不能胥匡以生可也卜稽曰其如台者猶湯誓夏罪其如台大誥王曷不違卜云爾稱先王有服于今五邦者怨其煩之詞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

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言今不能復古方流離顛沛無暇從先王君也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遷殷前一邑也古傳不言其地意遷而失之歟不然祖乙已圮于耿則遷邢或盤庚若止一遷自數其身以足五遷之數是時猶未遷殷也安得云于今五邦乎且既出誓言而復更端敘事曰盤庚斅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爾衆其詳如此其略如彼史之敘事寧當尒耶沿習已久未可剏爲異說盍詠其文義或當然矣

洛誥非文脫說

愚謂洛誥未必脫落蓋史以其語自明不必盡備故也如讀兩伻來則知周公在洛成王在宗周也讀往新邑汝往敬哉則知周公已自洛還周將整頓百官從成王以宅洛也讀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予往已王命予來則知成王周公俱在洛面相語也伻來毖殷仍周公口語傳以爲敘事之詞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至四方其世享卽成王一時在洛之言耳而傳以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之下始爲留公治洛語所以錯惻脫落至不可

解豈洛誥本文之舊哉又按先儒謂營洛大事畢於一月之間此以召誥日月見之不思建邦事雖定特不至於發令而待衆議不決耳至洛邑之成必非倉卒不然成王何以至十二月乃在洛邑烝祭耶成王至洛之日月雖不可攷然史所以言戊辰王在新邑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者卽可知成王宅洛之未久矣又可知伻來毖殷以下乃周公前此在洛時成王以秬鬯禮之周公今追述往事以見其意歸于期勸戒王也古人之言質約深厚類如此今乃云伻來毖殷以下成王錫命毖殷

命寧之事也則成王周公已在洛面相語矣成王何必遣使寧周公耶總之論書而必欲如後人文字一步不遺失於爲紀傳且不𠉀況尚書之法也或謂周公受名公之誥既歸周矣何俟成王命寧乎余以爲亦將周公往來兩京間何不可之有據經而已

後人不當稱顏常山張睢陽說

春秋司馬握節司城効節皆不去其官予能守也綱目書莽大夫言絕之於漢也故稱官之義不可不審所以原心錄實勸懲莫大焉若顏杲卿之稱常山忠臣之心

不其傷乎張巡之稱睢陽階爵之實不其殁乎按杲卿初仕不幸爲范陽冗職祿山表假常山太守是時祿山尚未鳴吠官出公朝難以委去及潛布義旅結約平原玄宗遂拜杲卿兼御史中丞而以袁履謙爲耙新命既加故宜舍舊傳檄之後乘而不稱久矣巡自雍丘徙固睢陽特睢陽太守則許遠也遠城主年長特以軍事推巡有非朝命令攝睢陽也未幾詔拜主客副河南節度尋又拜御史中丞及肅宗之世贈杲卿以太子太保巡遣各大都督非以虛加蓋以榮死贈謚之典爲義則一夫以存殁所膺官品涉歷而至今常山之號不改睢陽之誤猶仍豈不謂事以地存傳聞獨著乎然而忠臣以僞辟痛心義士以虛稱弗受且太保都督何辱之有若以兩臣擐甲罵賊之日並班獨坐乃心所安則各以中丞爲目紀實之義既應隆忠之教斯廣然則文丞相亦曰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者苟隨俗稱殊無謂也余讀書偶尋忠義傳感而辨之

吳長文字北海說

予友吳震生嘗慕宋同姓文肅公之爲人故生子命曰

遵奎而請予字之予謂御仰古賢者名其字則可字其名則不可同姓雖名其名猶不可也乃以文肅之字名之曰長文而字以北海北海文肅縣也因爲說以申之曰長文所謂遵北海者豈以其官至二府歷司諫翰林起居制誥集賢端明諸美職而艷之歟雖得之君子不貴以其所以遵之者外也必有遵其道者文肅初舉五經後策賢良方正然舉五經者有之策賢良方正者有之未必不愧於其名也文肅論慶曆宿衛之事則稱引洪範上皇祐災異之疏則極陳消復應至和求言之詔

則深慮國本可謂眞五經矣出知青州而司馬公惜其去韓魏公同其能可謂眞賢良方正矣欲爲眞五經不必如今之特置榜前以壓一榜也明其理而已欲爲眞賢良方正不必如古之特設科目以壓諸科也修其實而已理旣明實旣修處而若文肅之於書無所不讀出而若文肅之遇事必言不聽不止夫然後遵其道踐其地名其字字其縣而可以無愧矣今長文方爲童子能對屬誦五經矣迨其冠而稱字也將必讀吾說而深思之

黎童子名字說

山有儛耕父黎氏之童子爲學於村塾塾師以爲敏家無書則從予諸兒受孝經一篇去問聞教諸兒誦小詩輒竊記問字能不忘其父大奇之謂予曰家世以來十里之內無吾子比也吾見儒者必有名名不已必有字慕之而不能命敢請先生以爲田家寵予喜童子數歲而強於誦疑將離迹者故名曰烝士字以畯升而說之古者興甿不及工商重農也秀民之爲士者是賴貴其樸也周禮筦子書詩矣其在詩甫田之首章曰烝我髦士烝進也自田畯而進於學使爲鄉遂之吏升於司徒則不征於鄉及科舉之制盛氏族之法亡則雖四民之至微者苟奮於學得以公卿而况於農乎童子勉乎哉古之冠者以成人禮之而賓字之其詞具在儀禮後迺有字說彌文矣然與其進而教戒之古意存焉今童子未離於農既得嘉名又不俟其冠而字字而爲之說以遺之予之所以寵童子者驟矣當是時冠峩峩齒夫士族而學廢焉者多故余尤不得而愛也且與余諸兒讀而講之

湘帆堂集卷之十

賦附雜文表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爭名者於朝賦　以朝廷之上可以立名爲韻

聖皇御宇賢佐登朝道惟取乎贊禹忠匪貴於舉堯故不匡之臣覩墨刑而交懼敢諫之士懸榮名而競掐知而不言下乃諂逆求之有道上乃不驕徉諤諤之一人則君子道長去喏喏之千士而小人道消彌逢袞職對揚明廷周官之前詰以無逸立政庭燎之末規以沔水鶴鳴合而聽之俾芻蕘與矇瞍並獻謀所及者以公卿

同鎦筮偕靈此則滄海不辭汙瀆之細嵩高不厭丘垤之平人竭智而効力孰偏非而匿誠主聽好兼君恩期曠彼雷霆之威豈萬物之望雖其才亞狂狷志偏亢狠景願后於汲孺懷精忠於劉向跪金爐之前伏花磚之上實聽足以屈其才天威足以收其壯於是比干惜其心闕了愛其項然而哲人云殄國步蔑貧忠痛哭而流涕強攀檻而碎墀莫不欲止山河於未改留日月於將歃身齊斧其勿恤簪拔屑而待之或散髮於四裔或殘齒十三危或沈菹而恐熄或樹櫝而浮鴟志士慶其得死善類歸其可師豈不以上德恬義中賢走名義雖危而不爭名則佞而可貞百寮愧其穀邑四海被其肖聲外則不軌之謀寢內則姦諛之風清於是授之顯秩親之禁庭使與聞乎起居出入乃補乃拾摩厲以須每懷靡及進則其容不改退則侃然凝立或有過涉凶生壯頌禍集明諫粗翹則千人頌其忠前踣後振則正人賴其執寧繼武於滑流冊厠足於污習是故國有亡而猶存身有敗而非恥讀其傳而興悲登其堂而志喜仰視乎軒冕俯齊乎螻蟻何柏靈之不廼兮舍黨人而不以

卒成名而不騫兮就沽名之可止哀哉名之爲用乎安取不爭之爲美故君人者尙其矯激誘彼柔情屏尖賓之翩翩絶膴仕之瑣瑣以名與人而已之名益高以利與人而上之利益夥及其朝皆挺㡳政用偏頗乃知言有中失君以容人爲妥臣雖狂愚聖主同宜無我使賢士埋名而歸休乎山阿兮又孰與繼繆糾紛替否而獻可

信陵君歸國賦

魏公子無忌既却秦軍存趙國趙王郊迎享以圭璧虞

鄉薦酒平原拂席郿爲湯沐仍兼舊邑晉趙十年傾其賓客出遊乎城南還宴乎將夕酒行樂作公子舉觴輟觴三嘆似氣憂而不揚唐雎執壺率其下二十人前曰公子何不怡之甚也意者臣等有罪乎且公子合將晉鄙信威蕩陰秦人逃遁緩川見矜驕矜之色不形辭讓之威不搖仁風聿彰義聲益欽恥鍾儀之南操羨莊舄之越吟君何負於人國哉而意氣之沈沈臣請縛馬代胡選伎河間市綺紈於樓下藏珠玉於荆山或有異人吹簫貧士彈鋏壯夫悲歌少年任侠莫不收羅幸舍備

員臣妾束帶馳書齎金綬賴奪幣帛於秦庭邀功名於趙牒公子亦樂於是乎於是毛公薛公在坐相與目笑之而言曰噫公等何見之陋也公子居趙十年趙重於鼎呂十年不歸魏魏輕於一羽爵之甘茂亡秦樂毅去燕避君王之積怨畏左右之讒言猶有歸於君臣之誼撫往事而凄然况以公子之於魏乎臣嘗察其心情覽其顔面舉酒若失如負重譴禁門者而不遑寧割恩於眷眷况復朔遊郊埛一望故都山川何地草木皆疎賓散平原之館帅宿彝門之墓虎狼竊笑鶺鴒離聯連鷄將烹群羊必脯人無新而不故德有報而終極啓生飄海上之踪趙王比闕內之秩特患無身尚安事客徒又恩於他人神雖王而不憚傷流年之水逝幸高譽之失馳闕牆之嫌匪大累卵之勢將危濫先朝露宗廟崩頹悲七宿將晉恨如姬一慟不忍萬世皆譏乃歌曰啾々越鄉鳥寂々辭根花大梁一日去邯鄲非我家語未卒公子立變色而起趨駕歸魏兄弟相持揖往細故涕泣沾衣諸侯聞此合從而西

息夫人不言賦　有序

讀白敏中此賦才情絢爛而教旨缺焉因更擬一首以勵臣節云○古有陽黎之禍復聞楚息之兵中閨佳麗骨折心驚委魚軒於故國耀翟茀於方城低心抑淚寵絕南荆秋螢屢亂春草頻青於是再經就館君恩如漢聽蟲飛於永夜窺鸞舞於初旦猶寂嘆而不言似幽情之默斷彼其雙蛾如山流盼若水柳弱腰同雲濃鬢似况復相看盡日玉貌憎花侍枕終年蘭吹勝桂含歡恨而不分託瘖結而憎媚待君王而問諸吐傷心之妙對豈不以紅顔無力白刃難銜倘仇讐之可報寧餘生之

苟貪遲新宮之一笑謝故主以三緘王於是興師滅蔡用悅其心書之檮杌可以懲淫雖終身於楚國而息夫人之名到今其後昭王母伯嬴聞而非之曰君死宗廟臣死社稷女貞貴身焉取結舌男女禮失不可以後寧死而榮何生而辱考楚宮之故事毋以息嬀而爲鵠

盆草賦

大生於下澤之阿兮承閒娛而歷茲獲兒中庭之獻烈兮拂座右之清飈余剪其萎黃之敗族兮爰盆舟而濯之當秋陰而媚賞兮忽挺翠以自持延白雲於旭檻兮

隱明燈於夕帳織青匕其脩立兮宛乎楚之在望將憇日而晉睇靜疲民而不蕩苟徑寸之孤芳亦何美夫尋丈及秋蘭之未佩懷山桂而方遲引王孫以綴席挾中承以爲寮詠西澗之微吟想離離之下苗雖暫歡于盆石亦傷別乎遠篠譬飲啄之樊雉徒神王而未驕曾不得及于雨露之上兮吾將灌以墨池之水飲固潔而不貪兮色謝盈而不毀遠脂藥于閑人兮託馨香於君子物有處賤而必登兮又奚爲乎玉階之視乃爲歌曰艸短短兮來他山異衆華兮松顛或下簾兮閉關彼幽人兮可與之言

蚊賦

秋風淸秋蚕競南郭先生枕書不瞑頭足相救疲於斧命於是援羽扇而揮之且揮且罵曰叱毒哉蝭蟧春鳴而秋止渠略朝生而暮死夭胡爲而滋此自夏徂秋爲生民憂使我夜不襲燭耿耿於幽室之中者非而儔也耶吾聞自淮以南謂之蚊踰河以北謂之蜹然則蚊蜹細也如蝎而翼如虎而翰蝎猶可禦汝不可搏虎有弗入蚊無不鑽利嘴刺骨目察毫端負山匪力合黨無難

作嘲則耳爲之聒忽瘖則饑爲之酸舉妍媸而畢害寃賢愚而靡歡且汝得氣於水草之交連類於蠛蠓之小肝腸幾何啼饑不了多於趑人之山囂噪於惡聲之梟鳥露下氣清天高月明原田未燒溪上艸青盍命儔而嘯侶皆飮茎而漱英何故擾吾脾倦敝吾神精特矜憐其靡匕姑右拂而左縈試陽寐而揜捕汝則有無除刑先生罵未卒而疲似夢而浮似覺而沉恍惚聚言有若雷音曰有是哉先生之不廣也余有籍於帝輕舉若仙宗黨蕃蕪宮室芊眠藏光用晦唯蟲能天夫人合四大

以成形伺陰陽而偶竊氣霧騰而死膚汗雨流而凝血何異草木之膏獨拒幺麼之嚙若乃蚤輕而偃蝨浮而貪皆君身之食客常自處於東南徙彼留而此逐詎寢夔之能甘且物受性曰命交相養曰德惟其飛而食肉斯蚊氏之稱稿譬之士以攻闘穿鑿爲雄商以牟利欺紿爲職銓衡則豐屋於遷除臺省則穴舍於恐嚇王計者乾沒縣官之錢典庫者厄備太倉之積行伍乎牙纛之分田疇邑乎監司之奉戶其餘耍吞迭哺相爲患苦文武之吏實爲赤黑之蟲功曹之官卽是都城之虎猾賊噉人爲糧悍兵貫人而舞所謂人與人相食者也如蚕者又焉足數乎先生必欲審其幬帷濃其薰灼絕千年之種屬安四方之變艷曾不見乎露筋之祠飼蚊之佛有殺身以成仁無使已而窮物故且吸風飲露晝伏宵蜚雜螢火之隊偶扁蝠之饑生者喑醜物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巧言未竟於是紛紛紜紜齊聲䰎䰎或集四肢或螫元首亦有應手而殺已亦潰撻雖幸中於二三每駭逸其七八乃平怒而披衣聽雞聲於天末含曙光於北窓臥羲皇而却襪

避雨紀悶

偏人始歸邑道暴雨休大樹下遇田翁焉蒼眉深目鄉長者也導之入舍丐以日漿渴乎曰然燃薪前曰燎汝衣曰幸甚因語曰今年麥無一穀天好雨是將殺人既雨益甚熟視客曰公將何之曰入邑問其姓對曰偏人氏也播流六百六十日矣上無以養下無以畜欲返吾家不可猝得將吾命耶田翁曰以僕觀之公之命甚穀非遭此時賤且夭矣偏人愕曰何故曰平時一縣官三世挈駕公曾不敢望其塵今幸不夭雖賤中國天子尚不如公也公之遭豈不辰耶偏人喟然有間曰陌上之草再榮而吾速老人壽几何曰公髮鬖鬖然始覆顏何老也偏人笑曰子之戲也雖然吾少也弱不及里而後行長乎輿馬之間今至踱一再驛而足不胝昔吐稗而哺鑿使一人執爨一人釋菜今或牛馬食而蔭于阜下無難容咎餙衣冠閑拜揖儐賓從與之翺翔乎藝圃遊遲乎文囿然猶有憂色今衣冠焚拜揖廢賓從哀徂征妄行若麋鹿而無恥心焉子之言其近乎雖然吾憚也有千卷書棄不暇讀譬翁有田而不治也何以生田翁

局匕然笑曰陋哉公不知書㬥吾以所授經猶一二上口仆典謨有訓誥有誓命書之奧詩既亡春秋作寓褒貶別善惡自春秋至戰國經兩漢歷南北載治亂知興宴十七史全在茲凡此者公謗學之矣今之書後起益奇目眩耳聾心寒魄危讙者不槩噓者不吹羸者不隨天道靡常雖聖人不得知幸生斯世而讀之何以故紙爲偏人迺悟田翁葢有道者再拜稽首請學道焉田翁曰道吾不知知田而已且公出幾何偏人曰某受命矣某有廬五畝其中艸登一丈可飼馬牛牟吾負郭田可

食蝗蝝蚼蠋數百萬夫人食也與吾食何異人居也與吾居何異被髮提壺亂流而渡沈吟至今但爲君故田翁雀躍而拊其背曰公勉矣無疾入邑

書曾吏部事

曾凰山之死於王得仁也其日晨起聞騎兵自厚原突至凰山與其子筠皆不欲走謂筠汝可無死祖尚在筠急不知所避匿宅後倉垣中先是遠近避其地數百八大半傾十餘及凰山從叔杞寓他處適乘馬歸視凰山行至雲路橋立見殺是將兵繞屋四周未逮入門凰山

山取冠帶絲服衣之坐於中堂德仁望見郎知呼曰曾天官可以禮相見意其必不死也凰山應聲即罵賊奴敢無禮聲色俱厲德仁雖怒猶強忍同坐置酒千前時凰山親戚預禍數人皆縛庭柱未殺復好語說之降可得天官益罵不絕口德仁舉杯相屬凰山切齒奪取案上碗擲其面墜地裂德仁乃大怒去其衣冠忽一卒得少年白皙麗服者以爲天官公子也執詣德仁德仁令殺之凰山曰此吾鄉親許氏子避兵於此柰何以爲我子德仁曰不殺汝子汝終不降凰山曰我不欲殺他人

子代我子豈殺可得降耶吾覓吾子畀若毋妄殺渠德仁隨其後遍尋果得筠宅後倉垣中筠出且泣且罵德仁遂斫死筠投其屍池水裸凰山曳頸驅之而去每一罵輒一鞭行六十里至河義橋仍說其降凰山卒大罵不已乃三斬之後殳方伯携家歸自閩廣屍不可得葬衣冠而已始予聞河義橋傍居民有夜見凰山之鬼衣冠車從出遊於野者詢之良是亡友興覇作傳不欲言鬼然死將事未詳余之鄰居者偶語及此故據而書之以補傳缺傳予曰凰山之死論久定至其卒兒許氏子

使鍔明白而死尤難矣屠者張姓曾氏之壻避兵陂頭僅以身免爲子逃將詆凰山不能令撫以脫已子爲不智且不仁其言非私凰山可知也

策命敷文公章好疇九錫文

咨爾好疇昔在軒皇始作書契民用略備其後詩書滋衆百官萬姓抱簡負策力勤不給天下罷焉天降爾躬登聞有庸功施乎山澤積流於裔旻將圖爾勞授君顯胄甘敬聽朕命昔君卽家南山啓土淇水會稽翦美英蕩著節廉淸潔直堅明無疵之德布在海內古先哲王

未獲斯覯爰命太史敦遣上道就舘蘭臺君白衣升朝敷陳無隱遇物賦形智略輻湊朕萬幾之暇披覽粲然群公卿士卿儀署議含毫不斷待君而决此君之弘裨於朝宁也君於皇古以來網羅收緝俾亡遺佚行人逵四方之書小史掌邦國之誌咸寫悃愊闓範曲成祕閣之藏於斯而盛此又君之功也國家太平廣設黌序衣冠雲集莫不吮濡吟誦挾君爲重望顏審色屛營前跽然後抒以乃懷故文章煥乎傳之永久此又君之功也山崖海徼聲教不通君出而奉使一札十行連舶兼輛

風光普被于是下土知周樂之篇異域載中朝之史此又君之功也萬石君中書令郎毫大夫等並同受器遇屬在官聯君能程其短長鑒其良否而不矜不伐統厥成績累月積歲遂爲歷代之元龜鴻都之秘寶此又君之功也君有濟務之才重之以弘德勤施于四方明光于上下出納朕命化𨒪中土翳丕績是賴令以衢信將樂綿竹資簡六琵封君爲敷文公爰建白社又加君九錫以君躬載國典昭示來葉掌之在笥毋敢隕越是用錫君金匱金櫝各一石室二函君經緯天地朗耀日月

是用錫君青玉之几明窗映焉君尺幅之中爛若披錦是用錫君五色之管中山之翰君温文重厚丰采煒若是用錫君大貝以拭君方正恪愼厥德不回是用錫君方璧以鎭君質素受釆研精淵默是用錫君玄圭三百斑君裁割制度補苴殘缺是用錫君刀剪各一君尚白體玄渥丹流黃是用錫君紫石一白石一朱池一玄池一君以方寸之地一勺之潤周知旁燭[illegible][illegible]之符是用錫君火水一注金七副焉往欽哉正下躬愼爾隅安爾止弘載千天人用底尒文德對揚我丕敷之光命

爲敕文公章好疇讓九錫表

臣草木棄材行能輕薄猥從杵臼入參秘省自惟致身本以縑帛貴重典藉難購樹膚麻頭敝布魚網新從承乏公私粗便方之晉宰毀車秦書改隸變古適今厥大功輔衆臣策名以來海內多事輕巧成俗卷不盈握幻眩自出易於傳布穿鑿滋繁臣誤膺將用短於擇人若賢若愚無所甄裁其有良史莊士表善誅奸作爲文章詠歌聖德就臣圖畫於臣之身實增榮觀復有誹佞舉佞舞文繁辭向臣披寫失在貪墨受其點汚至於僞書

盈市職史傾朝疑誤後生寃誣曩代皆臣簡輕易信之所至也雖事匪臣造累白炳然身爲淵藪亦復何所逃罪陛下過錄微功殫其邊幅之用內侍帷幄出宣詔旨錢穀兵馬之數禮樂刑律之要並委臣簿領信任不疑𨋢輕若羽能積如丘貴振雒下名流冀域太平之功皆由帝力無爲同文化洽豈臣白面虛華所能仰贊徒使竊路牛疲充棟蠹猜屠門酤肆刀筆行焉曾[illegible]上姦猾盃務雕鏤泐石災梨佽項成部庠序之教游談不根上下虛文索之故紙臣恨不得匿影飛遯遠絕筆墨以致民間風靡盜竊雲起而更橫被恩褒十叨殊典非臣毀骨燔軀所能稱塞臣聞損文用忠春秋所貴願以臣爵邑減貶華寵以示天下趨質黜浮息辨省事庶彳悲差少復見結繩之民大僞不生乃無倉頡之鬼敢執愚誠肉容卿子墨等以聞

檄虎文

乙丑月日告四面虎豹盧爒獏猫等蓋天道好還獸心樂殺雖宜干和之運終嚴助虐之條汝等性本甘人名惟甝虪偶假形於兌宿豕竊齒於寅辰穴隱岩居猶驚

樵釆交衢入邑賁駭聽聞自頃銨嶽橫奔蒸黎多罹饑魂疫魄族散邨虛女骸化爲琵琶嬰骸盡於梨舞凡此景星之百姓非無雲漢之孑遺悵匕何辜眈匕肆噬乃有黃班白額岐齧修　兩眼燃燈新來敵日四足如翼曾不限垣陌上驚塵俄悲單豹南山落照頗傷李廣車黨繁徒盈於九縣究威毒吻并在一時誠圖書之所不載災異之所未書周公之所不能驅劉昆之所不也晉者銅頭鐵額之歲封豨修地之[illegible]氣害氣宜寃況自裔夫圈罷服不官亡律犤二千史縱百萬故

俾汝父子不仁跡蹄午錯非蓐收而守登箕尾以颺
旗浪嗷生民澤焦國量草堂𢢔蒼黔一清玄昊之
必懲以汝略解人言差踰田鼠故月弘宣天下之
魚其中豈之於菟之心甫易牛哀之面作是語已晉仵
山庭顧異醜而懷慚革獷情而飲泣者乎毋復磨牙掉
尾嘯月號風亟竄於九關之天遠徙於無人之野道塗
廓落啓處消寧則汝下不失山君獸長之名上常獲滄
溪蜕毛之報若迷而不悟饑饞咆哮傲彼神誅能逃人
巧雖焱之而色變故縛之而有餘誓將率我剻侁爰抒

衆怒强弓藥矢數罟網置伐鼓振林埋機匝路火烈具
舉不啻大叔之于田㷔類無遺寧止卞莊之一刺或藉
座而供寢處或蒙馬而包干戈必與狐兎同悲卉木共
盡凡有血氣孰不快心檄到風伯鄉枚霧師退舍所在
山靈田祖社公倀鬼有能犄角擒捕絶其種屬者罰之
帝所疇庸進罪詳思至言怠如律令

湘帆堂集卷之十一

辨讀

十二諸侯年表辨　　臨川傅占

太史公表共和以後諸侯貫十三國也而稱十二者索隱及蘇氏洵之說皆以爲不數吳也吳不數而序之者吳嘗伯焉系籍耳謂不然吳彝也楚與越亦彝也濡名而病中國楚於吳愈矣何爲掘楚而讐吳哉其不數者蓋魯也吾嘗並六國表而觀之按表首周次魯而後齊晉秦楚次之宋衛陳蔡曹鄭燕吳又次之其曰十二者

以魯爲主也猶六國表首周次秦而後曰魏曰韓曰趙曰楚曰燕曰齊繼之其不曰七國者以秦爲主也夫十二諸侯表據春秋而次者也六國表據秦紀而次者也春秋詳於魯故序皆言春秋其始曰太史公讀春秋終曰表見春秋國語而日月之餘皆書於魯十二國不與爲秦紀詳於秦故序皆言秦其始曰太史公讀秦紀終曰予於是因秦紀踵春秋之後而日月之餘皆書於秦六國者不與焉然則太史公非有所不數也其據以作表者則殊焉十二國與六國表皆然也何以謂不數吳

吳處十二諸侯之末而不數則齊之於六國亦然而謂是七國不數齊乎敢問越何以不載曰越微甚事五見於春秋不若吳自壽夢當魯成公七年入州來十五年會種離通上國也且宋杞二王之後也杞稍先見於經然與許莒滕薛之屬並不得比於成國則表皆沒焉況於越乎越不得列於表而吳得列則越非獨以彝黜矣吳不得以彝黜而與楚俱列於表列於表而復不數之則無義矣或曰六國之不數秦翟秦而賤詐力也猶十二國之不數吳惡其彝而強也是則然矣予之不從焉何

哉曰不然吳不愈於楚前既言之矣且秦之暴戾并吞非一不數蔽其罪也進而本紀之表六國而先之矣徒曰不數爲何益或曰雖然越不列於表以其未幾而散也吾知之矣計其享國久長遠過於吳而若是與爲何也曰越之事見于春秋之將終而自允常以上無文字可考者是以不得而附于吳也且太史公于表六國也凡春秋時未亡而爲七國所攻滅者皆各附于其國而紀其世次未嘗不具見其興壞也是故鄭韓滅也故附韓宋齊滅也故附齊越與魯莒杞蔡楚所滅也故附楚

而衛附魏者以魏因衛君更立衛元君其後入秦爲東郡皆魏衛之故地也而薊䢙初王於趙簡子故又別附趙是春秋諸侯之存於周元王之後者雖不列于表而猶得以覽觀也越雖滅吳然上不數于十二諸侯下不得比於六國蓋與杞莒同而淪於蠻夷不通中國之禮尤甚於吳太史公安得而表諸

永初甲子辨

文選陶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題下註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凡詩在晉時

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而已選中陶詩有歲月者獨此故以是說註之以應史文按辛丑是晉隆安五年與皆題年號之說適相違背此註與史傳皆妄也予因就考集之陶有遊斜川詩其序云辛丑正月五日正是年也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則先是隆安四年也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則後此晉元興二年也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則安帝反正義熙元年也歸去來辭亦乙巳歲十一月也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己酉歲九

月九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則義熙四年五年六年也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義熙十二年也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尙在瑯琊未立雖知裕篡代形成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者乎自沈約李延壽並爲此說唐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蓋始以集考之謂庚子以後不復題年矣不知陶公之節出處大定豈在區區乎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太子靖節傳亦無是語但言不肯復仕而已一在南史前一在宋書

後同異若此不妄傳會或曾細考之乎且兩史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今按詩外文章如祭程氏妹則曰維晉義熙三年而已祭從弟敬遠歲在辛亥及自祭文歲惟丁卯一在晉年一入元嘉亦稱甲子若以丁卯不稱年爲有意則辛亥亦不稱年無義矣若史謂題年斷自永初隋永初以後詩則不見其題甲子也若謂靖節知幾早見宋武王業日隆遂并沒義熙反正之號則祭程氏妹不應稱之且隆安中桓玄尙未竊號何以亦只稱甲子也或

又云此陶公今古相傳一段佳話耳子乃善辨之何爲乎謂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胸次磊落隨意書年陶公何必藉此爲佳話乎

杜詩註辨

杜詩自嘉興魯氏考次歲月之先後讀者省了始不負詩史之名其功甚多然有一二詩近頗覺其序次稍差如送孔巢父謝病東歸兼呈李白末有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之句甚常之辨云巢父知永王璘必敗深身潛遯使白如巢父安得有夜郎之謫哉杜云

兼呈李白不無微意余反覆考之巢父歸在永王璘事前安得預愁太白受汚若在事後欲舉巢父潛逃以誚太白又不得言南尋禹穴按白自會稽至廬山臥病爲璘迫致軍中璘後未至禹穴如杜有微諷安得題稱歸遊江東乎傳致之譏陷老杜於輕薄相且懸揣太白失身決無是事所不足辨然魯氏次此詩哀江頭下大雲寺贊公房上則是定以爲子美陷賊時詩也假令巢父亦陷賊中豈可言謝病東歸耶子未必祿山未亂之前巢父當一至長安也巢父與白隱徂徠號竹溪六逸知名久矣而唐書謂璘敗後由是知名者妄也安知巢父不曾作京華卑官特史略之耳若次之陷賊時詩則所謂苦死留者亦不成人矣此等富貴豈特草頭露乎若爾則巢父甚愧於太白也其大雲寺贊公房四首亦不在此時若誠如魯氏所次則杜公潛行曲江心迹雙清視鄭虔王維輩超然詩論之外豈應有未免羈紲之說玩首章明朝在沃野苦見沙塵黃當是子美在左掖未貶華州司功掾與贊公周旋而有時來憩奔走決決泥汚人猖七國多徇之嘆憂讒思去不安於位及論房琯

事則子美貶而贊公亦逐去矣此當次於拾遺時無疑也

唐鑑錄辨

升庵論新舊唐書優劣云姚崇十事要說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剪截晦澁因詆歐宋不如劉昫子按新唐贊中稱此事舊書失載以開元略所施行信不誣矣然則載此者宋景文力也舊史止載元之入相一句弁要說十事而無之何得詆以剪截晦澁且橫歸美於昫也升庵語似亦只

據南園張公漫錄爲證初未契戡舊書之全不然新唐書明文可考而偶忽耶然其詩話中云張思光海賦僅撮數語全本不傳今此賦諸本流布或升庵時偶有未出書耶但漫錄所載其文最詳至故當與新書互存耳

讀秦漢之際月表

月表劉項入關先後差一月耳古今皆以漢得關中心而羽坑秦卒無遺類爲項氏罪然予考其傳則羽之失在於秦關中不恤而思東歸又漢先入關恩德已徧於遠縣而羽怨失天下約故暴戾恣睢適天亡之會耳若

其計未爲異於漢也按羽到新安秦軍吏卒多竊言章將軍詐吾屬降諸侯有危疑心以此項羽召黥布等而與之計此與張良之策不與秦將俱西襲咸陽而因其懈以擊之何異良之計得則羽之計未爲失也而前此遺章邯書令狐疑約降者即令人誘說居者予動以利之術也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者即益多張旗幟爲疑兵之意也良以是入關而卒成功羽以是略定秦地而卒敗亡爲天下笑論者譏羽之猾賊慓悍而於良策曾不相覆較匿而不論月表亦不書漢之擊秦而日不

戰皆降失其實矣或曰漢之擊秦卒也走而散之也楚之坑新安也則聚而殲之也其事異矣是亦不然夫沛公欲以兵二萬擊嶢下軍者嶢下軍必不若章邯之軍盛也新安之卒二十萬人假令羽與之俱西適足爲疑累耳若使沛公以武關之師而當二十萬危疑之降卒雖欲不坑其可得乎嶢下之兵寡故擊之散走不戰而敗新安之卒衆故坑之無遺乃可以無後患羽與良皆非情秦卒之命者也且項羽已降章邯立爲雍王矣而猶置邯楚軍中使長史欣將秦軍爲前行者何則猶疑

邯欣故也張良之請毋與秦卒俱西非獨畏其卒之不從亦不欲使秦將在軍中爲吾累也良併將卒而損之乃可以通行入咸陽羽聞秦卒計而始坑之從容約結降三秦王而後略秦地則函谷關已有兵守之不得入矣然則羽之見事不遲於良而入其關少後者亦洹水殷虛之盟爲之掣也不坑秦卒中道而有變矣尚何暇至戲西軍鴻門哉吾故曰張良之策與羽同特所值秦將非邯欣輩而兵衆不及新安耳

讀後漢鄧彪等傳

余嘗觀蔚宗自負其史有精意深旨尋此等傳信哉其言之不誣也按傳同五人鄧彪也張禹也徐防也張敏也胡廣也其人皆庸庸無勁正剛毅之節而名位益高前後官封恩賞並篤故范于彪則曰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諍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于張敏亦云在位奉法而已其叙禹爲三公後祿祿無奇止諫車駕幸江陵冒險遠耳言上林空地假貧民耳新野君病表皇太后陛下不宜數幸其第耳至于徐防則曰職典樞要周密畏愼奉事二帝未嘗有過拜司

空但奏定五經章句以試博士第子而已而又終之以中庸之胡廣其論則曰方軌易因險塗難御古人以宴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其贊則曰鄧張車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撓直諸傳之中所詞繁不殺者非曰存問羊酒則曰親臨吊祭非曰給帷帳束帶則曰賜刀劍衣物非曰特蒙賞賜則曰甚見優寵而胡廣則又漢興人臣之盛所未有焉此與史記稱自申屠嘉死後丞相備員皆娖娖廉謹無能發明功名著于當世者一律此劉子玄所謂貌異而心同模倣之善者也史記於閻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輩皆波及不傳以爲不足傳而范史于五人者之前則傳朱暉朱穆樂恢何敞之倫蓋皆以尚書侍御史三府椽屬而抗志危言甘心彊諫者而數公乃若此鄙之之甚也左傳於季文子妾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以爲忠蓋亦此意所以譏其大也後之爲宰輔立傳者豈可夸陳細行曲謹以爲榮名耶

賈山至言賈誼陳政事疏優劣何如

愚嘗讀賈山至言曰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

廷論議儒者或訾山長君非進諫之道是大不然文帝賢王也嘗學道矣觀其遊幸不輟擊狐伐兎殆與曹平陽日飲醇酒和吏歌呼同意也吾嘗察之漢初承戰國之餘秦法酷烈以寬大取之是時甫離兵革風氣質淳民樂於得生而區區禮儀未備不足以患苦萬民傷和氣也故當時君臣皆欲休息乎無爲雖蹋鞠博戲之事天下未以爲訕而閭閻殷富遨遊嬉戲黎庶安寧良由此矣誠令文帝銳意於稽古禮文之務日不暇給騷爰居之鐘鼓逝淵魚以媚媛耳惡致海內晏然衣食滋殖

耶當是時賈誼以才高見重於帝然帝終以絳灌東陽輩紛更擅權之譖疏誼不用何也誼太息流涕固忠於國乃其言欲求富商大賈文繡被壇者罪之而怪俗吏不知大體至於子壯出分誶語倨之類皆欲文帝自憂不紛更易極乎夫賈生之言所以稀益治非以救衰亂也文帝承魚爛土崩之後加以諸呂作亂人有危心方務以德和民謙於制作而誼思以所學强而奪之宜不合矣且帝非疎遠賢臣至也甚幸鄧通矣而申屠嘉為檄召通遂叩頭流血帝度通困乃使謁丞相吾弄臣

君釋之耳變龍如是豈足患哉自武帝即位禮樂始繁法綱寢密其後或言世家富人子弟鬪雞走狗弋獵博戲亂齊民遂立法著令以軋之漢初之風衰為武帝雖不巡郡國不禪太山不獵新秦中不以從官食故殺隴西北地太守而徙齊天下之俗民亦不樂和氣必傷猶為祭見淵中魚不祥也況命之以燕遊畋獵為百姓患苦乎秦始皇徙故諸侯宮室所得美人以充入之而立法則夫為寄豭殺之無罪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天下怨畔非責其身之不正蓋怨其法之太酷也故漢高惠文景之際不簡易疏闊上下相通而務從繩墨之內民將哀愁而不懷然高帝雄武恭儉不足景始刻深適削諸侯微文帝數十年之德漢亂必速由此觀之申屠嘉不能斬一鼂錯爲所責遂嘔血以死蓋亦憂其變更敗事非獨以所言多詆疾錯哉

讀南史隱逸傳

南史隱逸傳有數事不當人意南嶽鄧先生沙門釋寶誌若在范曄傳當置方外既不立此目無容廁逸民間寶誌事略具梁武紀末便足雖因陶通明附出通明吾

已悉其熏灼謂應傳之梁諸臣間或王僧孺後可也如廬江三何本書雖在高逸南史以家世第叙通明雖非門素豈不得如江任沈范曰作祖乎杜栖孝行以其父京產故附之然則縣小兒當以類從孝義當次宗亦應駁入儒學差爲得宜又尋陽張孝秀者當爲州從事史陳伯之之叛也孝秀謀襲之事覺而逃伯之得其母以蠟灌殺之夫以一從事史輕舉動不捷而陷母於慘死罪孰大焉述諸隱士本史之謬何難合而獨其以陶潛首諸傳差勝宋書然亦有大疎悞如傳載檀江州饋梁

肉一段宋書所無晉書初唐人所作亦據宋策未入獨
南史有之蓋爲梁昭明太子靖節傳所悞也道濟爲江
州在王弘後而敘於陶爲鎭軍建威叅軍之前王弘則
集中所稱於王撫軍座送客者也而遣敘在檀後則是
淵明於元嘉中復仕宋室也而可乎昭明既妄增於前
李氏又失勘於後至於永初甲子之說則與宋書同失
余曾爲辨之及隱逸傳論全用沈語按休文序論皆有
譏諷泉石之言南史亦採其麗辭而忽其誠旨乎范尉
宗勝之遠矣

讀嘉祐集

吾少讀明允文如六經等論卽心識其非獨其抵掌天
下之故似乎可用以今觀之往往疎而不切如其審敵
論一篇文字雄傑古今屈指細按之幾乎兒戲如當時
宋與契丹皆恃和好以爲安澶淵之後每每宰執不輕
敗盟者乃大計也老泉漫欲絶其歲賂勿賂而彼有辭
則對曰汝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
也曾不記先朝君子舘之事何如此豈切於當時之務
乎又謂匈奴度華人怯可以先聲脅之於是宣言攻國

我既不爲彼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形又不能動則將
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噫危哉
又曰方今契丹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隣國之
難伯王之資也天與不取將受其弊夫以仁宗時契丹
乃聖宗興宗道宗相繼爲國政治號爲修明小小變故
尚未至如中國元昊已則儂智高之擾動也契丹不能
乘宋以敗盟而欲使宋伺其間以開釁其言不幸而見
用宋之勝可勝言耶乎嘗觀三國時曹丕新死明帝初
立陸伯言憂其患叟深於操而吳王與諸葛瑾書人不

謂然權此書掀髯雄談似乎遠見萬里而其論竟爲無
徵裴松之譏謬爲削云失之於明帝畢著於齊王然非
權本意矣權在江外策規事猶爾況區區老泉而抵掌
行陣之事耶此老泉集中所引古事以料時務處卽今
儒生科場之策國家特其文字勝耳當時諸公不能破
格姑以召試文字及修太常禮書了薦達之情蓋亦深
解此乎然不獨老蘇賈誼云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豈不可笑書生大言多類此

惟易筮考或問

或問筮考序曰凡倍文王周公之辭而臆測伏羲之卦倍孔子之傳而臆測文王周公之辭悉家說也倍乎傳子曰倍矣今易費直傳也漢史云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瑯琊王璜平仲能傳之使若京氏諸家其有亡章句乎今雖無考然易諸本惟費氏與古文同初在民間卒出京上天也至北齊時儒者權會鈎占筮必中但用彖象辭斷吉凶而已上下數千年間如此等說不絕如綫但學者未置思耳或問唐李鼎祚申鄭譏王其易傳多尙變互物象時日陰陽之說亦有取乎曰予讀其書亡師授雖時可喜若莫傳乎食也或問晉有劉兆延世者撰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門人尊之青土無稱其字者後一旦有著韓騎驢者至門屈甚甫一立難兆不能對追尋竟無此人疑是鬼也陳子得無懼此乎曰晉時易雜家多矣但一衆訥理未足傾也如二程劉中遇言三陽失位者亦其人歟然遂欲使理易傳如伊川孰敢信也陳子精如此蓋本崔公言古人之書實語者寡誠起沙隨苑洛者人共語何怵之有或問伊川祖王弼不論筮占曰

朱子撫而補之或曰啓蒙無漏義乎曰陳子發而擴之當亡之義也何傷或問朱子謂不可以孔子之說便爲文王之說者何也曰吾嘗疑之此未定時說也抑記錄者謬耶乾元亨利貞經首句王氏不註而曰文言備矣王氏且然朱子其肯爲是說耶然則朱子何以註曰王氏依覩易者也其語好簡朱子儒覩易者其語宜詳固不同矣或問子上何先生書易有辭無畫者何謂也曰何先生之於易也重卦于彝畫以通辭及其釋象也必由象傳之言不敢加其釋小象也必由小象傳之言不敢加與陳子序合也雖不合寡矣或問曰子緝內外傳筮事何曰助吾友也友吾助也止內外傳何曰凡古今筮何先生書載之矣其末之也與陳子合也方討左國諸家何有或曰諸家占法可絕乎曰未之絕也市卜掌之學者何知焉籩豆之事也或曰子不言易不學易不亟筮何也余起曰衛不敏固將學之

湘帆堂集卷之十二

疏引述戒贊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永安寺重創藏經閣疏

粵自葱嶺雪消道通西域白馬雲集教流東京以至羅什頻來玄裝數返妙音行乎中國好語布在人間經藏之閣由來尚矣雖復淼乜蒻流航而不溺酣乜刧火過之不燒豈如藏壁古書幾危縑竹百家雜語空飽蠹蟫或棄魚網于車菑或納鳥篆于縢囊固知西土聖人威神廣大我撫之廣壽寺古永安道場也萬曆中大千上

人始請全藏五峰三市之中四乘六群之侶討硏經論含是焉歸然址以縣匣金箱綾函錦帕雖云初地玩而不尊時則紙畏蒔苔戒陰陰於壬日魚蠹朗照待杲杲於庚旬鈌凌雲槩日之層樓褻天上人中之妙典方其灰蚤烱爐城郭皆非臺傾池平高下不免賜書有圖秘本無償積若丘陵散如蝗蝶空嗟牛汗僅薦馬通東壁爲之不光學宮于焉掃地而茲寺也獅座巋然能宮無恙蒲牢吼哮鐵鳳翱翔異矣哉始悟騰蘭之言殆非滄桑可及然而長廊洞啓梵筴寂寥聽彼譯經幾成孤注有六燈開士者以無碍辨希最上乘伊澄公之鷗跡安師之華向諸天以合掌俯萬井而低眉慨然言曰大哉經之利乎文字語言亦實亦權甚深微妙難聞難遇敢辭勤悉上報佛恩且令中下之根見而恭肅義學之器不廢階梯度百尺之新甍因千年之故甬栱加藻井更聳飛甍瑞日映摩尼之珠丹霞燒貝多之葉庶幾伽藍作記尚想洛陽頭陀製碑猶懷荊七必有文人慧業現身宰官協此因緣成斯輪奐銀章艾綬郤留惠以治民大纛高牙分勇猛而護法莫不結誠象教奮力津梁委

玉帶而不經心盈寶盆而忘德色爾乃衆趍無遮後許前邪民力雖彫上好下甚織成之帙得離塵翳琉璃之卷不侵風雨人非人等唯然歡喜世出世法信受奉行然則拼禮樂于將崩識文武于未墜苟有人焉何遑之有願以七寶妙函書其姓名六時清磬讚其功德

南濟建金橈佛閣疏

夫洞山架樒必覩面勢成邨立社亦相朝宗然後神人之道不干登降之民逢吉自東漸敷土南濟出雲海幾沸波鄉猶磐石草青則春秋可識土塋而渾沌不開信

隱淪之所栖仙靈之所窟也奔流落鼓恍惚神龍之潭
爲道橫碁窈窕仙人之嶺井開方里聚成一年衣冠能
與世同耕鑿俱安時論維茲出谷之口有如林盡之源
傳與蹟千金稅雖遺傳記聳新祠千石路實紹古初激
水潔紆關山巘隩因風氣而旋地脉妥鬼神以逕天麻
士著僑居皇過芮鞫捕魚樵舍雞犬桑麻並賦歡喜之
錢允協僉同之兆跨虹飛閣緣磴斷塔大士趺而聽潮
樂佚坐而噀酒調陰陽於風雨靖魍魎於山林飲菊水
而麗甘飽稻粱而鼓腹庶使前朝舊寺仍聞鐘磬之音

近市囂塵遠謝嚴皇之患

續蓮社引

紫實介立兩崿崭崎河瀉其廊廡像設傳是蕭齊時物
也頃有開士某者弘精典秘遊涉曇玄拂落天花吟飛
玉屑僕與凝山每造蘭若之間得聞蓮社之舉茲社名
也遠公遁跡廬岑實創彥會蓮所以棲集勝情吐納玄
理文雅之黃衣習至止未覺教之在彼而忘我之殊途
也雖元亮標異于攢眉靈運見格于心雜然往復酬對
舍斯人其誰且其時燈派未開透脫迴上故能出入華

竺和同莊老遺風逸韻照映江湖至于今則僧濫儒陋
知逐南宗之緒言而莫追東林之逸軌矣吾恒慨焉闢
士身爲法器別有孤情軟語妙音悠然象外環紫雲而
結宇者皆屬虎溪之賓向白毫而稽首者競服沙門之
論固欲誘茲慧業共證無生豈忍獨爲丈夫低覩將相
而已昔法師云發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使希高
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形雖有待情無近寄四
事以供輕若蟭蚊濡沫之惠又焉足語豈不然哉豈不
然哉僕識闇流通竊號別墨希宗雷而不逮慕陶陸之

借來將與凝山勒名橋石遂題甲子以記盛事云爾

述夢

八月十日初夜入定後夢在大佛寺又如立承天門內
東廡下見前三門二闔唯開東一門匕中懸燈抵門睡
三獅子欻欲鬪獅作河朔人語乎驚顧間其身漸益壯
大吼音殊常須臾盡出欄檻外岸中覺群獅駭而迯者
甚衆奔避殿上俄聞寺中內外人盡與若歲獅凡數聞
則衆共馴解之以爲常必爲執事者將以聞獅上殿似
馴解已須叟殿中處分乎恐其餘怒蹴踏自敝數佛間

引機而坐一老僧如故知前禮乎云胡不取酒飲君語畢入群獅以次入犻獰光彩獅獅有燈導之殿內喧闐如屑寘一大事頃之老奴掖乎拂梛以出出自東一門開者長街平直仍言此是朝廷及門外天已平曙所見多貴人乘馬翳扇呵導如舊都故事旣醒㺚之雄威尚在目中生平未見不知於因想何當或曰觧夢咸陟之間也

文士五戒銘　有序

僕與朱子陳子遊佛廬見壁間僧著五戒說然操翰

之家亦有殺焉盜焉婬焉妄語焉飲酒焉因爲之銘

殺

爰有健吏深文好盡煆煉獄成自喜鞫訊滑稽嫚罵憯于兵刃豈無夙對怨不在近

盜

古之作者黜非已胸如懲勦說若𪓰雷同顯攘正晝隱竊宵中有一於斯穿窬之雄

婬

惜矣麗藻嵤念閨房冶容之罪千百慢藏惑彼鄭音穢此雅章一聞欽釧遂刺貢𡡉

妄語

馳聘騁烟鏤虛餙貨博且溺心文剏滅質譎言飛籌動盈舔表舌不可囘請視茲律

飲酒

出言有典必謹章句詩者唯沈狂者唯酗叛棄五經墜于車路内惛厥神外喪爾度

六戒　有序

三折肱良醫成善乎善乎蒙庶幾焉倉辛來學日荒皆

咎少暇亡書曾不悟平時如農惰耘不甚者耕不深雖出勞苦爲人轉移執事斗一旦大歉遂爲空囷曠𠂢惟腹知之他人若視病者覩其形澤安穀謂之泰然也秋夜獨起塊然不憐從令已逝無暇日愈矣敗篋斷簡可以白首重足懼哉重足懼哉自省堅癥有六倘留體中必妨食氣故假長者命而戒之猶幾晩節入門無岐路之泣有笑者曰而四十矣方爲弟子職耶乎不敢對

一戒作詩文

詩古文古作者備矣汝能盡見乎後世誰知有某者某

什某篇若鄒荀作胡不竊古古賢聖暮乃有書况汝何
人强顏著作復須呂政燔去爲代獨餘一汝或可傳耳
几許涉汝小有波瀾者王賓聘問之禮也愼勿涉想

一戒批詩文

汝妄批時賢詩古文諂過取憎貶過取怨曾不相勉學
問批以一帙當飲食徵逐甚無益也且汝胸非水鑑譬
之堂下人乎視聽過力徒加聰聾非汝任也敬謝不敏
爲妥

一戒作古書

汝選一書輒下意去取編爲別選是名作古書作古書
前人如山海矣汝殆輕塵足之衛木塡之每見名士無
他長選舊書數十部天下目飽而已遁落落腸鳴可笑
哉汝無更措意唯選書正襟危坐精讀湛思雖不記可
也况批選乎

一戒批古書

汝性好批書丹名讀書欲令見我書者擧其精博耳此
是眞疾靜咀百遍其妙自見汝首尾未徹紙隙已滿批
之所畫意亦竭矣豈不媿耶

一戒作傳註

汝於諸經偶有管窺亦狡獪耳遂欲依卷成部試傾觀
之汗衍浹背者郎如尚書二孔馬鄭下至朱蔡數先生
同異汝能口誦心惟不失淄澠乎否也汝舊冊在友人
處者可勿復收聽其散落

一戒批傳註

古傳註足矣疑則問無所問則思旁評細標便是屋上
疊屋能讀書者不疏一字而目見行間衆義俱顯何至
以小青奮袂汝當識之能戒六事汝後或有少進

熊尹衙像贊

知心何深識面猶未浮塵賊工石筆詩恣摸索畫中君
非難記頎然而長與古人似誰其贊之我名公字

四和尚贊

寶掌　西竺中印度人漢末東來至梁時卯旨達摩
自謂始遇導師不輕新學者覩是爽然贊曰
我嶺經冬寒泉玉齒初祖何人欣逢法水道臘千年如
大弟子斤盡支郡他生來此

亡名　梁補闕宗殆也梁亡棄官入道周宇文護强

官之辭因著息心銘有云一技一能日下孤燈一能一技空中蚊蚋山谷嘗爲書後贊曰
江南既哀關中開兌實規息機匪由用晦收迹巖中攝心塵外苦言至戒如鞭予背
皎然　湖州人有逸才一旦嘆曰博識多聞矜道後義適足擾性吾將入杼山矣李中丞求其文荅曰晝後筆硯二十餘年一無所得冥搜物象徒起我人遂裒所著詩文火之勇哉皎然誰其及之讚曰
言詠過人下筆清省眞卿久要陸羽談茗欻恥浮文杼

山習定松岩雲月道合主静
德山　簡州人初擔青龍疏鈔造龍潭言下大悟將所携於法堂前舉火曰窮諸玄辨若一毫置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諸巨壑誦之汗流浹踵贊曰
始發大疑欲誅禪族而赤點心汗流滅燭周金剛名謬滿西蜀捫空追響弃如灌沃

書啓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寄何玄子先生書

不肖嘗疑明興以經義裁題會不及古帖括之制反令經學蕪滅訓詁道絕易與春秋其最甚也易有辭無畫春秋有傳無經而其辭其傳又皆數傳之後因時立教或取其便文增以習巧而已雖有沈心之儒著爲一書大抵皆以博士家無所可用故多不行于世後學終老未覩白日之昭昭也幸有先生間世而起嘉惠愚蒙於

群言爛潰之餘芟夷剪截使有統壹春秋一編未及汗青得窺大旨竊欲托游夏之不贊仰日月之末光矣至如易者不肖黯陋寡識方拾瀋餕骨蹇苹塲屋吾鄉介甫所謂時未可讀易也易無專師久矣一二講說心亦薄之及讀先生之書乃始歎易道如日中天特人久處暗室時見穿漏而自喜耳故遂有竟業之志要爲管窺然心鄉往之徒覩一卦之爻廻環卦主則河南遷徙立說似屬斷章六爻之辭謹循象傳則新安所云別發一義誠爲駭聽矣此吾師有功四聖獨溯三古之大綱也

他如廣求象類黜輔嗣之懸空兼取約互存京氏之一斑每論變爻尚周史之占法諸自田何以來存其同異正其瑕瑜言及數而不鑿理至深而不幽又於大全之後多所採摭闡太和之精擇新城之粹來朱楊焦以降並窺見太清毫無匿影此又吾師囊括衆家流通三易者也不肖少無師法才復駑蹇髫年謬附曳裾之遊於時幾知屬句豈堪北面自是以來失志喪白遂曁二紀昨幸親承顏色賜以二書匆匆西歸終未能日掃堦除執經下坐悵恨何如竊自喜者讀吾書心加開目加明

日加永耳顧惟劣弱恐無以終究大道昔漢氏云季海内魚貫鄭高密整齊九經門徒千數自人轉相傳授而鄭學以昌今之事勢頗亦似此先生高議碩畫入佐天庭德功垂擇自于康成加以重光經藉正定古今復集數代之成豈但北海比肩任城繼踵而已乎不肖需之十年亦稱欽勉竭鈍思稍爲記注以附其後如張逸趙商之流便爲不死矣惟先生不棄頑薄收之弟子籍中指以從入之路敢不銘几書紳以志德教儆鄉五十年未有前荒日前楚寇近若違穀而州縣寂然無事大可

也持書李生者以形家言遊公卿間倘先生余之一坐
敝鄉及楚中曲折或少賜齒牙之惠感不朽矣伏惟順
攝以膺天祐書不宣備無任惶恐

又與何玄子先生書

乙酉冬衡會拜書故長泰李令大則所爾時老師臺已
拂袖還山矣是後隨先君奔遯者三年每捧師從來手
教念海宇判隔恐不得侍左右以為大恨偶獲餘生輒
興負笈之想阻闊間道時時通塞了無能言丹霞中事
者今春始得金谿一賈客自貴鄉還與從客語及老師

而下知合門山居康勝衡喜且泣下此蓋天未喪斯文
也吾師諸經傳尚半未備乃不肖獨跂首屬詞比事繹
一書屢將奏記師分日限卷實有感不我與之憂辱諭
宣成而下都未涉筆竊伏見此書裘領已振殺青不難
豈今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特無緜刊布耶嗟乎衡篤
罷不自意量尚欲勉卒前業如昔年自詭以張逸趙商
者不幸先子背棄家日零落拚土之勞難于登天謀食
之計拙於問字敝鄉中兵燹久以故墳籍喪去郎吾師
訂詁竟與輔嗣以降諸儒之書珠櫝俱亡至今為之慟

惜李詩古義僅存十六七耳衡抱遺經殘簡未嘗不嚴
思講席之下近稍作聲歌因中夜起嘆次為四章以寫
懷師之恨且銘廢學之感今後生言詩何嘗不舉三百
五篇彼烏知所謂三百五篇哉莊生詩以道性情未必
不當然遂為千古不學膏肓且吾師古義出而後知陰
陽政事禮樂名分畢具詩中而性情二字始不為詩病
矣然世本中有一二事愚所疑者竊不敢隱別疏一紙
以皆師座其易訂詁詩古義或更賜一冊以卒教就成
之則吾師大德閔哀矇瞶非不肖所敢必也東望百拜

萬不敘心具在箋詩仰規慈炤

衡所奉詩世本古義自角至牛篇凡六十又自危至胃
篇凡四十二並失去其九叚武六成且存其說篇亦未
全竊伏讀而思之十載發蒙至矣盡矣諸不能贊一辭
獨所欲覆定其說者二事謹疏于左

大車師據列女傳之文雖左傳呂覽之說而定此篇為
美息嬀以醜楚子言既報蔡仇後乃與息侯同日俱死
愚按楚文王入蔡在莊十四年其卒在十九年文王既
卒堵敖立立三年而殺於是立成王顧此兩王卽息嬀

所生也至莊二八十年傳載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則息夫人尚在安得有誓以同穴之事如劉向所云乎敢以請疑

汾沮洳師定爲晉人刺成公初設公路公行公族之官而用非其人以爲譏趙朔與括之徒愚按郤之後其弟銳貪功者乃括與同故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而朔贊之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朔未爲有罪亦非妄庸但朔之死傳不載其年成二年韋之後欒書代朔爲下軍將時朔已死也其後放趙嬰於齊杜註雖不詳朔

死事史記所稱下宮之難謂屠岸賈治靈公之賊并殺趙朔趙同趙括其說與傳不合蓋太史公時左氏未行雜取異聞野語而誤書之已爲孔疏駁正不知師意何以取之敢以請疑

寄龔上杭書　崇禎十七年

南郊執手遂問池陽之梢至省中有告以畿輔情形者反棹而歸何圖如沸如羹之事眼底逼來不先不後之詩適爲今作嗟乎世界豈無治亂不應養七最深有此一幅圖畫耳新主賢聲夙著藩邸甚愜人望其如碌碌諸臣擬覆不悔雪恥報仇空有其言一飯寢職各行其意是李綱張浚之忠未見而潛善伯彥之奸且成群也先生按試所擬詔諭檄文有非索索無動人者乎今方遂王郎之事中外既以爲憂吐蕃回鶻之功安危尚未有定反者如蝟呼以侯伯將來姑息亟行豈能無祖約蘇峻之亮吾儕不求聞達可爾恐性命難苟全也值此邦否民疲先生儒石臨民自然恥爲俗吏頃番莅苻小警卓界無虞甚慰天下大勢自非一人所挽若一境之內尚可隨宜以救斯民此視張牙臺省徒憤國事

功德百千之矣臺論所云著書一局何遑勝此不肖竟窮嫩癖撫開口期媿欲至飢左右輒復不果吾鄉今歲田事差佳然如衡者政爲其窘曾有春荒十詠過自激昂知先生追卹存念謹同近日哀國長篇錄呈公暇一覽非敢名文亦以見不肖負知已之恩未敢以困頓而廢筆墨也端午以前角藝不輟遁者擲去亦嘆其不根矣恨不登隸選人當隱承簿中以微祿養親耳所論冢君云云古語不墜然初無是事天啓初會議三案要典以爲罪戾大行登極日有論其依附孫淮澳者正今日

所諱先生不及記耳漳南謁監司會晤王中丞東里及何黃如都諫否于為敝年伯何則不肖以讀易執弟子禮者會寓書李我白所候之一年矣若簡札相及幸一道之此兩公學問文章俱屬上流而何公於先生文數十年神交者想當握臂班荊情好愈篤也閩上濕熱諸惟珍調時措上為道重下慰私懷是禱

病中與陳與伯兄弟書

衛不孝不天大罰既降篤病瀕亡神爽頓失枕中腸九迴者三事而已一先父馬鬣未高二老友索君難覯三

則狂矣大史公何人而衛亦敢言身沒而文采不見于天下乎雖然天下察聲別味者亦少但得一二不妄點頭之知已讀吾文終卷不臥足矣曹子建稱丁敬禮眞美譚可念也當今定衛文者舍與伯少游則其誰少間強起就舊作古文裝當因唐人孫樵故自燒大半餘亡幾無力繕次只取亂後雜著凡二十餘篇呼小兒謄出亟乞李寄適游公大來因舉用示公大因一時無多人物眼明手捷舌不媚者然譽之闖古人閫域勉之入大家行伍衛猶半疑之公大好諛人耶欺故人耶衛不敢

居兩兄試投暑隙略定好惡苟離道法隨凡俗者應時汰落使知去留意亦欲及神精未消亡時親見成書自娛酒杯何必供人間餉知我深者與聰明好學者與不貴耳而賤目者與不是古而非今者與不以名位容貌動人為重輕者謔浪笑傲流傳人口萬有五十年後突得一知已如蔡中郎袁石公者幸而竟顯大風飛鳥登數十丈雖掩之不下矣妄想亦曾及之即不爾遭一文名盛必傳者吹毛求疵貶駁辨論以余文入其書彼爲衡岳子為紫蓋姓名因不泯於後世私心亦甘焉嗟乎

刻無用之空文冀浮烟于身後達者之所笑也強進大牢爰居高翔而不食況以草具勸人乎雖然凝山一寸紙潦艸裝演會見綾絹束紅籤全帖分送者而蹴踏之且亡論渠若三百年賦謚祭葬大老集重如山序炫爛極精好套堅栗者或突出其前反顧而趨傻在後亦勢有必至鹿死知誰必哉苫廬塊枕戰氣方深以禮以時集詩古文不宜最急然不孝兄弟二人衛尤被先君篤愛提手置膝莊誨譆化初以一第見期中以立言見勉晚節恣其貫穿淹湛竟不舉時文一問雖知衛數奇無

俠骨然四剕足而無慍色買言也憐之勞之勉以大業
而已悲乎悲乎衙至不孝徒以筆墨稍靈父子相樂恐
墜文章與秋草同腐寒螢共散哉行年四十一設使壽
如杜甫不過二十年弄聲韻稍增至李白六十四中間
坎壈萬變雨露霜雪都未可知亦漸衰無力辦著書矣
若不幸如柳宗元杜牧之輩可懼矣獻妻莽之小文雪
駑駘之憤恥此其時矣去年初作六戒後因一事奉先
君命不敢違遂弛此禁爾後詩文復動胸口倘藉庇病
愈快走健飯還如曩時猶欲踐履前言專溫舊書却新

書束沈頷于高閣皮禿筆而罕御姻族丞前若老百餘
歲及飲乳自養優游饜飫晚年有進别著一種精微簡
易文字使識者以變後之少陵游外之東坡相况豈不
偉哉斯言雖往貢衙伏櫪遂志也此事在天顧常疾甚
猖亂中輒不暇遂念但區區以眼前詩文爲念耳家有
敝帚享之千金同室相語不覺傾盡至此顧無笑其駿
狂而究觀之旦夕報我幸甚不宣

與少游書

前以嘉集自序已詳姓字且癡山之號遠近昭晰故變
號脫格不復出太守謂誰一句若干尋意有憾郎望削
之或示弟令改皆可吾兩人豈兩人哉讀癡山集風雨
日月互奇互正冠裳戈甲如儲如林何所不有其增于
前帙者馮太師論羅鉗吉網狂士歌劍客飛仙而上制
臺書硯齋望之之朱雲文文山之炎午不作吾有舌橋
而不下耳弟寔自愧曼胡短後處多羽扇綸巾時少寂
怪如此王母傳乃有鶴樓鳳臺之喻畢已揚人自是其
中有餘東陂學山谷體是也其如識者誚妄語何弟傳
陳烈婦奉法循謹吏耳焦篇乃趙張輩也翁張歙散風

雷不測龐娥親無此英盼弟焉能辨此然不辨此而自
知不辨則辨甚且弟亦能窺鏡不爲妻妾所媚者何渠
在鄒忌下祖龍之後出而稱王亦故作深妬語實自平
俐僭僞始歸一統耳孫權不欺孤兒欺孤弟耶弟自恨
體性不常移於雖好時弱時強作雅作俗終不成一家
此弟病也拙草得兄洞見妍醜如利刀截物甚快甚快
圈至三者謹摘貯之俟他日黨伍已衆或可編成行隊
上塵几硯否則置之度無足棄取也更諭弟小束有差
可人意者生平尺牘一脫稿借宿千人既自謂其不佳

又所與酬答未必人傑安得傳杜紙墨耳弟苦不自知
豈非兄知我勝我自知乎挪愛我甚乎極思促膝餘病
未退中秋左右定造大乙山房與兄入山愈深前期呼
英蕩渡河可乎弟有戊子詩已付書梓焰佳刻字式寫
就容携諸高岸數笋木瓜之美詩人所歌萬萬毋麾卻
理但治春秋人下語莫最毒以一笑王母傳已得副本
附璧不盡

寄劉啓菴銀臺書　諱春沂

海宇判隔鱗翼難求不肖菰城奉別以來家國多故乃

至於此一切言愁都成流水總之殘身尚在弱息僅存
不復覼縷向長者道矣乙丙間貴鄉幕驛徵聘者施瀆
數於望外先兄一子賴以生還特奉先子遺遯窮陬久
始知其推爲出仕右也爰命兒輩先修牋刺且訊起居
仍阻異途不果音問益杳徒存殘息心銘而項得舍親
貴邑博黃實老家書并悟乃邱石乘兄備悉台臺高臥
山中靈光在望草土餘魂占慰先予海内知識零落殆
盡即七閩論福陵曾大霞丹霞何黃如二師爲銜兩世
篤交俱神理橫盡矣初欲脫身南遊稍謁故人蒲從春

原缺第十二葉

市佯狂被髮以終此身空仰蓬嶠之濱竟弱枋榆之戀
郎今且齒髮頭童破家敗井先君馬鬣之計誰可謀者
百憂千慮天蹐地踏此第一疚心事因骨肉高誼輒復
及之薦紳學士地地危機遲知大人君子委蛇孫默保
平格之壽使里閭後輩師法不墜民生清議補救萬一
亦可也何戚趣爲哉黃合親徵鄉老宿品望蔚然公郎
世兄想當承親偃室台臺幅巾杖屨時款曲野亭有以
翼導之亦所深望也何如曹石倉先生名勝志向承遺
寄今僅可讀并附志喜杉關氣警不常倘惠尺素祈置

廣文君平安中他不敢煩也私衷如緒萬不罄一荒緘
倉卒統冀慈原

答惟易書

先君殯潭濱者四年弟寤寐憂之茲幸苟且入宅天爲
不雨土亦少安皆親友之餘庇也墓中片石非吾兄及
少游誰可屬者然先人一生心迹半被浮雲可見諒於
二祖列宗而不能見諒於依門傍戶海内私書朝端實
錄雖平反終在而吠聲盈耳弟之裹足三吳堅謝名容
刺心隱痛何日忘之雅不欲以家狀干人使其躊躇畏

縮天傭已死寧俟闡幽耶況我兩兄將來大集必傳無
令他人謂爲交游曲筆反以重疑且洞見始末炤鬼魅
如觀火者即弟猶不逮天傭也是以略記生卒遷罷歲
月納諸篋中如古庶士禮而止此雖不孝怠緩之罪亦
榻前遺意也嗟乎嗟乎無可言者御唯有私述家訓藏
之以俟君子倘得左提右挈之力令萬一後世知有其
人又或自此聲氣彌盛文采稍著則存一狀於撮集中
俟諸熟天啓中事而愛憎不隨俗者表其阡亦可也若
弟之鄙弁敢自誌先偶以干罪戾耶辱問惓惓輒吐露

積稾如此并拟擴記一本以謝顧念然只許伯仲之間
共爲覽觀萬勿宣布眞切眞切登老紫雲之興弟久訂
之但少游頃作見年當覓信中期薄寒中人不如及菊
爲妙所求册子附前年書序各一亦帶質疑非關嚼字
也教之

寄張爾公書

交贊二十年唯白門三度聚首戊子返駕葛陽一經峁
武弟山中聞之最後乃神精何嘗不在右也憂患之餘
晤爾公卓菴右尹兄弟交朋各以著書爲不朽計獨衡
氓棄舊學度終無表見同化腐草耳敝友次椰將遊芑
山畢平生夢寐張子之願弟獲附函中適赴居此亦一
快海內風流半除當年與老社翁旗鼓相對我遇而征
者只一千子今了不可得能無愴然吾兄友千古胸抱
定知衡此言悲耳所幸千創白孔時補拾煨燼大之馬
貴與小亦陶天台者社翁其人在乎弟無能爲後竊樂
吟咏餘力隨分編錄如別紙永初甲子辨以附向年陶
刻後者頗多兄辨其大弟辨其小江沱漢渚如是而已
詩箋一幅亦明鄙志尙友所存片石山中作記自娛并

以庠目種種供陋社翁倘俯穴井而出之指東海以活
之願自枯腸敢輕要刮目哉第恐世難弘多嚶鳴不接
以孤居之學成不傳之名區區聲偶摘裂戴盆望天弟
實似之何以發我藥乎次椰慧才朗目血與翁剖心析
肝人也來袁時聲氣護持唯爾公昆仲及右尹叔子數
君子是獺知不俟弟慫恿之詞爲矣臨穎傾渴幸惠德
音

與徐仲光太史書

十年夢寐一旦償之歡幸何似惜尊體小極未暢清言

攝楹相從則行窩巳返旆矣尋於家萬子先生所獲奉
分寄詩册與少游交讀眈翫遂忘洩月之暑詩雖大君
子著作一班乎而比興微遠音旨靜深教義之昌明踐
履之篤實皆可從見合兩生錐力未足贊揚不朽益事
也沮溺狂歌殊嘶草野昔聞螢有並蜚而望天者遲見
行星出後以爲巳類也欲呼而追及之星却行以待既
近則星光絕大無着螢處星謂螢曰汝有明而嗜飛亦
吾類也然附而行則不及於是載螢星顚行益加速螢
乃自喜稍稍遠去下瞰山頭薄林端人猶疑其星也既

而螢也倘是謂乎腐草微明何以褰台命哉靈谷麻源
曾有夙諾必俟偉人引者勝地不知何時得隨聲履於
泉石間跂予望之願以德音時及

爲奉常謝陳雲怡督學啓〇諱懋德後復姓蔡

日月麗天埜戶竊容光之照鳳凰止國凡鳥欣鐘鼓之
音謙亨以大道爲公節取及一鄉之善錫類不匱教思
無彊恭惟某官廣廷契夷周室師保從心得矩斯無須
禮樂去身準律爲聲恭將以經傳註我高文老筆箴歷
下之膏肓大義微辭入姚江之奧突撞鐘待問揮鐸起
衰閔流俗以永歎奉簡書而發號援皇祖之典訓飭厲
學官輯先哲之格言具誨蒙士俾以權文商藝之餘暑
稱乞言合語之遺儀辨雜難興或有泝流而汗出淵源
莫測幾於瞬目而稱揚長者虛往而實歸小子去聾而
含昧春陽布氣古道照人惟茲僻處之區固宜所過者
化頃爾羊城屢瞻象轄重臨某以當代所棄之材能首
辱大儒之禮親開其頭角呼名函丈之間降以容威極
論差釐之際可嚀此道指點定心竊懼雷同上垂雨化
於是感手携面命之言自媿莫成而藐々推無隱有犯

之義深慚不謹以便便嗣及中夜載思巳非言下有省
而台車返旆鄙人負薪拜送之文缺然請益之誠聆爾
邇某之先子宦鄉之曲儒徒以志常不欺於人遂使聲
或過乎其實矧培塿畝澮之質當方壺溟渤之前而諸
士谷嗟興人稱道將非不虞而德譽亦足取笑於大方
及教下琵庠始聞斯議蹴踏罔喻請謝未能退而自惟
既喜且懼以爲君子愛人以德又察某父子於好惡之
中而俗人所避者嫌不宜拒州里以公私之跡因令一
介匹夫頓登國故之席百世孫子永爲家乘之榮况枉

瑶函下頒圭竇蓽門薄祐詎所堪任茲匃芷應節瞻阜比以飛馳抱極小明停衮衣于信宿敢將不腆用磬謝私仰冀汪涵宥其晚至

戊子行乞啓

伏聞勢窮理極天不可以疾呼事迫計生人不可以苟默占衞身濟蹇剝家似舳艫老父以月制日修之年不肖無朝饔夕飧之策終鮮兄弟作其股肱間有良朋助之菽水頃者嬰病不愈神精頓銷百草雖服恐無瘳於九齡四壁徒存懼且艱于一匣倘西日不返朝露俄晞

則甘脆或缺固養生之所闕而扶服靡施遂殉身而莫贖此衞所以腸一刻而九廻飯三咽而不下也且不肖田多飽膽倉猝則諸償乏人書可汗牛喪亂則求售無主非有金輸自雨安得棺降於天竊伏計之行乞事親雖各無咎惜廉失考功小罪過矧茲何時寧嫌丐貸無節者乎管仲分金而優取鮑叔不以爲欺毛義捧檄而色飛識者知其有爲蓋良朋之能諒孝子之苦衷也況長者知我不啻鮑叔之深賤子遲時永無捧檄之望祇以中古七十榮于千乘送車苟上不能適親志下不能適親身養則不能竭其力病復不能致其憂爲謀弗周慮事弗豫直待充克有窮田田何益然後貽子碩之聘布捐蕘夫之麥舟不亦晚乎何名人子是以傚僧流之故事列簿跪而沿門凡錄記不肖之姓名粗念家君之落拓雅懷錫類慨許資斧亦知時艱孰非力詘或者以大事莫過於死生交誼可通于緩急請隨有無多寡而給稱親疎厚薄之宜倘得略具附身之需而免不肖于大戾衞猶人也寧不知恩勉留不死之身以圖啣結之報情實亟矣顏孔厚矣仰冀諸賢長號待命

湘帆堂集卷之十四

香雪齋詩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獨登天旭

携尊上高樓獨坐寫艮懷鳴鳥為我來春日為我開群帆遲遠水嘉樹接城臺淺深酌無算何必金玉杯殺核紛盈幾自有陶公詩志士惜永日幽人悅岩棲俯仰塵務中遂令心口乖大雅本所好行事與俗諧既醉無令儀往往生悲哀賴此遣眺望眞意恬欲來願言嗣茲日豈敢長崇階

和闓二首

對此深秋夜帷濕微風凉呼酒列空院片雲飛我觴月落不知曙明星漸西行歌罷已入衾熟睡何彷徨

長年閉門戶葛帽凝微塵漉酒一用之已更冠我身問之是何客黄鳥親幽人殘霞照山巒浩歌發天眞為歡復為歡秋田鄰雨新

讀說命有感　崇禎元年御試庶吉士題

我欲盈朝野安得虛野空懷此中興書寤寐成治功稟命不多言衆志亦雍雍顧瞻今古道俯仰一高宗

答陳惟易四章

春日載好遊於雉園之子之語鐘鼓勿喧

之子我友君舉復甦樂是篇章恥不出已

惟天孔高亦入其深子實有旃匪我攸任嘉爾闓闓敢釋厥心

帝命宗伯同文於正曾是莫遵匪忠匪敬倡余和女毋失厥性

漁燈

水閣暮煙平寒沙點點明蕩分蘆葉雨遣作岸頭晴

澤國遙宵獵江鄉趁火耕可憐星在留狼籍五侯鯖

南京詠十首

天門山旁棒牙齒北風遥阻石頭城三更歇脚五更轉眼光開處是南京

粱阜遺城百尺強後湖風而送荷香前年看人採蓮子今年看人摘蓮房

淮清橋西雙漿船雨花臺上悵嫣然江潮欲來過橋去美人重見水閣前

金陵樓枯少婦多鏡前粧罷擲[illegible][illegible]鶴聲滿舡燕磯

去墜香遺粉在江沱

中滑河邊浦口山黛眉尖合別離難秋雲横江有鵓
意破雲孤鴈已愁寒

買取綾中花舖廊净紅紗褁刺鴛鴦寄郎羞向侍兒
語金鑠牢收掖芺床

長板橋中歌管稀琵琶潛出走楊皈青簾遮定欄杆
子莫被東風面上吹

重陽風鳶亂白雲女兒梯上怯羅裙雙眉的々未知
怨一聲千囀任人聞

桃葉渡頭春水深桃花時候春雨淫桃花不飛似妾
意王家夫壻重千金

嘉靖老人說崇禎十年走未徧都城橋橋漿打烟中
水樹乚鶯啼雨後聲

送譚友夏歸擬陶歸竟陵

霜酣橘柚晚天寒八水庵前樹々香摘遍江南渾不
語携歸雲夢辨𣛭酸

十五過山東行

憶昔十五過山東消條飛雪千里同一鞭欻忽蒼鷹

去返顧已入黃塵中須臾持搭數十軰中有厮養負𣊺
熊都追馬迹不敢息雪深趾錯聲洶洶驛旁居人爲予
說獵者近村最驍雄從兒射生三五百使當白刃可袒
胸前年官府拜偏將辭以未諳兵與戎銷磨壯氣懲獵
火能令百中絕盜蹤嘖嘖都門佐何許秘跡還同亡是
公惜哉眼劣失此士說之一出當虜銜姓名坐沒長安
道白首草間安可終白首草間安可終黃金枒葉不如
銅

佛手柑贈綏安二訶

閩中橘柚多姓名獨有佛手飛天京洛浦美人吹氣似
炎方桂樹冬夜青合摻散嫩形殊態非花非實幽性情
千種春花各惆悵四角夜光藏佛相上林離支空得名
苜蓿蒲桃㛮橄望海天萬里一樹風眞香併入驪山宮
芳殘媚盡憐不歇肯與黃甘陸吉同

詠史十首

留侯少年日破家讐强秦力士重意氣何能惜一身旌
衛亘川谷豪主止東巡持椎不勝忿誤落副車茵滅迹
十餘霜顯孼藍田軍一失荆慶七再免蘭池屯烈烈帝

名師終屬沙中人誰言黃石公定非滄海君
大梁兩名士避讐里監門一朝鉅鹿北刎頸遂反盟父
子且躊躇藪澤何足論變色牧麾下改心河上奔不念
受笞日痛哉桑下言老農作隣里寧知寒與温
晨登梁父巔莫息蕭然止欲望封中雲但見荒煙起風
波海上平三山如聚米金銀爲之闕牂柯椓其底珠庭
雖杳杳心若凌行雲玉氣出茂陵馬蹄迹空存文成與
五利身首徒橫分燕齊怪迂士扼腕將安論
茂陵賜圖書百官皆總已大后出將軍至尊親許史家

婢競通籍殿上行人止肅生最知名猶遭露索泚輕車
迭淵明第中鼠觸趾向來吞聲者今已切其齒嘅口故
王魂相弔一何駛
平通最顯名結交唯俊英一朝坐口語歸印辭明廷高
才不獲騁長與貴監幷伏臘烹豚羔酒酣歌趙聲日月
當自戲故侯亦足應肆哉西河書悲同任少卿免官慰
知已幸有帝玄成千古激餘恨所嗟未達生
有斐張丞相本以明經進年老多計慮甘心翊新運廢
令狂欲死請劍斬其一天子顧公卿顏色爲之失輯之

庭直臣此言豈非聖如何鄙里中但有諸生敬
長孺辭禁闥鄭莊困汝南猶聞天子憐莫挽故人驂飄
風去何速杯酒曾未卿嗟彼竇將軍奴爲賓客慚不見
遊魚集桃花落春潭檐楹飛鳥盡相盼餘煙嵐青松徒
欺予太行豈曰嶄赤水玄珠杳信哉公孫探
逵人寄形影憤怨一何多頹景不復返新條空谷嗟仰
悲黃鳥篇俯嘆易水歌良朋猶不獲出处知如何跂鄉
北窓下自謂羲皇侶身名慨浮烟春醪良獨撫遺音照
千載白雲遊太古

亭亭百圍松垂影芙蓉岸低紅映高黛霜姿亦凌亂安
劉短奇計陳周信功臣驕傲有除嶽姚渤焉所覩栗栗
午橋雪翻令汗如雨遥望嵩中人鹿裘寒不御誰云陰
郭儁定少巢由侶
剛成雄且辯顏貌若魁梧富貴夸自有落拓韓魏都宣
言奪秦相此計古所無登堂揖應侯終語郎長吁躍馬
懷金印視之若樗蒲既羞景贊見洵遶澠池誅詘信數
月間寶生良獨殊至今燕趙士稱嘆似陶朱
崇禎行

中夜荒鷄鳴攬衣不敢舞荆棘滚銅駝三光翳草莽先
皇御極之三年曳裾投牒遊成賢文字屢供大官麵騎
驢日傍宫中烟比風穿背去天府烽火三四通甘泉旌
頭昴街煩轉餉豈知河外鼙鼓喧中書秉鉞壘衰出豹
尾鈎陳損勁卒横吹高牙隊綠沈各都要褪撑白骨江
水如立波欲飛維有忠義兵力微賊馬已肥舟已辦翺
翔不渡將安歸當關競號老罷臥白晝青天函谷破周
京漢苑太原唐禹水堯山盡經過春來不忍更重陳無
志書生淚紛墮倍啓孝陵起東南泝淮如湯不敢探然

後六軍逐妖魅整壹萬國車書咸改元正同光武哉莫
數瑯琊與建炎山東猾賊不能得傳聞復有晟與瑊東
向當壁允恭讓先使上相印真衛詔檄方交馳大功誰
敢貪嗷匕引領燕薊士悲歌按劍怒爭死豈無慷慨奉
表人洲方一旅從天想嗟哉真冀澤潞之左右陷於不
義徒爾爲高闕魏復魏城門跌蕩蕩我行九衢中長袖
迫不攘千官呵騶四顧來擔夫重人纛馳往其中涕浸
賢愚三百垂微生猶及趨擊壤胡爲栢弓旁空有二宫
攀髯上死者幾人活者幾人活者恐非僞死者恐未眞

負恩一死報已晚况乃辛苦全其身哀哉先皇明聖帝
有如宣憲武且文陰靈欲普潤四海卞天以下蒸畝氣
上帝居高亦有耳胡爲塞之使不聞驪山之事千古一
至今坐與裂繒同其倫各不掛吏部之籍足不履疆塲
之頑落魄丹爐數馬問不怨欲思報蒼旻色赭淚背齒
嚙絕恨不如銅陶隙東置國門欃槍雖未埽血碧可成
燐中興之業萬千祀豈不在樹以吾君

東方生

騶侏儒侏儒騶大恐啼泣皆叩頭天子問胡爲乃是公

車待詔戲之目爲謀臣長九尺餘兒誦四十四萬言可
憐日費一囊粟二百四十錢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
臣言可用異臣禮不用罷臣歸臣里無令但索長安米
古來詼調那及此請看宦寀董君來誰人辟戟殿下止

上林行　弘光改元初作

主人築室千餘間九成層閣何弘敞擊鼓嫣工甫命書
百尺高虹先架上梁上卅肯映日新紅旗獵獵干霄晃
騎危聲大兒郎偉四旁競和如雷响執綱操斧不數人
出手紛紛而皆仰饅頭餺飥籠中烟撒向飛甍落空掌

眼明袖寬迴身捷不獨雙拳一兼兩須臾金錢雜綵來豐置階前完宴享萬年基搆似南山主人重禮不惜賞上有瓦椽待苫蓋濺泥馬足雲西往外樹溝垣茨以棘石壁周遭與天黨匠氏規矩正勞神木經細碎宜深想賀賓醉飽再拜言大家細摘寸及丈侏儒薄櫨具有材竹屑木頭未足枉拖門莫遺與官遠柱穴伶聞置車觔此事梓人亦共傳郎今不敢更相彷然燈催作夜無眠食力寧忘一飯養高堂欲蔭廊廡下肯將巧伎恣欺罔輪爾能垂百代名〇般輸上爾

〇願招妙蹟題其膀慇懃為作上梁行此屋新成興時擧

此卷為香壁齋詩余少時妄作多矣數焚去其底猶得許者蓋以往事的匕在心目借詩記之耳非以為詩也隆務觀言始自為可他日取視義味殊短亦有初不滿意熟觀乃稍有可嘉處放翁尚不能自決況予耶

湘帆堂集卷之十五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谿聲

春風

春風一夜桃花雨零落紛々不歸樹桃花飄蕩本難辭可惜蟠屈生花枝一株池上騎頳色惱殺隔水看花兒看花隔水折不得風煗花開笑行客道旁亦笑花無力惟有孔明廟前栢至今參天二千尺

捕蝨

脊癢亂蝨蝶未覺手先寤左右交爬梳奔命十指怒何人暗竊發求盜紛擒捕倉卒暫遮迾追胥勞馳騖四境忽如沸群喙相招呼山陬與海澨鮞亂廣分布又如中堅軍酣眠驟惶怖逐之西北隅巽離急救助髮中勢懸遠擊援似有赴促遣玉搔頭頗爲多方悞侵噆蚊利嘴旁午蠅馳步雖乏蝎蠆鋒已作裳衣蠹垢敝良可燔衿肘復恇懼捫之以手搏忍之以肌賂彼咲豈毛屑丹血盈衆吐如狐城我褁如鼠社我袴觸々肩骸間索索不得住匪藉晨光升何以殄醜類曈々紅上堦袒裸恣騷除領襄五反覆端倪悉呈露

綫敗帥蒙葺蛇虺因以富汗漬澤衍溢鯢鰤乃盤互煖氣作蒸烘睛光晃纖鉅耳目本無知飲食忽缺務黠者稍捷走爪至不及拒愚者逆臂誅腸胃交縈注或僵無頭足或壯有冠距或饑若蚳蝝或飽若豕兎或環爲兒孫或殊爲母父或如避暑濕星散出郊墅或如守宮室隩隱相屯聚或懸于縮縫踵接在山路或列于衡縫駢臥存卷曲或牝而方胎或牡而方遇或微而始蠕或卵而始煦其氏族無別其繁多可惡蠢々昧封疆陰積漸故一指蔑有餘細骸肩撑拄我私無遺種我衵染腥污孕毓本一氣連逃匿朝暮卓犢腰衽間下竟胼裸處引繩批其根肝臓盡屠刳依人蝨其肉人天不汝度饕餮以偷生乘除亦有數蔓抄非酷典屑剝寧可恕絕惡窮本源夷邪遠謀慮吾聞中不和浸淫六氣牾蟣蝨毛孔產如木自貽蠹鼎湯浣吾衣熾泉濯吾裾埽灑滌神明櫛沐開壓瘀振衣而端冠疴癢日以去疴癢將痏瘙果哉勿猶豫

赦蝨

白蝨反黑升吾巔大呼乞命走茫然但聞疾走不鬪

語衆口觸嚙似有言棲君玄髮侵君理受形大化豈
吾愆貓廉忍餓待偶槁鮑焦子仲皆當仙世上老饕
長孫子人間大猾多壽年造物涵容復何限厶膺空
腸亦可憐身霑香澤肥宗族清露一粒餐秋蟬盤旋
髮際一髻繞不敢出君髭上緣比頰櫛齧欺蝨劣蚤
蚊巧捷胡不鞭萬物欻生無所謝諸蝨輕命豈難捐
一朝逮捕無留種胡以搔首問青天剃之蕩蕩蠛不
產漢宮黃門流潛匕濃雲點綴貧群星華髮蕭條感
歲晚道人怨蝨如怨讐高士忍癢還忍赧請君放嫣

莫籠鷹顧君低看勿怒眼蝨聲雖細惑人心縮以裹
之置墻陰

五側

地氣卯日長蔚爾悅我目一夕雨未巳散此滿野綠
鳥語百種嘩似訴得所欲酌酒且至醉物理豈止足

山中以禾本爲人形旁設竹機轉激流上令有
聲格然步步一雙

鳥獸知孫盜老農亦有機刈稿爲田監斷竹自昂低
晝夕相撐擿聲景無暫移物愚猶世網竄奔不敢栖

幸晉稱穗飽矜寡別以艸木飼汝饑寧當利吻捉喙
索秋實使我汗出浹背疲叟畦迎猫迎虎自古有之
食火食粒萬物安可齊吾聞東海有稻蝌登田竊取
還入泥又聞野鬼作邊隍夜中持炬爭私齎彼雖不
耕行天地胡乃饕餮出沒無窮期野人爲計亦不惡
枯秆一束驅野雀竹根數十逐狐貉但益君倉反芻
狗曾敢論功銜賞薄是耶非耶執兵而擊柝嗚呼今
之鑿鹵不而若

雜詩

皂隸不可作什伯且爲商安得鮑叔侶分財明相悉
夷吾成大計鮑叔得小節但識知己心豈足論優劣
我欲買燕趙風寒正如刀艷姬琵琶笑馬上何嘈嘈
買舟向勾吳不忍見姑蘇鴟夷空垂名烟水愴五湖
自餘皆荊棘一錢亦不值請君勿出門努力并日食
中狹有如此爲商復何益

志士常苦合羈人常苦離誰言詘信易烹飪亦有宜
規養緣督生素我鏡中髭問余胡乃爾答以朱顏蘗
枳橘豈殊植江淮頓遷移鮒魚忽作色寧激升斗貸

伸眉吐知己温言謝妻兒始悟鮑焦賢方嗟華角奇

寄惟易車門兼訊周繡章兄弟

合堂多異論別久恨離析憶汝悲楢桂還思適櫬輿
楊雲未識字秦火不燒書知共春陵裔遲憐燕僻余

喜惟易來獅溪兼聞吳仲升耗

浮雲世事莫重愁且照明燈未白頭衝口相聞欲問
事先將無恙報延州

哭劉文伯 有引

文伯名鍾秀余姊壻温七君子也無質愚知而敬

之奉母避豐城外家兵數萬突至母子死焉遠處
他山不聞其詳然死則審矣哀哉予與之子非常
昏友而已交勗古學師友必同郢人逝矣傷如之
何遥製哀挽聊抒心曲世氣方惡親老難違素車
白馬之義亦蕩盡矣

焚玉不留璞刈蘭無當門時哉有如此天心正偏反
有美劉文伯實爲名公孫通理光不耀泛愛仁斯存
吾家少凡婿推爾道德敦總角共師友合志踰弟昆
遺書積陵阜使我覽畢繁威儀皙戲替勤色規莊言

及夫酒發顔今古兩輕軒戰酣理歸一欣然寂爭論
細譃期有意短札戒無根磨錯二十年親舊彌相尊
修名非晚立長轂寘河源風塵一朝滿海日竟飛翻
痛與子別時秋中風雨昏燒鴨飽吾腸去矣豐城村
豺虎如蝗蝻千里無餘屯白刃下竄雪安得一帥温
既摧百尺樹更滅一枝萱纍纍左兒子未卜襄且殯
於戲善可爲獨不賴乾坤斯人終暴骨君子懷喪元
原理詎痛允觀世未覺寃平生狎遊處灌木戀先園
英英上爲光肅肅集其樊吾身無栖處何以招爾魂

野哭不敢高章斷聲已吞

金鳳閣同惟易惟範繡章研兹

翩翩翻袂風路草光已沐言從衆君子遨遊理心曲
遵流悦文瀨平橋秀遶目笑語漸不喧幽角響深谷
亂山先後雲新林長幼竹山閣掛林表俯窺天正綠
犬吠一僧在機心淺麋鹿冷爐燒野葉石泉烹澗蔌
暫撥惌因悲稍獲秦人欲長瞀隨爾投短髮詎應祝
徵唱下山來終思狎樵牧

卷帙綠爲惟易賦也惟易和予五側詩有野邑

晨入牖映此卷帙綠之句喜其興寄幽微故取
以名篇

盎盎春陌脊蓁蓁夏林茂肅肅凝塵虛杳杳舒日晝
靜與山窓居形神黙然秀朔也下帷精一儒古人後
猶鄙三年圃祈登五帝囿枳棘笑蜩鴳翰林恥鷇
獨以秋水壟燗匕破丘阜縹帙積縈寄篇卷互蔭覆
寢食敢戲謔香若烟儲岫樂哉萬本末環來窺篆籀
風雨凝時署晴光藉茲厚群研紫不入勁性綠相就
豈無淺與深幽趣共所構鳥跡苔痕浮魚網波紋鬪

搖蕩今古中後月乃不騣滿思散還聚典本新月舊
奇偶浩縱橫天齊各肥瘦至矣天垂文終然不可鏤
一一理闡生何止色炙愛對之餐要言如彼醑綠酎
醉坐深芳間大風歌舞侑古字琵巖凝澄眸察毛竇
几席湛清淵衆碧于斯漏安知非日光徧茲卉木繡
蜒爾千尋姿細草因以耨嗟予曲轅材狂醒莫肯嗅
先生行不輟弟子顧左右英華悅映帶枝柴慕通透
青松保歲寒竹栢願承霤持將媚同心握之不盈袖

漁燈嘆○時避兵高橋日日走上山

疲兵下山不得休夜舂斗米夜分陰松明長欄亂田
間細魚殘甲俱糜匕百丈山頭可蔽人可憐水深難
隱身洞中千歲長孫子獨恐鷄犬皆強死

七言律十二首

閶闔門深上帝居南衙北伏總無鬚師生蓮下飛浮
刺聲氣天涯疊短書何處四賢非不肯依然二部只
成厨莫須佩劍更相笑看入龍庭老上廬

天寶年間逝邐來宮中閫外各飛埃誰容左相歲沙
漠但許奇人見大臺絕國虎符兼稅陌公卿鼉鬪不

闘災官廊一失曲江缽凝碧池頭枉有才

洪範由來貢旅獒三韓門戶揷天高田橫任歸疑子
影司馬留門伏歐刀百粵戈舡歸義遣太原白旆出
關勞壘墻有肉皆嗚吠叟收維州殿上鏖

千年黃標莫重論萬里黃河水自渾給事吳行男子
出忠身特奏犁皐斷右文欲得廣川策養士親掄開
慶元貴極南人鯖鼻種尚叨龍虎榜中恩

黃閣書生不世勳雕戈揚盾驟紛紜陰山盡送牛羊
草下蔡曾移鵝鴨群曹操浮湛驍騎尉桓溫川入大

將軍雖移龜鼎延商刻街北街南也自分
紫薇垣裏占光芒不爲天田小雨暍鹽篋自甘丞相
獄雖刀筆盡諫官章撐犁日快千秋鄙嚮栗風傳九
塞長嗚咽桑乾橋下水文淵表尾誤流芳
共指鄆邪到蔣山蒲桃醉後斟陶顏漏舟已着半邊
箭腐木能樞四塞開政事堂中投襪研明光宮外拜
銅環居然房杜蕭曹裔觧郄蟬冠就漢班
呼吸狼心作虎頭智愚强弱總堪憂幕中失職參朝
局闕下变兵勝國讐三老虛憐衛太子百官敢拒王

江州長江忽沸單于吹朱雀航開樹樹秋
衣冠禮樂一時東知有當陽照海紅列聖昇平餘此
地百蠻朝貢捷于風新班更遣宜中押覆轍還將建
業同隱隱崖山愁望恨瓊林空復榜行宮
抹額紅聞說雞鵝逐飛無奈豕邪何山城暗擬斐門
險田野空如洛下多貫日長虹刀血亂壓雲方陣鼓
聲訛乘輿日遠無消息隴上悲傳壯士歌
二毛種種不勝簪朔雪飛花撲短衾松菊有園時入
夢鬚沙未化且私吟饑腸漫乞西山菜基斗愁聽北

鄙音同長安全盛日恩波浩蕩亦青衿
謙沖淮上布衣家突過芒碭軔白地廿一史中[illegible]
[illegible]三千年內[illegible]黎民併製武靈服赤縣渾爲大
[illegible]伐皷縈孫傷日月誰抽故劍[illegible]

子白以詩索秘書寄答一首

溪可以傷憂椰可以纜舟無舟綠空漾拂拂吹離愁
美人阻遠道明月來相投開函對瓊樹鳳渥何綢繆
懸針鶩逸翰徤句駭伸鉤俱懷秋士悲况當春氣浮
驚鶴舒音響不惡燕雀啾豈無敦洽姿陽文使之羞

賤子髮始燥縱恣樂笙簇先公癖剪拂清潤數登樓
賞吾山影都畜我入幕儔告汝詩若文道同固相謀
譬彼臨池工畫理不看矛慎勿學諸生一經若拘囚
遂發陳狂興安知非揚劉徒荒文苑殖未偕詩林蒐
終憒蜂與鶴差觧尾非頭重理三百五自慚如嚏鼽
徘徊岐路間風雅成榛丘賴有領袖才高吭唱清謳
肩吾體未變枚臯来復稠中丞去我久遺音於此留
嗟予氣劣劣幸許答吻吻縹帙湮莓爐卅鉛散斷溝
非簡壁中書僅得商與周君才過袁豹父書盈鄴侯

玉帛廣南楚餘波入絳州方申賽人請翻窘素封求
共矢山靈志各拭河淸粹蒸民將作誦吉甫君所優
裁書報嘉問蕪音詎足酬

澇

浩劫無民會浮生郎此居秋年祈各野晚食歎園蔬
暗餞梅中節慵窺漏下書禹功渾欲盡河雒正爲魚

寄丘子白

徒跔科頭歌少步自爾蒼蒼隔烟霧我如流水君高
山辭山東流急未遲山意連延欲留送水聲却戀日

潺湲亦知情至相爾汝別後寒山誰可語剡溪雪後
非支情咫尺興盡吾不平安得瓜田傍佳樹佐君隴
畝之躬耕

夜看論衡感昔

古文如女色寵歇亦有時金屋藏阿嬌晚節長門悲
答貺仲任書帳中幾自私十年指麈訶浮家四驅馳
邇來稍晉聯更欲憐輕姿是人有氷鑑早識班椽兒
前名那苟得安用詆繁枝〇陳芝臺先生評論衡如
繁枝未芟尋花不易〇我曹弄墨墨後代喚者誰摘

沒危秋草悵怛亂縈絲古人每痛此寒燈燭鬢眉

晴

樓外浮諸翠空天試一晴暫披高士畫且罷國能枰
息雨雲猶黨侵江岸可爭虛舟無處刺下瀨力歸耕
聞次庭家屋入水予所寄書慮其浸後遂有此

寄二首

澤國驚嗟數百年那堪此水拍浮天門橫靈谷藏書
處舟入山堂置酒前白髮生涯愁欲盡卅鉛結習夢
長牽遲知赤日三庚近細曝妨君跂脚眠

擁書萬卷自齊床香鑿齋頭辟蠹香殘似長安金殿
瓦半來高隱帶湖莊名根不爲依籬落孤憤還憑郤
屋梁獨許小兒楊德祖消閒好輯枕中方

見黃可大追挽蔡公道憲詩蔡死難詔祀賈誼
祠旁

賈傅祠前更一人江南舊淚灑清新幸容淸目陳希
烈莫哭先朝死難臣

和王个生塞曲四首

三受降前春艸肥牛羊崗落黃塵飛朝廷一罷張仁

愿邊將傳譜道打圍

太白西行月巳殘貟橫明暗出榆關〇邉有貟哨橫哨明哨暗哨〇健兒點入都堂府帳外酸風射眼寒鴨綠江西一片灰縈沙白骨古成堆滇雲貴竹新兵到正值城頭喇叭催

墉塘堡匕老家悲馬啼相迭黑貂衣黃錢數百不買酒蠻子營中好似歸

酬黃仍羲見贈長句

東風吹歷愁啸蘬歸駒巳秣無緡牽秋霜侵鬢絲難依春氷納屐葛欲穿憂來蹈海慚魯連倡狂妄行駭焦先雕龍非馬閉言詮孔周堯舜可倒懸翰林子墨窺其邊望古蒼蒼郢與燕巴吟里唱浪流傳工成洒削市巳遷賈客紜匕爭集糟溪刻甕牖蒙昧憐我獨何為弃三川餔糟啜醨空室眠仙非汝骨性非禪清歌鳴璆不徹縣一杯身名寄浮烟春舟鸕鷀日擊鮮賴君金石交可攣墻東避世隣一廛美人宜笑艶陽年蟠龍墮馬明鏡前何當老寡差池肩刓深屐齒悲漏天新詩松風度五絃無以報之幽澗泉

骨董篇

補天石壞女媧忍名珍璋珩灰中盡赤埴夯城縣群驢莫數城門鎖飛牝江南燃赫咸陽烟六籍如花落溝畛茂陵玉碗碎人間昭陵繭紙直一環平時尚寶鄭公笏今日誰呵司隸姦黃巢伐皷千聲日品級山前堆斧鑽百官輸摧西邸錢御府藏金黑如漆封識依然萬曆前水衡太僕兵可憐赤雞白狗富侯伯不美太平公主田羽陵蠹書何人買中有威皇天筆灑南人往往辦學文原攤須籍公然擺壯遊豪客勝情多收拾殘餘健馬馱坐閱太康汲中冢未費山陰道士鵝周畢滎煌鏤黼黻宋窰變幻出官哥森森似劍兕神怯瑣瑣還疑心膽攝扣聲捫色無當行剌眉炫目光滿堂陰風怒號而天地君獨與我異星霜置酒歸來鋪骨董淨几明窗貟蛾蠓一書一畫亭千金燕石葫蘆腹亂撐與謝却道數萬言向來吽絕聲俱吞晉宮巳沒銅駝草秦璽更落幽蘭軒斬地劍安任孔子履不存摩娑九鼎暗雲氣石皷還棲水璧門人非昔器空古那得天狼隕塵土一窺東壁圖書府

失睇髮集

異書將老友別久會當逢音旨雖不隔未若聆謦欬
平生鮮斯理强記不入胸但令一編在披覽意無窮

嘗愛謝皐羽英靈降霍童文已絕人據詩如有鬼工
宋帝避海島丞相出虜中入幕爲上客策乖志目同
兒神哭燕市鵬鶚栖越嶠直上富春山蒼茫祠文翁
慟絕嚴江潑聲嘶天慶奇文散東南弟子如粵蜂
（集有蜂記借用其事）教詩貴清眞五葉各成宗
嗟予辭斯人寶之書藪通善本枀閩浙名香照聲容

借饑亂無力秘惜托殘叢黠鼠興大獄所吞止腐紅
胡乃盜瓊靡盈車入穴宮天地至塞莫斯人出不重
聽樂更崩潰丘墳亦已空誰能案爰書徒此寄忡忡
儻逸入間世騰光嘅烟虹

黃孟垣齋壁覽兩京十三省圖放歌索酒

歷指天下舊輿圖合黨誇我遊兩都太山黃河日出
入車音帆影天有無少年四馬未慷慨晚節蹤往在
嗟嗟萬里穴中峯鳥鼠焉用蓬矢關桑弧黃子黃子
汝知吾長歌帶淚須一醉風雨勿憚君當沽

明珠寺誣哭李賀穆先生

先生余卅舅也諱醇元温恭好學工草隸眞書求
者不遠千里兵興來兄弟俱盡未幾悲憤而死家
廢矣

山陰暮縮大夫橋玉佩瓊瑰恨未消鴻雁都隨秋草
盡龍蛇不出劫灰燒虛期宅相當年負欲理墳碑往
日遙絮酒炙雞難可酹騷魂只向佛燈招

湘帆堂集卷之十六

南濟草詩二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五鏡詩〇悲不遇也生民靡異類笑莫同焉

〇女子鏡

始學鳴蟬髩春山畫未濃新來聞許嫁買得一盤龍

〇閨妻鏡

委髮及羅裳回頭因見郎自從千騎去墮馬不成粧

〇伎妾鏡

團團似歌扇照儂面如月寶鏡無時塵君恩中夜歇

艸艸搔首沈沈匣裏妾憐姬來借照依舊嫁時看

〇孀婦鏡

舞袖理菱花新妝學王家若爲顏色好便上婕妤車

〇宮人鏡

烏孫公主曲

河冰欲合邊草衰烏孫公主遠行時黃雲捲白琵琶悲長安在天啼不知氈帷沈沈食湩酪誰對如花老昆莫

麗遊曲

雨花臺畔花相見燕子磯邊泊飛燕由來家在長橋偏誰知城外春腸斷競逐江潮溢水關多情般重愁夜還柳深寂寂籠斜月獨管吳歌凝未絕

中秋

一片無雲月乘風海上來愁心折秋雨莫遣叟西回

猛虎行

猛虎雖仁不可親神龍有神不可人虎鬚一捋天無所龍髯一墮化爲土黃金白璧不肥身何用蚩蚩說人主腐心計窮生壓枯六國爨城子嬰組蘇秦嫂倨多後恭吳起殺妻彷心雄讐名未得身先解倉卒之矢君臣同雋鶴畢志榆枋丁大鵬名鷹血空野

遊項山同少游六奕家介

相過値年白及暇爲良遊野曠天宇淡松長山寺秋何年殿無塵齊梁去悠悠徘徊高塚上〇羅文肅圮墓在寺旁〇飒鳴萬木稠慨然賢哲心未必理斯坵地靜棲勝念僧語鐲煩憂谷口迷初逕夕鐘聞遠樓小酌精廬下論文歸未休

南城道上

煙桨碧瓦帶江亭馹路消魂細雨零艸木不關春恨
苦霜花爛熳燒痕青

入丘氏北園同子白撫時感昔慨然成篇

昧旦之藤溪歡君屢我發胡爲永夜唫中汜不自歌
盛年在弋鳧豈顧顏如月君曰爾何其敝廬足鳴咽
庭翳胞罥冠徑草亦妨襪居人來井井村姥或刺刺
戚姑尚高髻頂樹簪雲髮前有車馬途蕭篠斷荒碣
吾兄汝老友知名天啓末連文號九家好奇頗通倪
同產汝家胥軒𠃌、手城闉置酒扎樓中文與乃咆勃
中丞御史侍公䣐過脂轄毎食聞擊鍾登堂見操謁
南圖飛野鶵西第蹲符拔兵句表林𢉖妙蹟懸曲折
蕙櫋桂棟間至今光不滅龍頭既首顛鵠圜更中闕
禾黍念周京臺池哀梁闕文釆及訏謨槪此豈不逵
獨惜斯人沒使我懷少豁余曰君毋然後來爾韻脫
雙眸含風雷群籍供噴嚙天柱幸端平地脈復廻斡
曹虎繡方雄謝鳳苞何闊恨不起父兄旗鼓爭相奪
余才匹邾莒齊魯寄生活分日逐遨嬉宵燈桃𥙿褐
叙往雖愴惻勗今貴排撥山木閣泒泉竹杯送野掇

棲淵聊可珍苟養非所滑臨風笑不言顧予鬚自捋

雜詩

與我用旋又非僧不厭閒穿窓尋僻徑倚棹泊前灣識
字留名相諧情習厚顏徒開高士傳把菊自看山
遣㕥松篁韻欣然濫草堂奏安梅在帳遊快錦充囊物
論從夷惠吾師是老莊邇來尊麴蘖睡醉晝成鄉
薙身干祿篇江左動經年落魄牛頭闕歸心鴈字天青
溪搖白塔雷岸隱風船悔不耕廬阜恒軿三疊泉
朔風吹纜急跨衛出天津敝葛嫌村酒慳囊怨貴人月
河趨古閘舟火到比𨻶漕輓初聞唱江南散幾春
執贄由來少二陳眞我師憂予寧拙鈍對客賞經奇梁
木秋前隕拈花燬後知自非閒廐物鞭影竟遲遲
夙載孟陽醜連翩上巳遊綺筵能顧曲繡陌不窺樓仗
行廻車轍前身悞馬裘一寒幾徹骨善本賴成丘
喉嗄聲寧楚吳音恥學纖浮游聊似道顧頷不關廉夜
雪湯餘茗晴霞曝亂籤千支唯許此那復換鍾鉗
勞生西復東刖足未驕窮敗籜存修幹栽花剩轉蓬鳥
栖枝共樹魚聚石遊空漸觧田家事繫星望漢中

未返堂前燕歸歟卽此村蒔園租木末班坐遐雲根故
老能言寺居人不改源風塵猶澒洞朝市莫輕論

挽吳文侯二首

一代聰明盡分明了十人仙遊頻橋舌同甫或前身奪
席窮根核操戈變腐陳誰令讀書種翻郎國殤與
諸將喧喧發同君私別忙支天談不易入世誤難藏銘
骨壯夫絶招魂兵氣妨一枝樗散木爲汝半凋傷

無題

卓犖偏人看四壁吟詩狂叫書無筆呼兒口授溢成音

五

况彼不識平與側倣麗之隅積殘曾原冠儼然髮不櫛
湘潭憔悴無顏色筋力會嗟蚤廢擲棄瑕錄用試遐之
杖耆秃者各有差畢花如膠束不得松香已盡不知發
醜石亂苔或堪後塗乙點竄安所施就中拔一聊充數
輔折蘇劣如牛疲乃知老馬徒鞭箠別須神駿馳千里
向時如筆出不窮今日選盡無一矣舊筆筒中作人語
君昔未到五雲翔擇筆妍媸當詔工古來將相隨方使
覆舟敗棊公勿憂進帆闈苑凌奕秋請看功成尚黒頭
偏人大怪笑不休且依壞筆聲飂七管城久入桃源去
中山之蒙焉可求

和鄭愚公綠珠明妃二怨

綠珠紅濺吹樓血石家園破銅駝裂牟妃出入金塘城
終向匈奴奉巾櫛孫秀驕奢又一時錦帳椒房間有司
衛尉豪情是才思妾心久死明君辭明君遠奪燕支媚
潼酪琵琶暗彈淚風搖冢上青草寒月照樓前綠珠啼
芳魂應笑趙王奴掖庭憔悴死穹廬誰知金谷花開地
叟遣單于作漢都王嬙本是良家子那識宮門深萬里
一朝奉詔嫁胡王何異綠珠爲官死石郎不向畫圖求

六

百丈珊瑚特起樓顏色如花流水去身輕一葉詎持羞
琵琶漸入胡中語絶域生男亦蘇武漢家天子重和親
敢惜百年心亂傷一片傷心青冢魂至今不返昭君村
可憐猶話好男子死向他家兒女恩

洗墨池（）嵩谷池也卽用大謝石門韻

夙懷掃白石峨峨思躋樓迅瑟攉古木架舟響遠谿窮
勝九軼軌躡影之迹階陟巘愜心住幽蓄思迷春草
殘荒荒園郎蕪故溪芙蕖初日散猿狖竟夜啼惆悵羊
向侶緬邈悲池携寒山悅幽棲經臺變辛夷晚吟寄尚

志前史多曲非悠悠墨池賞卅崖徒可梯

駐雲亭〇靈谷亭也

空亭無賓客日與雲相知不招雲來疾欲麾雲去遲

病暑

五常禮宜去四季夏可無〇師惟審先生語〇恒笑師
勝部割裂太怪迂今年暑伏枕沿革理所需靜勝貧散
帙捐卷遜焚如科頭慴短髮汗浹疑氷鬚呼童頻洒掃
地爭人已劬煮茗畏熇乚烹芭亦蘇乚兄無散朗士淸
颸生坐隅所值既酷吏所對唯僕夫欻憶弱冠餘北征

慭蹇驢九沙置人鼻長橋五丈敷洞深引微凉高梛西
莰蘼幾怨枯鮑焦卒復覩京都郎當罷野宿襬襶遊天
衢矯彼塵纓客避暍變斯須馬渭金張門扇敞許史廬
至今一思之隱然若囚拘春明誓不出彼哉何其愚乎
身覺衰盛至道貴冲虛夏令安可減晏陰自憂虞欣相
陶生窓冷乚羲皇初

離合詩〇身居山谷心樂古書

訒紛矢高蹈討志貴重襲裾帶凌長風衣濺流泉濕岩
曲起新雲石磔興彥集俗中滯歡京人外罕歌泣意運

南溟端首自天門入藥權非規餘帅屐耶力給枯菀馳
望舒木鴈安可執晝游續以燭一觴理已立

莊居漫興四首

墟落荼烟在年年似客來稻香風午枕蒸邑煖秋杯葛
屨平岡逴繩床夕照回夜聽龍骨响出父噪輕雷
田舍欣懷古無人怪隱淪子孫阡陌長歲月一壺春甜
種初移黍秦風不吹幽卜居絶詹尹寂寂問高旻
南園瑣苔竹郊館沓多雲荒徑幾年感幽居此日分寢
丘原自翁帶草不須芸盡日無賓客山蟬作入聞

踈椈舍曳日殘暑戀輕衣野市奔黔首山橋落翠微掩
書時獨笑漂麥始知非亂水分鳧鶩隣家唱晩歸

哭湯季雲四首

我生常恨晩不及兩臨川老友季雲好逴逾無澤賢人
驚祠部眼蚤作帝京篇弱梛鶯池畔張融屋似船
承刱娛毋日奉諱哭兄時收能孝廉淚俄同志業悲幾
年余且老今日爾無知棣萼傷心外論交更有誰
後進才如水斜川類大蘇自堪當白璧相就訪黃圖承
閎瓊枝色眞成玉茗枯靈根尚摧絶何必慟菰蒲

本不迷宮徵[illegible]櫸爲借綺羅內人行哭少後閣䰟粧多

清遠猶風在文章水始波可憐丁敬禮點定竟蹉跎

惟易舊刻見屬刪傾作此報命

天在山中一卷詩前言往行足人師芒芒未須冠銀

筆曄匕還歌掘紫芝游夏滿門堪共語機雲異姓敢

多辭重刪華句茂何許玉馬峰頭雲出奇

湘帆堂集卷之十七

南濟草詩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恭懐何玄子先生四首

璧雍東觀久銷沉六藝重光幸有今功過當陽无復辟
敵延後鄭不須箴春風坐隔炎天遠白雪庭堪晚節深

海上何山諸弟子〇先生有園名何山在漳州府南十
里〇幾人曾許屬商參

背逐諸儒隊裏行空將箋傳薄勛名班行自觸服肱諱
獨坐還銷肘腋萠去國一身輕九鼎藏山斷業愛餘生

當年奏記師門語〇先生春秋屬辭比事縛一書草具
未成衡再致書敦趣其事〇不爲中朝水火爭

並入中山講道堂〇中山蔡文莊公毅中也衡入雍與
先生同事之〇虎皮授受到滄漳尋常恥效門入謁四
十知非小子狂殘帖稿應靈物護〇先生著書皆以殘
帖作艸〇常編習共故園荒闢干不是悲離索白首窮
經亙淼茫

師法庭趨遜洽通家昔作宰酷知公騎驢一度焚香去
守權三年滴露中元老聲名在華嶽故人子弟尚屯蒙
無端大隱广前石〇大隱广郎何山勝處〇不醉丹霞
荔子紅

行蟻

晨興方越陌乍見山蟻還行伍直如貫往來疾似驟不
辨來何從安知往所納衆嚚岐履分陣整塗還合負卵
愛曾玄銜糧豫春臘細流橋軟草及岸相呼答無乃遷
國勞宗祊自簪盍天陰蛾蠓出土閩蚍蜉匝肖翅固無
愚醇麗茲未雜怵然行爲遲戒人如老衲東方有仁獸
諸蟲惜踐踏

咏磬

水石漱孤清空山揩玉鳴特懸存雅尚罷吹却繫聲未
入姚階舜還同古尺耕滮七陪尾末孰識魯諸生

入淮安虞翁卅房戲作贈之

膈儲攫七笑方術奏帝淮王遭詆斥韓湘賣藥果長生
至今八公列仙籍鍊師家近射陽湖服食卅沙學隱居
自號金壺混鷄犬來將石臼搗蟾蜍山中紫氣多沆瀣
鼎上青蓮有光怪未知羽翼何時生且看金銀治鍼鏻
枕裏神方短笈開闢碁自擊亦嘲詠江南江北踪跡遍

爲話山水相徘徊平生壯意慕湖海今日空知豪氣在白髮看顏衣第催三花五氣能相待更生幾狼狽太白仍窮愁惟餘列仙傳不見飲酒樓太極雙丸弄君手爲擒烏兎莫飛走少年悞被孔公纒浪說乾坤迷復垢巳作不朝不市身窮欺世上無仙人且輟桑樞原仲憲一學雲臺杜子春

還丘五居十二家詩仍借元白集

堂中十二釵經過貧士星生處本西東一一顏如玉蕙心各有態含嬌總上目粲粲綺羅枚名花蒲金谷寂醜

蕩幽芳頑質驚艶曲媿以瞿曇黃負此蛾眉綠下女不能詒相看未敢熟還歸五侯家珠簾舞春燭酒就蒲萄傾帳入芙蓉俏美人上車去悵然抱幽獨更鬪元和體盈盈別結束吾非初盛人甘心學輕俗

謫桂歌

桂花桂花汝曷不生于桂宮之中芝房之右繞以百尺朱欄蟠以三成玉甃天子置酒宴從官寶墨傳宣柏梁擗天上偏承湛露多驍中獨貴秋風後不然傍汝五城十二樓影接扶桑倒海流縣驚騎鳳枝間遊清香只悅群仙醜不逐東風入九州帝鄉日以遠蓬萊未可求蘭滋畹兮深谷桂叢生兮山幽鶴崖一嘆霞嶺時浮世人莫覺隱士或留胡爲乎偃蹇連蜷枝相樛寄在蔦生之旄丘托身失所當誰託陰森惡木蔽雲日使汝芬芳更蕭瑟猿掛猱升暗月宮雨花風柴崩星石散落潭下水流出山外村狼藉胡麻飰無人怪仙源汝豈春樹逞顏色奈何也效桃李成不言桂兮桂兮恐攀摘傷汝孤根擲道側宵窟朶朶拂人頭可憐亂插樵夫頷讓桂花花失色不能淩寒山千仞爲高空負南州好炎德

題於陵子

子子於陵子遺跡青丘門楚國不得相終身榮灌園著書裁一卷世下道彌尊昔日滕上宮後車多物論

瓜架

望望隱柴扉秋瓜晚正肥到風經葉亂出月上藤飛子母懸莘蹇星辰掛薜衣夕陽誰簇立猶犢待來歸

水筒

筒中深幾井越嶺未窮源萬折江河氣分流雨露恩熱困童子竈冷入夫人園自有神僊分年年長竹根

菜畬

不農寧不圃梢匕治山腰選種防冬饑端畦讓野苗雨深園事少食晩菜根消五石壺堪斷溪流可酌瓢

豆塍

在田依曠土極隴愛修塍種對南山下芸階東作興追涼知護莢行露莫妨藤對老眠生熟誇余藿食能

木橋

山橋處處編不是獨流泉雨勢途疑改霜皮石未堅望衡遅曲折送客賴流連朗咏金波上浮槎到渚邊

花嶼

敢竊杜陵叟浣花西蜀村聊憑行散藥未足繞心魂○虢鑑皐先生言曾泰使至老杜所居處覺心魂俱爲花所纏繞予愛其語故竊使之○天豈無名字人空解語言醉看憐小盡蛺蝶媚偏反

茶林

竹葉知無分松風興益滕毋將南磯品聊當北源茶鬪白焙新火樵青拾老芽山中春霧足鴻漸欲爲家○老芽者郎所云荈也

筍叢

泥飲誰行炙饞來醖籜龍晶鹽幷帶雪玉版嚼含風天目杯思芥僧心飣欲鐘隱然懷素節千尺在胸中

芋田

蹲鴟栽半畝烏卵易成窠雨陌肯分稻秋池响亂荷罷吟煨就熟未噉客先過莫話珊珊骨嬾殘奈我何

苔石

漫流添古蘚嘉樹覆文茵膚寸根雲雨空靈穴鬼神悲來吹裂石得意坐垂綸拜汝耽泉癖寻非袍笏人

麥與惟易極譚拜懷仲升

陳生吾伯氏索居匪遐路平生疑義多呼君郎墳素既闕懷土情久缺論文聚茲旬三麥之孤枕情輕痞談劇不及笑辨深亦無怒之子理更長而我才猶故蘧然思所言曉風殘章句獨恨延陵子漂零隔嵐颸安得徙吾廬明明共晨莫

金蓮燭辭○爲艾天屚先生作

海風吹斷金銀闕淬劍不鳴沉浦月騏驎車動豹尾遅傾城雜遝獬豸骨麻藪解置玉階前江南老儒未華髮

千官汗浹爐烟遶漢錯黃唐獨不訥宮漏傳呼甲夜歡
金蓮炬中三尺芴池頭正趂龍翌雲已嗟下玉終天刖
青蒲白簡狗信匕蟻穴鮫宮保肥腦至今猶妒芴影高
未吹合殿燈光殘天上黃紙爲公押帝有誅除中執法

禮部篇○爲羅文止先生作

禮部呼名送頭白不得承平一主客文章何異貧對牛
老向山倦城砆壘三年瘖瘂袍鼓中忽悲身近大明宮
晝省香爐非笞貢那知君門還九重脫身敬草先資疏
漢廷朱博唾儒腐朝規吏牘隨如初誰許郎官有師傅

一朝君子成猿鶴賢人夔入龍地蹶幅巾反復鄭公鄉
大星仍自少微落平生庾王與荀香曷我前輝後有光
蚤向南豐問律介晚歲不上後山堂遺書寫就通家子
危哉天下楓梨死眞慚孝標論絕交到慨沉離亦如此

築城謠和丘子白

秦皇手障匈奴矢板築臨洮萬餘里王離百戰章邯堅
函關已下無雄雉引弓鳴鏑爲一家風吹繡陌堆流沙
何苦築城衛官吏會飲鞭撻交紛拏牛馬墻深哭戰鬼
鵝鴨池乾啼曉鴉鴉啼敢泣血鬼哭敢吐舌蕭條悲風

生唯聞樹嗚咽樹嗚咽人不前牧馬已寒骨掘泥空到
泉君不見萬里城高幾千尺一朝雨滅蒸土煙

別意擬古十三首

岸柳繫蘭舟江風無石尤故人不易別罷酒語離憂離
憂何所道歸棹及秋早莫滯武昌城鯽魚白門好
送子桑乾河馬寒水不波歸來在何日春風吹綺羅結
交遍秦晉意氣潛白刃明發易州雲刀酒君獨進
共作荊南侶春朝復秋夕誰爲河朔人安知豫章客君
行仍天涯我在郎爲家久忘客中苦送別始咨嗟

王事方行後別筵鼓吹繁壯情兼醉色肯爲兒女言時
俗多忌諱中腸非無淚輕離豈妾心輾轉猜君意
冬雪滇南歸春雪滇南去寧知十年間不斷萬里路妾
非無家人君非有室身守宮如可托未若妾心眞
風雨安可出徒旅不骨督妻子送亦難使我百回頭回
頭語鄰里此去只一水日日飲下流不如上流美
日蔵二人側從師千餘里身甘都養勞心念滌帬水告
歸語同舍如何諭南隊中有蚤孤淚滔滔四坐哀
兄之玄菟𣏌弟赴朱鳶城未愁邊土惡已見黃雲生行

人拜日托隣媼慈若毋少弟不知悲擱此淚如雨
早辭大明宮夕餞青門東不畏道里遠所嗟臺諫空行
矣嶺外去愼勿欺霧露君遭丞相嗔非干天子怒
少年輕執手策馬歡笑多日暮一知已途遠將奈何取
我孤桐木試詩紫芝曲出處終然同千載惟綺用
故國山河定孤臣爲纍囚有客白衣冠冒死送道周送
者意不悲行者顏不慘努力莫重來茲喪无祥禪

曬書

何由中秘讀不遺故園看老友隨家落新知覓歲寒眼
光猶透脫心緒惜叢殘畢竟無奇字從人貰酒難

咏梁鴻

昝有梁高士攜挈適江外寄廡廊下舂傭爲人所怪託
身似淇浮成性自薑桂獨咏五噫篇知我惟奇對想其
童子時勞被長者戒更然何不情滅灶更無賴智老機
未圓家忌節彌介終與要離隣風霜猶可畏

死吏部○爲曾凰山先生作

百年吏部不知兵一旦吏部以兵死亦知蜂蟻非羈驢
其柰君臣兼父子冒禁水草樹挂腸可憐車馬夜生光
子死城南父城北屍蟲自臭名自香鄉里小兒恨富貴
到頭不肯拜忠義虔州太守文文山日日豪華醉歌妓

僧吏部○爲南城徐仲佳先生作

前年秉筆選人堂今年披衲選佛場半生祝髮因君父
非關逃墨又逃楊心學無生忌寵辱時時却望西山哭
應知法鼓動晨鐘夢裡周官三百六我欲辭家晚始能
焚香洗筆傳名僧天下但有如公者五燈之外別一燈

早課兒誦得詩

不盡書通負仍從教子還時防訛句讀亦用破疎頑肱

折醫堪笑途經御自閑尤憐書眉女勇點學生班
老農已久慣新犢試菑畬蚤慧人誚汝淹留父是渠未
知啼手戰且喜學行徐紙筆貧家少推心縱阿舒

西馬行

嘉靖年間賊如牟角觸閩山走豫章靈湖殲盡縣城郭
天下處堂皆燕雀幼孜屈蹕陰山下大江以西无西馬
西馬昂頭七尺高中雜異種如蒲桃浮風掣電笑飛烏
寀衫短袖嘽弓刀牀平衹敵茶衕賤此物縱違猶旅獒
平涼監牧長孫子留遺得不有騋駒匡雲巍水无波起

絶足鳥騅死櫪槽自從西馬入來後初見鸞啼後不走
男兒爭逐馬蹄行婦女勸銜匕馬門誰能畫作沙苑圖
比得開元雲錦無西馬日盛西人稀馬南人北皆不歸
今年西河兵始鬪冒死千家送芻豆

塘兵行

十里一舖匕有兵官郵吏跕奔流星民間犬吠睡難熟
猶恨驛騷不得寧道旁烟火今餘幾崖氣屋精帶寃鬼
村中初聞塘兵名那識塘兵頭與尾漢家都護到安西
唐時萬里无鼓鼙烽火會照甘泉殿平安望斷六宮啼

誰知吳昧英雄弃却似成皐四戰地擺塘伏路是苗頭
須臾不走重兵至虎狠漸仰亦漸親少年化作塘中人
養馬畫拘逃戶米烹鷄只撒故家薪土著翻成耳與目
信哉胡越爲里鄰往昔雄邊要害處保寨生熟相依因
古來用間皆如此大將終篇瞎孫子

守歲憶從子寅祖等一首

守歲年來燭幾紅浮家泛宅任天公田看四壁書猶在
雪到三更炭與同賴有孤甥還似族遥憐諸子各稱翁
心知人鬼多消論不用桃符不送窮

同公大游詣少游不遇留詩

合歡待見䬃風雨乖所圖遣色明霞嶺安得懷獨君爰
及山南人安步當柴車岡原入與葩林薄映充閭美人
從行後講席復此紆上堂呼作食令子布坐隅高談半
申吐散帙供父書惆悵爲更留蓄念豁庭趨徘徊去齋
閣贓諸託箋疏芳春意觴酌徂暑愛林笯不慚戴生棹
耶返二仲廬途遥安可勞年運迹勿疎

惟易筮考成見示

之子朱弦手琵琶肯入琴字欺金石錄書笑火珠林憂

患同余久膏盲獨我深猶欣闕朗在取次識天心

簡惟易惟範兼請爲子筮遷

兄弟眞河洛圖書協姓名虎皮分一國鴈字不孤城蘭
向南陔釆芝應房內生卜枯思外比試問兩君平

湘帆堂集卷之十八

南濟草詩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欒祠　山中有欒尚書巴廟尚書陽嘉中爲豫章郡太守時臨汝隸豫章至今往往有懷仁祠焉

漢室豫章守空山一廟孤斜陽浮紫氣中霤濕香爐但識神仙傳兼披郡國圖萬方兵燹盡不獨向成都

放縛鷄行

偶食濡肉投其骨蟻呼群類爭奔趁鷄來逐蟻空驚散自覺不仁鷄未驅家鷄穴蟻猶强弱人坐食鷄匕俛啄

烹鷄謝蟻勢不能鼷鼠郊天食牛角

效淵明責子

風塵暗兩眼遺書媿通洽雖有三男兒總不愛摹榻阿亨年二八未辨之乎法妄與吾家甥童謠相贈答欒子已踰旬不識乙與甲阿謝垂九齡但縛鷄與鴨一女何預人二南乃誦匝負薪余固惭死罪當荷鍤

海棠樹引　乙周鍋臣酒中述其里中老常侍所說甲申事甚與野語不符哀而記之

撞開失險黃河狹廣明大盜窺御榻萬官袖檄吞炭聾一朝騖驚空閶闔太僕无馬奉至尊徹飛落瓦九廟門長秋上天宮女泣壽皇殿前花露濕問誰扈蹕二王公身隨社稷父手立跪鬆鑾帶忙叩頭置之海棠樹陰幽奏罷違天下堦去夙沙先導山陵路愚哉群賊索都城豈有國破英君生光復滿朝皆良善藏亡匿死非難辨老璫噎淚述蕭牆總覺民間聞見外可憐一帝只一奴區區臨事潔不污宮掖又青苑花紫寔暗海棠對株死

東鄉鼓

配鹽幽菽來浯溪一斛半兩精朱提柞楢薪火炊香粒

不慕秋肥烹伏雌山中木葉煎洗耳石罅流泉漱礪齒向當推倒白鹽山其下尊羮一千里

立秋枕上

自然斗杓鄙西行已覺明河浪有聲夜午雨師過桃席月中少昊卒逸城非關秋士先無夢不耐荒鷄早欲鳴

大風二首

此地曾無長笛響故園楊柳就中生

夜半蓮花夾絣河喚長年打窓江憶荻颫舵屋疑舡誤說移山事曾聞拔宅大癡兒膽欲碎細語不能眠

先朝災異事聞見咨疑非下馬牌空走行人腋自飛〇大風挾一人飛數十里凡重石皆平空翔舞見崇禎中河南代巡李緝敬年伯題疏〇沙塵終不卷艸木久知感茅屋樣如筆秋風安所歸

讀浩翁集有懷

王儉垂誘掖任昉借聲名徒多門下士安得樂友生叔度頗子亞鄙吝無由萌浩翁道州侶風月亦光明孝友如璣瀏源流在舅甥文章眞菑技簡册見典型平生雙井焙耑飲後來英但恐歐蘇輩愛寶猶愛情吾衰失爐

冶鉛刀妄欲兵讀公千載書欲依修上耕其人倘未死誨我及艾兄風昔者搆交墓草各縱橫至今咀餘論尚覺鍾聲鏗豈無金不契所媿短精誠流言庶罔惑素居常自驚相彼平林子邪許呼丁丁願披肝與心咸谿府與城苟能誦老耄白首蓋可傾長歌懷古處悲哉尋嫂盟區區別詩派毋乃豫章輕

歸路憶黃溪三十韻寄惟易

人生樂言語如彼笙鏞磬朋友考歛之和平茲可聽漠漠抱古編是非徒鴟鏡雖之不重疑呼之安肯愚吾余辭黃溪離津苦分輕驅歡客爲家奪賞歸乃病豈不畏荒谿雖亂終非鄭豈不戒談譃弛張叶諸輩雖者怨予遲愆期負秋興誰者留千步陰雨貧巧佞瘠宿屢易館召飲非一姓忌辭若偶坐久恩甘苟敬醴設筵猶初交老歲方孟既蕩憂思情雅適論文性醉中疑失目雙眸烱人定所學似侯功三年始朝請陟汝或黜汝我讓亦我慶早爲壯心歎頗怪前賢勝如何半明燈遂與素標映芻狗未堪薪糟粕焉足嘗古之辟世流名心互奔競至今經傳闢草七多荒徑中夜時激昂枯毫奮欲命還

遭逢者蟷螂爾何勁踆踆寒暑遞盤飧給飯飣浮家且風雨結隣貴蘧寧貧者厭糠覈強爲賓賄贈著書將焚時豈妨室懸罄我言狂有以予黙無餘評歸路懷不平俯仰成此詠

秋意次司馬溫公韻四首

歸來帙架書凝塵卵叢埽餘芳後山桂殘剩及樹葉清飈醉故宜晴窓暑知好排胸憂思多上堵如苔艸盈闕月幾何匆匆衆顚倒

入門且端坐妻子顏已窺鍪泣恬羨豆饘分歡讓黎寒

寡屯屋角茆茨日以卑何當翔鳴去風雨安一枝憎匕
温室中茁生孀四垂
誰云心遠者囂塵地自偏苟欲賴其生桑門妨晏眠岳
拱值徂魚甘爲漁父舶買酒天地間且復抑吾舷恐非
大塊意歸鋤十畝蔬
豈無獨樂園花竹秀前後霜露不捨之焉能蔭疎孀當
其賓客多酒至殺姑有笤時濯濯姿今防枯與朽猶覺
達生情未愆五株栁

寄燕及井東黄復旦

宜之歐陽子憶我一年半幸存鷄肋身不向虎口爛本
爲窾水踐水中魚逾亂乃知巢由流遭時不足譏溺汝
余其沮聚寡病多散何由種蔔畝合耦歲且晏頃來耒
耜缺仰屋貧桑翰吟苦禁離忠深放飛鴈忽從唐生
函華星照幽澗雖無一行書而對君三歎庭蘭紅不蝨
閒佩芳豈礎當其蝌蝪時孰以龍相豢物賤匃徵貴經
綸始屯難子有未老親吾年已及肝時作短歌行荒淫
雜謡諺秦黄或逆庭而施庶點竄欲持噴君餌使滿背
玉案度曲需故人爲吾報復旦

醉時歌

世人眼花眠落井惟有醉者心獨醒步兵未醉多深悲
彭澤得樽無攅斜昨日憂如高上住今日醉如鉅鹿時
安知行年行且老萬古身名罟勿道有時東吁海雲生
有時西笑白雲騰王毋安期近人意尊中酒盡鄖殤彭
仙人顧碁不顧酒千年虛度如風燈陋俗觀瘍稱衛武
當年不戒老何補九十區區戀一官威儀膺聖皆黄土
人生不得隨胸臆縱壽百年終徒苦君不聞周文千鍾
孔父百壺不勝杯酌糟丘之辜飲其酒而疎禹德何偏

枯焉用决江與疏湖空山禹廟無人祭至今儀狄時時
醉

過羅文止先生故宅

欲去不能去欲留無可留平生幾一過更勝哭西州

贈武陵瞿天門 天門有集名海棠

無限懷思見後論今年又見一天門神交未到形骸外
耳食終同道路言滿箭輸君滄海粟開編遊我武陵源
扁舟莫盡山陰興雪霽重來泛水痕

夜話呈天門及在坐諸君

彭湖淚有萬里勢匡廬山作十面雲君來恨遲我恨蚤
不得對將山色分坐中未見與未聞秋燈夜話長太息
星河摇動各紛紛

送閩潭默成開士入廬山訪理庵和尚

絕照孤情遍海隅東歸未肯放匡廬不妨舉似理庵問
此地能無陸敬輿〇理庵曾住錫宜黃每好舉陸宣公
奏議故云及之

同天門送躬庵門人呂卿月歸越四首

桃源比來翟大台更見呂不妨避世人都逐風塵苦

彭子携君遊暫爲匡廬客山亦千歳姿湖多鏡中色
少時遊天台目盡興公賦逢君口畫圖勝訪新昌路
分野何曾隔惟看斗與牛幾年風浪靜同進若邪舟

去秋有傳李雲死矣輒以詩文哭之旣知其妄欲
携示季雲未果庚寅八月季雲竟死高橋或傳季
雲語云傅平叔哀余詩惜不前示我善哉達士文
人之談矣友人高孔生掊諸哀季雲文若詩刻之
予因簡舊稿後作四十字

竟闕燈前語仍尋篋底文生時與君改死去向誰焚蒔
習語何敢交情自此分今朝眞哭罷應動九原聞

答羅千蕃并懷尊公無美先生

問古廣文何豈足名流况出羅豫章嗟予恥爭雞鶩食
與子故爲鴻鴈行欲向庭階操几杖其如道路擁冰霜
山中草木寒不死未必東風舞便狂

貧交行

光武不向南宮立宛雒遨遊每相及羊裘臥起可同之
動犯天文安肯入乃知貧交至歡娛不用相逢下車揖

書夢〇十月廿七夜作

霜寒余不定欬寐形神清竟夜食奇書未審作者名善
本類師古雅筆定儒生掌故隱根據異聞洞縱橫讀之
盈一局笑與拃合弃五指握瓊璧旁架堆縑緗仰視郎
華省俯窺匪山楹自幸頓開豁有似酌金莖拂問忽中
覺彷彿騰誦聲薄晨漸迷悶重尋如武陵書覓嗟複沓
重此遺窅冥接新或用晦食胸安取醒秦越鈞天奏疲
病始獲聆七日不知人帝所甚分明我長墳史問白首
彌寡成擾擾後物化何以移吾情酬寢絕紛慮得意在
朝興將乃鬼神通思若寒潭澄書夢觀晝夜心理誰能

徵

麥仲升歸施對朝雨書懷

小至來看大雪過歸期應待涉春河南方燕爾非無夢天末涼風只自歌伯玉行年驚六十○見歲庚寅仲升六十○夷吾知已愧蹉跎愁心亂似雨頭數海上孤臣淚較多

寄齋仲詩○有序

吾宗齋仲取予寄惟易詩帥二十許首疏其用事下意所在多出作者之表恐時人誇其過舉因爲詩道古以達其旨并寄凡韻社友人在黃溪者

文士有氏族譜牒各眞僞與其市人纚不若千人嘗聞杜征南劉賓註釋例同時貴何嫌要貴同其志子雲容貌惡名位爲人棄一遇桓君山錫遝蓴蘼味童謠及里唱何由登傳記當時採風賢明乎貞淫義至今逸詩中奪目如珠璣吾詩無師法十載搏沙戲汗泱古人旁膽大同特草貴古而賤今僔余不知類惟臨東有山泉石多奇致客有好事者選幽造名謚衆鳴存昔已相邀和鐃吹我遊在靈谷我君賓南磔其高無仙名其淵有靈氣聊爲雜賦篇笑釋烟雲媿改能長吟餘忽發黃豁思遠道莫見之緘書用相寄我友不獨歌要與酒人醉吾宗有奇才璺恥磨眉鼻還垂茂遠帷叔若無人地愛余閑中咏損筆加點次先引古人書後條賦予意似覺牝潛流眞從岷嶓川作者未必知知者乃勝自因思身後名恒由謬標置頗怪先民言文章千古事寸心雖自知欣賞共所遂未見有知音杜陵何襦恚陳生異姓昆卑我猶駕驥彼如篆籀文衙也俗㑹字譬以中郎枕所秘及詩細○蔡仲郎過江愛論衡及趙曄詩細○清淵

河上流濟盈春可遲甘摘腥臊痂給君鰒魚嗜西陵或遇風獻爾慚群季倘示曙中作願與羊何繼爲謝諸相知風騷未失墜飲社復何時戒我喜不寐

蔡价甫先生哀詞

蔡子今朝歿典刑眞不灃忌年我比海精理汝西山病裡書看滅床頭手握頑交情衙乢任見此死生間居輪神馬且縱淚在斯時南郭无齊物胡僧偶預知○事見予所爲林泉汪孺人傳中○太華埋玉樹末契冢珉碑○太華其葬處屬余爲記○淚共林泉水潺湲繞

遲悲

簡萬茂先園居詩感事二首

望盡東湖孺子祠何堪忽覽溉園詩高李壙沈墳有土
陳徐身在命如絲〇此句謂士業巨源也〇松筠久廢
殘勳業淮墨遺香慰亂離病鶴楊州分手日廣陵散絕
亚斯聆〇茂先死于楊州先是書病鶴詩于余扇頭
漫吊徵君種秫貪開園桃菊養秋春愁中收拾閑魚鳥
盛世空生天鳳蓍經術雅宜參國政騷才情未作遷臣
西山處處招魂各盡想當年折角巾

雨望懷廬山彭蠡間

瓜牛高寄雨煙中忽憶青山繫纜筒匡續雲旅天子鄣
焉夷風纜大姑宮關身久合湖濱老生計全于物外工
還欲移家舊彭澤白頭皷棹一漁翁
數面廬山不辨遊利名牽愧白江州東林泉石過曾愛
左里風波夜亦愁吊望脊年悽落日歸帆幾度怨殘秋
康郎戰處猶存廟瞿口滔滔水北流

空山夜月歌南徐多虎山有月不敢遊悶而作歌

山中夜深多雨雪自古深山無好月今來古月黯空山
山南山北清輝發初出團團入我庭操琴東望月泠泠
金波如海山如甕崖高樹雜光易傾月來山作三秋雨
月挂山留萬古情月不負山山負月至今猶向嶺東生
山中月好誰能好薄暮猿啼聞虎嘯中庭苦寂袖影長
欲舞群山礙殘照安得萬里削峰巒作歌問月來何爲
空山夜寒人不知誰當乘風告常儀我亦浮槎任所之
願隨明月同遷移泰山頂上日觀畔窺爾出入無窮期

山中之日歌

山中之日苦不足來何遲箕伯畢師橫來奪之九日雨

可十日止五里三里霧不已太陰加物如彼仇讐寒氣
中人毒于戈矛南陌呼我友無屐不肯出東隣問我酒
無錢得買秫使我讀書不盈寸作字不盈尺貧士廓落
羈旅而不平中夜與妻子同啾唧曰吾東君兮漸北行
泉水已竭芸草生胡爲尚使陰陽爭羲和之任汝不勝
胡不令冬之晝永宵且短山民不愁歲亦成豈待長炅
杲杲烈方暑助天爲酷日最能

陳子昂觀荆玉篇序旨淵愴予讀而感焉作詩反
之

荒哉仙人杖俗士故當疑芻豢沒吾年服食非所知荆
玉空自刖宋寶無瑕疵玉石無多似天實混同之天不
異眞僞安用眞者僞誰當千載上寄言諫拾遺

懷友人劉惟禎文伯弟也

公孫劉子今安否汝亦撫岡可望兄平輿里門茫北舍
〇平輿縣名音預）新豐遊處淩連營舊時書癖能重
買亂後兒多始課耕喜述少年跌蕩事石灘春岸好來
逊

湘帆堂集卷之十九

南濟艸詩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黃陂觀燒

山光照大近野燒漫春紅欝欝團初日斜匕逐暮風
覩潮分氣覘望瀑轉瓈瓏欲剪諸烟碧深紗護燭籠

掃墓日卜先太常宅兆哭紀一章

風雨魂銷古渡頭十年馬鬣思悠悠鵑紅滿地餘生
泣蓑蓼終天亂後憂祖考有知應索杖山川無語似
藏閣不須大刻豐碑字何限園陵或繫牛

勸協墨俞武陵行

武陵多亂山漁父櫂在水巳無塵世心微累妻與子
拾舟愛閒行乘幽弄鮮美忽過晚周人雞黍桃花裏
舟踞太元年胸忘孰非是避家如言廢規往悵高士
向路不可尋牧綸酣鱒鯉但恐源中人漸欲知朝市

賣漢書

白門兩漢書蒼蒼汴宋字裝潢見古法手觸敢輕恣
十年兵火饒一日窮兒祟春饑不暇謀善本遂前議
誰匪汝可炊充吾飯胆氣得書數日狂賣書數日醉
君看富貴者何如漢家帝未央賣新都却非賣曹魏

得履

便向溪流濯晴春亂踏花一生知幾量五獄正萌芽

古意

今人重屠者市人重公子寧爲漆園生不願夷門死

寄陽尊宿先生

先生老見詩人多玉茗未枯華夢廢孤竹空桑苦不
懸蘆柴桃皮聲噫匕我來相溯荆棘中欲訪我進何
如退十年勞苦撫寒温莫向噲等吐狡獪別後深感

丈人言觴蝶帶絃代瑣碎〇華薌廢追李雲也

晴

日月誰無過陰雲尚有心田收甲子雨山噪五更禽
野石隨宜坐晚花抛務尋竟携春興笑不復憶秋霖
飛光浮几案照我欲莓書晴覺聰明大旬憂賓客踈
餅枝蟲織在木有潞痕餘不學陳平興門庭惰埽除

喜少游病愈

料汝應不死知予非浪生寧憂一介弱正畏兩齊名
身外甚寬讀愁中酒細傾新箋頻劇看墨瀋又飛鳴

村墟〇適閱温公九隹韻詩效而用之

陟彼造𡶜岊燕安不敢懷晨風上衣善初日半傾崖
俯見田野民期會若赴痎近市塵土匝人語蠅且蛙
咫尺或相失時時擊其儕耳聒閑纏𩑶鼻憎臭閤鮭
販夫絓吾冠驅儈躡吾鞵坐起各有營言笑非詼徘
升斗競肉熱髙價久不諧儈俗機互鬪稗毫智相排
我來棹斯世所圖終竟乖深咎神農教私心柵似柴
會槪司市典誅蕩刑部街日長竟晡眹道潤來風霾
中集爲邦貨最近乃江淮特有六宮使不聞至尊差

千金易一珠百金易一釵朝市俱不息吏蹠理亦偕
睠彼康莊間交衢舞渥洼熙熙衆君子揖讓方無涯
何殊蠻氏爭訶觸爲非蝸虛能一太息水聲鬧湝湝
相呼那復歸遣山起夕隹

逐虎

夜聞逐田虎嘷聲兼暮風悔不理弓劍草間餘此蟲
籬落戒撑突山間皷鼕鼕去年檄若輩視之等蒿蓬
一朝翁變色識與婦孺同虎退黙媿人何以稱俊雄
遞士久虛聲經濟四壁中〇頃有檄虎文一篇

伏日書懷

儒雅半無行聖賢或不文蟏蛸聲色裊鷄鶩是非群
秋槳藏名字河沙數見聞凡庭能値帶跫閣幾窺芸
著作班彪命流傳李廣軍愈空令齒齪籍自使眶熏
夜鬼有時哭刼灰終善焚脚胝山水少心血米鹽分
壽俊交乖韻閭閻馨始勤黠兒驚悵下貞僕賞蕭君
烟墨供芻狗歌吟逐聚蚊厨荒賓客索農隷主人耘
霜雪知非近金蘭責倍殷漫安文苑傳要策內篇勳
如亂故鄉樹猶驚旅思雲不無牽率苦聊以滑稽云

更築蝸牛室坐消野馬氣玄言惟食母白業願辭輩
論世交麋鹿尋徵忌典墳莫將書盡意科斗已紛紛

問農歎

鄉俠無鋤社芸歌亦共興比來音更苦相和老將能
菽麥慚兒辨詩書任汝懲火耕明萬古空墮小窻燈

行屠歌

食無魚行過屠門夾第呼黃鷄正啄黍我不殺之園
有蔬汝家不住深井里何𢓜數千嚴仲子

得仲升淸明前五日所寄詩輒成六絶句

君書到久不曾脊始覺鴻來道路難老友開緘無跪
讀改容時整戴圓冠
寓仙隱佛不言悲忽異昌黎原道時陽狂義命當如
此何處容人賦黍離
天陽村落竟何如蒲腹深林似有餘莫滯桃源返鄉
縣鯉湖終旋武昌魚
敝帚千金那足論與君息壤有前言近來筆墨多知
已私向宵分拭淚痕
毎歲一登陳子堂○謂惟易也○也同高鴈憩衡陽

可禁離索傷頭白愈覺文章少乘黃
一生古學慕忠惠千幅眼在萬安橋健句更聞任子
弟○仲升少子字若瑕能為詩○何時拜我老不驕

論俗

辛卯建寅月癸亥始立春兵從西南來聞諸道路云
流亡少旣吏荷戈呼我門雞鳴測昏夜不躬於其耕
是日淨氣聽衆皆感所因爰有賢豪皆率之聽於神
報賽古道然茲理宜引伸山有欒公祠由來號懷仁
生為豫章守功德留精禋史稱成都火萬里得無焚
賜厄尚不醉豈有此芬醺十室災祥命纖忽檠穹芟卜
爰徒覺魑所請空崩奔磨刀何霍霍置俎各紛紛人孰
不毎生戮物以藩身黠兒猶竊笑況彼漢益臣矯誣釀
酒肉悲哉愚俗民

贈丁時之邵陽

秋風變群翮高鴻落雉林文采人猶得耿介悲中心顧
影失其儔常懼大水深憶昝侶飛鶴長鳴儀遲岑四面
鷹隼擊虞羅時見尋本無肯可食遂為樊所侵鴟鴞摧
毛羽遇汝多哀音終然登寥廓衎衎謝衆禽

答晁次椰寄東帖

一束鉛山紙殷勤寄索居微名久漫滅只寄故人書

山口有石高廣二丈許出入三年未之奇也一旦
㠑然出叢薄之表余始徘徊不能去由是南磜石
頑恥雪矣急結卷掩其旁對石俯流請工刻名石
上先盟之詩以俟

山中有片石嶔嶔蹲道周上聳蒼蚪枝下走長鯨流陰
森避朝日洩雲蒙其頭行徒莫息駕居民豈辨求余亦
胡為者過之如驛郵逝與凡石伍萬古竄榛丘偶遇採

棋人芟雉谿雙畔深苔肆繚繞荒葛助颸飀回聽淥
潭風相照若歌謳始知山有骨得此惆挾幽石無榮
辱心徒令有目羞旦暮一知已明珠良難投悲哉岩
穴下而可謁王侯欲拂鐫吾字無使更沉浮

去秋有傳何玄子先生亡恙者因奏記一通今
晤貴石乘乃知訛也睠焉出涕往哭無從聊寫

傷歌用成一慟

斯文竟不然枉勒邛頭殘板蕩徵荀爽龍蛇起鄭玄
世無七十子事缺幾千年獨惜端門血仍空西狩篇

○先生春秋書絕倫未殺青

否極君臣有道消師弟無窮經老不恨執誼晩猶殊
欲壓侯芭劣那堪陸佃孤應從耆卦裏精爽告商瞿

石乘具言仲升在仙遊狀少慰懷友之思輒成

四韻之

去年書到未詒次得平安家汲鯉湖水民供務了册
歸鄉貧艸劇流寓老仍殘頤作南中鴈隨君橘柚寒

酬石乘見借詠牌兼貽建茶

韻牌莆陽物茗艸武夷春誰能詒好事江夏無雙人

爵宴天旭樓開箱間八珍得句紛丹碧醉啖金谷賓
自謂城南樂可聯韓孟隣坐中客半死見此如前身
對君欣新知欸曲說甌閩閩中風土好故舊多悲辛
家諸曾試吏海隅皆舊民欲徙桐鄉宅恥歌優孟貧
借寻几席玩徒使感歎頻山口有蘭若烹泉汲潭濱
徯予發高唱松風生齒齗何必備九曲然後稱隱淪

同諸友河橋晩眺

春從道中度跋余集維叜相務入纓塵遊觀自初夜
河梁喧未息升月波上瀉少時麻姑容至今多變化

遶藹際高標落景浮城榭寺鐘夾岸生橋島帶星下
淡淡川響隨依匕夕風借曾是梟壞歡而靡春秋暇
終懷信美談歸哉祝吾稼

太平橋吟

朝行河橋上暮望河橋東無人話愁絕立盡夕陽紅

盱城弔古和予白

耙國舊名盱山川今自如來觀新士試弔望古人俱
李覯終無第張挺未有書春花與秋艸吾意不憐渠

○張長卿先生萬曆中人博學精思與潛谷篤友

贈鄧方近事女並生而不茹葷者

熏修夙世緣根染笑青蓮繡佛針無巧緇經帆未偏淺禪魔不入開秀法堪傳我愧韓原道難輕謝自然

凉棚

赤日土山焦南窓迫初照諒無姑射才煩襟損清妙伐木課樵餘縛棚佐深罘藤格敫無名花庵偶相笑○温公有花菴詩○翠疑赫曦薄靜覺涼飈召未妨逸人眠媲恣成公嘯其下有瓜根五色方焜燿盤石蔓潭陰思垂千尺釣

坐暑

物情感所觖愛憎及寒暑息陰遲竹風在畝妒蕉雨予亦何斯迷杲杲畏當戶徙永山中年未接上世古陋室攜青蠅徧心乘白羽著書略觀詩怒值崔閥語○崔湜閽朝隱也盜有以入選者○還尋古劍篇飄七拂庭宇偶然貿俊間遭遇亦可觀獨笑遂高吟優游彼世楚山鳥門延者熟客至勿許

聽蟬

虛林引暮煙搖曳四山蟬乍覺風飂近時看木末天寂嚚音理合高妙耳根懸未必無文字聲中白馬篇

多鼠

夜聞群鼠來辛苦使我哀甕中斗儲亦不惜桁上懸衣何辜哉連翩正晝當人出近長子孫繁蝶蝨山廚素甆碎玉精水円紅粳散香飯披書案前汝勿遊饞涎恐污穀皮帙狸腦詎通靈狐日黑如漆久無亭部丁奠騐淮南術台閒此黃黠且奸能知人語豈冥頑觧頡勸汝宜舍去奸與李斯西入關

咏碧紗帳

冷冷小洞房細縠幔新涼風蕩一天碧秋生四角香恣輕实易入窓涵曙光妨琥珀宜安枕珊瑚稱作床

喫菱角

巳先綠藕離金塘不供朱櫻競蕉漿鋒刺盡除偏好少盤中餘得老如薑

南濟生子

平生何所就妻妾共勳名彌月隨年老流星免世輕架書貪几忍村醞弱還傾宗族違湯餅鄉人賀太聲

秋風二首

毎到新秋氣伏時心驚節物把輕絲山頭不住殘梧
葉籬外行先長菊枝遶馬有心歸未得鷓鴣無恨自
多悲欲酬閒淡風雲色唱取英雄漢武祠
炎蒸何必洞庭湖昨夜驅除撼地呼衆嶺雲多爭潑
墨空庭雨快欲操觚心同羽翰群高鳥身在乾坤一
太艫寄語丘中閒艸木莫從風伯問榮枯

湘帆堂集卷之二十

南濟草詩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懷章椰州大力○偶尋其巳未㽵撫然太息

燕寢徹籩豆懸間罷笙竽坐之山溜前泠泠心神蘇㒸
參久㳟齒思得朝霞餔今晨漱蒼凉忽汲椰州餘惠施
五車辨不足號爲奴或擬公孫龍彼兒謗何愚自更莊
荀來舉筆動囚拘微言始得兎大道悟守株斯人與子
厚共死天一隅丙炳丁章際緊我執贊初知識亦總角
見許長鬣都自謂體如猿習與險爲娛倒篠崖石間不

慕燕雀居妙言突帝閽往往闢其樞異哉張平子出守
不羸疎治狀亦兼道聞其靜著書書立言化文人亡鬼
爲徒想當如離澠神理不可徂平生窮鬼神故人骨皆
枯一爲章季子一爲蔡价夫此公易牙舌又足助嗟吁
後生不能效恐失銅虎符我歌非爲檳乃以泣其珠

和胡爾章給諫歸田二首

不是蘂常寵𡙡鷟掖垣班貴謝諸生國因言路成捕博
壽有期顧亦送迎九折難危青史恨千年出處白雲評
好從一飯難忘後苦記秦州入蜀程

高橋相餞別時言偶拾餘生到里門物換不須爭漢臘
君歸猶喜定羌村崖山丞相今何似南渡衣冠幾許存
白馬西山薇臏釆只應垂拜杜鵑魂

七夕前

天上情應有若爲金䁝過人間先檢鵲思姊預窺河舊
俗排衣記新慵理線多年年費準擬早渡復如何

解悶十二首

黃昏風雨撼牕鳴枕簟親人夢倡成兒女自酣中夜覺
秋虫相競學吹笙

劍失床頭舊劃綵窮愁無奈付吳謳蚤知風雨宜絃索
欠向漁陽上谷遊
大旭樓前小舫新荷花淺水巳生塵可能碧㵪紅翻內
再作提鬬挈鷺人
驚魂常共壯心携萬里烟波夢不迷十二年前望陵樹
至今身在大江西
金門方朔也徘諸詩酒隨緣計未乖但有青蠅爲吊客
不妨沉醉覓忘骸
眼到津門看萬艘秋風做葛渾軍漕淺夫外水同歌哭

回首燕雲北斗高

眞悔當年買鋭奩六宮眞少老無鹽數夫偃蹇終呈醜

何似休將不嫁謙

少年繫馬維舟地盡是中原古國間投老悲歌無可賦

精夫強倔五溪蠻 ○五溪中以強壯爲精夫

曾過汶上穫秋田想見春秋大有年果爾窮經豁牙齒

還從禹貢畵山川

仙人樓畔聞黃鶴西子湖邊指白蘋兩地勝遊都負却

一生婚嫁向平身

三遍離騷韓繹祖○韓字茂貽吳興人少時讀騷經三

遍上口 ○菰城杵臼定深交戒子踈擋同倉父要走吳

中藉白茅

一歎舊恩陳祭酒晚年紹易喜中庸○芝臺師論文莊

曾以所著中庸淵天紹易測見示 ○書成寂寞無人見

那得知名到顧雍

獨遊

遊情如秋水風至欻生紋斐然成獨往岐路焉用分遊

興如飛鳥忽不吝南北翩翥不能還遂在山之側遊期

如商賈有時辭伴侶寂寂行谷中獨笑還獨語遊道如

嶽蓮輕橈暗刺舡歌聲不出浦蕩蕩荷花邊我道孰云

遠我心聊不近登彼祇樹林遥聞梵放韻泉聲到門任

作禮佛杳物所見織成帙所說無生蘊典客談空華西

堂儆年運年運爾勿悲空華我何慍罷坐觀衆山嶒崢

似舊時翠色淺深變幻妄誰所爲蚱蜢躑中園蜩螗沸

高枝堦下花藥翻四面藤葛垂道塲凡數處對望如列

眉仙聖或來往卑視鳥道遲俯見山下路委迤縈一絲

絡間疾行人自謂不蚩蚩賞洽興未畢便穿竹中出雀

躍雲無心畝蹊忽而失有僧庵後呼林犬吠兼叱乃悟

逃山勞未離招提室遊必命友朋遊必選風日刻予果

有待至人果無必何必從簫笳何必携吳娃峨嵋共山

月西嶽徒蓮華細腰祇自哭墜棧憂無涯豈若登臨歡

乃無饑渴嗟東海非吾慕歸來復井蛙以心覩鄙吝抱

子安萌芽但恨無斗酒詩成婦不謗

燈花擬玉臺

幸爾憐閨暗雙成宛轉花春園開不得細霧晩俱斜吹

惜紅芳歇移將翠影遮曉風猶著蕊無夢肯遺家

坐欒祠對句嶺

偶愛西峯隱半規栟櫚柴下乆支頤更無脊物蕭蕭坐

何似灰灰隱几時

圓通菴聞鳥雨中問僧知否未及答余笑曰此乃

汝常所念彌陀佛三字也僧諦聽良是遂更其

名曰彌陀佛鳥而示之以歌

妙聲音天花散落雨沓林雨中大地光布金此鳥句句

提佛名我亦聞之通他心如何喚作泥滑滑祗與春鳩

較淺深佛前金翅脫來後恥學鸚歌調巧婦口啣天意

如呪龍何異吾師洒楊枷請將鳥語並眞言若個圓通

是耳根當年冶長早識此不畏人間獄吏尊

贈推命者

汝學徐居易吾師向子平無煩牧豕貴推擇魯諸生磨

蝎難輕擬鉋爪浪得名應求文屢善爲序謁公卿

水碓壞

興廢枯桐任所遭訟溪逐澗也忘勞山民混沌元非假

端木無心獻桔槔

水碓不修

谷口成村碓懶修南隣杵臼北春揄當年蚤遣行風俗

○漢有行風俗使者之官○宛見鵷行爲國謀

懷酒

信是窮愁骨那堪酒別離自然醒近俗翻使樂無知問

字楊雄少傾壺父老衰葛川何處漉吾不重威儀

辛卯八月懷章門諸子

龍沙寺畔月新弦維斷江流競有鞭磨鏡未齊尋孺子

斬蛟重鑄問眞仙前朝畫閣餘秋水故老祠堂入野田

無論歸舟并馬上不妨憑弔及諸賢

亡友陳興霸櫬至自粵其弟少游哭之十絶予不

覺一時和盡

當年恨不逐陳東死勝吾儕蔡室窮天壤不焚忠義傳

姓名終繫岡鄉公

一匣歸鄉道幾千重將珠玉護貞堅他年風雨勞臣夢

樹上鵑啼血不鐲

爲帶南霜弟陟岡歸來被髮共佯狂臺班寺秩非梅尉

恐受仙人不死方

慷慨悲歌似趙燕衣冠白處亦悽然看君翟義爭多少

十指井將九鼎牵
好共酒人洗塊壘於今倚柱同悲矣魂歸尚恐未西來
只問崖山何處是
柩自梅錤贈上來忠君忠烈亦塵埃莫將鐵券蝕文謝
亡國諸生永不灰
三山木假總堪傳雲暗東峯氣揷天前月太行方復上
那堪素旐適翩然
弟孝兄忠各死生君恩應共母恩平書空十字明倫物
不爲妻孥涕泗橫○臨終引指書君恩未報母死弟苦

奈何十字而絕
重啓前和怒髮衝冠往事憶參貂齒開欲敵常山舌
故繡還將衣紫驕○改殘時齒如怒激狀
自然星日傍光輝野乘朝編未可知不歷三臺蔡邕筆
始堪無愧太丘碑

無鹽

無鹽非鼎食不待灑牛牟犂柏苦輕雪青爪熟有霜至
今殘竈戶鬧是舊邊商空設海王筴何曾覩一匡

長門怨

金屋仍深貯長門漏獨聞孰知明主意愁厭子夫群自
是漢皇后難爲楚國雲相如今第一天子愛其文

辛卯生日二首

四十來居此秋蘭叉四花不知身尙壯竊向夢中誇經
術踈豐髀任歌苦脫牙參差二三子隨意各成家
馳驅同日月似得少年遲解字深偏鈍勞生達益悲兩
京追賦晚一鏡鑒冠時空添伯庸考嘉名邑知

澗水

尋源辭未勞步聽九章騷汪壑寧辭曲依山本讓高草

香魚鱗絕石怪鬼神嗥萬一通舟楫何曾不任毛

晚稻謠

白露始離離寒露始栗栗雖有晚成名不及救荒日

鷄棲

鷄柵羽毛成山堂鼓角淸雨前疑不宿客至肯俱爭弋
鳫非余事貪兵或世情惟應隣少並寂寞更長鳴

獵犬

獵犬健如能隨入歸亂嶂甘間逐兎手專爲絕狐踪不
厭貧無餌休憎吠㢶工勞臣誰似此草入殿當中

躬菴已過許灣聞韓茂貽有書與予尚未到作此

兩懷之

畣歲蒹葭蒼與子雉初執詩章結相於里詞納君筴闢
留影淩原俄造嫣茲邑登高望三山遥識新亭沆幾見
菰蘆人益收篋中集〇元結有篋中集〇五兩風在眼
扎鴈遄南及因吁星月駛稍恨經過急予病適在山傔
僕足不給未知灣頭遊然諾終復立我亦愧肝腸懷安
憚險澁韓生幸好在天馬自羈𩥇褵遲空中書淇浮久
嗚咽老絶海內交孰爲相推挹

再懷茂貽〇余丁北遊湖州茂貽論文數告余當

法六一公委婉故云

訣向蓮花莊畔分至今猶矢學歐文山人漸浮吳與韻
蛆蜺連蜷欲問君

湘帆堂集卷之廿一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詩

讀五行傳

漢統將中絶宗子一更生指圖不得晰作書借五行春秋任䟽略事理頗縱橫人王莫能讀後儒譏失經睫目皆如此精忠何由明

硯瓶咏

筆頽大如睫䴵身細於鼻猶恨水無餘中間多冗費

遥寄後雲門僧

吳中才壓辨亡論入雒難辜大帝恩家世蓬萊尋禹穴浮湛笠澤號雲門楞伽字裏騷嗚咽壞色衣間筑吐吞不話百年牛李事看他垂拜杜鵑魂

五經

相戒窮經白首紛今朝始覺羨青雲變情遣勝王炎午不遣津亭榜祭文

翰院

痛恐長安淚死來重將碧血染滄臺一身直可容雙廟三絶誰堪繼八哀

滑石榆

歸路橋爲長短亭毎來相對暮山青閒身不及雙湖鴈盡日喁喁白石汀

同孔生從陽尊宿先生步明勝菴卽事奉呈

陪遊承末契兼許入招提坐領飃香妙歸臨岸日低寒城今古見秋水是非齊儻卜南村宅相隣高樹鷄

公大入居南源新宅招予及少游子白落之輒贈

四首以代兒郞偉也

喜君成卜築猶自戀烟霞屋並參天樹村紫出水花舊

游龍性穩新入燕飛斜梁父吟酣外相呼處士家用世嫌逃世惟公愛我眞桑樞卿取具栗里許誰鄰脫屣二三子登堂兄弟身者英他日社不改盆時人一畝無遺宅三緘可借書難矜門地在尚識典章餘敢畏山南北何妨行疾徐過君頻送難迴首惜居諸比老交尤密多因泉石安人嗟抱膝久天與置身難岩穴深藏霧堦除薦植蘭鹿皮冠自好且作進賢看

送少游之姑蘇刻巳吾集

朔風吹五兩行子心悽悽借問徃何方舟賜與會稽上

留老母愛下慕友朋睽豈不懷辛苦槖中有所齎自稱牛馬走父書勤整齊國門悵道遠名山安可躋悲之吳會間足以解群迷謂予籍弟子捧册使恭題幸得託履舄不欲他冠弁默傷通刺晚焉用駑馬嘶輕舟若鳧泛子獨宿以棲發篋無尺絹贈之言如圭嗟彼暘春節袪服遊河隄盛顏相悅懌投刀報以觿道滑寒風驕日暮浮雲低歸來勿淹久大闊多町畦念我衣帶緩凉京大江西

遥和庚戌九月西田穫早稻詩

浮雲行不息憂樂何多端剌蹙妻子間終老懷所安前山有朝色振衣將與觀隣里各努歌我獨杖策還田園無餘祭衿肘或忘寒饑來豈不念四體勤復難已讀農父書效之百慮干一飯愧南畝佐饁嫂開顏安安陶令音疴癢遠相關願以桑榆補吾鄉良可歡

山中警夜

於陵入深山莊蹻亦憂虞內有隨珠身外有青氊書干隣震索索于躬日瞿瞿烈炬飛高牖引斧爛戶樞親戚莫能援竄身隱山隅公然得氣去貪富皆當吁[illegible]

地來始見暴客殊數夕失甘穀老弱眼爲枯兵革昌未歇草澤繁執誅官府厭求盜鄉亭罷追胥沈思無奇策紛然不可除此輩亦分均入先出慮無棄収頗識要智勇豈不俱方今應代才安知舍爾徒胡不挾技能聳身達九衢上者取旌鉞次或專城居烏合少名字烏散空崎嶇功名乃俯拾何堪盜兒呼惜無遊說客一爲群盜謨空谷雖小康悲哉狼道弧

聞丘氏兄弟有客作

天風天雨雪霜寒可是尋常道路難隆準不殊惟髮短

蚪鬚未化只心舟七陵細與麻姑辨一飯還同漂母看曲能鼓吹判似變遠遊冠下哭儒冠

溪聲二首

憶泊嚴江似月中雪明山盡下灘風溪聲此夜同兒女忽變維舟哭魯公

魯公死去無人哭縱有來身不肯生天意若躭芻狗戲臭教河獄費英靈

再宿學餘園與子晉述舊〇湯玉茗先生有學餘園集序

昔公孝陵時築室山之陽淸泠兮多泡可以遊天光開
軒賦戚姑夆倚秋天長爾後盆亭館豐鎬此不忘譬彼
䫣頷顑終然勝姬姜君子憶承考殖斯方未央偃蹇循
凌寒檀欒出故牆于泰升堂生撫今思辟疆非無五畝
園請祝金與湯學餘初知名玉茗畀琳瑯宗炳山欲嚮
陶潛圃未荒至今海內在豈不由文章今之好士心浩
若豐年糧念茲醉欲寐輿子連一床

讀鍾陵周應期建祀紀事同少游作四首

史筆從來少王張道旁男子不炎涼私成紀事堪酸鼻

免謗黃冠歸故鄉○解學士會辨文承相初無黃冠歸
故鄉語

陰生七日到陽生消息盈虛那足憑片刻晴明何所爲
空教傾動富沙城○紀事云陰生前七日公見獲百丈
祭陽生前七日晝節建祀是日忽晴

空坑百丈果雙懸竟喜南冠未入燕試問武夷儒者後
有人能註幹支篇○公建嶽集有幹支篇

兒曹撈耳怕聞雷木鐸金中挂一枚義士匆愁吞炭啞
西山燒盡可會灰○紀載公就刑之先官司以枚置口
中欲縫其手畏公駡也

存竹○南滸石傍竹也

吞汝竹亦小以石類存之藤花春日媚抱石無已時竹
獨端且直而無繚繞婆愛其千尺勢宜于石上施告石
弗尚同惡其少附麗藤堅不可伐竹瘦貴扶持縱竹如
石長石高乃益奇剪之弍乘醉空置鳧鴈泡石當和土
氣共分雨露滋有時藏欲上毋爲衆蔓欺寄言取友人
去留聆在斯

元夕醉後

管絃三市已難聞勉爲元宵坐夜分燭少炮濃頻見跋
月光晴重竟無雲

剪紙橫戈馬上人偶然點綴一年春燈前角逐輪蹄事
無數兒童認作眞

櫻桃花歌

山草初青春巳月梅花欲盡櫻桃發聞道山櫻發欲然
豈料梅花正唐突啼鸎啄子幾何時嬌鳥啣香風未歇
藤長蔓落翠相遮嫩蕊紅桁處處斜恥向東園待遊蝶
變開吞艸避蜂衙誰能移取増前種好博雲裾踏鴈沙

辛夷花下〇南濟偏多

六年意思如遷客欲問歸心指枯石行吟忽見辛夷開
遠勝陌頭楊椰色曾對此花春雨窓秋風青艸恨難降
東株放盡西株未立久無人花滿地

題四傑詩後

隋唐千載盡冠冕至今推爲問裴聞喜功名能幾時

讀閩刻兩相公詩

誰遣鬻心不可治青編俱是黒頭詩鍾陵玉碎經遊地
鎭海星沈失路師行在尙汸何處繳瘴鄕老栢共成祠

轉傷壬戌初肴榜正是甘泉失火時

七里香

野花春不已芸草白如斯采擷充幃佩芬香薦墨池殘
開肌髮潤細落膽瓶移常恨杜鵑雨紛紛共一時

省墓舟中風雨

松楸違百里鳧鴈居四方社雨抔新土春花滿覆堂有
兄供養疴無祿饋牢荒薺薺悲封樹依依立夕陽表阡
稍篆隸營塚限旂常苦塊茫茫恨形神踽踽傷馬鬣差
做椰鳳舉頗非梁畓情昏晨接今嗟道路長始知廬墓

意未必演門腸精氣環孫子豚蹄薄禴嘗三牲難日用
一葦敢輕杭揮盡纍纍淚登臨戒不忘

移蕉〇南濟石旁新植

勿輕蕉荏弱石與緣陰宜雨入檀欒響風開摺疊枝雲
根携宿土溪尾灌春池畫手解余意雪中當自知

碧潭菴摘鼠耳

山僧留作餌居士采相從采葉紛沃若采花何丰茸采
采兼春遊亦不疲微躬艸木各有年斯人遂無窮林間
數枝瀟峯之千歲同欲知無住心朝朝聞梵鐘香寒臺

鳥散日永前山空上人世慮盡送我止竹中

菹〻淹菜

中庭欲作菹晴起罷書帙婦女所營爲詳觀匪無術刈
菜如刈秋幷工畢百室彼籬足春風盈塲飽春日稍似
桑去氈漸覺香動斂散鹽飛霜雪入甕盤綸綍儲待數
積薪旨甘踰漬瘠贏者烝爲諸〇乾也見內則〇桃梅
惡其核除者淪爲辛性味劇薑橘〇辣菜〇富者代醬
肥貧者通假乞翁有古風遺可以教任恤園工喜有年
厚地信多出種秧各有程力省易中率我饑未有涯我

殺既有弼攝生兒泰奢嘗賓見眞率動則醯醢具豚豜
久無必長歌豈慕餘妻子歡已溢昔聞大官庖事事資
此物○大內制造御食皆用菹納其中○吾儕矧小人
憂思深蟋蟀坐受老圃輸敢不訓貽厥

索居十首有序

作山中箸夜後値雨悲慨乃有此詩亦感高適
春風厭索居而起也便以方知一杯酒猶勝百
家書十字爲韻韻各一章詞俚指褻盖眞書於
悒之懷非以貽夫作者

杜門不以雨況復雨悲凉動隔干戈歲仍連寇盜鄉所
思春草積欲寄鴈天長只猶離群久何曾志四方
僻左硎吾肶西南又一垂涸泉頪飲馬白骨尚過所產
破憂東作身間哭世危饑寒殊不嘆料有攴生知
策馬指桑乾辭家淚背出春秋曾幾時妻子憶三日短
劍怯孤身高獻懷斗室欲從長者遊必別憂非一
所憂非遠道千里亦徘徊輪載能無僕牵衣數顧孩老
知趣弱愛貧力謝兼該獨有燈前壯離居强命杯
離君未有涯后羿的中走天道既恢恢好還終否否睽

携嘆參商慘澹營升斗徒爵桂林思豈無桑落酒
拂雨候鳴嫣顧瞻飛鳥儔如何鴻鵠鳥不共赤霄遊肝
膽空山石音聲澗水流祗愁憎面目碌碌涸溝猶
平生裘馬隊恨有瞿聃性獨處若松踈相於期草勁古
風猶未絕嘉會苦難併老至閱情多故交彌日勝
故交滯海隅短札不時得持作紫芝觀依然瓊樹色憂
防兒輩知老進凡夫德之子盍歸來吾堪躍三百○此
章謂仲升
誰言石不漱礪齒飯中沙誰謂流非枕臥聞蒼溜諱巢

由難彷彿沮溺不疵瑕何必同兒女天涯是一家
亦欲巾柴車他邦安所如當歸卿望遠短詠復長吁撫
掌無知已低頭厭索居更懷高渤海硯磵不勝書

山徑

我歸自乞羅曳杖山中行山春寂無人時聞鸕鴣鳴羽
毛不可見澗深樹千層風來花一動復有蜚雉聲俯瞰
天東南雨外日方晴幽徑屡廻複始露懸崖耕念彼荷
鋤勞而我無一能永懷丈人言備悉樊生情委綏古五
寸以冠遊惰祇何必車脂費徒爲四海營

得覺陵譚擬陶書作二首

不意寒河訊還從易水來故人空好在吾土各低徊書刼酣酣火庭陰个個材平生愁缺陷雲麥眼中開

詎欲馳全楚遊期到鵠灣吟燈分客與咏石占僧閒老娩鍾譚遠窮知屈宋艱素書何日報車馬不深山

宿孔登小秀野廬敬贈四韻

明月高霞覺未空靈光尚借孝廉中深藏洪範疑箕子恥述飛箝惜信公山色穿簾恒有客水聲倚枕日爲農田間甲子鄉須記終與桃源事不同

湘帆堂集卷之二十二

詩

禱雨二首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山田無旱年今歲澤不降昊天民所瞻慾陽亦騰謗客
雲靡流濡微風萏滋炕譬彼忍予心嘻嘻雜譊浪夕臥
盈煩悶朝興缺恬曠坐見千里間吁嗟徒極望厎巫焉
足焚矜寡合凋喪富人始辦愁粟虛金豈枉江南少餓
死太史言恐誑鷄鶩亦有食營營不相讓飛鴻離其群
長饑鳴江上飲啄既有涯羽翮自踈放賢哉吾不如所
以失淡蕩

平生愛黨晴比來祖巳右山泉縮夜鳴鷲啃未曾有仰
視星漢間微雲不能厚風始自西來迷濛政岡阜庭間
集空京衣冠嘯稽首身在黔阜中緩帶食南畝常恐譴
神農周孔詎當負時閭陌上歗欲輟樽中酒愧無叫閽
誠徒拱曳裾手且得共乾坤安問私升斗雷聲留帝恩
胡爲不力吼玄功豈土龍赤地將芻狗雨中天聽卑稺
子勿狂走

長吟十首○以陶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爲韻

楚國有一士不隱復不狂郢中衍舊壁市南反屠羊三
旌笑非願商風至今長
家任耶瑯下好爲蕩陰吟蘭膏坐自焚松柏貫十尋大
哉樗櫟材語默當異心
無名不敢褻所褻亂與點身是錦衣者毛褐甯自潦廖
退得山癸薛蘿受遝染
大山多雲雨苦無大氣住焉見九州九曾與胸中諸姚
奴力政玉鍋毫巳更柴
營丘池不廢孤竹井未胥禮樂數千年誰能測其原仙

人嗟不顧去入無窮門
誤識理亂槩私心殊不聊沐浴滌圜言使我逍遙彭
殤千歲中菌藥在一朝
所遠貧且賤所安寒與饑竊欣風雨節好聞戎拔爲諒
無秉耒功安恐嬴京坻
四鄰出耕器呼我辨其種心知氾勝書手向丈人拱請
從溈醪間長歗醯滌隴
門前兩三山山下八九畝將見追風來披衣立良久信
美郎吾土何必非我有

老當幾時至僑君忽立春不耕還不鑿乍似無懷民詠
志景往躅命書頻故人

避暑上人房

勿煩頻塵尾且得罷蠅憎靜益諸峯翠遠聞潭水澄冷
知心近臘老變髮侵僧舒卷空山外孤雲何一能

行橘中寄呈景樸正治仕伯

平生負郭居饜食西津橘樹根寒流清林表孤烟出霜
露發文章芬香愛貞質相望芙蓉行飄零愧秋實採之
盈筐閣以溉將枯筆黃甘亦屢青白髮不復滌攀條思

故枝背渚起蕭瑟今來似傖人遊日江南鄰時聞炎方
榮徒飽山中朮歲缺朋從歡空憶甜如寄安買千頭舟
晩富齊民術非昔風雨床暫足憫愁疾夾河可稅園誦
橘名吾室同披種樹書經過費修日

寄書大失自遣二首

此生容得遠觀無身外殘編任菀枯博似彭蜞堪一笑
仙如脉望祇成奴祖能手段燒應雜迦葉心傳拜欲膜
鼠跡漏痕空罪過肯從鉛槧問三都
牙籤萬軸髣千䌷何異深宮鎖翠眉函史多慚鄧汝極

說文久媿趙宧宜豈能垂老名三篋止可逢人借一瓻
誰謂子孫牛馬走積書還較積金癡

雨中呈鄧建侯歐陽亦杜

不待論文細高深生坐間毎來牽禮法容易動離顏野
鶴白雙鬟雕蟲眞一班雨新無事後試共覓寒山

同建侯亦杜燕及遊集賢庵尋集栢子宅中和建
侯韻

最是西郊好留爲將別遊茶烟僧動竹觴咏客經丘細
雨山偏染巖城醉不愁重來期少長禊向暮春修

靈壁行

廣陵女兒初過江大淮南北鼓逢逢長城心肝不可說
總持怯忺蠻奴降當時何苦入禁寄婦人出處豈自必
不在景陽宮井中且雜胡粧過靈壁靈壁雖流咽楚西
殘烟斷石哭虞兮英雄不羞逝騅面馬上碑中却對啼
啼血凝凝斑管裏昔日韓公今蔡氏六朝文士脂粉多
輪與琵琶汗香泚

宿寶林

寶林如覆鉢對望戚姑峯掌合諸天上肩低萬井中靜

依禪榻宿食喜行人同敢學陶彭澤荒耽謝遠公

山菴

諸村聞一鍾谷口屡扶筇嶺色皆成黛潭音爲說龍窺
圃時輟定送客自勤農正爾堪偕隱無勞問五宗

坐雪

丁夜集廬雪消朝爲我堦開扉見行者遠似影中來[illegible]
履安所之無舟空懷哉坐披上古字如登凌風臺萬果
入空明四照遺形骸忽憶江行時荆楊共瞻瞻翎茲群
籍光千載心眸開永言二三子志合居處乖杞寒望山

松抱獨觀園梅相思不得異攬筆自成裁

留寄省右

動則一言別過君君未歸上堂歸作食送客解牽衣潭
水差堪樂泉山詎覺非懷子偏不減古道日嗟微

次椰自吉州還以弔文丞相桐詩見示復有所餽

君復客中困蕭條將換年荒祠撩亂筆亂水刺空舡孥
轄而方盛苹呦我愧先○鹿得美草鳴呼其友古通用
語○極知顏監意爲綠酒家烟

兒能春汲喜示

五柳門第高不辭柴水勞果能歡老眼未死愧兒曹僮
僕亦人子弟兄皆屬毛更精文選理吾豈杜兼陶

雪怨四首○效少游署怨爲題也

又忽孤白溫詎復憶梁園鴻鵠無來翼鷓鴣空斷魂天
高花劇舞春重海初翻蔵晏端居者所思深雁門
豈是消冷澠徒勞對雪詩小齋甘絕頂短杖怯過圯風
急書籤潤雲寒畫樹凝蜀江消不盡自古積峨嵋
谷居無不雪三尺始今看臘外江南執少時河比寒豊
年虛亂玉新裂似欺紈傳語春光近紛紛汝獨安

愁至日苦暗庭虛夜更明風霜忠帝則妻子問王正長
物充孝棟全生藉木檠孤吟無復怨倍覺雪中清

和建侯琴○建侯以琴一章示余音自嵯峩會於
古節欲和而能者屡矣既歸吟諷不絕雪怨後
得濁酒數升遂醉不復能彷彿宮商翻成長句

鄭詩云峩峩特生桐託根龍門崖霜葉不綴實
千年如古槐有鳥鳴其上其音雝以喈宮商合
木性遂與鍾呂諧天地有元音寄此山水材聲
响具化理風氣相胚胎自彼靈鳥沒雅道日就

垂朱絃并不張斧柯徒見災殫者違木性聽者
嗟德衰坐使戾氣升海宇飛塵埃音理從此絕
不如綫下灰歌南風者誰其人伊可懷

弱冠慕古操蓬萊無住處懸琴寘壁坐不彈風至頗合
天然趣學琴不成去學詩友中鄭生稱碩師懷抱清角
不敢施玄鶴二八相追隨愛余下曲一一寫山水勝處
君知之謂其激越如長笛就中拼出聲龜茲撫我手勿
爾悲伯牙成連俱不死兒女恩怨安可爲暢余以大雅
之作拂拭明徽古音莫莫若風雨之調均和寒暑於中

雖始見律呂諧猶聞雍喈禁恨不南風后使典夔之樂
噫吁嘻戾氣升海鹿飛翔鼓衆元音徵知者希舍君子
將誰歸我若短後衣曼胡其冠挾劍起舞聲嘈攢更軫
易柱危不安騏驎背日馳日前日暮空望青海天叩蹄
八尺不如圓繫絲不直一文錢吾敬鄭先生能五言一
言如一絃

西魏王

兩龍戰方酣獨絕河津畔鄭生招不來萬戶封不願君
臣既無禮竹帛徒相喚丈夫生世間亦各自傲岸虜身

不虜心未瞿計終亂人皆敬田橫耳食所以歎元功十
八人大是耐罵漢

莊居懷經六息表弟

景晏凉風至朱火始知秋輕衣戲山曲翩翩度前疇東
西數百峰獨顧亦已周陰雲馳不駛傾曦射林丘衆草
晞宿雨行人時一遊樂是高平原晚吟爲之留所懷我
兄弟離居胡不嫣提壺莫與俱開言空自酬猶有遠庵
鐘生與共商愁

將歸踐陳三約以雨阻

既畢西田穫紛然感授衣行官倦於畦宗武念將歸羅
貴復傷民年豐始嗥饑自古無斯人能作終歲肥思我
山中書凝塵日夜飛秋雨滿故道事與乃心違佳期言
屢食志信授已非離合毋如此勿嗟遇者希

秋蘭

秋蘭開數花東經秋雨毀未必奪天工何爲妬乃爾雨
中葉有光似笑花無香三百六十日那得無青陽共根
草木秀風雨勿相忘

夢中六言詩

思琴絃兮不五傷執鞭兮造父高名萬倍堯禹哀哉斯
世罔古何由安此下土

擬小遊仙三首

被刻徐生未敢行仙官奏事曲原情童男童女叫金闕
幸免漁陽象鼙兵

碧桃枝下合群仙梅榻新來尚少年教向吳門充市卒
人間閑事莫輕言

回首塵中不足遊悔從橘裏度春秋歸來天半笙歌逐
香氣先聞十二樓

太平寺贈語石師

耕者出谷口側肩爭道間我來亦何爲怵此塵俗顏曾
聞語石師欣然見南山一朝謁高坐應對誠不煩乃知
道機熟非獨歲月閑觀我耆舊書悅以落日餐送客出
林端望城遂知還咏味不能輟返顧大河灣

和曹唐病馬三首

空令惆悵臥天閑無數嘶風向玉關絆足似悲忘略陣
絡頭應恨能隨班丹青不柔逢能手芻粟猶經惻聖顏
聞道徐方萌逐節長鳴起伴穆王還

生愁泛駕哂當年誰道鳳蹄不著鞭志爲浮雲慳赤汗
夢追驚電怯寒泉離宮苜蓿辜遊幸監牧騊駼枉纆牽
故遣龍媒踰八尺駑駘無恙鼓車前

房星落向渥洼流畢力中原數十秋天子修封偏不御
票姚出塞已他求桃花瘦盡知憐影草色青回解遣愁
病裡未妨雙耳峻眼光常在海西頭

雪中釀酒

明朝立春至忽被無酒嗔歲暮豈當沽買秫倩東隣梟
香喜自汲頭上雪霧匕妻子皆笑我作家一何勤自從

秋稻黃床下甕生塵月月乞糴米所交皆酷貧適讀香
仙詩經爲朝中臣有時酒亦涸開觴賴南村此去十日
强酒色正及春作并汝酬勞吾將漉以巾俗臘多忌諱
告汝戢其唇言罷雪欲罷舉家如富人

復雪

尚恐詩愁不到家重來亂撒似胡沙不知筆韻寒應凍
空費春前六出花

寄勞少游先墳工畢

知君鄉土不禁悲雨雪懷人室邇爾何日布衣門下士

數行鼎巖太丘碑

耦耕成戲咏

魯國聖人迷去路長沮桀溺耕其處問津不說奈他何
野水茫茫眞大幌誰言鳥獸不同群虎可伏兮鷗可馴
到頭只作窮途哭何似停車任此村

不寐口號

不成寐麥却成詩枕上詩成不覺遲啼盡天鷄天不曉
何曾不是好眠時

敗歲示諸兒

厭盡山頭雪吾衰又一年著書知損益責子任端宣富
貴從人祝聰明汝自賴老來渾閱世父道亦隨緣

老樹依門〇巳下和竺庵景雲詩六首

叢林依附多此樹獨能老頗覺門戶高貴其枝葉少

高閣遠眺

遠處不見闊闊自見遠處况彼菩薩居低眉看凡庶

雙虹野水

東橋水如帶西橋流不息畢竟到海同頭匕自天一

兩姑附雲

山是自然成雲是無心現兩姑瓔珞容分明似佛面

太平鐘聲

寺寺如一撞却異機鋒競試問耳根圓可作亂離聽

淸池月色

如何池上月偏照綠楊岸願以大光明普施平等觀

塔峰〇志作塔公山

雙足環塔峰未到塔峰嶺聞行古松間便與天台等不
知山北佳也比山南冷四望俯諸菴始覺爲人境僧飯
接茶烟午鐘亦堪省念彼塵俗喧負此山年承何時脫

傲屣一杖甘自秉

將去南磔別石

孤石難爲別忽然思他山爲謀亦不錯歸之初古前雜
花恣蒙寄長蘿絕縶牽樵芻沒微逕猨狙交往還開鑿
何功德去來似因緣雖結無情侶寺與僧留連潺湲不
可收試看石根泉

湘帆堂集卷之二十三

西溪吟詩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移居賦呈凝山

鯈魚厭濠水運之瑯琊東始見溟渤寬徙嵳瀆溉雄中有未飛鯤重其一鱗同廣此窟澤性假彼晶珠宮眼吞若水光口响吹沫胸相與俱出入惟恐乖雙龍子孫只咸長島嶼豈從容厮隨十洲徙敢附萬里風

讀魏石床幽草二詩○自序初不知其薇山入門告云

詩人不識薇謬作幽草咏更枉歌一章似謝大不敬山深淺衆芳茲乃幽者性詖褐知已希饋漿庶無病焉用華陽輩種之蔬藥徑予亦耳食夫何由覯程鄭

留僧吏部時將有廬山之行爲贈四絶

忽從麋鹿見衣冠道服臣心骨不寒滿眼新亭動客語故將歡笑代闌干

弔古長平到澤州匡廬咫尺那堪游忍看南國滔滔水牽引彭湖盡北流

爲陶今日亦途窮借與東林作遠公逆旅予人皆舊侶終多名在蓮珠宮

十年此見豈悲遲窮達都成兩鬢絲且飲麻姑舊曲水行踪只許數人知

暑日即事柬凝山六首

午枕煩敲夢不清茅堂已就土微平携書欲借花陰讀聯句新尋竹影盟杳至詩文堆几席遥通戲謔絶冠纓晚凉隣曲無來往百尺松濤待汝烹

西溪合得一寒人今熱寧關常侍身風俗初同年水竹生涯只問酒醺醇追京故好歌藤杖肅客無嫌岸葛巾

徂暑敢嗟先祖忍周黎此地有遺民

舊冬冰雪太無端恨不移來六月寒今古已翻塵飯案春秋那作刻舟觀池風竟歇蓮疑死雲火虛收竹欲殘兩腋何由清習習蘆仝馬異鬪柔翰

曉汲寒泉碧澗幸自澆秋菜硯中心小樓翠色供諸讀近寺禪聲隔一林稍責髯奴惟抱甕時呼稚子勿獻針巷門剝啄無他事流水高山送好音

曳履科頭度陌阡清風朗月勝他年漫成好語立相報贅見奇文定共箋歲月卿將娛我輩炎凉久已付時賢

請看跕跕烏鳶墮盡入溫泉瘴海邊
徯風遲露坐空堦虛室憎蠅更撓懷義士殘聲銷痛哭
伶官小傳寫詠諸燈前足避三更暑酒後渾忘一錘骸
如此清狂無此友幾人能不屬垂崖

金吾較〇事見韓詩蓋宋陵藍羅銑之流也予與少游各紀一篇寄梅川友人

君不聞崇禎天子半抔土弓劍花鈿同一處貴人陪塋
古有之司馬門中沒樵路少壯無官一孝廉私向長安
拜陵墓驚起墓下白頭翁相持慟哭詢其故汝是諸生

不脊花我以金吾較棄家天邊徼循屬中尉日出常叅
侍正衙微身雖補黑衣缺老眼忽厭黃塵遮黃塵隱隱
七門內盡是當時舊宿衛猶記西子入便房百官素服
皆奉慰十年陵樹風雨悲徒有孤臣灑幽淚時時呵叱
牧羊兒日日親供麥飯祭一朝未死誓無他老去寧貪
欝葱氣田橫竊命冢尚穿十七年中漢皇帝吞聲暗別
返江南江南冠蓋樂且耽嘗言燕趙多奇士如此衛卒
肯庸儿眼前唐珏無人傳世外董狐口亦緘孝廉門杜
不復出祇與青松白石談附入寫作金吾較真寄公侯
伯子男

自城歸寄尊宿先生

峩峩琵城門欝欝青草樓晴雲淒風雨長衢亘窪丘昔
爲歸者冢今成阻且修嶚袂行國中不見所同遊丈人
年七十養生如解牛市南稅一宮至樂止無憂常馴堦
前雀或下海中鷗賤子操几杖來從長者謀侍飦必先
嘗酌酒無獻酬簾風動棋局餘論驚探幽將退不欠伸
日暮語未休戶外更誰徃納屨令人愁舉世皆好葛詣
年亦已裘絺纊何煌煌蒙戎祇自羞和光閉其兌兗已

詎嘉猷所嗟南村宅遠在汝水頭

古上人爲書金剛走筆爲謝

歷代帝王成小富三教聖人皆偏才爭奪至今尚未已
囊括大化安在哉我不知經能知佛佛理簡明經汨沒
藏中唯有金剛經眞指明星無彗孛古公越人任衝川
避世忽到盱汝間毋逄諸生說聱弄時與方士論大還
刺血旁行書秘典字巾香發如旃檀一生鹽豉不入口
紫金在面珠在[illegible]何緣悲愍罵晛我三十二分獅子吼
欲行右繞跪稽首觧願離席捉我肘以無爲法不妨有

周妻何肉陶家酒

偶咏

長楊羽獵任知名不艸玄經負一生寧使他人空覆瞥
背回巖電學青盲

對望懷凝山石屋○時二君遊吳

一溪雲物好恨不與君偕孑孑深林影遥遥江渚懷彭
蘆歸夢繞吳會爸遊隹雜事應添記王孫許汝儕

和鄭大千磨蝎歌

自古以來聖賢毀謷常相并未必磨蝎守身命孔孟衰

周第一人叔孫淳于皆訽病韓公輒軻元和時蘇公詔
獄悔題詩同時鄭子文章亦卓犖至今猶坐烏菟皮青
松黛相風雲有桃紅李白來相欺日者咎磨蝎磨蝎汝
何知無乃天公狡獪之所爲故令鄭生發聲奐兀嫌太
早名在人間件身老謗不彌天謗恨小有名不入元祐
姦黨碑有筆不草潮州謝上表今之磨蝎何更巧爲歌
曰鄭康成汝勿呼吾曹勝韓復勝蘇省郜三上宰相書
半個配軍成頭顱蕭然保我太玄廬鞭撻洛下走唐都
○大千攻西學有表度辨鶏鵠脣言見行○此笑群轂

奔丹米誹與有道瘠聾徒扁舟工塘吾東湖願君隔河
類見呼豈不聞不如郎時一杯酒磨蝎之物何物予焉
知其有無

聞吳仲升歸

只奉莆陽書一回夢中難與雁同來聞歸老似添新友
未見君先倒百杯

再贈仲升

平生雅學蔡君謨鞴屐嶽成汴下都花縣乍臨覓烏舄
絅鄉深寄鯉魚湖愁看韮韭歸甘老幸有牆東跡可孤

絕勝管寧西渡後薦書堪着姓名無

哀王建侯

生前漆室恨難降老淚迎賓一季江無數桃園梨栗在
春來空供舊燈窓

哭周孟侯孝廉

十年滿腹是乖崖不復看人逐計偕靈物文章無處覓
應同粉黛一時埋

同尊宿先生遊明勝庵

夜雨壓春城朝光動虛牖狂歌起須臾提携亦奉手友

輕橋外風目肆近郊搬看山節歩趨聽鸎失前後路幽
蘭若出林靜蒲牢吼梵放果在茲屹立遠塵垢箓爪得
所宜花木坐來久歸蒔區中緣息心永無取落日登余
歎明朝定遊否

再遊千金坡佛堂

今晴勝昨日試爲河上遊古陂臨冷泉初地垂洋洲岬
淥秀遥埜菜黃愛平疇入水搖春岸銘功撫金牛壯哉
昔人意將欲回橫流吾宴媿巨石所願適虛舟入市跡
未疎投簪心可疇暮蝶何蒼蒼帆下集沙鷗且極一朝

賞安知彼所求

將歸有呈

身留故國似途窮碁局酒杯風雨中城外遥知青草長
遊時只傍白頭翁稍從杖履分殘錦盡取淵雲付落楓
猶道著書當努力杜陵左耳不曾聾

謝才萬呼兩兒從學

雅媿作人父敢言常教兒金根隨墨誤白髮有杯知肺
腑緣猶子輪囷苦匠師更傾餘力及鞭策暮年時

遊蓮花岡

春日松中路薰風因命儔野花雜烟步相牟造高丘郤
顧來時徑菪莚感所求諸村如藻荇遠與波浪浮近嶺
勢若移欹側不可留遂得山僧居竹樹屢修修脫冠林
下坐攜手望雲遊清言兼語默香飦蒔殺羞歸路日方
晛人音漸以稠臯壤共眞樂聊用銷沈憂

聞南磎碧潭庵改造畢工欣然有寄

舊隱招提夢隔年不堪塵俗混人烟那知別後支公老
更有山中長者緣深逕莫移元瑛竹間房須近好聞泉
自憐陸處仝無屋終愛空門受一廛

宛陵月

初辭句曲月如鉤秋在宣城夜失愁紅入花窓能更枕
陰籠桂樹悟當樓大清好聽羌人吹江遠難爲燕子遊
辛與停雲親友醉一從破鏡問刀頭

賦得孤雲獨去閒

日日敬亭雲來看一獨立曾識古人時何不留相及

夜讀陰利鹿事

照盡英雄燈亦沈凉州欲唱歌無音誰言車騎活可得
千縷騷殘影中白

偶話呈石壹

脫身歸鄉里口不言拳旗寒下無寸功壯士誰見知一
朝雕西將挾使觀獵兒六花久已湮且復角雄雌射獵
奪銀的莫肯貫其皮君侯左顧笑老兵寧勿悲竊嘆疆
場事勝負各有時衛霍侮穰苴安知皆數奇盈盈殿中
女可以藏楚歸他年傾旄鉞紛紛盡偏裨

咏書懷別時之穆叔仲章四首

中年一爲別忭忭容髮改忽然南北間聚散復斯在徂
暑及寒飈晨昏共江海向時閭里近相呼隔烟霧豈若

一歲中過從俱不待
奇文久共賞各居北南村疑義誰與析攜壺須扣門歡
言削名澗乃在甕與殯何以慰行勢善謔間清言在畚
金石交茲焉益以敦
余裘硜硜然事友如事已太極非吾身辨之不能已此
事古何難今人久所鄙我友何虛懷受之溫而理戒子
幸匪他交深方許爾
人生無婚嫁處身淡自怡於嵩五嶽心頗爲兒女妨歸
櫂理江水匹水廣且長嵩者不遄歸官者之帝鄉願君

各努力皆雅念初章

東流阻風

北風何見招商舡若相逆仰聽空鳫音歸思深以棘中
流見孤城盡亂日將夕行止非所能此身偶爲客其東
山蒼然平岸可布席江湖勢相似遂有香爐色土風楚
乃純人語家匪狀或以鯛魚來呼之作晚食

寄鄢陵壽六息表弟

鍾李情深數十年鬻媽控地望冕天燕姬援玉行春後
宓子彈琴化日邊伐木棣華如錦里掌珠增樹列樽前

鄢陵戰處今何似欲趁秋風買一舡

湘帆堂集卷之二十四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西溪吟詩

長兒婚禮成少游賜之古詩因書所感奉答

嘉事心益悲老至撓婚嫁昆弟莫予佽抓立如宣榭邨市酤可賒鄰家器容借因思嚴君時嬉遊晝作夜安知翁媪勞及此淚難能我友等同產助予輟旅亟代我誨伯魚詩辭引王謝龍鳳彼何人○用王僧虔語○天壤懼膺罵此事付一尊吾生未多暇願得擲鏡鑷永從樂春社

送竺裔歸廬山

此心相送到江天雲水無情亦愴然爲語尋陽灌嬰井別離容易許多年

將發讀樊川集

書帙初齊意亦閑出門風雨去冊間月輪小閣中宵讀未卜長林指日過下杜名家那易得阿房舊賦莫輕刪筆頭塵土前人沈○宜池淖小杜守官其地有筆頭塵土漸無痕之句○半在吳溪與越山

伯子欲携廿子舊目枯臨川爲作歌贊其决

洪武以來入秘閣文章獨數涂守約五言如開擊編鍾騷音似起靈均作吾嘗攷其讀書處臨川竹山心所樂三百年間有一孫安國隸古其人存嗟爾才大難爲用鄉里小兒相駿奔身纏坎壈席不煖宜中有田沒町畽执以高飛鳳之雛雛音已中黃鍾管自憐鴻鵠桑榆間未知玄霧氣先短生平萬卷可隨身且逐晁居勿悽惋勿藏名山就大都勿戀黃川食有魚於乎涂子家世曾治古尚書獨不聞盤庚亦從先生居

贈舊目社姪

而翁相共老今讀阿戎文他日慚兒子情深特爲君

至廬州次韻仲章時之穆叔阻風賜懷

去年宛上秋客意兩飂飂宋鷁愆初約淶魚失此遊離心歸後作月色麥小酬頻有巢湖水輸余到岳州

廬陽對雨送曾子謙歸里

空堦滴瀝雨秋同客裡惟君馬首東離別幾時今五月平安剛寄第三封西溪定約尋殘菊麥水難隨渡晚風歸向金鳳山下路知應時取甕頭紅

題石臺遊淶璅

嘗讀醉翁先生所記亭慨然似見山高而水清嘗聽天
下無戰爭往來江上一書生自憶躃躠年杖策猶能行
泉聲湎可沽溪深魚可罾至今清流瑯琊不易登昨
日追君直從皖口入到頭滁州遊未曾乃知不及督仙
遠獨往山中難爲僧君詞君誦使我聽雪恥妙愜山水
情○其詩凡亭榭扁聯詩文俗惡者彈駁殆盡故云○
歐陽來入已少能大書可爲後世懲歸我一本掛中庭
亂之風雨聲琮琤但恐有司治礱石請待君家生陽冰

讀鳳陽諸志

驅馬入鍾離蒼茫何所辨遠山百餘里大道直如綫禾
黍來何遲人民特一見荒原多沙塵百夫驚組練平生
詆行伍託身大羽箭乃知文士輩不足明恩怨卻憶少
年時中原未書戰次於臨淮南聞西膀寢殿樓高不城
廓地極稱宇縣江北延悲心是白容益變志書發凡例
年表兼紀傳混一許立言薺沓溯終卷其他雜新故亦
有善不善老莊風百世王侯雲數片悠然忽起行落日
正當面涼風動炎序飲啖苦尖健吏夫亦善懷豈暇恤
疵賤東陵樂嘉會南山足荒宴請視燭長短歸來秉之
使

發鳳陽同丁時之徐澄萬劉穆叔作

看盡淮南江北山不應雲毋興偏關枌榆舊社祠官杳
雞犬新豐過客陂書舸欲浮桐柏水燈橋畏泊廣陵關
明歸莫話中都事頭白僧堂白往還

暑讀武林舊事○南宋泗水潛夫著其書繁麗有
深旨

松風不許借華陽小洞門邊細納京枕上武林悲舊事
一時肌粟翠寒堂

焚椒錄

二十年來耨幹孃青宮幾歲尚琵琶無端春水秋山去
落盡回心院裏花

雨中效穆伯長江南體

水鳥飛亂豫章下茅君暑雨秋欲初紅紗窗開吹少女
青山塔隱思大姑鐙髮千條鬪簷溜歸心一滴催漏壺
夜涼剪燭不能寐花落恨劇春鵑鳩

滅燭看明月

樹深夜宛轉軒敞秋瓏瓏無妨九微歇暗與千里通目

待鳴琴意特來入坐風已傾西海上還照綺帷中

雨中望塔

新京日上衣冠坐朝雨兀負牆閒高標勢若湏波碣烟
侵欄下生風入鐸中發晦冥仰僧尊威儀瞻未竭昔時
古德心等觀群辨訥有待忘鐘磬無評謝嘆咄乎乃枯
槁人流泿居巢窟思躡層梯顛江海窺出沒秋色隔蒼
茫鹿田憶睎髮屏慮接歸根清境賴宵月

時之拔閱乎近詩畢因呈一章

堯璧好長歌不閑窈眇聲聞有古樂府自名豫章行杜

夔愛天機紬之補六笙金錢與几杖焉知姚與榮

秋懷三首

歲晏頻泛艇年華付客居西洲烟靄合故國夢魂疎目
送憐禹鳥身閑伴蠹魚歸與應日近暗識九秋初
涼生秋末雨十月效床吟絳燭燒知短緗幬下屢侵人
生糊口餐物候擣衣砧强作公綏嘯殊非鸞鳳音
燕坐苦無物經行只在茲庭陰惜往日秋氣覺多時深
竹停難久高樓望亦悲所思不可道慊慊復誰知

破帆二首和吳人張幼玉

也趂長風逐白沙空懸泛上影孤斜回樾不隔千峯色
緩艪仍依萬里家野寺有鍾楓葉下行人無恙秋苗遮
拾來海月停何處只透檣烏拂岸花
乘潮還帶石尤風歷亂離心晚泊中自擁殘書半幅雨
獨沽村酒一燈紅開來緗帙澄潭曝落後舡隨錦纜通
漫向五湖舒卷去敢將忠信仗篙工

泛上懷孔生

憶君閑在大江垂江綺湖緗未有詩不乏觴群誰槧贈
空多鹿脯只長饑烟雲供養應難老泉石膏肓莫更醫

自笑年來太無味青氈布襪苦生胝

盱上別熊伯甘太常

豈敢逃人世懷居世所非清流群不黨故老逝偏肥詩
擲麻姑米畫披王遠衣○熊公爲麻姑山圖以已像當
王方平處徵詩甚多○慚覩第三谷更向屐旁歸

謁陶桓公廟○在都昌城中像甚古

朝懸大湖舟迴在鄱陽邑仰見陶桓公悔不衣冠入幸
當散髮年勞勤久非習徘徊鍾鼓靈懦夫忽將立虔谿
元規來志合太眞泣承懷江左人往往未可及鄴鄴業

巳乖北府義空集公孫獨遥遲義皐與平掘
　八夕徘施字〇七夕後夜古人名爲八夕
乍愜彌年就還驚一夕離去河長自轉潰鵲遶難期月
暗前宵好秋深隔水知曝衣殘女伴愁劇更何施
　白下初度
百年元一笑妄欲見陽春故國秋冬候今朝五十人無
心忌甲子冇淚憶庚寅病起渾消枝江鄉着此身
　雨中遣疾口號呈燕及仲章
晝雨臺中夜雨歸雨中心事夢中非蒲團曲几辭公等

除着維摩脅翠薇
　送丁時之先歸豫章
文燈理鉢接宗工誰謂三秋客興同舌到廣長風鐸語
辭當絶妙燭花紅回頭半百交情後握手三山舊事中
春水渙舡易來往時時作黍諧麗公
　別陳伯璣
頻年離合夢汝我各舟車衰覺營藤杖貧新失板輿才
名建業水世味武昌魚歸去門應杜時時一入盱
　紫竹林觀見月和尚戒壇〇去北門橋六七里其

僧乃三昧老人弟子
朝從桃葉遊暮從橘園宿稍厭簾外喧恥向南橋卜四
百八十寺院院皆炎熇日歸未徘歸嘯侶事徵逐聞有
毗尼師所止萬竿竹風戛璆琳音江天恣蕩沃槩徒日
千人胡跪受教督言由三昧門遣出道宣族闡提數十
臘花山烟芬馥近來都市中利他兼道俗說戒有差別
男女令並育大聲震若雷高旛飛若纛官長鞭扶瑕諏
日斷酒肉將卒佩朱刀亦思獲諸福黠吏捐錢布猾商
輸米粟菜平幕府巔錢滿後湖屋江上多麗人改裝巾

一幅樂姍繞金地輿馬照城曲遂令梁晋墟移風尚在
目左顧鷄鳴埭右聪石頭麓儒禮已淪胥僧律何淳熟
予亦事佛人往觀畏拘束蚩蚩有漏徒紜紜無間獄結
根既不解疾首額空蹙有爲本非法同戒詎須錄〇其
徒俱受戒者刻其鄉里姓名曰同戒錄如鄉會序齒可
笑也〇瑞藏偉丈夫托鉢能忍飢鳳下高岡焉得化
鷄鶩衆中一望之無由寄忠告寺擁綉地迸梵鈴蟠螭
腹出門耳始净歸路山如沐〇鍾樓金陵最高處從道
中望江上及東南北諸山秀麗滿眼〇廢鍾與臥鼓呂

之不敢哭埳因憂患餘翻葛論揖篤惜哉放曠久離期
白牛牧愚民怵鬼神凡夫羈桎梏志士誓不爲逵人解
私淑豈無上乘車共此三千輻夜視長干塔中天燃一
燭

舟月

舟行圓復缺似與月俱歸不作長風暈偏爲靜夜輝平
生凡幾岸泊處每相依暗相柴門近清光好扣扉

仲升兒贈長歌爲予五十壽輒序意奉答且示諸
兒毋忘爻執相於之道焉

崇禎六七八年間吳公下帷常鍵關未有三日不非闔
弟子請業吾其豐豈無諷誨皆莊語時披翰札忘朝餐
公持繼愚驚後進仞或昏贄終疑難蒲城浮慕如飛鳥
仰望雄甍誰能攀文傳皓首窮阿筆彼之護前徒頹顏
私心竊比籍浞輩視公以李艾差韓齋旁廟瑞祀予固
○曾文定廟在焉○每笑同時無後出遊從久久始相
許曰此發藥開癥頑謂余文字太詳緩書之紳帶警窶
孱善觀古今達將務酒中撤髯眼如環稱艸千篇自圈
註尺寸規矩出輪般許余眞見捌管意敢使巧點藏波
瀾貌異心同視莫逆獲附絲麻剃與菅名場忽爾騫遣
翥赤矢屢向南宮彎瀆海衣冠哭幽薊深山杖屨逃荊
蠻十年離闊音未斷一旦西歸髮已斑時余身亦出萬
死那知桑者同閑閑有兒未婚女未嫁大似遲之成鶉
鷚友朋垂老始媚嫗喜心倒極翻潛潛納徵親迎在稷
禮回首昇平遇何慳公如彭澤八十日吾於乞食亦素
嫻平生共鄙作家者今衰未免同憂患甫田一頃郎書
卷苦挂懷抱責雜端賴公達觀豁我惑聽之天運廣且
胖詩來祇道疇昔好書至每索文章看比歲端居白雲

下豈若來往沿江灣晚愛高文學古眞况公彝鼎方編
斕蒐討微言張大義發揮潛德誅諛奸群經諸史積豐
草復有何人讓鋤刪請操鞭弭屬下吏詎甘後沒虛人
寰願逢千歲茯苓艸斸以駐君面上丹

六經今欲廢春秋○少游以韓詩中句爲題

六經今欲廢春秋回首當年小子侯狎主齊盟無不可
奉匜沃盥事堪羞

六經今欲廢春秋漢上諸姬那得留兄弟昏姻屠齒國
虞貪虢破不曾休

六經今欲廢春秋聖筆天心未可求貓看耍逃疑獄裏
何曾此些子子孫憂
六經今欲廢春秋獻禮紛紛競出頭子產賢臣奸尚戌
何人不是水東流
東伯予就試盱上兼呈六止上人
問道石仙峯輕裝託止公廣長便淡茹巖浄喜疎鍾衿
佩登鷄肋詩書方馬通那學舊尊宿尚着確房中
書小眞率約〇約曰風尚日侈物力歲艱宴會漸
稀眞意愈索占衡居貧性簡福薄思深欲竊戒

殺養生寧耆去固朝從蔬食午或魚飧留客一
尊時而有肉速賓五簋不厭無餘矣諸力行敬
求同志敢逃刺䰟實冀變齊云耳
菜園未破玉無瑕習氣難銷爲有家過矣聞聲猶食肉
信然飲酒不如茶迎邀賓客倫從衆敢意儒生論破邪
細行若將成罪案簸前何異水梭花
元夕戲作五絕句時余壻黃若轅來
元夕晴無月燈花欲送窮一莖開兩穗相對報年豐
諸子欲極歡坐中妨老人今宵賴姊壻異姓可爲賓

小孫纔一歲亦解燈醜好漢壽亭侯刀繞屋視如寶
月出西淳鬧村燈亂如麻兒童喜吹鼓側耳聞隣家
田頭烏桕少處處燃一燭由他妻子心莫滅舊風俗
四松堂感懷四首
四松霜雪久栽培錦里茅堂天遣開樓上看雲如世事
牖中窺日豈吾才鳥魚日日行千里巢燕年年葺一回
醉裏蒼茫何所詠壯心愁共老泉來
降丘宅土半周會驟變春山艸又青鄰曲已安任意趣
庵僧近共老儀刑門外賓客憑黃口巷少軒車愛白丁

莫憶吾廬在三市紛紛旋馬盡無廳
太常遺影尚依然忽向西溪作始遷族散烝嘗那有事
家貧租稅已無田聲音雅子新來變拜跪諸孫未覺便
文采風流吾曾厭驚心時到舊杯棬
滿眼乾坤欲定居眞同秋水插芙蕖愛吟且轉悲成喜
問舍難移懶與疎種樹有園遲能慨看花待酒只應醵
年來忽作彌天計暗讀旁行梵夾書

西溪吟詩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問竺菴大師經理十子侍御冢槪感而有述

此日歸溫序緣深出世人道因文字合忠錫予孫貧過寺知鄉樹成墳與塔隣自應投五體空愧在儒紳

少游盱歸言竺和尚將返南嶽數見問因更作一首溜送

法鼓遠入耳嗟哉非利根徒懷護念請遂沫慇懃言恥發詩書冢難隨孤獨園衡山老可到寶掌正朝暾

寄尊宿先生雲山舊隱

徵士戒江棹長者亦山居共此風波惡井從撫拾餘故城荒草闃情話入樵漁別有籃輿徑相過幸未疏

送瑞雲上人之北平

飲子乘遐尚飄然去舊廬行當樹下宿食共鳥臺餘燕市風花社趙州雲水初沙門敬王者愼勿貴同輿

崇嶺高○爲蕭公蘇門八十壽也昔歐陽子作廬山高以美劉道原之父渙之節公之德如之故效其聲以壽之也

崇嶺高哉吾不知來自鴻蒙幾千年兮至今威容博厚獨立如丈人不為華山之削成巨靈贔屭掌但見朝丹暮赬四面旋而望之若衆星之仰乎北辰吽取東南三十六峰丹爲玉巡呼白雲靈谷坐乎西北相與指讓爲三寶三老嘈嘈彈琵琶九紫撥開雲霧或倨而或介兮其餘烏石白犲柘岡梅峯羅立比兒孫下覷野馬芸芸騰不息蜂蟻蠙蛭爭趨奔醯雞轉甕蝸涷壁笑見樹中東海行揚塵山光唯有日月出入跳丸晝夜回爲樂兮風雨霧嵐不能使之昏惡木毒艸勿產其上兮去山十

里猶飲流泉活活清濁兮眼前特憶匡君可與語已被海風吹暗暴中月柴桑無人空有村嵩岱挾群岳滔滔如黃河誰能挽之回頭一相聞高哉崇嶺兮惟與山陰百歲峰儼若夫耕於前妻饁於後度春秋我欲振衣遊其顛而不得兮半嶺忽聞鸞鳳音誰其嘯者一蘇門

得徐允鳳去臘書却寄

高處望秋兒雲林翠日來隔春書到晚暴夜篋還開老只慈函好慚餘篆刻才偉長應不朽中論獨崔嵬

期仲升不至

山陰一棹興難挐空醞銀光白菊花投老始知珍聚散
幽居自覺愛喧嘩案頭親客燈還爍村口逢迎日已斜
妻子滿樓何意緒野菴惆悵兮烹茶

汲泉而美寄示少游

仲冬春氣動日煖野田廣予意在山泉適隨樵人往五
年家翠微山窓空偃仰尋幽自茲始谷口平如掌登岫
數百武一泓潛草莽嘗之齒欲齼瑩然日已亭亟拂几
上塵接我披書想惜無良友談還同五味爽從此白自
取何肯煩厮養

喜孔生携阿凱至

春來過我廬歲寒始此飲終年遊何許半從僧榻寢詩
趣如畫理蕭條忘畢潘坐語松風中山明夕陽錦主人
不供張留君石可枕中男隨杖履中酒不妨甚

南齋示兒曹二首

身寄人間一白鷗漫隨江海任沉浮時無東道如安邑
豈得南塘學豫州種豆少登緣棐簇負薪不克爲清流
三分舊業纔餘一汝輩何如孫仲謀

空貴薄產笑姑臧猶恂當年策欠長休道北山蠶柳木

一從南畝付滄桑豕群已老難濱海鷄栅雖貪好近牆
自鄙向平門懶出依依婚娶待盈堂

讀渭南詩○首句郎放翁語

詩到無人愛處工須妨老媼及村童千篇悔是名根在
八病諳從藥力中嘔盡心肝那買天壓窮元白未抬窮
何當死後逢知己潑撒揄揶抹放翁

莊周巷行爲俗氏上人賦

解却踟跌背却壁壁後禪床如巷窄開眼見窄閉眼寬
眼中大地如杯槃石上雲氣流出寒布衾三尺鐵作肝

有將午夢輕蝴蝶不夢王侯夢臣妾

已亥清明同少游上大士先生塚

墓草青青拜欲悲白頭知己一吾師不圖入夢龍地後
轉是比隣擲鴨時滿腹名根今自蛻殘生嬾骨尚應笞
旁人詩雖兒孫隊豈解傳經亦馬醫

聽誦騷經得句

四海誰憐屈左徒搗衣石在芰荷枯女嬃自合申申詈
其耐靈均是丈夫

陳正夫遊白下來別

因君春夢逐江東目送佳遊恨未同雀桁競增新略彴
龍灣分勝舊艨艟羽陵簡就長廊覓古錦囊隨小艇充
歸過宮庭天子障尋山應憶舜俞公

贈非石○吉州上人善丹青

山水平僧少逢師欲有緣南宗摩詰老故里石霜圓潑
墨枯椎後解衣托鉢前時來參畫理自信落言詮

自若來房慈意有春盡且登山句因用爲題以贈

瀟然無事心犀外惜春陰細草出門遶餘花背嶺尋人
烟村樹滿鴨水野田侵蘭若當峰盡還同壑澈吟

壽湯尊宿先生八十

才子名傾太曆中晚年全盛占唐風一枝玉茗人爭拜
千尺桃花水自紅策蹇如仙元不際昇籃倘子已成翁
雲山正好娛園綺擬合青蓮問老童

孔登小寄仙巖詩喜而和之

取歡仁智自無能橋舌新詩但服膺草艸登臨全濟勝
深深把玩已遲興荒唐總是桃源侶雲壽何妨石爲僧
終欲隨君岩畔去獨猴相狎水邊藤

西溪禱雨

客居三見王龍奔赤地尋常莫強論對老久知忘帝力
愚巫輕欲叫天門炊烟綠傍鄰家樹苗浪青分谷口村
自笑董生無謬巧空瞻雲漢歎窺園

同少游赴登小紫雲之約率爾成贈

秀野廬深懶出門問津偏近耦耕村來書絕妙風吹佳
折簡相招艸佩萱家釀好傾瓶偶磬寺鐘堪聽舌猶存
不疑半道邀陶令蓮社新添北海樽

得竺齋書却寄

卓錫知何處廬山想比鄰果然重至鶴僧念倦遊人菴

外楓千葉鍾初月一輪迴來渾自許堪共老間身

通隱老人見餉蒲桃一盆以歌紀事兼答所問

火雲千里窮炎州臧孫告糴無營丘園官菜把愆乾餱
那得纍纍如綴旒富兒爲蟻爲螟蛉於陵何力活黔婁
春前進予杏茶師象言擬食肥如十漢苑離宮極望愁
一畝之宮翠陰稠何以玉盤錯煩憂貽我豈年琳與璆
何以報之不能謀變顺汗下金石流平頭双子米愀匕
入門炊烟綠初浮竊怪兩王袁冀州但卿桑椹餉雞鍬
側生荔枝憶海陬壺鋤苜蓿栽千頭令與西域蒲桃俦

嘉賓四座逾爪嶹殘紅墮紫侖鳥羞愼避鑽核阿戎求岳相畫筆健勒鉤懸藤風雨聲不休大膽出爲與化侯遺墨落落人肯留公在閒中見之否

訪聽月庵舊主不遇

幾年纔過竹林中不見開山醉竹公賴有晚烟濃似酒滿園堪代主人翁

涉園信宿賦呈樊若

主人涉名園迹在慕陶潛心知語默殊道勝固能兼閉戶花木滋開牕魚鳥恬側身日月闕星雲具爾牖作圖

誠刺儉取物懼傷廉獨攘湖山間食飮散帙籤健筆制古今鉤深踰綱鉗友于相鍾呂朋知交梅鹽棲志養石端脣寸無不霑上方愛廟堂下思樂閭閻聞音上林樹屬詞穠且穠豈得如泉明膏肓謝箴砭我來適宿夕秋燈飽黑甜壁中系竹譜琛美已同僉耶爲蚓竅鳴亦效蝸涎黏清晨採黃菊歸種芴山尖

梟枯行爲廉治作

鵰鶚風雲未相遇戢翼自棲干仞樹忽値秋淸天地開翻身一嘯橫空去枝間萬戶復千門飛向日出湖烟霧

鵜鶘凡鳥有深林自謂鵠鴻同歡聚大冠長味意難降翺翔四海方鸞鶱巢居雖好枳棘安種取梧桐向何處小金大鼓鳳凰家終到軒皇阿閣付

聯仲先生見顧偶之藤溪失於布席歸而悵然因以四韻走謝不恪兼致所懷

十年杜戶肯輕遊來勝陶公乍入州凡鳥孤飛偏避客眞人東出値悲秋牆頭濁酒猶堪借雪裡寒風詎易酬惟有陽狂數還往判群麋鹿不須憂

題翠雲寺壁二絕句

廢寺荒泉帶晚城翠雲猶向嶺頭生護呼古佛爲高士却借秋山作定僧○用志中詩語爲一聯

半山裘父經遊後誰延臨川好事人更得青田生小陸書名童子或前身

過秀野廬遇歇庵老禪走筆爲贈

喉中楚語無高聲猖狂落拓支那地不知何事任江西恐效馬駒非其意結廬偏近愛吾廬避世猶賢世出世茶園菜圃就荒畬人所不耕天所稅大笑眼前獅子吼欲見眾皇語更契偶來一坐瀾翻舌喜師不作登場戲

有時策杖挈雲泉未妨買酒金雞肆屠狗烹羊置高會
不喫郎是喫郎是

已亥守歲獨坐懷木立

除夜復明朝未殊今與昨昨日子孫行今見子孫樂兒
童不畜鏡千歲卯自覺春草年光新白髮腑臆懇飲酒
娛沈憂久病始念藥怪哉造物愚徒勞屈伸蠖義和散
人淳日計齒與爵達士亦累俗介介思舊學聞有無碍
才善巧如管籥何時掉臂遊相携恣歡噱

四松堂飲酒詩二十七首有序

余性夙不善飲散斟以還自謂劉阮之趣莫或異也
比乃似欲以酒為年既醉無徒侶聊用敗筆棄紙題
數句自娛詞不能雅亦懶改擇爰命兒子錄之非敢
和前人也以飲酒名篇此亦遺人之目耳

初夏宜讀書俯仰在一几有時思麴生井苦適人旨既
獨身外忿善佐篇中真鱗浮坐不空壺傾立終侍于湫
若雖瘠汝醇我失鄙方憂疑難多胸懷忽如洗乃知自
驅愁截醪徒好事釀且焉可無遂成每設醴種秫苟無
出我憂勝翁市祇妨索酒時妻子諾不唯

獨酌窓已晴前山尚殘雨出門無所適且與糟粕語小
樓似籠鳥醉中欲飛舉直到天邊海何止盡三楚

國風亦好色詩人無不采香奩及玉臺珠璣雜珍卉妮
妮音可親纖纖未忍擺耳後熱生風細瑣誰復耐起舞
必浩歌只應高渤海連誦六七篇神觀赫然改余年五
十一正好學詩在

閑披嘉靖志撫亦稱仕國一從樂史來釋褐僅千百上
自中書堂下至二千石其餘令長徒勾奎用濃墨功業
及文章晨星屈指得往往將姓名問人對以黙鄉里尚

茫然豈在遠史冊科名力如此何況衣盡白速宜飲十
觴不必待賓客

旁人嗤我醉謂忘貧賤恥汝既不知詩安知濁醪理當
讀戰城南又覩石壕吏酸辛入鼻端清淚下靡靡閭中
無搗衣塞上無遊子牧犢非孤居梁鴻未出里彼乘
空鳥偶避由基矢舉家蘆葦中焉得不暫喜

兒童齒未毀日日從我出山椒拾閑花池上看鵝後春
林百種紅怪其無一覩若以夏當然略說四時物心中
念年芳老稚各可惜鄰家有忠告胡不課紙筆深感丈

人言慈與嬾成疾少時亦肆姐鞭箠何曾喫顧併良農
圃易子受要術此義恐復摇負郭已荆棘
我欲嘷酒人兀如陳平妻高者或爲鳳下者或爲鷄婿
媚終不成安得同宿棲苟能自滿志獨醉亦淋漓何必
六十日無事三百杯數斟短歌成頹然有奇褻
樽中雖有物坐上歡所稔朋徒毋好乖老至彌覺甚歲
月共交遊思之殊懍匕飲者或不徤徤者漸不飲幸可
逐殘醺栩栩一高枕無爲唾玉壺終夜致不寢
五歲識歌吟七歲解平仄三十詩不立四十詩反惑諦

思風雅門茫然墜烟墨齊舒與韓毛傳授未明白尼父
所芟除後人或典則選評如蝟起誰不祖三百紅紫恃
鄭衛郊廟夸功德言如膏車輪九衢爲之塞目中生雜
花卄由多體格簫笎發清聲風至竹豈然我有雙魚目
又有一瓴甋玩之足終老勿置珠玉側
繞室多蓬蒿而有藝麻園碎風吹雨脚頗類蓮葉翻忽
念池上酌故亭渭暑衿我無花藥欒亦不理墻樊登楼
眷竹月開戸望松暾萬物苟得性終有吾樂存常怪昔
時人惡蘭當其門

不速自遠來其客乃不雜問姓久噬膺觀容頗簪盍旬
時傷寂寞布席已吐納止欲傾家釀果然盡一榼主厭
問庖厨賓徒戀齋閣適來紆樵徑此去投僧榻談文沃
壘磈述志增嗚咽頹然忘勸酬卒觶聊以答是日始歡
遊醒易轉蕭颯○右臺靜庵偕至
杜甫客江千草堂待人開園空乞桃種薪貴覔橙栽一
旦蜀中亂二樹在艸萊綿州又閬州奔走自不諧覗彼
作家兒梓漆皆可材男等千戸侯女築懷清臺人性巧
拙懸如木有所宜我生櫟社樹酒食具良能夜吟曉星

高午醉紅日西誰能學陶朱暮齒事生涯長子徒不仁
少子坐多財
昨日入佛堂折腰不能聲今晨捫右脅臥起須謹敬匪
惟拙俯仰實亦妨嘯咏家人將召醫隱几默不應遂有
鑿井意差無躍冶性此酒曾可勸一杯聊復命何異事
丹砂愚於顧破甑
詩工人必窮斯言誠荒唐周公與召公句句金玉相於
陵黔婁子苦不治篇章風雅歸文士安可令伏藏天以
佳山水置身各一方請數盛唐來光燄誰最長秦淮薄

禹穴廬山全夜郎東南千萬里白也一人狂杜甫遊彭
衙蜀道凌穹蒼新開散花樓其下立草堂中間所歷多
晚節尚衡湘全家止登頓自古幾興亡處處供持螯心
知皆擅場兩公如割據不得侵封疆後來豈無人或稱
附庸邦嘉州山亦奇郴州石亦強皆能使圖經借之生
輝光則知帝好文用人出尋常唯有孟浩然終身在襄
陽吁嗟遇不同道在彼何傷
醉鄉睡鄉民相與共一社我遊二鄉間別是一春夏牧
童被衮衣鼓吹先駟馬夢中握浮雲覺來又輕捨醉後

竊自思不在古人下長歌易破竹囊抱暫傾寫鼻中不
出火筆墨皆瘖啞萬事略相同未辨孰眞假所以常高
枕恥爲無憂者所以重覆否惡其篇詠寡憂生好獨醒
鄙哉屈與賈
我未勝杯酌陳生學七賢我欲營糟丘陳生誦初筵兩
人合共飲柰何相避然反似劉公榮虛坐嗣宗前郎事
成今昔物理悟推遷得非琴瑟和不能專壹絃全神予
晚德撫生子思愆若令湛湎俱久作酒中仙絕長各補
短可以獲年延〇陳生少游也戒酒五年許

會效責子詩久減肌膚質差免無兒悲但愁負書帙白
首竟淹留先志赧未畢恐貽知己憂又念考作室近有
宋南康爲文奬份佚雖非情深理可斯爲世激卓哉達
人言爽然吾疾失甘心農家子生在結繩日〇宋南康
字未有
鼎鳥事在旦白鳥事在夜羽客各自妍所樂不相借凌
晨正飃揚欲語何由暇忽有好辨人謂蚊出鳥下焉知
帷帳中逢蒙所不射蜚蛾巧于火蜻蜓巧于水天地既
不仁焦濡各其理蟪蛄汝何知傷此復哂彼

偶觀弘明集喟然一嘆息黃冠三隅寻緇衣夾六戟旁
有儒衣冠暨師睨壘壁規收漁人利自喜干趙刺嗚呼
性命同而生兄弟鬩反忠太古時無人愛義頡沐浴至
道中何異飽黍稷飲酒不養和號奴喪介德我欲竊調
人又似偃兵華紛紛相斫書豈在問伐國不如且露醉
忘言亦忘默
澂士不厭吝豪士不諱貪旣祖各取道有如朔暨南唯
彼醒與醉可以和酸鹹理隔異孔墨趣同似瞿聃君去
余欲瞑至今猶美談酩逆觴酌間何必史且監吾觀禮

法士文俗令人慚閉門對孤岫命酒飲雙榼試抽山海
經珍錯發芭緘褱陵浩方割能蚍氣亚酣敢告神禹王
無庸憎荒耽

十年故舊來入門已驚愕見予老且瘦枯槁如病鶴日
夕吾何知尚以生爲謔享書勝彼姝往歌類吹篇偶見
子孫長稍憶兒童樂欸與一樽綠雲將方雀躍當聞形
骸盡神理自揮霍得非枝上花居然太古萼人言今不
停我念身未昨奕契逹生言勇輕不死藥惛惛俗中情
徒與悲舟壑

何物兩小兒發難尼父前木鐸安所鳴鄒生空談天少
會涉書史銳志百家言莫測麥麥旨終迷噩噩年神農
論阡陌范伯徵市廛陰晴或以訛貴賤誰能甄寄謝張
平子努力壞璣璿楊雄知嗜酒胡爲疲太玄

遠適念歸與窮居思遠翥不知心所樂定復在何許流
汗輒欣凉凛冽復懷暑四時日更代大地豈從汝我有
枕中方蕩蕩心無干請丹厖甚解發言戾宮羽逸興如
被龍得酒爲雲雨洛愁賴汝驅是身非逆旅

乾坤一中庭庭間一盆魚盆寬容斗升鳥際多空虛虛
爲魚所遊空爲魚所居其上怪石槃花草風吹噓復有
小虫來登石相奔趨爲當行上生或是水濱浮不知何
種類莫能辨智愚盆沼澄太湖寸石高翳閭群魚未識
蠢蠢亦不關渠水陸各晝夜豈爲供歡娛觀者憐細微
忽顧六尺軀樂哉濠上言吾聊舉一隅

樹動知風聲映日見天色孤石風不鳴中夜天不白眞
風與眞天至今莫能測讀書數千卷卷卷空紙墨皆非
古人字字字呼魂魄奔雲入心來於心竟何得

上樹能百回登危不知戒很遊田野間樵童信無賴千

屈復萬曲營丘之所寫客枝知鳥穿倒藤學猿掛恣口
只笑戲任心少機械自我束髮來事事非大纇愧彼五
六人心神亦作快何必是眞仙始知恨身隘

空中得一鴈庭前墮雙魚故人好文章幾歲怨離居上
言愛景光下言多著書六經凡幾何徒然生白鬚後世
讀吾文其人豈非愚焚來數千年野草行復枯願子同
酣歌無用手拮据

往年金谿孔登小陳惟易各有和陶飲酒詩如其章
詞皆深淳惻隱予合而序之矣是春偶有此作然不

敢更前和意別爲俚聲三君矜慎未付鍥人而遽蹤跡以行舊嘗有句云孤竹空桑苦不懸蘆棠桃皮韡噫噫眞汗浹踵背也戊戌伏日又記

編敝集成自嘲

半生勞苦似黃蜂一寸樓臺自作宮人道春花成蜜後不妨唯蠟略相同

富彦國論禪云上智頓悟而入愚者迷而不復千差萬別余謂於詩亦然學之無師悟之無資古人所云千詩一詩千句一句余殆其然豈不重可媿耶衜識

湘帆堂集卷之廿六

臨川傅占衡平叔著

詞

慢詞十三首

舡入荷花蓮　和採蓮曲○雙調引子

池上香來凉瀟洒櫂明月幾重花下水面儂家鏡中新寡相望晚風清暇　魚鱍東西南北乍共人語笑輕還怕折長筒帶殘絲迴袖隔船遥打

破齊陣　鬧簫○正宮引子

管吐求凰孤鳳脹嘘欲雨行雲露滴珠圓鳳絲纏細不住秋心春恨觧記東樓王褒賦吹作江南庾信文樓高月已昏

踈影　風雨破窓○黄鍾引子

秋雲淡蕩做蕭條午風飛雨山堂書作簾櫳紙爲疏綺翻疑片片花香春來燕入眾恩網露干幅丹屏青障一夢紅日月圓三五四壁生光

鷓鴣天　咏紅茉莉○仙呂引生

小字呼來茉莉閒山家一種夕陽紅胭脂露濕三星下蝴蝶風凝二月中　持艶質訴天工無香不作御邪客

秋胡少婦宜窣鏡願得貞心似古松

花心動　咏石竹花○雙調引子

石竹多情遍溪流深處似臨青鏡堪繡舞衣宜傍翠鈿偏笑碧梧金井倦蝶疲蜂生成性看偷眼香殘露凝試贈鄉染名媛花卉記得流英

長生道引　晚凉○正宮慢詞

池塘鴨水曉風繡知襟袂山外嶺浮紅日隱玻璃夜鸞桃笙殊驚睡分明舊夢斷續心期那堪殘暑戀輕衣

醜奴兒令　藍玉簪○大石調慢詞

新枝自折金塘斥黛映春山一般直骨白玉簪頭色較寒　千花盡妬柔柔翠宿露初殘鏡裡輕安好惹蘭風動綠鬟

永遇樂　咏班竹團扇○商調慢詞

圓學金金波輕宜玉腕凉滌煩倦菌閣談深芳筵酒困風意隨君轉來驚肯盡差將撲蝶匪席素心難卷怕秋來湘妃淚冷共憐婕妤恩怨

霜天曉角　懷舊○越調引子

年光已換春到池水泮入眼遊塵漸滿花前淚更誰寛

乍生孤鳳鶯別離天不管怪道飛蓬撩亂眉尖事待
團圞

粉蝶兒　咏粉蝶〇申呂引子

柴魄花魂分明靚粧奇錦入芳叢乍見難尋每雙雙遷
陣陣渾無拘禁道無心昨夜粉消因甚

虞美人　僧房〇南呂引子

楊花飛絮何時住點點天花雨行雲缽有毒龍潭試唱
虞姬羞舞似投簪

新水令　澗聲〇雙調引子

山深太古巢由耳問桑欽可知名氏擻取寒泉齒悄無
人任風吹不斷玉琴字

哨遍　龍潭嶺〇般涉調慢詞

彷佛武陵舟入漁翁紅樹青溪口能在此石澗幾時門
灣喧囂鼓鐃鍾奏頃刻噓雲騰朝雨朝宗還未已作滄
溟吼吹夾岸喬松沿崖老檜都成翼飛鱗走有鶴巢鶣
桷在峰頭見舞蹁躚鳴聲互答晴空水面漣漪坐來訃
就　似潭底風濤驚驟池澗蛟龍瘦古音清角宮商律
呂任分扣總覷傾橫江碣石遮海波瀾笑傲筒卸手隱

賀金欖猶憐仙舫今朝千年奇遘敢釣竿投處鮪魚離
岫信芳餌難將大鯤收翅垂天變化非謬山南山北從
教東海生塵垢竹溪石友鄉歌我聽何必問人知否日
斜更上嶺頭行遮霞紅捉入杯酒

癸秋詞三十一首

沁園春　和初月

乍出關山金波尚淺似離崑崙見小苑花枝東牆疎影
西宮笑語滿院黃昏昨日長眉今宵早晝朱鳥窗邊記
舊痕能留住幽光伴我等待東君　又非湘水巫雲掩

斷嬋娟只一分想天路蹤遲偏輪逐日海風初試半面
局門腦指闘時凝眸望收終把團圞妬刹人怪從來怎
生三五更遺憐新

癸巳八月詩餘三十許多癡山唱而偏人和也自題
癸秋詞合之又名兩生詩餘云或引東坡太虛互有
長短偏人遂曰二生欲令夾二將軍唱楊柳外曉風
殘月十七女郎唱大江東去渠奈我何凝山拍掌大
笑曰奴解事奴解事

醜奴兒令　和古劍詞

智鋒廉鍔崆峒豈偶然乎靜女其姝匣却嚮俠美丈夫夜來聞有不平事色似呼盧往捽其胡驚動咸陽不敢都

八月圓 和弔古

蕭蕭河上風相喚半是白衣冠果然秦宮歌眉舞袖并出癸乾 淋漓醉後夫人壯士一段洗瀾空閒宋子暮年矐目自哭燕丹

百字令 和述懷

端居獨笑向眼前人外置身劇劣劇醉狂歌都有以何

似井魚泡蟹七尺錚錚千年佼佼憑道眞傭鐵聽取長鳴風雨愛吾廬甘斷截 輒許頑石如拳一山癡就同灑指間血竹管松烟頻寄我突見隱朋爲舌盡付髡鉗那妨炭漆正合窮時節高歌百子殘月亂雲吹徹

桂枝香 感懷白下

新亭竟日見千古海潮還界江北瓜步寒煙遠映歷陽秋色吳宮晉府知何許盡平橋楸梧垂碧管絃風起衣冠雲鶩暗添陳迹 恨楚尾流光浪擲想牛首鷄籠動悲今昔中斷天門夢裡片帆飛席萬家曉霧拖舊丸剩長干孤塔空直就中惟有南徐道上不堪羈客

醉蓬萊 中秋

喚雲霾薄幔霧卷輕綃燭飛天鏡山影澄空似碧波秋淨石扇濤音茅堂竹案對牛斗高詠拂渚沿槎如來忌在依然塵境 驀憶江南宵弦夜笛雪侵珠檣露深花徑今夕孤光照舊客難倩舞碎團團歎殘杳杳戀瑤堦清冷古月樓頭還同誰叫相思難并

漁家傲 詠古

蒲類海邊懸鼓鷄鷄鳴吏士銜枚了葱嶺雪飛吹白草

傳密詔弛刑義從銜晨到 誓使河西無寇盜漢家萬里行亭徼三十六人皆已老聞有勞射聲校尉陽關道

八聲甘州 隱石

老空山一片碧雲根天意遣户知見暮霞飛去朝丹覆者拍手嗟咨但覺風來呼吝混沌已軒眉翻出龍潭雨洗盡肥癡 更學東坡圖畫就洞岩怪處叢竹雜披牀幽偏心性頑與瘦相宜念他年滄洲卜築倩愚公載去肯追隨襄米倘攘頗袖惟丈裁之

鶯聲令 和憶亡兄

愁生寧死肯怨還嗔端州硐畔問希仁殘臺剩省講門戶號君臣可是河清笑殺人　鴈不來賓家漢臘弟秦民那堪哭漢又愁秦半身孤竹幾許事變三巡知夜臺懷英望雲

行香子　和天壽松柏

緯柩消停莫唱冬青算江南還有零陵園郎簽介寄與麗駝脊蔣山邊馳道裏幾人行　滿井鄄亭路接昌平想風高無復松聲杏花猶在枉問碑銘使孝文愁世宗怨舊公卿

減字木蘭花　和秋望

荷香未顇臺上清輝寒玉臂目送群鴉寂寂長安得月家　深閨偶爾不見交河城下水曉角西風吹透唐關萬里中

滿江紅　和采石吊古

虎瞰歷陽是天險[illegible]公守國高皇至胡氣逆距海潮倒拍此際開平剛握岸一呼直上誅群賊定太平破竹下金陵無殘壁　名號建中原碑書[illegible]劍三尺但從龍茅土半皆江北豐沛韓彭今已矣吏無劉岳堪漂謫箇

書生渾不似雍公強肩春

昭君怨　和七夕雨

人世離愁過半不許雙星類喚烏鵲已橋成又愆晴未見娥眉月姊別處行雲楚水自是巧無多奈他何

臨江仙　和警世

夔碑江山爭未已紛紛競戲潮頭欲將千歲恣遨遊誇寒盤晦朔戀郎焰春秋　算盡金函并石室何如蝸覺蠅稠丹淵橋梓最高流兒隹豚好犬空劣馬羸牛

風入松　和有感

柴桑避俗久逃名却愛增庭當將紙筆隨黎棗愁身在却失淵明故覽周王遺傳聆披山海諸經　似估三世已徐陵恰是慚鄉蚌裏老珠方未已誰如我犹簡孿生盡進杯中斗酒休憂篋內籯金

唐多令　和凝山見信發君

興會水悠悠身家琴瑟秋繫南冠宛似溪猴便許鷦鷯半羽翼枝未揀信沉浮　懶石意雖留凝山眼更幽卜南村要傍滄洲別處巢由俱不買甘僻陋限刋溝

浣溪沙　和捧蓮美人

夕照香山第一娟風吹秋水近頭鮮還折紅香任纖手
兩依然　莫學玉簃殘藕斷空教珠淚滿荷圓花似後
來顏色好我偏憐

浣溪沙　和美人纖足

一片坐雲冉冉輕石榴裙下點朱櫻可憐風裏魂飄蕩
立娉婷　花徑露晞猶怯滑玉樓燈暗最宜聽有情偏
恨洛妃步恁生生

少年遊　客評董糟丘雜劇

許大蒼穹坐兒酒盞旨道女矇聾禹錫因人宗元首事

拔舌也應同　忠言逆耳憑誰聽還與仗天公絳節高
君微臣下土此流不留中

阮郎歸　和癡山詞了寄作

狂來無客擬殷劉笙歌持作矛更搖秋樹合颼颼風吹
動十洲　詞海醉酒池上浮旁人笑不休前身應似倒
藤州看君眞少游

如夢令　夜雨

蟲嘆壁間余助燈亂雨中孤汪誰道不愁人愁到夜深
處煩絮煩絮點點丈夫兒女

江城子　食瓜

酒醒詩渴正顛狂赤思量嚼冰霜四面佳賓剖[illegible]
香彷彿秋蟬風露飲胸膈裏小羲皇　瓜輸燕市太官
漿說朝廊賜班行冷入心脾偏自熱中腸不信青門回
首後還啖蔗似長康

玉蝴蝶　祝友人納宜子姬

好把桃花吹透春風自是別樣融和暗識東君心事特
地恩波柔柔輕紅漸淺子歷歷繁綠偏多可愁麼幾
枝芬樹盡妬泣沱　因那蒲桃帳裏看看還歙似未經

過小宋風流繚繞雲鬢總峩峩芙蕖香經聲在口宋苣
事詩句當歌夢維何便成今夕不必委佗

紅林擒近　寒早

修夜孤衾薄侵晨鄉夢單落葉滿溪聲屯雲蔽巘屼前
月秋聲刺耳幾日去鴈稀香未到潭菊簪殘吹帽覺風
寒　醉夢京生渴裘待賽加餐鄰無宋玉何勞偏送悲
端敢星刪寒歲封煖谷敝裘莫憂天地寬

品令　詠茶和山谷韻

自汲梁鴻井借貞白松風聽颸明几净甌香色嫩竹光

迎映陸酺何功覓覬九卿執政　佛燈僧影鐘殘梵休
觭定偶然相遇寒山拾得當杯點省陡喫消涼唇舌尚
落莽名

長相思　俳諧

山有舟海有樓日氣曈曨只未收俳諧誰肯休　此天
毬此生滬蹋弄都緣不甘由乾坤無暇愁

應天長　咏書刀子

莫邪錯鑄三尺未飛焚匕燭天光窄把臂楮生毛穎羅
文子鄉客黃披紙麻草白倘召爾奪身裁畫好磨厲一

寸鋒鉾葛葉勳積　無奈孟勞欺嗜酒楊雄鉛槧枉銷
日只把海苔魚裥煩君剪鴻翼殘芸香餘帶草費蒲地
落花狼籍避吾亦分陝西東割江南北

明月掉孤舟　和海屋秋夜

更著丫來巾一幅秋聲裡對浮樽綠霜鶴寥天氷絃洗
月宛是海中王屋　轉掉門前情皆足逢好友十年眞
福不雨而煙非江似岸堪畫不全裘鹿

南歌子　惟易樓頭感事

閣上群峰遶晴窓秀欲餐仲宣何處望長安夢到蕉庭
松菊水漫漫　六月披裘索清風脫小冠夕陽帆外鳥
聲殘憶共城頭雲樹一年看

憶帝京　燕子閣

少君作賦黃樓逈與天半笙歌稱人道小眉山特地掃
園三徑乳燕落香泥敢點涴琴書靜　閣上盼飛鴻雲
影念天馬浮雲未逞率爾成箋偶然下筆大笑莫着青
蠅聽北面許誰行巳縮銜官頸

鷓鴣天　偶爲癡山牽率强作小詞因簡先君子

鶴園詩餘百首泫然不巳乃賦鷓鴣天殿其后

并示癡山云

一卷遺詞淌淚連風烟空在鶴無圖如今老學花間語
可是趍庭晏叔原　壺擊唾鼓樾邀想夫錯上捕魚舡
門人自聒附山水莫問耆卿與稼軒

江上樂府十五首

玉芙蓉

臨風別苑陵欲雨征衣冷想雙橋夾水書出江城橋㶇
老色秋深影橘柚寒烟去後情空遊興千年敬亭羨他
行孤雲衆鳥有分戀蒼青

前調

蒼青四面山蕩滌三旬眼把猿情鶴性鬉與寒暄乘魚洞裹禪堆懶洗馬橋邊市許問歸心盼黃菊又班似吾鄉平岡遠嶺一路入新安

前調

新安浙水原婺渚是文縣自茅仙瀨女到此登天雲迷曉岫風難捲日落秋村樹易偏眞忘倦籃輿一肩笑人生百年强半好易負山川

前調

山川小劍門錣貫雄邦本待懸車束馬再覓簟墩風聲許丹溪溪石烏語繙繙處處雲還須問君房後人趂霜初毛生未凍楮大試羅文

折桂令　采石吊古

巢湖一旅雄圖翠礎神謨色沮軸轤看着水怒波呼岸阻磯突險做箇五木樗蒲是誰歟自許捐軀跳上去踏步長驅這是事與天符豈不然乎盡消沒世古人徂向亭隅哭英雄殂

前調

邊情鶴影風聲策應諸兵縮頸宵征看着陸騁淮清水定江城那討箇兢病呼嗾又誰曾受命朝廷眞恁肯擅領軍營不覺奠鼎功成制勝無形矣塗羨畫餅公卿莫心輕骨鯁書生

甘州歌　度翬嶺

山城過雨　逶闔闍溪曲畫圖相續楓林皴染宛是石田家數魚梁巳空寒水淺鴨隊初排野草枯翬峰峻鳥道紆回看千嶺翠芙蕖雲穿袂霧入裾携將白日共淩虛

前調

何妨却小輿向沿途隹處獨步徐徐龍山之事今日也宜添補松間好風生一溜竹裡民家結數廬前須待後勿呼豆人寸馬各相扶背襆始布襪初眼中猶記似雲居

前調

聞知虎負嵎逕擇肉食去怎不驚呼先年安隱料此必非無故黎民阻饑憂雨旱長吏鞭箠恣宰屠嶽非音囷未甦試看荼壘舊規模山田少巨費徂止許穹嶺揷天

都

前調

羲和已在隅趲前驅疾速出谷傳餔懸泉鳴細恨不及覩春瀑難將景物收拾盡却媿才情點綴粗山如動水自腴雅應任昉一塵除庭旋遣鼓吹疎漫填雙調用魚模

懶畫眉　句曲和陶隱居故山

夢想通明澗之濱獨以山中宰相聞蓋由梁武武而文改元天監風雲運却只聽松風不肯贈白雲

前調

丹珠藥顆略相分勅使初回已杜門龍飛鴻漸各成尊豈無朝政相諮問笑殺那佐命的休文與范雲

前調

空介惆悵望茅君那得一箇華陽洽隱淪故山麋鹿已成群九皐鸞鶴雖無分到如今不減桓闓畫入雲

前調

當年自嘆不仙人則爲譽望三朝妬鬼神不然天子不能臣况鈍根那得名根盡除非是彭澤無心出岫雲

普天樂　咏醉楊妃菊

較去年秋興添顛頹看着個解語楊妃醉正徵醺臨池厮對敢華清浴罷慵歸玉生暈紅難退可數那金錢片片墜東籬恨開時偏值烏啼不落在沉香亭裡怕春來變作柳絮同飛

西溪詞十一首

滿庭芳　立春冬雪

年來年去寒遲寒早曆頭私記耕耘毋同田叟閑坐說天愚人似江魚野鳥乾坤浩番得紛紛過幾歲梅花放

久猶欠雪三分　同雲剛此日玄穹避路青帝寅賓起蒼龍未駕點綴如銀頃刻東風受代慚愧煞南畝遺民還愁着冬溫破臘留雪惱新春

瓏璁四犯　西溪梨花特盛早放耐久

春曠樓角廢仲尉披書繁枝難算落盡無言都任綠粗紅淺誰奈縞素天斜特地惹人腸斷照一園景物全變尤愛夜深偷看　月來青雪籠消態似江妃洛神嬌滿輕煙淡靄東君喜風雨忌拘管一百五日尚遙爲底事芳魂欲展怎得伊別做簾幙不教零亂

粉蝶兒　薰香自戒

老禿翁堪爐烟水沉自嗅遣人嘲悞偎紅袖雨花山不合見亂烟縈椰同桃根枝葉曾近石榴絲藕　翻驚心都被梁霍納焦透幾千端白衣蒼狗現如今身合去海邊狂走問迈花香國夢中依舊

沁園春　美人紅指甲效龍洲

秦苑春空卷衣初倦玉葱暗嗟把鳳金親擣相煩女伴龍稜包取似護儂家曉試芙蓉纖纖縮髻已撩亂香雲數片霞試下堦微步數袖籠遮　拈來寶瑟琵琶香水

卷之十六　十七

上飛挑點點斜想瀝心芳恨黏揮血淚燈頭凝怨賴剔丹花不覺何時傢紅半落朱鳥窗前失歲華驚殘臂嘆宮何必守故費輕紗

晴遍　賀穆叔新作書堂兼壽五十

協合漫遊彊梧從還自此門應仕江門南門大有人焉顧半生竹房梅塢匕外山蜿蜒鏡前排闥湖光繚繞開煙樹試竹匠媽丁呼兒慮事一堂二內力畝爐舊馴燕雀賀新成但稱我言言及語語可以朋來可以間居向須百堵　爲容室明窗使從遊者無風雨仍即皋比上

吾一日長乎汝或講羆徐行或傳經獨立何妨學農兼學圃正五十之年平陂往復好將大衍重數念釣磯屋後頗饒船翻笑王通愚舍其徒妄離河渚東看靈谷蒼然北憶清彭蠡盡於隹句收歸會意則歌忘言則舞嘗聞窺牖知天道老聃云不出戶

六醜　瑟園○少游投徒處又曰心遠廬退居一樓日濠濮間意書來夸其勝爲填此詞

近河汾講道是爸日東方五尾笑譏董生窺園猶不得許高第則坐危樓上亂雲飛雨灌端溪池水環橋聽有

卷之廿六　十八

諸峰跪稻壠棋枰松風瑟孔春深萬般紅紫繞高齋四面簇出花蓝　時而游衍共參乎點爾自古唯賢者能樂此朝烟夜月尤美喜地偏心遠全同栗里敲門客六燈僧耳嫌絳帳稍似沉迷簿領略妨玄旨私居榜濠濮間意請老兄覓箇莊周伴吾執惠矣

望海湖○貧士遊春

高齋遲日風輕雲媚鳴儔淡蕩郊行詩興入懷騷情蒲眼花繁草綠山明歌吹有鸎聲舞低小垂手孫椰青青幄借實客几因崖石醉沙瓶　何須有酒如澠且風前

徘韻竹上題名金谷趣濃蘭亭客雜還輸幾个書生歸路晚煙平埛乘閑微詠中夜溫經春月嬋娟又好名士悅傾城

前調○老僧遊春

僧如黃葉牛辭青阜偶然也逐春遊寒鬓雪殘矟頭花重參差駿馬輕裘風程任鶯留不妨見羅綺法會因由落絮沾泥亂紅飛雨久忘愁　憐他水上沙鷗與鴛鴦戀偶濁鶺隨流年少幾會如念恁麼風光道臘慾慾山寺近重樓且從客携杖安隱歸休依舊床前孤月看漫

一潭秋

前調　麥令

扶桑紅滿潮來青起諸山聚米成圖徐福不歸張騫未使玄虛賦裡粗疎何處了堪輿暗礁亂沙嶼多少車書游不揚波此闊君長是誰歟　平生也見天吳到河淮所合江漢之初漳浦月溪錢塘汐漲長嫌眼孔區區艇夢中孤焦圖試針影下碇蓬壺記取茫茫百國得勝鄭和無

洞仙歌　書宋詞選後

暑氣熱客坐僧迦東畔赤脚層氷踏詞苑後郊來直至西子湖邊如浣里春日千花放亂　蛾眉三十六院院燒燈王桯調緣楚妃嘆料得夢難成隔寺鐘聲猶未歇綺羅絃管咄詹直年來甚心情費夏臘留連翠桑紅暎○園通秀訶山谷語

前調

竹間水際亦有花王殿雒下姚黃讓驕蹇兒天公分付春夏秋冬長松翠色與千崖俱違　壯夫應有志西蜀峨嵋夾二將軍鐵歌板叟隆堺老帥府把袂龍洲笑新亭抱頭南岸借錦瑟佳人牢件莫認着蒲團怯逢釵鈿

書湘帆堂集後

金谿蔡兆豐謹撰

嗟乎士不幸而以言傳其志亦大可悲矣子長之史少陵之詩豈得志事乎淪落憤懣至子長少陵極矣不得已而漫寄之言初亦何嘗計其傳耶而卒其言之傳不傳權又不得自我操之則子長少陵豈樂有是傳哉先生倜儻邁俗少自樹立中更落拓讀書慘古至晚節則愈窮矣窮極則不得不寄之言〻愈工而窮愈極而卒以窮死湘帆一集先生窮極之言也先生未死以前四方稍稍傳之迨既死而遂大傳嗟〻先生亦豈樂有是傳哉身困而始有言身沒而言始傳古之人往往如是而亦不必爲先生一人爵悒也獨恨予生也晚不得深友先生十餘年前偶得一親炙而不能盡其言迨今讀其傳言而景慕其人焉吁又何余之不幸也夫雖然使先生無言則先生之傳不傳尚不可知嗟乎士之淪落不偶而終始無以自見者豈特一先生哉則今日之傳又未始不可爲先生幸也然則子長少陵之傳豈子長少陵之自傳乎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乃古之作者憤抑無聊之志後之人徒以立言目之不亦不知古人哉